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九二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37/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九二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九二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環溪集二十六卷

〔明〕沈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

..... 一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一)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 三二九

環溪集二十六卷

〔明〕沈愷撰

浙江圖書館藏明隆慶五年至萬曆二年沈紹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環溪集六

卷》提要

環溪集序

余與鳳峰沈公昔嘗同事黌序試有司名往往相後先以是知公甚習公歷官中外所在能聲籍甚操履純潔平生無他嗜慾獨耽文辭厭時格輒棄去不欲觀讀前人書片言會心莞然獨笑至落筆濡毫

環溪集

序

乙

逼古人風骨不作秦漢以下語然猶深自韜晦不欲使人知即有知者僅得一二不盡觀其平生猶未為深知者余嘗歎曰才如沈公莫為人知吁其遇乎今年秋余應召便道歸省其門生朱子煦煥持一冊詣余山中曰此吾師鳳峰先生

雜集也余於是得徧觀焉既而喟然曰公之文也蓋至此乎其氣渾其詞雅其近古而闕肆其先秦西漢之遺乎弗庸弗使人知也子子曰然則可自私乎曰精金不駁光流有漿奚庸自私蓋梓以廣夫人

環溪集

序

上

嘉靖歲己亥孟秋之吉

賜進士及第中憲大夫

太子洗馬兼翰林侍讀

經筵講官郡人徐階書

環溪集叙

客有學鑄劍之術於歐冶子者歐冶子曰取赤堇之錫十而鍊一焉購若邪之銅百而鍊一焉積之以歲月助之以雷公而師毋急近切毋羨小利其可乎客曰諾技無進於此者乎歐冶子曰清水淬其鋒

環溪集

序

乙

越砥厲其鋒拭之西山之泥重以華陰之土精其灑削繁其夫視其可乎客曰諾技無進於此者乎歐冶子曰聚天地之精合陰陽之靈厚碩為質忠信為經蕩滌氛穢誠通神明其可乎客曰諾歸而肆之凡十年劍成陸剌犀象水

蛟鯨照人如水切玉如泥闔閭不能專其美白踐不能擅其奇而歐冶子之術益章於天下夫文志若是而已矣往聖遺經固赤董之錫而若邪之銅也莊荀屈宋則越之砥石與華陰之土也子史百家則洗削夫統之類也其取裁貴博其

環溪集

序

二

養德貴深其凝神貴定其構思貴密能是而為文之道盡矣斯言也余於鳳峰先生而有徵焉先生沈氏名愷字舜臣蓋雲間異產而高朗天成與蛟摺詎不啻機雲之復出也方其賓南宮而遊上國也輒振藻詞林蜚聲纓被學士先生莫

不虛左席而推之已乃服有官以宰司民社倥傯簿書日不暇給而諄諄循循誦說先王者不哀觀於夜燈管測而其勤可知也已乃今臬憲叅藩政名矯矯騰矣而立輕情深尊鑪在念一旦拂衣去之尚羊五湖三泖之間薦引日至而卧

環溪集

序

三

憇益堅方且闢真率之園構衆詩之樓凡以自怡其志終日及闕謝客披汗漫之編探淵懿之旨陶然適也客有談鼎食之豐乘軒之榮者輒掩耳而卻走以為不諧所好耳以故誤著益後賦詠益工若鈞天之樂衆音畢奏瓊林之藏萬

索錯陳信哉爭雄班馬驅軌高王

四方之士走介似而巧詞章者蓋

踵相接也此與師歐冶以鑄劍既

成而稱離於天下何異哉余耕四

明山中無交於世久矣乃先生不

以為不肖而數訊之諾言乃又曰

盧生跡麟沈生明臣而親余以其

環溪集

序

四

篇什且徵詞焉余俯首愧曰誤矣

乎施牆以刁父為腰錦穀以山麓

作緣將無咂於人乎而何說以

文之二生曰此先生雅願也二生

願也請必無辭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叅贊機務南

京兵部尚書四明朱沙張時徹撰

環溪集目錄

卷之一

記

登招寶記

采詩樓記

李氏族譜記

平倭大捷記

懷忠祠記

真率園記

雙節記

環溪集

目錄

乙

遊南嶽記

皇華駐節記

程氏小宗祠記

小赤壁記

中丞東園劉公忠義實錄記

修學原切記

遊石鼓書院記

閭山馮公名宦祠記

柳溪先生記

小西湖記

董氏世墓記

卷之二

記

遊雲霄記

聚奎亭記

環溪西墅記

劉氏復先隴記

栢舟遺烈記

泛邛記

快足軒記

環溪集

目錄

漢董孝子祠記

秋夜聽琴記

靜思堂記

嘯園燕集記

瑞苑記

遊東園記

重修松江府儒學記

應會堂記

雪日登樓記

陳氏居茂祠記

甘崇隆澤記

卷之三

序

九重奏績序

唐賀秘監序

六朝詩序

送少宰平泉陸公北行序

觀風圖咏序

送石泉李子北行序

奇遊漫紀序

環溪集

目錄

元鮑珠範序

長林倚肅園詩序

卷之四

序

壽師相存翁六十序

擬江西鄉試錄序

送憲長白石連公入覲序

欽恤錄序

四府九集序

賀鄒守鵲峰史公序

侍御南湖徐公類稿序

樂閒序

勸貞錄序

愛日堂序

柘湖何先生北上序

賀師相存翁新第成序

送憲使二水孫公晉雲南方伯序

送中丞見海翁公序

東洲倪公奏最序

賀翁亭先生序

珠溪集 目錄
卷之五

序

大中丞念堂林公奏議稿後序

侍御南江馮公芻蕘錄序

兩浙品士文刻序

贈鳳野何公晉擢閩憲序

芷溪周大夫晉湖廣僉憲序

郡伯洪溪袁先生憲稿序

贈諫議方川先生序

贈伯完山臧公序

世壽稱慶序

象輓錄序

三泉周先生應召序

賀邑博孚泉劉先生累膺旌獎序

光裕堂序

邑侯謙山鄭公應召序

賀太僕卿達齋徐公五十序

贈龍門鄭君應貢序

賀海觀董公宋夫人偕壽序

卷之六

珠溪集 目錄

序

擬江西鄉試錄後序

寄謝選錄序

壽張母孀太夫人序

賀二守九石鄭公膺獎序

送郡守恭庵朱公之寧國序

贈貢士勅齋馮君北上序

贈邑侯崇野聶公序

壽史母太夫人序

水竹先生致仕序

拓江王公杜夫人孫許氏

贈節軒黃先生擢少司徒序

雙壽榮封序

送保御雪谷北上序

海國重春序

賀大司成平泉陸公得子序

送范中方先生督學兩浙序

賀夏官磊塘張先生榮封序

大中丞雙江方公之南楚序

壽大總憲筓江潘公七十序

環溪集

目錄

六

四明雅集序

送茗溪先生陟南雍序

水南先生集序

卷之七

碑

明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蔡軒張公神

道碑

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果庵謝公神道碑

北門許先生去思碑

重修馬嶠寺碑

造祭海神紀績碑

新建普惠橋碑

武安王關公廟碑

悟齋吳公政績碑

寧都丞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

師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思復徐公

崇祀鄉賢祠碑

重修東禪寺碑

學諭真亭陳公司訓東溪劉公去思碑

卷之八

環溪集

目錄

七

碑

重修龜蛇廟碑

重修宿州學碑

廣德堤橋碑

巡臺文峰陳公去思碑

萬春橋碑

新建觀音閣碑

澤門素公去思碑

華亭縣儒學義田碑

重修玄帝行宮碑

也侯公墓陳公政蹟碑

重修松江府儒學碑

卷之九

疏

乞恩養病疏

陳情改南疏

乞休疏

卷之十

議

均糧膚議

環溪集

目錄

卷之十一

書

山中答張子九溪書

與懷忱二弟書

乞緩徵書

上尚書漁石唐公書

答石山傅侍御道長

啓殿撰九山全公

上司寇水厓虞公

啓殿撰八公維公

復別駕包白月

簡池南袁進士

與西林悅琴上人

上中丞退齋林公

啓侍御曾華山

啓僉憲張秋渠

上中丞太廟王公

上尚書東塘毛公

啓翰撰荆川唐公

啓僉憲王東湖

環溪集

目錄

啓大叅周葦崖

啓都諫王江野

啓內翰夢澤王公

啓少叅明厓張公

上宗伯穀齋孫公

啓京兆石陽陳公

啓內翰少泉王公

謝憲伯孫三水兼東憲副楊晉江戴雲溪

啓憲長東明范公

啓工部省菴黃公

啓少維小洛何公

啓提學三石喬公

啓憲副十泉潘公

啓國醫芝泉褚君

啓提學蒙泉孫公

與抱一道人

上中丞二水孫公

啓提學三石喬公

啓少卿鶴泉王公

啓侍御吳石包公

環溪集 目錄

啓少府嚴潭王君

卷之十二

書

上郡縣諸公書

上少保少湖徐公

上冢宰石塘聞公

上冢宰龍湖張公

復按院梅休月公

啓侍御鯉湖王公

啓太史遠汪公

上東蒙黃師

復楚中藩臬諸公

上侍郎礪庵方公

上中丞思質王公

上尚書容庵應公

東錦川黃君

啓翰林與槐謝公

啓封君松石高公

與陳海樵山人

啓侍御常室唐公

環溪集 目錄

與山中陸順靜

與珉齋陳山人

啓郡伯沂東劉公

啓翰林柘湖何公

與芝石道人

復尚書東沙張公

謝侍御仰山尚公

謝柘湖及東西谷長谷小山南溪吳石中

江王屋西霞諸君

謝中丞見海川公

上開老徐存翁

謝侍御七峰方公

復司成平泉陸公

與呂山人中父沈山人嘉則張公子平叔

與五松陳子

與悟初郁子

啓余憲鳳野何公

上當道論時事書

啓

環溪集 目錄

啓司寇東洲屠公應 召

啓錢大宗伯甬川張公

啓謝大中丞東涯虞公修學

啓方伯東谷教公歸飲

啓上舍郁謙山議婚

啓郡守沂東劉公奏績

啓甬川公轉南都參贊機務

啓上海令景雲黃公

啓復史海村議婚

啓師相存翁元孫冠禮成

啓侍御徐南湖議婚

啓刺史甘白張公議婚

啓復純宇唐公議婚

卷之十四

傳

贈尚寶司卿味淡何公傳

貞節婦俞母楊氏傳

孝廉先生傳

館陶學諭硯江金君傳

友琴于君傳

方伯鴈峰何公傳

木通子傳

貞愍胡氏傳

贈御史蓮莊王公傳

樂閒翁傳

中丞碧洲陸公傳

端溪子傳

珉齋陳山人傳

應時子傳

陸氏五生堂傳

環溪集 目錄

生

無名子傳	高溪沈昭傳	沈氏世傳	卷之十五	連珠	卷之十六	雜著上	卷之十七	雜著下	珠溪集 目錄	卷之十八	詩話	書品	卷之十九	賦	景初賦	橫雲山賦	述	花一子述	七

七啓	卷之二十	志	瑞光樓志	問	乞歸者問	對	滄者對	說	商隱子說	珠溪集 目錄	銘	屏風銘	卷之二十一	贊	文簡毅齋孫翁贊	學士自樂先生贊	淵明圖贊	千佛贊	友琴翁贊	貞軒翁贊

桂齋先生贊

一萊先生贊

弘本先生贊

一濂衛羽士贊

箴

好

惡

喜

怒

取

興

飲

食

筆

硯

紙

墨

枕

席

戶

家溪集 目錄

大

牖

琴

棋

書

画

几

尺

舟

車

爐

扇

庖

盆

椅

梳

書

囊

詩

桔

耜

引

家溪集 目錄

宅

送章汝仁還九華

高總戎都閩廣東引

守明拙戒引

送郡博朱東齋致仕引

重建興福橋募緣引

夜燃管測引

鷺沙孫先生詩集引

重刻孤山餘韻引

仰峰丞任丘引

刺宿議引

環溪集

目錄

西谷詩稿引

丹青珠寵引

小園燕集詩引

陳若曾白下遊藁引

刻馮子潛詩引

詩話書品引

跋

聖賢遺像跋

息齋卷跋

一菜子跋

楊大史詩卷跋

周萊峰手簡跋

竹泉画竹卷跋

讓樂子跋

米元章帖跋

賓觀卷跋

養正編跋

趙松雪帖跋

東海翁書卷跋

李中條千文帖跋

環溪集

目錄

做書章草跋

平胡凱旋曲跋

環溪千字文帖跋

楊氏墓祭附禮錄跋

卷之二十二

祭文

祭中丞碧洲陸公

祭郡伯默菴戴公

祭尚書東塘毛公

祭工部南汀姚公

謝情文

謝情文

祭贈太子太保毅齋孫文簡公

祭從妹思容公

謝城隍文

祭兵部常官唐公

祭慶士祇應陳先生

祭宣城張氏一品夫人

祭楊衙婦徐孺人

告母文

環溪集 目錄

哭長女

祭三浦陸山人

卷之二十三

墓表

承德印工部主事南汀姚公暨贈安人李

氏合葬墓表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墓

表

中順大夫石許守石耀緒公墓表

中順大夫福建邵武府知府魯溪彭公

配安人周氏合葬墓表

處士正所范君墓表

贈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時齋馮

公暨配太孺人吳氏合葬墓表

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封奉直大夫工部郎中竹窓周公墓誌銘

封安人己妻陳氏墓誌銘

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石包公

墓誌銘

環溪集 目錄

鄉進士龍川朱君墓誌銘

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公墓誌

銘

鴻臚序班東湖何公墓誌銘

封文林郎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松石高

公墓誌銘

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副使萊峰周公墓誌

銘

靜軒錢公暨配潘孺人合葬墓誌銘

鄉進士龍洲張君墓誌銘

大學士沈孫君墓誌銘

張室胡孺人墓誌銘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侯景東公墓誌銘

誌銘

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文林郎兵部車駕司郎中常室唐公墓誌銘

銘

虞士文哲熊公墓誌銘

文學同運金君墓誌銘

東溪集

目錄

世

分守蘇松參將都指揮礪山常公墓誌銘

楊室孺人張氏墓誌銘

一山朱君墓誌銘

虞士樂山沈君墓誌銘

顧母季孺人墓誌銘

守貞戴翁墓誌銘

文學約齋盧公墓誌銘

金母翁孺人墓誌銘

封文林郎杭州府推官鎮庵陸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六

行狀

資政大夫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致仕贈太子太保謚

文簡毅齋孫公行狀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先考慎齋府君行狀

貢士鳳樓孫君行狀

奉政大夫江西建昌府同知朱軒朱君行

狀

太安人先母陳氏行實

東溪集

目錄

世

東溪集目錄終

記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登招寶記

余吏明州三年至三登招寶。招寶臨大海四望浩渺與天無際海中諸島隱隱如鳬鷗拍浪時時飛聳欲墮日本琉球諸番異域遐眺亦歷歷可指數誠天地一奇觀也興極偕二三同志登最高峰頂坐石巖酒酣耳熱仰天嘆曰其有憑虛欲仙乘風雲而下來者乎乃瀉酒石上歌紫芝欲起黃公與環溪集卷一

之遊而不可得興盡而返蓋愷吏茲土民安其拙且承平日久民不知兵戎伍蚤起日持名籍至衛門報曙歸則偃卧無他事傍海居民亦往往牧鷄豚放葉舟取魚蝦入山採松檜為薪或挾弓矢取狐兔為樂山中六七十翁煦煦如小兒狀竟不知邊境為何如事乃今有不盡然者邊檄報漳民通番船取息幣時肆標掠憂時者至募民為兵乃帥其人晝夜警日出鼓鉦日入燎燀至振鐸巡警植棘樹墉坎山谷以守人情洎海邦驛驛若朝不諒知時天久不雨俄而雲密欲雨風颯颯四起往

見海上人遺招寶山頂望日出海雲生樹石
屋聽風雨迥異人世客有好事者勸之一登曰盍
往觀乎余曰山海宛然昨也余非前日之意况矣
夫國家恩養軍士若驕子然若有緩急卒不得
其死力其捍患禦難往往出于市井網罟之民果
何為耶果何為耶余為唏噓久之遂書之為記

采詩樓記

余少小時即愛慕人論詩每侍長者側見酒酣擊
缶豪吟朗咏即不意會輒沾沾喜及長為諸生日
困於業既而學為吏日又困於簿書輒復棄去不
果學吾聞善詩者往往得於所感昔者司馬子長
行天下故其文多奇少陵華詞藻句多得於峨眉
錦江之助吾松鮮佳山水又無名寺院及物外奇
觀可資逸興每以為欠事余家城東草堂之北去
可百步皆修壩曠野嘗與客對坐雲氣冉冉墮几
席而物外奇觀騰英吐藻悉來獻狀乃喟然曰明
珠在懷而顧索之途異矣乎乃構一小樓樓東西
相距無踰二丈南北稱是四面不設屏障八窓洞
開而觸景皆詩矣遂名之曰采詩余於是乎得大
觀焉時惠風晨至靈雨既零倚樓北顧春水瀟瀟

夫始服田事耕犁相歸江村農務隱隱可相
德慕天宇晶明九山最高峯頂可一二縹緲出雲
外離立聳翠環以芳洲洲旁多蘭芷雜英春深翠
色欲洩客有好事者舉酒酌水浮觴其上樵童牧
豎爭以爲異洲稍北有方池植荷葉數莖六月暑
退樓居晏坐清風徐來荷香襲襲可掬東望烟霞
薄林木行人時時躡足蒼苔水石間遺影在地仿
佛如畫月出清光射牖皎然如練間聞吳歌嬌嬈
宛轉凄切新人孤子倚欄獨聽感極生悲或舉之
以酒時維九月白露爲霜涼風颯至楓林落葉蒼
碧如染雅宜遠眺秋高景肅天空水碧橫塘在左
葉舟放流帆影隱見迅駒過隙不可窮狀冬夜過
長竹窓易寒沉沉數漏箭不易曉西去古寺咫尺
聽鐘聲歷歷響晨即披襟起坐宿醒睡思洒然去
矣歲晏作風樓外積素凝白客至呼童握雪烹茗
晚霽開軒園林珠璣相錯落又若水晶屋宇羅列
上下疑是中別有一天地若不知塵外之有瀛海
也嗟予是其爲樓也甚隘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達
觀咸于是乎在是故其爲詩也日益富采而詩之
日益無窮余嘗惟天地間雲嵐木石崇丘絕

環溪集

卷一

五

或風雨晦冥至爲塵襟俗駕所苦亦有遇有不遇
吾采而詩之也有時而窮吾獨取夫茲樓不踰閭
越限而四時之景天地之達觀咸于是乎在是故
境與意會詩以興感譬之取材荆楚楫楫豫章皆
可堂構而材無留良矣余自顧薄劣越在茲樓興
至輒浩歌長嘯聲吞啞谷然性質天限空切戀好
至濡毫染墨竟日不能以句率又慚慚曰吾負詩
耶詩負樓耶

李氏族譜記

環溪集

卷一

四

郡丞龍岡李公輯譜成顧乞言于慎愷聞之古者
王者世國卿大夫世家故宗法立而世裔明周之
叔世卿婁諸國已佚其傳而馮簡子能通七穆之
胤遂以顯名要之窮本以達枝尊祖敬宗邇往詔
來其所繫夫豈細也李氏世爲燕人其先遭胡元
兵燹譜牒無存其源流莫知所自聞之故老云有
諱仁美與茂先者其始祖也然在父子伯仲之間
猶莫能辨存以缺疑蓋慎之也再傳有諱忠爲公
高祖忠生恭恭生鳳是爲公大父鳳生某即公之
先君也及公則五世矣公以進士起家爲地官

小仁吾郡勤恤民隱善政種種而持已尤峻潔
烈不阿亦既有聞矣居嘗每念家乘無稱輒喟然
曰同室之事閉戶有弗知者矣今日之事明日有
弗知者矣矧族類浩繁浸遠浸疏庸能免夫一本
而途人者邪乃爰輯故新品羅巨細彙而成秩先
之以大宗小宗之圖次之以家訓次之以世系次
之以年表次之以藝文凡可以垂休信後者皆具
焉而於其先大父居鄉處家與夫植行樹藏諸所
懿美可列而數具載尤詳蓋李氏之中興起而亢
宗者實自其先大父始不敢不詳余嘗稽諸傳紀
環溪集 卷一 五
其可稱述所藉以不朽者不在世貴而在世德匪
世德之務徒以矜門第耀簡冊雖豐功侈頌無益
也昔退之叙北平三世龍虎鸞鵠之喻非不侈大
也然但次第其人物而世德不與焉萬石君至彌
盛矣未再傳而孝謹衰太丘聲譽如雷公慙鄉鄰
慙長名日益下夫極盛者難乎爲繼在古則然乃
今見李氏列祖既賢賢相肖而其先大父又能克
允厥宗至龍岡公更奮起科名具有官理克振其
先烈父祖子孫一德相承後先如一日語云無始
早晚根深枝遠此其譜豈獨明本支崇敦睦矣乎

嗟乎人世有故新民無今古其有自好者使人
心如吾心焉啓後者人人盡如其先大父承先者
人人盡如龍岡蘇子所謂讀吾譜者孝弟之心可
油然而生矣古道有不興風俗有不厚乎

平倭大捷記

我國家爲遑患者二曰北虜曰南倭虜雖驚猛
然無他腸其情易窺倭善狡巧詐百出棘慮機心
若鬼域變幻倏影倏形不可測識自古難之矣嘉
靖癸丑歲邊防稍弛倭乃入寇剝亂宇內極其寬
殘有司以聞

環溪集

卷一

六

皇上肅行天討特簡異材謂御史胡公某素負忠
勇又宏材大畧而定傾保大非公不可乃拔公衆
中未幾以都御史總督開府授符秉鉞自浙直及
閩悉聽令俾得專生殺公受

命以來益矢心殉國平淮定閩靖吳鎮越而元克
寇罔不後先殄滅已未之歲則既上功于廟
大府爵賞赫赫烈矣邇來風動夷服國威大振
倭醜終不敢揚片帆操一艇以犯我境江南百萬
生齒得復安堵而無一草一木之驚方煦煦樂也
然東夷種類寔繁島嶼紛錯俗異性殊終難

以域十化。又漳泉無良被虜思歸乃于茲歲五月
之月外引入寇浙之瀕海郡縣所過登劫肆焉以
逞蓋公承亂後海防嚴飭賊雖登渡而堅壁清野
一無所獲公又慮孽不蕩勦後患未弭乃率精銳
萬餘渡錢塘下娥江駐節會稽會稽當寧台孔道
以便從中調度仍行海兵二道總副泰游指揮等
官地分水陸選良萃能布列要害因矢于衆曰汝
兵陳而待毋恃性而驕毋玩今而忽毋犯有常其
有不率有

天子之劍在其不敢縱不敢私而德史協同厥誓

環溪集

卷一

七

今既布又申以方畧曰兵無常形相維厥機溫與
福密壤賊所由也汝其統兵壓境以防其突寧之
舟山島沙門賊所窟也來則迎之汝其據險邀擊
以抗其喉賊多浪戰或捨所不備汝其獲先赴援
首擊尾應無隙無緩無墮其術賊窮必退速必走
戰內地汝其于各間道設伏張疑爾慎爾密無漏
機無何賊果從各間道入于是惟公之令伏者
四起援者俱應先是袁家壩之戰尖山之戰梅港
之戰賊已凜凜思遁矣至是兵合復戰既戰復合
告終若擒賊詐窮變索路甚彼勢既弱我兵益振

東勝大破之計戰凡九九戰克斬首幾二千
級蹂踐奔溺者填途隘谷不可勝算其在文武百
執事若海兵等道總副泰游指揮及諸部曲獲功
等差載在有司之紀可列而數不旬日而倭有餘
孽蕩無遺類人以公爲神筭云捷聞蘇松兵備熊
君將常鎮兵備陳君學夔屬公門下涵恩沃澤觀
茲盛美譚不容默乃屬一言爲公紀惟嘗謂六月
之詩其言伐獫狁事而文武之全則往往歸之吉
甫蓋宣王任賢使能征伐于外者吉甫而王之所
與處者張仲孝友也夫以宣王在上則聞不難入
張仲在內則事不能撓是故中興之盛至今稱之
不衷

環溪集

卷一

八

皇上神聖不獨宣王之賢而一二元老之爲員又
不獨一張仲孝友吾公所樹有奇勲烈要之上
下同心內外一德顧不偉哉慨自吉甫去而寥寥
千載僅于宋之韓范一見之乃今吾公則又一人
焉夫南倭之患甚于北虜是今日南征之功倍于
北伐此其捷謂非異邪是可以報
天子矣

陳忠祠記

介聞正德已卯秋宸濠反于時撫臣中丞
烈副使許忠節死之無何參議黃公某督儲主事
馬公某亦死之至今言已卯死難者往往亟稱孫
許或又稱許孫或以黃馬之死與孫許異余竊
疑之嘉靖丙午秋愷以職事次豫章適豫章之野
見父老問故父老爲余道四公事甚悉且及其建
祠之故言至沾沾泣下余聞之亦愴然傷心焉始
知議定于民心之公人言詎可信哉蓋逆濠肆亂
極茲不救及其變作藉口燕會庭集諸司而列之
以且執僞辭鼓聽洶洶所不忍聞當其時死生呼

環溪集 卷一

吸間不容髮亦危矣濠首引孫公憐之使從徐應
之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吾義不愛死次及許公
輒厲聲罵曰予惟有赤心往而刑豈從汝取耶濠
怒喝武夫拽出之臨之刃許毅然山立不爲動至
罵不絕口孫故仰臥自如遂皆遇害又執他守臣
及馬黃二公械之獄焉即絕口弗食越三日死黃
亦自縊後一日死雖據其死有後先屢有徐亟要
之殺身成仁並不詭于正義云既而事定聞于
朝賜祠旌忠百姓仍于死所合貲建祠坐孫許于
上而以黃馬附焉乃今廟貌肅然見之使人

環溪集 卷一

可以觀人心矣嗟乎今夫議者不第深考顧以
之之後先處之徐亟而二三其說噫其失之繆矣
在唐果卿罵賊而死在漢龔勝不食而死在宋文
山從容不屈而死嗟乎死生亦大矣古之人不肯
欠人一死顧其身重宇宙固誠重其死然養之
在豫實見得是爲君父則死爲宗社則死爲綱常
則死雖其死有後先屢有徐亟要之成仁取義不
詭于正萬一見有未定一旦變出不圖不備則阻
而大事去矣安能視死如歸而一無所繫乎中耶
我是以知諸賢之死其忠一而已矣故曰心同
與君子不以跡聞心心異跡同君子和而不同
真率園記
余少不自澁酷愛山泉及長不治產業益耽僻野
起雲蔽廬之末謂古漢之塾若天然林壑嘗與客
坐雲氣冉冉墮几席忽不自知其非塾外也余短
易地爲園地近市不售輒昂直以須積十餘年
始克就緒大都所居溪水潄然深入沿流衍派無
假穿鑿溪上多百年古樹淪郁梓栢梅杏橘柚夾
持並列蔽鬱成林其下菰蒲蘋藻魚水蟲色色
不種畜而有若天與之設也因名之曰真率余止

太山中無管見人輒吐其肺肝竟不知人間有
經事頗與茲園相肖遂錄景成象一任其自然園
以南有庭自旋而門門以內有軒軒北去再數武
有溪界以南北而橋于其中稍北爲草堂環堂皆
溪也溪形如磬而拱曰環溪堂凡數折而西有一
小亭亭有古梅二株每歲先群卉而芳曰先春又
折而北爲樓樓曰采詩啓牖而煙雲花鳥具屬品
題詩可采也樓且東爲小軒植竹數竿蕭然清風
可掬而隆冬沍寒不改色曰清節又其東溪水迴
旋即環溪別渚也小可容舫上則橫木爲橋西下
環溪集 卷一 十一
有古石累石爲山若起若伏若踞若傲皆緣象命
名面山有亭曰可山客坐相向若主賓然亭相對
復爲一小樓危立溪上登樓四顧樹影溪光應接
不暇曰萃景樓西南誅茆爲亭有一古樹春夏之
交紅稀葉茂翠色欲滴森焉環布曰遶綠循涯而
東有方池約可四五畝亭在水中雲淨不波倚闌
俯視游魚出沒影影可鑒而數曰鏡光池再數折
而北有樓樓頗殿而向中獨擅一園之勝而動息
潛蹤榮序茂落舉在目前曰大觀樓北植芙蓉
本秋深萬芳搖落獨此不歸而雅曰芙蓉池東

傍池而徑徑修遠且寬夾池而亭背面皆水曰
湖偃息其間若憑虛御空冷然有凌寒意又其東
爲屋一小楹石級而下書餘光硯墨花飛霧吐影
如畫曰臨池學草又迤北爲外溪界以門潮入東
西相向合流而灌曰雙流合璧綠溪而橋橋曰望
野村居農務無壘牛衣衡茅隱見歲時山翁結社
不在東阡則在西陌具可想見傍橋而亭亭曰浣
花花種種脩自有亭以來終歲未嘗一日不見花
名浣花言近水花可浣也亭以東別設一小壘築
而垣之瀟池爲連渚結木爲小書樓凡余入則命
環溪集 卷一 十二
僕反局市人莫敢呼雖呼弗敢輒應若不知有門
外事扁其樓曰座飛不到樓後土景景起觀若倚
丘寬者可據坐而萃樓以東有亭亭曰流觴溪上
水清淺可狎好亭者往往浮觴于上效蘭亭遺勝
獨愧于淺劣顧非蘭亭中人能不嫻笑樓再進而
東有石曰醒醉酒後沉酣倚石長嘯宿醒灑然去
矣石下有灘曰烟水滌磯秋水時至閑鷗下一
綸垂釣而江湖之體具矣余宦游無狀忝竊二十
餘年不能供一日職猶免罪廢得以殘息歸就溪

明洪被爲太平樵牧已無憂怖自吾居于此

宜養拙門無剥豕置不及耳溪宜漁畦宜蔬時果可摘稚笋可烹兩韭可剪客卒至潤毛野錯易辨不待謀諸婦可留也婦快意飲酒半或命童子以吳聲調婦去辭佐之醉或倚樹而立藉草而坐客欲去我倦且眠送不送俱得每風日晴好時行野間與田父問桑麻量雨晴占歲凶豐或問他事則笑而不答居間無人坐卧自如懶極至忘盥櫛與至拍手呼雙鶴相向舞不戒而馴鶴隨人適暇則讀漆園秋水篇忽有清思輒誦王右丞居輞川孟

環溪集

卷一

十三

襄陽泛瀟湘等詩但意會然一失不強辭亦不再讀操管臨池學類老十數字縱橫下筆信手把弄似顛不似顛弗暇計月出環溪一碧玉宇浮紫則登樓據胡床坐漫學鐵笛道人君山古弄信口成聲無論協律衆月放舟而漁得魚烹鮮更酌弗得不以爲意在適不在物興盡適已有客問于余曰子之閑樂且適乎余曰吾何弗適倦吾休焉馬嘶吾如馬兩醉吾陶陶焉兩吾將藉此以休吾矣吾自弗適客聞而歎曰在困順物之性在于適性之真而散而天全交相益也並可以書

節記

益長不知其所自出在漢隱于勾漏龍門之間爲交南人積高貲累致鉅萬有子曰茂卿少負英氣學儒弗成去學劍又弗成乃棄去學賈一日喟然曰嗟乎男子生而志四方奚必飽繫一室如病手足耶孟良與之金千斤西遊蜀時年才茂齡未室曰兒去不得重息歸終不爲汝娶茂卿前曉曰敬唯入成都見錦城妍麗即靡靡不自禁日與他少年遊他少年轉相結納飾裘馬貯歌舞燕會綠絃鼎沸金帛隨手輒盡納婦曰李氏日煦煦慈好

環溪集

卷一

古一

遂無意較十一取息幣以故貴日落謀西歸李請與俱茂卿曰父言在耳奈何時李姪且三月茂卿曰萬一生男無委溝壑足矣無以我爲念李執其手泣曰妾既以身委君一惟命得若君言將百歲是賴何敢以妾所愛後夫君所愛乃出紫玉簪爲識歸至瞿塘舟薄于石俄而中溺漁者憐而出之歸見其父乃其氣索然父舉其囊訝曰稿葉若是乎蜀川其敗汝哉子無川行越一年又與金千斤東遊齊齊故饒裕又時時與豪俠鬪雞走馬獵狐兔爲樂性亦慷慨樂趨人急有告急者倒囊以

久金盡謀歸謂胡曰吾欲汝俱父命也奈何吾
三年不來汝必更適善待後人矣時胡且娘指其
懷泣曰吾負汝吾負汝曰妾既辱奉君子巾櫛君
死妾死此言何入吾耳行矣善自保愛乃出水犀
合爲別及次荆門遇盜僅以身免歸則鵲縷百結
非復勾漏時鄭生矣父見而驚曰吾兒憔悴至此
乎即貲積山丘吾終不願汝賈也父坐是快快死
茂卿幾不欲生曰兒不孝重傷吾父心至有今日
自是斷魚肉絕腥葷絕口不道陶白事且矢不再
室或勸之曰汝年茂未嗣不于此時爲令圖恐日
就衰暮鄭氏宗祧謂君若何茂卿喟然曰吾父以
不肖之故不以天年終此身亦已多矣敢妄生他
念乃作離鸞引以見志然追惟胡李別時狀及檢
故所遺多記牋不忘言至泣數行下曰吾魂魄終
相結也聞李在蜀日就貧茹荼履葛猶烈烈不隨
時有少年者竊慕之托姑挑之曰芳蘭早凋信有
時乎汝不于繁華時取妍一旦西風枯落人其謂
何若不爲勸侮訐日至度不能免竊詣密室自
縛姬索之復甦姬慰之曰汝生方十有九年奈何

不爲動既而生子曰繼芳惻然嘆曰百年賴此一
息萬一蹉跌何以爲解乃拮据匍匐日望底立及
長夜燈侍膝數數道往古陳鑒戒曰題柱棄繻何
人耶繼芳用是厲志烈烈輒以古人功伐自期譽
章章聞矣胡在齊雖形影相將履潔無他女子言
至屏飾謝華滿然縞裳俗故好遊歲時華美列行
胡又終日閨扉坐是不越闕有王姓者豪于財聞
其賢美以張氏爲先容曲得果所緣珠璣珍奇推
所欲願以百金爲聘張善校自區其金伴謂王曰
胡見金色動意有所受期至往迎胡氏不知其爲
詒已唾而罵之曰人而獸耶聞者嘖嘖吐舌去居
無何有子曰餘美餘美生而慧胡氏居常含顰尤
鑿鑿道孤苦事且日兒無父矣何弗自立餘美用
是亦蚤夜兢兢砥名行風動齊魯間當是時漢徵
賢良海內七人繼芳餘美一時並與繼芳爲城陽
內史餘美膠西中尉又十年繼芳以他事遷交州
刺史餘美亦佐交州一時同赴郡國城堞臺觀人
物聞咽輪轂交輝至草木動色母李氏見之獨忽
忽不樂食飲不下咽繼芳晚問故李泣曰天下有

父兒耶李泣繼芳亦泣又請故曰汝父故交在
客遊蜀耳與余不通問死生三十餘年矣子官茲
土不念所從顧馳高車策駟馬樂耶繼芳言至蘇
蘇隕涕時夕陽西下指而拊心嘆曰不見吾父有
若此日輒繪所似遍索巖谷間浹旬乃見若父至
則形容枯槁髮髯髡蟠矣李且信且疑令繼芳延
至郡閣大張供燕列燭置膳酒半具問願末繼芳
無一事莫先是李留門屏間聽甚悉出玉簪合馬
契之乃相持哭餘美同官舍母胡氏聞之亦躍然
心惻謂餘美曰汝父若交產我心更切也無乃郎
環溪集 卷一 七

遊南嶽記

自南嶽以來天下稱大名山曰五嶽而南嶽
其一嶽自下及顛計九千九百七十餘丈爲大江
以南第一宗山余素癖山水嘗神游夢想恨不得
一遇乃今忝竊湖湘若天假之緣也是歲暮秋九
月余以職事次衡時夕陽西下風鳴樹間鐺鐺有
聲與人若有難色余意甚銳遂殺牲操文以禱少
焉風微息月出萬山一碧梯石而上九千岩中紫
峰草木可了了數余喜甚竊謂山靈待余不薄矣
與從皆大喜行未數里遙望燎輝列左右魚貫而
進不下數百炬光燭滿山余竊異之問諸左右多
不省或謬以爲野燒既而詰諸老僧曰此神燈也
或十年見或二十年見或久不見自我稅屨至今
僅僅一再見余益駭以爲奇稍上觀水簾洞洞古
湯不知年歲山徑甚陡且峻輿人挽之以索翼諸
左右若勇若怯即之心凜凜恐前見壽嶽二大字
隱隱如空濛中月下望諸亭臺如在水晶屋宇信
非人境神思不覺飛越而僕夫已告勞矣乃止半
山亭憇焉山僧好事執筆願留一兩字乃勉賦一
律賦訖且吟且酌步月庭中月色益清絕然寒氣
逼人雖御裘服兩肩栗栗起栗矣風興會日山

霄映益豪入湘南寺僧進苦茗談禪出千年相視
之長僅三二寸許枝葉已庠沃之水更生翠色
丹可愛此造物有不可曉者至觀音巖路益峻舍
輿而徒入上封寺回視殿尾如鳥飛厓間上多怪
樹異禽莫可測識巖折而北至絕頂爲祝融峰俯
視四百里一瞬可盡七十二峯羅列于前或偃或
俯或欹或屈儼若群弟子事嚴師一無傲睨睥睨
之容下瞰洞庭瀟湘渺若杯沼又若尺練橫帶稍
南飛澗下墜斷岫千尺過者橫一線痕僅容寸許
日拾身臺從旁視之令人目奪神慄又南數武有
球溪集 卷一 九

皇華駐蹕記

明州去郡治西可里許瀕河爲館爲往來駐節
次歲久且圯鞠爲荒墟正德戊辰督船中貴某
土維宜廼面水背陸建樓于河游吏治者利其然
率因陋取便適官舟往往于此弭楫于是樓成而
館廢顧其制狹隘不足展步武舒揖拜每大使至
即寢餽無所輒多以舟爲宇又其樓巍峻獨立風
雨飄搖且日就於敝頽然如欲仆甚非所以昭經
制安上而勞賢也古者有四方賓客之交有候人
廬旅之設其傳舍必葺郵宇必肅入其境門關道
路至川梁廬舍或告不飭所司猶議其失政刻明
環溪集 卷一 十

以至某月告成是役也。仍舊而飾之者十八。創而新之者十二。僉謂余不可無記。昔晉人諫諸侯。飾垣而鄰國離德。孔明治蜀下及井甕。罔不脩治。余讀詩至皇華。未嘗不嘆先王之重禮使臣也。孔子序列國之政。作如長府應門之類。詳矣。至其興禮協義。善爲之而不知其勞。且費者。聖人不禁。且致美焉。夫事因則常襲焉。畏則難阻。爲監則難生焉。疎則陋遺焉。四者之弊。傷乎王道。余之所深懼也。茲役也。其庶幾哉。

程氏小宗祠記

環溪集

卷一

五

新安自古稱世族。多聞人尤莫盛于程氏。程氏自廣平洛水徙新安。其先東晉元譚公守徽有善政。以百姓請留賜第于篁墩。子孫遂家焉。至梁有僕同忠莊公以武功顯。唐檢校御史中丞都使公國子祭酒嚴將公並提義兵拒黃巢。樹旗勸伐。則又赫赫顯矣。二支遂遷汝口。爲汝口始祖。繼而歷宋元以及國朝。德業文章至大表樹章顯。即不仕亦完節自高。俱烈烈可徵。事在學士篁墩公記中。弘治戊午。汝口之程立宗賢祠。以都使嚴將二公爲程之所自出。主祀其中。自後子孫日益繁衍。

時會宗賢祠展拜。有踵相接。至不能旋武。然繫大宗者不敢不祭。而越在小宗者。又不得僭禮越祭。此而無所識別。甚非所以崇祖先。別支裔。昭軌而章則也。程氏之裔孫曰某者。一遇霜露之變。益愴然不能爲情。曰。禮以義起也。惟禮之泥。不幾于一本。逾人乎。乃卜地于程山。程山去家密邇。爲堂三間。仍循舊制。中設四龕。奉祀高祖孝子靜齋公以下四世。皆以室配。而以其兄寒澗君附焉。四時謁告。惟祭諸祠若忌日。則出主祭于別室。曰。汝川程氏小宗祠。俾世世子孫無相忘也。說者有曰。公勝

環溪集

卷一

五

大夫家有廟有祠。而士庶人則否。此何以祠曰。以繼世也。當是時。程雖弗顯。而其先則都崇貴世有顯人。沿其舊而明其志。獨不可以義起乎。夫有祠則有主。有主則有祭。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徹嗣之所宗也。是故祠有稱自己之兄弟子孫。皆至焉。祠有祖。自父之兄弟子孫。皆至焉。祠有高祖。自曾祖之兄弟子孫。皆至焉。蓋萃渙以爲一。合異以爲同。即使宗人知之。莫倫以叙支類。以別本原。以敦古禮。有不興矣。乎近世士大夫家。廟制弗講。一再傳後。并世序。

忘之矣况民庶乎我是以知程氏小宗祠之建
厚道焉古禮有弗與矣乎况君篤于孝友敦朴刊
華樹義若茲兢兢砥名行以此為訓繼君之後當
必有顯者寧無整齊其世者出以克宏廟制乎其
高祖靜齋公孝行著在郡乘自靜齋公以下俱別
有志傳乃不復贅

小赤壁記

辛亥春仲天日晴麗同我齊陳山人偕石華諸第
駕葉舟放浪九山間興猶未極問所謂小赤壁者
我齊顧余笑曰子為九山拾遺勝耶乃循橫雲而
環溪集

卷一

五

東穿小澗澗迤逦縈迴兩涯夾澗蒼碧冉冉欲墮
聞漁歌款乃斷續相應婉轉淒清路遠且僻遊人
鮮至恍聞雞犬聲在雲外隱若桃源似非塵境無
何舍舟登崎見一嶂排空色赭貌古恍若混沌初
鑿一真始雕及見亂石離立危崖參峙窪者凸者
跛者伏者直且邃者屢且仆者又若避若趨若奔
若逸若圯若倚變態百出神施鬼設渺難測識棚
羅而上石上多萬年松長不盈尺莢莢翠色如染
再上徑愈陡愈峻不能旋武仰視樵採路如線往
來者交臂不相忤登絕頂斬然一鐫如虎丘試創

石前有石可踞而坐小澗壁立數仞凜凜
可俯視余乃呼酒醉曰有仙人能乘風下來而顧
我乎自以居者日習而不知余遊者一朝盡快其
平生如行外國遇異人出所奇珍相玩觀皆目所
未見我齊顧謂曰子嘗遊楚而黃州赤壁孰上下
耶余以彼所謂赤壁徒塊然一石側立江上一無
詭異峭拔之形徒以東坡一夜之遊兩賦奇絕遂
名貫宇宙余獨惟茲山信小且奇方沉沒于荒烟
莽蒼之間九山所不列山經所不載而高人勝流
一不掛諸齒頰是何彼之遭而此之不幸耶語有
環溪集

卷一

五

中丞東園劉公忠義實錄記

往嘗聞洪都之變定傾保大回輟赴仆之功往往
稱中丞東園劉公自我得所聞然猶傳焉弗悉歲
嘉靖辛卯余以職事次上谷得忠義實紀錄觀焉
作而曰人言果不虛哉紀以識事以圖述可考
而原也方逆濠肆亂無天于上無地於下自以為
長驅取勝靡所底止時公晉賢一令執紼守孤

左右寡援。若以空拳抗強敵。危不危也。濠顧進人持偽檄。首事晉賢。人言洶洶。所不忍聞。公不問真偽。輒取其檄焚之。對檄者曰。我借汝頭以告諸人。輒斬以徇衆。家奴稍有異志。輒以鐵錘碎其首。又置家衆于密室。環以積薪。曰。有急。輒自焚。毋被戮辱。逆黨擁衆欲度橋。橋近邑咫尺。公令斷橋。橋斷。計窮。濠聞之。懼其魄而奪之氣。雖蓄異志。懼未敢逞。不然。不待燕集而變作矣。夫以逆犯順者。以邪犯正者。以亂犯治者。公顧俠義正名。鼓忠倡勇。失言烈烈。使天下曉然知義之所向。然後與師討罪。以普則嚴。以戒則明。而天下所恃。以爲忠義者不孤。由是勤王之師四起。而各郡邑援兵爭起。而應會陽明先生。秉鉞南來。而神華督計得行焉。遂使元惡倒戈。而醜類殄滅。是誰尸之。語云。危觀格。卒觀定。叛逆大惡也。誅叛逆大事也。真偽易淆也。是非易溷也。一旦變出不圖。萬一中無所見。稍爲之動。不失聲于破釜。則却步于虺蜴。而太事去矣。故事莫大于倡。倡維晉賢。踵而豐城。繼而安慶。繼而鄱湖。繼而江上。而大事定矣。善乎識者曰。逆濠之破滅。不在江上。而在鄱湖。不在鄱湖。而

在安慶。不在安慶。而在晉賢。其得之矣。

脩學原功記

吾華僻居東海。古稱土風清嘉。以故有學以來。士游習其間者。多秀拔英朗。往往奮危科。登崇峻。非不彬彬然盛也。然未有及第入相而卓然名世者。及第入相而卓然名世者。自今少傳。存齊徐公始學自

國初至今。歷五增葺。永豐司馬聶公。從今茲土。嘗校士。識公于文字中。曰。茲學有聞世偉人者。出焉。乃渙小成大拓而愈宏。此其事四十年于茲。歲久

環溪集

卷一

五

日就圯敝。至師生無所講習。良有司方議脩舉。適東夷剽亂。吳越羽檄交馳。日苦戎事。終寢于議。公聞而嘆曰。吾嘗游息于此。實夢寐在焉。庸慈焉不加之意乎。惟夷亂未息。文教曷興會

皇上眷惟東南。銳志討賊。乃承

明命。日與二三元老。密勿帷幄。紆謀定計。以人材謀及銓曹。軍旅謀及司馬。財用謀及司農。選名將設總督。添添游。肅海防。嚴誅賞。諸省兵糧之兼濟。客兵土兵之表裏。同細大同。不殫忠慮。以贊皇猷。將臣用是爭起。鼓勇。在感所加。斬獲不可勝

箕子之徒聞而倭醜蕩平矣歲戊午侍御尚公
命按吳陞辭之日公亟與之言曰侍御有風化之
責吾華學宮就圯非所以昭執植表以率勵多士
且夷亂既平而誕敷文教是在今日可無務乎侍
御唯唯至則選吉萃良掄材僱工以其事屬之有
司而躬受方畧先師有廟啓聖有宮群賢有序崇
文有閣明倫有堂聚奎有亭泮水有橋下至生舍
齋宇一椽一甍之小靡不徹陋成文易故以新沉
沉翼翼恣所鮮好矣其諸梓匠冊聖之費皆取足
于贖金而官帑民錢一無取焉夫自東夷不靖野

環溪集

卷一

五

無寧土居無完字人情洵洵允半無郡矣何有于
學不圖虎賁殘疾之餘一旦鯨海不波文恬武熙
復被俎豆絃歌之化得觀禮度揖遜之容是誰尸
之是固

皇上知人善任賴將臣定亂學憲弘文若非公運
籌經畫倡始作則豈有今日語有之飲水思源食
果懷抵人情則然矣于是邑學博士王君某與胡
君某劉君某皆舊在門下荷公甄陶又以茲學為
公啓潛齋跡之地謂不可無言以識諸不朽乃率
門下士某某若干人來屬愷記其事竊惟有周六

侯統於司馬而出兵受成竝行于學故曰明明魯
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夫魯人既作泮
宮而淮夷攸服乃今東夷既平而始修泮宮時雖
有先後大都耀武于振德之先脩文于偃武之後
同德而殊用兼美而迭施文武之道若陰陽晝夜
然均之適治以臻全盛之休况魯人耳焉侈美頌
禱之詞而此則躬遇其盛茲學之所以重于天下
而功之所以大也夫事有所從功不忘始譬之作
室者群工役力大匠營心及室成而論功群工率
避席而大匠居然上客而今而後可以喻矣嗟乎

環溪集

卷一

五

事未可以一二言也不偃武難語脩文不厚生難
語善俗以余所觀記公之為里人謀者至彌設矣
近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為家同土紳義薄焉弗講
如公者豈惟近世所稀古亦罕儼愷以是推原其
始并志其大示天下以長厚之道以風夫人人焉
借焉記

遊石鼓書院記

歲已酉九月之吉天宇朗霽余以職事暇登衡岳
循涯而南又陟四鴈又遊花藥適歷諸名勝亦既
飽觀矣乃次衡過兵憲萬渠語故萬渠笑曰獨薄

石鼓取此爲一遊衡山勝矣。以與偕往。首謁宋
朱張二大儒。復謁昌黎文公祠。喟然嘆曰。振世文
章道德之宗。咸萃於此。石鼓所恃以千百世重者。
不在茲乎。上合江亭。見蒸湘二水合流相遠。曰。亭
名信不虛也。再上風雲亭。時入高秋。涼風在樹。與
萬渠促膝論心。又苦吏事。且羈旅倦休之人。偶遊
茲境。如焚行就清涼館。不覺神思爽越。移坐古釣
臺。玩流杯池。曰。子固高賢。顧余非子陵逸少輩。能
不慙慙少焉。萬渠飲余。仰高樓。北望七十二峯。如
落几格。俯視瀟湘。烟艇風帆。隱見如畫。顧謂萬渠

環溪集

卷一

元

曰。子以南霍高人。而吏隱于此。不知子似瀟湘耶。
瀟湘似子耶。遂賦一絕。賦就一嘆而別。嗟乎。自古
山川。擅名宇內。不以其近遠淺深。往往得遇名人
游寓。皆足稱勝。天下故嚴陵蘇堤。柳山黃谷。至今
稱之不衰。况昌黎朱張諸儒。文章道德。當與大冢
爭雄長。不獨石鼓茲山增重已也。遂書之爲記。

問山馮公名宦祠記

遼左問山馮公。去松五十餘年矣。時移歲易。而山
川草木亦爲改容。要之山中父老。能道公德澤。五
十餘年如一日。此豈有異故哉。蓋公德澤入人之

深。而父老之戀慕。自不容已。况公父子相繼。冒
茲土涵恩沃愛。已非朝夕。其所思而使人之思者。
並可識已。公性坦率。無他腸。不爲矯貌以悅人。以
進士來令吾華。誠心率物。視百姓如視其親子。策
遇事輒吐肺腑。無面背。諸所規畫。一視民所便。所
不便。不務更張。儉出薄入。持已尤峻潔。俸外一毫
不染。居常語利與祿。恂恂若口訥。不能詞。至及古
人風節。率又慷慨激烈。若馭風驅霆。亟欲與俱。時
逆瑾秉政。肆其兇虐。以牟利橫索。宇內大江以南。
望風驛騷。公獨嶽嶽自持。即撼以危言。不爲動。百

環溪集

卷一

三

姓遂賴以安。其在華二年。薄名植內。奉職循理。雖
古循吏。曷加焉。當是時。環海內宦游者。率多嗜
樂軟媚。以相比。周公顧獨介介整整。不肯稍下。以
徇。時人或炫知。售材以競進。顧又退然。飲戢。若不
欲與材者知者爭衡。人固難之矣。乃以細事量移
他邑。百姓則交走言狀。即大吏窮治。終不得毫毛
罪。既廉得其寃。循以其故。量移計其後。雖陟歷中
外。三十餘年。然輒奮輒阻。終不獲都高顯。以盡其
平生。竟齋志以沒。此在理有不可喻者。公生雖不
乃生有五丈夫。多而且賢。相繼取科第。

有人彬彬然盛矣又其子某以文章名於世
松是爲少洲君文以飭吏政如乃翁而績加異焉
故百姓見少洲君若見閭山公至愴然悲且淚灑
泣下思祖豆之矣公今列之名宦歲時登享即三
尺童子望祠門瞻拜尸祝不休嗟乎事莫崇于廟
食報不小於後昌而謂天道遠乎性余童時輒聞
吾華賢令有所謂閭山公者然少未解事猶不能
縷縷論述乃今得之父老駢口同心若出一詞蓋
談官府之政于朝市之口庸有所蔽至語出野人
論益公矣倉卒擬人漫不可據事定于沒世之後

環溪集

卷一

三

終難以情掩我是以益徵公之賢而廟食百世宜
其及也宜其及也

柳溪先生記

北園唐翁世家于華以行誼聞于鄉往余爲諸生
時翁不以愷爲不肖館而賓之以教諸孫而柳溪
公乃其子也愷因與之游即投甘分以是知公甚
習公嗜學能文累試不第然北園與宋夫人年就
衰矣顧嘆曰學非所以學爲忠與孝耶某既不能
力致青雲以起亢宗獨不能具菽藿之奉爲二親
養耶遂絕意仕進終以完孝名性故恬雅既不樂

仕也蓋僻野所居之左有洋溪北亘龍浦西
金池東南則環以大海信一方名勝沿溪植柳因
自號柳溪人亦稱爲柳溪先生云每春夏樹色侵
衣綠染欲滴溪光掩映如畫入圖天且盛暑濃陰
敷布與至臨渚觀瀾或垂綸取適時至風高景肅
葉落天空溪水不波月出倒景如鏡乍拭乃蕩槳
而遊呼曹引類浩歌浮白若超然于盈虛消息之
外不自知其身在塵寰間也翰林文衡山先生賦
詩云不須更說陶元亮蓋擬諸靖節云公雖生長
宦族乃其心則屏華就寂隱然有柴桑五柳之風
平居砥名行動必標準古道事兄如事父事舅如
事母樹義若滋見不善若患將及之人曰隱德如
公有不自顯天之報之不在其身在其子孫既而
有子如常室果奮危科爲名御史爲賢大夫有孫
若某登辛未進士名蒸蒸起遠受未涯次其亦舉
進士業游國學有聲又次其亦頗篤學好脩是可
以觀其後矣往大學士存翁誌其墓有曰王之槐
唐之柳若交美而並稱者蓋王取必于槐而唐固
無心于柳及其竟也皆不失承耀以昌後是知存
翁非漫語者嗟夫山川草木所恃以爲重者豈不

環溪集

卷一

三

以人哉。太山之松以秦封而汚，孔廟之楹以孔澤而遠，嚴灘不過子陵，灘其杯土耳。鄭谷若非子真，谷將泯于蒿萊而弗聞也。公雖已矣，身朽名芳，柳溪雖百世存可也。

小西湖記

余嘗見越中士人談西湖，輒稱秀甲寰宇，聲聞夷服，心切異之。若帳矣神飛，然武林與吾松寧遯若東西州，竟不能一遊，殊為平生欠事。既而取西湖遊覽志讀之，則躍然喜曰：湖在我閩矣。因憶樂天癖于山水，凡所止，聊覆簣土為臺，聚卷石為山，環

環溪集

卷一

三

斗水為池，若曰樂在其中，余未嘗不羨其逸。私竊效焉，即環溪草堂之南，以庭中隙地，按圖考諸自山川人物及湖中所載，靡不綠象成形，不越旬，平生所夢游而不可得者，宛在几席。會中秋之夜，月光如畫，乃俯檻臨流，觸景懷人，因今追古，恍然仰而思，指而嘆曰：孤山放鶴處士往矣，而百代清風可掬也。談笑而湖政若神，文章吏事如坡翁者，不為湖山重乎？挽棲霞而傷武穆，望赤山而悲肅愍，忠也同乎。天開日明，輿論章矣，混迹漁樵，新王固定節自高，而詩筒賡倡，一時齊名，元固白也，無乃

非托迹于吏隱，取貫休何人敢與武肅爭一字，曲直之間，諤諤不回，亦偉矣。獨恠夫披緇靈隱，月下放歌，才如寶王，顧不自愛耶？抱朴棲真，葛公有嶺，纓經學道，夢謝有亭，其所得名，豈不以人哉？塔指辯才，猶見若辯才矣。泉指參寥，猶見若參寥矣。禪心滌慮，當為一慨，而談諧雜俗，如佛印者，無相問也。是雖不出戶庭，至小而與乎天下，至近而關乎彌遠，反觀自鏡，皆能取足于身，舍此而外遊，是務徒侈耀于時，陸走川浮，流連光景，絃歌綺羅，至窮靡極奢，無所紀極，祇以導慾宣淫，非以長化善俗也。昔者列子好游，壺丘子曰：務外游者，不知務內觀。外游者，求備于物；內觀者，取足于身。取足于身，游之至也。于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不知游。壺丘子曰：游其至矣乎？蓋夫游者，物皆游；內觀者，物物皆觀。我于壺丘子知余前所欲游而未遂者，若夢斯覺，若醒斯醒矣。

董氏世墓記

余嘗讀史至藝文志，所載堪輿家及青烏子等書，未嘗不以為積氣靈粹，有開必先其諸屢應鑿鑿，百見信有徵乎。余有事時，即慕吾松有沙竹二

之勝既而館于海上嘗浮海涉巨漕見所謂二國
蜿蜒交牙並峙又帶海環浦長波巨流委輸
無極余蓋異而嘆焉是真陰陽之會神靈之都意
必有賢者藏焉詢諸父老其上果有董氏御史公
之墓即今傳性之高祖考也塋且累世矣嘉靖歲
戊子其先大父柳溪公以配宋孺人卒乃以沙岡
之右卜宅安焉與先墓不甚遠一企足可望謀及
堪輿家良然乙未歲柳溪公卒其子五泉先生遂
率以合因念斯丘草創未備計貽遠圖宋克底緒
言至蘇蘇隕涕無何先生與其第六泉君又復先
環溪集 卷一 五
棄去其孤傳性與其弟傳教乃由東忍死躬闢蒿
萊鳩材聚良計徙庸工崇封列設表儀植松檟又
墻而垣之樹宇置守戒畊犁無交于道燕者弗得
斬刈丘木斯丘翼翼然飭矣工迄于乙卯十有一
月越月乃奉先生暨六泉君卒用歸藏禮成二孤
索南遷來居海上俱隱德弗耀至我高祖御史公
始用仕顯自後科第媲美彬彬盛矣惟我柳溪先
大父素履純誠績學懋脩弗偶于時仕止河南
或雖位窘其才然政不沉俗或于引去終完節自

高惟我五泉先君穎異天賦然才不自眩時時
鏡典則洞極玄微發為文章標古式經領卿薦高
等主司張文隱公與司成龔公並大奇之謂才可
經濟必將起而名世及上春官弗第再上再弗第
憤憤益奮然終弗第乃其心顧允潔持身如冰玉
不欲齷齪與世浮沉教家迪子動必標趨古昔士
論多翕然歸之吾從父六泉君篤行醇謹與先君
競爽亦攻苦力學振聲藝林矣又不幸蚤世先君
嘗泣謂兒輩曰吾門祚衰矣所望畢吾志者在汝
兄弟於平言猶在耳兒輩今猶不克振振罪有什
環溪集 卷一 五
言惟是立寔惟先大父克肇封域惟先君克承先
志傳性小子夙夜懼恐廢墜謹用嗣而尊之而休
魄所依慎惟有終惟公知我先君最深願一言以
識惟惟古之塋者衣之以薪不封不植至甚朴也
中古易之以棺槨幣帛宮室虞夏迨周浸遠浸文
益用緣飾已非古意要之崇死以詔生象往以表
後追遠敦孝豈不以厚哉嗟夫事未可一二言也
傳有之君子過其故丘則黯然而悲蓋秋霜春而
松楸在望游目感衷有能不見而戚者乎然時
世遠其情亦有時而既惟夫一德相承將昭世

美所恃以不朽者固自在也詎有既乎故曰德懋則昌實孚則光乃今見董氏之先垂裕燕翼而惟德是務而傳性之兄弟又整齊其世不徒以文章並雄于時明古飭行競競于當世之務行將起而光裕以綿無疆之休顧不偉與語曰世墓不如世德信斯言則斯丘雖千百世存可也

環溪集卷之二終

尾

環溪集卷之二

記

遊雪竇記

太僕卿雲間沈愷序

余刺明郡時長谷徐君令奉化每吏治暇往往談雪竇之勝余顧嘆曰以此名山而得吾長谷為主入無亦非天假之緣耶既而以職事次奉化長谷大喜爲余預治車從促之使遊余亦躍然從之乃從徐是岩入巖有重崖懸壁傍巖而行寒氣逼人若在水雪中行令人毛骨洒淅長老相傳每盛夏龍出蟠大樹頭輒雲起泉水沸湧俄成江湖漫不辯山上下居民時常見之然其事有無不可知山前有小阜突起萬松森列杉影錯落若含珠然于焉少憩松蔭在樹如嚮落九霄迥異人世至斗山有千丈巖漫布倒懸及半有巨石如大盤仰立泉激而噴如萬顆珠璣碎擊飛墜又如銀河瀉影從天而降至絕頂爲妙高臺東望太白西連天姥南引天台北跨四明諸奇勝隱隱在雲霧間臺寬平如掌可田可畊而老僧居之若中原樂土竟不知

下院俯視陡澗深不可測

入耳目所未見聞益觀奇矣宋理宗嘗夢見
御書應夢名山四大字其郡人司冠康僖公亦有
詩爲記覽既長谷飲余岩上酒半興豪縱觀水簾
瀑布真不減洞天長谷作而曰余言果不虛矣

聚奎亭記

聚奎亭何建乎曰以勸士也夫學宮有殿堂齋廡
之建制也奎而亭之制乎曰以義起也夫士之群
于學美惡因乎地賢否隨乎時盛衰係乎感夫有
感斯興而玩習怠志豈惟民哉士亦有之是故君
學以致道者志學之士也因感以成化者鼓士之

環溪集

卷二

稅也守令民之師帥所使總方畧廣教化與賢材
也太上以身教其次以言教其次假物以神其教
余備師帥之任材之不逮至遠也上之不能立軌
植則以率勵我多士次之不能闡明至訓搜剔微
言以廣我後聞士易由勸剋堂廡齋舍日就傾圯
而荒榛斷址使人悵然有不忍言者吏茲土者庸
追其責乎余實是懼于是謀諸學官子弟諸所敎
環悉掄材發工工以次舉又懼無以新耳目聳觀
視弗稱制作意迺相厭土宜爲亭於宮之南亭成
名曰聚奎諸生以時紆誦游息其間或者其有興

乎人今天文之聚也人天之微也是故厚靈者經
彩鍾異者流祥將必有純賢偉傑者出焉以應之
矣在昔有宋諸儒輩出灝洛關閩輝映後先故五
星畢聚于時奎見而文昭道協而治備

明興百八十餘年崇古右文敦彝迪典煥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斯其盛矣今鄆爲人材淵藪諸士子
往往摘華擷藻擷巍科服大僚非不彬彬然盛也
然豈無紹往詔來以文名世如閩洛諸君子者乎
其能是將群而居聚而游斯亭與榮焉豈惟二三
子之光其不能是將群而居聚而游斯亭與辱焉
環溪集 卷二

環溪西墅記

余忝祿二十餘年既倦遊又分潤跡不敢累
明時乃疏乞身賴

聖明寬仁得歸就溪上日以灌園爲樂無何海波
不靖避亂入城城中多煩囂終不似故居心厭苦
之所居迺遷而北稍東爲馬嶠寺寺古而僻臨于

又夢載又半為浮。若為委棄之餘業者。數日
主顧搔首謝不款。余顧嘆曰。人棄我取甘心焉。仍
厚其直。乃剪蕪剔。滑潦流滯。未免塵腐泓浮。若
造物者。始判清濁。稍稍其矣。于是選吉葺良緣。勢
象形。引水為溪。溪凡三折。委匝曲周。合抱若環。命
曰環溪。溪上植竹數竿。清風襲襲。可拂誅茅為亭
與古梅相向。茅蒼掩映。隱若薜蘿。沿溪植芙蓉。樹
柯他果。木不登數。溪稍西為小蓬軒。軒在水中。宛
若漁舫。軒折而南為臺。臺中為草堂。堂曰澄心環
溪集 卷二
堂皆溪燕坐其中。若湘江清曉。塵襟灑然。襟翼而
峙。左曰玩易深潭。右曰為漁小隱。堂以南架木為
橋。橋曰漱芳。漱芳而前。亭曰觀古樹。交加而亭
於其下者。曰款鵲。別水合流。而亭在渚上者。曰仰
鴈。仰鴈再折而南。列以三石。峭立奇秀。彷彿小島。
石面為樓。為洞。為牖。牖曰月窓。洞曰雪竇。而樓則
獨擅一園之勝。曰江城覽勝。倚樓四顧。近則蕭寺
寒烟。野田犁雨。不越几席。南望關關。聯絡屋宇。參
差櫛比。基布。應接不暇。北眺雉堞。嵯峨環遶。如帶
亘曠。一望無際。稍北。九山點翠。影影雲外。如

入。門極之陰。晴顯晦昏。且含吐。極態殊狀。舉在
目前。嘗聞之園圃之勝。往往不能相兼。務宏大者
少幽邃。人力勝者乏間古。茲園雖小。景自外來者
十九。固天然效奇。有不待人力而巧者。園成。城中
七八十歲翁。見而異曰。吾侪生長于此。豈知林壑
近在塵埃。蔽于昔者。顯于今。得無造物者。留以有
待耶。余僻山水。園圃之勝。自少。迨老不棄。性不善
治生。又不能取十一之利。俸餘或歲租所入。見勾
水卷石之異。輒思為園圃娛老計。所有隨手輒畫
不為一二日計。留余因記。廬文忠蘇公言。人生當
以時自娛。世事萬端。何為須。胷中曠然。無一物。即
天壤間山川草木魚虫之類。皆吾家樂事。余未嘗
不嘆其達。幸有茲園。一似山居。甚便野性。縱浪大
化。喜懼俱忘。若不知年之遲暮。身在城市中。興至
一遊。隣翁杜老。時相過。從持竿取魚。摘蔬薦酒。酒
半。或問他事。笑而不答。但較量晴雨。願歲豐。海宇
寧謐。為太平野人足矣。治園之工。計可百餘日。皆
因材于舊。取足于遺。侈則不能。陋則不欲。西墅者
何。東墅在舊居。言西亦無忘東意。而園亦名之曰
西園云。

劉氏後先隴記

劉氏之先起于後周。感于豐沛。至金紫光祿大夫。諸仕晦者。為五季從官。其子翊。宋建隆間。由秘書郎出宰鄞。鄞民慕戀。塋于邑之西南鄉。即墓為家。世承祀。唯謹。自後宗系日繁。散居慈定。又支分為二家。于墓者。零落不可支。然居慈者。子孫獨著。歷宋至今。代不乏人。率皆登華陟顯。翺翔中外。入則朱紫紛錯。出則車馬交馳。今之兩制。言世家者。必曰劉氏。且翊世元宗。潤色王路。為名卿。為賢大夫。為烈諫官。其稱顯而多賢者。必曰劉氏。其劉氏之

環溪集

卷二

六

先墓于鄞者。為豪家所竊據。無所辨識。其子孫語及。往往泣下。至痛咽不能言。或問之。故曰。吾劉氏家。世所不廢。墜賴祖先遺澤。在吾曹。俱忝祿食。而奉雨秋霜。顧不能攀松楸。一展拜。是何忍言。至是批荆棘。犯晨夜。博求曰。明之野。問所謂秘書郎墓。鄞中父老間有知者。懼豪橫吐舌不敢言。即有言。又吃吃不能悉。乃質諸士大夫。士大夫言如父老曰。某丘某地。某秘書郎墓也。又質諸他墓傍人。他墓傍人言如士大夫。輒指之曰。某丘某地。某秘書郎墓。于是白其事于部。使部使下之府。某善訟。能知

巧。為茲說之。萬方終不辭一帖服。乃以人偕至塋墓之間。見所謂祭且拜者。隱隱在。傍有斷碑橫卧草萊。字篆苔辭不可辨。惟曰某字明。然可念。某乃大慙服。終亦帖帖叩首去。訟成遂寢于議。于是司馬西川某太守。覺齋某率其子姓。殺牲陳俎。盛服。搢笏。羅拜于墓。為位而哭。禮成樹梧栽。檟。藝桑梓。墻而垣之。儼狐兔無穴于中。無交于道。戒樵牧毋得斬刈。丘。無何有竹一本。不藉種植。宛若天產。有頃枝幹繁。參參有逼霄漢勢。吁。是可以觀瑞矣。是舉也。劉氏舉族同心而承志克孝。務獲有成。則西川某。齋。協贊居多。是弗庸于弗識已。

環溪集

卷二

七

栢舟遺烈記

翠岩黃公。性佐理松郡。持平懸明。民不告寃。即古循吏。曷加焉。余竊意公。若有道之者。已乃睇其家。教。則有黃母太夫人。肫肫引誼章道而啓之。有成。當其時。余固知有太夫人云。無何。吾松南湖徐君。以侍御巡閩。事竣歸。余問巡郡國有孝子第第及貞婦。順孫庸可世式者。南湖具能道其槩。而于貞婦如黃夫人者。獨屢言之。鑒鑒若見。而頌不容口。

余蓋徵太夫人賢且貞而翠巖公之能官端有本
云太夫人年十七歸先大夫黃公公以春試下第
卒于京計聞太夫人輒號慟嘔血烈烈矢不欲生
舅姑諭之曰汝有孤在義安得死迺匍匐強起喪
畢屏華飾蕭然縞素孀居三十餘年竟不知有閨
外事熊丸茹苦夜篝一燈母子共命嘗撫其二子
曰吾忍死不即從汝父者爾其謂何吾思更苦也
二子用是感悟並起元宗翠巖公以文章名家出
爲循吏入爲才御史駁駁爲世名臣君子曰太夫
人之教也先是徐君以事聞于朝制下禮部議議
環溪集卷二

如令

天子于是命旌其門將以勸天下之爲婦者特與
盛哉余嘗讀柏舟詩至之死矢靡他未嘗不喟然
曰婦人從一而終以死自分固其所也然守節易
存孤難循之爲人臣者死節易濟人國事難肆觀
古今爲女婦者毀膚體以自殘非不毅然烈也然
計不足以存後徒死無益其倖而得生或泯泯無
所表見則又殞于蓬蒿而弗聞可勝道哉吾以是
知太夫人于君子有不貲之貞于二孤有教之遇

主上章明至隱龍被令曲祠之風聲將昭然以
賢祠往以表後斯不謂什光粹德永世並全者
世有男子不女者率多僂焉碌碌與時俯仰而終
無以令名顯不知何以具鬚眉哉

泛泖記

余自束髮時嘗泛泖而西出八九里外影影遙望
烟樹模糊水光梵宇相掩映而一塔玲瓏秀出雲
表隱隱若小蓬壺詫以爲異問之舟人曰環塔皆
水中有故土凝結爲丘塔宇繁焉潦不溢旱不涸
今古如一日真吾松一奇勝往余羈宦輟數往來
環溪集卷二
不一再遊近雖歸老又以懶病相仍不果遊茲時
及清和人閒景適興不自已又行與雨會或有尼
之者曰山陰雪興寄以天樂古何人耶少焉雨霽
孤烟裊風波影一碧若足練澄空明鏡乍拭泝沉
鼓棹逕造塔所登馬繞一二級覺凌空羽翼已翻
翻有欲仙意恨倦足不能升絕頂追惟少小時飛
颺蕩逸詎可復得降觀齋室及藏院並莊嚴雅潔
惟問之曰自佛無相智明者結廬于此諸凡銳志
鼎新得不廢墜余驚曰司成平泉公所謂僧名禪
行者非若人耶因與談外事俱鑒鑒可聽

示一卷。皆視皆高人題咏。益雅重之。戀戀不忍別。風漸作。舟不能東。避泖入港。去小崑山咫尺。山路頗坦。舍舟而興。至則寺古石幢已離。離傾。呂梵宇壞且重葺。宇後有陸將軍墓。傍有定菴曹公脩寺碑。碑中語大都謂崑山出壁而橫雲文章實山靈所鍾。讀之使人憐才懷古。欷歔不自禁。不忍再讀。出就僧舍。有僧玄朗。乞書泗洲塔院扁。漫以應之。仍乞書姓名。余憮咲曰。余非韓伯休。何相通。耶。天欲暮。回視群峯烟紫。隱見而泖波含風。浴暉頃刻殊狀。游目意足。猶沾沾必歸。嗟乎。事詎可以逆料。

環溪集

卷二

十

快足軒記

昔太史公表識諸侯王。論列驕奢。蕩逸明微。較著若為凜凜。至河間東也。則極其衰。嘉誦義無窮。未始不飭勵。兢兢也。余于輔國拙軒公。蓋深有感焉。

安丘王之孫。生而穎異。天性孝友。純心師古。博藝若滋。好施不倦。尤深精墳典。自金石竹簡之載。靡不博綜考鏡。雖狎習崇貴事。輒厚自貶抑。跡在周行。情耽僻野。濬地為園。建以草亭。亭以南構木為軒。扁曰快足。乃延致諸文學異等者。時時賓禮之。與之究心大學之義。至誠意章所謂自慊者。喟然曰。道其在是矣。何事旁求。因以快足名軒。言所志也。及稽其平生。率多崇實。左華誠。肫肫然不詭于正義。真若無忝于自慊者。不賢矣乎。今天下纓冠以儒名者。何限。往往誦法聖賢。篤言學道。口中皆周孔顏孟語。非不欲然異也。然叩其裏言。修而道。貌莊而行浮。枝繁而本剝。一旦遇事變。臨利害。情浮實吐。而首尾露矣。嗟乎。我是以知公之加人數等也。語有之曰。飮膏粱者。厭藜藿。居廣厦者。恥茅茨。是非其性也。習俗使然也。習俗移人。雖賢者有所不免。況生長崇貴中。能不為習俗所移。難不難也。且又進之以誠意之學。大人之道。聖賢之業。此其事尤人所難。公顧專情焉。其所造夫豈淺淺也。愷素聞公賢。人自魯來者。言如所聞。至即

環溪集

卷二

十一

乃為揚先生來教吾松言又如魯人至出所
快足卷觀之其卷中所載篇章爛然率稱誦拙軒
公拙軒公不休抑以見秉彝好德之公云

漢董孝子祠記

鳳峯沈子愷吏明州為嘉靖庚子越三月拜董孝
子祠見其豐儀偉貌棘棘有氣雄萬夫狀憤退而
嘆曰孝哉勇乎何其行義卓卓不撓也及取其傳
讀之乃見其遭母之變不啻不迫徐以應之竟藏
仇首以酬母志又若馴雅君子似不事乎勇者余
益愴然悵慕若想見其為人夫董母與王寄之母
環溪集 卷二 十一

善董寄之惡寄開而叩之竟毆其母死其母聞
無良而二母故相善也不待其母之死而先殺其
子子死母不能以獨存不惟并殺其母且自傷其
母之心不仁寄母死矣而吾猶依違不忍一決是
忌親之讐不義斬首祭母吾事畢矣當其時聞召
即起居然就聘前日之為母者庸非自為耶義而
非身今見斯舉也仁以全人義以雪恥貞以潔
已一舉而三善集君子謂董子之孝于是乎全矣
為之贊曰州既滴士無全人仁者有勇勇未始
二後人之子全人之親除虎報恥大義以伸王聘

就終始惟貞姓以孝著邑以應名于千百祀
柳厥靈

秋夜聽琴記

八月辛丑之夜燕集于都諫白灘張公端毅堂樂
作酒行主賓歡甚良久斗柄橫空月影在地群起
欲散都諫進而言曰余有一童子頗善琴願鼓以
試聽可乎衆皆唯唯遂命取初則絲絲最長繼則
縷縷延延乍巨乍細或合或睽舞幽谷之素風林
高枝之零露既婉而曲復淒以清問之曰此梅花
調也雅則雅矣未稟其大願置而更其操于是鳴
鳴咽咽若戀若慕棄婦去而何之窮途迷而失所
抑若未伸鬱若未雪憂深思遠誰因誰斷問之曰
此九歌調也方今

堯舜在上雙龍滿朝志得通行何所拂情而托焉
以鳴願聞其他乃復焚香肅几更調改絃輕歌飛
商流聲激徵若祥鳳求凰若文鴛逐侶若環珮振
玉而並衡若颼風在竹而奔鳴悠悠緩而不迫洋
洋洋而不淫耳既灑然心隨以舒不覺神思飛越
而塵襟煩慮銷落者過半因嘆曰關雎一至此乎
情性之正和德之中文王由之以正二南孔子叙

之以始風化至哉樂乎。夫大矣。子或者其
于斯乎。于是坐客擊節。群伎退舍。嗟乎。使人入告
如童子。使童子皆如此。惟此之攻。而諸所弗尚
則雅音進而鄭音微。欲心平而躁心忘。古樂其有
與乎。諸公皆以余言爲然。遂謝主人而別。啓戶視
之。月已墜西。而漏且報午矣。因次其語爲聽琴記。

靜思堂記

國家樹屏列藩。天下以什數。浙最大。浙派支爲郡
以什數。寧最大。且寧帶江匯湖際海。通閩抵廣。
又通倭夷。諸番珍奇輻輳。漳人越賈。飛橋利棹。率
環溪集。卷二
雜亂相囂。呼雖法令。周所禁禦。又民矜負。棘伐習
于告訐。巧法取勝。莫可窮鞫。胥徒之屬。舞文玩公
法。善操弄爲奸。稍不飭。動鮮不中。故寧于浙又最
難治。郡守古所謂吏民之本。將以奉宣德意。緩勵
元元。振方畧一統類也。君子不易民以成化。仁者
不諉難。以自安。故思者守之上。務治之至本也。子
產曰。政如農工。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
無越思。如農之有畦。子產不諉。鄭于難強。故思義
不忘。以思爲政。而經緯有度。天下至今稱之不惑。
宅次君子蒞政有堂。退省有堂。出則脩令以振。

入則靜思。以反躬。故靜無妄而動有章。余承乏
所。茲救化夙夜嘉與。二三同志臻于王路。而暗
郡維艱。又懼材力弗競。往往齟齬難合。余故退而
思之。虛心以求其瘼。端意以揆其方。至吏治民隱
與夫夷惠物情。罔晝夜罔小大。罔不悉聰。殫力其
有便有不便。因心以繹治。緣內以坊外。期不愆于
官理。故思者動之所出。而愚昧者之所以自鏡也。
俾曰思則得之。弗思則弗得也。庸弗慎與。乃若任
情適便。德意弗宣者安也。冒祿廢籠。民隱弗恤者
竊也。術材私能。治虐弗周者殆也。有一于斯。弗思
環溪集。卷二
甚矣。噫。後之君子。履斯堂者。其庶幾諒余之心哉。

蘭園燕集記

蘭園者太卿中方范公所自治也。越在城邑。既清
且嘉。隱然有城市山林之雅。亦吾郡一小蓬臺也。
公才雖乃奇偉。然情耽僻野。乃於仲冬之吉。醺酒
琴瑟。群會于此。合主賓計有七人。蓋追竹林之遺
勝。踪建安之名流。但憚以衰。復廁于其側。愧非其
人。當其時。青松在榻。白雲爲侶。長嘯則猿鶴夢驚。
呼尋則薜蘿烟裊。又面挹澄潭。山光水色。掩映如
畫。而諸公一時興至。才豪駿發。逸思時抽。飄飄乎

有風人之想不可抑遏矣公喜而作曰是年也
接燕好通殷勤將聯異以爲同諧情以協義
循無所表見不幾于泉石姍笑乎乃探韻俾各賦
一律賦就無論野老諸公俱辭旨清逸並造玄乘
未幾琳琅滿帙而騷壇生色矣于是沈子愷曰今
夫吳俗燕會不爲少也率多以侈靡相高水陸雜
陳絲絃鼎沸雖留連竟日終不作一詞家語甚則
談諧雜俗譁浪無度獻酬不典既非所以秩禮文
且道之不惜矣嗟乎聚若傳舍散若風雨昨日之
事今日有弗知者矣合席之人離席有或忘者矣

環溪集

卷二

七

其何以爲訓吾乃知公今日之會其加入數等矣
座無塵侶禮不沈俗一切可悅富貴人者概不好
動以詩歌相倡和蓋自蘭亭以來此再見也使敦
本刊華人人盡如吾公踵芳襲美繼有作者亦盡
如今日大雅有不興古風有不復乎抑可以風世
矣諸公名姓具在各賦詩之左不敢槩述云

瑞桃記

余嘗竊謂天下事發于不測之謂機成于無心之
謂感感乎之神若交臂接耳不嚮答而應至彌捷
矣故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又曰山川出雲有

必先昔傳紀所稱述亦既有聞矣秦氏世家
上其先皆朴茂純誠以積善聞至曉江公尤篤學
能文雖不偶于時而兢兢砥名行望重於鄉人曰
公不自顯當必有整齊其世者出焉以承乎其後
比今大行鳳樓君年方華盛肫肫以古道自將爲
文卓純然有兩漢風見者爭奇之曰此非所謂瑞
世以光邦家者乎當是時園植有桃質幹並瘁委
棄于籬落間已二紀矣其不爲燹下之薪者固有
待也忽焉再榮榮且花且盛綽約奇麗秀傾群
美此其事非獨海上所稀自宇內亦不多見余聞

環溪集

卷二

七

廣陵芍藥有金帶圖花不易出出則其地必有純
賢備傑起而名世夫花故榮也但不恒出耳出則
猶以爲異况瘁矣復榮枯矣更茂不循異乎是故
園桃方華而進士泥金之報且至矣夫瑞之鉅細
而感之小大隨之上自麟鳳龜龍以及羽毛角體
昆蟲草木之異蹈德履應自古及今其效靡爽也
吾是以知鳳樓之瑞夫豈虛也由此而進焉耳目
爲侍從爲賢公卿而奇勲茂烈要之掀揭宇宙震
古今以圖維不朽者未必非是桃兆之也在宋
王晉公植槐于庭而曰子孫其公未幾果協所期

城且爲之作記。若有詫其異者。余則以爲未必然。蓋以人而要于天者易。以天而感于人者難。王同有心于槐。而秦則無意于桃。况物之至美者。其華實性。往不能相蕪。語有之。荔枝則無奇葩。牡丹則鮮佳實。在物理固然。今君且蕪之焉。知自求伊祐者。不舉萃于一家。而移之以壽晚江公。不自今日始耶。

遊東園記

余東園在舊居之北。地遠塵境。宛然林壑。余甚宜之。以倭醜剝亂。不復故態。然宅徙而園存。乃重理

環溪集

卷二

六

荒穢久之。稍稍葺矣。適仲夏四日。會東野呂山人句章。沈山人丹石。張公子。有來自明二山人。並擅名藝林。而公子能詩。又善繪事。皆不易致者。余聞而喜曰。園方就緒。而高人適至。從天來耶。喜躍如狂。沈固通家。而呂張亦一見語合。若不作生客。乃從蔬圃入園。有亭方坐。亭上吸茗。山人問余曰。子文也。顧學圃乎。余曰。物不腆而味有常。吾愛其朴。出圃入柳堤。堤上五柳一碧如染。山人曰。柴桑風味盡屬子矣。子而此肯向人折腰耶。沿堤而橋。武鳥環溪草堂之聯。有燕尋舊壘及客。

抵掌曰。無乃爲吾輩今日言邪。遂各賦一律。詩但清絕。公子且曰。吾將繪一圖。以紀一時之盛。可乎。余曰。摩詰詩中之畫。道子畫中之詩。魚與熊掌一時交得。非窮兒暴富邪。乃命僕呼酒。各觴以大觥。且觴且詠。穿竹逕而入。時新篁萬竿。湛碧參霄。新過下舊者什九。山人咲曰。使男兒皆如此竹。不自強邪。竹徑稍東。爲梅谷。梅谷之傍。有蕉樹。蕉一枝垂垂下。葉如荷。瓣中結甘露。群取而食之。甘曰。此天漿也。除生仙島人間則無此味矣。又數武爲棟

環溪集

卷二

十九

塘上則濃陰密布。下則水光掩映。山人曰。此何異山陰道中。班荆而坐者。良久。又東爲小橋。去橋咫尺。爲洗墨亭。亭背有古石。可丈餘。于焉少憩。命僕謝酒。摘新筍烹茗。酌言嘗之。風颯颯生。兩腋茶罷。步新岡。群步若飛。余亦追隨。不倩人扶。翩翻舉也。衆咲曰。此老不老。循岡而下。爲鏡光亭。亭在水中。坐觀九華。如芙蓉落鏡。秀色可攬。結九華者。蓋祖于謫仙。宗于坡老。而因象命名。則余意也。自分愷何人。斯敢竊比于二賢。亭東爲爲漁亭。網罟在戶。山人曰。子圃也。能漁邪。曰。吾得漁道矣。遂撒網。

魚網得其一縱而舍之洋洋焉衆惟問故曰吾意
在適不在得顧觴余酒咲曰子學漁得漁道邪溪
有小舟迴流而上兩湖閣閣界于兩湖之間涼氣
逼人即暑中冷冷若有寒意忽聞短笛橫霄如戀
如慕余訝曰鶴南飛也此聲何爲乎來耶時已當
午乃登大觀樓樓當一園之勝命童子進餐餐無
殊品多澗毛野錯味不腴而味有常客亦不厭餐
畢觴數行群興益豪呂山人出懷歸詞讀之不獨
才情清逸而人間物態模寫殆盡亦清平以來一
絕倡也遂摘一二命童子歌歌以佐觴群起交和

環溪集

卷二

十

若天籟滿空聞者不覺絕倒時日已酉而陳子五
松五雲忽又携蒲酒持生鯉來余曰三徑二仲來
何晚和吾不罰以酒而罰以詩若詩不成得無有
金谷之例乎遠信口各占一律亦清越可誦仍觴
以數觥更酬迭勸並沉沉醉矣諸山人興猶不減
乘醉北上竹岡清陰夾道登絕頂北望九山點點
如畫循麓而東坐曲水亭曰蘭亭可念王謝不可
作矣又循涯而東坐石觀水水清淺可仰藻荇下
上了了數公子顧謂余曰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
時信有詩矣而圖爲之誰耶余笑曰屬之子矣更

席竹間持羽觴縱飲飲而笑而別曰人
日之遊樂乎呂山人曰余遊海內二十餘年矣其
稱名園者何限罕多臺榭錯落木石炳耀至窮巧
極妍吾恐外美炫而本真亡矣未有若茲園者景
自天成百年古木淵源活水不假人力譬之有三
美人其一冶容靚服脂粉塗抹非不耀人目精然
終不離外飾其一則冲淡閑雅質本天成愈玩愈
不可厭君子其能辨之乎衆皆笑曰與其治也寧
淡遂書之爲記

重修松江府儒學記

環溪集

卷二

廿一

國朝學校徧天下蓋秦漢以來所未有也松自邑
升郡郡故有學學居郡城之南協氣攸鍾而峯泖
之秀萃焉士游息其間往往奮危科都崇煥而以
文章德業顯者不可勝算然學宮歲久日圯救
而修修而復救近又修又救如此者
國朝計今再且三矣郡侯豫章洪溪袁公承
命來守茲土公以文章名家刻意問學敦崇文教
蒞郡以來時時課諸生而較其尤者與之闡明理
道陳說詩書直示標的雖霜晨暑晝不廢至隆且
旱矣然學宮弗振起而修之非所以隆至道而

大化也公乃晉諸生而告之曰松故文獻之邦斯學也嘗稱于天下矣今圯敝若此何所聞弗稱也二子子盍思所以還舊觀諸生踴躍奉教時郡遠困乏民生瘁感然察政後先無急于學終不以貧故輟工出所積俸金若干乃于戊辰三月之吉經始鳩匠庸功督委程能屈力殫慮以次修舉若先師有殿啓聖有祠明倫有堂自兩廡以及戟門坊牌並化腐爲新沉沉翼翼靡弗餘矣魁星樓之右列而爲牆堂以前門以外壘而爲街並渙小成大井井肅肅靡弗葺矣猶慮諸生游息不足以居又

環溪集

卷二

廿二

焉宗聖號舍十楹焉明德號舍三十楹將靡宇弗治靡用弗周下至黜陟丹漆靡不以法功訖已巳九月之秋士安于居民聳于觀公乃行釋菜禮以告先師禮成再晉諸生而告之曰二子子知所以學乎夫學也者所以學爲聖與賢也聖賢之道豈遠乎哉本之身心焉耳若言修而道費枝繁而本剝雖日日誦孔孟談稷契奚益耶夫士之修也猶女子之貞也未有不女于室而婦于家者二子子其無侈無蕩相勸以善相規以德使仁義之道立孝弟之行著廉恥之風敦即他日奮危科而出樹

厥勲猷無愧古人矣又揭陽明先生座右之言所論以已意是其教殷殷厚也已而合學師生頌展采修儀造舍問記于愷以紀成績愷曰洪溪公亦既有言矣余復何言嘗聞善爲政者政先士政先士其效風草也其不然政先吏政先吏其效靡幾矣余嘗讀漢循吏傳見文翁之治蜀也飭勵諸士平風俗之日滿而古道之不復見于今也乃今見公啓先王之途休三物之義肫肫希尚往哲期之以大道蓋實乎而華見本固而枝昌其視徒飾華標而報本之學一切不講者異不異也我知

環溪集

卷二

人人得通于學又修起學宮與之明經錫行焉郡化行至比齊魯微庸比績上下數千載僅一見也大郡郡邑之長任師帥之責所以爲士登軌而章則也語有之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去古漸遠教化凌夷雖有師帥之責率多期會于簿書之間苟且塞責日望遷秩以去若脫傳舍焉無修公加人數等而與文翁競爽矣嗟乎使環天下而爲守者尽如公之教環天下而爲士者亦能尽導公之教風俗寧憂不厚古道寧憂不復乎公蒞吾

此專以修學言舉其大者餘可畧也其來問記于
愷者譚教授夏大勲率諸僚及門下士傳汝舟金
見龍奚夢芝張宇等皆聯口頌功若出一詞是不
容以不文辭

應會堂記

往余始吏江上過石龍城陟雷岡之墟觀乎其下
有司馬一溪翁之居在焉江上盤礴蕭然不類凡
宗愷作而曰曠哉遐乎其君子之息乎乃造其廬
問焉公曰余世家于喻之水北在昔逆濠肆亂大
江以西野無寧土予適按蜀歸先君子謂余曰不
去得無求王璘之太白我乎乃遷于郡城卜于雷
岡之下居焉適有隙地鞠為荒埏無所于爲有司
議欲問所主聞諸二臺二臺報如議余即昂價以
須闢而堂之堂成會先君子壽屆七旬方以爲祝
而御史之封章且下矣尚書見素公名其堂曰應
會是識其畧也今其會而應也亦晏矣子無言乎
哉愷不敢以不文辭蓋嘗聞之時也者難得而易
失會也者有期而必至而事之出乎倖會者可以
偶一爲之難乎其爲繼夫人孰不欲昌大爾宇然
常與頽睽不能盡如人意况怵惚避難之時詎能

環溪集

卷二

廿四

公夫人棄我取而還擅夫雷岡之勝異不異也人
子之心孰不喜親之年然而養弗及者何限又詎
能必其堂適告成而壽乃屆期乎壽固樂也山中
六七十歲翁往往能道含飴弄孫事然有帶布終
身不沾一命則雖康疆爲百歲叟其爲心與爲子
之心庸有樂乎榮遇弗論也仕而蒙穢負垢者夫
豈少也又詎能必其信乎于

君至

天語褒嘉使聲稱流于當時及于後世吁豈易言
哉蓋偶一而會焉者天也其所倖致也會而應應

環溪集

卷二

廿五

而數焉者非天也其所自致者也公之立朝自我
得所聞公之居鄉自我得所見先是校閬蜀特憲
歸經烈烈不阿及其鄉居也持身高潔樹軌植則
風節凜凜不可犯居間惟結廬種竹臨溪賦詩門
外芬華事視如疾風雨不顧是公之所恃以有者
在德不在居而校之所向天故應之矣其視無故
之獲而倖焉構會者何如邪詩曰君子有穀貽厥
孫子以余觀于我公其所遺也亦既多矣行將爲
天子相臣洪庇萬間以被光天之下則是堂也茲
其兆矣非直燕冀爾後以綿簡氏于世世公聞

躍然曰是可以識矣遂書之

雪日登樓記

季冬月朔風寒氣肅同雲密布雪則大作自曙達晨浸寒盈尺有客句章沈子適在坐愔顧與之言曰余有小樓越在西墅盍往登乎但苦寒耳句章興亦豪遂與之偕乃登樓徙倚時則萬籟無聲人影俱息惟見飄素凝白因物鑄形北望城堞環帶王障橫空林樹珠璣錯落浮光欲墮傍有古寺彷彿現官而民居萬落若水晶仙宇羅列左右久玩遐眺又若乾坤瑩潔浩無瑕滓宛與至人游于六合之外不自知其身在塵境也余乃呼童命酒以飲句章且曰茲非梁園鄧枚重客胡爲乎來邪有雪無詩庸無負乎昔文忠公在聚星堂得雪約客賦詩云不以益玉鶴驚爲比不使皓白解素等字落句予能之乎句章唯唯言未脫口詩成一不犯蘇禁且閒雅自得真倚馬才群起而賀愔欲強和終以無益效西子徒使人笑沈即呆也遂開筆罷吟無何有四三客亦淋衣濕帽乘興而來時雪益甚句章興益豪仍呼童滌鑪作骨蕙羹于是群坐熾炭且烹且飲飲且無筭句章顧倚闌對雪至終

環溪集

卷二

其六

陳氏嘉義祠記

水西陳公諱沐字希儒水西其別號去世鄞人忠諫公之後少負奇氣日記數千言業明經弗售于有司因情耽詩酒若托焉而逃者刻意于淵明集偶讀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之句作而白賢者固不可測有如此晚築室于慈湖之右讀書其中扁曰水西樓深居簡出必多所吟詠所至顯貴人俱折節下之計所著有水西樓詩集上下卷及外方醫學行于世天性至孝事在顧文僖公傳中茲不贅述事伯兄濡甚恭自少服食不相違朝夕依依如左右手足嗜酒嘗夜醉墮水田中致病患拘縲若手足不能展舒又臥牀褥一切家政公代之理鉅而賓祭燕享小而米鹽薪水事事在躬一

環溪集

卷二

其七

頌其心初以貧故不能為家耽耽儉勤卒能化
商成豐事兄如事父凡兄所欲罔不曲從製一衣
問所廣狹進一餐問所增損及卒棺殮塋祭務從
其厚視其女若所生擇配為之嫁嫁儀極其豐腆
憐其無子又擇所宜者為之後且教育彌至俾不
失所此其事不惟明州所稱世亦罕麗其子茂毅
顧于墓左結一草廬為祠祀之會學憲今尚書古
和雷公行郡郡合兩學以事聞雷公喜而名之曰
嘉義祠蓋嘉一人以風夫人人其意固已遠矣嗟
乎事未可一二言也夫自伐木之風息而角子之

環溪集

卷二

文一

怨與斗果尺布之誼已有聞矣余每為世道歎
久之乃今見水西公也友義卓卓敦本以崇厚剪
浼以培淳其事約其聞彰其動微其風廣使為人
第者友義盡如水西公而為人子者孝道盡如茂
毅古道有不興乎抑亦可以勸矣茂毅字吉甫號
雙江積學好脩為廩生名振藝林余嘗知明州識
茂毅子于學官日望其起而用世蓋需以有待云

甘棠隆澤記

余嘗讀漢書循吏傳所稱述多郡守而龔黃諸公
著跡其政並守職循理剪浼培淳即千載而下

而義無窮此豈有異故哉要之善政入人之
而民心之感真若赤子之戀慈母一固結而不可
解嗟乎古今人豈相遠哉吾于澤門公而因以知
古今治道之幾也公荆產愷愷嘗忝竊楚藩知公甚
習公自少朗秀才鋒峻整下筆玄言獨契人人自
以不及聲稱籍甚家故顯貴絕口不自陳其家世
兢兢砥名行初以進士佐理吾郡振紀飭法持明
懸平及攝邑篆治若烹鮮無不犁然當夫人心改
推海內第一

環溪集

卷二

文一

天子召為諫官居諫垣嶽嶽不阿言出動關國
義之所激雖勢熾燠灼敷執甚毅不為動終以忤
時出補嘉州未幾仍佐理吾松人若為公不平公
顧嘆曰吾道固是也及至政如往轍續加異焉而
青天之謠已風動海上矣無何轉蘇郡少府仍攝
松郡事部使才之會松缺守吾民率又群然喜相
告曰吾翁前此理郡猶之佐也未必不可厭于所
其拙也猶之暫也未必久于其職安得晉之守儼
然辱而臨之吾屬其有賴乎既而

命下果然民乃大悅蓋公宦松久閭閻情狀雖事
生肘腋間纖細知也肫肫志在休養諸所規

民之便，雖軍需告乏，亦不難之。晨起上堂，余曰：「九目無遺接，嘗庭集千人，得公片言，無不叩首服。日未亭午，吏散庭空，松影蕭然，終歲無一役持片帋下里門，而吏門父老得醉，逢飽嬉于大夫之邦。若不知有官府事，豈不早郡人大恐，公乃齎板輿，變貌更服，殺禮省刑，惻惻劇劇，至弥康矣。天乃人雨，嘉禾茂遂，歲其有秋，政雖精明，乃其心顧坦夷，無小大無貴賤，推誠不貳，率出由衷，一不為矯視，以悅人，以故自下車以來，拔沉溺之民，而措之社。」

環溪集

卷二

廿

席之上，當彫敝之餘，而貽之以和平之福，此豈易言邪？環海內而為郡者，何限得一賢大夫焉？未必為吾郡所有，為吾郡有異矣，未必其去而復來，去而復來，異矣，未必其再去再來，且至三，此其事蓋千百而一焉。大都人情感斯頌，頌生于感，感生于澤，感之久，近往往相，澤之淺深，在昔召伯以文王之澤，宣布南國，至使人感及甘棠，而不忍翦伐，蓋感在人，不在物也。夫召伯一巡行，直過化之間，非至德也，又能使感及其物，至不忍傷，况公莅茲土，不獨一再，再且至三，是公之陰佑吾民，迭

不為不厚，而夫人之蒙公之澤，淪肌浹髓，不為不深。其為東海之甘棠，固在今日，繼是而往，晉之中丞，保釐南國，而大江以南，罔不沾被，凱澤而東海之甘棠，行且滿江南矣。上之而入柄政，樞相維明，辟壘宣化，原凡光天之下，又無不沾被，凱澤而南國之甘棠，行且滿天下矣。惜為之記，抑難，請，信為記。

環溪集卷之二終

卷二

三

叙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九重奏績序

沂東公守郡三年，泌則古昔，令不務華，政不沉俗，澤被海邦，益育群濡，至彌廣矣。景化既宣，時將報政于

朝，上下依依，百姓若離乳于母，士大夫若微鑒于室。胥史若視燭于暮，相顧咨嗟，願留而無所于計。其能言者，則又矢音載歌，爰頌成績。沈子愷曰：吾

環溪集

卷三

一

于別情而知人心之不可強也。余嘗讀循吏傳，竊疑太史公論事濶疎，不能敘述。孫叔敖子產諸人之善，其所表見者，無甚卓異峻絕。若有不快人意，既而夷考其時上下恬熙，市不貳價，道不拾遺，至野老童穉，猶不忍欺。又何其良于治也。余乃今知植內者不炫名，務大者畧細務，而太史公作傳，其意固有在也。公以海內文人，前入臺為御史，彈蹇糾橫，務鋤民穢，棘棘不阿。及蒞吾松，輒又嘆曰：民吾矜厲也，而毛鷲操切之務，民不可使矣。如長民何，願以清白自持。肫肫務與民休息，鎮雅黜浮。

儉汰費，及西土之警，大司農告匱而儲峙尤仰給

東南，亟之則民病，緩之則國憂，公頃兩重焉。私慮

却顧曲為足國裕民之計，譬之病羸之人，奄奄如

綫，酌其標本，相其緩急，不藥之瞑眩而徐應之以

中和之劑，則元氣培而仆者起矣。故其在郡三年，

歲不被災，庭無留獄，野無夜吠，善政種種，山謠野

史可采而知也。今天標俗樹聲，以自見者，夫豈少

也。其行事不至于可愕，則至于可喜，可愕者往往

起于好異，固非為民至慮，而可喜之政率多媚時

取容，又非貽天下以禍，乃今見公以至誠御物之

環溪集

卷三

二

心濟之平易近民之政，初若落落，要其至使君子得行其志，小人得安其業，澤濡惠沃，于于焉而不自知，可不謂斤斤古之循吏哉。公行矣，士民無以留，日夜惟望公早柄大政，以和四國，願公無忘我海邦，竊不自外，繼當擊缶咏歌太平，以紀始終。

唐賀秘監序

余嘗乘舟於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傾石虹，襟帶碧流如染。至含嵐浴暉，頃刻殊狀，殆不可攬結。愷乃見而嘆曰：意必有異人宮焉，不然何其山清水麗，一至此間之乃。唐秘監舊宅相傳。

三十里曰賀家。批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高標清氣。彷彿于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鄣人。唐進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天寶初。夢遊帝居。數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又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歸且放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執不欲富貴。秘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不齒也。顧辭榮。耽寂。逃儒歸老。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定則無不足。所望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源四十年。不知有

環溪集

卷三

三

城市。叔敖聞其賢。言于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歸。歸又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與食飲甚適。覺而歎曰。叔敖其敗余哉。未幾。王召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王。王召責之。華免冠謝。則復歎曰。叔敖其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追之。返其位。叔敖曰。弗可追已。弗可返已。王使人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遊帝居。與胡華子之夢漁。際而情一也。獨胡華子之夢漁。則寤其夢為楚。則弗寤。至為執珪。不善事左右。然後去亦晚矣。若賀監。位金馬。與清華之選。甚重。

矣。至一夢遊帝居。即寤。即托焉。以歸。即不復返。其賢于胡華子。亦既多矣。

六朝詩序

叙曰。詩以徵言。風諭緣之性情。三百篇尚矣。風逸而不蕩。雅麗而有則。頌簡而統要。義例不同。體裁自別。漢之蘇李。因心師古。獨超玄乘。故其為詩。辭質而腴。興近而遠。雖慷慨激烈。猶有三百篇之遺。魏則直舉胸臆。開曠清遠。雖存之隱冥。而風神猶振。晉緣情述景。机秘太露。且縟靡未刊。而格致漸衰。下逮六朝。去古浸遠。風流日下。倡為聲律。靡然同風。蓋偶麗俳巧之習勝。而溫柔和平之體微矣。夫作非神解。詩以感興。攻尚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故騷者古之變。選者騷之變。律又選之變。其習愈勝。其變愈奇。今夫論詩者。往往祖尚唐人。片詞隻句。流布海內。爭起濯磨。屏棄前好。至白首吟哦。務追並軌。其容詞音響。稍落凡調。不類唐語。輒為廢詩。棄去弗錄。嗟乎。唐固足尚矣。然錄簡窮宗。要有所自。溯流達支。豈無本源。故唐律者。後人之軌範也。而六朝者。尤唐之所自出也。直以六朝用文以掩質。故始出而未全。唐人由質以成文。故體

環溪集

卷三

四

備而並美唐太宗雖以英發蓋世一時廣倡
極厭要之不出隋陳之習而凡其獵秘搜奇洋洋
可聽者齊梁人又皆先為之矣衍而極于少陵大
白風格體裁曲盡其變而詩至是彬彬然盛矣無
亦六朝者乃武德之先驅開元天寶之濫觴乎楚
人有欲知海者不即指海示之曰黃河砥柱此海
之源也盪而百川蕩而江漢雖其洪濤巨流變壑
百出則固黃河砥柱之支也知唐詩之為盛不知
唐之所自出殆之百川衆沚而忘其為黃河砥柱
者矣惡乎可哉長谷徐子素善詩悟漢精私契魏

環溪集

卷三

五

本宗而猶屈意斯集者夫豈漫有所及也將以備
天下之大觀因以章唐律固有所祖云

送少宰平泉陸公址上序

天之庇祐人國篤生名世之賢其所繫夫豈淺鮮
也要之其出其處而國之治忽隆替胥此焉繫語
有之國以一人興是故尹就而殷昌呂入而周熾
亮佐而漢延安出而晉定自古明徵可攷而原也
若我少宰平泉公者愷固竊慕而欽異之焉公負
奇抱標擢絕藝蚤以文章高一代然公不自有顧
先東道式經迷則古昔脫脫剪流培淳務以仁義

孝弟之行表諸東海入詞垣動不沉俗對人如鑒
帖綏不和一語遇不當意口雖不言激激厲形于
色時有柄政者擅威福以侮弄天下無論中外爭
出其門率多巧伺取容至飾貌之禮違心之詞交
致于前務悅其意公獨嶽嶽守恒度不為動或異
而問之曰人之性猶夫貌也妍醜短長生于天詎
為人移耶終不為動既而見時事日非遂飄然引
疾歸歸則治園于鶴城之右日沉沉杜門著述而
雄篇大章已凌琤後先然隱約如處女一不炫耀
當其時與公同登者俱赫赫都崇峻位卿相顯矣
公獨蕭然如筮仕時一官幾十年不遷部使廉其
高薦者歲無虛月而公益高臥或勸之一出公頌
笑曰吾道固在也胡榮通耶胡醜窮耶已而
先帝勵精銳治鋤穢屏惡故所握權者一朝罷去
乃思惟舊德拜公為南少司成公起而誕敷文教
端軌植則名日起旋轉官諭晉秩卿兼大司成文
教益崇敦本左華率以身先之名日益起士方向
化而少宰之命下矣會
皇上御極興道貴治更化維新以臺薦促征軼欲
應命遠舊病復作乃疏乞在告不報再上再不

環溪集

卷三

六

報乃號乞休言甚凱切言官願奏以為

聖人在上會惟治朝不當使高賢伏在田野且公以文章道德儀刑天下豈庸庸未究所施聽其自去下所司議竟後言者旨公聞而喟然曰

君命也其可再違無已戒途行于是沈子愷拜手颺言曰嘗聞之貪夫徇利曲士徇名不極不止近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為家俸門一開趨者如市甚則偶涉華顯旦旦屈指數還期即日就衰暮老矣猶時時探除拜望超歷者不為少也余每為世道歎歎久之乃公則見可知難以時進止絕然不詭

環溪集

卷三

七

于正義雖古聖賢出處之道又易加焉我是以知公茲行也蓋於世道有潛補焉夫今之吏侍古之少宰也所賴丞弼將以所賢所不賢而黜陟之以聽成于王其責至彌隆矣不有貞臣曷其攸濟昔者唐韋紀為少宰抑浮先行而流競頓息顧自謂侍郎為重臣若與宰執較量淺深一時聲稱籍甚公以協常綜變之才匡時經世之學無之進退不移之操其炯聲茂實又當十倍于純矣况公職在諫諍而端人正士尤不可不在

君左右公素養完粹言言字字動皆藥石焉

以伊川之告君者為今日告此其行我是以知公不獨輔

君德賢國經匡吏治而異日之相業弼成無疆之化以垂不朽之業未始不肇端于此昔人謂武帝善惡之機決于汲黯一人之進退明皇治亂之機決于無逸一圖之存亡自古大賢之在人國身重于宇宙故天下待之甚尊期之甚隆其未出也憂不以一人憂以天下其既出也喜喜不以一人喜以天下然則公茲行也詎不為世道慶而重為中外賀耶

環溪集

卷三

觀風圖咏序

仰山尚公按吳之明年政行紀肅頌聲四馳聖天子方思全材以咨化理士民懼公不能為一方久留憫憫若無所抒情其文學某某以文字遇知于公感戀尤亟乃繪圖乞言有衆載歌爰頌成帙愜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古巡狩之典廢而省方觀風之寄責專于御史余讀秦漢紀御史出監郡國之儀其條章烈烈嚴矣在昔已然至我朝體統益尊貴望益隆今夫官之華要莫若太史與給舍然太史能紀天下之事而不能言給舍能

言天下之事而不能行其能記能言人能行莫若
今之御史出而提尺寸之印專制一方而列郡州
縣綰綬束帶之吏立庭下唯唯聽約束凡職事以
行無論揚激國家之大計生民之利病所便所不
便可拯救劑量御史得以行焉是御史非言之難
行之難職行道亦行矣嘗聞公自少秀穎超然慕
古之道為文章爾雅在先秦兩漢之間發解省闈
海內文人罔不推先仰山仰山云舉進士理郡有
聲召為御史復介矢直彈繫鉤穢獄獄不阿會倭
亂

環溪集

卷三

九

聖明軫念東南乃簡公監吳公肅將

明命夙夜竭聰殫慮按松首肅其貪吏蒙民置之
法風裁漂漂時倭寇初遁去人情涵涵方虞其復
至公獨單騎行海上選精銳三千餘人分布要害
數忠倡勇慨然有澄清東海之志柘林川沙故無
城賊往往長驅擄為窟穴公乃疏請設堡置所
邊防孔固人人言戍守便矣持法雖峻乃其心平
恕其所平反者無不犁然當夫人心自倭醜不靖
野無完土國賦猶之告急公奏留漕米五萬餘石
其流徙無依者又出方畧招集願受一廛者以萬

公至嘉隆文士拔其尤知不失人學宮就比不勝
一民不虛公帑一錢而調度得宜新故翼翼然改
觀矣此特識其一郡一邑及耳目所親記者其他
撤猷大政載在有司之紀又非一郡一邑之所能
盡也夫觀風使巡行于天下不為少也要之急近
功者先搏擊而事操切務悅人者崇虛飾而乏遠
圖是故譽浮而實寡名溢而惠不流鮮弗弛且匱
矣乃今見公狗國不謀其身直行不詭其志古之
所謂真御史者夫豈虛也是固宜其感人有如此
我是以知公此行也口碑在道路尸祝在人心士

環溪集

卷三

十

民日夜懼事竣無以計留率又願公早柄政樞康
阜民物以和四國行將以奇勳偉績銘之太常登
之史氏為千百載觀風者之勸

送石泉李子北行序

李子石泉應貢遊於上都濱行別余石龍城之東
門乞所欲言鳳峰子曰余何言男子生而志四方
子行且有四方之事自楚而上都舟車所至已半
穹宇自耳目所親記者何限昔者司馬子長行天
下故其文奇蘇子瞻足跡遍海內故其才練子且
行矣采之而取足于身所獲不為淺矣吾且為子

言之入洪都登滕王閣穆然俛而思曰勃也才
先之罷識裴行儉之言可想也涉彭蠡東望廬山
有太白讀書堂在焉喟然曰仙才乎仙才乎斗酒
百篇有能乘雲氣而來顧我乎循涯而東思鵝湖
之學陸耶朱耶必有能辨之者度浙上潯為桐江
以州為姓者誰也宛然清風可鞠也東坡于堤
上哭武穆于西湖或行人所指和靖之宅從而式
焉庶幾忠節可勵也拜揖吳門求文正公祠而拜
焉而蘇臺館娃戒弗問也掛席江上孰為甘露古
刹至梁武所書天下第一江山雄乎壯哉不可不
環溪集 卷三 十一
企而登也或夜泊維揚二十四橋明月如昨否而
環花盛艷果安在耶亦當一慨也次徐登戲馬臺
次泗登歌風臺楚漢興路盡在目中矣舍舟登崎
過象門孔廟車服禮罷登泰山憇日觀晨起觀海
中日出萬山皆赤此天地之至奇也遵牛山而南
望鳬嶧諸峯俯觀先正之遺風然後達于上都觀
聖天子耿光見明脩禮樂以侈振古所未有之制
作彬彬乎盛哉而天下之達觀于是乎備矣語云
觀于都者難于市觀于市者難于野外視益廣自
視益隘而變益上矣况子學懋才雄不獨詩畫技

之也今且走四方其耳目所觀記有司
中焉知發而為文不吐司馬子長之奇措諸經綸
寧無諳練如蘇子瞻之才耶

奇遊漫紀序

環宇內稱山川之奇者不為少也然奇不在山川
而所恃以為奇者豈不以人哉今夫好遊者遇有
名勝輒挾詞摘藻非不人人能然以余所觀記率
多留連光景凌虛駕空而侈言無當此其遊即日
在巖壑中與泉石為侶而萬無所裨益人固病其
達且放矣余竊傷之銓卿幼海董先生少負奇偉
環溪集 卷三 十二
日記萬有餘言為古今文並造玄乘已卓然稱大
名家矣尤烈烈以風節自將初官比部見時事無
可人意顧獨為國慮輒犯怨凌危直抗節抵之中
或有尼之者多所震撼嶽嶽若南山當前一不為
動當是時人固以天下士奇之矣無何旋蒙貶謫
逮戍粵中雖身在萬里外翾然自適自燕齊吳楚
以至百粵足跡幾半天下而所涉名山大川往往
發胷中之藏以洩天地之秘余嘗舉其奇遊漫紀
讀之乃知先生之遊無論經緯庶品錯綜萬變雄
粹製紙發前人所未言以謫仙之抗而知其意

不在消以魯公之烈而知其止不溺邪以子陵
高而知其遁不沉隱以伏波之勇而知其任非狗
時甚則憐才於柳州招隱於焦嶺寓憂於朱張而
實且動有貞人之思要之懷賢弔古信非浪遊而
一言一義肫肫闡微標準章往勸來當與名山大
川並垂千古其視留連光景侈言無當者奚啻千
里昔人謂德業氣節文章三者有一於斯皆足以
名宇宙垂不朽余則以為德業氣節其主也而文
章特其輔焉耳主立而輔具交相成也若徒以其
文而漫無所主雖有雄詞藻句猶之載土舟以飭
環溪集 卷三 十三

元勳殊寵序

往愷忝竊明州見越人往往與夷為市蓋利其珠
貝犀象文匭諸奇玩輒治船駕風濤與通甚則直
抵島中持重貨以歸愷嘗以法籍治固所禁禦因
嘆曰當不出十年江南其亂乎事關生計厚愛隱

獨不但明州也他聞者亦以為迂為迂去明未幾
年而東夷告變矣壬子以來選文深入剝亂吳越
所過屠掠有不忍言至厯我

皇上側席博求海內文武全材用畢圖密會梅林
胡公以才御史按浙赫赫有聲即以公代巡撫為
巡撫赫赫日益有聲輒又以公代總督總督專制
列省諸軍凡文武臣工聽約束惟謹

寵彌至矣受

命以來夙夜以身殉國調兵足餉奮威揚武衽甲
枕戈目不交睫然倭性狡又以内賊陰結互相勾
環溪集 卷三 十四

援牢不可解乃分布將領密授以方畧設疑置伏
孫弄百出至神且秘軍中耳目塗塞即日在公肘
腋間亦冀測公計所出愚者一時聞之若以公蒙
賊而不知賊就釜中已爰爰待日矣于是親履戎
行鼓忠倡勇申飭

明命其以用命不用命大行誅賞且矢于衆曰內
不外出外毋敢入乃舉其內引者斬以狗衆先聲
烈烈聞矣兵威所加星流電發克寶山克乍浦克
僊居克舟山而徐海葉麻陳東號稱渠魁後先就
戮斬獲不可勝紀未幾奇祥異產重見叠出天示

其微地效其靈卒之維揚蕩平吳越底定而內賊
王直旋置顯辟吳越承平日久二百年來不識有
兵戈戰鬪事一旦變出不圖遠近驛騷乃今崇朝
清明海隅億萬生靈莫不忭舞於道謂倭寇剽亂
自以靡所底極豈知今日復見太平津津喜若更
生有司以

聞

皇上喜悅乃晉公大司馬

溫詔褒嘉即文武大條咸聽約束唯謹斯其遇至
彌異矣愷謠謂上下交而德業成在昔傳記所稱

環溪集

卷三

十五

述亦詳哉其言之也以余所親記此其事固

皇上知人善任獨斷于中要之吾公瘁忠宣力竭
贊于外即成王任周公成東征之績宜王用方叔
樹平蠻之功又易加焉蓋任有弗專疑生而說
至矣贊有弗力急乘而事去矣我是以知有臣如
公而報主之忠彌著有君如

皇上而知人之明益彰誠千載一時行將入柄政
樞而文武之才將相之業並茂交懋終當柄耀定
冊而惟不朽以告世世又不獨侈聲于今日已也

長林倚嘯圖詩

聞卿中方先生自入仕以來行古式經一理具舉
能聲大著及為方岳碩昌諸士道以嚮宣化原沛
澤洽流風動

朝署

入子乃晉先生卿等位蒸蒸也海內望先生入柄
政樞以大究厥施先生碩爵爵不索喟然曰宦猶
海也稅駕者果何人哉跡雖周行情貌僻野迷飄
然一嘯而歸歸則于所居之右關地為園引清泉
累白石環列竹木而叢林鬱茂烟霞掩映隱若蓬
丘因名之曰嘯園先生曰燕息其間只至率藉草

環溪集

卷三

十六

而半倚樹而吟放浪形骸傲倪物化劃然一嘯輒
聲振匡谷時有好事者訪先生無論先生生辰時
和景明或月出雨霽偶有所適持壺觴相率為先
生壽先生亦津津喜引與同壽班荆相對終日笑
頷呵呵或問以時事嘯而不荅說古人功伐照耀
當世可驚可異事亦嘯而不荅至問餐沆瀣挾日
月跨虹蜺可長生不老事亦嘯而不荅人頌異之
有問於惟曰先生嘯則然矣而終日不和一語亦
有道乎曰有昔者蘓門先生隱君子也阮步兵籍
聞而從之與之語古今盛衰事變門倚然曾不眴

之補蘓門亦哺而終不和一語余竊疑之二子俱有道士豈步兵不知蘓門而蘓門不識步兵耶嗟乎事未可易言也嘗聞之知言之人不言而意已傳齧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荅非不荅也蓋玩世者忘形得道者忘言是雖不言而目擊道存其意已先得之矣不然藉歸而著大人先生論當是時已謂蘓門先生無異于已觀之長嘯相和一見而兩忘矣大都髮不足失髡則羞指不足失履則憂何者內不足也內不足則望于外者重內無不足則舉天下之大不足以槩于中古今一瞬

環溪集

卷三

七

話云

環溪集卷之三終

環溪集卷之四

叙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壽師相存翁六十序

壬戌之歲師相存翁壽屆六十九月之吉會惟誕辰先期無間遠邇咸欲為翁稱賀者歡騰宇內某官某羈于官守不獲伏謁逋序敬晉一觴乃絃書屬愷曰翁實有造于某某自頂至踵咸受德恩茲惟誕辰敢無所用情願乞言于子子惟昌言以揚威美則于翁罔極或效萬一愷聞而躍然曰此非

環溪集

卷四

乙

獨君之情亦愷情也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起而代天弘化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而稱治佐理惟品生說說出而殷興惟嶽誕申申生而周歲在昔記之矣然嘗聞三公論道百官今職蓋職以事言道以心言今夫治室者羣工役力百爾效勞大匠則目指而坐使之及室之成賀者不曰羣工而曰大匠大匠不以力而以心猶之三公不以事而以道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翁自少英資天授不獨以文章稱雄于世力追古道嶽嶽以名節自將與之語廟堂邊境事若懸河傾注人顧以公輔期之

命

皇上登極，方弱冠，以明經舉于鄉，梓其文為天下式，明年以策對受異知擢高等，蓋

皇上中興之運，與天無極，乃篤祐相臣，以為之佐，故其出也不後，不先，適惟其時，若天與之合矣，翁

筮仕迄今荷 睿珠渥，晉秩公孤，恩禮愈隆，感

激思奮，矢心天日，固小大罔外，罔不殫忠，悲愿

以所觀記綱維畢舉，庶績咸熙，相道有不行乎，道

行化亦行矣，然道愈隆，心愈下，日月四時順軌矣，

而雨暘不時，或未盡調，迨九夷八蠻之外，通道矣，

環溪集

卷四

二

而倭虜輕悍，或未盡率化，晉天率土，私被涵濡矣，

而閭閻窮困，或未盡底綏，純德偉績，布列庶位矣，

而小大剛柔異宜，或未盡器使，此其事雖磨厲之

世所不免，翁顧不接之遠，然之數典，難齊之勢，一

有所聞，輒愁容惕處，寢驚夢，懷忽忽靡寧，入而與

天子密勿，惓惓數上陳，或 札疏酬答，至動夜

今批肝吐赤，言無不盡，又時時與一二元老同心

贊畫，轉相告語，推誠不貳，又謀及卿士，下逮窮荒

雖山窮川阻，至幽極細事，欲得其情，旁咨博訪，如

恐不及，是其心蓋耿耿為國家調護元氣，亟欲圖

治卒之災，災雖見，終以消弭，倭虜雖橫，終以殄滅，

民生庶感，終以綏和，大賢得行其志，小賢得效其

能，終無下遺，人徒知翁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

和平之福，而不知翁苦心勞思，未嘗一飯一沐不

在天下，昔人謂相道在順時理物，撫鎮中外，用人

器使，此其大都也，相天下者，有一于斯，猶足稱賢

翁且兼之人，以是益多尊，或皆以為翁才似陸宣

公，濟之以韓魏公之度，堂似司馬公，承之以丙博

陽之謙，斯言誠然，但前此諸賢，相業雖可觀，而遇

非其時，其所造止此，若翁所遇，則 堯舜在上，有

環溪集

卷四

三

其時矣，其阜發稷契之業，隆古休明之治，終當與

大業相終始，不其懋哉，或又以為翁年方六十，六

十曰耆，壽之初也，進之而耄，而期頤，而至於魚

算是為翁壽，此猶未舉其大語云，以身壽壽者，次

也以道壽，壽者上也，故壽莫大于久于其道，不得

其道，雖千歲之日，至猶之旦夕也，若翁者，豈惟身

壽，所恃以不朽者，庸有極乎

擬江西鄉試錄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時當鄉試，江西有司舉如

制，巡按監察御史某，實惟監臨，乃矢心率眾，之

其用戒弗虞先是巡撫副都御史某端
則風造多士至是乃協謀微所司博選儒臣徵書
四馳于是考試官某既學正某同考試官教諭某
咸以期至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左參議某監試則
副使某僉事某綜理防範既嚴且飭御史又申告
之曰江右大藩也文衡重典也人臣以人事

招在茲役也惟公惟慎庶同罪愆乃合提學僉事
某所揀士三千九百有奇領院三試之某于是得
縱觀焉見其文博而辯達而暢雖其抑揚變化上
下古今要之折衷墳典明物達政不詭于正義洋

環溪集

卷四

四

洋洋乎深邃而有遐思譬之豫章山川匡廬彭蠡懸
奇逞異倏忽萬變不可攬結然而淳龐之氣貞六
之體似有未易以淺近測者吁其真盛世之文
乎拔其尤者九十五人第其氏名并錄其文以獻
某作而言曰昔者聖人作易取天下之象而神明
之于渙則曰風行水上至于賁之彖則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是豈易言哉成周以上無容論也
漢魏以還風斯下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崇古敦典而庠序絃歌之化漸被
海宇一時能言之士爭起濯磨而以大名世者不

也蓋其初也因質以成文及其既也用文以
質而神化轉移之機誠若有待者恭惟

皇上聖神天縱建立人極德意所向倦倦焉興
文教教崇雅黜浮是宜諸士之文一變而之於正
猗歟盛哉是故錄其文示式也錄其名示廣遠也

爾多士其將自謀也無自多於文無自侈於名夫
文與行並擴之而經綸天地是之謂天下之至文
名與實稱垂之而昭述信後是之謂天下之令名
若徒以藝為文而名亦惟藝之求則亦難乎其為
鑑矣江右素稱多才甲於海內名臣碩輔文章動

環溪集

卷四

五

業彬彬然後先相望景行在茲取則不遠非獨得
於山州之助已也某是以知必有異材貞臣相繼
起而名世果若人歟則取人者得仰副

聖天子求賢之盛心固非私於其人取於人者將
對揚文明之盛治抑非私於其身交相慶而其
道光也豈惟今日薦書之榮雖豫章山川亦與榮
矣是舉也巡撫右僉都御史某雖新被簡命嘗
觀風茲土士咸思奮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
某克綏疆場戢武右文與有風化之亟焉右布政
某左參政某右參政某左參議某右參議某按

然則使某事某者皆其分事也勞於外
而利於內那部郎中某工部員外郎某戶部主
事某中書舍人某行人某適以使事至樂觀盛舉
右祭政其僉事某署都指揮僉事某豫期入賀
聖壽皆例得備書云

送憲長白石連公入覲序

王制天下羣有司三歲各以其職朝于

天子天子下之吏部考有差而黜陟行焉夫羣

有司固天子之守臣而按察何以與曰今之按

察古之監也置監以植表也今天下言治者以民

環溪集卷四

六

治責守令以吏治責監司是監司雖列在外藩不

與羣有司埒其稱賢且能者又不與他監司埒何

者蓋朝廷之耳目銓衡之考成胥此焉繫監司

所賢則罔不賢監司所不賢罔以爲賢而所恃以

爲天下重者不淺鮮也白石公釋褐即讀中秘書

摘詞吐藻文典藉藉以臺爲御史遇事敢言持正

烈烈不阿按秦晉馬跡所至穢垢者仍仍解綬去

副憲浙江治如御史而甄賢達材政教並馳參山

西政治如兩浙國用不匱績加異焉乃擢湖廣

按察使湖廣介在南服地多險阻又楚俗輕生好

而稍不緝輒剽捍相鼓扇非得明監司更起而
艾稚之鮮不及矣楚一得公無不忭踊喜悅及至
介介整整斷獄無小大持之以法不自爲低昂朝
夕坐堂上不發聲色豪奢慄慄相目終不敢吐一
辭官屬下至丞尉其情僞息耗無不纖細若見政
未旬月而吏治肅然是可以覽觀矣昔者先王論
治言官必及業言政必及察業者所以舉其官而
察則輔夫政之所不逮賢者不以美廢不賢者不
以過免官勸而太和之治成茲行也

明天子其尚有稽是用不忝于休命登崇陟峻

環溪集卷四

七

公孤日可伺也詩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又曰君

子來朝萬福攸同公行不復來矣其尚無忘翦土

哉

欽恤錄序

大理少卿董公世良先是爲刑部郎持介東正綽

厲風發遇部事亦迎綏解時吳興莊懿閔公爲大

司寇中外倚重極雅重公武廟初政方游心政

化會五載識詔使者巡行郡國寵受重書肅將

明命甚重典也况浙惟天下首區土沃訟繁又諸

郡長吏握權自貴評爲異同至諸胥吏伺意巧文

又善爲笑，不可測識，使難乎其入哉。莊懿公獨推公行實，備望公在昔先王于刑有五聲之聽，三有之法，左右棘之嫌，亦詳哉其言之也。今夫誦習律令，而以法家名者，不爲少也，往往率循故蹟，隨人口語，以爲下上，其不然，則又鉤棘瑣細，懸奇逞辯，而諸所冤抑，終莫可詰，是非所以絕宣化，原明翼主德也。公至乃夙夜矢心，持介秉公，不懈益虔，繫囚在庭，率降頽下氣，傾耳洞目，務懇款索情，苟可得生，惻惻劇劇，輒與銘造，獄凡經公訊者，如市斯平，即罪無不願就死者，浙滿計郡十一，得昭雪者數十人，輕減者數百人，逮釋者數千人，牘具聞之。上悉報如議，鮮異同焉。事竣還朝，繪像而尸祝者，不可勝紀，無何進丞大理，尋轉少卿，自是朝廷每臨大獄，決大疑，並取裁于公庭中，以爲于公復出人至錄其稿，以傳稿中所載不止此，而僅錄昭雪者六十四人，存其要且大者爾，抑可以攬觀矣。或曰：公以彼其才，兼之德，望隆赫，即位台察，都崇峻，晉而允升，大猷將何底極，乃至位不副德，用不究才，天下至今惜之。嘗聞之，食盡享無餘味，晷盡貯無餘貲，言留餘也，故曰不盡其祿，子孫之

環溪集卷四

八

今其子元君不獨以文名家，好脩植行，而必標適古，甚至闢揚先烈，以詔來世，尤人所難，使天下誦義無窮，則所恃以爲不朽者，亦既多矣，余故併及之，以爲世軌。

四府九集序

往余守江上，政暇輒問境內鄉先生有好脩能文者，鄉之長老子弟駢口輒推松崗公云：公英敏天授，自竹簡金石之載，及古今善敗得失靡不該洽，試有司輒高等當其時，人謂公取科第若其家物，然輒奮輒阻，終不以其故貶損，傲倪物化，曠視一世，隱然有邵堯夫之風，平居不爲卑論，嘗自謂曰：大丈夫生世，不得自致青雲起而爲國家樹腴勳，伐即當敘述百氏，標塗樹準備一家言，亦足以自効，不混于蒿萊而弗聞也。乃屏迹于九同書舍，日杜門沉沉，讀所未盡書，久之，彙而成帙，命曰四府九集。大都取義于生長收藏，總之爲府，松之爲集，合四與九而堯夫之隱意見矣。梓藏于家，授諸其子，惺臺先生惺臺悟而有得，遂領鄉薦，成進士，公且大喜曰：吾子賴有成矣，不廣而示諸人人可乎。既而惺臺來佐吾松，迎養與俱，公輒思歸，歸未幾

環溪集

卷四

九

其矣。惺惺抱病無極專介持帶走千里以書謂惺惺曰：孤重哀先君生志不顯，恐後遂泯，況追惟先君東歸時，孤送之舟，呼而命曰：吾無望矣，惟是書之成也，良苦心哉！知吾者莫如鳳峯，得鳳峯一言，吾生願畢矣。言猶在耳，何忍背之？孤是以請惺惺而喟然曰：明興二百餘年，作者代起，非不人人能然。右華闔靡者尚俊，索隱幻化者逞奇，後則浮而鮮實，奇則恠而不經，均之未聞道也。乃今見斯集也，窮古今彌宇宙，靡細弗錄，靡隱弗彰，則既足以傳矣，又取裁于中，參以已見，一事一評，一評一義，環溪集

卷四

十

賀郡守鶴峰史公序

余嘗讀漢史，見文翁之治蜀也，飭勵諸小吏，人人得通于學，時時行縣舉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下邑，由是大化。蜀生至比齊魯，此事自秦焚詩書，誅學士以來，此僅一見焉。今觀鶴峰公之政，又何其相類也！夫教政之先也，士民之表也。為國造士，所賴以章軌植則，其責至不淺也。顧俗流弊襲，喪失初意，敦本崇化，損焉弗講，勢揆禮隔，終歲非飲射慶言，不得數數見，即見一揖而退，蓋未見有出一語相督課者，是無恠乎絃誦之風息而大道不行于天下也。公世家文獻，相庵鹿野，二環溪集

卷四

十一

到並發解畿內，為當世名臣，赫赫顯矣。公起而承繼奕世，自少明秀，博極羣書，為文章即以名家稱。第進士，推選吉士，辭讓不就，人固知其不凡。云公始佐吾郡，職司國賦，催科有經，聲稱籍甚。銓曹仍屬以郡事，實徬望公。公至是，益殫謀悉慮，尤誕敷文教，世俗浮靡之習，一切屏去。時時與諸士談議，理道鏡見機玄，陳說詩書，直示標的。每校文一經，品藻若衡若水，洞無遺情。及舉其才者，賢者而優禮之，至下堂降色，溫言款洽，油油翼翼，不啻若視其親子弟。以故諸士得于觀感，罔不爭起濯磨，同

然以域于化是可以舉其大矣然嘗聞之教恭非
二道士民無兩心為法家者往往視士為政梗或
薄文教而不為文章家又多以才自豪輕視政為
粗迹而不屑為公且蕪之余嘗適華谷之墟墟中
人蓋多隱于漁樵者善說時事其曰今夫海內儼
然臨于民上者非不彰彰著也然取聲譽者炫才
猷乏純誠者任權數民方苦其多事也而時顧稱
良焉吾不敢聞也未有君吾公以誠心率物一切
與民休息聽其便不強人以難是故其蕪也人
不以為激憤也人不以為矯明也人不以為察雖

環溪集卷四

十二

古循吏荀勗為余乃喟然曰士大夫之口易調而
匹夫匹婦之舌難假合士民之輿論而若出一口
此其行也思得無情哉夫惠及一方者近而小澤
及天下者遠而大吾士民于公有罔極焉旦夕願
公入臺省柄執樞匡阜調燮將天下賴之矣獨一
省一郡哉必合學師第若干人德公之深謂
是行也不可以無言屬愷為之序乃授簡焉書之

侍御南朝徐公類稿序

往余為諸生時與南朝徐公同第邑庠朝夕游息
相與陳說平生出肺肝道密意以是稔知公公性

欽其博覽羣書上下古今靡不研究攻時士家語
最精然善韜晦不欲人知人亦莫有深知之者會
侍御朱趙二公先後按吳甄別士類並以公卷居
首卷出人人自以為為不及咸歎恨識公之晚無何
領戊子鄉薦與愷為同年明年同舉進士相與益
密嘗慷慨自奮矢于衆曰無相負也大夫憑翊
清時得履文石之陞當為國家效忠宣力無容
局局作轅下車人固嶷然異之既而出知峽江峽
江故凋弊公至彈思悉慮革無遺蠹而程田定賦
政尤精覈蓋為民樹長畫伐禍本一勞永逸峽民

環溪集

卷四

十三

至今賴之其居官要語俱鑿鑿不浮他著書蓋為
刻與夫碑乘所載皆實錄云入臺為御史東憲爾
紀多所建白動關宗社生民至計不瑣瑣以博
擊為能出巡遠閱馬跡所至風采自別按閩名目
益起凡謫令賞罰予奪咸以法至褒忠表節與彈
劾激墨之奏烈烈有古骨鯁風而指斥權貴一疏
尤為嚴霜堅冰之慮當其時舉朝吐舌不敢言公
獨言人所不敢又何毅然不撓也然竟以此左遷
吁亦偉矣公雖敝歷中外然馳情藝苑細讀類稿
諸作有序有記有傳有銘大都直舉胸臆不蹈前

人片語據理恬實言罔虛懷譬之良駒入陣縱橫曲折極其所如而軌度自在信非苟作者竊嘗謂長治理者病于為文善詞章者或短于官理故卓魯無文李杜無政自古難之矣乃今見公儒以飭吏政以行學同德而並用因物而究施其所謂文質彬彬者非邪人亦有言居視其所履發視其所蓄言豫也故重輪之車其剛不折積竹之矢其中不靡公居侃侃將居官立朝嶽嶽介心如石不肯少貶以徇時及家居久公論頗彰或勸之一出公輒然笑曰胡榮通邪胡醜窮邪吾亦惟義之安顧入山愈深若不知有門外事人以是益多公始終如一日云

環溪集

卷四

十四

樂閒序

樂閒先生居于東海之墟脩先王之術避囂養恬熙熙于千若將有得焉者鳳峰沈子聞而異焉曰時方競趨而先生獨掃軌屏迹無乃非人情乎曰噫嘻子知我乎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閒以凝靜性之適也真性之適也躁斯乘之矣晝夜予軫睫不及避籟不及息其來潰潰爾其出詭詭爾其然吾將日應物之不暇閒惡可得乎是故吾

環溪集

卷四

十五

勸貞錄序

勸貞錄者何錄一人以勸夫人人也貞何以勸曰去古漸遠風不盡淳舉一風百其于世道不無潛補焉余嘗稽諸傳記其所稱述往往能道婦德之良而于女道之貞鮮或及之宇宙寥廓古今綿邈為女子者何限至上下數千載求之完貞者寥寥鮮聞此豈有異故哉大都事不難于協常而難于綜變習聞舉見者即膏芳知所自樹若慮出不圖君子之所罕言人人有所未講一旦臨乎其前而處之不失其道頤者猶且難之余以是知林女其

加人數等矣。女名某，父恕，前温州府同知，母龐氏。生而端凝整整，如法度士，性聰慧，少侍二兄側。二兄故文學士，曰得通孝經列女傳，解文辭，每讀史至古人節義事，輒自奮曰：「我恨不為男子，倘為男子，以若所為，奚少讓耶？」温州居已異其為不凡。女諸所女紅，皆絕人，衆推其善。曰：「有善非女子事，善在烈烈，自將耳。」年二十，受楊氏子道立聘，聘纔三月，道立以疹殤，訃聞，皇皇若欲無生，輒毀容，縞衣却掌腥，不御越歲。公母將許以他聘，聞之，截髮矢心，自誓曰：「吾所須，更忍死者以吾二親在此，言何？」

環溪集

卷四

十六

入吾耳。其仲兄士博說之曰：「在禮，男女將婚，有喪者辭曰：『吾不得嗣為兄弟。』蓋古者重醮，不重婚。醮則為婦，聘猶之女也。安有為人女，遽執婦禮為終身計耶？」曰：「禮緣情也，律議法也。吾明悔婚之條，亦嚴乎懼哉。昔者徐居欲季子之劍，色動口不能言也。及徐居卒，季子解劍懸墓，終不以死背其心。吾雖未識渠面，初以父母之命已心許之矣。生而許之死而背之，地下人謂我何？言至嶽嶽不為動。父母亦知其不可奪，終不之強。事聞，鄰守澤門表公袁公上之學憲楚侗耿公耿公喜曰：『吳俗日淳。』

不聞一女子貞操至此，此其過人無際，是不可以如手。褒詞孔嘉，檄下所司，章物脩采，以揚有休。烈溫州知府卜日告祠，禮成，歎曰：「汝日月長矣。風雨孤燈，形影自隨，能不悲乎？」言訖，蘇蘇隕涕。左右聞者，以手掩莫不瞪目吐舌。余以為異女固裕如也。若千于是徵其善，有終矣。或者不諒其心，槩之以中庸之道，若其為過高峻絕之行，噫，亦淺哉乎。觀矣。君子善善固欲其長，要之處女隱于閨閣，既非有耳目見聞之廣，又非有師友告誡漸磨之益。一旦遺所未嘗，乃獨見不沉俗議，不廢經而言言

環溪集

卷四

十七

事事俱暗合理道，並可著之典則。此其樹立將昭，適以刑遠，標往以勸來，其裨風化，係世教夫豈渺小也。何乃剪剪拘拘，惟中道之裁，豈責人于無已乎。其不然，世有具須眉者，非不毅然稱丈夫也。夫既委質為臣，食君之祿矣，猶有依違中主以負人國者，識者更何議耶？余不自揣叙次，僭妄然猶一時羽言，無足為重。若少加歲時，將聞之。

愛日堂序

余守臨聞境內有隱君子曰栗齋翁者，心竊慕

之已而問諸士夫士夫言如所聞膏遠水北塘門
諸墟中人而墟中人言如士夫大都謂翁敦朴崇
禮樹德好施雖家有顯人絕口不自陳其家世惟
杜門教子肫肫以古道自將此其頌矣併口若出
一詞余于是益竊慕之若想見其為人翁有子三
人長業耕仲李俱業儒季即邦憲南濱公也翁與
夫人並以五十歲生公鍾愛先至當余守歸時公
方童升一見其文輒驚曰此廊廟材也翁臨德履
應而天之報之不在茲乎無何夫人遠養翁日康
強不減盛年乃構一室而公兄弟日讀書其中曰

環溪集

卷四

十一

念母氏不克養而翁年就高遂願其堂曰愛日其
意固已遠矣未幾成進士來佐理吾郡余一見亟
問翁起居曰翁年八十有八矣尚康強如昨余聞
之喜甚乃出愛日堂卷屬之一言曰師相存翁亦
既有言矣公其可辭惟曰此余情也辭則惡乎敢
嘗稽諸傳記所載人子之心未嘗不欲壽親之年
亦未嘗不欲其年之遐永其日夜為心雖作歲之
日至其心猶未已也然事未可一二言也其壽彌
永其致彌難何者人之少也如日之始出既壯也
如日之方中及其老也如日之遲暮遲暮之年

復少壯時矣雖來日未艾而去日頗多將一日兼
十日之養百歲懷千歲之期人子之心庸有極乎
則夫起居服食之暇承顏順志之歡惻惻劇劇將
無所不用其情至彌慶矣然此猶之恒也未及其
大也余讀詩至小菟有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
曰夙興夜寐母忝爾所生要之事莫急于及時孝
莫先于不辱故萊子之舞斑不若曾參之日省考
辨之遺美孰與陶侃之惜陰孝之小大居然別矣
由今所觀記南濱公之佐理吾松也秉憲綏紀靖
操烈烈若茹冰嚙藥即一菜一果不煩于民庭訟

環溪集

卷四

九

滿階無良無不良得公一言無不帖帖抑首服政
未數月而神明之樂已洋洋風動海上是可以槩
其大矣余嘗以是給諸公公曰某不德其何能是
寔惟吾翁之訓以有今日語有之子之能侍父教
之忠詎不信然我是以知立教如翁不忝乎人父
立愛如公不忝乎人子不忝乎人父者壽不忝乎
人子者能令親壽親惟子榮為壽子惟親壽為榮
榮不在名壽不在令而顯揚之孝不朽之年又曷
加焉然則今日之愛且祝猶夫日之初爾進之而
差差而朝頤至于無算雖與此日並曜同久可

南溪公以余言為然遂書之以尼諸後

柘湖何先生址上序

今宇內合和賢哲迭興彬彬然不為少矣然氣化異齊性資異界其諸淳漓薄厚固錯然殊也自余所攬親以文名家者非不赫然顯也率多揚已怙才其人即非長者即其人長者又皆徑情任質往往近朴而鮮文王楊絳灌在昔彰彰著矣嗟夫才難乎全哉才難乎全哉柘湖先生少負奇抱沈濫百家總攬絕藝極其所造洞幽入玄文道賈馬詩駕曹劉漢魏以下薄弗為也與其弟今祠部君環溪集卷四

卷四

二十一

大鑒每篇什一出諸學士輒為傳播即東橋顧公西玄馬公俱以文章高視一世並析官位筆願為交于是爭言海上有二何矣乃其心顧隱約足不踰閭閻覃思著書數萬言言不務華行不詭道動必標趨古人所謂表裏粹精而語稱全材者非耶先是游學宮課試輒先諸士及上南都試輒弗第入成均觀益奮然竟弗第也一時同遊者至取高第籍翔霄漢修燕蒸起矣先生尚垂翅青冥方以貢如

京師此豈有異哉夫天下輕重小大繫之人而

在我者固自定也志苟得行即居卑處約不害為伸志弗得行即登華列顯不害其為屈况科與貢均之為隆士之盛與豈以資故貶損必不然矣高皇帝定天下旁招俊乂乃詔郡國歲貢諸生可者一人計偕上之京師升之國學叙遷于上舍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列在有司學職故一時高人萬木爭起樹拔並得與侍從陟崇峻往往與甲科埒不為不盛矣繼後法制漸弛有司徒以苟且應制終無以稱塞

上意此途以弗振非其兩舉之政異所用之人殊也今

卷四

廿一

天子赫然中興右文飭典仍詔郡國一如初制當其時吳郡貢一文衡山

天子哀然異之拜以待詔翰林衡山固天下之望也其文行豈惟侈聲當代即古哲亦鮮倫儼雖其至于求去未究厥施然海內學士忻忻向慕知以貢途得一貞臣在頽風可振也乃今先生文行豈後于衡山哉

主上明聖方嘉慕庠序蚤夜欲得全材以嚮啓化理而一二元老又皆仰承德意以人事忌茲其

士起而貢之庭其用也小焉矣乎夫材臣小
受賢者下隆之孫立掩一聲林駭耳咽于塵足
無足惟也一朝而過知者將羣以為異靡弗尊且
貴矣先生行矣使一試之果侈于用則序言可信
于天下而全其效茲其明徵哉

賀師相存翁新第成序

師相存翁治第于郡城之南揆吉選良會山川之
賦率風氣之全百爾具創小大罔不以式厥功告
成郡之父老萬口交慶屬恒致辭為祝懼不敢謝

環溪集

卷四

三

不敏竊聞君子之居室也居心為上居身次之身
則取便于一時之逸心則管萬應之感而所以燕
翼千百世者茲其培矣我是以知翁之心矣今
夫大江以南苟以科第起家輒嫌其門閭弗饒朝
開報夕已改觀矣翁以芳年取高第幾四十年入
相又幾十年而舊廬數椽隘不能容隱然寒士之
處紆鄉之父老勸且再三辭始不獲又海內高官
大爵有所營建輒煩官府勞民動衆叫囂恣橫為
里中患至不細也翁不費公帑一錢不役梓里一
民上下恬熙若不知為何家營建王近俗說尚信

席治所官室外率起園圍亭臺池館務飭外觀動
貽嘲笑翁惟治所宜居崇吾樓以儲

天藻尊居父也廣吾廟以需薦饗重祖先也列室
為三合戶為一是使子孫世世無相離也此外遊
觀不經之務一切謝去是心也遜美而不有體物
而不私崇約而不侈廣此以居室發祥兆和慶可
述已諺云居視其所履况宰相佐

天子以相天下要之以天下為度其所感召而徵
應者詎可既耶翁自策對大廷即受知

皇上薦登台輔寵眷極隆夙夜明翼

環溪集

卷四

三

主德暢宣化原寵愈隆心愈下蹇愕之忠寅亮之
卿肫肫矢心天日至今內贊國經外濟時艱不動聲
色而孚邦燕天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發為文章極
其粹精自當代典冊及著述數萬餘言上追三
代迄軼秦漢俱卓卓名世我是以知翁之善居室
矣夫範俗者行所以基也匡時者業所以幹也模
遠者言所以文也是故君子垂創為可傳也為可
繼也夫居業之久近往往視德澤之廣狹然及于
一鄉者不能達之天下達之天下者不能推之終
世人固難之矣吾翁文章德業將窮天地通人此

達古今夫基廣者弗規幹隆者弗折文之至者不
至而飾不眩而華是為之為居賜之所謂宮牆
軻之所謂安宅其契之矣豈直洪庇萬間恩被光
天而下而所恃以為千百之計者曷有窮乎將
與競爽矣

送憲使二水孫公晉雲南方伯序

國家樹屏列藩天下以什數楚最大楚俗慄慄輕
生好格闘稍不輯肆行弗靖雖法令固所禁禦楚
最彌難治今之按察古之監也置監以植表表正
而影從之矣何者將以鋤強剔穢信抑翼危而置
環溪集 卷四 廿四

之理
聖天子軫念根本乃東才俊俾省飭于治惟公博
洽能文自刑部郎即究心法家語懸明特至司寇
公大異之既而翱翔藩臬者幾年更治者幾省副
憲茲土又久且眾若民事所苦樂吏治所便所不
便雖纖細知也語有之握冰者不畏寒執火者不
懼熱言練也謂公非耶故當路以公監楚實偉望
公公入臺茹苦履澁烈烈不阿人有談義外事若
塞口不能言及商確法令陳說古今善敗可否若
河傾注壘壘不可抑遏遑訟滿階事集如壘得

公一言即貼貼抑首去故楚中有大獄及累歲
斷事輒取裁于公然持法秉正無問貴顯雖聲勢
熏灼終不以毫髮假乃其心顧平恕往往嘯枯吹
生夜燭刑書務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報如律即罪
無不人人當意期年化洽治章歌詠咸誦風行江
漢無何有大方伯之命報至上下依依而茫無所
措相顧咨嗟希冀援留而無所于計吁獨何心哉
吾於是感公之行而知情之不可強也今夫海內
宦遊者何限一無所繫于心聚若風雨去若傳舍
今日之事明日有弗知者矣合席相與出戶有弗

環溪集 卷四

廿四

知者矣其視公何如也世儒讀史籍不第漢考乃
陋列法家而善循吏此不練于理而弊于顯情也
公雖持法嚴峻然雖廉不激雖察不苟而人心之
感有不容強即古之循吏曷加焉夫以一省而槩
之天下天下可知已由之持內政與

天子相可否其微猷亮節固可為淺見者道耶類
南雖不行可也

送中丞見海翁公序

天欲昌大國家裏潤鴻業以臻隆治必篤生純賢
偉傑以當崇峻之任非天專情于一人無乃其身

至于宇宙而所賴以保人弘化其屬望責成之責
夫豈淺也古稱全材難全材非難真材難此其人
不獨藝文武之資脩將相之器要之純心體國表
秉粹精若武侯之于漢文正之于宋有足徵已吾
公英敏天授過目成誦日記萬有餘言蓋自弁髦
時已錚錚聞矣為文章務追前古秦漢以下薄不
為也或謂文章家多疏世用公顧精法律諸吏事
雖閭閻邊境纖細知也往官比部時后塘聞公為
司寇聞故負宿望部中有大獄或累歲不決事輒
取裁于公既而錄囚江右督學中州出藩入臬宦
環溪集 卷四 廿
迹幾半天下所在多良于官聲稱藉甚然此自性
得所聞及叅知督儲今又以中丞保釐茲土自性
得所見初倭醜入寇勢甚猖獗即海內名將多縮
手欲避去公獨鼓忠義至烈烈出矢言以故人
人爭死海上連以捷聞公實倡之也江南奸孽未
易枚舉而窮亮元孽莫甚于蘇之無賴蓋癰疽結
于腹心而潰決之禍有不忍言者前此俱置不問
公一舉而撲滅之自公兩蒞茲土寢驚夢愕無念
不為民樹長晝伐禍本余嘗讀海防議及今奏疏
二十餘事兵食上下之調度水陸要害之攻守及

將領之分布貪墨之鋤擊逋稅之蠲免水利馬政
與歲徵之酌度無論夏忠肅王端毅廉謀悉慮真
二百年以來所未有之經畫夫以彼其才內之廟
堂外之邊境天下可一日少公耶而今有不盡然
者此豈有異故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
如遇合夫大臣邦國宗社之身其去留所繫至不
細也今異議生于譏夫而輿論不由于古訓雖旦
與不能不自疑矣賴

天子明聖綸音欵洽旋有需用之命我是以知國
是尚明而輿論固自在也去之日大江以南上下
環溪集 卷四 廿
皇皇若離乳於母若徹鑒於室至有圖而不朽且
尸祝云是可以觀人心矣人心所屬天必繫之况
真材如公武侯文正曷加焉歸家造朝則公旦夕
事爾昔者杜祁公初去乾州也二州之民爭於界
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矣一曰今我公也汝何
有焉然則是行也安知江南不以奪公為憾而天
下不以得公為慶乎惠及一方者近而小澤及天
下者遠而大魏乎相業終當凌跨今昔載在簡冊
與大業爭雄長不獨輔宋佐漢之功已也

東洲倪公奏疏序

東洲公蒞華之三年政成奏績于朝頒行其
案屬愷一言以贈愷曰余塊守漁樵嘗採山釣水
飲食于大夫之境三年于茲門無公事得至大夫
之室醉飽外則澡手以嬉樂公之賜也無極公行
矣愷復何賴焉吾于是感公之行也昔齊有閭丘
先生者見于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
不拜曰此非余所望于公也余所願者願大王選
有良吏平其法度無煩擾百姓俾得以少休焉為
賜大矣今大王賜田不租然則倉廩非虛也賜無
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所敢望也我是以
環溪集 卷四 廿四
知公之政矣吾華土沃賦繁故稱難治重以寇亂
殘傷之餘民生日以瘁感日夜望治甚于饑渴公
積學有聲以名進士來令茲土下車以來率先清
苦自將冰檠凜凜旬無再肉一青袍累歲不易唯
飲水取諸其邑餘雖粒米一錢不染晨起上堂案
牘旁午躬自校讐即稍中善幻咸疲于舞其待士
與民率又推誠不貳多出由衷終不矯貌以悅人
前之所謂平其法度無煩擾百姓非歟然猶有說
焉善政易廉政難令夫負潔已以侈耀于時者不
為少也要之非矯則試之薄食豆羹實吐而情

見矣乃今見公之廉皎若寒冰玉一無玷縉
積之持久烈烈不少變此豈但近世可稱自有邑
以來亦不多見以彼之政即一歲九遷不以為亟
况薦剡屢騰芳旁布顧乃徘徊紆綬猶待三載
叙績以行此豈有異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人皆銜異公獨泥古永皆狗時公
獨紆纓此余之所以不覺下拜也方今
聖君賢相程能論業獎恬抑競正在今日此行奏
最必將留贊內廷為臺諫為侍從仁蒸蒸起進
一人以風天下隆古感治可復見于今矣
環溪集 卷四 廿九
賀蕭亭先生序
追惟往歲愷與蕭亭公同事京邸居常與之語當
世事見其學不忘世仕不沉俗洒然無夷無何夷
警告急人言洵洵公顧慷慨烈不隨隱然若義激
而前心竊壯之以為不問可知其備人乃今仲冬
之吉厥惟誕辰其學論龍君及偕諸僚屬愷一言
為公賀愷曰豈獨諸君之情亦余情也拜手賦言
曰竊聞古之君子言官必及業與徒有其位者異
言齒必及德與徒有其年者異故程張稽德月異
歲殊而變益上矣若徒以其年而漫無表見碌碌

雖首將以百年永乎雖謂之旦夕可也昔者趙
子問羊殖大夫于成摶摶曰吾不知也簡子曰子
與親友而不知也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年
十五也燕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
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五十也為邊城將
遠者復親今吾不見五年矣恐其變益上矣是以
不敢知君子果以殖為賢大夫吾是以知公之壽
矣公自少負奇抱入對大廷言不務華鑿鑿可世
用觀政于朝公卿以下輒器偉公名稍稍起出知
裕州肫肫秉義宣化在裕三年政約令行民父母
環溪集 卷四 三十一
之輒誦義不置名日起已非為士時矣及佐理吾
松率又肫肫秉義宣化至舉其職戎伍飭益政舉
然減息政猶風騰壑旁布名日益起又非初試
大夫時矣皆蓬伯玉行年五十猶惴惴焉寡過未
能也行年六十化語曰德盛道積精神之
極吾公通籍迄今斤斤十有餘年問其年方英美
華盛其所造已如此又進之而艾而耄耄而期頤
穀稱所祿又何底極也或謂公以彼其才雲蒸豹
變取遷約超巨倖何所不可顧奄奄補外且數年
矣而猶不離常次豈蹈德履應詎有常哉方主上

明聖稽察英賢因能施使終當需以不次陟顯遂
崇日可伺也業與年進位以時升將盡其平生以
措諸經綸揚和履泰使海宇蒼生無不沾被凱澤
又非今日一州一郡事也夫以郡觀天下固錯然
異也然達之天下自一郡始猶之華歲之日至自
今日始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又曰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皆不必要諸天而得之美敢以是為公
壽

環溪集卷之四終

卷四

卅一

溪集卷之五

叙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大中丞念堂林公奏議稿後序

大中丞念堂林公卒于官計聞無間遐邇罔不撫膺悲痛曰嗟乎天奪之良矣夢邪不然何遽邪已而吾郡伯洪溪公歸自蘇手公所遺奏議稿計自為御史至中丞共若干卷愷讀之卒業率又歎曰公不可作矣而有遺書在雖百世之下猶見若公矣庸知其死也非生邪大都士君子出而用世言

環溪集卷五

天下事易行天下事難行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蓋投之危疑而不懼置之鉅重而不撓能沉能毅能張能翕協常綜變純然不詭于正古所謂社稷臣者非邪公少負奇偉獨稟全哲及長即欲振振兢兢當世之務初以進士宰臨川異越在人口已卓卓聞矣入臺為御史見時事無可人意甚有握權為市趨者若狂邦紀幾于不振歎曰此而不言身計得矣謂

朝廷天下何顧失心謬謬奮不顧身一切細小弗論事關邦國宗社大計至連章累牘為彈劾擊累

即言為鋤豪抑橫則言為大熟餘言則言批斥吐赤一無遺隱賴

先皇帝明聖累疏累報可而罪者並弘以法一時直聲烈烈動海內天下想望其風采者以為包老復出無何

皇上御極敷求哲賢疇咨化理晉公為大中丞持節下江南而來也吳中人相顧曰包老來矣率又人人恐及至誠心率物坦坦夷夷見民疾苦輒憂形于色戚戚在肩睫間恨不即一援手拯其應所上聞者輒形奏牘若均田賦計漕輪舉遺逸表節

環溪集卷五

義至蠲不急之征汰無名之役雖其所奏言言殊要皆去佻崇貞回艱起仆務于休養生息而諸所搏擊操切俱謝不為非復監察御史時矣或曰公一也而前後若二人然此豈有異哉蓋言欲因時職惟求盡前為御史職在彈劾其言不得不激以烈今為撫臣職在旬宣其言不得不舒以徐公惟酌調劑之宜相緩急之序同德而異用因物而互施猶之長江大河方其所遇迅激澎湃轟雷噴雪變化不測及其無事渾渾包并冲泊淵遠吐納元氣而歸容萬象余所謂能沉能發能張能翕者

之社稷之臣非邪大江以南方倚以定安危日
望天祝公願千百歲又恨不得一日而致三公詎
謂變出不圖而計且至矣傷哉公年方四十雖未
極崇峻然平生志願十究八九我是以知世短業
長人不諭其年矣身朽名芳人不諭其位矣而謂
公天且歿邪昔者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謂其犯顏
敢諫也願為之執鞭余于公也良然後有讀斯集
者容無感而興者乎

侍御南江馮公芻蕘錄序

往余為諸生時與南江公最相善公性剛方言論
環溪集

卷五

三

侃侃遇有不平感觸即發終不肯作好語婉頌以
媚人然嗜學能文下筆滾滾千言立就人人稱才
矣每與之促膝論心輒自豪奮曰他日得履
大石之陘當為

國家効忠宣力無庸局局繼繼隨人後及與之論
文輒又曰大丈夫矢言為文不自心肺出顧模形
步影掠人以為美子不見王不彫珠弗飾乎余聞
而異之無何奮危科舉進士入南臺為御史持憲
銜紀烈烈不阿亦既有聞矣嘉靖壬辰會星變
詔求直言公乃抗疏論列諸廷臣有某者不法直

詰其言某凱切至不忍聞某啣入骨乃羅織連
繫鞫訊者拷掠倚至瀕死者數矣一不為動至議
殊死母夫人攀登聞鼓不報今進士君行可方以
重子上血書不報諸言官各論救
上益怒愈益不解及覆奏

命下當是時人情涵涵尉卒環列左右立馬候三
覆

肯危在呼吸旁觀者多凜凜不忍覩視公固顏貌
自若終不為動雖賴

天子憐而釋之吁亦偉矣語云躁觀靜迫觀定此
環溪集

卷五

四

無論忠耿不有觀所養耶乃今舉所集觀之言如
所行宛宛若對而平居之所以自許者蓋無徵乎
為詩為文共若干無慮萬有餘言大都弘而大貞
而不泥縱而不流率多自標形神直寫膏肓不蹈
襲前人片語文固質任自然詩亦根諸心得譬之
哲匠造車無假人授心手合任動皆中規不害成
一家言余嘗謂士君子立名在窮宇宙垂不朽一
曰氣節二曰文章氣節以回光岳之全文章以洩
天地之秘二者交相成也而難以語全在昔汲長
孺直亮而文譽弗章柳子厚才華而行誼未粹蓋

自古難之矣夫言其華也氣其充也而無斯二者誠貴養之豫也養之弗豫而不有諸中則是徒飭華標雖言言孔孟日以稷契之語告君人固弗之信矣我以是知公養之有素而表裏具美已非朝夕之故矣人亦有言積竹之矢其中不靡重輪之車其發不禦言豫也豫則立而所托以不朽者有不在茲乎方今

聖王御極庶政一新而

綸詔煥頒章明至隱首徵

先朝建言諸臣而我公與焉乃晉廷尉以列卿佐

環溪集

卷五

五

不可不謂一時之遭也雖謂重年不欲煩以政以盡究其平生然

皇上人惟求舊吾公終完節自高其兩得之矣此其事豈惟一時寵光異日當載之信史將百世傳矣

兩浙品士文刻序

欽曰愷吏四明入越登吳山上會稽望大白天台諸峯若鳳翔蛟踊諸靈秀不可攬結下錢塘渡浙而西又見洪濤巨浸浩浩湯湯不可涯涘愷乃穆然仰而嘆曰茲非夏王神禹氏之故塘乎何山經

結僅乎一至此也意必有才俊官焉恤氣休鍾

不在茲乎守明之明年督學蒙溪張公課士乃盡出所試卷俾愷讀之愷于是得縱觀焉果見其文渾雄玄奧馳騁古今取材于百家子史而又折衷典墳且其覃思藻發抑揚變化橫縱四溢若與越中名山川爭雄勝能使人望之而却鳥者倚輿處執天精地靈臻此人文是雖氣化者為之要亦有風化者之助焉昔者先王盛時司徒之所誦敷樂正師氏之所銘造家無殊業人有定志絃歌禮樂之化至今稱之不衰魏晉以降一倡百和一時能言之士述則古昔操美筆硯人人能夫豈少也率櫛藻摘奇務屈曲聲牙若神鬼恠幻不可測識卒為天下非笑其或稍自振飭往往攻尚互異非蕩焉不經即約而無化俾之明物達政則奄然靡矣文難乎全哉邇者

聖天子崇化右文詔告海內率先崇雅黜浮公又仰承

德意昭軌植則雅造多士漸漬衣被者爭起濯磨固不同然以域于化故其為文婉而斐紆而則蕩而不浮而一歸于正我是以知鍾粹之地也

老文也。迨會者時也。鼓化之神也。緣此立教。其至不行。在昔已有聞矣。韓愈氏出而唐之文變。歐陽氏出而宋之文變。有明徵。執是故。希光效能承休丕變者。率化之良也。相時定趨。懸鑑持平。而因物曲成者。藻士之貞也。矧惟公徵諸素履。文且無論。方其讀書秘閣。風節烈烈。動海內。既而翱翔中外。蚤夜標超。古人若亟欲追與之俱。是公之為教。不徒以文而諸士之下觀而化者。率皆由表之言。至德之藥。抑豈徒文乎哉。嗟乎。玆王琳琅天下之寶。要當為天下寶之。愷請付諸梓。公辭曰。是浙士一環溪集 卷五 七

贈鳳野何公晉權閩憲序

鳳野公佐吾松政。成化孚晉閩憲。公聞命。即戒行李。時則合郡士民依依戀戀。不忍舍公去。曰。東南保障。東不在海南。不在江。其在吾公一人焉。奚忍舍公去。于是士民交上狀。乞留公。命且未下。公曰。

君命也。即有成令。不可以稽。遂行。于是華令春臺。君儼然。造余徵以不腆之詞。余曰。憶知公公亦

知。憶其何敢辭。世儒言文學者多。疏世用政事。武家學術良吏如龔。竟不以文章顯。詞宗若李杜。梁之治績。則寥寥無聞焉。夫才有能。有不能。天固限之矣。余獨于鳳野公。固灑然異之。公童子時。即朗秀不群。有司較藝文。稱少俊。云弱冠領鄉薦。即攻古文詞。咄咄漢魏。當是時。文章家爭言蜀中有鳳野。鳳野云。顧養高。山中廿年不出。而于天下事。協常綜變。亦籌之稔矣。一出而舉進士。佐理常郡。厝理精覈。並稱神明。適東夷之變。自督府以下。咸偉其才。戎政無問。小大無不取裁。于公能聲大著。環溪集 卷五 八

乏才之嘆而世無長者不可以為國昔人有以自
係天下安危者四十餘年言其所急也語云良
庖歲更也換庖月更也庖丁解牛三十年而刀不
若新發于型神也海上托公以安危者非一日矣
人人思其諄練深然不迎刃解也則固願公留留
且久以少遂其所私柰之何其一旦舍吳而之閩
也余因太息曰嗟嗟吾民不忍去公者固以一方
私公也然公天下士也閩方多事不得不借公以
需一時之用然全才偉德如公往而定傾保大樹
旗勒伐是公指日事耳行矣仍早夜願公持大中

環溪集

卷五

九

丞節來保釐茲土而大江以南終必賴之又晉而
上焉望日益隆位日益崇將入柄政樞輿

聖天子疇咨化理匡阜民物俾先天之下無不沾
被凱澤雖三吳八閩皆不得借公以自私矣公其
謂何眷遠聞之曰夫斯言也不遠于事而可以喻
志遂書之為序

正溪周大夫晉湖廣憲序

正溪大夫擢湖廣憲食鳳峰沈子造而賀焉客有
弗豫者曰大夫開道積學有年矣方其為御史時
慷慨敢言直聲烈勳海內以彼其才取徑約

巨位何所不可必待紆徐還求博試而錯觀之
至淹淹補外且數歲而公斤斤食湖廣事此豈有
異故哉沈子聞而嘆曰噫嘻談何容易子過矣子
過矣大夫今且行請以舟喻吾嘗見有二人操舟
者其一人者挾江湖之術揚舠拂纜振策而前自
以為乘風順流可瞬息千里其一人者居常守拙
不及戒途靡靡然稍却却且後若莫或追之不圖
前舟適有天阻事與願睽或十里一息焉或百里
一息焉又不百里需於泥沙驚師且告困矣彼一
人者方徐徐以行擊空泝流鳴聲上下無所於警

環溪集

卷五

十

追且及及且先之矣我是以知宦循江湖也其行
其止皆舟也方其行也弗即行若或尼之及其止
也弗終止若或挽之無乃有尸乎其柄者在謂時
命非耶故塞有機通亦有機夫既或知之其塞也
奚以戚其通也奚以喜要之順受爾矣語曰舟行
江湖不為莫乘而休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大
夫茲行也其將修我艤檣飾我艤艦戒我樓櫓以
極其所欲至一時疾徐當不暇問而所謂時運命
者終必有際焉和矣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佐舟楫
吾大夫有望焉

邵伯洪溪衷先生憲稿序

竊謂文以載道自古識之矣時文雖近於藝然明
翼經傳聖宣化原道亦無不載焉在昔王荆公改
科舉以經義易詞賦蓋欲崇正學以求貞才去佻
崇貞意非不良而元祐諸公深咎其弊非以其經
義不足以取人也無亦以治經義者不得其道將
併其人而誤之矣晦庵朱先生嘗與陳膚仲論近
年科舉文變幻百出往往務旁支曲徑以為新奇
顧不究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傳註但取便於詞
此其言若為今日發者今夫操觚之士抽思摘詞

環溪集

卷五

十一

動逾千言雲奔川湧霞流藻蕪觀者非不驚目快
心以稱雄於時然要其所指緣飭多而體認寡枝
繁而本剝華茂而質漓而晦庵之所病者不為無
也余竊傷之乃今見洪溪公憲稿又何其異也公
自少奇偉絕倫博綜羣書上下數千載靡弗談洽
以故為時文窳窳本之聖賢經傳質之先儒訓詁
意緣理出文從意生雖其敷暢明達而言言字字
不詭於正義辭之造父善御而控縱如揚極其所
如軌度自在信精蘊之發至德之藜謂載道者
耶耶語有之文章與政通公蒞吾郡儒以飭

尤以身任則時時課試諸生擇其才且賢者與之

辨難雖霜晨暑晝不廢一切世俗浮靡之習悉為
屏去顧規著鉞世要言肫肫然則古昔期之大道
繼又出是稿授諸士若鏡見機玄示之標的我是
以知公之文端有本原要非飭華標而徒事於枝
葉者大都文之純漓在倡不在習故風也者物之
所由動也衆人之風係於一國一國之風繫於一
人此一人者能不因於習奮然起而標途樹準文
其有不興乎是固宜斯稿一出爭起濯磨蚤夜思
所模習駸駸正學崇而大義章其為模遠迪德所
裨不既多乎

環溪集

卷五

十二

贈諫議方川先生序

方川先生由諫議佐理南昌君子以為材臣小受
賢者下僚若為先生不平先生居之裕如曰吾道
固是也須行吾鄉進士諸君與先生所嘗往來者
祖之于郊先期見源陳君半城林君展采脩儀儼
然造余屬愷為別言愷義不得辭嘗聞之水鑑莫
如清人莫如近余知先生先生亦知余余仁居
同巷朝夕相與促膝論心先生自不疑為時文獨

玄與稿一脫佳詞秀句藝林籍籍傳矣及為文詞又追宗質馬懸解妙悟已涉作者之途稱名家然又不以才自豪深自韜隱嘗毅然奮曰男子出而當為天下奇文其技為耳口耳其贊焉耳不得于身心徒枝葉口耳之務即王楊李杜何為以故平居持身如處女動必遜則古昔踐履誠篤純然不詭于正義既而取科第為大行使于四方清聲朗然入諫垣為給舍不事毛舉細故植綱振紀其所言者動關國是或係四海蒼生休戚言出無不犁然當夫人心至義之所激一有異同率

環溪集

卷五

七

又數執甚毅烈烈不阿是不問可知其為貞臣矣嗟乎以彼其望使雲蒸豹變即超歷有赫將何所不濟乃今轉遷又出于輿情恒理之外人固為先生不平而先生且曰吾道固是也夫豈有異哉噫此先生之所以為高也蓋得失輕重繫之人而在者固自定也語曰髮不足失髻則羞指不足失履則憂大都中有所歟則所望于外者重若先生則所養已非朝夕養之豫故視之一視之一故無不足以故其為

天子諫官位顯而志行先生不加喜出為

天子讓臣位卑而志抑先生不加戚何也君子所盡者職所因者時所安者遇不見夫畊者之于田乎墾土墾本芟夷柱木極其勤力而沛澤以洪訖可小登硯田惰農功不什一霑渥饒洽穫且百倍即此可以喻矣是故忠言謹論持介秉公職之所繫我也非天也顯晦亨塞伸抑遲速遇與不遇天也非我也故曰君子論職惟其是太上求才惟其人乃若先生尤竊異之其所養者定所負者大豈易言乎豈易言乎夫井魚不可與語濶拘于隘也夏虫不可與語寒雋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遠局

環溪集

卷五

十四

于見囿于聞也先生其猶龍乎時屈時信時潛時見小之而澤一方大之而雨天下其奚不行吾見先生之升矣况聖君賢相敷求金木正在今日恐南昌亦不得以久留矣

贈岳伯堯山臧公序

是歲季冬之吉為堯山公壽辰先是歲戒門者弗納客至是戒亦如初辭益以峻曰吾二親在堂憂通不能造膝下一拜敢先從人拜乎賀者候門屢相接終拒弗納時則春臺陳侯某始令華越三日來造余舍謂愷曰某越在屬吏視公猶之父母也

自例于衆又禮在謹初方公在公之
豈敢自愆于度乃不敢以他禮見願屬愷一言且
申再三意曰始余以進士需次銓曹命下得華
令賀者交至時以邑大賦繁恐無以稱塞是懼客
有懈之者曰松郡公有堯山公在公今之聞人古
之循吏也雖其以文名家然不自炫其能茲行必
以民事相課上下交相成也君何患焉余聞之喜
即日陞辭兼程而下至松入其境則鯨海不決入
其郊則野無曠業入其市則里無繁科入其庭則
訟無留微雖繼之兵荒之餘陪若起困若蘇老穉

環溪集

卷五

十五

恬熙煦煦然若始遂有生人之樂而太平之景象
見矣余見而益喜以稔諸民皆曰實吾郡翁大政
使然余聞而益大喜乃稔諸愷曰往客之言夫豈
虛也是不可以為壽乎曰似矣未盡其大也嘗聞
之古之為吏也以為民也今之為吏也自為其官
也夫惟自為其官其日夜為計認認焉惟望遷秩
以去其視民所便所不便若罔聞焉無惑乎循良
不興而王道不昌諸民也我是不知堯山公加人
數等矣今天儼然蒞于民上者不為少也有能凡
夜矢心肫肫以就國家之急者乎有世路若

直行古道徽徽自將者乎有下車以來能禁姦戢
良不持片紙下里門者乎有持已峻潔自飲水之
外寸絲握粟一無取民者乎有燕坐堂上不發聲
色能使胥吏慄慄終歲莫得民杯酒者乎有剪強
拔豪又能赦過宥小而政不暴施者乎有海上無
良起而為盜竟能使之聞風屏迹戒弗犯者乎凡
此皆人所難有一于斯亦足稱良公且兼之是真
有大造于吾民固宜民之交口誦義若出一詞松
之輿論于是乎在語之輿論不在朝則在野朝
聽遠野聽習言民不可誣也蓋士大夫之口易調
而匹夫匹婦之舌猶不可假傳曰天之視聽視民
夫視聽民之用也而曰以天不以重乎上之與民
相為命也而天之從違往往係之嵩嶽頌申而周
之民壽淇澳頌武而衛之民壽故曰得民者得天
得天者得壽

世壽稱慶敘

粵稽傳紀所稱述世鮮回慝膏災日却代累淑善
慶澤攸鍾人之言曰豐壤多茂植瘠土鮮良材自
古記之矣林之先世代絲述譜牒不可攷已自弘
齋君始祖時齋公由上海虹橋徙華亭遂家于華

傳為直齋公以鄉進士刺沔裕二州並有聲
具在頌以又再傳為思菴公散古秉札彬彬然以
儒雅稱繼是為省涵公則弘齋大父也業儒不就
遂棄業醫通籍于官以義聞于時享有壽考今鄭
太夫人則省涵公之配也承上御下百事百當內
政井井顧今年已八旬髮冉冉黑瞳隱隱出碧光
猶勤績紡每夜家人就寢中閨燭不滅剪尺鏗然
有聲人曰此壽徵也乃今南濱公則弘齋乃翁也
有孝行平居樹義若滋人以緩急告者隨手輒盡
不為一二日計留歲饒人有鬻其妻者妻不忍背

環溪集

卷五

七

輒軫而賜食與衣務俾之得所嘗以醫道活人不
責人之報及蒙他人之惠顧又絲絲縷縷多所報
塞一不忍負人以橫逆加者率又笑而受之即聞
墻之侮曲盡其意一不與較其天性仁厚有如此
及壯耻無以表見遂顯情教子顧自課其業翁雖
不專文學然性敏甚古今經史目過神解蓋評品
文義下上低昂若衡若鑑即老經生皆以為弗如
弘齋用是益感奮博極墳典能文章有聲以詩經
領鄉薦二人蒸蒸顯矣翁得報持益謹益飲門
戶人或投倚者握手謝不納曰此是秀才第一

不以其初後將何極士論高之乃構一小
二八涇之南時挾一二野老夷猶其間陶陶然
樂也而王夫人又稱厥配雅有士行自範經小學
以至裨官小說靡不曉以是教弘齋往往勸忠繩
孝務納之軌度至館師款友隨弘齋所需必豐必
潔有弗繼雖晚簪珥弗惜人以此益多其賢顧今
翁年六十三夫人差長二年並耳目聰明步履便
捷真相匹耦而又有鄭夫人康裕在上三世同堂
天然重慶此其事無論吳下海內有幾今夫世之
言壽者不為少也山中野老能道長生久視事若

環溪集

卷五

七

宛宛可聽然子孫未必其皆賢賢矣未必其能顯
顯矣而為人親者未必其白首齊年而又未必其
同堂重慶宇宙內凡可喜可樂舉在目前無一欠
心不快之事此豈易言邪嘗聞之獲福易全福難
有德易完德難故德福之基也福德之聚也襄子
曰德不純而福至謂之倖倖非福也以今所觀記
太夫人式穀爾後矣在翁于鄉為善士在王夫人
于家為令人吾弘齋君又能侃侃自將不獨稱文
章而持身如玉動皆可則內外協德上下六相
承也其所從來者尚矣而謂全德完福者非邪

曰好脩而履應古之訓也逾恒而篤享天之道也
豈不章章較著矣乎然此猶未也方今

聖王御極泰道方升正祥賢彙征之目弘齋由之
而上南宮策對

大廷行將振翼紫霄飛騰闔闔其位弥顯其寵弥
渥子為士親且為士子為大夫為卿親且為大夫
為卿

重封累爵內外同之則所恃以永年者亦既多矣
又不獨今日稱世壽已也

哀輓錄序

環溪集

卷五

九

水軒先生守溫具有官理越又二載卒於官一時
溫之官居野處無間識不識咸吊哭哭非哀死也
哀失賢也觀風使哀失良有司曰水軒不死必樹
腴勒伐為時名臣同僚哀失左右手曰嗟乎天奪
之鑒矣溫之鄉士大夫哀如同僚其父老百姓胥
史徒隸哀失良父母曰小人無命唯公是命孰奪
之云奚容弗哀然哀異情情異詞不得不假之言
而聲之歌歌閔鳳峰沈子喟然嘆曰傷哉戚戚乎
由衷之言也非無從者也是可以觀水軒矣客有
難者曰哀有喪禮也哀而歌之禮乎先王未之有

沈子曰禮緣諸人情而已矣人情有戚斯戚
斯哀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故假之言言有既而
情不可終也故聲之歌在古有之薤露則歌蒿里
則歌是故哀以飾情也歌以飾哀也觀乎其歌而
其人之賢可知已觀乎人之歌而使人之歌者其
賢益可知已

三泉周先生應 召序

三泉周公治華政成臺薦風騰銓曹以聞爰膺

天子寵召先期戒途肅將以行時則邑博李泉劉

先生蒙川陸先生率合學諸士儼然造余屬以不

環溪集

卷五

三

腆之詞懼辱公知不敢以不文辭竊謂士君子出
而用世非不欲憑翊清時裒潤鴻業以樹無疆之
休然天下之務非一人之才所能兼也蓋五味各
一其嗜五聲各一其響群材各一其器有能有不
能從古限之矣故曰偏才易蕪才難若吾公者則
余深竊異之公自少天授靈穎矯然朗秀日記千
言抽繹古今無論治博士家語為古文詞追宗墳
典取裁左國班馬咄咄稱名家矣久之幡然悟曰
為文將以經理天下而得之道不得于道徒空文
自見人謂我何其里山有念庵先生者當代所

吳人也時時與之游乃得盡究本源鏡見機玄既
又躍然喜曰道其在是乎蓋其所造者深故其所
發者裕未幾舉進士一出而令嘉善即諳練如素
官政方及期一時善政聲譽如雷當道大奇之曰
才鉅邑小嘉善豈足以盡公邪遂疏改蕪華環八
百里以為邑財賦生齒浩繁蓋一邑不啻十邑之
事一日可當百日之勞號稱難治者天下不居其
次公至不動聲色談笑而應之若不以其地窘其才
以今所觀記自下車以來知吳俗湛于浮蕪廉以
律已首先清約樹軌標準烈烈聞矣民故憚差役

環溪集

卷五

三

甚于狼虎公廉得其情禁無一卒及片紙下里門
里門晏然醉游飽嬉終歲若不知有官府事邑有
猾吏稍不戢往往舞文變幻下上其手公于
無問小大躬親校讐一不落吏手又門禁肅務使
吏不見民民不識吏雖有巧幻者計窮知困終日
徒抱空腹而立審編長賦諸役一不加虐群起為
嘉獎孔百出公惟殫精民隱其諸富貧息耗雖在
深山窮谷潛咨密察宛若見也以故役定令出萬
口稱便莫有一語訟不平者催科古稱政拙公一
不以鞭笞佐怒誠信素孚但示之等差要以成約

信其口去聽其自輸終莫有慢令愆期者里甲之
費用或不經一日數緡且告不足公大為節省自
燕享飲射之外一物無所需顧今市廛居積金隆
山起而官府竟無寸蔬握粟之擾每晨起上堂至
午漏一無事事惟見齒簾據几松陰鶴影從容閑
適或酒翰振藻採弄圖史所翫然舉也斯其才豈
易言乎然又韜不炫露深自貶損嘗甄別士類遇
有賢者才者品藻藝文顧降顏下氣畧迹忘形不
啻若視其親子弟即若下材亦肫肫啓沃終公之
任亦未嘗見公出一盛氣語蓋公造詣之深洪度

環溪集

卷五

三

遠識若高山大川不可擬則非所謂能肩大任能
荷重負古稱社稷之器者非邪吾邑方時公為令
而內召之命且下一時士大夫相率挽留而計
無所出曰天乎天乎其奪之良矣余且慰之曰借
吾公以覆被吾民者一方之私也進吾公以相維
天子者天下之公也吾一方固不得借公以自私
行矣其尚無忘我邦人哉

賀邑博學泉劉先生累膺旌獎序

邑博學泉先生教華之二年化洽道重風動江左
大中丞王公及巡臺伍公王公溫公後先晉獎

淑並廉先生之教駢口同詞褒激孔嘉不溢不字
皆實錄云禮成其門下士某等儼然造余屬以不
腆之詞為先生賀愷曰余羽言何足為先生重嘗
聞之士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昔者九方臯相馬
三月而反報穆公曰得之矣牝而黃使人往視牡
而驪穆公召伯樂而問之伯樂喟然曰若臯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
馬至果天下之良也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
得其心徒執資論格以殿最人其不形容筋骨相
者有幾若先生之遇知于群公不尤異乎先生世
環溪集 卷五 三
家安福代有聞人自宋迄今以科名道誼顯者載
在郡乘可列而數先生當其後絕口不自陳其家
世少即負奇抱博極群書上下千古為時文最精
有司試輒冠多士及試場屋輒弗第益憤憤如遇
敵蓋十三舉皆北一時同業者俱縮銀黃列臺省
赫赫顯矣先生方以貢事上春官斤斤焉得分教
吾華人固為先生抱不平先生頗笑曰吾道固是
也至是率標漆樹準崇實左華肫肫于三德六行
之訓毅然以師道自將一切世俗澆漓之習俱謝
不欲持已雖處之處誠間與諸士較之

無良不良欵欵惻惻昭布衷衷咸與鑒遠以改得
于觀感者爭起濯磨然又教不廢學暇日與書史
為伍納繹舊業即霜晨暑晝若老經生然未嘗棄
書不觀會甲子應天大比觀風使試又高等及試
場屋入毅矣主司嫌于官又弗策先生乃歎曰吾
志齋矣夫君子所因者時所安者遇吾亦安吾所
遇而已遂專情師教不復論他事然道日益隆名
日益起君子以為先生加人歟等矣群公之知先
生先生之知于群公蓋有出于驪黃牝牡之外者
明鑒遠識當不在九方臯下其所謂天機神與者
環溪集 卷五 五
已先得之矣先生為往不遇此方今
聖君賢相在上求賢無方而三途並薦正在今日
在昔楊文貞魏文靖二公俱以是官起為名公卿
至今載諸信史楊固先生之鄉先哲而魏則教吾
松者也古人遠乎執希之則是先生自此升乎
光裕堂序
吾我溪先生世家于松吾松言家世多賢者往往
稱袁氏至我
朝益多聞人軒裳圭組仍仍相繼起其曾大父某
公為方伯據忠宣力為國家建萬里勲大父某公

為內史直館閣最久至乃翁某公歷事兩朝累官
至鴻臚少卿家世顯矣猶以清白相傳門無別業
斤斤一草堂介于棠溪之側隱然不似容旋馬之
風既而少卿公歿我溪君少孤業當落堂且易
主我溪稍長語及輒感感無嘉容曰吾痛念先人
緒業為子孫者不能世守其何以自立用是感激
思奮欲拔樹功名以表世乃篤學好脩為文章即
擅名吳下無何舉奮危科既而先緒不祧堂後如
故于是群起交賀扁其堂曰光裕吾郡侯沂東公
既識其事矣仍屬愷以不腆之詞惟惟君子一人
環溪集 卷五 三十一

以亟復故居為念惟是以先人與謀之忘思終失
墜無以昭述標後要之返初而崇本故愿以黜滄
又何甚孝誠彌至耶語云世宦不如世德世宦者
廢滿而易世德者象賢而可久吾見我溪持身
如玉嗜義樂施志節可托緩急及居官經事如素
宦政未及期清聲才譽朗然風動海內是可以攬
親矣是茲溪所恃以重者在人不在居行將入相
當洪庇蒿間以光天之下則是堂也茲其兆矣
邑侯謙山鄭公應召序
余嘗讀太史公傳循吏敘述教子產諸賢若無
環溪集 卷五 三十一

甚願赫可駭人視聽者及夷考其時男女異路市
不二價道不拾遺父老童稚咸煦煦遂于長日此
豈有異故執大都才非難才不自炫者難其大史
公作傳其意固已遠矣而今之從政者吾感焉
往往搏擊操切以為能綠綬華標以自眩民方苦
其多事也監司輒以最聞無恤乎吏治之弗良而
古道不復見于今也若吾公者其加人數等矣公
素負奇抱顧不自有來令吾輩承歲饑民力竭
矣公顧嘆曰賑孩屬也而搏擊操切之務為民父
母者忍乎哉乃夙夜苦心約已務為生養休息

同規畫一切聽民之便不强人所難以余所親見
政種種不可殫述要之奉職循理足以稱良
焉是故去佻崇貞剪澆培淳而一切不經之費非
他之務悉為禁格風俗不為不厚矣賦告急難
催督來若風雨乃相其緩急曲為調度善處兩難
之間稅歛不為不薄矣庭訟滿階絹為若公性
下堂降色款款劇劇聽其自辯終乃折之以理一
不以鞭笞佐怒刑罰不為不省矣敦崇文教時時
與諸士論道講藝一經品題若衡若鑑洞無遺情
學校不為不興矣饑饉之餘無良者往往伺間剽

環溪集

卷五

五

掠公乃相地設儉示之先聲而境內無一草一木
之聲盜賊茲乎息矣門禁肅穆豪猾史闢除殆
盡終歲不見有持尺帑下里門吏獎茲乎革矣前
此洪水為災野無完土民幾無生矣顧相土以畜
洩又因時以招撫徙者日至耕者日集田野茲乎
闢矣凡此數者史稱所謂奉職循理有一于斯皆
足以稱良公且無之其覆被吾民者不其至乎語
有之政者正也治人者治自我也公三年坐堂上
俸外不入一錢餘雖尺縷握粟弗取諸民則既置
身于高等矣而上官之低昂下一不之間或勸

之少為假借公顧嘆曰官非公所有吾終不忍
脂韋軟媚以博顯榮卒之直道雖抑于一人而
廟堂之上輿論在而公道昭終不能已

聖書之召此其事天耶人耶亦可為循良者勸矣
或曰茲行也不為臺諫則為侍從公行不復來矣
士民仰戀真若離乳于母徹鑑于室上下皇皇何
以為情嗟乎夫一方於天下孰大萃土於

廟堂孰重余有說焉樹松栢者松栢茂而成陰塗
之人皆仰而休焉澤及百里千里而潤草木者江
河也餘波所及猶得沐而濡焉言松栢者小而未

環溪集

卷五

天

大也言江河者大而未盡也泰山之雲觸石而出
不崇朝而徧天下萬物滋焉靡遠弗及夫是之謂
經綸天下之大公行矣淳龐敦厚如公才不自炫
如公旦夕入柄政樞以其治華者以佐天下豈惟
華之民安天下之華舉安未必不自今日始惟屬
知于公前以學校之請亦既有言矣茲以上舍奏
君某郁君某相率太學諸君若干人申再三意曰
謙山父母翁與公深相知也雖累言不為贅耳
不為責公其無辭惟曰亦余情也乃授簡為書

明太僕卿齊徐公五十序

是歲三月之吉為公誕辰且壽屆五十愷越在
養不獲躬晉一觴然辱公愛甚誼不容于無言乃
偕司諫白雖張君我溪素君學憲中江莫君司
文石朱君謀所以為公壽竊惟自古大賢君子之
生非必其山川靈秀鍾毓之異要之其身重于宇
宙而所繫于中外之望者不淺故夫人之顧且愛
愛且祝者非徒其年之貴而稱乎其年之為貴其
意固已遠矣昔者趙簡子問羊殖于成摯摯曰吾
不知也簡子問故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年二十也
仁以喜義其三十也勇以喜仁其五十也能使遠

環溪集

卷五

五

者復親今不見五年矣其變益上也殖果為賢大
夫至今稱之不衰吾公英情天逸少為文精敏絕
人又才不自炫嶽嶽以名行自將及紫進士辭館
選名隱隱起乃拜駕部郎諳練如素官往仕實明
本兵以靖邊隅即其經國才猷已非為士時矣及
轉光祿太常太僕並列卿佐所在協常綜變伐幽
剔蠹名籍籍又非初試為大夫時矣既而轉太僕
光祿長卿謙光敬德不懈益虔至是名日益起又
非卿佐時矣昔者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語
曰德成道積精神之極吾公年方三十古稱曰艾

之年其所造已如此進而曰耄曰耄曰期頤聲稱
所被入何底極也竊聞之古之君子言官必及業
明徒有其位者異言齒必及德與徒有其年者異
故程能稽德月異歲殊而變益上矣若徒論其年
而漫無表見雖千歲之日至猶之旦夕也况由卿
而相貶足可登今相國存翁與公為伯仲相門世
德其所從來已非朝夕在昔韓獻肅公兄弟同時
入相又俱享有眉壽人以一時之盛前所未有余
則以為韓氏爵位雖隆而遇非其時遇雖來而
相業未懋乃今見公與翁遭逢理明不可謂不
遇矣行將同心輔政其奇勳茂烈終當修駉當代
以凌躋後先而所以不朽者亦既多矣

環溪集

卷五

五

贈龍門鄭君應貢序

余嘗讀莊子內外等篇其議論豪縱往往蕩而不
經初若厭不款觀及反覆細繹其大旨則又與然
自失曰嗟乎達生一至此哉蓋其縱浪大化傲倪
萬物而一切升沉榮辱失得顯晦舉無以繫于中
此其言上下古今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冥冥
濛濛而超然遠悟者有幾乃今得一人焉曰龍門
君者其庶幾乎君自少穎異博極墳典為文章麗

而有則冬官石厓公一見而奇之與之館甥名門
隱起以初貫順天遂為順天學官弟子中癸卯御
薦論者謂南士不當北貫蒙

昔仍列置學官當是時被誣者交趾疏辯君顧笑
曰稷善稼不能使冬之為穗拜甚勇不能使鎬銖
之自保吾亦安吾所遇辯復何為益攻苦焉學學
官諸所升散課肆恂恂守繩尺不改嚴君忘其為
聽鹿鳴時也學憲訪後高等舍之廉饒名日益起
然竟弗第嘆曰吾志齋矣一時文學咸為君惜
曰龍門之所以稱雄于時者豈惟專情于文要之

環溪集卷五

志行醇篤表裏粹精有足多者輒同口駢心頌推
補貢闕校庠與郡縣議協聞之學憲周公試其
文又高等計諧上京師君顧辭避謝不款曰某寔
無狀前此獲戾不能退耕于野已不自持澆澁至
今近者倭變又不能自慎身被不測之疾敢忝竊
盛典以累

明時自分萬分無所稱塞辭謝再三周公聞而大
喜曰是豈不足以闕風教厲薄習耶乃註名貢籍
不煩赴部檄書極其褒嘉語中亦載經明履潔及
學校之鴻儒士林之高蹈皆君貞錄云仍行有司

章物備采重以扁名作興之典至稱敦矣鳳峯沈
子愷曰去古浸遠風之弊也久矣倖門一開躁進
者競趨隙實可窺善幻取資忤怒或後矧貢惟

明時正途上下交舉事已攸濟顧飄然引避謝去
意何為耶我是以知刊方執固者曲士之規也貞
志順命者哲人之經也昔者愿思薄情于結駟子
與恥譬于逐禽其見亦已遠矣乃今見君辭榮而
耽寂默踪以養恬斯其為遠已與前賢競爽矣庸
可及乎語有之重輪之車其則不折積竹之矢其
中不靡已非朝夕之故君素持身如玉事親孝親

環溪集卷五

有所遺盡推而歸諸兄及排別家難身任其勞終
不以告人舅氏石厓公沒經紀其家至撫其孤底
于成立此皆人情所難我固知今日之事端有所
本而非假辭色以偽為者惟素知眉又以某某某
諸君之請不敢以不文辭

賀海觀董公宋夫人偕壽序

貢士海觀公配宋夫人即前秋官如海君之二親
是歲三月某日為夫人誕辰而公亦某月某日云
雖其後先毓異並康裕履吉不啻華年先是秋
以言事戍西粵每遇二親壽辰細細心自公仰天

原缺

故淵獎公益殫精悉慮治如往轍而績加異焉然
公性剛方持法頗峻上官有異同敷執甚毅即震
撼不為動終不肯少貶以徇時竟以是翩然歸
則喟然曰吾母居嘗謂某曰力田不如逢年吾仕
不知遇合某惟不率母訓以有今日太夫人聞而
慰之曰官惟盡職惟求是汝直已守道不媚上
官是其職也汝何罪焉况官循海也犯風濤而顛
迷者何限今汝得稅駕之所逍遙樂土吾雖慕羨
養食甘也夫復何憂吾于是因有感焉夫緣祿而
養者祿去而養衰因爵而歡者爵移而歡廢無論
顯晦即使太夫人翟冠翠翹揚帔曳綈恒被寵榮
非不融融樂也然或宦轍久羈倚門無目不能以
朝夕與其拂志悖德無寧就養承歡昔者曾子啟
衣而耕其君聘為魯卿曰吾聞受人者辱于人臣
辭不就非逃富貴也要之性天之懿識性于內
者卑而視物于外者輕觀其酒肉將微必請所與
間有餘必曰有當其時一日之養雖三公易加焉
故古今稱養志者必曰曾子曾子我是以知素人
大人矣夫惟志協則心和心和則氣和氣和則

康而裕是曰久視是曰長生而百歲之期千歲之
日至又其餘焉耳敢以是為太夫人祝

賀二守九石鄭公膺獎序

昔者汗明見春中君候問而三月始見談卒春申
君大悅之召門吏為汗明著客籍寵以殊禮汗明
君曰君亦聞騷乎夫騷之齒至矣其服鹽車而上
太行負棘不能前伯樂一顧貯衣竊之騷于是僂
而憤仰而嘯若聲徹九霄此何也彼誠見伯樂之
知已也夫物常伸于知己而屈于不知已故有鮑
叔之知管仲天下始知有管仲有叔向之知祁奚

天下始知有祁奚自古賢者多如此以余所覩記
九石公又何其遇邪公早負少俊名于古今天下
書無不讀尤精博士家語以春秋魁省若有司梓
其文以式當其時余謂公上春官取高第若其家
物一無難者然而再舉再弗第人咸異之公顧笑
曰榮進固有分豈盡由人邪居之裕如始教全州
繼令善化政教具美臺章薦者相屬當其時余謂
公起而應召為侍從為耳目將隨物稱施無不
可者然而轉遷猶不離常次僅僅別駕吾松人尤
之公又笑曰顯晦同有時豈盡由人邪居之裕如

及佐吾松能幹大者當路才之概擇海邑
無廢功革無遺德邑以大治無何轉郡丞職司海
防改官不改地當路實偉望公公治益力乃稽糧
餉謹斥堠閱戎伍厲戈矛選精汰弱獎猛勸良靡
弗錫矣然此自我得所聞近余偶出山遵海而南
果見其樓船密比環壘列行若常山蛇勢首尾相
啣水陸險要表裏代雄靡弗肅矣顧又進諸武人
問之率又人人奮勇無不願為公效一戰者曰即
冠至吾屬奚患焉公自治兵以來凜茲海國燕若
舉膏終無一草一木之警昔人謂善保障者東不
環溪集 卷六 七
在海南不在江豈不以人裁及其暇目又簡士之
優者與之較藝文往往降顏下氣肫肫喻指以故
諸士爭起濯磨無不顯出其門駸駸化兇郅魯此
其才益燕文武之用倫政教之能真得經國之猷
上臣之累古之所謂全才者非邪是以聲稱所被
風動江左其諸部使薦剡交騰若群口一詞乃今
中丞芳洲洪公特行褒典章之物采著之表儀中
間獎與褒嘉極言其燕能盛美蓋皆實錄云夫寸
識循理吏之職也稽勞核實憲之度也然有遇
不遇不能盡如人意嘗聞之人貴相知知非

知于賢者難况公所遇不獨一芳洲洪公若沃洲
呂司馬諸公皆素負當時偉望觀人者率多以其
品藻下所低昂今夫抱盈尺之璧而文檣襲之
華綬自以為天下之至寶也陳之通衢而欲售之
人時則途人不知不愛也賈人不知不愛也至識
者不問玉斯悲矣非悲其不過也悲此而不過將
無附于遇矣我是以知有異政者知于人而政益
彰有偉望者能知人而望益隆交賢之也即今
聖人在上方求賢如渴賢宰相在下方以人事君
吾見公之升矣位日益隆名日益顯此其所知將
環溪集 卷六 八
滿天下矣豈徒曰汗明遇知于春申君已邪謹辱
知于公又以合郡兩學師生之請遂不敢以不文
辭
送郡守奉庵朱公之寧國序
往余系籍南楚楚與蜀密壤間嘗從蜀中人游蜀
中人往往能道其鄉之山川人物之秀麗及其蜀
之重慶有所謂朱氏者以清約相傳雖代有顯人
室無華居衣無綺綺食無重肉然有隆古之風
當其時位雖未與奉庵公通殷勤接燕好已雅知
公為朱氏後人心竊慕之安得若人而宦游吾上

風俗寧憂不厚古道其有不興乎會吾松缺丁及
命下果公也愷雖不言而私心已為百萬生靈賀
矣公英敏天授素以少俊稱上下數千載於昔無
所不窺為古今文並造玄乘粹然稱名家矣然才
不自炫微微以古人自期束髮即奮危科成進士
始令上蔡輒有能官聲會入 觀時當路者方握
權為市他郡邑持方物輦載入都下者不可勝算
公獨赤手行一物無所持人故笑之及事竣同事
者俱被 召為臺為諫蒸蒸起矣公顧有華州之
行華之變曠古所希有當路以公往飭于治蓋難
環溪集 卷六 九
之也公至則回艱起仆百廢具舉煥乎維新終不
以地寬其才能日益大者乃晉司空即治河河浚
董漕漕理名日益起乃晉守吾松承亂後鴻居
未定又俗湛浮華民日瘠而俗日侈公顧笑曰風
俗在率不在下教今在政不在民可無務乎于是
率先崇儉諸凡不經之費非禮之儀境外之交悉
為罷闕初令條章下之境內不下數千餘言大都
躬澆培淳敦本刊華而言言藥石字字法守山中
百歲翁見而異之曰自吾為兒時至今希觀此矣
及政之施又視民所便所不便次第行之飭門

聞民不識吏吏不知民諸所宿垢積刻
刻殆盡而豪胥黠吏至一無所容自奉甚約衣菲
始落至妻子告不足僮僕饑然有菜色人以為清
獻復出持已雖峻潔乃其心顧純誠尤嘉隆學校
拔其尤者與之論藝惻惻款款不啻若視其親子
弟以故政未及暮士民得于觀感罔不同然以域
于化以余所親記無論他事在昔民間燕會殺核
紛錯至彌侈也乃今則三豆四豆禮成而已而咸
者半在昔服飾緝繡羅綺至彌華也乃今錦不自
見浸浸有尚綱之風而咸者半在昔民間樂作越
環溪集 卷六 十
謳楚舞分曹競美至無賴也乃今崇雅黜淫浸浸
有巴里之習而咸者半其則務華標而崇虛飾者
至是耻弗為也刻畫無用之器雕文不當之飾至
是咸弗習也君子務濟其德小人務專其業蓋有
不動聲色能使頹風薄俗一旦返朴歸淳大海以
西三洲以東方恃公為命以祈終惠也而寧國量
移之 命下矣一時聞之者相顧駭愕求之不得
其故或曰無乃以常郡童儒之爭而吾公務為吾
松伸抑至與人辨數執甚殺烈烈不阿人以此知
自今日嗟乎寬哉寬哉此其事百千萬眾群以吾

公為是而獨一人非之邪輿論不出于百千萬人之口而獨出一人之私是豈可以為訓要之天定勝人久之公論昭是非定焉知今日寧郡之遷非異日相業之基邪我知以知抑之者反以揚矣行矣慎無改王趙馬愷辱知于公又以崇野叢侯之請誼不容于無言乃叙其顛末如此云

贈貢士勅齋馮君北上序

余嘗讀傳紀所載舞斑扇枕諸賢不為少也自古及今艷慕而後道者何限然以余所究極猶有未盡然者嗟乎事未可一二言也居常易處變難有

環溪集

卷六

十一

初易克終難故事莫大于委身殉難孝莫切于繼慕終身若吾教齋君者謂非若人邪君今大理丞南江公之伯子也生而穎異孝本天授爾爾時即解人意親喜亦喜親戚亦戚人或語公他出軌引裾抱持泣公為御史獄微不阿嘉靖壬辰會星變詔求直言公乃抗疏論列諸廷臣有顯貴曰某者直指其奸言甚激烈某聞之啣入骨乃日夜煤藥傾危羅織逮獄至議殊死時三覆待命危在呼吸御史宋公邦輔申揀維力

上忌并邦輔下獄諸言

揀益力

上益怒公毋太夫人等登聞鼓不報再擊再不報君年十四罹罹弱也仰天摧胸歎曰緹縈以一女子能出父于死刑兒雖眇小亦以男子稱獨不聞為子死孝能不為父効一力邪遂計上血書祝曰天乎其憐念吾父萬一不死願以身代乃手刃臂出血血淫淫下疏中語皆血漬成畫條極痛楚旁觀者俱凜凜吐舌不忍視視君猶恐傷太夫人心排愁破涕陽為自若且曰吾無痛楚人以是益多其孝書上一時雖未遽釋終薄遣從戎君子曰血書之力也蓋欲殺者原非

環溪集

卷六

十二

聖心其從中計畫多出其以故書上而帝意寢解未幾又賜環歸歸則公與金夫人具慶一堂金即君之母也左右承歡愛敬爾焉如此者二十餘年如一日歲戊辰金夫人病君憂甚及卒悲號數絕水漿不入口者浹旬三年不窺內寢每晨起省父退即就苦塊依几慙哭其則見所愛哭見所似哭見所嘗習御者哭久之毀瘠骨立形容枯槁公驚數語戒之曰汝哭母而病請奈吾何姑稍稍自抑終不為解再祥且禪日月遠矣猶肖像于堂追憶其平生意象惘然輒又哭夫孝一也內

前徇難不謀其身由後因心不忘其始此其人
論于今古亦有幾恭遇

皇上以孝治天下務得真賢以昭宣化原乃用公
卿言簡天下貢士之純孝篤行者以聞需以不次
之擢是蓋法

祖宗之遺意將啟本以左華植則以標準甚盛典
也于是合郡士民咸首推君以應 明詔是舉也

難言也難言哉昔者成周三歲大比考其六德六
藝而論薦焉雖所書也而本之以德德所考也而
先之以孝傳有之孝者所以事君也又曰求忠臣

環溪集

卷六

十三

于孝子之門士方窮時讀古書往往談華變口授

契非不毅然可聽也一旦登庸仕籍翔翔霄漢身

口卑相背戾若又一人焉此豈有異故也契在貴

口耳而賤躬行爾君雖以文章名家統統砥孝行

純然不詭于古道以君人而應 明詔政其有弗

舉乎

皇上方求忠于孝而君又移孝為忠上以實求下

以實應豈惟修聲于 朝廷而樹厥勲猷終當昌

諸王道追隆古成周之治以垂譽于無窮是使天

下將稱之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又使天下

之口皆也子孝今也名與實稱而薦者與薦
于人者胥相慶也故曰上無虛授下無虛受愷
知于君父子誼不容默又以岳伯午江錢公邑侯
次梁唐公諫議白灘張公造余申再三意遂不敢
辭君名字在庚子卿書中其平居恭讓廉潔越在
人口可列而數余不能殫述惟舉其孝之大者以
表異云

贈邑侯崇野聶公序

今夫海內吏治靡靡然矣要之巧偽勝而藻繪

多士蓬居巖處時時誦說先王稱述往古非不人

環溪集

卷六

古

人能然一出而試諸官乃輒恃其所習與之論政

欵欵殷殷言出如醴聽者甘焉其不然往往視上

人顏色渙然取媚率非由衷此其人古謂之敵時

輒稱良焉無惑乎循良不興而治道日漓也乃今

見崇野公能抗節獨樹豈非近世所希觀而古道

有不復乎公英資神授少負奇抱能文章有聲風

動江右奮危科上春官出試卷示人觀者爭奇其

文可甲天下既而稍不愜然其文今已傳播海內

人人以為大文章家多眩才自矜公顧純然古

道來令吾輩政不涖俗湛于浮華里費不貲公

夫境界之外一毫不染凡非禮之燕不經之費與
夫境界之交一切罷閤庭訟滿階無不良輒除
顏下色務得其情吏胥雖狡有犯輒置之理凜凜
不敢吐一語公才故敏諸所審編雖深山窮谷看
身履其地而富貧下上纖細知也以故今出無不
帖帖抑首服往歲允軍軍故虐其民稍不戢群噪
而訟公不動聲色一語而決民甚賴之即國賦告
急尤曲為調度足國裕民善處兩難之間至法有
不便即上議異同公引火種教執甚毅終不為矯
貌以悅人持已雖峻乃其心一于純誠待諸士胞

環溪集 卷六

十五

肥啓迪標述樹準率昭布表裏近學憲掄才或未
盡錄至搜遺拔隱申薦維力是蓋教養並至表裏
粹精靡也而不以為矯明也而不以為察仁也而
不以為姑息誠立而舉美具雖古之循吏局加焉
夫敦本崇古仕之職也表賢勸能憲之度也以彼
其政且兼有祥美固宜臺省諸公交旌並舉若出
一詞頃之中丞謝公見公之政異之乃檄所司章
之物米著之表儀而中間獎語極其褒嘉益核而
不浮皆實錄云于時少尹吳君某吳君某及薦幕
某其咸造余屬愷一言以申賀愷誼不得辭嘗聞

之天下之政難以偽欺惟以誠感強悲者雖泣弗
哀強笑者雖歡弗樂故白玉弗彫罔弗知者為其
純也明珠弗飾罔弗寶者為其潔也若徒飾華標
不有諸中則口嚙仁義日日以卓魯之政告人一
旦情浮實吐未有不敗者我乃知公誠能動物獲
上信乎其奚不行然則斯舉也猶未足以盡其大
也其當必有異知者特述公盛美而聞之 朝行
將登崇陟峻以列大僚仍廣吾華之政于天下其
澤彌究其譽彌顯所托以不朽者庸有極乎故曰
事常伸于知己良然良然

環溪集 卷六

十六

壽史母太夫人序

鄉伯鶴峯公守松奉母太夫人于官邸太夫人視
公盡心民事心益喜身益康裕飲食與偕躬視惟
謹是月之吉會太夫人壽辰合郡諸縉紳既祥以
為祝矣其鄉進士諸君荷教尤渥乃侈為詩歌彙
而成帙顧屬愷一言竊聞之語云福與祉視所履
恭與傲視所教愷雖未得拜太夫人于堂下然嘗
稔公素履以徵太夫人之賢公夙負才名博極典
墳然善自韜戢終不肯自炫其才人以是益多公
蓋公先君為官保廉野翁烈烈當代名賢乃祖憲

伯桓庵翁又以政學啓後兩世發解文獻甲于中
朝是公得之于家者已非朝夕先是佐吾郡精明
之政赫赫聞矣至是以公守松憲偉望公公下
車以來謂承亂後務休養生息每退食及命太夫
人必問堂上聽政幾何時時以官箴諷諭公用是
盜率由毋訓以余所親記崇儉黜奢自奉甚約常
俸之外惟飲水取諸境內人曰至彌潔矣而不知
太夫人以廉為訓諸所案牘躬自校讐胥吏昏幻
者相顧以目不敢弄以事人曰至弗惑矣而不知
太夫人以明為訓翼脆矜愚雖犯不以鞭笞佐怒
環溪集 卷六 七
微凡經公訊者苟可得生咸與銘造人曰至弗苛
矣而不知太夫人時時以愛為訓崇防杜謁法有
未協即淳詞鼓聽介心如石終不為動人曰至彌
貞矣而不知太夫人時時以公為訓莊廉自將頻
咲不妄而待士與民無間賤貴舉出由秉一無矯
額人曰至彌篤矣而不知太夫人肫肫於惟誠惟
慎之訓以是政方及暮吏不渝度民不易軌市不
騰價竟不犯境上下恬熙若忘其為兵亂殘傷之
餘迨今途歌巷頌臺薦交騰固公大政使然而太
夫人之教不為少也蓋有鄭夫人然後知有歐陽

文忠公有侯夫人然後知有兩程夫子子以毋賢
毋以子裕交相承也蹈德履應夫豈虛也語曰根
深枝遠植豐報昌往勝今執可畧而言也乃今見
公以卓卓之才脩綬和之政克績先烈久而彌振
茂弘相業而

重封累爵仍仍未已且繼公而興者皆廟廟之材
將相之器聞于賢孫前徽益耀而太夫人託以不
朽者亦既多矣壽可涯乎

水竹朱先生敘仕序

水竹大夫官西曹既明且允大司憲以下咸

環溪集 卷六

六

稱能方懋時譽大夫乃不謀諸卿不告諸將與
乞歸 命下轅且南鳳峰沈子悌為曰何遠也
謂君臣之義不合去不得其職去年及去疾去大
夫遭遇 明時在昔佐郡郡事治入都又都事治
列登夜悉聰彈力靡有瘁容吾前所謂去者舉無
為何以遽去大夫曰予知我乎執吾

天子明聖某戀焉雖年齒漸替尚能鞭策從于大
夫後夫何忍去然嘗聞之器盡貯無餘質食盡事
無餘味言留餘也仕獨盡焉乎執吾將歸老於東海
之濱某山可耕某水可漁某園亭可竹日惟課兒曹

讀 或僅自表見以無負吾

明夫子此生矣沈子乃喟然嘆曰賢哉大夫其
加於人數等矣中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為家出處
之我擯焉弗講年及去疾去上也其次不得其職
去不得其職者循愈也下是而蒙穢負垢去者何
限廼今得一人焉曰朱大夫者無所去而去風世
鼓化頽不謂賢哉諺曰官猶海也犯風濤而遇險
者不知其幾彼舟人子方鼓楫中流鳴聲上下日
相逐焉莫之或省可哀也已若大夫者無亦會舟
登陸而舒徐以遊者乎

環溪集 卷六

十九

柘江王公杜夫人齊壽序

嘉靖癸丑仲春之吉柘江公懸弧之辰杜夫人與
公所生之年同其生月又同而內外協德又同固
希世之遇也其子邦伯弘宇君以職事次越便道
歸省乃先期乞言為二親壽愷拜手颺言曰公與
夫人所自壽亦既多矣余復何言然嘗聞之樹大
枝遠土沃稼豐言所自者渥也今夫人幽顯通晦
固錯然異也然要以始終纖鉅酬答若取若授無
不稱施無乃履德蹈應固有常哉弘宇君世居吾
松其先代不之賢至怡蓮公雖隱德弗耀而樹

海上彰彰有聞矣至吾柘江公尤兢兢砥名行結

髮學墳典振譽文林然舉明經屢奮屢蹶即簡世
局飄然有不樂時榮矣顧結茆海濱日以灌園樹
藝為樂行顯身隱不附麗顯人獨好延賅考客至
把酒淋漓至鷄鳴月墜不為厭善詩不為苦吟聊
以適情曰吾豈為詩所束縛耶乃其心顧肫肫標
趨古人樹義若滋鄉隣可託以緩急撫佐兄子教
之成立尤以正率諸子見弘宇君弘宇君授以遺
經時時風以名節晚益達生不事畜產願神太素
翺翔區外給完節自高以故海上無不欽衽頌柘

環溪集 卷六

五

江公而其杜夫人也亦雅稱厥配淵然恭儉孝敬
相維夫子內政整齊其教諸子慈不失義海上人
事又訢訢言公乃有內助也已而弘宇君就道好
古以文名家果登危科為冬官大夫持介秉忠烈
烈不阿所在清聲朗然君子曰公與夫人之教也
于是

天子褒然嘉之錫有封章錦裳鼎食不出戶庭而
寵榮非所謂蹈德履應固有常哉嘗謂天者令
之本養者壽之原其諸脩短綿促要之在天而所
致之者在人天不與人是故摘朴戕性非以

貞也虧軀辱親非以諧德也二者皆足以獲矣無
論其倖不倖也乃今見公與夫人所自壽與若所
以致二親之壽者交有道哉故賢如二親端執植
則媿德並美不愧乎其貞賢如私宰君廷志翹節
為時貞臣不愧乎人子不愧乎其身者所自壽不
媿乎人子者能令親壽內外交相有成隆施而享
厚豐積而報昌洋洋乎大受遠致殊未涯也敬頌
此以為南山之祝

贈韋軒黃先生擢少司徒序

韋軒公以華令擢南都少司徒演行諸士夫願謂

環溪集

卷六

王

惟雅厚公知宜有言屬以不腆之詞惟不敢謝不
敏乃拜手聽言曰惟讀漢史循吏傳公先獲律往
奉職循理惻惻補茂似無赫赫然于時要之皆
廉平惟憐吏民安其不擾此豈易言哉今之為政
者異矣匪國家之急往往便其身圖是故率情眩
能悉舉其舊而紛之不虞其民所習所不習取媚
于上而操切峻急責效旦夕不虞其怙也言出如
醴聞者甘焉而率非由衷不虞其復也此其事余
謂之弊而今輒稱良焉異矣乎今夫春夏司令淑
景含弘而萬物嬉嬉咸遂于長日逮夫有秋霜清

日屬清霜除蛇虺蟄豈不決然爽也然其氣冷冷
使人不怡晝促而歲且窮矣即此可以喻治韋軒
公來令吾華嚴以律已尤誠以率物視民如視其
子視群士如視其親子弟遇邑大夫輒吐其肝肺
不為嬌貌以悅人諸所規畫必參之輿情不自挾
其能以務更張即上官有所異同敷執甚毅不肯
少貶以從人或豪貴聲勢赫矣一罹于法即置之
理雖震撼不為動我是以知公之政平易近民為
庶也而非以為矯為直也而非以為激為明也而
非以為察是故謂之酌舒慘之節協剛柔之宜而

環溪集

卷六

王

油油然當乎人心故其在華三年君子得行其志
小人得安其業亦古之所謂薄名植內奉職循理
者非耶

雙壽榮封序

時維

天三御極庶政一新綸詔渙頒凡仕輦轂下者咸
得推恩父母又以翰林吉士清華之選許授職後
一體並推吾泰嚴先生適與制協謝館授翰林編
脩無何封素岡公與其母杜夫人官秩並視其
子此異數蓋近世所希親云先生適際昌期既承

龍命轍函章服專一介肅將以歸時翁與婦人方
何年其慶煦煦樂也一旦殊寵有來自天等威物
采今昨頓異若喜出望外乃望闕稽首稱謝呼
萬萬壽于時光溢閭里而山川草木亦為動容賀
者屢滿戶外其嘗與先生遊者咸出顏色榮先生
之遭傾屬愷一言以申賀不敢以不文辭愷竊聞
之人子之事親莫大于顯揚而顯揚莫先于立身
行道夫道行則身立身立則名顯親之所望于其
子而子之所賴以尊親者曷加焉在今之封典
子為士其親也士子為大夫其親也大夫其命之
環溪集 卷六 三
曰士與大夫非徒藉鼎食乘軒以為異金緋冠帔
以為華要之身有不試視于其子先王辨官論材
其從來遠矣故言官必及業業以有其官者也況
翰林儲相之地所係于邦國宗社至不細也異日
子為卿親且為卿子為相親且為相夫豈不以業
也愷嘗與先生遊知先生甚習先生聰穎天授角
尚升讀古今天下書過目輒不忘日記萬言落筆
雲奔川湧倚馬立就進步還固卑視向褒即今已
造玄奧極其粹精海內士人稱大名家者必曰泰
嚴泰嚴云大都能文章者多以才自豪先生顧說

兢砥名行貞志錫躬英風誼氣烈烈不阿蚤夜思
維往哲動欲與俱而進止語默若畫線而蹈至尺
寸靡愆及與論國政吏治或民情物態率又事事
練縷縷悉而一切當世之務宛若見也誠足以有
鉅重而異日相業所托以不朽者斷可識已余嘗
謂天地間萬形俱有弊唯名在穹壤間不朽耳有
子如先生自處于高等而貽父母以令名豈惟自
今將使天下稱之曰某之文章其名世有如此曰
是某之子也某之德業行誼其軌俗有如此曰是
某之子也夫是之謂揚名于後世以顯父母諱有
環溪集 卷六 四
之百年身千年壽詎不謂此耶若徒以鼎食乘軒
金緋冠帔以號寵榮而曰吾尊吾親抑淺哉乎觀
先生矣雖然猶有說焉素岡抱朴敦古嘗以義振
人之急不自伐其能今先生貴矣又時時歛戟門
戶隱約如處女而夫人儉勤貞淑又雅稱厥配是
其為父固父也有父道焉為母固母也有母道焉
是公與夫人固不藉先生之貴而其所自貴亦不
為少也人亦有言善有基慶亦有基自古紀之矣
我乃知二親之壽雖千百歲以至無疆可也而孝
望期頤又其餘焉耳

送保御雪谷北上序

雪谷名拜太醫吏目是月之吉行李戒途君知余
余亦知君諱不容于無言乃告之曰風俗之靡而
古道之缺已非朝夕矣非克自振拔者鮮克由之
以余所親記吳俗交際言出如醴聽者甘焉而不
責其復也巧貌為恭禮文過腆見者悅焉而不虞
非其衷也甚則無事煦煦難則避去握手相笑別
且忘焉此其事未易一二言也余性任質無他腸
每聞人有朴茂純誠者輒愛且重惟恐其不余接
其有機偽巧飾者輒欲遠避惟恐其不余接余乞身

環溪集

卷六

五

以來幾易寒暑朝夕與遊者不為少也之朴茂
純誠肫肫篤行君子者眼中無如雪谷君君少業
儒不就遂棄去塊坐一室若不知人間有蹊徑事
口吻不能言至與人文惻惻劇推誠不貳人有
不堪事顧義激以前君平居自信義大分以至一
拱揖一應對之微若畫線而踴無毫髮苟一語及
官府義外事輒面赤泚苦不欲聞其先夫人今師
相之妹太卿之姊也以今所親記伯仲並列卿相
赫赫然顯矣更不借助聲勢往往飭童僕戟門戶
執戟砥各行世貫京醫籍君又以儒醫名當路者

嘗以伯仲書勸以此途出或致通顯不難謝
不欲強且再三頷笑傲泉石澹如也會太醫員缺
輿論共推報至君且不知及伯仲書再至強且再
三始克就道嗟乎是可以槩其人矣昔者宛子賤
為單父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余
有魚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措餌迎而吸之者
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
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宛子賤曰善于是未至
單父果有迎車蓋而前者子賤曰其車驅之其車
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也于是獎恬抑競邑

環溪集

卷六

六

以大治夫天下士招之不至者其魴也不待招而
輒至者其陽橋也若薄陽橋而不為豈惟自重人
且重之矣况是職位列禁近以保
皇躬為職語云人而無恒不可以任至賢孔子猶
以其言為善况國醫其責至彌重也庸可無朴
茂純誠之士以保護
皇躬耶我是以知君之朴茂純誠必其有恒而生
所偽無疑也茲行也豈特為國得賢賀抑亦
以風天下矣

海國重春序

世稱江右多豪傑率本諸山川蓋二氣攸鍾而靈粹出焉論者往往皆是山余所親記若有未盡然者要之豪傑起而為世非必其身本固支昌後先協夫其所從來之漸已非朝夕譬之豫章之材不生一瘠壤冲霄之羽必奮于滄溟在理固然若吾宗野公不有徵乎公之先並種德弗耀以善聞于時至元初始振緒藝林能文章試輒高等然有試輒弗利意以資計偕來教海邑東道式經毅然以師道自將及與諸士橫經論文鏡見機玄必示之標的當是時師道之良海上有元翁而華則朱吉

環溪集

卷六

五

山張先生相望齊名真相伯仲吉山先生竟以是取甲科登華顯馴至大中丞翁雖不甚顯赫然終不以其故貶損海上至今稱善教者必曰元翁元翁云繼翁而為之子考為信齊翁顧不樂仕進持身如主樹義若源諸所植立純然不詭于正最晚惟杜門教子終完璞自高人曰蹈德履應翁雖不顯且無耀時名世者以彰其氏也既而有子為宗野公公負少俊名自金石竹簡之載靡不博綜考鏡故其為文兼總古今取裁百家獨造玄乘以故誠無不利上春官集對 大廷名呈 御覽文舉

日益起人固偉其不凡矣會華缺今當路以公銓補實偉望公公至慨俗浮佻率先敦本刊弊誠心率物持已尤峻潔俸外一錢不納自奉甚約迎信翁就養前亦樂成子志或進豐饌輒厚弗御清声朗然庭訟滿階得公片言罔不帖帖抑首服白晝安坐即老婦滑史憚公神明皆寢于舞國賦告急曲為調度不亟不緩務為培植元氣之處是以政方逾甚民不易軌更不滯度市不騰價冠不犯境上下恬熙若華胥又何其良于治也余嘗以是論諸公公曰余不佞其何能是吾信翁迎至官邸

環溪集

卷六

五

每退食反命必問堂上聽政幾何時時以官箴誨諭又曰汝祖嘗教海上至今四十餘年矣而士之德之者四十事如一日嗟乎政教非二道士民無兩心汝弗念余得弗念爾祖乎某用是敢不早夜矢心以求訓勉以無負爾烈我是以知由前則為善終吾教則得士由後則為善政善政則得民此其易耶夫人情孰不欲家世之顯顯矣未必其賢賢矣未必相相乎一方乃今華上二邑相去咫尺均之為海國也而米漕之賦甘棠之味前徵後珍珠璣壁映其在頌口頌不倖歟是可以觀世德

矣昔者太丘聲譽如雷為紀為群公慙卿卿斯
漸不如初稱世儒者不曰韋賢而曰玄成蓋承先
之賢自古難之豈不然哉以今觀公之世則迥然
異矣以元翁信翁為之先而吾公承乎其後華國
之文經世之累赫其有聲異日相業未必不始于
此然則君牙之世篤忠貞太尉之相傳清白茲其
合矣其所托以不朽者不既多乎是春在海國言
惟自今雖謂百世長春可也

賀大司成平泉陸公得子序

余嘗稽諸載紀所稱述其諸胤祚之昌震器之重

環溪集

卷六

七

與夫后昆之裕肫肫既頌且禱此其美豈易言
邪要之君子一身重于宇宙參兩間而玄前乎千
百世吾承乎其後後乎千百世吾關乎其先此其
所繫未豈細也在昔竇諫議陳晉公其昌後之本
亦詳哉其言之也雖其疾徐早晚或不能以盡同
然要以終始天之報施若密契券于人如取諸左
右手無弗應者若吾平泉公者得無似之邪公以
經世之文一起而震天下獨步藝林至彌顯矣然
公不自有特身如玉純然以古道自將秉義武經
時少競競倖門如市公獨峻潔藏藏不為動顧又

以恬退率天下避而嚴居十有餘年掃執謝輅若
滿然塵外飄浮靡之智勇他詭之風封塗標準不
獨表儀江左而言言事事動可世則既而時清道
泰

聖天子方敷求哲人乃起公為大司成曾未數月
教化大行海內士爭起濯磨欣欣然嚮風矣公平
居無他嗜慕篤好施予家故清約人或以緩急告
者無不滿意去至甓途緡梁顧窮賑飢樹義孜孜
誠無虛目以是人人益感頌公食曰此其為德豈
惟公顯當必有耀時鳴盛者出以整齊其世也前

環溪集

卷六

七

此壯猶未嗣里中人聞而異之曰豈天道遠乎至
蚤夜飲食必祝曰天乎其相吾公早生賢胤以昌
厥後無間閭里即遐邇淵疏亦聞而異之蚤夜飲
食必祝曰天乎其相吾公早生賢胤以昌厥後嘗
聞之祝有益也鉅海以東大江以南至彌衆也以
一人而叢千萬人之祝天其有弗聰乎乃茲歲秋
七月之吉子彥璋生生果鍾英毓和岐嶷朗秀真
不忝鳳毛麟趾由是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率又津
津喜相告曰仁其有後可以為善者勸矣相率謀
所以為公賀且屬愷一言愷曰余羽言惡足為公

竊惟祚莫隆于天錫善莫大于後昌大都言
人而聽之天者也是故完福易言完名難完名易
言完德難以余所親記公之立朝自余得所聞公
之居鄉自余得所見並表裏粹精終始靡忒亦既
具有完德矣今夫人有一行片善猶足以感天地
動鬼神協禎瑞況以彼其德天之報之有不稱其
施邪語有之蹄涔之水不長尺鱗深淵大澤實生
蛟龍物各有繇致也我是以知芹璋之生也豈曰
一時嗣美振緒宛乎國器異日賢賓相肖若周之
君牙世篤忠貞漢之伯起相傳清白而昌熾之休
環溪集 卷六 三

選中方先生督學兩浙序

中方先生以山東少參晉兩浙學憲瀛行吾郡諸
士夫聞而喜曰茲行也與道貴治以恢弼士運吾
里與禁暴為屬愷一言愷辱知于先生不敢謝不
文竊惟士國之材也師教之源也人材關治道而
學憲實專一方之教夫以天下材為天下用者

相之事也掄天下材為天下用者學憲之職也
憲雖列外僚其責與宰相埒可易言乎且兩浙文
獻甲于海內而俊乂並英英迴異國初至今幾
百九十餘年督學茲土者不為少也要之得士而
化章者無論他賢在吾松吾得二人焉昔大司馬
莊簡公今大學士存齋公二翁之教大都公而不
恥要而不煩諸士一經品藻後先登薦聲出響應
歷歷無一士喪至今稱二翁若神明云先生文正
公裔孫學得其宗少有俊名自墳典秦漢以及金
石竹簡之載靡不雋飮醇醪解為文章獨契玄乘
每篇章一出好事者爭相摹習以所似不似卜所
業淺深至折衷經史鏡見機微慕示標的言未落
紙口語已喃喃傳矣文舉籍甚然才不自炫叩其
中川淳谷虛洞無纖翳自筮仕以來迭則古昔興
無廢舉及試諸難介心如石終不以時害其志烈
烈聞矣會兩浙缺學憲我
天子顧念敷教不可無若人 龍授 重書恩甚
隆也浙中諸士聞 命罔不踴躍然望車延佇須
臾願見德化曰吾士類其有賴乎憶家居與先生
邂逅時相過從嘗聞先生正議心獨異之至是聞

浙之所以教先生曰是不難下有所要則上有
明用之者未必公士固競于求矣去之者或未盡
公上不恬于退矣夫鑑天下之至明也物遇之而
巨細妍醜一無遁形者無私也無私則其不敏敢
不蚤夜矢心秉公以無忝 明命余聞而歎曰此
二翁之所以軌範今昔者先生得之矣士其不造
矣乎然造士在定超定超在端則今夫士操觚論
藝時此一人也及舉而登之用又一人也此豈有
隱故哉弊在尊口耳而賤躬行爾雖日日談孔孟
說仁義人其謂何乃今見先生居常與弟進士中

環溪集

卷六

三

吳君兢兢砥名行動必標準先烈以先憂後樂之
心濟之堅貞不拔之操是其脩之于家者已非朝
夕而所持以為身教者亦多矣豈惟兩浙建之天
下可也在昔莊簡以是官卒為大司馬其素履在
名臣錄中今存齋公以是官存登台輔其文章德
業方嶽嶽輝映當代且未知所來先生繼二翁而
興以余所親記他日崇官懋實當不在二翁下

賀夏官磊塘張先生榮封序

磊塘公仲子後渠君以司馬尚書即三載考績

天子褒然褒嘉封公如子官母王氏為安人 命

下公與安人方協德具履錦衣鼎食不出戶庭而
綴有寵榮其為遇未始不為異也於是文學所恒
陳君劍峯金君與公相與甚懋又後渠少嘗從所
恒游而劍峯則又教諸其兄弟誼在通家似不容
于無言乃率諸君謀所以為公賀屬愷以不腆之
辭恒不敢謝不敏曰此非獨諸君之情亦余情也
性余為諸生時與公同業公知余余亦知公公本
世家別駕鶴沙翁之子尚書莊懿翁之孫然絕口
不自陳其家世篤學好脩言不務華行必追古嶽
嶽以名義自將又能文有聲謂科第可拾取然累

環溪集

卷六

三十四

舉輒阻人顧歎曰公不自顯當必有聲齊其世者
出以顯張氏也已而後渠君果以文行克紹前烈
奮危科第進士為少司馬贊理戎政協常綜變聲
司朗然至是始膺 封典異不異也竊聞之人親
享諸其子之貴之謂榮有以成之之謂教施諸其
州之謂賢是故榮名易成教難成教易立官難在
今之封典子為士其親也士子為大夫其親也大
夫其士與大夫非徒侈美于聲稱章服之間而父之
身有不試視于其子子為賢士其命之曰士若其
為士也子為才大夫其命之曰大夫若其為大

也其不然徒以聲稱號諸人章服炫諸外是非
明天子表賢彰善意也昔人以顯揚為事親之大
其所謂顯揚者必本之立身行道故曰太上立德
其次祿養我是以知公之勸忠繩孝固其教行于
家而後渠之移孝為忠乃所以化行于國是故隆
以制詞非以耀文也章之物采非以飾躬也晉之
華秩非以倖致也內外懋脩交相承也是之謂上
無虛授下無虛受由之而進德業日益懋祿位日
益崇子為卿公且為卿子為公公且為公庸可涯
乎且繼後渠而興者其諸昆季繼繼仍仍皆材可
環溪集 卷六 三五

廊廟我乃益知張氏中興之盛益昌未艾况公母
朱太夫人年已踰八尚康強無恙拜 命之目公
方同安人登堂上壽而少師存翁絨書稱賀亦以
是日矣又秩卿仰齋中食仲岩白查錦旋適惟其
會若天與之食蓋少師固太夫人之壻與公為內
兄弟而秩卿中舍則固公之甥也是日燕慶遐迩
畢集龍章炳耀朱紫駢輝人望之若登瀛然此其
事無間吳下近世所希親併書之當佐後日佳
吉

大中丞雙江方公之南楚序

雙江方公晉都察院右副御史保鑣南楚滿行
吾合郡縉紳士相率謀所以為公賀且以為別乃
僞慙一言慙謝不文時侍御南湖徐君顧謂慙曰
往公守松時弘濟艱難蓋於松有大造焉茲復保
我南土吾松寔蒙公獨造義不與他郡等公今且
行子無言乎哉諸君言悉如南湖至惻惻劇劇不
忍置慙終不敢謝不文竊嘗謂士平居持文墨論
天下事藻飾誕經大言無當若自視無前一旦稍
臨事遽遂繩繩且泥且怯鮮克自振非復平居大
言時矣語云操觚而談者不可以當多事之曰還
環溪集 卷六 三五

軌而踐者不可以試九折之途故為國家樹腴勒
伐要亦有長材廣度而益之以堅貞不拔之操乃
克有濟遠自古記之矣公才本命世自少不獨以
文章稱雄于時凡廟堂邊境事纖細知也弱冠舉
進士朝翔中外所在能聲大著會松缺守吾松仕
于朝者咸願得公及 命下果如群議至則殫聰
悉慮俗故侈靡身先儉約諸所不經之費一切罷
閑稅百姓朶朶若子推心置腹所欲所不欲悉聽
民之便終歲民間無義外一財一役之擾會東夷
犯順方其橫時雖材官名將莫敢誰何公獨矢心

初國結城堡浚濠塹募兵選銳時陳

守狀上之督撫諸公督撫諸公素重公每臨事輒視公顏色可否得公一言始帖然定雖歷試諸難不動聲色從容調度百發百應終不以時窘其才軍餉雖費出不貲而清操烈烈至毫末不染卒之孤城賴以完壁而百萬生齒得保其室廬田畝以至有今日者是誰尸之去之日肖像尸祝至今父老言公往事猶能感激叩裏舉手加額曰微公幾半無郡矣公寔生我公寔生我亂定上功于

廟晉九江兵憲又未幾轉江右大叅其綱聲茂實

環溪集

卷六

二十七

不減治郡時會應天等府缺巡撫大江以南仕于朝者亦咸願得公及

命下又如群議下車以來益念民力凋弊清約自將日夜思維休養生息其令下境內大都崇儉黜奢剪澆培淳繩古勵借辛酉之歲洪水為災一壘江河賦無所出而催督使又來若風雨公目激心測亟欲疏上或以為太倉久虛司農告竭恐言出不測公曰吾寧以身當之何忍斯民至此極也遂具疏備言異常水災即小民身罹其苦亦不測之災而流離困苦萬狀漂漂嗷嗷既以惠民亦

病國善處兩難之間此其疏無論夏忠肅周

蓋二百年所未有之經畧宜其終歷聖聰而吾民得大蒙輕減之惠又乘時發粟以賑貧散藥以療疫凡以為民慮靡事弗周大江以南萬萬生靈方恃公為命而湖廣之命下矣或又曰由前則捍大患由後則禦大災是皆上臣之偉畧間世之奇勲固應待以不次乃今改官不改職其叙遷猶不離常格豈士論所望于公耶曰不然此當宁所以厚望于公也蓋湖廣

皇上龍邸奮潛而中都與南北兩都相望並列

環溪集

卷六

二十八

誠根本重地百凡疆理經畫胥于公有賴焉在昔有周之于召公先之以巡行南國既而甘棠賜虞之化行然後舉而內贊皇猷崇之太保錫之封爵周之待召公者如此焉知當宁不以處召公者而處公耶即今

皇上勵精圖治旌淑屏慝天開日明正在今日文武全材如公堅貞不拔之操如公湖湘豈庸久留耶行將入相秉鈞使澤被先天之下尚無忘海隅赤子以寃公之惠群心日望之矣

壽大總憲望江潘公七十序

大總憲笠江潘公年七十矣顏貌玉潤兩眉間時
溢彩色雙瞳隱隱出碧光步履下上翩翩舉也蓋
神蓄而精未漓不問可知其遐壽已足月之吉為
公嶽誕之辰先是兩夕初霽麗日當霄天啓其微
矣鯨鯢蕩掃塵海不波地効其靈矣乃仲子冬官
君某季子詹錄君某各以其職便道歸省而伯子
進士君某泥金之報適至協氣昭祥人萃其和矣
一時山川出色草木動容吾三泉周邑侯與冬官
為同年誼在通家視公猶之子弟也誼不容于無
言屬傳以一言愷聞而躍然曰此非獨邑侯之情

張溪集

卷六

三九

亦余情也語曰欲觀後軌先觀往轍往余與公同
官勸曾居又同巷朝夕密邇以是知公甚習公以
文章貴海內重望卓卓名世文固無容論其要
且大者公純誠博厚一切矯貌飾情俱薄不為誠
顯古之長者居常與語若遂遂不能詞及與之論
民情國俗人才政治得失臧否率又洋洋纓纓若
懸河傾注不可抑遏及叩其中又烈烈自將介焉
如石善之所適百數不加踈不善之所歸百譽不
加密以故簪仕自州郡藩臬極之臺省之長中間
步履通塞顯晦雖物態萬變而所以應之者恆之

不動震之不撓屹屹若南山當前又何其毅且
也夫公自南大司空轉大司寇旋轉大總憲其去
三公僅僅一間爾乃遂簡世局飄然駕葉舟歸終
完郎自高視物外榮名等之虛舟飄瓦若倏有倏
無也斯所謂直行不詭其志而世所稱長者非耶
今夫求天下之才不為少也才者百之一才而良
者千之一不自有其才而世稱長者則萬萬之一
非重其人也以其身重於宇宙而海內輿情不
不屬望之矣純誠博厚如公豈容一日離

張溪集

卷六

四十

人主左右邪公雖歸矣而夫人望公之出如望歲
焉則又人人無不願公難老願公久視以弘濟無
疆之業即千百歲豈厭人望哉夫人孰不重年而
貴有子公行年七十顏貌不減華年由之而耄耋
期頤而至于無算斯可識矣又三子多顯且賢賢
且謹篤其身謙讓如未貴時無論其子即諸昆季
一為太僕兩為光祿無不顯且賢賢且謹篤其身
謙讓如未貴時此豈易言耶竇稽諸傳記所稱述
其驕諸壽考而享有全福非必其身要自其上下
承休後先媲美蓋蹈德履應積厚報昌夫豈虛也
曰世宦不如世德在昔太丘聲香如雷而為

為聲孝謹義矣常賢漢世詞臣華名裴照宇內再傳而漸不如初乃今知公一人樹軌植則而為子若弟舉皆化之此之為德豈惟自今括牙之世為忠貞石氏之奕世醇謹楊氏之清白相傳賢賢相肖益有出于公卿將相之外者是之謂不朽之壽而耄耋期頤羊豢于無算又特公餘馬爾言訖反命于三泉邑侯喜而作曰海上三異有明徵哉是可以壽矣遂書而歸之以佐稱觴之祝

四明雅集序

余嘗聞之入國以問俗陳詩以觀風往余守明爰

環溪集 卷六

四

輯吏治其土風人物多所攬觀至諸名家詩愷雖濩落亦嘗玩究一二明際海帶江環山瀕湖土衍而澤秀蓋多傳雅能文之士云詩陳起自唐賀秘監在當時與李杜並馳已有聞矣迨宋及元間多才雋然攻尚互異而篇什不傳

明興協氣攸鍾碩彥輩出倡雅中朝時則有鄭千之烏斯道者上矣繼之張金楊李陳陸諸賢後先環繞彬彬然以興雖其體裁或異而神理同原茲取裁于盛唐而度中于漢魏臂之球琳琬琰蒼琤以辟同堂並列雖殊彩異質要之率精聚華均之

為天下竄余嘗游四方與人論詩竊謂西北之音慷慨東南之音柔婉柔婉者易入于悲慷慨者率流于猛律之以詩之正中庸未也乃今見斯集也裁剛柔之偏酌舒慘之節激不流猛婉不入悲諧中元之正聲而不囿于風氣之故信美且傳矣是集選于少參南江戴公南江弼傳洽平居亢潔不輕許與況浮沈子嘉則相與品評嘉則又才高類敏故其所選甚精集中所載計五十三人帙介上下詩計若干首嗟乎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明斤斤止一郡人與詩並盛如此噫此明之所以重于天

環溪集 卷六

四

下也集成南江以書謂愷子嘗刺吾甌風來詩亦子事也庸無言乎哉愷不敢以不文辭僭為之序

送苔溪先生陟南雍序

往余忝竊南楚楚中縉紳稱境內之才賢往往推轂苔溪當是時雖未與先生通然好已隱然若風素交以是知先生甚嗟先生自少負奇抱秉道式經即振緒文林早奮危科上春官弗第先生顧不自地其業業日益精文日有名賦俯教吾輩先生

一八 傳其官顧益自愛持身如玉枕籍圖書

未嘗去手筆諸士不專藝文清規粹德肫肫生
以身教在蔡三年標古植則以師道自持蓋近
世所希觀方期以華峻之權而國博之命下矣或
曰是行也改官不改職以彼其末位不稱施若有
不嫌于茲行沈子愷曰有是哉嘗聞之與學之官
秩雖卑其責與宰衡等率天下之才而因能器使
者宰衡之任也儲天下之才而藏器需時者典學
之責也故士君子不得志于時往往願為典學之
官是非便其身圖也人臣以人事君而太學為關
造士其意固已遠矣余嘗讀西京諸賢之文抽思

環溪集

卷六

四三

摘詞可以締續天地組織古今未嘗不嘆然曰高
帝作人之功煥乎其有明章哉然時非文學終
典學從事倡明于上互相切磨則微乎其難究矣
乃今國學天下之才聚焉異日賢公卿大夫胥
此焉出得人如先生守道自信與上下諸賢後先
倡明經學振起先王遺風師古而不泥滂然而不
流與合世之才並立舉文頑不偉歟且今
制臺諫缺內舉博士行人及外察之賢且能者以
充是則官雖卑也未始或卑也登崇陟峻未必不
自今始庸知當路之所以厚望於先生而先生所

以自重其身者不在茲乎愷素辱知於公諸
上之請不敢以不文辭

水南先生集叙

水南先生束髮時即負少俊名為時文最精學憲
試輒冠倫輩大江以南論文學士無問識不識皆
亟稱水南水南云一時穀稱籍甚及試場展輒奮
輒阻一時門下士多陟崇峻翱翔霄漢赫赫顯矣
先生方以貢事計偕士大志抑遂簡世局不欲樂
仕進或勸之曰東方朔達人也隱于金馬郭枚相
如輩皆聞人也或居于王門之下先生何自苦如

環溪集

卷六

四四

此無已起為博士雖迹在周行情耽僻野既而轉
郡倅又轉郡丞位蒸蒸起而低眉折腰事俱薄不
為終傲倪物化俯仰自得一有所適俱于詩與文
焉發之久之積而成帙近自湖郡專一介脩咫尺
之書若不以愷為不肖顧屬愷一言余得受而卒
業焉喟然曰先生所造一至此乎雖其落筆縱橫
無慮數千百言率多直舉胸臆不蹈襲前人片語
若治金璞玉質任自然無假雕飾余展玩數周不
覺下拜曰此先生之所以為高也嘗聞之有一代
之興必有一代之言其不得不異者時也文章與

時推移在理則然今夫環海內而擄詞吐藻者不
為少也文必曰漢詩必曰唐至且摹模習言字
字步形逐影使目非是若無欲見耳非是若無欲
聞轉相倣效至一語片詞不相肖輒謂非古更相
訾議又何其大謬不然也漢文莫如班馬班馬均
之漢產然其為文班自為班馬自為馬而班不襲
馬唐詩莫如李杜李杜並生于唐然其為詩李自
為李杜自為杜而杜不沿李要之自我作古不害
成一家言而拾前人口語綴以成章即純然兩漢
不過班馬之吐餘咄咄盛唐亦徒為李杜之長語
環溪集卷六 四十五

余嘗謂嬰孩學步少而依人稍解事弄其所習者
而忘之夫是之謂人情此仲默不得不與空同辯
而擬經準易者終不免前賢之議也先生與人論
學往往重昌黎文與李杜詩及其出之篇什又獨
自為體裁終不援他人門戶以務剽竊蓋其所養
既深心悟言從理得若翻然而入于化噫此
先生所以為高也先生善教在學校善政在郡國
善行在鄉評並可載傳表見賴今大元輔存齋徐
公為先生門下士其于師夫豈後也必能采之與
情登之史錄不但如房杜之于文中徒以相業顯

也則是集也益重以傳

環溪集卷之六終

環溪集卷六

四十六

碑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明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蔡軒張公神道

碑

華人沈子守明，蚤夜思無以稱明命，入郡即延致鄉大夫入郡閣，問民間所疾苦，及政治闕失，用戒弗度，于時蔡軒公至，以民事相陳說，沿革善敗，往鏡今，鑒鑒令人若見，愷私竊異之曰：此隱君子也，既又見其眉宇朗秀，行履便捷，如少壯狀，方謂環溪集卷七

宜遐壽，可冀有終教，無何愷以觀事北上，而公計且至矣，迺驚悼曰：吁，天其奪之鑒矣，何遽耶？卒之明年其子東沙先生，衰經詩狀來曰：此先大夫平生也，惟子圖之，愷曰：事在尊官，責在太史氏，愷不敏，不敢冒茲役，先生曰：孤惟求言之信，無取必于官子，無靳言，愷先大夫死，且不朽，則辭不得命，謹按槎湖之張，莫詳先所從徙，或曰：在宋南渡，由臨安徙，或曰：自井亭張氏支別，蓋六世而至寧三府君諱叔誼者，為公曾大父，文三府君諱公曠者，為大父，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質庵府君諱緒，則

公父也，代以耕稼為業，至質庵公，則尤勤樹藝，雖占產不踰中人，而能富果羞榮，醴時，時高會賓客，里中豪長，罔不顧內交公者，家井井起矣，配太淑人沈氏，生三子，長慄，次忻，次即公諱忞，字汝懷，有軒一楹，植葵數本，嘗吟哦其中，因號葵軒，公自少無童習，稍長讀書，聞聖賢大義了了，其為善果於市利，不為不善，悚悚若蠶螫腥穢之及也，接遇一以禮，都不計賤貴，冷熱有所左右，里中曲直，嘗質于公，有負氣者，搥人短烈，攘臂前呼，公初見，不即出一語，俟其色定，徐徐陳說，理道使之自解，迺

環溪集卷七

其人終亦怙怙，俛首去，每廣坐熱會，他賓客或家酒，離次變貌相嘯呼，公惺惺持執度，即竟席終，不離次，變貌相嘯呼，腴與薄取，市價寧所多易，所鮮即魚鹽細小，稍不當其直，終日不懌，貨者遇公，無不滿意，常獲遺金，竟求其人還之，為里領十戶，咨咨憐恤，終歲義外不科一錢，比其解役，至蘇，蘇貢第曰：兒女輩無福矣，家故無貨殖，公既崇儒，不茹不棄，去耻孽，孽握筭仰機利而食，坐是家日落，或勸之曰：山田作苦，多收十斛麥，亦可以供伏臘，儻爾，白首易盡，所須幾何，迺爾助勸勸，勸

好書力弗能購，則手自校錄，不似一夕質庵公夢龍乘于危而東沙生垂髫即穎悟，即解文，公竊私喜曰：斯其徵矣。蚤夜教之，說詩學禮，苦以執法束縛之，不少寬假。東沙先生用是高第，翔翔中外，位蒸蒸起，猶以書誡之曰：爾好修力學，無犯官常，無侈服食，慎之哉。聞有頌聲津津喜，或告有過舉者，輒悒悒不樂。先生益感發砥名行，流聲四馳。公魯不憑籍寵靈，諸凡可悅富貴人者，輒不好，廼數數道往古陳鑑，戒飲戢門戶，敕衣蔬食，儵然如山人。更與諸老結社爲田家權烹葵剥瓜蔬，臨谿砍膾呼酒行吟，城府事悉置不問，獨勤小物，懇懇劬劬晨起課僮僕力作，自少至白首不衰，已而稍稍瘁容，東沙聞之，屢上書諫白，大人良苦，奈何不爲兒輩一永日耶？曰：兒過矣，兒過矣。夫天有常運，日月有常明，造化且猶不息，而況於人乎？吾縱不能出其知力，樹勲庸，廼忍情肢體，空厭梁肉，爲天地一蠹物耶？竟以是卒。卒之日，明中賢豪莫不灑然出涕曰：吾葵軒死矣，吾葵軒死矣。公性至孝，事父母朝夕起居，中夜或聞咳唾，雖盛寒必起往視之，比卒躬負土襄葬，事見者憐苦之。伯仲有弗能自業。

環溪集

卷七

三

者至分貲相緩急，諸從子貧欲徙居，則仰自有家以來，長子孫于此，乃至是耶？蓋法然傷焉。族日蕃，蒸嘗弗給，爲之廣祀田，曰：俾吾子孫世無相忘也。祖隴弗飭，時時展省，由爲緝治，不暇他事。此可以觀大公生成化七年十一月初一日卒。以嘉靖二十年二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一，初封承德郎南京禮部精膳司主事，繼封中大夫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繼又贈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配孫氏，初封安人，繼累封太淑人。長男時微，即東沙先生，兵部左侍郎，娶陳氏，生子邦仁、邦庠。生邦伊，廕補國子生，次時別，邑庠生，娶洪氏，生子邦保、邦儲、邦佳、邦仰。次時微娶沈氏，生子邦儒、女一。適桃浦王榮，以嘉靖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葬公于三港口之下頭莊，嗟乎公之誼行狀已具，悉然又悉之。山樵野語，往往多得于觀風問俗之餘，潛德幽光，終不可使泯沒弗聞。愷之歸田也，追而爲之銘辭曰：鬱彼海國，協氣攸鍾，明山在右，甬水在東。毓靈蘊和，篤生維翁，丰儀朗秀，性玄體冲。允孝且友，靡堂弗聰，養恬頤靜，秋山夜空，運物弗留，朗雪春融。抱璞懷珍，剪蒿培淳，鳳翳靈條，蛟蟄淵津。

環溪集

卷七

四

下于其躬以啓後人式穀爾子。矯足風雲。時承景運。振翼紫宸。翔翔中外。興誦四濫。天子曰。俞。龍章賁錫。貴不自有。情同意遠。以觴以咏。于嶺于澤。既飭既勤。弗僭而忒。昭逖信後。惟家之則。昊天不弔。胡俾爾極。載瞻靈丘。白日晝冥。於千百年。視此碑銘。

嘉議大夫江西按察使果庵先生神道碑

庶憲果庵公卒于嘉靖丙申一月二日。塋以戊戌仲冬二十有六日。墓木且拱矣。其第貢士汝誠率其孤上之持果庵狀來且拜。且泣曰。在制官三品。環溪集 卷七 五

於法應碑。余重哀吾兄年不盡材。又弗得先生一言以題其墓。恐終泯泯弗聞。言至與淚俱下。余捧狀讀之。乃喟然曰。賢哉大夫。可終使泯泯弗聞邪。乃勉次其顛末。公諱汝儀。字國正。號果庵。系出晉康樂。後在宋有諱安時者。仕知鄞。始家于鄞高祖。曾祖諱。號養素。翁祖諱。業精岐黃。名隱浙間。考諱表。號直齋。種德弗耀。母張氏。勤儉。婦道協相。維謹生而凝重。居立不徙。坐不倚。席行不返顧。沉毅篤學。頓悟日啓。受易于南川全先生。付其微奧。較藝輒先。諸士有司嘖嘖稱才。應止。

於癸酉鄉薦。登甲戌進士。拜餘于令。下車即申令于民曰。余不敏。不敢以所學上負。

天子下忝于汝衆。用是蚤夜策勵。有所規畫。肫肫務遂。圖不瞿瞿。爲旦夕謀。邑當孔道。歲商稅不貲。慮出入無藝。立規簿稽盈縮。義外不入一錢。時中貴監督茶稅。聲勢熏灼。行縣來若風雨。不可禦。公惟峻立。棘棘不少阿。欲假飛語中傷。乘機挫辱。口喃喃不靖。公與抗辯。至色詞俱厲。曰。吾爲吾民爾。豈顧惜此官耶。後乃稍稍戢矣。富民丘殺人坐死。賄囑者欲出之。公持法愈峻。曰。出人死罪。以媚人。則死者何辜。問。徵蒞政。暇輒進諸士于庭。孜孜講學。不倦。士多後先登進。明年丁丑歲當。

環溪集

卷七

六

觀。巡撫孫忠烈燧疏留。上可之。無何。聞父喪。計至。號泣徒步出境。士民泣擁道。乃爲之樹碑。以識去思。抵家三年。讀禮足不。

越戶。服闋次齊而內召。且至矣。擢江西道御史。視南城。先是京師民。

苦于甲役。往往至于蕩蕩。公嘆曰。敝政一至此乎。乃抑繁省費。井井灑布。京師民感而謝曰。公實浚戎以生。遇事敢言。有不當意者。輒形。

素願如來忠義抑外戚等疏讀之令人凜凜

武廟雖見采錄而不便者已橫生口語矣尋督直隸三省馬政時政久牧公思惟宏遠事竣又教陳補林之策十有二條鑿鑿俱裨戎事本兵一見驚焉曰奇才奇才又以廣右多故非公不克濟疏上得

俞旨比至亟于殄寇安民爲任雖深山窮谷蠻烟瘴雨馬跡所至咸被凱澤而制取備極艱難精詳思思巨魁旋亦殄滅捷聞

上賜以金幣田州岑猛土酋肆逆極難不殺衆疑

環溪集

卷七

七

其地廣兵雄舉莫敢發公嘆曰熱矣今未治僕智高之變其庸免乎毅然以身先之疏其不臣十罪

請行

天討

命下會隨庵盛公東泉姚公方互代事職上
下張皇公乃不亟不迫談笑而麾衛突之變及東
公至而地方已晏然矣陞按察僉事備兵嶺東時
額賊魯蛇倖作亂流入和平勢甚猖獗公提兵壓
境多所謀畫設機警以探動靜行間謀以誘遠從
招徠以弛隄備不踰月元惡授首自嶺以東山

冠野無遁氓頌聲載道一時稱良幹者曰公

陵梁四明謝云歲戊子轉兵備漳南漳與嶺接壤
公威信素孚海寇聞風屏息日無事惟敦文教禮
高士表貞烈采風樹聲政務大體期與民寧一先
是漳寇橫行至擄官印人情惶恐公至建海防四
策當道僉謂鑿鑿若見無何流賊首李良武者聞
風解散海道肅清尋拜巡海副使聞報陳情乞終
養弗許無已單車上道又置詔安縣設安邊館起
臺臺謹烽堠蓄番兵隱然爲一方保障視篆彌月
囹圄一空視民有鳴其不平者若負芒悚悚不寧

環溪集

卷七

八

一時出死罪者二十四人能聲大著陞雲南叅政
又乞終養格于例乃下車搜剔奸蠹十餘事築尋
甸嵩明二城設險守國滇南至今賴之無何陞江
西按察使祖母年已九十慮二孫不及面至是公
取楚靳黃得假道歸省相見喜動顏色未幾祖母
背去而公亦相繼以沒君子以爲孝感公性至孝
自幼依于祖母祖母勤紡績終夜讀書其側翁喜
燕賓客繼之以燭通宵侍立無倦容事從父如所
生在文人行者貴顯矣猶恂恂執子弟禮義以徇
族之急宦資隨手輒散終不以爲意與弟汝

甘苦起居如一人教愛懇至蚤夜惟恐墮其家蟄
汝誠果策勵奮危科平居屹屹不善語言外若無
所臧否及遇大事臨大患議論英發壁立萬仞使
人毅然有不可犯之狀先是令餘干時建山翁方
以病告家居慕公清節爲莫逆交及登相位而公
竟不通私謁其介介耿耿令人猶可想見沒三年
推祠鄉賢而宦轍所至群起而俎豆之是可以觀
興情矣公享年四十有八先配汪氏贈孺人先
生十七年卒繼范氏封孺人嚴正有禮子三人長
升之天次上之聘毛蛾山國賢之女次豫之聘張

環溪集

卷七

九

荻洲芳之女俱髫髻女二長適屠東涯倬之子大
先次字李友軒惟孝之子承家已卜戊戌仲冬二
十六日塋于先隴之側

沈子曰愷吏明州拜明諸賢祠輒詢所謂果庵公
者無問識不識皆稱美不輟口其出而樹聲流光
直置弗論至道其居鄉孝義廉靖乃迥出越俗以
熏灼當世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祀于其鄉者非若
人耶乃論次其大者表表著見使後世知有果庵
云

北門許先生墓恩碑

北門先生去松十年于茲矣實懋而化孚諸門下
士依依戀慕若其在郡時又懼善教者弗述無以
昭逖信後乃與吳子某某等相率乞言于愷爲
先生記余聞而喟然曰是可以觀人心矣今天環
海內而宦遊者何限聚若風雨去若傳舍甚則同
堂相與離席有弗知者矣白日論心隔歲有弗知
者矣況望其既去而感感而思思而垂托之言以
昭逖信後人情難不難也是人之思而使人之思
交可見矣先生夙負奇抱志不忘古學不沉俗而
孝廉之譽已風動兩浙初以進士令晉賢晉賢之
政善然敢于鋤橫抑暴而不便者謀去先生不少
矣坐是移教吾松先是移教者往往自卑其實多
弛置自便日望遷秩以去先生至是顧不以爲然
慨然以師道自將俗學屏置不講肫肫昭軌植則
曰士猶處女也不女于閨而婦于室者鮮矣至較
藝文尤敵本黜華去佻崇雅曰言侈而道費雖有
盧駱之才未矣以故士爭起濯磨罔不端于習性
充潔惟飲水不能不取諸境內吳俗選弟子初入
者多以腆儀見稍弗却旦夕可不貲先生冰蘗凜
凜弗一毫染餘雖節序餽遺及諸所告虔在義所

環溪集

卷七

十

不費者亦一切謝絕律已雖嚴乃其心願純誠一見輒吐其肺腑無間小大引掖啓迪懇懇亟亟惟恐其弗皆賢見貧不能贍者時給以膏楮之費有婚不能室喪不能塋者率相以成禮善處人緩急一爲義激俸資隨手輒盡囊空無一錢留欣欣自得也此其事皆近世所希覩入松以來動必標趙蕭山魏公廬陵孫公今夷思其行默數所恒親者亦庶幾彷彿于二公二公去松計今百五十餘年而松人之思二公即百五十餘年如一日嗟乎人世有故新民彞無今古今之思前焉知後之思今環溪集 卷七 士

重修馬嶠寺碑

吾松有馬嶠寺寺居郡城東北故名北禪宋紹興間僧法寧自沂州航海至青龍有章氏者往迎至此發地得古碑云大唐禪寺又得金剛天王像因建寺焉縣令柳君約請今名元燬于兵至洪武中僧慧海重建于殿爲大樞爲天王爲金剛及有法堂有方丈有放生池有施食臺至廊廡齋室靡不畢具其地寬衍悠遠而歲時有司祝聖往往于此遂爲吾松一大叢林歲久雨凌風震而諸梵宇以次傾圮廢莫能興祝聖者又旋徙普照寺所存者僅一大殿與二三古樹影影蕭瑟非復昔之馬嶠矣繼之嘉靖甲寅東夷不靖有司輒以此駐兵戎馬蹂躪爲榛莽幾半無寺矣賴僧是榮苦心持戒思維振舉乃難荒理穢荆與萃良飭而脩之自殿堂及諸人天示各喜歡顧莊嚴其相稍稍葺矣會僧雪庵有來自蜀雪庵梵行潔脩是榮從之游而談空演教趨志不凡其釋書佛經雖境內名賢叩而問焉堂壺若懸河傾注久之欲結一禪舍相維地曠且僻併矢重興心境冥會乃以書屬余曰勝果起于倡善緣成于因此惟在公若果所緣即千百年不朽事也余

咲而頷之竊惟自古大地廢興豈不以人哉
江廬山之勝天下所名也在昔僧慧遠來自漢煩
與其法弟未闡教就東林創為道場當其時雖以
陶元亮之高謝靈運之逸亦為傾心以至有十八
高士若彭城劉遺民豫章雷次宗莫不願為之盟
由是法被華夏風動遐邇天下至今稱大刹者必
曰廬山東林云吾馬嶠寺一圯不振百年于茲矣
雪菴一旦來自西蜀慨然有興墜舉廢之志是天
假之緣也余嘗觀六度集經云飯諸大衆不如飯
一辟支飯辟支百不如立一刹其說良然良然况
環溪集 卷七 主

雪菴以勇猛心行精進道弘宣其教大勸于時其
倡彌寡其和彌衆將有不戒而獻力不命而薦貴
墜緒中興功德無量皆自今日始而禪客如元亮
靈運輩必有聞風起信且仍仍至矣遠公詎得擅
竒于廬山耶余草堂去寺不百步禪居密邇隨緣
聽梵可朝夕往當亦不作生客茲文也不待雪菴
之請亦樂為之書

遷葬海神紀續碑

嘉靖歲癸丑東夷不靖鼓衆深入剽亂宇內自吳
抵越所過極其殘虐遠近騷然即海內才臣名將

君然集矣罔所遏禦守臣以聞

皇上震怒乃飭六師肅行天討乙卯今

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督軍務胡公

某方以御史按浙監軍來蒞茲土益公自入臺以

來風飈凜凜出據郡國持法振紀已有聞矣至是

會

皇上眷惟東甌

特命某公視師海上以祭

東海之神禮成仍

命某公督察戎事孔嚴公時職司驛檄惟精惟明

環溪集 卷七 古

不辭勞勩乃颺言于衆曰東南之有海猶西北

之有河天與之以限夷夏神甚昭顯庸易言乎

恭遇

皇上特遣重臣以祭兼之視師督察其軫念海隅

蒼生至誠敬矣因喟然曰有

君如此馬惠負之隱然有廓清海隅之志當是時

人心已屬望吾公若將恃以為命者無何天惟純

佑海若效靈時則倭醜日橫飛檣利楫絡繹海上

忽颶風大作摧裂漂流而覆沒者幾半小大胥虞

以為

皇上誠至神感有明徵哉于是公以群議焉之
建廟崇祀即得勝港南啓而廟焉時九月秋公陞
都御史仍撫兩浙以賊據吾松柘林乃會文武大
僚合兵進剿再蒞茲土賊懼他徙終不敢入境以
操一矢先聲益有聞矣丙辰公轉總督浙直既荷
隆眷又藉神休益銳志戮力沉機廣慮中夜枕戈
誓不與賊俱生至忠憤所激撼之危疑弗驚間之
浮言弗動戰則親履戎行分布將領授以方略以
故所向莫敵吳淞以水戰則捷寶山以雪夜則捷
乍浦以火攻則捷黃岡以設伏張疑則捷後海舟
環溪集 卷七 五

山以鴻管堅壁奇正相參則捷甚則解桐鄉之圍
破僂居之壘渠魁如徐海及葉麻陳東至稔惡之
雄如王直俱後先就戮斬獲不可勝算捷聞

皇上嘉悅晉夏卿秩官保蔭子錦衣

寵甚渥也即今鯨鯢寢息塵海不波奇祥異瑞層
見疊出大江以南億萬生靈得保其田畛屋廬安
堵如故者是誰尸之吾松父老亟欲仰答神貺顧
前廟傾圮至地僻野莽非所以昭祀明神圖議改
徙相維泖涇之陽紆靈貞麗神永有憑乃以其事
屬之郡縣郡縣議協卜且遷焉工始于秋八月十

五日迄于冬十二月十五日役不踰時而新故改
觀矣父老又相率告曰吾屬幸有今日者固

皇上玄德格天能令海若效異然而吾公定傾保
大之功烈烈在人嘗聞之人才夫不因天不人不
成上下交相與也故事惟求始功非無從公雖定
八閩乎兩浙靖維揚戰功半天下然海寇起自東
南祀事始于吾郡則吾郡固首功之地况公秉鉞
以來重念茲土民生瘁感一無境外之役不經之
征是誠有大造于松庸無言以紀其休美願獨
以不腆之辭謹竊惟公卿大夫之口易調而匹夫
匹婦之舌猶不可假今言出父老人心之天輿論
之公咸于是乎在我是以知公奇勲茂烈不獨與
大海競爽方今

聖眷日隆入相伊邇而文武之才將相之業所恃
以不朽者終當與大寰爭雄長矣是用刻石以告
來世其在當時同事者若今巡撫都御史方公某
往守茲郡嘗矢心排難雖百責攸萃而酬應精敏
一不以時害其才又以清惠勤公之政素孚于民
亂是川息其大理丞前巡按御史周公某巡撫都
御史前叅政翁公某各以其職同心定計弘濟時

而前後兵備副使任公其能公其俱忠宣力
奮不顧身並有功德于茲土于法皆所得書有不
盡書者何詳見別碑不敢復贅若今吾松知府史
侯某則作牧惟良克章前烈命工勒代經理惟勤
其同知潘君某通判李君某王君某推官張君某
及知縣倪君某則相率贊以有成者皆所當載云
頌曰

茫茫大海簸蕩天地亘古及今巨防攸繫蓋彼倭
醜冥頑無忌肆其殘虐亂是用熾明明

天子眷惟海邦乃命司空祀事孔將有來夷舶淪

環溪集

卷七

七

溺以亡間有餘孽退逸潛藏若爲助順天厭其狂
酬功作廟以告不忘豈曰自天寔維吾

皇簡賢惟公公武奮揚自公初載正色朝堂按楚
及越擊餐鋤強所至有聲

帝曰爾良乃晉中丞保釐東方飭我三軍峙我糧
糧合兵聲討威震三江乃晉督府九伐用張鼓忠

倡勇戍士向方矢言烈烈誓清江表見影察情機
沉慮貌見無遺謀物無遺巧水戰火攻推堅猶草

三冠既夷元魁旋討所向無前星流電掃妖氛
海清上功于

王心載寧崇爵爾隆後以爾榮山川動色禎祥星
形大江以南胥匡以生松故樂土人不知兵昔也
潰亂烽煙晝明今也安集草木不驚士復于業農
還于畊工既不擾市亦斯平公德廣被松猶想只
飲水思源食果抵崇報海靈既徙爾于勒伐如公
敢曰後矣在唐爲裴在周爲呂載紀貞砥垂光流
祉與海無極式相終始

新建晉惠橋碑

吾松秀野之北九里許舊有橋曰太橋橋懸之途

環溪集

卷七

太

東走吳淞西達崑崙南枕嘉禾北抵太倉四通五
達恒必由之實惟孔道父老相傳先是橋以木一
遇霖潦輒壞壞輒修修輒復壞嘉靖九年郡侯長
沙熊公簡民有材力者改造兩旁顧易木以磚中
支以木仍以磚覆于上稍稍改觀矣三十五年河
溢水壩堤敗橋遂大壞人病于涉假以舟渡舟
隘不能容往來底滯艱阻莫狀而叫號之聲窮日
夜不輟少宰平泉林公聞而喟然曰古人有一夫
一物不被其澤咸以爲已事郊關之間乃使人以
病涉告余獨何心庸無策乎方思所以創造命

道人張瀾者進言于公曰大人守官清苦家無餘貲此其事工力浩繁恐非一人所能濟瀾願告諸十方衆少爲多庶就因果因持冊乞數言公聞而感然改容曰此吾先翰林志翁意也先翰林每念斯橋亟欲興新未嘗不嘆曰人柰何不務德哉言猶在耳不果所緣遂因循至今爾言達契余衷使我法然傷心焉乃載筆作疏詞隨捐金若干合族群起而籌助又若干金曰此吾家世力耕所積及數年俸廩之餘無易易焉視也蓋公以義動衆衆亦以義承公及道人持疏至自士大夫以及小民

環溪集

卷七

才

無不隨手輒應久之又積有若干金于是選吉萃良鳩匠庸工公顧戒之曰茲役也慎之哉爾惟勤無動始以懈有終爾惟節省無視公若私而浪費不經取材惟良伐石惟堅其所宜所不爲務酌與情參之群議無惟匠之爲圖惟求久無徒飾華標以苟且塞責道人聽唯唯惟謹公猶徒步微蓋時時躬自督省見工徒作苦或霜晨暑晝命僮僕持酒肉相慰勞以故人益感奮罔弗力亦罔敢逸墜大部橋制徹木盡易以石爲洞者三高以尺計者十五長以丈計者十六廣以尺計者十二橋之左

爲井亭爲玄武廟以便渴飲及尸祝者蓋靡虛弗精靡事弗周矣百爾效勞雖道人之久而心計神畫皆出自我公工始于三十九年某月日迄于四十五年某月日公乃命之曰晉惠由是環橋門而往觀者如堵隱若長虹臥空北望九峯離立聳翠歷歷可指數湖山掩映如画入圖當其時來者往往戴者負者騎者與者市者市于人者筐筥而提携者日出事生紛至交集各得其所下通舟楫無論輕棹利槳即萬斛與波下上駕馬如馳于是父老咸舉手加額曰自余爲兒時至今稱窮矣未有

環溪集

卷七

干

見若我公覆被吾人者至此昔也以木爲梁勢逼異多附踞行猶慮顛躓今也坦坦施施燕若康衢無所于恐矣昔也稍暮輒秉燭猶兢兢相戒今也出險履夷宵行如晝矣昔也使驛取道後夫雨雪淫塗至賒稍不飭動懼不測今也無論晴雨行者如歸矣昔也津渡之設舟子白晝索錢即有急曲爲要阻往往失期廢事今也伸縮由己百不一虞矣一時緣道歡聲小大胥慶既又父老率道人造余屬以不腆之辭若圖惟不朽竊謂惟羽言何足爲公重然嘗聞之惠施於人者易惟廉者之惠難

陶朱日授人千金人不以為德出所有于伯介之士即捧粟一錢感且終身何則其出有難易而感之淺深係之公以道德文章儀刑天下具在頌口而特已尤峻潔凜凜不可犯官居幾三十載隱約如寒素士其亟于濟人而以若干金一朝與之若一無靳惜此豈易言乎蓋公平生無他嗜慾酷好事即傾囊倒廩不顧人以此益多公至感且頌頌且祝曰天乎願吾公早柄政樞澤被海宇又祝曰天乎願吾公早生賢胤以昌厥後普惠奏功未旬環溪集 卷七 主

為吏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經筵講官而吳日相業之偉固自有太史氏在又非愷羽言所能盡武安王關公廟碑松故有武安王廟廟繫于演武場之東歲久場徙廟日就圯像亦莽蒼湮沒晨烟夕露使人意象惘然鶴峯史公來蒞郡見而喟然曰神甚威顯在法以死從事則祀要之天下人心所同吾松人可獨後乎乃徙演武于泖涇之陽前廟海神廟後獨構一祠特祀王于中捐俸若干金命縣丞董其董其後會貳守力菴胡公方攝邑事聞而喜曰往某以吏事走四方王嘗以夢告我脫我于險者屢矣某甚德之茲舉也某又豈敢後松人之所以事王者亦捐俸若干金不越月工乃告成像嚴貌古典刑如在顧屬愷一言以識不朽竊惟漢季群奸競起剽亂宇內曹操以梟雄之資竊據中原孫權席父兄之業虎視江左天下之勢炎炎然日趨于吳魏玄德雖帝室之胄當其微時荊益未定隆中未起一時君臣之分猶未定也王勇畧蓋世能提一旅之卒橫行天下豈不足以得志顧獨識玄德于草莽之間倉卒邂逅即矢心天日要之以肝膈死

之信至于顛沛俘虜。愈推愈不可奪。及敗于操。也。有死而已。又留其身。以待宛曲。從容斬之。以塞責。終完壁以歸。故主其意。豈所易測。以今所記。攻曹仁。降于禁。擒龐德。斬將覆軍。發無虛舉。料敵制勝。動有神算。王果天人哉。使王不死。蒙遜之詭計不行。及士仁之異志得寢。蜀且漢矣。功不偉歟。及王既死。荊州雖割。豈足已分。漢竟不支。以至于是。是不謂之數乎。或者不亮其心。徒稱其勇。累蓋世而深惜其功。弗究以爲王。不加兵于腹心之吳。而輒加于肘腋之魏。故其勝魏也。未足以肥

環溪集

卷七

七

蜀而其信吳也。乃足以自弊。此固以成敗論王。是豈深知王心哉。夫漢之信義得明于天下者。不在王與翼德歸劉。識主之時。而在王辱權。罵使之日。夫操賊人所知也。權爲漢賊。有知有未盡。知者自王首辱罵其使。不與爲婚。權至是首尾俱露。公議始不容于天下矣。故曰見辱市人。越宿已忘。見辱君子。萬世不泯。王之繫漢。不爲重哉。故其終也。操能使蔣幹說周瑜。而終不能使張遼說王。說且不從。又追且不敢操之變詐。百出籠絡。宇內事如兒于掌上。蓋非無智計者。獨縱一美髯公哉。其

夜私心爲計。未嘗頃刻不在王。然亦逆知王之勇剛明。未易動耳。終付之無可奈何。我。是以知王之心。諸葛武侯之心也。謂王不足以興漢。武侯後王而歿。獨不可以興乎。是不可不諉之數矣。嗟夫。人世有新故。民彞無古。今公歿且千三百餘年。忠義在人心。口碑在道路。而民思之者。赫赫如目前。事甚祭而野祝者。徹上下。通古今。彌宇宙。靡有乎弗思。靡有乎或忘。此豈徒外至哉。天下萬形皆有弊。惟理在兮。壞間不朽耳。是可以觀人心之同抑亦可以觀秉彞好德之良矣。爲之辭曰。

環溪集

卷七

七

瞻美人兮。蒲陽。顛虬髯兮。奮揚忠勇。銳兮冠世。乘風雲兮。帝鄉。識玄德兮。漢裔。伸信義兮。自將。視孫曹兮。若讐。舉義旗兮。騰驤。赤壁縱兮。機深。虎牢戰兮。弛張。誓剖創兮。狗國。志烈烈兮。骨匡。轟叱。咤兮。風生。揮赤刃兮。莫當。力欲前兮。時蹙。漢祚衰兮。弗昌。心如畫兮。日明。死猶烈兮。洋洋。騎箕尾兮。天遊。遍靈威兮。八荒。參羽葆兮。來翔。桑陰庇兮。吳疆。新廟貌兮。如昨。奠簋豆兮。椒漿。整宵旦兮。輝煌。盛尸祝兮。相望。鑒我民兮。錫祐。百千秋兮。安康。

悟齋吳公政績碑

悟齋吳公去吾松若干年矣而松人思公如一日
即一飯不忍置曰公之覆被吾人者至矣吾人何
以報塞萬一言至感且泣下大都人心有感則思
思而無所自見也則托之言言有盡而情不可終
也則繼之以碑碑以繼夫思之所不逮也是思者
而使人之思者交可知已公生而異東髮即博洽
能文章名動兩浙弱冠舉進士出佐理吾松殫慮
悉精斷獄持平懸明遠近稱爲神明歲癸丑倭醜
入寇極其殘虐焚劫之禍慘不忍言吾松故稱樂
土又承平日久民生其間自出母腹以來若不知

環溪集

卷七

其七

有兵狀一旦變出不圖小大震驚即材官名將莫
可誰何當是時合郡所恃以爲重者公與前守雙
江方公雙江公每遇大事必取裁于公公故酬應
若響益雅重公時報寇至寇去城不一二里其日
夜爲心未始不爲攻城計雙江謂公曰事急矣無
城是無郡也新以城事相守公惟唯百爾預飭
日則應酬軍旅夜則巡視機察衣不解帶目不及
睫者數矣無何賊果臨城時四門闔矣上下張皇
而東城外人以萬計祈入不得哭聲震天公不
悉聞報大啓門納之或有危之者曰獨不虞奸人

哉曰吾壽之德矣吾寧以一官博百萬生靈一不
爲動而終亦無他適雙江公病客兵自外至者數
以十萬計而兵餉調度俱出于公又狼兵橫其稍
不戢往往出不靖諸公簡其衆中率化而良者督
率之且絕之以法自是諸狼兵懼至不敢擾人一
茶其督府張尚書家下偶取人一幣即置之理一
時雖忤當路意而持正不阿已烈烈聞矣既而賊
去盤桓柘林出沒于吳越之間勢甚猖獗時軍門
議剿巡臺觀所周公檄公監軍監軍之役親冒矢
石化危凌險人固難之矣公鼓忠倡義奮不顧身

環溪集

卷七

其七

一以監視一以巡督而唐行之危幾于不免適有
天祐仆且起且益奮氣勃勃不少挫諸將亦群
起而應三軍奔發九路夾攻遂有諸路之捷乙卯
四月賊攻西南城雨夕城裂勢甚岌岌城中老稚
呼號之聲不絕巡撫石厓周公懼甚撤公守
公至盡撤官兵僅以箭手弩手數十人與賊相持
周公驚問曰賊兵何寡邪曰賊見我兵衆將欲爲
之備寡則疑疑且退矣已而賊果遁去是夜繕木
城兵中無一人敢出城者公身先率衆一夜木城
立三日城完人又驚以爲神未幾軍門撤行

惟自今雖千百世其一日也嗟乎古人遠乎哉希之則是况近在二先生梓里之間焉知後之思二先生者不如今之思二公哉愷惓辱知於二先生又以蒙川虞峰二公率合邑諸士某招某某招某某屬余一言誼不得辭僭為之記

溪集卷之七終

溪集卷之七

七

溪集卷之八

碑

重修龜蛇廟碑

太僕卿雲間沈愷率臣著

玄帝威靈甚顯赫而宇內崇奉隆事無間遐迩夫廟玄帝者廟玄武也而龜蛇者何曰以象武也玄武在天為虛危之宿在地托龜蛇之靈龜蛇而曰玄武玄之色赤而黑而龜蛇則森然鱗甲具矣方成祖文皇帝既靖內難入正大統以玄帝有護國綢運之功乃干泰和山大建殿宇銀宮寶閣極其侈麗此歷代所未有之盛自是祠宇益遍天下不但名都大邑雖窮厓絕徼晨香暮燭晃耀天地至彌崇矣吾松先是南城河灣故有龜蛇相傳其地有蓮花池居人往往見有巨龜大蛇時時現異宋淳祐八年道士俞子善始為創廟塑玄帝像因以龜蛇名其制渾朴稍稍脩矣至元至正十有七年苗獠入寇松城内外火一月不絕而此廟毫毛不染達望若黑旗上飄蕩摩不可名狀人皆神之自初建迄今國朝三百餘年中間葺而圯圯而葺再圯再葺者亦屢矣藉少保張莊懿公父祖子孫

更相脩治得不廢嗣後東湖鶴沙二公經書
力至嘉靖乙卯侯驛剝亂郡城以東縱火焚掠
盡獨此廟亦毫毛不壞人尤異之曰若非神祐
豈有片瓦寸椽哉然故宇雖存歲久風雨凄止日
就剝落非所以昭事明神仰答靈貺也會力菴胡
公以佐郡至見而歎曰是吾責也即捐俸若干金
命住持道士姚秉中董其費鳩材庸功哀益故新
不數月有殿有堂有楹有門有坊有塗百爾所須
煥乎其改觀矣愷于是叩公所以崇奉之意公曰
神之貺我者至矣往余忝竊維岳夜夢玄帝告予

環溪集

卷八

二

曰爾其好脩可弗用虔以圖惟有終頃之迅雷大
震電激雲奔覺猶凜凜其于是益齋心祗肅罔敢
怠玩是惟無禱禱則捷于聲響如是者十有餘年
如一日愷聞而嘆曰天地一氣也誠其積氣之感
也感召在誠要之在豫在昔魯公亮歐陽文忠公
永叔其蹈德履應率多徵之于夢亦既有聞矣况
公持身如玉一無玷泥及歷宦自雄邑而滄州以
至于今所在敦介秉公沛澤洽流是真有大功德
于民公之禱久矣詩有之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之聽之介爾景福是廟之說也托玄功于不朽

洪庇于無疆雖千百世存可也公楚產愷嘗於
辱知于公重以武雋曹鉉郁良圭文學郁文懋高
大光以父老與情屬愷一言乃不敢以不文辭

重脩宿州學碑

龍津姚大夫先是佐理廣信賢聲大著臺薦風騰
余謂有臺諫之權乃竟補宿州人為大夫抱不平
而大夫裕如也宿故衝煩富南北孔道縉紳執符
傳前驅無論雨晴宵晝遞往迭至駭館驛街日不
暇給官舍謁客畢方上堂視事未及一二而驛吏
報書且至曰某使者某使者入境失率又倒衣馳

環溪集

卷八

三

馬去奔走風塵日以為常以故官是州者往往
窘其才率多苟且塞責諸所廢墜一不暇問日夜
望遷秩以去若脫傳舍焉大夫至是顧彈精悉慮
雖宿旅交際紛錯能節之以禮終民事不廢尤敦
崇文教宿故有學宮即崇據勝登吉萃良迥與他
學宮異歲久日敝自安峰劉公嘗一飭脩蓋三十
年于茲矣繼之崑西周公非不欲振舉會還官行
不克就緒遂因循至今日益傾墜致使荒榛斷址
令人意象惘然甚則堂殿至風雨不蔽若空中露
坐有不忍言者大夫因而嘆曰學校將以立軌道

則以風勵多士，改其先焉，而忍使至此乎？是諸學官子弟議，輒又聞諸二臺，三臺亦如議，乃鳩匠輪材，工以次舉，為大成殿，為敬一堂，為明倫堂，為奎星樓，以及祿聖有祠，振玉有坊，大華有卷，下逮齋舍庖湯，凡繫于學宮者，靡不拓故為新，漢小成大，佗佗翼翼，煥然改觀矣。工始于某月某日，迄于某月某日，董其役者，雖委之甚要之經畫之周，綜理之密，雖一椽一瓦一石之費，皆大夫心思耳目所及也。然大夫猶慮教先于養，學故有田，久之亦荒蕪湮沒，漫無可稽，即出俸貲及帑金若干，環溪集 卷八 四

易田四百餘畝，募新者佃之，復即學為倉，歲貯所入以濟其士之貧者，仍注之學籍，圖惟永久于是教養咸備，諸士俯仰無累，朝夕時焉，仰瞻聖人，儼乎在上，諸賢偉傑，宛乎如在左右，並得專情于學，得之觀感，爭起濯磨，罔不同然以域于化，浸浸乎化，戰卻魯矣。時則有上舍左君某，親茲盛美，謂不可無言，乃不遠千里，展采輸忱，儼然造余，屬以不腆之詞，惶懼而作曰：大夫之教，一至此乎？曰：豈惟教哉？自太夫蒞吾土也，崇防履絮，惟飲水取諸境，即食米猶來自浙，其他政不具論，要自其大者

蒙翼脆賸窮邨，孤捐貲贖鬻，及撫流移，禁私狂，以至均里甲，處馬政，治坡塘，清驛傳，皆治理精靈，載在有司之紀，可列而數，余聞而喟然曰：王道有政有教，政非教難以語化，教非政難以語治，而大夫兼之，謂昌諸王道者，非耶？然有本焉，語云：出視其所履，發視其所蓄，言豫也。大夫少負俊才，以詩學魁兩浙，然持身如玉，志在當世，嶽嶽以古人自期，我是以知大夫今日之化民造士，端有所本，故曰：積竹之矢，其中不靡重輪之東，其則不折蓋試之矣。使他日登崇陟峻，內贊國經，亦當如此宿矣。環溪集 卷八 五

廣德堤橋碑

松故水國，肩海控江，地最下水，泛濫善溢，又西濱泖，達于湖，入于震澤，地又最下，堤防少懈，潮水內攻，滄流外泄，漫為一壑，故議河渠者，莫要于防夫堤，自問俗亭以西，陳涇舖以東，內多沃野，平疇農，苟力作，非凶歲，可以無饑，又地當吳越孔道，官旅商役，恒必由之，先是治堤者，率苟且塞責，甚則裸，濠土附綴，不甚膠固，一遇暴雨，土疎善潰，人多爭行，側足若蹲，羊伏第，蓋憂費，且前且怯，繼之

辛酉洪水為虐浸成江湖歲乃大饑半菽不可
民幾無生矣所賴津橋截流以殺水勢又頻經倭
亂大半圯裂重以水患茫無涯涘往往白晝迷津
途窮望絕呼天叫號之聲窮日夜不休以覆溺
告者相屬當是時良有司非不軫念以兵荒
相代帑藏空虛又民生瘁感遂因循莫益音元輔
存齋徐公雖位極台鼎心懸梓里先是慨災減稅
禦夷建堡以及義田義塾義醫之設褒忠表賢錄
後之舉其肥肥為里人謀者靡弗周矣至是聞而
變色起坐曰吾里人困至此乎昔人謂蠅飛蠕動
環溪集 卷八 六
一物不得其所若以為時予之辜矧惟同土休戚
共之寧他諉乎乃出上所賜金命家人曰顯者
歸董其役且授之成算曰爾毋以一錢煩官毋以
一役擾民堤在廣在崇隘則易圯卑則易啣津橋
在堅密毋以外飾而中潰圖惟永久毋苟漫塞責
惟公惟勤毋就自逸以墮有成毋規小利以便其
身圖爾毋廢吾言否則有罰有大懲顯俯首聽令
唯謹歸則鳩徒庸工相土萃良伐石取材率中慶
有弗中度者輒棄弗入晝夜僕僕從事不敢怠忽
歲冬月會秩卿仰齋冠省視歸乃承公意矢於

衆申諭孔嘉且時時行工所見諸工徒作苦輟加
勞牛酒未幾內史繼齋召以使事歸亦時時行工
所申論勞苦率如仰齋召於是轉相懽悅益奮躍
以前無風雨無晦冥無日併進而工乃告成自問
俗至陳涇共修築官塘延跨四十五里內黃橋堤
係新築因水勢迅急恐齒堤內外麓以青石計六
十大廣八尺為橋者七祥徵舊名泖橋長二十二
丈四尺廣一丈三尺高一丈八尺東西堦各麓以
石東長三丈八尺廣一丈六尺西長十丈四尺廣
視東減二尺為洞者五中洞廣三丈六尺次各廣
環溪集 卷八 七
二丈八尺又次各廣二丈曰祥徵者公以潮到泖
之祥至是而徵也其次為感遇橋舊名斜塘長及
高稍不及祥徵而廣則過之為洞者三橋當南北
水勢之衝一遇風濤萬夫挽莫能力防決障迅較
之祥徵蓋等曰感遇者公以建橋之費皆出賜金
感上之恩遇而名也又其次為濟川舊名減水
祥徵濟川之間堤皆麓以石長六丈有畸又其次
為永惠舊名石湖又其次為五舍又其次為吉陽
又其次為長壽廣狹高下脩短視地勢水勢為差
合堤若橋石以丈計者三千以担計者九百水

以株計者四千四百有畸金工木工石工春築之
工伐取肩戴之工水陸轉運之工工以人計者六
萬三百有畸總費八千一百二十餘金其他若沙
土蘇竹事涉細小者不與焉以嘉靖壬戌二月六
日始事癸亥八月六日告成成之日觀者如堵小
大胥慶有龐眉皓首年可八九十者儼然扶杖造
余欣欣相告而葉氏鑒者顧前致詞曰某等自童
時至白首閱世久矣曾有覆被里人如相公者乎
往一日而雨輒捧土以增防十日而雨俱委米以
待斃乃今耕稼以時雨澤惟天可也往舟者虞於

環溪集

卷八

八

浚行者虞於涉乃今坦夷夷昏夜如晝獨行無
虞矣是邑之困賴公以蘇恩也天乎恩也天乎且
是舉也上不使聞於官下不取歛於民經歲舉事
吾境內恬熙若不知有是役也公何心哉某雖衰
邁亦知有天地日月但自計山野鄙人擊土缶而
歌嗚嗚語言俚下不可聽惟君文而碑之庶可托
諸永久謹聞而作曰嗟乎公之崇厚至德真可凌
跨後先矣昔者子產為鄭執政以乘輿濟人于溱
洧憲矣然自其見不能及其所不見范文正公
為宋宰相義曰達仁矣然行於其族而不能行

於其鄉未有若吾公者處鄉如家處鄉之人若其
子若孫為堤振人之急為橋起人之溺樹德若滋
至捐賜金不惜其難不難也世俗日偷苟
自封殖者其日夜為計未嘗不為身謀及營營為
子孫慮至視同土之人又競若秦越一有告急反
面不相顧即尺縷斗粟脂脂凝凝忍不能一出手
視公不深長思耶君子謂是舉也代天施長地力
行之一鄉而鄰國則焉行之一時而千百世繫焉
無惑乎諸父老之感而碑碑而亭是公之所以澤
民而民之所以感公者雖千百世如一日也然此
特公調燮一事爾吾公相業掀揭宇宙廣矣大矣
固有不祇盡言者蓋事有專情語難盡述若其弱
主之忠振古之文蓋世之烈與夫植已獨善之操
協常綜變之才具在頌口可列而數也蕭蕭丙魏
之業豈足論哉職史氏者當自載筆以事焉與
岳並峙江湖共遠矣

環溪集

卷八

九

巡臺文峯陳公去思碑

巡臺文峯陳公監吳事竣還

朝一時士民悵戀依依若徹鑒于室燭燭于簾願
無計先是巡且一年濱行百姓交走赴關上

書顧再留御史一年

天子可之蓋異典云至是奏績則再逾紀曆矣獻于憲度不敢再請及去且久百姓思無以報公至欲肖公之像而生俎豆之是禮以義起緣諸與情有不容自己者乃屬愷一言以紀其事愷不敢謝不文曰昔者先王巡狩會諸侯于四岳之下度德程能而以其幽且明者黜陟之雖其舉大綱飭大典要之春秋省耕省斂以補助不足凡以爲民也自夫起狩之典廢而省方觀民之責寄于御史今之御史古之監也古之監以爲民也今之監徃徃

環溪集

卷八

十

以搏擊毛鷲操切是務而曰吾職固是也其于民之休戚利弊顧後焉弗講是非

天子所以設監之意抑非監之所以明翼

主德也宣化原也吾是以知文舉公之深于古道矣公少負異才博極群書自金石竹簡之載靡不該治爲文章直造玄奧不獨凌躋諸儒即海內名家亦靡不嚮意于公然又述則古昔獄獄以勲烈自期入堂持介秉憲棘棘不阿亦既有聞矣會東夷不靖剽亂吳越民乃大困今之蘇松非昔之蘇松而徒以富庶駕空名于天下猶之外飾者人見

世非英豪體而不知枵腹者且三日矣

聖天子眷念東南奉拳拳軫卹民隱臺中諸彥非不才且豪也必以公監吳其意固有在也公一下車喟然曰功難兼收而事在相時當斯之時如病羸之人元氣已索治不培其本根矣投湯劑人其謂何以故職雖在察乃其心務爲休養生息肫肫剪澆培淳見吳俗侈靡率先儉約日惟蔬素御不重肉而境外之交不經之費多所罷闊至于貪殘之吏以及豪右大猾庶得其人悉置之理倭亂已息人言洵洵或虞其再至乃策將士飭戎伍肅海防

環溪集

卷八

十一

百爾具嚴人人鼓勇願效能者暇則甄別士類拔其尤者而賓禮之甚則恤匱賑宥而高義所驅足以昌化振俗歲辛酉洪水爲灾野無完土待哺者方萬口嗷嗷不能乃粒米而國賦之急急于星火公亟欲上狀或有危之者以邊隅孔亟大農空虛恐言非其時公曰百萬生靈命懸于我即有他虞寧以身當之乃極言異常水災雖小民身罹其苦口不能言公悉代之言而困苦萬狀慘慘死在目前疏上終歷

聖職而鑒戒之 命下矣然又念民困已極未易

金蘇不已出贖賒給不已設糜飯饑又不已檄郡
平糶民稍稍紓矣而大疫更起則又爲之簡醫寮
治廣投旁布靡不人人其或時不時又齋戒惟
寅至弛禁省刑損膳變服精誠所極輒禱輒應其
或行部見市有醉人野無饑殍則津津喜一有呻
吟之聲淒楚之狀輒心惻色憂至寢夢俱悽當其
時而憂民如病之謠籍籍騰布域中矣及觀所著
巡吳摘墨條章不下百有餘事則又未嘗不欲祗
下拜曰公之爲民一至此乎真言治守字字憂
勤凡其植民之命樹國之防則既洪纖具載矣諸
環溪集 卷八 十一
所滋膜隱蠹及稗政潰浚有與于病民者剔之惟
恐弗亟鋤之惟恐弗及蓋恩不廢威寬以嚴濟譬
之造化之被物也風和景明天日朗霽有時轟雷
迅霆震撼山谷使人凜凜懼所不測此公之治所
以爲神雖古之攬轡埋輪者其功孰復先焉乃今
大江以東塵海不波歲乃有秋群黎黔首得保其
室廬田畝而無一草一木之驚者是誰之賜也昔
人謂能捍大患禦大災皆足以廟食百世以余所
記大亂之後繼之大疫大饑之後繼之大疫民
殍于死者亦屢矣而皆賴有公在策以定傾得

免于鋒刃者凡幾患以普施得免于流殍者凡幾
義以翼脫得免于溝壑者凡幾傳記所稱述謂回
僵起仆而有大功德于民者非邪是無惑乎士民
之于公其初去也感且留其再去也再留留不可
得乃至肖像而尸祝之是可以觀人心矣雖然猶
有說焉昔者裴晉公以御史入柄政樞而淮西功
烈以退之韓公爲之丈蓋言以人重率能垂光流
祉炳耀宇內即今倭醜之變不減淮蔡而坐鎮銷
兵不下晉公但愷非其人也不能掄揚萬一要其
所至當必有名世如韓公者大書特書無論今日
環溪集 卷八 十一
監具之事且能記其異日相業之隆當爲千百世
重矣是舉也固合郡輿情而乞言者生員與父老
合數百餘人于法得畫
萬春橋碑
吾松郡治之東爲披雲門門以外數武有市集當
如郭之間會惟孔道有來自東者凡市水陸之需
鮮甘之品爲民生日用所不廢者紛紛競逐爭致
俱群聚于此待直以須而津橋之設實繁望不細
一不利涉頃刻鱗比蜎集擁塞道周喧闐叫號之
聲不輟吾郡言途之要且繁者西曰秀野東曰張

塔父老相傳張塔爲是橋舊名橋之初建爲石爲柱爲洞爲級皆以石爲之其上則覆以木而夫石可久而木易腐輒壞輒修旬月不修輒又壞其有修者又多牽架苟且塞責莫爲永久之圖至甲寅倭醜之變益潰裂而不可支矣當是時良有司非不欲思所亟治然頻年饑饉民生瘡感不忍輕舉于是里人蔡某生長于此目愴心惻曰是惡敢他設顧首倡義而其某等亦以義承之各出金若干總計金若干計徒庸工輦載木石群起就事乃徹覆木餘盡易之以石上爲文昌閣中爲玄帝行宮飾以綵繪翼翼然葺夫橋廣若干長若干升卑爲崇煥小成大工多堅厚精密規模視昔益偉始事于春三月之三日迄工于秋七月之十有二日于是來者往者載者負者乘者騎者僂僂而相携者俱坦坦夷夷安然若履康衢而就寧宇竟不知有病涉艱虞之患至群議更名曰萬春蓋歲序更端郡邑大夫以春至郊迎往往駐節東禪胥以此爲通衢夫斗柄指東則春回萬象春者泰之初也元之始也由一以至萬極言其悠且久也于是文學蔡子某某謂愷亦生長茲里是橋之成不可無言

諺不得辭竊惟水天下之至險也作者爲之舟楫而舟楫須以人力人力有限而涉者無窮能不假人力而自無不濟惟橋則然蘇長公有言乘水之利千里咫尺阻水之害咫尺千里茲水廣不尋丈當其波流中斷一無所濟真咫尺千里長公之言良然良然我知是橋之建一勞永逸利澤萬萬弘被寔多况文昌有關析名者往焉玄帝有官祈福者往焉事神所以佑人佑人乃所以得天則是橋也豈惟春在今日將與泖峰競爽雖萬年長春可也其協助姓名例皆得書不能盡載者並列之于別石云

新建觀音閣碑

昔人謂佛之聖者莫聖于大士菩薩其觀像變化與天地通使歲無凶荒民無札瘥國無三惡八難以故無小無大無遠無近無不崇尚尊禮蓋千百年如一日云有僧名宗教者楚產童孺出家梵行潔修聿來胥宇相告萃良得吾松西郭外王家石橋若爲淨土欲崇奉大士像然厭于民居恐地隘內不足以容佛外不足以廣衆弗稱崇奉意顧發心告虔于是地真武堂之後更建觀音閣一所又

慮講誦未聞人莫知嚮乃于往歲正月之吉謹
華嚴大經一部計十兆九萬五千四十八字每一
字一拜更請僧衆開建華嚴道場晨香暮燭禱念
不輟以祈報國安民嗟乎此其事精心苦行具在
頌口余于是因有感焉乃矢于衆曰衆生不悟本
真以致慳貪無厭暗覆明覺釀爲苦海輪迴生滅
莫知底極庸不悲乎嘗聞之信捨作則執着亡執
着亡則空寂見空寂見則佛性具執謂見性不見
如來是用敢告十方乞大慈悲廣行施捨裒少爲
多積小成大各捐所有共成因果使異日崇閣有
環溪集 卷八

澤門袁公去思碑

澤門先生去吾松已非一日松人德公如在松時
一飯不置曰公覆庇吾人至矣不知吾人何以報
公言至款款不自禁是人之思非無從而使人之
思其德澤入人之深緊可知已公楚產榮襄公之
後少負雋才文譽籍甚以進士米佐理吾松東道
武无矢志持憲烈烈獄無小大輒崇防杜謁即吉

勢不撼不爲動持身雖峻潔乃其心顧平恕累因
在庭虛心下氣懇懇款款務得其情微比經公訊
者未嘗出一語訟寃以故部使才之無理他郡事
所至伐幽剔蠹剪豪翼脆他郡事無不井井會華
缺令檄攝邑事彈慮益精先是里甲日費不貲公
獨以汰裁之損者十八邑賦出入弊在義餘公令
有犯輒令鳴鉦以聞至毫末無敢增益吾華庫役
最爲民患一人而百費咸萃破產者踵接廉得其
弊但令典守爲職庫外事一無所擾均徭審錫柱
者弊孔百出公以民數田賦錯綜裒益列以九則
條章下之境内人人帖服尤善催科識義素孚不
假箠楚告以時日輸乃如期案牒滿前俱手自校
讐老吏立庭下相顧以目終公之治莫得民一錢
者矣公履任幾及三載冰檠凜凜所多者唯吳淞
勺水而已海隅方恃以爲命而公且憂去去之日
雖深山窮谷之民以輟攀留至隘巷塞途是可以
觀人心矣然公猶佐也非郡長吏也攝也非直若
令也使人感且思思且久如此使其爲長吏爲真
若令其感且思思且久又將何極哉是以知公德
澤入人之深矣夫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吏治爲烈

所至郡縣于今之田大野老猶能口誦而手畫之
何者德薄則澤深澤深則流遠在理固然若公者
非所謂漢之遺民耶則夫人之恩而使人之思者
並可勒之貞石以俟夫太史氏采焉公名某字某
唐成科進士今官工科都給事中其乞言于愷者
吾松父老某某等若干人並載之陰碑云

華亭縣儒學藏田碑

在昔先王之改其待士也隆故其爲慮也精且詳
二十五家爲閭閻左有田有塾當是時教不廢養
以故民生其間得專其息而禮樂孝弟之化滿天
環溪集 卷八 六
下自秦誅六藝阡陌開井田廢古制蕩然士失
其業迨漢及唐教非不行而養弗之及至宋乾佑
間儒官始請建學由史臣遂謂其曠古所未有益
異之也

明興敦崇文教嘉隆學校諸生試經術高等者優
之廩餼邑則二十人此

國初制也又之道隆化洽抱藝而游者雲蒸川湧
不啻十倍于前嘉故稱豐壤前此承平無事士
醉飽外日惟絃誦讀衍衍樂也繼之饑歲頻仍
重以倭寇剝亂至野無完土貧者固貧而富者亦

轉而之于貧甚則糟糠不厭而俯仰無依者不爲
少也吾司空覺庵徐公聞而喟然曰士民之表也
植表以樹準將以昭宣化原顧使之謀生不暇而
自弛其禮教何以爲訓乃割已田之饒者若干畝
俾無田者佃之歲入其租其士有親不能食喪不
能葬婚不能室及筆札膏火有不能繼者胥此焉
給然猶慮取校目前不能爲經常可久之計乃謀
諸邑博思林丁君思林負奇抱故多材能乃上計
十有餘條若困廩之創設賦稅之稽覈賑給之等
差風勸之倡率及公費有經征需有戒率達時通

環溪集 卷八

九

化區畫精詳而言言字字皆可爲千百年計者議
恊然後聞之邑邑上之郡郡上之二院岡不多公
高義因著之簡冊若爲世世沁守一時合學師生
喜而相率謀所以爲公謝公曰渺余其何能是此
固元輔家兄意也往邑學就祀岌岌幾半爲墟矣
吾兄實憫焉乃告諸所司慨然以爲已任至不費
公帑一錢不役百姓一人卒能徹腐爲新渙小成
大當語人曰教化所以貞俗衣食所以厚生二者
缺一不可其拳拳于茲已非朝夕直以內贊
國經欲舉未暇某雖不德敢不敬承以畢其六

豈敢有所崇飾哉噫此公之所以爲高也夫田不
自私而推與人同美不自有而猶不忘所自是與
也古道有不興乎昔者晏平仲澤及三族矣又曰
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家蓋自親而疏
自疏而賢人人咸被凱澤時謂平仲能廣其惠然
今日由公觀之在平仲亦以爲隘矣蓋待而舉火
者易竭而田澤無窮三百餘家可列而數而合邑
之士享有千百年之養其爲惠也何所紀極今夫
人爭尺寸之土于界上至渺細矣稍不協則肆馬
以逞至爭且兵焉非其性然也利迷于中而知昏
環溪集 卷八 辛

重修玄帝行宮碑

玄帝自昇真以來廟宇徧天下方
成祖文皇帝既平禍亂以帝有護國翊運功乃

勅建泰和山大啓宮閣殿宇極其盛麗而崇奉之
典歷代所未有自是廟宇益徧天下不但通都大
邑雖深山僻野靡弗崇事而晨香暮燭晃耀天地
至弥極矣吾松郊以北故有真武廟父老相傳以
爲玄武行宮其居趾甚隘然神甚威顯往往示靈
異廟門一啓持辦香至者或至自五十里或至自
百里或至自境外遠者述者喜而祈者寃而訴者
紛至沓來蟻也蜩集至廟不能容甚則匍匐道拜
望門而呼無間霜晨暑晝猗與盛哉廟自道紀周
仲威所建自弘治迄今計若干年矣風雨淒止日
就傾圯道士顧從誠亟欲重建以艱于綿力賴金
憲葉峰周公一時倡義士大夫聞之群起協贊乃
聞諸郡守鶴峰史公縣侯東洲倪公皆報如議從
誠因告諸四方不強其所不欲不拒其所肯爲遂
吉萃良久之東少成多聚材鳩匠爲廟者一楹爲
行宮者三楹夾以兩廊前爲橋爲街靡弗振舉又
飾以綵繪煥以金碧儼然若玄帝臨乎其工役
始于某月某日訖于某月某日從誠顧造予謂不
可無言以紀其事乃爲予一言予聞之明有禮樂
幽有鬼神二者並行于世交相成也然神道之設

又所以相夫人道之所不及也。今夫官府以善其
臨其民，民非不畏且懼也。然朝朴而夕忘之矣。夕
朴而朝忘之矣。至神魯無形影，繫繫之及其一有
欠心不淑之事，惴惴焉惟恐人知，人或訴之，廟率
又面赤背汗，心慄色動，惟恐禍將及已。此豈有異
故哉？蓋化民之政，不在貌而在心，畏在貌也，徒格
其面而畏在心也，務反其初，能反其初，其爲善必
果。其爲不善，必不果。蓋不待賞而勸，不待罰而威
者，潛啓而默奪之者，故曰神道之設，所以相夫人
道之所不及也。況玄帝神甚威顯，通貴賤達今古
神宇宙靡弗靈矣。而廟貌奚容弗飭？人心容可玩
焉。視之乎是舉也，倡義者起而應之，詳起而應之
者，合郡千萬人之輿情也。嘗聞之，靡誠弗應，有感
必通。帝其念哉！其尚穀我士女，錫我豐穰，介我福
祿，俾境內永永塵海不波，上下怡熙。晏若華胥，則
是廟將與湖峰相終始矣。是爲記。

邑侯春臺陳公政績碑

吾華故作樂土，衣食于耕織，外醉遊飽嬉而戚容
變貌事一不交于耳目。嘉靖癸丑歲，東夷剽亂，所
爲殘虐，民幾無生矣。前邑侯東洲倪公廉公節儉

環溪集

卷八

三

環溪集

卷八

三

休民隱日舒，以就于理。東洲公泰續行父
老子弟懷戀不已，曰：「安得如倪公者繼其後？」屬
其更生乎？既而春臺陳公來令吾華，遠洪水橫流
野無完土，民困重災，幾半無邑矣。公素負奇偉，爲
諸生時即有志當世之務。一下車，喟然曰：「事惟乘
弊功在因時，敢他護乎？」乃日夜思所回艱起仆而
次第行之。且曰：「憲不剔則惠不流，遂收其無良之
尤者而置之理。」邑民大悅。邑故有附倉者，往往視
國課若其家物，侵漁動以千計。公廉得其情，親詣
國倉令于衆曰：「若某不足幾何？若某不足幾何？及
舉而覈其數，無升勺爽。見者始吐舌驚爲神明。居
常百姓以事至庭，降頰下色，引而置諸左右，竊問
間閭富貧息耗及豪孱善敗。雖事在肘腋間者，家
咨戶詢，得則縷縷冊記，袖諸懷中。臨事頗出諸懷
以參與情，以故諸所審編下上，其役無不一一稱
平。至清詭寄查積荒，尤爲政理精覈。催科有經，不
以造吏卒，惟持片紙親署數字，俾相傳告民視署
緩急，無不如期至者。蓋公國慮民憂，調劑兩難之
間而務使之上下交濟，良苦心哉！良苦心哉！每旦
見事六曹吏抱文書魚貫而上，一一諦視，即老得

捐史終日相目以視不敢吐一語嘗庭集千人
者偽者曲者直者態狀人人殊了莫測識公不動
聲色居然剖析頃刻庭爲一空其所論決者又無
不犁然當夫人心初不以豪彞有所軒輊故小民
率多啣德而不便者或橫生口語然亦庶其無他
終帖帖服尤嘉隆學校歲時甄別拔其秀且良者
群之使會蓋公既以文名家又朗鑒超識一經品
題筆起卒厲又時時出所自作標途樹準轉相模
習彬彬然化幾鉅魯公體不勝衣一念及民事每
動夜分沉沉數漏箭猶未安寢或勸之少逸曰吾

環溪集

卷八

三

身逸矣其如吾民何性儉朴終歲不御華綺日常
蔬素其非禮之燕不經之樂悉爲罷閣無論土之
所有即細小之物一無求于市及憂去諸凡餽遺
及賄平品儀一切謝絕清聲朗然我是以知公在
華二載其所覆被吾民何其至邪而吾民惡得忘
情于公哉無惑乎其未去也則令人感其既去也
則令人思今夫環海內而父母斯民者何限苟無
以表見一無所槩于中對朝去而父忘之矣甚則
而背離心併姓名而罔所記憶者不少也其有德
澤在人則金石易銷此心難泯甘棠之思召伯其

漢之思衛武亦既有徵矣論者謂吾邑近歲以來
若東洲倪公改在于惠而其法未始弗嚴春臺陳
公改在敏毅而其心未始弗仁即今三泉周公則
酌夫二者之間而以時弛張之均之爲漢之循良
也夫好德善善之良古今人心豈相遠哉今之思
昔猶後之思今也居時之感余羽言豈足爲公重哉
後之思益以昭居時之感余羽言豈足爲公重哉
特廣其思下人於是使後人復思後人也磐石乞
言者誰皆出于吾邑之父老子第父老子弟有懷
在裏而不能言而諸文學某某等則悉民之臆而

環溪集

卷八

廿五

代之言者也

重修松江府儒學碑

松故負海而郡枕江滙湖掩映峯泖參差代樵又
平疇沃野土風清嘉信神靈之府昭曠之都也奇
淑所鍾不獨陸氏之盛而良才偉傑代不乏人勝
國以前無暇論矣

皇明取守科甲蟬聯而以文章功業顯者踵相接
也蓋國賴于賢賢聚于學夫自邑升爲郡而學俱
焉郡之有學已非朝夕之風雨震凌修而復圯
圯而復修者不可殫述近歲敕圯日甚不獨

升散無步武之地甚則晨烟夕露若望廢宇令人
意象惘然有不忍言者有司非不欲大舉繕修會
倭醜剽亂繼之歲饑民生庫虛工費甚繁限于時
屈雖極于振葺心欲前而力不逮遠秩仰齊徐
公以使事歸公今元輔存翁之元嗣也謁廟環視
學宮顧瞻輿輶則惕然傷之曰茲固多才興育之
所也余嘗將息于此亭寐在馬車忍其敝至此乎
思惟遠圖乃以其事聞諸翁翁曰此吾志也子力
行之庶不詭于正義亦足以風諸士以為學校勸
于是捐俸資七十餘金選吉葺民聚材庸功諸所
環溪集 卷八 三六

而性與大道之微豈易知乎魁星有樓鼓而登焉
煥乎人文之麗而高矣明矣宛可則也尊經有閣
緝而升焉帝王經世之規聖賢傳心之秘咸于是
乎在非徒誦說之已也進之而殿庭駁奔登降如
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吾見若聖者矣吾見若賢者
矣吾見若七十子者矣語云千齡接聖崇朝可期
五百見賢伐柯不遠故曰萬物皆備于我歸而求
之吾心有餘師矣此固修學意也亦秩卿公所望
于諸君子者意也嗟乎去古漸遠士風日漓環海
內而翔奮藝林者不為少也率多務口耳從事于
末其所謂心學者一切不講則雖日日誦泐孔子
上下于七十子之間吾恐身口背戾猶之舟楫之
文章徒歸于外而樗朽之梁棟卒無補于救其為
官牆外望者何限而聖賢之道抑何有于哉哉在
諸君子亦可以深長思矣

命乞與臣事體相同更乞

勅下吏部照例查以相應員缺仍復以舊職從事
責之後効使臣父母併得以迎養是不惟天地無
窮之恩少効涓埃之報而桑榆有限之景庶伸烏
鳥之私舉家感極彌天莫知攸措臣不勝激切屏
營之至為此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乞休疏

奏為患病危篤不能供職乞

環溪集 卷九

三

恩休致事臣本章茅遭遇

聖明自通籍迄今二十四年虛糜廩祿莫效涓埃
臣雖木石每欲捐軀以効犬馬但臣素稟庸弱志
欲前而力不逮職未盡而病已先自本年八月赴
京慶

賀事竣南還行至山東兗州府地方忽患怔忡沿
途調治於三十年三月初一日至楊州府地方又
中風斃昏眩僵仆痰喘交作前病轉增似難前進
已經告鳴所在官司暫住彼處延醫調理幾及兩
萬無一效恐逾期限併妨職業隨經告給楊州

第缺第一、二葉

府取有醫學及江都縣官吏醫生人等不扶甘結

備由於四月初六日移咨本布政司轉達詳示冀
得稍愈勉強赴任不意前病轉劇飲食頓減形神
枯索遇事恍惚旦晝若迷甚至耳目聾眩漸同廢
人似難赴任顧思外官無養病事例縱使假以歲
月終難責效醫藥又於五月十六日備咨本司轉
呈撫按衙門請乞休致一面將臣應給俸糧照例
截日住支外八月二十八日准本司咨蒙撫按衙
門行文差吏柳生前來驗臣病勢為照臣病委係
危亟所懇乞休情出迫切實難供職又於九月二
環溪集 卷九

四

十六日再咨本司轉呈撫按外但臣病日增劇醫
藥罔效恐致不測計將何及伏惟

皇上至仁天覆海內外品彙萬類無弗矜育臣
雖微息亦被覆載如蒙乞

勅下吏部廉臣無他憐情迫切解去臣官職放歸
田里萬一得保餘生不即委填溝壑感恩無極矣
臣不勝隕越祈懇之至為此力疾具本令義男沈
高抱齋謹具奏

聞

環溪集卷之九終

環溪集卷之十

議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均糧膚議

竊謂吾松田地照科推收最為公平遵行已久奈何法久弊滋歲積月累不可勝究蓋由富豪之家因田多糧重畏懼差役厚賄里書任將田糧那移作弊或有除無收而彼此皆免或塞報絕戶而兩不當差或飛洒小戶而避重就輕或投托勢要而以有作無或忽然而增莫知其所從來或忽然而

環溪集卷十

減莫知其所從去富者得以計免貧者苦于追陪積弊多端難以言盡茲遇本院欲為均糧之舉甚感心也百姓久有此心欲言未敢一旦聞之若混沌得分宇宙若溟濛中得見日月歡聲載道萬口稱便真若以為再生之慶矣因念協常固在乎守法通變乃所以宜民說者以為通郡縣為一則將以革那移輕重多寡之弊經畫遠謨極為至善但三鄉田地依山傍水高阜低窪自爾不同縣而一之無不均之論或又以為地分荒熟以上中下為三鄉尤未穩帖譬之西鄉之田肥而腴所收固

有三四石似云厚矣然其間亦有汚下而收不

一石者東鄉之田磽而瘠所收不上七八斗似云薄矣然其間亦有豐腴取盈收至二三石者若以西鄉為熟區而謂之上鄉何至三十九年與四十年大水為虐盡皆淹沒雖謂之荒區可也而終可以謂之上乎若以東鄉為荒區而謂之下鄉何兵荒之後歲時頗豐雖謂之熟區可也而終可以謂之下乎蓋旱澇不常天時難定熟也有時而荒荒也有時而熟正不當以荒熟為上中下但可以中東西為三鄉各以其鄉則各以其則蓋地不相遠

環溪集卷十

勢自相若土宜則燥濕相若地勢則高下相若天時則旱澇相若雖有歲收分數之不齊亦在多寡盈縮之間是多者不甚加益少者不甚加損以是分為三鄉頗為均平然猶有說焉均糧莫要于均田均田莫重于丈量丈量莫先于禁奸蓋田糧之數目百姓不能以周知既不能以周知不能不藉之里書里書不能不藉之稽筭一經此輩不能不上下其手神出鬼沒揉弄莫測變多為寡化重使輕而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務嚴為閑防有犯輒置之理不容少貸如是則法行法行則奸懼奸惧則

籍更須推公正人員或良善殷實之民須查某保起至某保該若干里某圩起至某圩該若干圩今各區書脩造歸圩文冊要見一鄉某人田若干戶係某鄉某保某面照數歸結戶下明開中鄉田若干東鄉田若干西鄉田若干仍填給三鄉由帖各開坐落則那移影射之弊並而中東西皆稱便矣然此猶大畧也其詳俟載徐侍御議中調劑下上酌而行之可也無已則今田主各自丈量置立標旗明書舊額若干今量過若干插于田所今各區畝換引換號量過仍書田量過若干多寡若干附于標旗之上如與旧戶相同即書以相同二字仍照量過數目造冊呈遞然後官府分頭親臨田所任意抽旗丈量如果相同則照冊填數中間或有一鄉異同併一區不准仍坐以玩法容私之罪此固執一實以御百虛亦簡徑之法蓋事省而功倍時近而效速誠莫要于此若夫踏勘荒田要為補助丈量之所不逮要之致荒之由由于小民鬻田欲貪高價家家畏懼重糧勒收輕科至存重額小民力有

人因而逃避其里書因而乘機飛洒入戶或今年一升明年又一升又明年又一升散之為必聚之為多是曰細洒年復一年累及粮里賠粮里賠賊不已必至逃移逃移不已必至拋荒在理則然故正田賦莫要于去存粮去存粮莫要于去風盡至積荒板荒之田尤不可不講地雖謂之荒區以荒而論中間固有全荒者然亦有不盡荒者須嚴為踏勘庶無隱弊如果係存粮作弊仍應盡法革果係板荒積荒要在將有餘以補不足假如東南素稱下鄉而水鄉草蕩不計其數近來富家開墾成効所入歲租反過膏腴其蕩價銀兩又入縣縣秋粮之內是均之主民小民苦于追賠而豪家安享無粮之業又如西北濱湖之歲新漲沙塗富家因而填築成効所入歲租亦與高田相若是均之王土小民苦無立錫而富家坐侵額外之利今無將前二項隱弊待候勘明仍填註青由以補積荒板荒則田均而粮亦均矣然積荒板荒又不應坐視其廢而不為之所蓋農事莫要于田工田工莫先于水利水利不興即后稷善稼稟之措矣其

以為命者也。議者多謂工力浩繁，重為民慮，輒行
輒止。余則不以為然。昔人謂舉大工者，始而議中
而嘗又繼而沮。且嘆未幾工成，事竣，誠一時之勞
千年之益。萬民奚憚而不為？但今時屈舉，羸固難
兼舉。然事有緩急，時有後先。譬之治病者，相其脉
理，酌其標本，變而通之，存乎其人。賴今本院在上，
亟欲奮舉，至寢食俱廢，拳拳體

國為民，宛若見矣。然猶不自滿，假詢之輿情，泰之
群議，至下及芻蕘，雖極陋無知，敢不借陳一得
之愚。此係干合郡之事，不敢私以一人之情，惟求

環溪集 卷十

五

協于公共之義，極知狂妄無所逃罪。仲材萬一採
擇，下情荷甚，地方幸甚。

環溪集卷之十一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書

山中答張子九溪書

自江上執手，暮雲烟樹，隱隱如昨日事。兩承至教，
不減聞韶。真黃鐘在懸，而瓦缶難乎為音。誤辱推
獎，若欲以著作表見，而納諸古人之域，且諭以
子才莫為人知，又若惻惻重為愛惜，愷乃呼天嘆
曰：愷雖木石，豈不自諒，敢忘子之言哉？嘗謂丈夫
生世上，之不能總統百氏，敘述十經，藏之深山，傳

環溪集 卷十一

乙

之好事，以成一家之言，即當剖質相明，亦足以彰
儒觀，流薄曉使，後世有知者，其如鮑魚之肆，而忘其
臭。萬一有亮其心者，不須于蓬蒿而弗聞也。奈之
何？有大學不然者，嗟乎！非子誰則知者？愷本海濱
下材，無足齒錄。兼之知昏力劣，讀書脩文，弗克樹
立。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自愷摠髮以來，
連不第于有司，晚脫泥塗，亦已後時。一為俗吏，
百事具廢。待罪西曹，蚤出夜歸，焚香檮杌，日與罪
囚相問答，而敲朴呼號之聲，窮日不徹。即如掃美
神，此皆仲眉論列古人，其心已奄然靡矣。重以

家門不造變故相尋先人已先棄不肖去山妻
子按踵而沒西風鳴梧滿庭獨處慘毒萬狀痛苦
莫喻言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撩湯火食若噎
夢若驚寢若悸忽忽若不欲生有此惡况猶復強
顏濡毫以成文章必不然矣第恨世盛時無所自
見恐青陽不再老態將至人命飛霜詎同金石竊
懼後者之不如今嗟無及矣雖事與願睽時不相
值然總好成癖終不能割去或情事稍伸愁苦不
甚纏心乃舉架上遺書讀之片言意會至手足不
自禁惟孤陋固聞無所取裁譬之燕人適越且南
且北若目霧然茫茫莫知適從良用自苦幾欲取
裁于有道之門則又自分醜婦出門舉止言笑動
不若人愧容滿面輒復中止今之為士擇寸管挾
方牘往往延譽公卿流光四國豈其力能自致于
青雲之上而一無所附麗哉要亦有先容之客隋
珠十壁無故而暗投于人未有不按劍而起者惜
非不欲操寸管挾方牘以取裁于人恐按劍而
成爲天下戮笑人謂我何且惜平生不善俯仰所
向輒值壙谷與人交非慶唁緩急不復往來無事
輒閉門掃軌弛置自便都不識覲伺人即有以文

名家者見其揚揚誇詡言笑他顧詞色不及則
不肯低下取容作翕翕熱遽降戚施已退縮不前
重以旁觀者從而狎侮之詎肯向人作効顰態耶
此愚所以寧甘心孤陋益增蠢愚而不悔也士嘗
伸于知己屈于不知己人惟識玉卞氏或免于三
泣人惟知音爨下之桐可登之清廟故管仲知于
鮑子世始知有管仲伯牙知于子期世始知有伯
牙天地如此其大古今如此其遠肝膽相照知者
有幾故騏驥常有伯樂不常有莫邪干將常有歐
冶不常有世之知不知不暇計子于不才不可謂
無情矣蚤夜惟懼負子之知恐終泯泯無以自別
于木石此腸一日而九回一飯而三嘆且繼之呼
天而泣也愷雖不敏敢不鞭策思奮以標趨古人
今塵緣未斷是非榮辱猶懸于人世路險巇孤踪
蹇跼尚未知稅駕之所嗟乎人生貴自立爾雖富
貴何為行將歸老于九山之野若東方生所謂築
土爲室編蓬爲戶讀書其中將窮幽剔微以盡其
平生不自揆測苟有一得倘自麗于作者之域庶
幾大雅可與尚得免爲鄉人而不與木石伍亦不
爲非傳也特愛及此長歌當哭言言成哀不覺爲

狂為僻為迂惟子亮之不然是馬遷之志不達于任侯少卿之心不信于蘇季也惟子亮之

與懷忱二弟書

追惟往事余方茂齒子亦妙齡俱值雍熙並歡衛必時時執手陳說平生與至把酒持蟹或擁臺矢張目大噉風雨無聊擁胡床相對刺語少小事不休雪夜擁爐促坐至煨芋栗供母母子煦煦笑相語惟如也胡期不雨乃今歲月易邁動聞山川引領西顧悵矣心飛追惟舊歡往不可復未嘗不傷心法梯焉余性決宕不耐齷齪少年屏居湖

環溪集

卷十一

四

上頗耽古讀挑書冊琅琅誦讀適與意會則莞然獨笑或與二三子談古人功伐照耀名節慨慷耳熱面赤自奮勵矢曰無相負也他日果得脫穎而出當勳尺寸以標趨古人無虛皓首使浪浪常寡合離碌碌二十年不克自效年踰三十始痛一第無筆吏衰壯心潰裂上之不能昵顯人下之不能援某少意氣曠眊已非湖上時矣其視二三執事則皆飛騰閭閻振翼紫微華名已飛照四裔顧視區區心勞而跡下志鬱而道窮俯首抑氣

折衝詭譎一為郡吏便落塵網期會結束則朝夕靡寧簿書纏擾至寢夢俱悖當其忽忽且不知有生人之樂况其他乎久與筆硯為仇間或勉強粘弄率又濡毫染墨終日闌筆不能以句是可以覽觀矣余不自涯酷愛山泉常攀窮岩棲古寺托形崇阜息影長林每見人談四明天台之勝輒津津喜恨不獨往乃今剖竹明州分符千里若天假之緣也自入越以來果見積山萬疊出奇獻異參差代雄表裏紫霄信美且奇豈不欲駕葉舟鳴榔上下少假一日之遊哉第境緣人勝樂隨意適一行

環溪集

卷十一

五

作吏豈復賞心佳境滿前徒增悲惻是以過錢塘而嘆息陟吳嶺以唏噓悽目清風之嶺傷心越望之臺哭武穆于西湖吊坡翁于堤上朝步蘭亭更懷羲獻暮探禹窟尤憶子長此數子皆以高才名世窮愁抑鬱用匪其時吊古懷人耿耿不寐西上桐江則又嚴陵之所釣遊也名山奇水天下獨絕弭楫臺下夕陽淒惻又聞孤猿寒嘯離鴈遠吟樵蘇一嘆舟子再泣余益愴然悲矣然斯亦觸景之幽懷終非予心之所懼也但以此邦之民難以托足後人夜光鮮不按劍欲強自表見恐方鑒同

鈞銘難從，踰前境後，差池不御，自非樂天知命，誰能不憤懣者哉？是以馮子彈鋏而行歌，莊周臨流而浩嘆。平子自賦其無成，賈生亦悲其不偶。古今人情畧同其槩矣。昔讀嵇中散有七不堪，或謂出于矯強，以為無之，乃今信其真有爾，不謂余也。身當其事，且不快者有九焉。老母今年六十有五，即康強無恙，人子之心詎敢恃耶？往歲迎致官邸，母子朝夕煦煦，無何以覲事西歸，竟以渡江涉險，艱于跋涉，猶未即至，動定咳嗽，咫尺天涯，倚門極目，能不依依。此不快一也。余生而懦弱，年近三十，受環溪集 卷十一 六一

氣始定，性不素勞苦，今髮就種種，老態將至，不以此時休養，性靈少延歲月，更復碌碌，其何以堪？此不快二也。待罪茲土，邊檄報漳寇，通番船，可不日望可忽至，而飛檣利楫，絡繹海上，舟山居民日被侵掠，今已不能葺田廬，供賦役矣。瘡痍結于腹心，猶不自知，更復坐糜廩祿，何以自立？此不快三也。孟民好訟，習歸入骨，結構窮年，牢不可解，稍以法繩之，控訴上官，顛倒黑白，即刺心無以自明，德不孚人，難以格化，此不快四也。習俗喜同，厭于創見，有一二興革好事者，橫生口語，囂然議起，此不

快五也。海上積蠹，窮山海一且摘發陰奪，友之招尤任怨，有不能免，此不快六也。又性曠逸，雅好恬寂，一陟堂階，千態萬狀，具在目前，有所感觸，情焦心裂，此不快七也。性不善藏蓄，見人輒吐肺腑，人有過差，好為面折，有不當意，色辭俱厲，至狂發不顧先後，人道以此為性，不快八也。年踰四十，山妻棄去，二嬰夭亡，撫影簞簞，日抱隱痛，此不快九也。以此數端，永念平生，難為育慰，楊子雲云：得志則大行，不得志則龍蛇，遇不遇命也。而今而後，當稍知自遠，排愁破涕，人生須自適爾，憂戚何為？佛氏不云乎：苦海無邊，回頭是岸。行當別圖去，就拂袖東歸，重理舊業，與子尋繹往事，家貧雖不能給，歲得污邪之利，亦可供母饘粥，苟非凶歲，能自力作，尚足伏臘終期，可托得全素履。山南水北，惟意所適，烟雲花鳥，孰非吾事？嗟乎，富貴人所欲也，古之高士不肯掃門覓仕，顧專一丘一壑之美者，豈不以身重于宇宙而恬貴于芬華哉？已矣乎！石室有綠，名山可待，圖書左右，樂有餘歡，琴瑟靜好，此外何務？庶擁腫之木得以不才免，而頑鈍之石可自保其天年，不為非倖也。又奚必栖栖空勞。

環溪集 卷十一 七一

鼓缶向人作屈曲悲耶百年逆旅迅駒過隙時移
事定孰醜孰妍必有能辯之者此但可為吾子道
不敢對他人言也

乞緩徵書

孤本海濱鄙夫忝竊科第每恨才薄力劣弗克樹
立然居嘗謂大丈夫不得振揚王路樹腴勒伐即
當為民樹長畫伐禍本庶不為世戮辱耳生惟同
土毛髮骨爪疾痛哀苦情關一體敢視之豪越而
漠然不加之意乎竊惟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財賦首先蘇松今之

環溪集

卷十一

八

蘇松非昔之蘇松矣蘇且弗論吾松徒駕富庶之
名號呼人口叩其中則歎然虛索然靡矣譬之衣
錦文繡外雖侈美而枵腹者且三日矣固不惟也
孤自往歲奔喪南歸目擊時災實切心自春徂
夏亢陽為雲連月不雨火流土焦赤地千里自天
降災極茲不穀民乃籲天嘆曰豈不可哀哉時乎
寒畊熟耘曾弗得食也稅也在官為民父母庸弗
一處分乎不然有死而已于時郡侯瞿憲威惻然
悲亟上其狀于撫巡撫巡聞之
廟堂民又日夜待命至而道路喧傳且曰已蠲十

之六矣豈惟口語喃喃宛然見所謂成令亦
微矣民且喜且悲曰天時不收吾田耗矣全為蠲
免庶幾有生而四分之追安所於辦然而里胥日
在門也叫囂聚突鷄犬不得寧焉于是執契擔囊
行復假貸重重計息一室已空不已而市田宅不
已而鬻子女不已而割肉醫瘡官負債而民且告
病矣乃及于今大旱之後繼之水潦宿雨浸淫絕
成江湖高者僅免荐饒卑者旋亦弗粒小民無知
得隴望蜀猶懷寬減而徃歲六分之徵且下矣聞
者始而疑既而駭既而紛焉以議其情涵涵其言

環溪集

卷十一

九

嗚嗚人心固弗之信矣故里胥僅併有曰賣已官
府督徵有曰病民雖蠲楚血流計無所出非民之
性矯且悍也勢使然也叩門求水無弗與者饒足
也林中不償薪湖上不市魚者有餘也取贏于有
大率易辦無也強之使納不難乎哉江南之民徃
徃與江北不同江北之民多巧知仰撓利而食上
之賈販次之末技皆足以生活吾松之民任質無
他腸須耒耜以生終歲動動仰給有秋禾未登塲
而屈指歷數百望具在子女婚嫁胥此焉出老幼
喪葬胥此焉出以至稱貸者取息胥此焉出未及

卒歲而存者有幾即今時事可爲一慨矣吳下土風最重冬節先期率割羊豕置醴酒競辦時品市者雜沓至日快爲罷市召里人與會務盡歡甚則好事者出遊羣美列行醉者盈途今乃有不然者矣烟火蕭條道路慘戚不爲罷市即不罷市莫有市者矣即飲莫有醉於途者矣歲時可知矣孤嘗爲先人營墓地披荆棘犯晨夜踵躋半九山之野每至村落往往見父老環而訴聚而泣曰吾死矣吾死矣叩其故曰吾屬自垂髫至白首未聞有所謂一歲兩徵况水旱頻仍饒餓填壑里門催督急環溪集 卷十

于星火此何時耶此何時耶但聞哭聲載道欲逃欲亡萬口一詞其不然者溷而爲盜耳夫民亦人爾豈不知畏死樂爲良民哉蓋饒寒之患切習非之心堅窮迫之端多輕生之意決爲窮則啄獸窮則攫理必然者嘗聞之救焚者貴速不貴緩緩則焚矣解懸者貴急不貴遲遲則死矣失今弗圖而曰猶之無傷也吾恐緩輯垂方追徵不已過爲窮逼誠恐大絃急小絃絕蓄亂宿禍他日隱憂不可言者是故有司雖有救民之心限千分而不能爲大大夫雖有愛民之心限于出位而不敢爲以孤

于明公深有望焉百姓之同命懸于守令守令之仰成繫於憲司竊嘗論今之居顯位者天翰林能紀天下之事矣而不能言給舍能言天下之事矣而不能行其能紀能言又能行莫若御史夫自明公南巡以來百姓引領西望曰某公至矣吾屬更生平及按鎮常以達于蘇每聞行一某事曰某事爲民樹德又聞行一某事曰某事爲民祛害布德彰威風動江左民又欣欣然喜曰亟來吾松松民其有瘼乎誠望公如歲今且至矣人其謂何昔人有言曰苟利其心不必法古苟周于事不必循常環溪集 卷十

爲今之計損上益下不可損下益上亦不可務使上不失軍國之需下不失任土之義其在民也量爲之徵則三取其一猶之不足也然後爲之通融莫若提審均徭猶之不足也然後爲之帶徵帶徵莫若相其緩急嗟乎財非天降亦非地出也以民厥民轉移之機存乎其人人有言曰不矜小廉不牽細行立大便以成大功此一機也不知明公以爲何如孤散居杜門百事俱廢且先人大事未厝觸目成痛在禮有不可出矣言涉出位極知僭踰犯罪而死然自擊時災隱而不言非仁也言而不

愚非忠也，不以所知告知已，非智也。竊念不自官
寒如昨，四不滿百稅，無久積，故于臺下不敢以一
人一家之事言為千萬人言之。惟明公不以一人
一家之言聽為千萬人聽之一郡幸甚，千萬人幸
甚。

上尚書漁石唐公書

愷本海東鄙人，萬萬無足齒錄。然每得戎公雄篇
大章讀之，宕蕩激昂，曠哉遐乎，直追典謨，秦漢以
下，無足論矣。讀樂府古詩，不減漢魏，而古體歌行
明時獨步。少陵長庚亦當並驅爭雄。方今文體駸

環溪集

卷十一

十一

弱賴公振起天下翹首企足，喁喁然內嚮者已非
一日矣。愷乃仰天嘆曰：無乃天地儲精山川炳靈
篤生我公，鍾此全哲，愷因退而自訟曰：嗟乎！士君
子不得振揚王路，橫奮八極，勒名鼎彝，即當暴糧
躡躑窮覽名山大川，觀先王之風，冀得見至人從
而往質焉，僅得一言使有所托，以自表見。庶生不
虛皓首，且不伍于山樵溪叟，終泯沒而弗聞。是以
縷縷之誠，何時不傾向門下，幾欲通賤姓名于左
右。第一行作吏，職劣地卑，竟阻攀躋。今歲仲夏，得
瞻山嶽，已喜出望外。何期一見小集，不甚嘔

以為不才可教，且曰：吾將為子叙之。愷何物，
敢當此哉！聞之不覺驚喜。若狂追惟在昔，有若范
希文歐陽六一往，往汲引後進，士亦爭願出于其
門。一經品題，便作佳士。愷固非其人也，不敢自廁
于士林。但公之推誠愛士，不減二公。愷雖無似，亦
不敢自同于木石。是以不自揣量，冒呈鄙陋之辭，
僭乞昇言，以弁諸首。是方寸之木，托高泰華，鶴
之羽，附翼南溟，寵光弘被，何可言喻。將自頂至踵
咸受德恩，銘心貫骨，益深感激，臨紙惘惘，不盡不
盡。

環溪集

卷十一

十一

蒼石山傳侍御

愷本遷吏，無所比數。茲來獨蒙明公優假，第吏事
碌碌，尚缺瞻依，方懼無以効尺寸，反勤辱德音。
愛若平生，情逾骨肉。愷雖蠢愚，亦知有天地日月
豈冥然不省記。憶江城歲歉，十室九空，淒涼之狀
日不忍見，愁苦之聲耳不忍聞。小民窮狀，豈可具
陳。愷忝民牧，情同休戚，憂悴慘慘，忘寢與食。豈不
念此第分薄劣，勉力周旋。若昏夜策救馬于泥塗，
峻坂之間，惴惴焉惟恐或墜。求諭更以賑濟為慮，
深恩遠甚，盛心也。愷已曲為之處，條陳四事，亦

一時矇瞽之見未知當路相信否二十二年以前
錢糧亦已怙縣緩徵但新糧當踴未有成令愚意
以為大都十分先徵五六餘者留以有待萬一當
踴之踴得行窮民或得少沾實惠事當成于相信
愷固無足齒錄雖披中情墮肝膽猶欲算計短長
辯咨是非惡能必其事之有成但吾盡吾心爾矣
愷素不能文初恐混于野人無所別識漫爾破俗
竟坐此罪方以筆硯為戒承命輒復無恥冒呈左
右蓋奏鄙音于師曠之前雖為廢鍾鼓亦甘心焉
爾拙詩有數首待抄完請教使旋促草草奉復終
環溪集卷十一
不盡所懷臨紙惘然

啓殿撰九山全公

向者王別駕來率爾修問殊不盡所懷乃辱微音
兼之腆貺且翰中曲為煦覆真若愛忘其愚把玩
再三感極而繼之以泣不敢言不敢言恭諗起居
佳勝以公宏才夙望內贊國經密勿論道賈誼之
憂勤而濟之忠宣之謨畫中外所恃以為重者信
不虛也愷入楚又三年餘矣奔走碌碌塵緣未斷
是非榮辱尚懸于人恐日就淪落以貽羞知已不
知明公何以終教

上司寇東厓虞公

愷奉職無狀量移江上譬之棄婦事人不惟人嫌
私亦自鄙不謂執役門下顧辱優禮教愛真同父
師且三年較課又特疏保薦愷方困于名而公以
名成之昔人謂成我之恩與生我者等將自頂至
踵咸被銘造此情此德何可肯負遠去門下已五
年于茲蓋疏懶愧縮日復一日遂疏脩敬不知寬
仁含垢能憐恕否久臥東山海內與望日切邇來
何時豈勝仰戀此不獨愷一人之私也

啓殿撰念庵羅公

入郡已數月矣高賢密邇尚未獲晉謁庭序一接
光儀徒使人問花竹平安而已悵戀何言象笏薄
爾致意顧辱瑤篇之贈希聲入耳不減聞韶報豐
于施亦既多矣江闊雲空年光如水每懷麟鳳在
野未嘗不中夜耿耿執鞭何時寫此情素

復別駕包白厓

別來踪跡日疏而仰戀情誼愷慕誠極君想同之
也愷鄙作多率爾漫就謹以識歲月脩遺忘自分
極其蠢鄙初不敢求知于人人乃蒙執事故加灾
于木千里遠寄感愧何言娛毋無謫自覺形穢多

戶掩覆尤恐揚醜布之人人能不汗顏哉
高泉石固足為明山增重但清操微猷在在著聞
尚不利于時惜復何言然升沉榮辱一切夢幻諒
執事必以道眼照破不待愷言

簡池南來進士

別後引躬思咎未知其方自分敗亡之餘豈有今
圖復承執事猶不以愷為不肖奉奉詔之話言重
為煦覆感德量非木石明郡風俗執事所知也議
論不明諱謬易起持法過抗遂憎多口輒變亂是
非布置支節其于愷也求之不得其故藉口于文

環溪集

卷十一

六

墨奔馳陰肆中傷愷此行誠不足惜但恐諛夫得
志貞人喪氣而磊磊自將者必將以不才為口實
亦且利方為圓敗正為通而郡縣長吏且將局局
然無所干措矣為之奈何此語非肝膽相照不敢
以聞人生聚散無常意氣相感即為骨肉真情所
注千里不越几席也風便附此極目明山豈勝戀
戀

與西林忱琴上人

憶昔入蕭寺與石採松烹茗畧迹論心往往過夜
半燈寒未甚聊彈爐促膝飲或無筭談諧雜俗

浪大化喜俱不知此事今言之夢矣微官何物
我故人何時蒲團曲几邀我遠公入社苦海無邊
回頭是岸余亦知之稔矣君相亮否

上中丞退齋林公

愷本東海鄙人西江遷吏自分庸猥無所齒錄不
圖承乏湖湘得從事門下愧無齒牙掬指之能可
以脩公傳命驅使之役顧辱臺下一見語合百凡
謬誤不加誅斥往往提接其所未至甚則違教獨
與特名繆薦愷何物庸猥敢濫斯舉昔人有言日
受千金之賜不可以為知己偶得一言之合遂以

環溪集

卷十一

七

為終身之感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此習習者
有皮相之識吞炭者深國士之報愷雖木石亦知
有天地日月厚愛深知如公豈嘗一針有忘于懷
繼後非不欲少効涓埃以塞報萬一但老母衰殘
終難割情就祿今已築室于環溪之上老矣一意
灌園供毋山外事一切不問若得晚節不虧不負
此心乃所以報門下也臨書仰應之極神思飛越
不知所云

啓侍御曹華山

量移江上以來日無事事第一願見吾公其次願

登廬山其次頌遊彭蠡泰竊于茲已及期矣二者俱與碩睽而公密邇門牆尚遠表儀豈江山人物接遇有緣而機會不偶耶方切仰慕顧勤教翰兼賜瑤篇讀之不覺下拜真方駕西京而六朝以下薄不爲也敬服敬服愷一行作吏此事便爲廢閣何以仰和韶音使旋草草附復臨風切切

啓俞憲張秋渠

夜來得承下教羈愁俗况銷落殆盡所言夢澤集不惜借觀以執事仙才天逸飛藻玉堂盛名已非一日雖暫淹吏事終當掣麟翳鳳以修聲實具非環溪集卷十一
六十一
依近日觀風之暇必多新製若不以愷爲不肖球琳琅琅盡出縱觀愷雖寡陋得此便是窮鬼暴富不徒令人抱甕自苦也公其謂何

中丞太廓王公

自工上一接光儀歲月易得倏忽四易寒暑高風雅誼有懷如昨追惟提兵南下節鎮銅仁微猷宏畧出其緒餘猶足以控禦蠡苗三省百萬生靈終將賴之不圖爲忌者阻撓遂使全功中棄竟遺于百年之憾然而天定勝人是非輿論愈久愈昭始知冤事有天而歸夢想亦不遠矣良賀良賀愷忝

竊湖湘又三年矣碌碌隨人無一可爲道者茲月令姪秀才回敢布此匆匆不盡所懷萬萬爲天下自愛

上尚書東塘毛公

外者舟中一拜得遂瞻依不爲不厚俾何期公曠度含弘畧勢忘形至降顏款洽愛逾涯分顧以鄙作見委拳拳過于推譽但愷非其人也且爲俗吏筆硯久疎見人顧羞澁不前况大名家在上敢操紙僭妄方擬踵門以謝不敏更辱教翰重以華幣其何敢當然既承長者之命終不敢辭徐當構思環溪集卷十一
九十一
一二呈以請教醜婦見翁姑直恐不免耳使旋草率裁答惟公原宥不宣

啟翰撰荆川唐公

別久不獲專介候猿鶴高躋在野未嘗不爲世道一慨往歲得侍尊翁同舟老成瞻望宛然古道顏色令人塵慮銷落太半方切悵戀顧勤教言久稽裁謝昨令親董地卿使楚脩聞起居併知養高自重動爲不朽計但不知時多艱平生經濟奇獨不爲蒼生計耶令親回敢附此申悃江空浩風惘然

啟愈上東湖

分者王司訓回曾附小啟想徹記室矣愷忝大郡奉職無狀元片于時惟執事不以為可棄特加軫念情甚渥也愷居常自廢不敢自後于人公所知也愷自守明以來凡可鋤穢剔蠹禁奸緝良輒義淑以前弟不顧先後其貞白一心俸外雖半錢不支府帑一毫不取百姓此兒童牧豎亦能言之區區此心實欲上不負

朝廷下不愧此身隱微幽獨惟曰自知天地鬼神實所共鑒顧自信太力持法太峻昧機變之宜乏

環溪集

卷十一

手

含弘之度是則愷之罪也而不知不便者已澤吻磨牙睥睨于左右矣森戟在傍而愷不悟談笑交歡已落扁口人心之險狡一至于此知不才如執事者有幾言之誠可一慨

啟大參周梅崖

向者鶴樓一咲于今三年轉瞬舊遊又成往事愷獨何心能弗悲乎適承大篇之賜珠璣璀璨應接不暇捧誦再三音落九霄中夜慷慨使人俄驚且喜今而後知宇宙內未嘗無李杜輩而一時學人笑追影逐象者不知作何情狀敬服敬服

啟都諫王江野

一別幾二十年巖谷草木皆失故態感今思昔隱隱如隔世事愷幸忝竊大藩謂睽可復合不圖碌碌宦轍竟與頤睽豈衡岳洞庭在望而終不獲一覩非平生欠事耶仰承嚴翰兼惠佳集讀之不覺下拜乳坤性情之正被公道盡真不減聞韶喜慰何極以公宏才奇抱正宜弘濟時艱何薦剋屢騰而鶴書尚滯不知當路何以處公但恐晚節功名直不免耳第本麋鹿之性山野所宜今乞休得果所緣不為不厚俸此外一無可為公道風便聊此

環溪集

卷十一

廿一

附謝

啟內翰夢澤王公

愷抱繁楚邦邦有高人韻士未嘗不私竊傾慕况公文章巨伯海內有幾且赤壁奇古雪堂閒適景隨人勝有美伊邇恨不得躋江飛渡碩開韶澁之音以畢平生至意第以吏事糾纏竟不果所緣顧辱瑤篇之贈捧誦再三真若竹林寺僧又若玉臺道士瀟然塵外蓋不飾而雅浸浸入玄矣欽服欽服愷有郵作輒敢請教為念出見施嬭歸醜其貌不自覺其捧腹絕倒也

啓少參明生張公

乍合遽以瞻戀彌極洞庭黃鶴咫尺天涯何以爲情自憐弱質已衰壯心又替疇昔素盟誰托悠歌唯明公曲爲記存亦覺雲山烟澤共此好慕但愷非其人也悲乎素絲生髮白日易邁知音如公今其有幾每念及此不覺泣下西望卸雲悵美心飛

上宗伯毅齋孫公

愷入楚以來吏事糾纏不獲以時脩問惟應得疏曠之罪于門下不圖寬仁含垢向來罪過一切不問顧降辱德音曲加慰勞重以腆幣禮遇優隆對環溪集 卷十一 廿一

使拜嘉益增竦息公以天地偉人誠心直道非獨今人所希雖古人亦不多見日夜望公內貧國經與二三元老明翼

主德堯宣化原躋天下于仁壽之域此中外人心所同也愷本薄劣蕪之性頗率易不善俯仰所向輒值墻谷此間湖山信美而拙病不堪秋風江上惟有草鱸之興而已

啓京兆石陽陳公

自江上一別隱隱如夢中事嗣後音問澗疏傾注曷極承遠寄瑤篇主復再三徃徃手足不自禁

豈獨擅明音哉純然漢魏風格如此奇抱即抽筆長楊振翼紫霄尚未足以盡其大乃復淹淹煩以吏事不知造物于公竟何如也所喜公著述在名山華名在宇內所恃以信後者當與大豪爭雄長矣一時顯晦低昂何足爲公計耶

啓內翰少泉王公

外者過郢草草燈前相笑此是二十年方得此會後會又不知何日江雲煙樹悵惘彌極承示佳集捧誦再三驚喜若狂執事鍾衡岳之英吞吐洞庭雲夢之氣鑄爲雄詞不獨侈聲當代信足以詔今傳後無疑昔人謂一時而赫赫老固多乎載而赫赫者有幾執事若爲一時千載計矣公其自信不待愷言此則愷之重爲執事賀也風便率爾布悃終不盡所言南望湘雲神思俱馳

謝憲伯孫二水兼東憲副楊胥江載雲溪

夜來雪甚蒙公錫燕于歲寒春意軒擁爐促膝呼酒淋浪溫然如春若不知門外有寒事推窓見檻外梅竹帶雪灑然清絕又若歲寒戀戀不忍離乃咲相語曰吾四人將無同乎愷醉歸有懷不寐賦俚言非直識一時相與之情他日諸公在雲

之上愷在山中須無忘此夜則此軒亦留作他日佳話也一咲一咲

啓憲長東明范公

屏居山中曠焉嗣音矯首甬江盈盈一水每念大江人物未嘗不中夜耿耿以公文章政事一代數人百年幾見愷思欲執鞭實夢寐焉何期誨言過于獎與捧誦再三感慨係之愷自乞身以來入山愈深百念灰冷自借書放鶴外一毫不以繫于中亦可以樂而忘世矣侍愛僭此草草

啓工部省菴黃公

環溪集卷十一

十四

別後鴻鴈參差不能以時修問殊深悵悵昨得沈金之報知執事已立致于青雲之上為國得人與情共快在知已私心尤切以執事宏才素養當飛聲藝苑振翼紫霄顧復淹以吏事當路深意未必無所待也愷本庸猥兼之遲暮歲年廼欲彈冠夜行意氣銷落殆盡惟有故鄉蓴鱸之興而已此願

臨風悵然

啓少翁小洛何公

八郎已歸矣猶復設燕張樂主禮意勤勤

飽而歸東方已吐先矣乃今執事久客省中幾及浹旬愷竟不能作鶴樓一日主人慙負何言慙負何言表儀在望咫尺千里如何為情

啓提學三石喬公

違教未久有懷如歲渡江值風濤震撼五日方抵岳陽業緣未斷猶復碌碌隨人苦事苦事仰惟吾公負行醇質文章詎工出其緒餘猶足以大造于楚楚中一時諸賢皆爭起濯磨梗楠豫章楚材皆彬彬然盛矣此時微棘當必有馮文簡公者出而耀時名世亦作楚中他日佳話也公其謂何

環溪集卷十一

廿五

啓憲副十泉潘公

石鼓之遊風景殊絕不似人間塵界及登仰高樓俯視瀟湘天光一碧風帆隱見如畫入圖執事以南霍高人而吏隱于此不知君似瀟湘耶瀟湘似君耶小詩見意真不能滿公一笑吏回聊附此併致謝私

啓國鑒芝泉褚君

每鶴樓雲谷笛韻悠悠千里故人之思未嘗不往來于懷適辱手教宛其面矣大馬之年何足齒錄乃煩存記更辱華札之賜感愧何言思念入仕垂

二十餘年分內事未有一種成就碌碌虛度言之醜也歸志已決雖身被冠裳而南中野服之興未嘗不在鶴灘鳳嶺之間心事縷縷恨不能共備盡之南望渺然

啓提學蒙泉孫公

千呈楚青將意孔厚猥鶴爲驚第病川末辦未知所以爲報自省歉如第意已決若面詭于心是指終南爲捷徑以遁跡爲假途其不貽笑嚴整者有幾行矣霄漢故人日益濶疎所願明公善自愛重憑翊清時勒功閭室爲世名臣僕即歸海上塊守環溪集卷十一其

與抱一道人

久苦風塵朝過仙境如與至人遊清虛之上舉非平生耳目所接喜懼無量今日爲齋事不殺牲偶得葷菜毀蕙新採米幾合煮飯作羹意頗不惡飯餘汲膏列泉澆陽美茶之精者與君一啜亦當清齋一度也坡老以山芋作玉粢羹香味奇絕自謂天上酥醪則不可知人間決無此味僕竊謂此製山中不可知城市決無此味一嘆一嘆早顧早顧上中丞二水孫公

愷忝竊楚中得侍左右惟明公眷念曲江風流不以愷爲不肖顧朝夕以吏事相課往往鞭辟其所不迫愛逾涯分情深骨肉別後仰戀恩私何時可忘乃今天移福星坐鎮南服天開日朗正在今日已爲大江以南億萬生靈賀矣愷以職事南還非不欲少畢犬馬之力但母老子幼似難再出夾于乞休矣分屬編氓上下禮隔必不敢以宿昔相與自詭公其相亮否茲因風便先此申悃西望江雲神爽飛越

啓提學三石喬公

愷居海濱時即慕海內文人有所謂關中三石何期得共事湖湘一見語合朝夕得備聞規訓若天待不才不爲薄矣公諸作真方駕西京奴隸諸家天下得公單詞隻句爭爲奇珍愷別時又何幸得公雄篇至千有餘言乃今揭之草堂示傳誇客光逾萬倍此固愷平生希濶之遇而子孫不世之遭也恭諭起居佳勝聲稱日懋公有韓范濟時之才而不膠其迹有程朱明道之功而不泥于常憑翊清朝正應置密勿以備論思顧復煩以吏事此豈有不可曉者愷山野之性公所知也然終不能改

口今得果所纔不為不厚倖想公聞之亦為一笑

啓少卿鶴泉王公

自維揚舟中一話竟不盡所懷至今悵戀無已郡齋無事時嘗得公所示瑤篇讀之羈窮旅愁一洗殆盡昔人謂讀陳琳詩足以愈頭痛信不虛也南臺山水信佳屢又得高人吏隱其中咳唾嘻笑俱成珠璣愷每遇佳勝輒興發安得扁舟飛渡公側一聞韶濩之音不使人咲沈即徒株守無成也

啓侍御吳石包公

環溪集

卷十一

廿八

入楚未久忽聞太夫人之變驚悼不已太夫人雖未登百齡貞懿垂範教成二賢微猷亮節足以表儀人國所恃以為壽者亦既多矣痛以理遣尤須節哀自愛無效無益之悲愷限干職守不獲臨喪一吊淒楚何言承翰及拳拳存念更致書于某若欲引而置之人數當今吳俗日偷吾輩一涉嫌疑若避水火輒縮手不前獨吾公不待愷言乃曲為延譽知公陳義甚高不獨使愷感激而躋之古道亦愧彼涼德矣令兄蒙泉公音耗若何倘有便附寄咫尺之書不惜示報

啓少卿

天台四明古稱勝地兩郡家邇去不咫尺其秀麗仙雄兩瀕東坡晚年欲乞明州而不可得太白嘗言遠天台往往形諸篇什在昔已記之矣執事以仙才固應台郡愷何人斯敢刺明州難消難消每更事之暇東望赤城霞起恨不得騎黃鶴跨白鶴飛渡君側顧瑤篇之賜圭復再三恍若憑虛御空飄然在塵壒之外而摩詰漆園意味了了可想愷苦為簿書束縛久不粘弄筆硯應瑤篇亦頗作惡何以塞報一二總能出口成聲終不成章祇

環溪集

卷十一

九

悲徒貽山靈之咲耳雪竇之約今竟忘耶君不失期當先報捷鶴飛途矣

書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上郡縣諸公書

愷本海東下材無足齒錄遭遇

明時起自隴畝得備位即署陟歷中外二十餘年
居嘗矢心非不欲少效涓埃以圖報萬一但愷素
稟羸瘠弱質蚤衰壯心易昏上之不能為

國家盡瘁效勞以出死力下之不能為百姓剪流
培淳以固根本猶復虛糜廩祿碌碌因循分甘廢

環溪集卷之十二

棄以謝無狀重以往歲資進

表文還至維揚偶冒風熱不善調攝延及四肢遂
患怔忡醫藥同効因念老母衰殘以人子遠離往
往飲食減損倚門極目排愁破涕不能為情愷思
君親均之大倫忠孝實非二致思欲兩酬理難並
濟是以憂日益深病日益熾寢若驚憂若惛忽忽
若忘甚至迷節侯而詭晦朔平居人見形色若不
甚枯槁然神氣日漸消燦其中已索然靡矣譬之
不然枝葉非不沃且澤也而脉理中虛失今不治
恐將來日甚一日不能不使扁盧驚之而走矣

外官無養病事例而親在有兄弟者又歷於
度每一念及方寸迷亂精神欲飛至中夜撫枕觸
衷繼之呼天而泣也竊惟

聖人以仁孝治天下薄海中外雖蜩蟬蠕動無弗
矜育愷雖微生亦被覆載至恩極其廣大一天豈
容向隅此乞賜放歸冒死敢陳有不嫌於再三之
瀆蓋事出由衷情非矯強不圖楚中當道猶未相
諒再三移文行催顧辱明公又不以愷為不肖愛
忘其愚禮先嚴穴降辱德音繼之學校役征至明
師良友交相勸戒一時里巷喧傳兒童驚詫謂前

環溪集卷之十二

所未聞愷何物庸猥敢濫斯寵在明公固極河海

之容在不才則自揣犬馬之力即今病勢轉劇漸
同廢人縱使萬一天誘其衷不委溝壑然垂白在
堂愛日幾何終難割情就祿榮進之事言之若憂
山林之骨若將終身古之求退者不謀諸妻子不
告諸朋友非其重於身謀而勇於自決也要之知
足寡悔負乘招尤其見亦不可以盡非矣若以干
進反退求通故隱而籍此以獵取聲華則是托迹
終南指為捷徑移文北山若為假途其不貽羞若
谷姍笑當世者有幾愷固非其人也執事視僕心

豈不然哉豈不然哉申情素敢布于下

上少保少湖徐公

往歲北上極承眷與若不以愷爲可棄往往愛忘其愚錫之嘉宴至溫言款洽陳說平生昭布衷衷臨行猶贈以瑤篇重以腆貺略勢忘形禮逾涯分惟何物庸猥敢濫斯寵愷本下材無所止數遭逢聖明兼荷知遇敢不感激思奮少效涓埃但分緣坎軻素稟羸瘵弱質早衰壯心久替往歲爲

慶賀事赴京猶勉力支持事竣南還不圖行至維

揚因冒風熱昏眩僵仆大患怔忡遂至寢夢俱悞

聖澤集

卷十一

三

旦晝若迷調治兩月當即移咨本司欲得假以旬月倘病稍蘇自秉穢形以畢犬馬不意命蹇數奇病勢轉劇即今形神枯索耳目聾聵漸同廢人縱使假以歲月終難責效醫藥且老母年近八旬日就衰殘一子晚得口方離乳顧念外官無養病事例而親老有兄弟者又歷于憲度萬一身先朝露何以爲解緣此不避再三之瀆願乞休致屢經移咨本司懇爲代疏至今尚未舉行恐愈遲獲罪專令小僕挹泰仰惟曲賜周旋即解去官職放歸田里豈惟愷一人賴公起骨加肉併活母子餘生則

位舉家大小咸被洪造啣結稱報當永永不忘也

上冢宰石塘聞公

愷人不執役門下恩彌山海日切瞻戀何可言喻追惟愷待罪大邦奉職無狀孽自己作固應遷逐然亦不善媚時顧有一二好事者巧以文墨爲辭曲肆中傷嗟乎積羽折輪三人談屑雖親且昵者亦縲于聽矣乃獨吾翁昭之腆溺之中出之蕝擠之下不惟違衆獨與且擇其善地而爲之處愷何物庸猥敢濫斯寵既而移守臨江日夜鞭策恐辜恩負知以求不辱門牆然而遷逐之吏豈惟人不環溪集卷之十二四之知雖愷亦不自知尤賴吾公以天地之仁不忘棄物慈母之庭哀憐孽子終始照覆必欲曲成是真援枯就生致肉于骸情之所感木石動容愷雖蠢愚亦知有天地日月况洪恩出于覆載煦臨之外顧惟餘生豈能報稱幾欲脩咫尺之書吐露情實但天路高邈銓曹嚴密跡涉嫌地終不敢以賤姓名通遂因循至今罪在不寬在翁洪度包荒雖置不較而愷自訟亦既久矣茲因王通判北上敢僭布下情恭惟起居納福持衡懸平薄海內外小大庶僚罔不仰頌至公至明自有銓曹以來未可

如今日者也。雖田野道路亦能言之。非愷一人之私也。愷入楚以來。非不欲勉圖後效。但老母日就衰殘。俱涉江湖。不能迎致人子之心。言念及之。壯心潰裂。情懷寡歡。宦况銷落太半。欲有另圖。倘得諧所請。不惟因時就養。得遂烏鳥之私。揣分知止。終免狼狽之誚。公之始終曲全之恩。豈徒曰與成我者等耶。臨書無任惶悚之至。

上冢宰龍湖張公

奉違台斗。五年于茲。欲遂瞻依。即寢夢中若與人言者。追惟京師密邇門墻。朝夕得追隨左右。優愛

環溪集 卷十二

五

出格。往往索之玄黃牝牡之外。甚至兩晨雪夜。得承至教。輒畧勢忘形。不啻其親子弟。既而愷以罪量移江上。猶以手翰存慰再三。繼之華章。過于雲與。惻惻款款。真愛忘其愚。此誠上公優隆之施。下吏希濶之遇。愷雖木石而盛德在衷。何時可忘。即今四方多事。以公當代偉人。晉而入相。與一二元老圖致太平。興道貴治。是在今日。敢不為天下稱慶。脩布草率。仰惟台宥不宣。

復按院梅林胡公

仰慈山斗。已非朝夕。不圖適有天幸。得以職事詣

臺下。受約束足。備傳命驅使之役。是固希世之遭。私心深竊厚慶。詎謂命緣坎坷。病與願睽。已經三次移咨本司。願惟轉。

奏乞休。顧辱臺下。含弘照覆。若不以不才遽可罪廢。乃再三移文行催。且詞情款洽。過于獎與。惻惻劇劇。必欲引而置之。人數愷雖木石。遭遇

明時。兼荷異知。豈不欲感激思奮。少効犬馬之勞。但病勢轉劇。委難再出。又經移咨本司。懇陳苦情。蓋事出由衷。勢甚危亟。斷不敢以詭詞罔上。伏惟臺下早為題覆。免賜行查。萬一緣此。不即委填溝壑。得保餘生。則愷自今以後。不死之年。皆臺下所賜。但當銘之心骨。示諸子孫。當永世啣結不忘也。

環溪集 卷十二

六

啟侍御鯉湖王公

愷平生多忤寡諧。獨蒙執事出格之愛。感戀不去。心向者東湖之遊。實夢寐在焉。湘人往往盛稱西湖之勝。僕獨不以為然。天下事貴自然。而象擬模合者。不與焉。西湖信美。巧飾競麗。譬之曉妝婦人。脂粉塗抹。非不耀人目睛。例之間雅。則退舍矣。東湖則全是本色。蓋不飾而雅。初見若不甚異。愈看愈不可厭。二者比倫。風味自別。竊謂漢魏之詩。

似米湖而六朝諸作則以西湖比西子矣侍愛狂
妄及此算籍蓮莊公傳率爾漫呈以風塵之吏而
供文楮之役終不成語惟執事憐而恕之容請罪

啓太史遠峰汪公

愷守大邦獨蒙明公優愛倍喻涯分往歲入京極
承眷與燕既稠疊至畧迹忘形情無骨肉此亦平
生稀濶之遇感德分非木石以公抵代信人夙負
奇抱時事孔艱遠方多壘細旃密勿經制天下正
今日公等之事外患不足平也愷病日劇所陳乞
休寔出由衷敢借重爲當路一言早賜放歸責免
環溪集 卷十二 七

生肉骨且烏鳥私情愷之腹無有出于公之知者
控露潦畧弗罪弗罪

上東蒙黃師

自江上塞遇師門每得開規訓實賴以寡過蒙益
不淺以後奔走四方山斗在天相望愈遠過惡日
多誰與晤語言之誠可一慨人從江上來往往備
審起居開門養高者不知山外事且二賢郎亦已
成立錚錚皆異日青雲器可以爲公賀矣愷夙荷
知遇出人一等以此不敢自後別來碌碌浮雲
之何足爲明公道但得侍老母戍中之歲方得一

于今亦頗知六七此師門所欲聞者敢及此臨紙
悚息悚息

復楚中潘臬諸公

昨者承差回已再三陳訖苦情前病委劇實難再
出山林之骨分應棄廢榮進之事言之豪矣不圖
嘉命再辱林丘且移文修詞極其款洽郡邑大夫
應命催發督勸不置愷獨何心敢于重違但以老
母衰殘弱子零丁病緣憂積面不詭心縱使前病
得瘳猶難割情上道况大馬之疾日甚一日豈容
勉赴仰恃鈞慈不嫌煩瑣敢借重再言爲二臺一
環溪集 卷十二 八

上侍郎彌菴方公

奉遣門牆忽忽二十餘年愷追惟諸生時實本下
材無所蒞列獨蒙門下拔之庸碌之中優禮之衆
人之上分雖編氓恩同父師有懷在衷即糗食不
忘第一行作吏奔走四方之役竟無緣一過瞻依
罪負山積如何可言今幸忝竊楚中若天假之緣
也然公位日益崇上下勢懸又內外禮隔遠因循

今在公雖洪度弗較而愷亦自訟久矣地方有
寇未靖兵事倥傯常賦之外徵需百出民何以堪
在公聞之必多軫念也臨書無任馳仰之至

上中丞思質王公

昨歲入京晉謁庭序不為遷警告急兵事倥傯下
情萬不一盡顧勤燕錫交至慙負何量公巡視南
湖優禮已不能當更辱薦剡懷本庸劣無足齒列
每自鄙嫌况敢望人公獨收恤若引而進之成人
之域自叨冒以來非不欲鞭策求不辱于有道之
門然年漸衰殘去日苦多平生外內事未有毫分
環溪集 卷十二 九
植立是以揣分知止徒負明公厚望愧竊之何西
方多事

聖明以公鎖鑰北門固有貞臣海宇賴以清寧小
醜不足平也愷自乞身以來杜門掃軌音問日益
荒矣茲因抱本人來敢此申悃萬萬為天下自重
上尚書容菴應公

斗山伊阻雖缺瞻依而宏恩高誼即寢食不忘恭
聞晉陟崇階即當蒲伏庭序敬昂風雅為
朝廷得人賀第內外體隔跡涉嫌地不敢以賤姓
多通遂因循至今慙負何言愷遇

明時蕪荷知遇非不欲少效涓埃但命絲埃呵身
被狗馬之疾日甚一日所陳乞休實出由衷若面
詭于心天日可鑒仰乞曲賜周旋早得放歸田里
萬一不死願擊缶以歌詠太平所賜亦既多矣瞻
啟豈勝祈懇之至

東錦川黃君

俯仰二十餘年平生故人落星散其白首相從
惟吾兄及松石不下五六人徒倚江亭興懷舊事
不覺淚下追惟南樓共業江上同舟至白下兩三
番拈弄筆硯失意時往往江頭候風驚濤拍岸蒼
環溪集 卷十二 十

荻蕭蕭動添惡况倏仰已為陳迹今言之猶隔辰
事耳在兄鴻冥高舉已離繒繳且賢郎森然玉立
錚錚皆材可廊廟為吾兄賀者亦既多矣僕一子
初生方協君慶萬一得此子長大有成不負厚望
愷即歸海上為山谷逸民此生足矣一切弁沉進
止何可為公道耶

啟翰院與槐謝公

自楓橋夜泊蒙厚燕款洽一談而別至今又幾易
寒暑高風大雅有懷于衷即一飯不置僕居常吟
天下士文學者多疏世間政事者復寡學術全十一

公今其有幾即退超巨位以柄政樞天下亦多
所覆被矣顧不利于時至淹淹留滯若筮仕然得
資緣格而上不知當路待豪傑竟何意也然大丈
夫立名當窮宇宙垂不朽眼前升沉榮辱忍不足
計願公以道眼照破自愛自重在僕碌碌尸素萬
無一補隆想天人懸負門下多矣風便偕布腹心
執手何期豈勝悵懸

啓封岩松石高公

一行作吏二十餘年幾一世矣感今追昔恍如夢
事嘗憶江上同舟蕭寺共館時相促膝呼酒對床

環溪集卷十一

十一

肅味談賞當其時傲倪大化竟不知天上下乃今
髮就種種人漸稱翁矣而吏事糾纏苦未能脫放
復欲如往時相笑以喜豈可復得人來得許動履
雲臺事業付之賢郎公顧屏居湖上徘徊于松風
水石之間此樂何極愷獨何心尚復碌碌晚得豚
兒近已解咲語早晚乞身歸抱弄于老母左右
庶幾榆景不落實也此外無一可爲公道者臨書
熱甚草草不悉

與陳海樵山人

明州人盛稱雪堂之勝果不虛傳上至絕頂寬行

如平掌可田可耕若不知身在千萬仞上中有惡
布倒掛可百餘丈半有石如大盆仰覆泉激如噴
如萬顆珠璣飛墮錯落又如銀河瀉影從天而降
信美且奇呼酒高歌恨不得與君共之遙接手書
公至余且歸矣勝地難偶豈惟吾人所忌亦造物
所妬也高作絕佳亦可與此山相雄長矣草草布
此

啓侍御常室唐公

倏爾一別又經寒暑想念高情寢食不置外者率
爾啓上殊不盡萬一顧勤芳訊將意孔厚且以大

環溪集

卷十一

十一

賜過腆感何可喻近聞侍御之擢職列華要此正
興道貴治之日愷竊謂今之言顯職者三曰翰林
給舍與侍御然翰林能紀天下之事而不能言給
舍能言天下之事而不能行其能紀能言又能行
莫若今之侍御諺云與其言一尺不如行一寸方
今四方多故民生日以殫蹙非得匡時經濟之才
不足以起倒懸之衆私太平之業此愷所以日夜
傾心于門下者公其謂何愷自乞休以來分甘然
收若復更有他圖是而詭于心非復乞休之物意
之復無有出于公之知者敢以此言進

山中陸順靜

僕奉別十有餘年，里中長老零落殆盡，獨翁之容
鶴骨不減，華年且耳，聰目明，步履便捷如飛，此遐
壽之徵也。良賀良賀！大都壽考雖自天，亦在身心
閒適自然得道，故養生在自然，而莫病于矯強。今
養生家徒泥于稽中散之論，往往欲道養鍊氣，至
絕五穀去滋味，若置其身于稿木死灰，其夫之美
天生孩而昇之乳，天生蚤而啖之桑，物之理也。服
滋味以宣五情，納御聲色以達性氣，此天然自有
之適，非使之一切禁絕不行也。故曰體疲者還服

環溪集

卷十一

三

形全者難敝，此向子期難中散者不為無見矣。公
嘗與僕每論此，敢以此聞。

與珉齋陳山人

夜來月色清絕，一碧無翳，北望菱湖草木可了了。
數小園諸品影落清溪，掩映如畫，自一秋以來未
有如此良夜。舉族諸弟對影圍坐，山人又與余為
內兄弟談諧雜俗，醒醉相映，劇飲或無算，命諸
童以吳聲調鶴南飛，絲竹並奏，律呂相諧，悠聲
入雲杪。余因念二十餘年，誤落塵網，奔走折腰樊
紲檻束，與居不知其時，飢飽不知其候，于是且不

人生人之樂，抑豈知有四時之景，今幸而得歸，松
白鶴猶咲主人歸來之晚，昔王定國與顏長道
游泗水北，上聖女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時東坡
翁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于黃樓上，相視而
笑，以為李白去後，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當時修
為美談。蘇王去後，又幾百年，于茲復有此夜，嗟乎
古今人固不相及，而佳時勝會，良不可虛。瑤篇之
贈，適與願諧，不惟茲園一夜之游，增重萬倍，且留
作他日佳話，臨紙狂甚，饒舌饒舌。

啓郡伯沂東劉公

環溪集

卷十二

十四

承賜問感不可言，愷乞休得所願，如熱行就清涼
館，已喜逾涯分，自念人間清福，莫如一閑，此外雖
栽花養鶴，亦為忙事，但醉遊飽嗜，于大夫之境，更
願吏不打門，犬不夜吠，恬熙養靜，以詠歌太平，則
感恩亦知所自矣。恃愛之極，不覺狂妄，弗罪弗罪。

啓翰林柘湖何公

愷塊守漁樵已數月，高人在海上，不能擁篲及門，
僅暇拜書，聊問花竹平安，悵戀何言，執事總攬，牽
藝獨擅名家，細讀語林及諸所著述，真足以淵源
墳典，方駕曹劉，而近代名流，亦當避舍，愷哀懶

成徒切戀好卒業之餘目奪神悸舊草欲焚新
併棄尚容洗心執簡請教子寧不嗣音固所望也

與芝石道人

夜來月色清絕園中小集君獨他往竟席悵然若
有所失近聞舍親朱猷然家有異石三四枚甚秀
雅頗與小園相宜其乃弟已見許敢煩君往為一
言人舟之費當自備昔李正臣有異石九峰玲瓏
宛轉若窓櫺然東坡欲買仇池石為偶名之曰壺
中九峰僕若得五數亦強名之曰壺中五老非敢
竊比僕固僻于泉石吾松無佳山水又無茂林名
環溪集 卷十一 五

境可遊玩塊守小園無以娛老聊藉此以慰岑寂
耳惟玉成之

復尚書東沙張公

台斗在望不遂瞻依仰戀曷極近句章君來顧辱
教翰重以郡乘覲及是乘出自公大手筆法嚴詞
古此海內數十年所未見以一郡槩之天下可世
式已但愷往叨大郡多所謬戾得逃姍笑不為不
厚幸至乘中所載乃過辱獎與且鄙言俚語竝為
收錄是拾唾棄以脩進舉垢汚而歸海感荷包容
分非木石梵圖惻惻布莫遂紹通罪負山積如何

言君公感德至文播在宇宙而中外嚮風已非明
久今雖杜門著述為千百年計而四方多故弘濟
時艱恐安石不能久遠東山之遠也愷粗達如昨
灌園教子之外一無事事几上惟有芝園集一帙
時取讀之不覺下拜今夫摘詞揆藻世所指為文
人詩家者不為少也率多剽竊陳言援人門戶植
已堂奧人固笑之矣其不然一人而數變一體而
互更初而學一人焉中而學一人焉終而又學一
人焉及其終也學漢不成流而之于宋變愈下笑
雖使天下人定吾低昂猶之以鏡鑒類半似一人

環溪集 卷十一

十六

馬半似一人焉已且不能辨其妍媸人其能低昂
之耶大都成家易名家難名家易大家難若公者
非當代所謂大家耶文似先秦兩漢能自為體不
相襲片言詩古體似漢魏朴矣能鎔其質近體似
王孟逸矣能培其醇他若說林似左國諸賦似屈
宋古且奇矣又能蟬蛻迹離翻然而太子化蓋公
充養完裕表裏粹精以故圓融中規刻畫難尋神
變無極直造玄乘雖其折衷上古取材異代要之
萃諸家之精而會其全者也斯其為學林之鉅匠
藝苑之宗工傳之四方流諸金石豈獨侈聲

明時終當與大業爭雄長矣。愷學殖荒落知局
淺敢僭及于此。是誠以不肖論賢。甚不自涯然精
金純壁天下自有定論。在公固當自信。何待羽言
臨紙惘惘東望。豈勝馳情。

謝侍御仰山尚公

高風翹想久矣。往愷時讀公發解雄文。已知公奇
抱不凡。終當出而用世。為烈烈名臣。未幾果以
明命按吳。所至鋤穢植良。秉憲式經。乃知文章典
政通。良然良然。外者山堂一叙。自以見公之晚而
龍門一登。不為不厚倖。詎意薦剋濫及賤名。及親

環溪集

卷十二

七

登薦者皆吳中英雋。愷何物哀庸。亦濫斯寵。聞之
殊深悚息。愷以懶病乞身。得常守先人墳墓。使行
不辱身。為太平逸老志願畢矣。此外豈敢他望。然
吾公知己之恩。則終不能忘也。啣結在心。有口莫
喻。使來將意孔厚。謹附此申謝。

謝柘湖及東西谷長谷小山南溟吳石中江

王屋西霞諸君

昨席中偶談及小赤壁事。愷開口已為茲山賀矣。
愷謝事南歸。因暇得遍遊九山之野。聞小赤壁之
奇。乃舍舟循涯而上。果見其一嶂橫天。參差代

形朴貌古。其色如赭。勢若倒垂。欲坳覆又若神
施。兕斨斧削。劒劈怪態百出。雖小不甚弘大。是亦
天地之一奇觀。吾松諸山之迥異者也。僕未見黃
州赤壁時。竊謂小赤壁時乃爾。况所謂大者不知
作何狀貌。及承乏楚中。以職事次黃。見所謂赤壁
徒塊然粗石。屹立江上。初不見有詭異峻絕之形。
止以坡翁一夜之遊。而賦傳播遂名貫宇宙。天下
樵夫牧豎亦能道其事。至今侈美誦說不休。然此
之赤壁方沉沒于荒烟莽蒼之間。九山之所不列
山經之所不載。吾松古今文人不為少矣。即才如

環溪集

卷十二

六

二陸三高亦不見有單詞隻句之及。是何彼之遺
而此之不遇也。嗟乎。豈惟茲山。古今高才勝流。往
往混于蓬蒿。而弗聞者何限。獨非此山之類耶。僕
每道此。未嘗不扼腕拊膺。為江山人物一慨。諸公
俱以文章名家。敢以此言。倘哀其屈抑。賜以雄
篇一倡。羣和合萬顆珠璣。裒而成帙。使海內知吾
松亦有所謂小赤壁。不惟文章將典。兩賦爭雄。而
并楚皆有赤壁。均之千百世重矣。幸弗貴耳。賤目

謝中丞見海翁公

贈秦遠台範仰慈曷聊追惟待罪臨江即蒙公具

知已非朝夕不謂公保釐茲土又垂出格之愛至
境內人才之舉又濫及不肖公海內大賢也其所
舉者又多表表昨者存翁書來云見海公所舉皆
吳中之雋而吾兄稔然在列此言若為愷榮昔人
謂如某者車載斗量不可勝計若愷者材力俱下
又車斗之所不載豈可濫及此不惟有玷大賢之
知且無以當人心而壓衆觀公其謂何東山高尚
但可旦夕中外望公甚于望歲即千萬人駢口同
心非獨愷一人之私也臨發無任瞻戀之至

上閣老徐存翁

環溪集 卷十一

門墻在天瞻企何及翁自入相以來往往為天下
培植元氣不獨吾松涵恩沃愛已也其等敢忘所
自不圖今歲吾松自初夏以來淫雨不止田苗初
植隨被水患婦女老弱日夜車救乍止輒雨退寸
進尺已不能當至閏月三十四十五日連晝夜
大雨傾注若川奔河瀉及余山山水湧出水勢益
橫海口漲滿下流不泄一望渺漫東西莫辨原野
俱成江湖村落直通舟楫田禾無間上下涂沒水
底浸成腐爛萬無生理即有良有司匍匐極力往
救然心雖前而勢不逮付之浩歎而已合郡父老

皆以為此其年以來所未見蓋吾松自倭夷
變作大軍之後瘡痍未起繼之大疫大疫之後呻
吟未廖繼之大旱大旱之後積疹未消迨猶在
方大小嗽嗽滿望茲歲稍豐刺肉補瘡猶冀再甦
稍延旦夕乃復重以異常水災其何能堪或以為
正德四年曾罹此災當是時承平日久百姓猶為
富庶如人初病痛苦雖亟元氣未罄藥焉易治乃
今如病發再三表裡俱耗奄奄僅存一綫奈之何
又可以振撼擊撞苦之耶所憂者秋來無收有徵
我糧不免吾恐江北流殍之患凜凜在于目中矣

環溪集 卷十一

輒用僭聞左右蓋吾松百萬生靈命懸于翁翁平
居嚴同里不減于處家雖昆蟲鱗羽之微猶恐傷
之况百萬生靈橫罹此災在翁聞之必能先憂廣
慮已預為之焉矣豈待某輩羽言但往年獨有城
免多不出于存留竊思存留係是官軍師生俸糧
所免既以不多况無處補給畢竟終歸不免所望
神機妙應于存留之外奈今援古宛轉調劑大破
常格務推廣
上心使吾民均沾實惠則吾翁深仁厚澤不但覆
日一時將百萬生靈于子孫孫感激彌衷留作之

世佳話某等非敢僭言迫于輿情踴躍之聲耳不忍聞悽慘之狀目不忍見觸衷泣下不得不于造命者望而鳴焉臨發駢口同心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謝侍御七峯方公

企慕台斗已非一日惟以不遂瞻依為平生心事不謂公持節按吳得覩大政日被化澤已喜出望外重以境內之舉乃廣下體之收謬及非才且中間獎與逾分至一句一字皆非愷所能當昔人謂日受千金之賜不可以為知己無故得一言之譽

環溪集

卷十一

世

感至終身而不忘豈一言重于千金哉蓋大賢君子之言不易出況指不肖為賢顧不益重耶且公文章德業表裏粹精真當代所謂自匪自入基以來植綱振紀秉憲式經直聲烈烈震海內愷何人斯敢叨謬與此愷每念及此至感極銜結不能已于情也但愷自乞身以來出山事寧所不到已絕外想矣然公既不以愷為不肖若欲引而歸之于善愷雖塊守漁樵敢不屏居砥行益勵末脩以求不辱于大君子之門此或公之所屬于愷抑愷之所深報于公者也臨發悵悵詞不達情統惟為天

下蚤出以附蒼生之望

復司成平泉陸公

日苦淫雨惡况浸加得瑤篇真若晦暝中見天日驚喜曷喻讀小赤壁記不獨為茲山憐遺獎勝又能道坡老意中事皆前古所未發讀茶庵記及煎茶七類詞情玄邃如入清虛府與無始公對啜信非六合中所有常味也即使東坡鴻漸有知亦悔前題品矣但愷何人斯亦得玷名冊中寸木托泰華而高寵逾涯分使旋草草附復

與呂山人中南沈山人嘉則張公子平叔

環溪集

卷十一

世

愷返耕溪上十有五年矣五柳在門木石為伍不知天上下不圖千里故人一旦遠來握手玄悟倍深恒誼竊惟樓中聯榻花下停卮橫笛紫霄則猿鶴夢驚聽泉白石則薜蘿烟裊興至更撒網舉魚飛觴弄月才情駿發逸思時抽不獨因時模景而傲倪大化徃徃斟酌古今籠絡庶品其則詞鎔王孟采割高岑句工字鍊使人茫然心折曾未幾時四壁琳琅不覺天籟滿空而白雪盈囊矣此人生之極歡而吾與二三子共之樂亦何極嗟乎幽思方放離歌頓作一度吳江便隔天涯余獨何心

是乎嗣後屋梁落月鴻鴈秋高羽翼差池
聞音此情當與江流比深矣臨發神興俱馳不知
所云

與五松陳子

承示和沈句章二詩讀之灑然清絕乃知詩不在
灞橋風雪中又在君家青松竹屋間矣敬服敬服
更承諭邸報見撫臺繆薦故為推與僕聞之且愧
且笑追惟辛亥乞休之疏疏中極言耳目聾瞶自
狀自廢已示無再出之理當其時彼處撫按則遣
人敦請再三此中郡縣則促征不已學校師生則

環溪集

卷十二

三

又相率勸駕僕俱為力辭往來移文可徵也此其
事十有餘年矣夫十年前已百念灰冷豈十年
之後更生羨心耶且僕乞身以來謬叨撫按已四
五薦矣大都境內人之疏撫按不過率循故事
僕自通仕籍至今三十餘年見起而復位者有幾
復而保全者有幾亦可以自悟矣諸公在薦中者
俱有奇抱負重望並華年強盛正當出以用世以
究相業僕本庸猥重以日就衰殘年已踰時語云
鍾鳴漏盡夜行不止不止者不犯禁耶在昔陳白
沙公與一某僉事善某僉事乞休已久一旦見

僉事欲復出白沙公勸之曰此出萬一不利奈何
僉事不聽未幾果以敗官去歸則終身羞見白沙
嗟乎殷鑒不遠在白沙之口女子守寡半世垂老
更欲出門東塗西抹重裝再整自以為容不知不
獨見者捧腹絕倒雖木石無知若且為姍笑矣天
高地寬何所不容山南水北惟意所適幸今
聖君賢相在上得為太平野老忙則灌園教子暇
則釣水採山況得與吾子朝夕晤言亦可樂而忘
歲矣此外抑復何求僕之腹無有出于子之知者
不覺多言至此亮之亮之

環溪集

卷十二

廿

與悟初郁子

一春多冗竟不知門外有花事乃今園中海棠已
盡牡丹半已零落惟芍藥盛開偶得洞庭春一壺
不飲自嘗與子花下共之坐無他客深觴細酌日
不足繼之朗月即醉猶能走危橋不倩人扶子可
陪我上下巖谷也呵呵

啓僉憲鳳野何公

奉違以來高情雅誼有懷在衷不但私對妻孥及
僮僕矢言頌德即寢夢中亦撫膺叩心若不忍背
負者近者更勤教誨重以華幣百拜登薦真以

者之惠重于車馬長者之言溢于骨肉感德分
非木石惟有啣結之報而已恭稔道體清嘉且下
車未幾而倭醜殄滅至無遺類神算奇謀即此便
是徵驗閭人何幸而吳實奪之良矣初意謂翁暫
可借寇一兩月乃今更留滯至今此固當途待公
以遠大至意然吾松士論則非以是望公矣仍蚤
夜望公保蘆南國以終惠茲土庶吳下百萬生齒
重荷甘陰而前者保留之疏不為虛矢小兒極承
出格之愛論于天地父母不居其次今亦勉為援
例入監得與冠裳之列皆尊賜也其何敢忘其何
環溪集 卷十一 廿

上當道論時事書

竊惟吾松土風清嘉俗以耕織為業號稱樂土
飽外則操手以嬉即山中野老油油于如小兒
狀去古漸遠風不盡醇日滋巧偽重以教唆之徒
操詞舉訟群起為奸無之扛幫起滅者又從而附
和之輒造無梁之橋動肆瞞天之誑遂致支延蔓
結漸不可解偶見士夫家一被上司准行詞狀率
冒言于衆群噪而置曰某鄉宦已被告且問矣夫
上司之准狀原無成心據詞而行初無成心以

士夫見誣而罪亦無成心以偏小民物來順應未
始不出于公小人無知不揣上意一見批行府縣
遂以為奇貨可居坐索高價牽衣要路街填巷塞
語有之一犬吠形百犬吠聲言吠所似也猶有形
也今則併其影而無之言可信耶余嘗忝竊楚中
分巡靳黃道每一枚告詞動千餘其間情真實吐
者百無一二撫拾駕空者十居八九然要其目擊
者本以婚姻不睦而告兄收弟妻本以奉養有違
而告逼母改嫁本以與弟相爭而告拐嫂隱匿本
以兩人互攘而告聚眾百人本以明賣明買而告
環溪集 卷十一 廿六

投托勢要本以觔肉相較而告白晝搶奪本以共
夥爭利而告謀殺異鄉本以冤炭覆壓而告故殺
相檢本以仗義持顛而告囑托請謁如此者不可
枚舉矣此其為刁天下所共知也然猶疑似影響
之間大都飾小成大概偽亂真猶可言也乃今白
也而謂之黑畫也而謂之夜將天埋人心斷喪殆
盡昔人有作鵬傳者其謂南山有鳥其名曰鵬鵬
之性驚而健貪而狡資衆禽之肉以為食鵬之徒
實繁共與鵬同氣而異質者皆助鵬為虐即所
教唆而扛幫起滅者也故鵬一出也附之者衆

鳥之善且良者罔不被搏擊至于覆巢以至
破卵今日之刁風不幸類是士大夫懼甚即曾聞
之行夷齊之清人人自危莫敢誰何是非畏小人
也士大夫自顧其名節千人譽之而不足一人毀
之而有餘與其見疑于君子無寧含容于小人是
以含怒抑忍終不與之爭且辯者無他重自愛也
然而此輩得志肆焉以逞刁頑日熾士氣日衰為
今士大夫虞者昔也惟恐其無官今也惟恐其有
官昔也惟恐其為貧今也惟恐其不貧非貴欲其
賤富欲其貧也蓋處貧與賤無所憂亦無所爭一

環溪集

卷十二

七

資半級或百金千金之產告且爭且敗矣以故
士夫矢心自厲寧子孫枵腹不敢買人之田寧子
孫露宿不敢買人之居又將焚而詩書毀而衣冠
戒子孫無管科第無謀進取刁之為害一至于此
蓋有郡以來所未有也且近來抑又甚焉不但鄉
宦受誣下至閭閻田野平日苟有一椽之屋一畝
二畝之田曾經交際往來動輒興詞率稱先年往
歲甚至文契已成朽腐保見久登鬼錄人經幾世
家見玄曾言之若夢寐中事尚復沿門索詐袖無
不懷之狀家無不擾之人其則扶病姬輒稱打

損嬰孩聲言撲殺鉤心戰慮將靡而弗至向也
田欲爭猶聽之官也今不待告聚眾而奪之耕矣
向也有居欲爭猶聽之官也今不待告聚眾而奪
之居矣此其事蓋不竊而強白晝公行若無天子
止無地于下亦今古所罕聞問之則曰渠得花利
數多乃今我所應得此又狂悖甚矣蓋未賣之先
業在賣主既賣之後業在買主估直出銀意圖所
獲若為子孫垂久之計若計花利之多寡積糞而
至于無已則買者將何所利一時猶之可也推及
父祖推及高曾又推及父祖高曾以上年所積久

環溪集

卷十二

七

積糞彌多則雖赤手攘之其心強然猶為未已
家無必世之業人無不奪之產而交易之遺廢矣
言之尤為可痛昔人有曰雄兔在野衆人逐之分
未定也雞犬滿市莫有志者分定故也故道行于
世愚弱者不憚智勇者不凌道之不行則法行于
世為之要約以稽虛實為之中見以坊欺妄紀之
年月以徵遠近故愚弱者得安其生智勇者不敢
以逞恃有法在乃今蒙蔽年月罔上徇私併其要
約中見一切弗論則仁義不足恃法令不足憑亂
其可已乎大江以南莫患于倭夷愚則曰倭夷

足患憂于歲荒愚則曰歲荒不足憂倭夷猶有
制禦之術歲荒猶有豐稔之時至于人心一壞
猶淵渚玉石俱焚以偽滋偽雖堯舜不能格其心
矣亂將曷極昔孟子正人心莫先于距楊墨夫楊
氏止于為我墨氏止于無愛無甚大害然其流之
弊必至于無父無君孟子猶距之距之者坊之也
故曰楊墨之害猛于獸橫于水狡于夷狄其言其
意固已遠矣今之刁風其視楊墨之害奚啻萬萬
此愚聞之所以寢驚夢愕終夜撫膺叩心不能不
深感于昔人之鵬傳也愷自休致以來二十餘年
環溪集 卷十二 无
頗知守法既不能于小民取什一之利又不知門
外為何如事然事關風化係士體不得不言然言
不以一人為人心言為風化言為士體言惟公嚴
察而垂聽如告者果真何依律問若係涉虛肆行
妄誕者乞將本犯嚴為究治况教唆枉書有律越
訴有律誣告有律五年以上不許再贖有律又近
奉
詔書內一款敢以赦前事相告許者以其罪罪之
時制甚嚴 國法具在愚民無知自投法網亦惟
在二者一禁治之耳語曰風俗自上始不自下也

昔齊桓好衣紫闔境不鬻異采晉國苦奢文公以
儉矯之無幾時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自古識
之矣愚于公敢深致意焉

集卷之十二終

卷十二

三

啓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啓司寇東洲屠公應召

簡命元臣方切徵賢之

詔登崇舊德又新以禮之羅恭惟某翁剛正不撓貞明自嚴常列卿丞之亞中外晏然乃耽山水之娛心迹清甚已無他念若將終身適

新詔之鴻飛正大人之虎變

廟堂有賴

環溪集 卷十三

宗社具休喧傳山谷之間喜溢兒童之口蒲輪載

道袞賜造

朝固宜大老之耒歸尤願我公之入相天實爲此誰能已之必欲臻四海和平之休相與赴千載難逢之會驥駒載咏聊開北海之尊俵鶴寡緣早謝東山之履有懷無已式飲庶幾二十年才名于今爲烈百千世事業曷旣編摩

啓錢大宗伯甬川張公

門牆在望常懷鴻造之私錦繡故鄉適際書行之耀何期蚤會有此奇逢恭惟

明公望重倫魁才高王佐肅百弼羣工之表儀六經兩漢之文商夢允懷方儀巨川之濟潘輿至止暫紓南國之動白日錦衣蒼顏霞帔擁節入境喧填山谷之間捧

誥登堂驚噪兒童之口聞以為異見所未曾愷舊辱異知新逢盛事雖勢分之隔豈敢僭拔而芹曝之私不容自己鳴廉食野願開北海之尊青鳥在天敢效南山之祝以槐棘而下郡閣之陋自談笑而清案牘之塵將期遺百姓之安匪直慰平生之願勒鐘銘鼎行起

環溪集 卷十三

盛世之勲擊缶歌詩載咏

太平之樂深惟不腆實切瞻依

啓謝大中丞東涯虞公修學

伏以元臣鳴道聿昭文治之精華大老崇儒快觀奎星之炳耀南楚啓三元之運西江開百世之祥恭惟我翁天地偉人山川間氣道德當

朝之望文章大雅之宗三十年憂國愛民純用正心之學百千言洪謨碩畫率由養性之功方宗社之具依正

帝心之簡在肅威育德所在仰春日秋霜廼則

聲多上瞻泰山北斗乃者擁旄行部將治教之並
隆伏軾觀風務政學之無濟百度具舉庶事惟新
遂使孔孟之宮翻然輪奐之飾式垂金玉不顯圖
書因地成文借江為喻引諸生而迪德遠窮洙泗
之源端正學以澄心近邇濂伊之派倚馬不由于
夙構命詞君出于天成發千聖之秘傳清之不濁
開萬頃之汪度澄之愈清才駕王楊辭追秦漢固
宜傳之信史用垂不朽之規要當勸諸貞珉永作
將來之鑒愷本海濱棄質重以江土還臣殊欠讀
書深慙竊祿因文求道敢不猛省前非誠性明心

環溪集

卷三

三

自此益求今是歷觀往哲由此為善政之實用廣
初心推之為作人之則少分江湖之餘潤共雁鴻
渤之安流塵埃舊夢之微尚當受業雲天憐懷之
造不敢贅言激烈深編摩罔既

啓方伯東谷教公鄉飲

錦繡故鄉適際畫行之權斗山在望何緣會之
逢且

制貴尚年矧禮先崇德恭惟明公西江間氣當世
偉人雖時好寡諧而剛方自在三十年翱翔中外
無非憂國愛

君二三省陶鑄英賢率皆勸忠繩義心跡清甚出
廢毅然君子為國之光有司准賢是禮載敦
殊典儼然齒德之尊首崇賓筵敢盡東南之美遐
不謂矣式飲庶幾獻酬而尊俎回春至止而山川
動色六謨申訓對揚隆盛之休擊缶歌詩願享太
平之樂幸一旦親賢之益慰平生有道之思激烈
良深敷宣莫既

復上舍郁謙山議婚

伏以道合兩儀適昭生物之始惟交二姓爰明居
室之倫蓋擇婿要在得賢故相女莫先配德恭惟

環溪集

卷十三

四

某某雲間傑士具下世家奇托雄才國瓏預期于
學校宏詞羅翰文名益振于成均定謂瓏屬龍頭
豈應久淹驥足如惜者雖叨薄宦未究平生樂水
樂山早遂歸與之樂于縈于藻旋為燕爾之求詎
意萬籬謬延喬木間則首關風化館甥古亦賓崇
羨令嗣有美天資預負攀龍之覬悅甥女粗閑姆
訓敢誇彩鳳之工方應三星之祥俄驚六禮之及
所求世德何須必問多儀盡畧繁文是以勉循古
道事既定于揀賢之始禮豈待于來意之愕用特
初盟益堅今約更翼螢窓好學亟為雲路登先

門楣不自揄才之初意姿同冰玉克開繼美之
洪休瓜瓞綿綿慶源滾滾內外孫枝並秀千年福
履無疆謹藉斧音少垂衡鑒

啓郡守沂東劉公奏績

伏以

建列郡而親諸侯漢室益嚴于吏治順四時而宜
八政

明庭雅重于民生六事孔修

九重奏最廉來猶慕寇借無從恭惟基先生當代
聞人八閩異產筆授江淹之夢兆錫太白之祥學

環溪集

卷十三

五

富五車曾次並橫于星偉才名八斗文章夙湧于
波瀾庭集群髦望先多士西臺東憲已聞包老之
嚴明東海推恩又見劉公之寬厚一清有驗三尺
無私令行部而去瞻惟隨過節而沛膏澤願言拔
薤不假鞭蒲當其時督邊儲率先調度終焉勤恤
民隱輒撫凋殘本以至誠御物之心濟之平易近
民之政老成澹泊真崇雅而黜浮度量弘深果藏
汗而納垢屹然柱石借此江城春雨農畊聯懷綠
野月明犬吠絕跡花村方勤五袴之謡益萃兩岐
之瑞成都化洽渤海令行况政暇摘辭並是漢文

魏詠家傳飛翰爭誇周鼎殷敦顧龍文自駕于凡
羣而牛刀猶覺于小試上不廢法下不傷民舉世
以為難能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夫是之謂不朽
九重即萬里素揭

御屏一召為三公終酬

帝衣碩鑒對菲之懷少致芻蕘之語良深企仰尚
賴旃幪

啓甬川公轉南都參贊機務

仰台昂之門牆久竊旃幪之庇叨海隅之符竹獲
瞻山斗之尊自媿非才碩安承教恭惟我翁德業

環溪集

卷十三

六

聖神之佐學術董質之傳聲色不動于廟堂肝膽
具孚于海宇俾予伊尹既勤左右于商王爰命召
公尚期疆理于南國既遂登龍之願敢備鳴鵲之
忱表表在東懷矣儀刑之漸遠驪駒載道薄爾祖
豆之粗陳伏祈霖雨渴思惟願我翁之八相萱堂
日茂還膺

天寵之無疆

啓上海令景雲黃公

壽極當霄會洪鈞之乍轉陽和動地適景運之初
開物咸亨春如有脚民丕變化本無心恭惟我公

東海循良西江問氣鍾七澤九江之秀煥六經兩
漢之文發解省開早奮終軍之英銳傳臚 王殿
咸知小范之風神胸中括金匱石室之藏天下仰
天球河圖之瑞

皇上為生民立命海隅賴良牧分符冠借有緣應
來何暮下車而諮詢利獎觀風而殊恤凋殘本以
至誠御物之心濟之因時勤民之政鋤豪抑橫爭
言舊日之龍圖齒檠茹冰盡道今時之清獻採詩
首先于禮士校文不失夫崇儒六百里絳誦十萬
家春意中牟化洽臺譽風騰單父令行士聲雷動
環溪集 卷十三 七

上不廢法下不失已時以為難一以為國一以憂
民動皆可則如愷者素無他技僅有朴愚歸老環
溪躬耕兩地蒙造化無私之賜廣鄰封一視之仁
感激彌衷報稱無地更願 九重萬里姓名素揭
于

御屏一歲九遷卿相終酬于

帝袞益輸忠盡大展經綸峻嶽生申本為周邦良
翰瑞星誕說皆知商鼎調梅三十六宮都是春海
天初曉二十四考中書令台運方新借披蕪詞少
中微悃

洛後史海詩話

初議婚媾固時里開之雅選後筵卜亦緣聲氣之
同恭惟某某海上世家吳東逸士洪度之窺於禹
頃深仁累植夫三槐如某自省庸虛索縻稟祿深
慚配德徒慶得賢且今姪年少美才已卜甲科之
選吾小女家綿衷緒莫開蔡組之工詎意薦蘿繆
延喬木方值三陽開泰俄驚六禮告成瓊漿盈庭
殊乏瓊瑤之報琴瑟在御恭言秦晉之諧惟世系
之綿長宜福祿之永固其高頌美罔既敷宣

啓師相存翁元孫冠禮成

環溪集 卷十三

伏以男子戴天履地義重成人

聖王緣象定名禮先元服及啓懿倫之始式端風
化之原恭惟某官才本天才學由正學篤恭直肩
于周召文章不亞于孟韓古誼自將獨立中流之
柱貞心靡貳旋回大道之樞非惟樹不朽之勲名
亟欲興太平之禮樂如惜者一無技巧但有朴誠
樸樸自棄于

明時縻廩分甘于在野往隨朝籍雖風荷于春秋
今列台垣猶不忌于菲劣乃者令孫始冠重為懿
典旁求謂秉禮必推于大賢顧筮賓濫加于逸老

遠頌綺幣殊被軒衣之厚燕錫瑋觴益沃投醪之
惠况復翰音飛騰詎勝並衣褒嘉瑞分奚堪感厚
彌極筋骨不能為禮慙非少壯之時山野何以為
容敢望表儀之著賴爾情贊相與周旋勉于顏
色詞令之間惟恐或怠詔告于人臣弟子之責所
望靡輕事在承先醮緣著代申祝所以崇禮始字
要諸謹初斯禮久矣不行一朝創見薄俗驚焉為
異萬口喧傳雖旋習由于秋卿而祖訓本之

師相潛消幼志宛示國儀崇古將以正今篤行自
近敦本因而善俗教不出家適乾坤夷之時正
禮備樂和之日伏願褒龍在位要皆可大可火之

環溪集

卷十三

親麟鳳盈庭不但學禮學詩之訓伯起相傳清白
君牙世篤忠貞持此以推治平相道得而萬國理
用之而垂燕翼天心祐而百世昌徽省長春槐陰
初曉仍啟三元之運重開二宋之科惟冀壽考康
寧於馬駢集謾言朱陳王謝曷足比倫感極之餘
敷宣莫罄

啓復侍御徐南湖

伏以歲云成閏月正朱明槐影叢陰天外炎蒸不
到葵心傾赤日中麗彩暎輝驚飛開百世之祥

見啓三元之運夤諧佳偶已申秦晉之盟喜勝
辰適協頤嘉之會恭惟赤官才堪經國道足匡時
射策

形塤文載三千禮樂鳴琴花縣政推第一循良入
臺而持憲式經按部而激貪鋤穢直吳中殊品信
海內偉人如某僅有朴愚更無他技三十年薄宦
報國無能九三間好游謀生已拙徒羨南州高士
深慙上世休文羨令郎質學並美已知廊廟之資
但甥女儀訓未諳遽荷蒞繁之寄事既定于有始
禮豈待于多文不圖瑤璫盈庭况復玄黃溢篚百

環溪集

卷十三

十

儀孔集具羅水陸之珍再拜登嘉殊乏瓊瑤之報
所願鵬程發軔坐看鴈塔標名郊祁王殿傳臚爭
羨門楣之盛橋梓金門按武聿增峰嶺之光麟趾
呈祥螽斯衍慶懋世講於百年膺流芳于千載敢
承雲翰偕復蕪詞頌美永懷敷宣罔既

啓刺史甘白張公議婚

伏以偕擬大婚之期迨惟永泮聊陳薄聘之禮正
值梅舒臘餞西郊春回南國恭惟某官淵源之學
匡濟之才挾藻蜚聲神駿聲空於異北惟良作
甘棠種滿於棠中但直道難於事人而雅尚寧

世遂托思尊之興竟成納履之高如愷識不通
今志徒慕古西江遷客曾何補於清時黃鶴偶遊
終露情於故國初忘俱要於昭曠息機並樂於恬
熙詎謂絲蘿謀延喬木九三時定偶早屬鳳占五
百年佳期未諧神告雖巧逢於會亦夙荷於眷
私今愛素習靈儀誠四德之具備小兒乍游國學
愧一技之未能眷言南澗采蘋敢謂東牀坦腹欲
堅後好用締初盟得意孔嘉殊乏瓊瑤之獻其儀
不腆深慙篚篚之陳恭敬在幣帛之先形迹累積
文之外非謂尤華而崇質要之量力而稱家所賴
環溪集 卷十三 十一

啓復純宇唐公議婚

伏以瑄皎乍轉正君子道長之時官線初添屬宇
宙陽生之始適際禎嘉之會用申秦晉之盟越在
斧音仰承星使恭惟某某才堪名世學足匡時鵬
翼高搏登遂圖南之志龍頭獨奮行空冀北之羣

且司馬鳳振夫家風矧繡豸猶弘乎世澤更羨儲
才璧水佇看踵迹金昆良哉海上之世家允矣吳
中之望族如愷者殊無他技僅有朴愚蚤登聲縻
之游難割煙霞之癖歸田二十載自甘混迹樵漁
叨荐十餘章詎意謬遷鄉士華裔膺封於晉國微
宗幸譜於季晡雖聲問若濶絕於賢愚而步武敢
差池於先後賴昔有通家之雅喜今成姻媾之歡
揣今吳堪賁緣素定令弟質學並美應為廊廟之
需小女儀訓未諳深愧蘋蘩之托卜馬允吉禮不
在文璫瓌盈庭顧辱多儀之錫玄黃滙篚爭傳六
環溪集 卷十三 十二

環溪集卷之十四

傳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贈尚寶司卿味淡何公傳

余自諸生時即知金陵有所謂味淡公者無何以試事上金陵乃得拜公之祠若想見其為人既又造其廬取遺疏讀之慷慨激烈其思深其情危其憤切而有餘悲讀之使人凜凜余益泫然傷心焉公姓何諱遵字孟循號味淡子先世蘇之吳江人洪武初以閩右實京師遂家江寧先是其母太宜人夢一人簪紱執赤葵入室覺而生公公少小時

環溪集

卷十四

一

即端養終日悛悛坐言若不能詞太宜人以前夢試公值午日晴好園葵盛開折一枝與公命公向日拜公顧執葵偃然北向拜乃祖素翁怪問公曰翁獨不聞闕在北邪翁大奇之及長逸翁命業貴不就乃棄去業儒有執星命謂公不利公笑曰儒教中何所不有豈謂利不利邪弱冠補京庠弟子員攻苦脩文試輒高等時武城王公淳甫教京庠偶策問范滂母事公聞之亟歸告太宜人前跪曰兒不幸設為滂大人能慨然為滂母乎太宜人

而許之其所樹立已槩可知已正德癸酉舉于鄉甲戌登第授工部營繕主事領司事大司空以下並材之丁丑奉

命往督荆南荆南貨源也至者往往坐不潔去公且歎曰吳隱之酌貪泉何為邪吾知所以處此矣荊初即鋤穢剔垢諸所羨餘一切屏去清聲籍甚事竟旋委督脩 乾清坤寧二宮會

武皇帝震耀威武隱然有除克千古之志邊將緣此時時得近幸乃江彬者尤所怙寵柄國播弄威福氣焰赫奕提團營數萬兵鎮壓都下而舉動呼吸能生死人人目危至是道

環溪集

卷十四

一

武皇遊幸始于近郊揚言以次巡視岱宗下徐揚抵南都復泝江浮漢登太和泰嶽諸名山而車輪所至欲遍及中土又寧濠久蓄異志結彬扈上南巡人言洶洶所不忍聞當路並吞聲莫敢誰何于是臺諫群起而諫不報即中黃輩等各具疏諫諸司繼之又諫彬促上怒命輩等六人于獄餘皆罰跪禍且不測彬且倡言于朝諫則有死公聞之更棘棘不少劉乃具疏偕同部伏

關又東人不報且申林壁等并極言彰古確陽
言其凡切號八

上益怒下獄彬乃指公草為發黨陰教獄卒苦虐
之門恒係至至有阿彬者類又就公等為妄言已
而傳

上命罰牛門號且五日仍用大楚箠于廷彬

自監視公被傷肢體盡裂越二日而卒傷於始公
上疏時家僮何安抱持公泣曰公親老子幼孫寄
蕭然奈何抱不測之禍公徐應曰汝無亂我心吾
業已為之第歸告吾二親所不獲終養是余罪也

環溪集卷十四

三

是余罪也公卒之日逸翁與太宜人祭掃先塋有
鳥鳴鳴其聲若訴甚訝之及歸舍聞工部三人
諫死于杖翁即撫膺慟曰三人者吾兒其一也今
死矣夫未幾計至果然歸視時檢書笥前後號草
具在反視所上疏與前草互異乃知前疏有語及
濠黨見者匿不以聞既而疏上識者已知其無生
理矣乃以後事屬所知亦自分必死慷慨朗朗數
語真然悟死生如雨日霽此豈無所養者越三年
是為嘉靖壬午會

今皇帝登極搜繹遺忠獨憐其寃于是贈公為尚

寶司卿仍陰其子世守世守以刑部替幕出佐三
城廉勤懋著綽有能官聲君子于是知公為不沒
矣

沈子愷曰語云勝觀數定觀理誠然乎哉公當其
言出難作之時蒙禍甚烈而奸雄如彬輩方擅威
福聲勢熏灼當世自以為非天崩地陷可恣肆橫
行而無所紀極已而事窮天定竟以誅滅卒為天
下非笑而公獨遇

明時彰明至隱人朽名芳若與達干等爭烈矣豈
謂天道遠乎

環溪集卷十四

四

貞節婦俞母楊氏傳

往余戊戌春偶過錫山山中長老為余言俞母楊
孺人貞節事鑿鑿若見愷已心竊識之無何余官
楚臺先是俞子憲官刑曹以持法忤時出為楚幕
與余共事暇則以文字相課益稔聞孺人賢視長
老言尤數俞子因乞言于愷曰孫不夫吾父棄不
肖孤去墓木且拱矣他事無論獨悲吾母以筑巢
一婦人不藉尺寸提五七歲童子起諸懷而置之
成立無庸使泯沒弗傳得子一言吾母將不恨其
女人矣余誼不敢辭孺人楊姓存菊翁之女生而

欽定自少整整如法度士孝經女訓諸書多所
曉存翁翁極鍾愛為簡良配一見九思君言曰莫
踰此矣遂歸焉翁自孺人入舅姑顏面無日不悅
憚姑姪交慶喜若同生九思君遠疾卧牀將十餘
年孺人侍藥躬御如一日九思君易簀之夕知孺
人雅志遺以冰心雪操四字孺人熟視笑曰君猶
不諒我耶及九思君垂絕踊泣幾殞曰君死妻死
已而又泣謂二孫曰有汝在萬一蹉跌何以為解
吾尚忍死以有待也葬日適風雨暴至不可以舟
孺人匍匐抱棺裝屨盡塗澤水土淋漓下見者憐
環溪集 卷十四 五
苦之時方盛年家故狼藉不可支或勸有他志者
孺人泣曰吾所不隨夫君以死者為有祔在後死
猶為欠事此何言也自是烟黨絕口不言他事矣
孺居謝華屏餘裳不越閨姑唐令人病晨女在側
咳唾呵攬悉以身任一無難色舅姑相繼下世仍
仍多難中尤能總舉律下以禮葬其事二孫稍長
贅師勸孝每夜歸篝燈相對時時誦說九思君形
容笑語及所嗜好舉止媚媚心目若見且歎曰汝
父不及見矣得不思所自立耶二子用是矢言錚
錚砥礪以奮于時憲果登戊戌進士某亦舉進士

葉君子曰孺人之教也甲午守臣以孺人事聞于
朝
天子下禮部議議如
制

詔表其靈孺人拜而謝曰何物女子敢濫斯寵兒
乃差強人意吾今得以顏面見夫君矣某望仕為
刑部郎具守官理迎孺人與俱方就祿養而孺人
不待矣及卒之日無一語及其私呼某曰兒慎終
如始吾即死無憾於手垂絕之時所易漬亂猶復
正言朗朗又何其偉且烈也沈子愷曰死節易立

環溪集 卷十四 六

孤難在男子猶或難之况婦人女子潛于閨闥至
微且渺也顧決擇于生死之間提五七歲之童竟
底于成立以無所廢墜古所謂生不愧其死者非
耶在昔有宋婦夫死而孤在壻不欲冠或勸之冠
曰子未成立吾未能為若母也吾何以冠無何其
子取高第歸宋不勸而冠此皆偉然自稱烈丈夫
所不及者並可以傳

孝廉先生傳

孝廉許姓名某字準卿別號北門世居錢塘遠為
錢塘人生有殊質自少知戀親旦暮上堂問寒

燠及所疾苦煦煦不忍置稍長以風節品品自將語及汚墨不耻事輒掩袂反走若患將及之當其時里中人並稱北門為孝廉而孝廉之名藉藉起矣入鄉校試輒高等振緒文林諸先輩顧折節下之王希節先生見其文奇之曰佳士佳士領嘉靖壬午鄉薦試春官輒舉輒阻益振弗怯登辛丑進士時太夫人在堂每書致弗欲仕而願朝夕養及令晉賢歸拜太夫人泣曰吾親何年可事遠遊耶太夫人感然曰汝弗歸我徒無恙無念我俾我覲汝成孝廉用是感悟復之晉賢夙夜兢兢砥名行

環溪集

卷十

七

見有同官瑣瑣取給于民喟然曰昔者公儀子拔園葵去織婦葵土之毛也織婦所自力作也而非真奪之貨也猶拔且去之矧既祿於官掇克何心哉故其居是邑也門禁肅穆辟除燕私自俸外至米鹽細小弗一毛取然肫肫為民樹長畫伐禍本有犯悉置之理雖法守弗弛而豪橫大家已喻喻生諛構矣竟坐是去囊中裝空無一錢還乃改遷校官或異之以彼其才稍自貶抑與時俯仰陟華蹇顯奚不可何令自困若此曰吾聞之矯矢之絲不可以絇衣蓬累之士不可以駕車志固各有適

也第往矣乃教吾松松故知隆師執贊餽遺一切謝絕入其室左右圖史外松陰鶴影宛然可即久與之俱若川渟谷虛又若幽人逸士使人忘情於塵壒之想先是居母喪哀毀骨立幾不欲生治喪屏俗好悉準古禮風動吳越間好施予善處人緩急得輒散盡至徒手無留資其所自奉寧茹苦衣薄澹如也性坦率無他腸見人語合了其平生過半然俯仰千古達觀逍遙雖落弗偶飄然樂而忘世可以繫其大矣沈子論曰今夫海內持孝廉以令名顯於時者不為少也率多矯飾眩外往

環溪集

卷十

八

往密構顯譽以獵取華要卒為天下哂笑乃公雖有異行善自歛戢語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豈肫肫所謂純篤君子耶不然又何其志行古卓也。

館陶學諭硯江金君傳

先生諱廷桂字汝馨初號靜極子更號硯江生有異質穎悟絕人過目輒成誦自少縱譴不羈學于鄉時有縣尉行野間同學者競起往觀先生獨宴坐自如其師異之出對偶諸酬應捷出言未落紙里中人已口語喃喃傳矣始任冠即入場屋下第

歸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較藝文諸士終日操
率思澹不前先生顧濡毫輒雲奔川湧頃刻千言
敏若宿構諸士皆自謂不如及品列呼名竟莫有
先之者然里試輒舉輒阻時揭榜爭以不見先生
名爲異正德辛巳脩邑誌今亞卿雙江聶公宰邑
禮聘先生而誌中語鑿鑿不浮半出其手筆至今
稱名誌云是歲應貢謝弗應或怪問之曰有何子
震行古年邁敢弗少讓耶督學使益高之無何居
父喪循循持古禮喪畢以貢如京師文譽籍甚
公卿以下折官位輩願爲交已而試吏部廖僖靖

環溪集

卷十四

九

公爲冢宰得卷沾沾喜曰我東父之明師獨不可
借君私我鄉人耶選東光學訓即援例疏乞學官
入試會以言忤當路中寢未幾遽薨公復相一見
大喜曰久聞子名見何晚耶試無隱翁賦援筆立
就擊節歎曰奇士奇士亟許爲請前疏疏下禮部
議

制曰可然先生坎軻遲迴十餘年始入試一時名
士緣此取高第翔霄漢位蒸蒸先生猶白首
寒櫛奇也數乎居東以實心行教東故鮮科第自
僖靖公後屈指一二人至是彬彬然盛矣轉館陶

尤率已章訓前後俱稱邑事而館陶治河之績尤
陶人至今德之先生職非尊官其遇部使藩臬往
往優禮褒嘉過於崇顯以是一時同列多爲不平
竟中以飛語歸歸則行李蕭然不減去時妻子告
不足顧笑曰吾道蓋是也平居坦率見人一笑悉
吐肺肝堅持初心不爲淪淪於熱變時有藏畜遇
故知輒具豐饌疊俎漿肉顧有豪貴人態或觥籌
交錯臬盧叫囂至鷄鳴月墜弗休一有告急隨手
輒盡不爲一二日計留及客至不能設宴垂簾據
几相對清談久則夕陽西下各自引去亦不以爲
意又善謔當其抵掌劇談世故物情小大妍醜曲
譬善喻窮態極狀至笑傾滿座即羈人病夫無聊
困頓中得先生一言莫不捧腹絕倒君不知身之
在客而沉疴亦灑然去矣然以正自持雖謔不蕩
事父母孝與其仲相友愛終其身不忍割臂自食
教二子嚴而有禮延今伯子憲周篤學淳行有古
君子風先生生于某年月日所著有詩文各若干
卷並可昭述信後君子曰先生于是乎不沒矣
沈子愷曰余嘗肆觀古今人負高才奇抱無所表
見往往托焉而逃顧雄視千古傲睨萬化雖造物

環溪集

卷十四

十

君爲其所弄而一切榮利顯晦失得舉無足以累其中又何其超然遠覽也乃今見硯江先生其處厄寒亦屢矣然達觀逍遙至譴浪笑歌若悠然樂而忘世豈莊周列禦寇所謂近於道者耶

友琴于君傳

友琴君者于肅愍公之族初家于杭徙于蘇至君之父梅月公以避亂再徙于松遂家焉世業儒以醫聞君生而異少習舉子業久之歎曰丈夫生世不得志于青雲即當廣濟普施亦足以自效惡用兀坐一室作措大邪遂棄去仍業醫乃日夜取古

環溪集

卷十四

十一

方書讀之窮六技四家之能九折十全之術一旦悟而有得曰術蓋至此乎夫醫也者意也不以意推徒執方按譜而曰吾能醫吾能醫其不誤而殺人有幾以故其初也名不出門一歲名出鄉矣再歲名蓋郡中矣醫術故能而治幼科及痘疹尤神嘗有患痘者瀕諸危諸醫林莫敢措手君投之一七瘥者起陷者滿死者且生矣于是郡中嬰兒病者不之他醫而之君其患痘疹者亦不之他醫而之君得從所請若時以爲命或見君臨門病家且喜且懼曰于閻羅至矣蓋君開口能決人死生

往往視君顏色以爲憂喜君稍色變舉家驚且號矣其爲人信服如此已而入京師雖崇官顯爵亦折官位輩願爲交焉元輔存翁所推愛見人輒稱曰名醫名醫未幾禮部推選奏授太醫院吏目通籍于朝稍稍顯矣吳俗官不問顯貴苟得一資半級輒飭輿蓋盛卒徒揚揚侈大其閭里君踽踽步行野服如常或恠問之曰吾本一醫家一旦自異貧且病者見之走矣吾祖先相傳世業不以卑官廢邪以是病者之請即陋巷席門逕持藥囊往甚則村居若雞棲豚柵或燕壘牛衣至弗飭者亦

環溪集

卷十四

十二

逕持藥囊往君既不自有其官人亦不以官視君一出門而問藥牽衣者相屬術雖精乃其心惟務于活人未嘗責人之報與之錢笑領呵呵不與之錢亦笑領呵呵其有貧欲酬者率又搔首謝不納曰人奈何不務德哉人以是益多君平生善謔形容人短長妍醜若可喜可愕事曲譬善喻溫言冷語窮態極狀至笑傾滿座即霸人病夫聞之亦爲動容變貌里中燕飲席上若無君在坐客多鬱鬱不樂君或後至座中人咸笑迎門拊其背曰吾友友琴至矣交和之酒浮之觴觴飲浮之觥觥

飲飲則津津淫淫迎意沈腴甘焉若飴屑不一臆
及終席也客或婆娑傾圯君顏貌自若拱揖遜謝
悛悛不改常度自奉甚約顧好延禮士夫及萬才
勝流每高會水陸雜陳絲絃鼎沸若有豪貴人態
性能飲又好客飲芳醴名酒若屠酥真一莛蒲菊
苗風藤人不能具者俱種種辦出以飲客客與豪
君興益豪雖雞鳴月墜不為厭性雖簡率及與人
交昭布衷裏款款有情味人或告不足隨手輒盡
不顧或遇人罹橫逆之變義激以前至營救不遺
力待士夫一以禮終不為翁翁於熱變而世俗所

環溪集

卷十四

十三

為鉤鉅機警架空變幻之術不但不出諸口亦未
嘗萌諸心是可以槩其大矣年五十未嗣人曰以
君活人何限天豈殄爾後邪無何果連得佳兒今
俱讀書學禮英英見頭角矣君子以為陰德之報
良然良然

沈子愷曰嗟乎事未可一二言也今夫賢者遇病
人則喜以為貨也其豪于酒者又多徇狂逸于禮
法之外率又自負以為俠也此皆君子所不道乃
今見友琴施藥不責人之報即豪于酒繩繩守矩
度而不自惟于咎非莊周所謂近于道者邪君名

子才字士良友琴其別號云君不善琴而曰友
者蓋取無絃之義在適不在物其意固已遠矣

方伯鴈峰何公傳

公諱鰲何姓字子魚其先徐人始遷南雄再遷順
德遂為順德人公生而穎異及長即振緒文林名
藉藉起以禮魁鄉薦旋登進士拜慶元令務戢豪
右翼脆持危而均里賦省徭役皆炳然可觀薦剡
交上以治行第一入為御史時逆彬柄政聲勢隆
懾莫敢誰何有佛朗機夷人賄彬憑藉威福部見
頗踞公獨疏其利害言甚凱切因逐之出境而薄

環溪集

卷十四

十四

海帖然時有近臣某專橫舉朝莫敢聲言公指陳
激烈疏下皆噴噴吐舌及按湖廣藩封日繁祿米
告不足輒譴于所司乃奏以守臣抽贏補乏多所
稱便其詰發襄府偽宮及復楚世子侵地尤言人
所難在臺中十有餘年詰憲糾阿禁奸輯良裨益
時政居多一時臺中數名御史者必稱說鴈峰鴈
峰云既而出知吾松松故難治蒞郡郡中物情民
隱雖纖細知也握篆視事廉諸名豪巨猾掠治無
遺又松財賦浩繁弊孔百出緣以為奸者至神鬼
出沒侵漁動以萬計公悉置之法一郡驚為色老

出必晨起坐堂夜分乃罷凡積文滯案躬閱而
筆之俱自手記不一落吏一切民詞默稿裁
毫髮不入吏目至訟家上堂濛濛然不知何如事
故夙掾黠史率凜凜供曹事終歲莫得民杯酒者
矣清白自持三年在郡更不為宦索一錢計留乃
其心顧肫肫陸士夢民朔望堂集諸生援經講究
及歲時課校拔其尤者而賓禮之甚則降顏下氣
惻惻刺刺不啻其親子第乃今出其門下者多以
科第起官忒成歲大旱公服廢人服率諸士民暴
烈日中匍匐道拜天果大雨歲乃登君子以為仁

環溪集 卷十四

十五

誠之感無何遷浙江副使分巡寧紹率又肫肫樹
長晝伐禍本馬跡所至輒訪民間疾苦利病至興
無廢功革無遺憲改徐州兵憲廉察驛傳宿弊省
費鉅萬先聲所至墨吏望風仍仍解綬去時河溢
為患藉兵餘力築河上堤自沛至徐綿亘百里堤
成水大至民不為害至刻石頌功飲食必尸祝云
晉參福建政尋轉右轄又無何轉左轄皆以最陟
當是時海內譽望日隆民未終惠而轉遷者至方
謂公卿可側席而公且不待矣公脩飾貌貌風神
峻性耿介棘棘不阿遇不當意雖不面折率為

形于色樂與人善見人有一藝一行之良輒褒嘉
掖誘不置曰士平居談說經濟指天畫地上下古
今千載事不足為難唯遇事敢為奮擊以前効忠
宣力為

國家建萬里勲所自難耳此殆公所自況者使公
不死即今邊陲多故儻在塞垣之間將鞭撻醜虜
而致之

闕下無難矣然而位審其才又天齋其年竟不究
所施也吁其奈何家居以孝友稱二親沒歲時奠
祭極其哀感與弟司馬梅齋君同心砥名行真相

環溪集 卷十四

十六

伯仲教諸子愛不掩義震堂以進士官司農聲猷
方振何氏之盛未可涯已

沈子愷曰自余所覽觀吏吾松者不為少矣而松
人獨喜談鴈峰公事蓋公政務大體不專苛察有
古循良之風往余適徐徐人往往能道公築河上
堤一時能貽千百年之計娓娓誦說不休又嘗適
楚楚中長老為余道宗室祿未往年得何御史處
分民頗饒裕乃今宗室日繁民生日以殫蹙非復
二三十年前事矣余聞之以為此皆上臣之經略
天下所謂大政者曷加焉釋此不為顧有翦翦拘

惟未盡細小之務而輒謂才且賢者抑獨何哉

木通子傳

木通子字尚理世居中山抱朴自隱若不知人間有機械事身日隱名日益起歷虞夏商周稔知其材累召累謝不欲有梓氏者說之曰吾聞通者不諒通其謂何與其塊處山中無寧出而試之用木通子曰吾無聰明不能官耳目吾無文章不能備史職終不敢以匪材累明時無已願以齒牙自效或庶幾供使令之役然分朴愚不能以自用梓氏聞之喜引而出山顧日與偕時時磨其質以而

環溪集

卷十四

七

馬疏明洞達雖毫髮纖細悉也至被使有使梓氏屬之風非復居中山時矣遂出而為天下用而天下有不測之事往往質為一舉手而解即有宿垢沉穢雖醫家見之縮手不前苟一遇子無不灑然脫體好展與不能以畫見人問故曰吾非好展而惡畫也脩容飾貌將以教為人臣為人子者旦旦夙興以禮事人不顧其蓬蓬垢首以貽羞于白日以故人無間識不識每旦望理者滿然雲集于皆隨手輒應紛者以解滯者以疏垢者以剔然絲縷縷罔不帖然以就于理雖聖如周公一沐三握不

離左右流弊至昏懶散成習才如叔夜旬日一檢或經月一檢稍稍闊疎矣終猶不能棄去惟釋氏者蒲則視若生客渺若遠人終歲無毫髮齒及子顧笑曰汝雖不我親我亦不願汝親也然木通子以用事日久吾于勞煩齒牙動搖日就于散形亦枯槁時亦鄙其為人歸老于家乃喟然曰而今而後始知梓氏其真敗余也其真敗余也使我老于山中未始不葆我真以全吾天豈遽至于此而今則嗟無及矣

環溪集

卷十四

八

野史氏曰語有之狗時者通忤時者窮夫通則何窮之慮木通子極風彈力不知幾朝夕乃至于失其故吾有不自知此豈有異故哉蓋其為人者重而所以自為者輕無惑乎悔中山之出而懷梓氏之真敗余也余每為歎歎久之

貞愍胡氏傳

江右肝邑貞愍婦姓胡名金生而異質四歲失怙母育之影形自將鬚時即貞性烈烈無女子習十歲許邑人李華越四歲歸華華故市井俠徒放浪無似貞愍婦時時諷以理姑易氏不餘翁與華常客于燕趙之間易得恣所欲穢聲頗著貞愍婦耻

之往往出諷語諫易易怒汚以他事簪之出血
未乾貞慙婦猶怡怡供命自是益嚴局鑰終日索
不越闔易以梗已益怒顧又汙之使同貞慙婦乃
仰天哭曰死即死爾吾豈為不義辱耶會易與私
者飲命之行酒因手貞慙婦貞慙婦并器擲于地
且唾之曰人而獸耶易詒之曰是猶若父也何不
為禮貞慙婦曰吾知父吾舅母吾姑爾不知有他
人父輒欲死家人防視嚴得不死夜半赴井井涸
鄰姬出之得又不死踰年華歸易語華曰此妬婦
也盡遣之貞慙婦泣曰吾固當遣吾出而姑過益
環溪集 卷十四 九
彭子無令名人謂李氏何我無去義又無父母生
于李死于李足矣華意乃解踰年華客于齊易度
私謀弗遂而其所蓄意則固已定矣乃寤其衣食
貞慙婦了無凍餒容即窘迫萬方終不作寃苦語
人或異之曰吾故不能善事姑也易度不能回忌
其洩于人曰是尚可以糊其口乎乃積薪于寢室
火之火弗揚夜集私者臨之刃貞慙婦就縛猶朗
朗語曰寧死豈爾辱哉竟撲以沙割其左目死沙
溪曹子方為其邑令聞而異之乃疏其節于
朝

天子下其事禮官議謚曰貞慙立之祠且
命勒石登載以永傳焉

沈子愷曰往余見江右人談貞慙婦事烈烈若見
其為人余甚慕之然猶傳為弗悉庚子冬余適上
都遇邑令沙溪子于石山下乃道貞慙婦終始惻
惻與淚俱下余益愴然悲矣夫貞慙一婦人宜其
陰柔弗振乃爾烈烈使身當男子處非其時或無
可人意則將以死殉難豈不炳然一烈丈夫哉乃
今過惟

聖明彰明至隱樹之風聲以昭來世不淪于泯泯
環溪集 卷十四 十
弗聞訪曰弗謂冥冥將受其報斯其有徵乎斯其

有徵乎

贈御史蓮莊王公傳

往余寓京師與御史鯉湖王君厚在年雅又居且
同巷朝夕密邇每見御史君談王氏世懿輒亟稱
蓮莊公愷已傾注馳慕恨生也晚不獲操几杖以
從既而吏明過奉川之壚墟中人輒又亟稱蓮莊
公言如御史君余益信然先是素齋王公晚弗嗣
嘗歸于北錦屏山無何有弟淡齋公夜夢錦屏山
岩石忽開蓮花一枝秀麗天逸若非塵世所

之溪山人用是得適性之便行年七十而耳目聰明燈下尚能作細楷書不假筇杖猶能下峻坂行走若飛人或與之問所以致壽之道山人曰吾何能壽時競于巧吾安于拙時處其勞吾任其逸我是以有今日子不知養生之道乎善養生者不以內傷外不以形役神泊乎無欲以節情也冲乎常是以一志也語有之水奔之易涸也火灼之易燼也吾獨恠夫人極力而營其生鷄鳴而起至于嚮晦不暇息焉其所以助助勦勦者何為哉愷聞而歎曰此山人之所以為山人也

環溪集

卷十四

子

野史氏曰自古逸民狷士率多傲世不群讀其傳百世之下能使人翩翩然有出塵之想余少小即與山人游心切異之既長而志果不移謂古之梁鴻韓康者非若人邪是固不可使後世不知有山人也

應時子傳

應時子不知何許人相傳其始肇于虞之五明氏自後有倫氏者以爾絲為業柔懦不振不克起家歸而依孤竹氏孤竹氏能剛果與之互資迭用剛柔濟始振起為業性恬雅不好芬華見人談

吟哦其下小溪僅植蓮數本而清風逸思即潔又取瀟湘靈夢時時朗誦翩翩有出塵之想即此可以槩其平生矣公名某字某世為奉化人以子右御史貴贈如其官而蓮莊其別號云

沈子愷曰錦屏願嗣之禱信有徵乎哲人之生非直儲天地川岳之異必有托之靈祥以顯其微公惟植德樹義雖身隱而位不顯至其子乃以植綱振紀起為名御史而公亦不失為沒身之榮豈錦屏之祥不于其躬于其後耶故賢蓮莊者不以贈官故其所自樹有足顯已賢御史者不以官顯故其所從來有足徵已

環溪集

卷十四

廿二

樂閒翁傳

樂閒翁者楚荆門人姓李氏生太平盛世憂為憂飲外一無事事構一小軒日咲傲其中

遼惠王聞而賢之名其軒曰樂閒翁亦自號為樂閒翁云少銳意進取與伯氏同學無何伯氏領鄉書躍躍喜曰吾門祚有賴矣昇擢瞿何為哉即擲筆棄去下荊州出漢沔上金陵觀都會之勝水石思起太白與之遊而不可得乃喟然嘆曰斗酒百篇天人耶天人耶能乘風騎鯨而來顧我

翩翩有離世出塵之想好施予能振人所疾苦見
貧乏一可之則千金為輕無不滿意去慨然有田
先生高漸離之風既而子為 襄陽王府教授潼
川守伯氏又引年歸曰兒輩既已成立吾兄弟俱
老矣姜被之溫能幾何時可復作遠遊耶遂徘徊
與故舊結社為田家歡客至輒留留必飲飲必盡
歡興不撫掌大噱濠胡床擊缶而歌歌李賀將進
酒詞若傲倪當世覽觀大化豁如也嘗曰人生如
走坂坂直不可不遺爾然飲能自節自晨至已不
飲曰似妨吾事遠夜不飲曰似傷吾神先是赴主

環溪集

卷十四

三

人飲意忽忽若不樂亟告歸主問故曰偶得遺金
或勸之弗言翁顧笑曰得者之喜而不知失者之
苦奈何別去而亡金者號于途矣竟憐而還之歲
饑粟價騰踊道饑相望或勸之折居翁泣曰骨肉
誰同休戚豈以歲豐凶為聚散耶必若共素而食
即茹荼飲水甘也或責公不蓄私產何以貽後曰
吾以一經遺之即子孫良田也子為已州博士陞
襄陽王府教授孫龍洲君奮魏科為御史方致公
未諒焉

聖天子耳目臣教授公亦封如子官是可以觀世

世顯矣

沈子愷曰語云有德者天報之以福不其然乎
叔敖殺蛇胥公還帶在昔已有聞矣况翁偶獲遺
金必求其人不責其報所謂陰德者非耶固宜其
後方與蒸蒸廖崇峻未涯也

中丞碧樹陸公傳

傳曰公諱偁字君美出唐陸宣公後八世祖佃為
宋大師至我

明為刑部尚書謚康僖者實克大厥家世系具載
譜誌公生而英氣逼人童時即養端不好弄能解

環溪集

卷十五

四

孝弟大義語愛敬事煦煦知戀慕稍長喜誦書史
說先王構微入深獨得其玄奧為文章落筆馳騁
輝奕觀者謂康僖公其有後乎為博士弟子員較
藝文卓卓出倫輩時大宰碧川公擇婿鮮或富意
一見公躍然曰我得一佳士矣以女女之乃今封
大淑人弘治壬子領鄉薦連登進士歸省家居郡
長吏慕公名問吏治所便所不便條對鑿鑿副名
實至哀益郡賦牒約適均動為成畫丙辰北上授
御史時屠害忠公為冢宰生且同里或諷之謁謝
公毅然曰官人出于朝而以私謝終之不可奉

詔刷廣東卷案牘山積關節糾紛不可白公至
摘發奇中若神及鹽課軍廩乾沒農胥冒支一切
干紀者悉置之法即豪胥黠吏咸俯書牘不敢睨
人弄以事一時汚吏望風仍仍罷去事竣南還
有邑令携一篋致私第封識甚密曰焙荔頗佳願備
公一茶公應其有他藏不發遣還之有中使督市
舶出諸奇玩為獻珠瑁牙犀爛然奪人眼目公唯
笑領呵呵一無所取清聲琅然庚申按福建使輅
入境輒問民間所疾苦古田在萬山中僻宜城先
是議者格于費公思惟遠圖乃相緩急節縮羨銀

環溪集

卷十四

廿五

埒所直役未踰年而隍郭堡堞佗佗然葺矣會監
省試章明憲度薪有時望者咸入彀中再按山東
名稱籍甚裁省浮費約數萬緡捐不急之役數千
餘人頌聲載道所轄行徑一空投牒交辦者立庭
下得公一言而決即罪無不人人願死者陞福建
副使巡視海道值洋寇倡亂先是敗官者輒相踵
乃公獨奮義以前出方略立賞格葺海船聯保甲
開水戰火攻之法截于中流擊之洋蕩底寧又汀
漳山氓負巖洞相嘯呼烽火連亘阡陌邊徼日告
急當事者皆斂手避去公勇不顧先後乃時時提

算至鳴警號勒部隊計定冒矢石直搗大豐一
箭炮俱發烟焰蔽天賊潰星流再鼓尾其後擒之
面縛二百餘人捷聞 奏以白金文綺山海居民
亦為伐石紀功飲食必尸祝云時方倚用而公去
志已不可挽矣公性端方設城隅廩陸嘗終日悒
悒坐未嘗見有卒言惰容志豪邁銳意所往焉夫
莫回越俗喪葬率用地埋家若為子孫希冀乃公
獨不用地理家家反翹然起矣率又相率佞鬼神
曰不爾且為厲公顧獨不佞鬼神鬼物亦終不為
厲一切敗經亂政之術絕不掛齒煩至與人道往

環溪集

卷十四

廿六

古治亂興替事率疊疊若懸河或說及時事率不
開心張目善說時事又若探囊傾注縷縷不可和
遇事親孝慈且躬負土毋喪踴躍幾不欲生衰蹶
踰禮聞者懷楚與兄簡庵友善居共井曰四十年
如一日至二猫相乳靈和召祥有足徵已教子嚴
而有法諸子用是策勵並奮危科躋膺仕顯榮矣
猶時時遺書迪以官箴間有歸省者寒暄數語外
即問政了理幾何有不富意者勃勃動厲色諸子
益感發並有能官聲公以長子鉅貴封右副都
史次子鏞次銓右布政次鈺提學副使鏞雖不

而其子法方領鄉書名蒸蒸起子姓盈庭皆琬璵
琳琅行且有聞于時者不可勝計一時文物亦
熒奕後先豈惟兩所所希海內亦不數家獨與盛
哉

沈子曰語云樹穀望歲樹德錫類信執言也陸氏
之盛始于宣公宣公經制匡國推誠翊難所由來
遠矣大師公佐宋烈烈已有聞也爰及康僖公乃
能克紹有家卒司邦刑以臻隆治蓋有宣公之遺
烈焉再傳而碧洲公于世德又加顯矣固其子姓
浸遠浸盛風佩平循朱陳王謝焉良有以哉

環溪集

卷十四

七

端溪子傳

端溪子粵人名璞字懷真世巖居弗耀中州士大
夫聞其質美爭欲力致之強而後出離離出物表
已不復居璞中時矣然雅自愛重不肯與世浮沈
非藝苑不入非文苑不登惟與中山毛君新安玄
卿極相友善毛性逸自多其才濡毫落紙雲奔川
湧不可抑遏玄稍鈍口中亦時吐烟霞能為五色
文燁燁驚人端溪雖與二子善獨沉默無他弄澤
能潤物有所求輒取輒應無不滿意去二子多賴
其麗澤之益以故三子深相結納朝夕如左右手

頃刻無端溪子二子縮縮不能自展毛也無所施
其才玄也無所文其質然毛質銳過勞則易寒玄
體柔過勞則日損坐是不能多歷歲月閱寒暑往
往至于天歟毛之壽以日計玄之壽以月計未有

若端溪子烈烈自將涅槃易緇性終不移磨礱萬
方一不為動性嘗與漢張芝魏鍾繇晉羲之唐張
旭以及宋米蔡諸公游諸公皆以書名家未必非
端溪子之助乃今諸公皆後先傾逝而端溪子故
無恙或問所以致壽之道曰吾何能壽物皆競巧
吾獨養拙巧故勞拙故逸吾惟知順吾性以葆吾

環溪集

卷十四

十八

真吾又焉知吾悠悠以至有夫今日

沈子愷曰吾于端溪子之養拙也每為歎歎久之
余生無機心不識人間有碌徑事或語以騁智飾
巧變幻百端出人意料所不及者輒駭且異竟不
知作何如事人又群聚而咻之則傾欬手退避寂
若無聞焉自謂天下無拙于我者而會而後可以
端溪子自喻矣

珉齋陳山人傳

山人姓陳氏名燦字子華珉齋其別號云山人生
而穎異少即嶷嶷不群

永張公督學政所選士慎許可獨見推與名隱隱
起當是時謂山人取科第若探其家物山人顧薄
不為也或有勸之者曰神龍升於赤霄尺蠖伏於
泥淖黃鵠一息千里而赤鷄終日不離蓬蒿人固
各有適也即富賢何為會鴈峯何公為郡伯公故
憐才山人詣郡辭罷勸諭至再終不解一諾遂絕
意進取托迹於烟霞水石之間好吟咏興至輒徒
倚推敲得一句一字之奇至抵掌大咲以為快意
而才情俊逸不減風人之度平生不識機巧事亦
不能為寒溫間濶語或給弄之顧笑領呵呵即至

環溪集

卷十四

廿九

以術嫻侮亦笑領呵呵不問家人生事下至米鹽
細小事值低昂亦不纖纖辨也教授生徒得即隨
手輒盡不為一二日計留晚益困雖算數屢空吳
如也因以珉齋自况王也人為珉因歎曰無乃
老子所謂知我者希則我賢邪乃其學顧日益宏
大自墳典以及陰陽星曆農圃醫卜辯若懸河傾
注不可抑遏有二男子長至孝博學能文尤長於
詩次至友亦授徒為業俱善書皆能善養以娛朝
夕山人顧謂至孝曰吾無望矣吾家三世科名先
澤猶在也能不斷其書香即飲水甘也豈待鼎

之養山人用是得適性之便行年七十而耳目聰
明燈下尚能作細楷書不假筇杖猶能下峻坂行
走若飛人或異之問所以致壽之道山人曰吾何
能壽時競于巧吾安于拙時處其勞吾任其逸我
是以有今日子不知養生之道乎善養生者不以
內傷外不以形役神泊乎無欲以節情也冲乎常
足以一志也語有之水奔之易涸也火灼之易燼
也吾獨恠夫人極力而營其生鷄鳴而起至于嚮
晦不暇息焉其所以動動勤勤者何為哉愷聞而
歎曰此山人之所以為山人也

環溪集

卷十四

三十

野史氏曰自古逸民狷士率多傲世不群讀其傳
百世之下能使人翩翩然有出塵之想余少小即
與山人游心切異之既長而志果不移謂古之梁
鴻韓康者非若人邪是固不可使後世不知有山
人也

應時子傳

應時子不知何許人相傳其始肇于虞之五明氏
自後有倫氏者以爾絲為業柔懦不振不克起家
歸而依孤竹氏孤竹氏能剛果與之互資迭用
柔協濟始振起為業性恬雅不好芬華見人談

炎事若亟欲去之無須更寧處既而過清冷子于河上一見語合乃喟然曰丈夫生而當掃除酷烈以清塵宇豈兀兀塊坐一室耶慨然有憫時濟物之志時維祝融司令若酷吏為虐子則奮袂而起人引之掌握間挺挺若碧琅玕一舉而清風徐來涼思滿腋甚則炎蒸四布暑愈熾用愈利而開闢變化使人冷然爽入毛骨若清冰瀉玉壺又度能有容無問賤貴賢愚有提輒應以故人人樂與子親子亦時時不忍釋手一無忌容在昔漢之黃文疆蜀之諸葛武侯晉之王茂弘謝安石其竭忠行

環溪集

卷十四

世一

孝秉正嫉邪往往賴之是真有大功德于人人天佑其族子孫繁衍繼之為九華氏七華氏翟羽氏白綺氏湘氏蒲氏羅氏而族類蔓延或侈而麗或約而朴其在西蜀者尤昌熾蓋其用術精工文質適均而操縱開闢者大半多出其門洋洋乎已風動四方矣然善卷舒見可而進知難而止時大火西流涼風在樹飄然有季膺之思深藏遠遁雖玄纁物色輒搖手謝不欲至使姓名亦不欲人知識者以為完節自高而不知者顧橫生口語曰炎而附寒而棄不免以冷熱二其心矣子聞而歎曰有

云然善處人所依違割截人成敗兩岐一言而居常溫恭執禮歲時序拜恂恂如書士道遇族里人輒俯容下視盤足躡立亦恂恂如書生時人掩口笑曰是司馬公來耶性不耐閭里浮沉安貧却掃終日兀坐一室左圖右史呻吟不輟或曰子有他慕耶曰吾何慕但願長守衡茅得一立一整引水為川川平不波天光雲影徘徊可念興至持竿取魚臨流觀泉因念洛汭勝事醉後放歌滄浪冠纓可濯則塵垢俱滌志願畢矣因以樂川自況兒輩皆稱為樂川先生云

環溪集

卷十四

三

沈子愷曰愷嘗讀先泉敘譜至一本塗人之言未嘗不潸然出涕也嗟予合族之內不能尸無事而咳貌動定率又人人殊漫無所識後將奚觀其不指他人親為己親者難乎哉乃作世傳合異以聯族援近以昭遐庶沈氏百世之下如其生年矣

日無蘭相如無田駢數十輩不害其爲齊而尊王
抗敵不可一日無魯仲連

蓋聞千巧不如一拙百偽不如一真是以誠之所
至投醪可醉情之所孚挾纊可溫

蓋聞古道難回雖堯舜不能革其心習俗易移雖
孔孟無所施其教是以飲狂泉者以不狂爲狂居
狐丘者以不盜爲盜

蓋聞善治室者因木之宜善治民者從民之性故
良工不殘木以成室聖人不強民以從令

蓋聞古之人敢于侮人之國未嘗侮其國之士故
環溪集 卷十五

虎豹在山樵者不敢仰而窺蛟龍在淵漁者不敢
俯而視是以微子去而殷墟呂望歸而周熾

蓋聞竊財而與乞者人弗以爲義裸走而追狂者
人弗以爲禮故非義之義大人弗由非禮之禮君
子弗履

蓋聞不患無文而患崇飾以爲文不患弗學而患
多岐以爲學是故書數出而德衰券契立而信薄

蓋聞得百莫邪不如得一歐冶得百騏驎不如得
一伯樂是以士常伸于知己而物每欣于有托

蓋聞長江巨浸未始皆溺而平灘淺渚往往覆人

之角羊腸峻坂未始爲險而周行坦道往往敗人
之輻故燕雀處堂難以語安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蓋聞逐獸在山見獸而不見山攫金在市見金而
不見市是以外有所重則內爲之輕利之所迷則
害莫之計

蓋聞衆醉而獨醒醒者招尤群裸而一冠冠者生
疑故混世所以全真知雄要之守雌

蓋聞農人于田耕則望雨旅人于途行則望霽在
人情不能盡快所欲而造物亦難盡如人意

蓋聞魁人之象貌易見儉夫之情狀難知故青天
環溪集 卷十五

白日莫不仰其光大魑魅魍魎孰得測其隱微
蓋聞遇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庇深涉窮厓寒

谷然後知陽春之惠博故亂不極則治不形息不
甚則感不渥

蓋聞同席之歡出戶有弗知者矣執手之雅反面
有弗識者矣故虎豹藏于堂奧之中弋戰森于談

咲之側
蓋聞鷦鷯約處戀在一枝鳴鶴之聲志在千里故

混世者忌高尚之心潔已者重倖進之恥
蓋聞同患相濟同利相傾故同舟遇風其心懼

以不得不合過市見金其心淫淫則不得不爭
蓋聞天之生才有能亦有不能人之用才無窮無
所不窮故譬之以運物不若蹇騾之能干將用
之刈草不如鉤鎌之利

蓋聞猛虎失險童子簪而無恐縶蕭入袖壯夫驚
而失色故觀人在于不意見機利于倉卒

蓋聞百川殊源而同歸于海百家殊業而同歸于
治故儀秦之縱橫不如吾道之誠明桓文之功利
不如吾道之仁義

蓋聞瓊海珠移一方腥布端溪硯却千載芳馳故
環溪集 卷十五 五
螭卿之微飽不如寒蟬之索飢

蓋聞譽言不必其有恩也譽日至雖弗喜者喜矣
毀言不必其有怨也毀日至雖恒與者弗與矣故
入耳之歡則足不顧三至之言投杼而起

蓋聞操斧入淵薪不在淵持鈎上山魚不在山故
因所取而取者易非所求而求者難

蓋聞夏虫不可以語寒者篤于時也曲士不可以
語治者局于黨也故君子可經可辯諧俗而不流
能鉅能細師古而不泥

蓋聞浴不必江湖要之洗垢仕不必崇愛要之行

志故下惠雖介不卑于小官仲尼雖聖不嫌于命
計

蓋聞窮天下之辯不在辯而在訥伏天下之巧不
在巧而在拙故王倪之不知所以為知無為之不
答所以為答

蓋聞鳥不皆鳳凰異而群驚獸不皆麒麟出而衆
羨故良材常有真才不常有恒人易見至人不易
見

蓋聞公則義以斷恩私則恩以掩義故祁奚之薦
叔向以晉而不以向故向不見奚霍譚之辯范滂
環溪集 卷十五 六
以漢不以滂故滂不謝譖

蓋聞狗時曰通忤時曰異改求通者固非君子自
高之心遠俗者亦非君子立異之志

蓋聞君子寧過于仁毋過于忍寧處于厚毋處于
薄故食馬之恩必報者君子以為德矣羊羹之怨
不忘者君子以為惡矣

蓋聞師曠雖聰不能鼓無聲之石九臯雖明不能
易駑駘之骨故自用而文者非藝之良改律而治
者非政之得

蓋聞天下固有破碎之經人心則無不完之理故

豕鳴昭曜未必非舜之韶樂而品異物殊焉知非
巨之周禮

蓋聞貪而無厭者心多而不可滿者欲夫由後觀
前靡日弗憂由前觀後靡日弗足故君子居易以
俟命達生知足乃不辱

蓋聞朱絃之嚮可聽而不可快太羹之和可食而
不可嗜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乃其
足味者也

蓋聞球琳投之污潦雖廉弗釋簞筭置之高隆雖
貪弗媚故有其美也不以穢溷直有其惡也不以
環溪集 卷十五 七

賤使貴

蓋聞生不滿百過作千年之謀食不盈啗輒為萬
口之慮故滿盈不戒禍之所隨多取無厭天之所
忌

蓋聞天與之走不能離走而為飛天與之飛不能
離飛而為走故榮進素定曲士徒徇其名物各有
上貪夫莫利其有

蓋聞飽者羞枯槁獲禽者耻詭遇故馳驚不戒
蹶而寡全徐行自持往有攸利

蓋聞謙于眾之國者不能不色見于豆羹奪三軍

之勇者不能不却步于虺蜴故善養者不于其
于其豫觀人者不于其勉于其忽

蓋聞市駿來千里之良駿鶴致三軍之僭故上之
好尚感召之機下之從違治亂之本

蓋聞謀如范蔡非乘勢無以樹功知若蘇張非迫
會無以致用故登丘而招力不勞而見者遠順風
而呼聲不費而聽者衆

蓋聞士無顯譽遇事始奇乘無捷足當途乃異是
故殷函不哭無以見孟明唱籌無策無以知道濟
蓋聞利方就圖者曲士徇物之情直躬履索者哲

環溪集 卷十五 八

人自高之志故子與取譬于逐禽原憲薄情于結
駟

蓋聞大者小之推遠者近之積故嘗饔肉者知一
鼎之味而小大之理同觀瓶冰者知天下之寒而
遠近之理

蓋聞燕樂可喜君子不以爲喜危亡可懼君子不
以爲懼故侈志蘇臺者未必非敗吳之基乞食野
人者焉知非興晉之地

蓋聞治農者非患夫罷之不利患其舍草而耒苗
治人者非患夫政之不立患其舍枉而繩直是

子乘道以式經持憲以植則

蓋聞燎原之火起于星星而撲滅不可以不早滔天之水起于涓涓而壅塞不可以不豫故愚者治亂于已形識者防微于未著

蓋聞道之在人至有弗至而時之所遭有遇有不過是故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廢市

蓋聞可以卷有時而可以舒可以弛有時而可以張是故精鼓琴者不按譜善用藥者不泥方

蓋聞人惟識玉然後不以玉為石人惟識樂然後不以雅為鄭故倒屣而迎者忘中郎之貴乘月而追者深國士之慶

蓋聞火已失而遇雨雖喜猶以為晚酒已醉而加餞雖厭不以為後故澤之施也貴早而禮之待也寧厚

蓋聞煦煦之惠可言也而至仁難名子子之義可知也而大德莫喻故子不謝恩于父母物不答施于天地

蓋聞持圓柄方鑿不能入為車輪直木不能容故事情者有齟齬之患兼濟者酌調劑之功

蓋聞食不享無遺味器不貯無餘貲故達者弗其材畜者必留其餘

蓋聞飛夜之重勞而日瘠棲野之蟾逸而自腴故君子樂受其益小人在費其機

蓋聞操火者可以喻契知其熱在火也握冰者可以喻寒知其寒在冰也故聞之似者不如知之切好之篤者不如見之真

蓋聞稂莠不除則嘉禾不長奸慝不去則善良弗寧故善養苗者去其所害善養民者去其所憎

蓋聞已欲飽而人則飢已欲明而人則愚故君子不以其所愛而遺人所不愛不以其所知而使人所不知

蓋聞相與之淺者情泛而畧相知之深者情洽而真故謀于路者不若謀于鄰謀于疎者不若謀于親

蓋聞髮不足失髮則羞趾不足失履則憂是以內重者外輕見大者日休

蓋聞語至仁者偶踐一蟻難語非仁語大義者偶拾遺李難語非義故寸朽無傷合抱之材微音為大德之累

蓋聞士無全能取其長者不問其短天無全功
其有者不計其無故休休者有容察察者無徒
蓋聞衡轡得良工而調邦國得賢人而治故遽伯
玉以仁存衛而天下莫能忘臧武仲以知存魯而
天下莫能制

蓋聞娥眉以幸見嫉賢士以才見忌故不自有其
色者潛德之貞不自有其才者蓄德之裕

蓋聞君子不以辭盡人不以意取士故舍繩墨而
揣曲直者失真棄權衡而手重輕者害義

蓋聞驚駭同轅伯樂與嗟玉石共價卞和抱泣是
環溪集 卷十五 士

故以愚混賢正士無以效其能以偽亂真才臣無
以售其策

蓋聞冀缺以禮升朝晉人知禮文翁以儒歸治蜀
士多儒是以標途所以樹準匡俗將以化愚

蓋聞防于人之所不知而或忽于人之所必知謹
于人之所必同而或懈于人之所不同故伯玉不

以昏行變節顏回不以獨浴改容

蓋聞清白之士不可以利誘昭曠之士不可以禮
誘故負薪賤金者薄季子結襪忘勢者有王生
蓋聞裘以嚴寒能令人愛絺以常暑能令人惡

乃子所安者遇惟求諸已所因者時不強諸人
蓋聞為高無卑積石成山務大無細積流成淵故
餘慶鍾于積善之家厚獲生于豐壤之田
蓋聞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遂成岐路之悲為其可
以黑可以白不免素絲之泣故事至理而定理至
一而極

蓋聞林茂枯株而雨不擇潤惠之至也美女忌飾
而鑒不華妍照之良也故惟公而靡小弗造惟明
而靡隱弗彰

蓋聞象以齒焚蚌以珠殃執之苦也免烹搏之惡
環溪集 卷十五 士

也賴存是以物常庇于所拙而害每生于多能
蓋聞色之麗者無異馨華之盛者鮮嘉實故造物

有乘除之理知巧無兼有之術

蓋聞亂不生于亂而生于迷疑不生于疑而生于
惑故石不足以混玉而混玉者似玉而非玉者也

黑不足以亂白而亂白者似白而非白者也

蓋聞衡無私于輕重故平繩無私于曲直故正是
以公與人同而人莫之爭私與人異而衆為之
蓋聞戒火顧不難食懲美至于吹鑿故閉戶
者衆不以為是却衣而斃者人或以為非

益聞物感出于由衷而人情每欺于強飾

哭者雖悲弗哀強笑者雖歡弗樂

益聞天下有以多爲貴雖多不以爲貴有以少爲

貴雖少不以爲貴故虞歌數言言簡而理該周詩

三百詞繁而意顯

益聞渤海無豪非無豪也有龔遂豪則不敢矣顧

川無盜非無盜也有黃霸盜則不欲矣故善治者

萃其心不善治者因其俗

益聞一人身千人視一人異千人議故君子之

功匪輕而邦國之治忽攸繫

益聞均薪施火火則就燥平地注水水則就下故

在物以類相從君子以交協義

益聞事之無因者當以理察物之順至者必以逆

觀是以錦馬華奔獸不知避鈞以芳餌魚亦何貪

益聞取魚者每棄于先得累薪者顧屈于前收是

以人情喜新而娛近務君子戀舊而懷遠憂

益聞賢者愛國不賢者愛身大惟愛國無念無時

而不爲國慮夫准愛身無念無時而不爲身營

益聞女子雖貞非媒弗字士人雖良非道弗合是

以夫婦是同盟焉不與離妻同濟而不涉

溪集卷之十六

太僕卿雲間沈君著

雜著

鄭之鄙人學爲蓋三年藝成而大旱無所用乃棄

而爲桔槔又三年藝成歲多雨桔槔無所用則又

還爲蓋焉未幾而盜起民盡改戎服鮮有用蓋者

又棄而學爲兵老矣沈子曰訪云力田不及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誠哉是言也今夫負才挾藝環天

下者夫豈少也然跋前疐後動而見尤夫豈其才

之罪哉遇不遇爾屈賈沉抑郭島饋餉在昔則有

有然矣

南越無車有客遊者得車于晉楚之鄰輟朽輪敗

輓折轅毀若無所于用然以非越之所所有亦載以

歸而誇諸人觀者聞其言以爲車固若是其效也

爲之者相屬他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

爲給已不顧及寇至率敝車御之車壞大敗卒爲

天下笑越人以告沈子沈子曰觀車可以知學矣

夫不知學者之患小學而不知道者之患大不知

學者禍止于害身學不知道者是皆晉楚之車也

并天下而誤之矣

吳人與客泛于洞庭之澤鳴榔上下水波不興魚龍出沒隱隱若見客曰有是哉況之樂也洞庭無難越矣遂引而鼓楫中流少焉雲出如繡舟子告颶風且至請弭楫弗悟遂沒秦人衣後視之皮以適壙虎見之而走謂虎畏已也還而矜有大志明日服狐裘而往復與虎遇虎立而睨之怒其不走也叱之為虎所食我是以知禍常免於警而成于狎惟其狎水也故溺于水狎虎也故食于虎君子曰無畏者其禍之本乎

北郭氏之老卒僮僕爭政室壞不脩且壓乃召工環溪集 卷十六 二

謀之請粟曰未聞女姑自食役人告饑泣事者弗白而求賄弗與卒不白于是衆工皆憤恚執斧鑿而坐會天大雨宇日就圯乃用其人之言出粟具饗餼以集工日惟所欲而與弗靳工人視其室不可支則皆辭曰向也吾饑請粟而弗得今吾飽矣子其問諸魯般則相率而逝室遂不葺以圯濟陰之賈人渡河而亡其舟棲于浮苴之上號為有漁者以舟往救之未至賈人急號曰我濟上之巨室也能救我與爾百金漁者載而升諸陸則予千金漁者曰向許百金而今予十金無乃不可乎賈人

然作色曰若漁者也一日之獲幾何而驟得十金猶為不足乎漁者黠然而退他日賈人浮呂梁而下舟薄于石又覆而漁者在焉人曰盍救諸漁者曰是諾金而不酬者也曩而視之遂沒沈子曰利令人知昏信有徵乎靳粟至于亡其室愛金而至于亡其身皆可世戒

粵人采山而得異石其大如盤其色晶瑩其光四照歸而語其人曰吾入山得希世之璧吾不敢不珍矣乃飾以金函欲以文繡客曰異哉若是其愛也曰吾將獻之明堂以備聘享無相狎也齋戒卜環溪集 卷十六 三

日而啓之客乃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世無張華不識此寶也粵人于是乎大慙沈子曰人惟識王然後不以石為玉人惟識樂然後不以鄭為雅非繫于遇不遇也知不知也不然則優孟之衣冠誤以為叔敖者天下何限

昔有披裘公者異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遺金顧而視之謂公曰取彼遺金公怒目拂手而言曰何子視之高視吾之卑披裘而負芻豈取遺金者哉季子大慙既謝而問其姓名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哉沈子曰以君子自處者必以君

予待人古之人待天下甚尊期天下甚重意亦良
美遺金在地已則弗取而乃望之人何示之不廣
也季子賢大夫也而猶若此况其不為季子乎

東郭子朝拜大邑之令里人賀之曰榮矣墨綬銅
符東郭子曰尚畏守他日階守又賀之曰榮矣朱
衣象簡曰尚畏監監矣又賀之曰登崇陟峻今無
所于畏矣東郭子笑曰榮則榮矣龜金組玉何人
耶沈子聞而嘆曰多而不可滿者欲也夫欲生于
不足人惟內不足故望于外者重譬不足失龍則
羞指不足失履則憂人情固爾也以邑令而進之
環溪集 卷十六 四

監足矣而猶不自滿則希冀之心何已耶

梧丘之野人種稻以為食歲儲而待新新未嘗不
敗竭其舊且日之畝視其禾皆穎而且栗喜且歸
曰新可期矣則皆發其舊與其人飽之舊且盡而
新未熟不勝其缺望日與其子及妻更往而迭視
踐其畝而禾愈青是非禾之愈青也望之者切也
趙人病召醫緩醫緩至曰病革若非萬金之藥弗
可問之曰是必得代之赭荆之王岫巖之砂焉同
青砂之空曾昆崙之紫白芙合浦之珠蜀之犀三
時之寶龜合未鉛而鍊之一年而和二年而成三

年而金粟生則取而埋諸土中又三年而服之
可以起矣沈子曰梧丘之望禾傷于大速速則其
弊也亟醫緩之治病傷于過遲遲則其弊也怠亟
則不達怠則弗逮其病一也可以戒已

東郭之子素貧喜誇詡倚市門偶有所獲累其直
三年得十金輒華衣侈食且揚揚語人曰吾將于
貸金穀以取息幣可以不貲盜聞而喜曰此富家
翁也覲其出傾其囊倒之家遂不振西隣之子富
性鄙畱挾重貲客于齊渡江傍有他舟人相翼以
行惴惴焉恐他舟人探其有陽為貧苦狀食糲衣
環溪集 卷十六 五

鷄結即米鹽細小秘不外露忽中流遇風告急輒
號于人曰亟救我他舟人曰此故貧者救亦何利
聽其浮浪而沒沈子曰東郭之子故貧也自詭其
貧西隣之子故富也自詭其富富者誨盜貧者招
侮所自貽也

往余之上都渡黃河遊呂梁見呂梁之水多揭其
崖巉巖石多危立峻峭利若戟刺水橫沸奔瀆轟
雷噴雪聲冷冷錚錚窮晝夜不徹是水與石不相
能也夫以汴泗方東而呂梁不能容非隘且激乎
海天下之水歸之矣海大故虛虛故能受受故

無爭知呂梁可以知政矣法激姦吏激民言激
直激暴操之過抑之甚而使之東西南北無所容
也故曰鳥窮則攖獸窮則搏

常羊學射于屠龍子朱屠龍子朱曰若欲聞射道
乎楚王田于雲夢使虞人起禽而射之禽發鹿出
于王之左麋反于王之右王引弓欲射有鵠拂王
繡而過翼若垂雲王注矢輔于弓不知其所射養
叔進曰臣之射也置一葉于百步之外而射之十
發而十中如使置十葉焉則中不中非所敢必矣
嗟乎觀射可以自觀矣夫耳齊則聰多則瞶目齊
環溪集 卷十六 六
則明多則昏心齊則一多則亂故以閉守聞以瞽
聽樂專為爾矣語有之衆志之多疑不如一心之
獨決

西郭子僑與公孫詭隨涉虛三人者俱為微行昏
夜踰其隣人之垣隣人惡之坎其往來之途而置
酒焉一夕又往子僑走墮于酒弗言而招詭隨詭
隨從之欲呼子僑掩口而咲曰弗言俄而涉虛至
亦墮子僑乃言曰吾欲其無相啞也沈子聞之喟
然曰與離婁同濟罔不涉與師冕同濟罔不蹶
蹶蹶之訓詳於其言之也西郭子僑已則不戒

自辱也又不知告諸友而陷之使同不仁哉
曰不知其人觀其友

紀綱子為王養開雞十日問雞已否曰未也方虛
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惡露景十日又問
曰未也猶疾視而氣勝十日又問曰幾也雞雖有
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
敢應者及走矣沈子曰嗟乎雞物焉耳而養之以
至於全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吾能反而觀之自
養以至於靜能不虛驕乎能不恃氣乎能不應觸
不疾視乎即不虛驕不恃氣不應觸而疾視其望
環溪集 卷十六 七

之能木雞乎其能是是亦神矣彼紛為自爭且鳴
者其天下異雞焉爾能不退步而友走者幾希
顏率見公仲公仲不見顏率謂公仲之謂者曰公
仲必以率為拂已故不見率也公仲好義率曰好
士公仲當于財率曰散施公仲無行率曰好義自
今以來正言之而已矣公仲之謂者以告公仲公
仲遽起而見之沈子聞而喟然曰夫以不正言而
納之則以正言而拒之矣正言拒則誦者日至自
是公仲之庭無直諫者之跡而前後左右皆顏
矣可畏哉

趙簡子問羊殖大夫於成搏搏曰吾不知也簡子
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搏曰其為人
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年也
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
五十也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吾不見五年矣恐
其變是以不敢知沈子曰語云士三日不見則括
目待矣况自少至老其可涯乎士果賢也德與齒
進變益上矣其不然則少而足人也壯而足人也
老而足人也一見可要其終矣故曰羊殖果賢
周人有好姣服者有不足於其心則怙怙而不置
環溪集卷十六

必易而後憚一日有所之袂涅而弗知乃揚揚而
趨樂甚其友半途而拈之涅乃挽攝而擲之涅去
而躍在其心妯妯然五步而六視不成行而復沈
子曰甚矣癖之為患也忘物則適物則癖適則
任天之役而無所于愛徇則物固園之矣故癖于
名者不忘乎名癖于利者不忘乎利是皆好姣者
也其五步六視能成行而復者亦難矣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波至而自投于水非不
貪生而畏死也惑于恐死而反亡生也齊人有盜
金者當市繁之時至掇而走勒其故而問曰若夫

金于市中何也對曰吾不見人徒見金爾沈子曰
嗟乎畏死之甚者反足以亡生是見生而不見死
也趨利之急者適足以取害是見利而不見害也
不然山鷄顧影以亡身夜蛾利火以自斃何為乎
何為乎斯可以悟矣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之哭也撫其御
之手而聽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
也異日其御問之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
懼凡人于其親愛者始病而憂臨死而懼也死而
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沈子
曰子產其善斯政矣強悲者雖哭不哀強喜者雖
笑不樂不待事之所及而以理逆之未有能適其
情者是故因物治物形體不勞而治以人治人知
慮不用而周
燕人生于燕長于楚及老而歸燕過晉同行者誑
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
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
潸然而泣指壘曰此若先人之塚其人哭不自禁
行者啞然笑曰子給汝子給汝此晉國耳其人大
惑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室

心史微夫人之適道猶燕人之適晉也不得下
而強號于人曰吾適道其不以晉為燕者有幾宜
其同行者之咲無已也

秦楚交惡楚左尹卻惡奔秦極言楚國之非秦王
喜欲以其為五大夫陳軫曰臣之里有出妻而再
嫁者日與其後夫言前夫之非意甚相得也一日
又失愛于其後夫而嫁于郭南之寓人又言其後
夫如昔者其寓人又為其後夫言之後夫嘆曰是
所以語子者猶前日之語我也沈子曰好言自口
誇言自口夫讒者之言遂婦之口也其之東家也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一

為後夫相咲者有幾
狐丘之野人世農農田之入儉恒思易其業而未
有加于農者其舅之子騶于邑大夫歸而華其衣
見而企焉遂棄農而往為騶其主曰汝自欲耳弗
汝遂也三年不返則汝之田與廬吾當使人營之
而弗悔也跪而辭曰唯越三年而其所事者物故
欲復歸而田與廬皆易主矣憐而召之遂惡而不
取復殍于塗沈子曰異哉夫人之棄故而違常也
語不云乎良農不為水旱輟耕良賈不為折閱

市野人見騶華其衣遽有羨心遂棄農而歸騶為
失其常業矣及其久也騶與農兩廢而卒至于塗
殍焉宜其及也宜其及也

東吳有張氏者業儒不就輒擲筆謝去論兵說劍
走馬獵狐兔為俠往來三吳中歸則鳴琴在堂坐
客常滿而亦慷慨周人之急名隱隱衆一夕有客
卒至體服甚偉鋒穎橫出髯髮直指腰劍手囊血
淋淋下入問曰此非張俠士居耶曰然張揖客甚
謹坐定客喜動顏色曰夙耻已雪張問故指其囊
曰其首也且曰此去有一義士欲報之聞公陳義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一

甚高可假十萬緡計所圖事畢矣張三應之
客曰快哉無所恨也乃留囊首去告以返期及期
不至張慮以日出而囊首見遣家人出而埋之乃
豕首也沈子聞而嘆曰自易水之歌亡而海內無
俠士千年矣即有之亦雞鳴狗盜之流要之蹈白
刃視死如歸者幾何惟囊首酬金之俠至而為田
先生高漸離之風者亦遠矣

嘗聞之投鉤分財投巢分鳥非鉤巢為之使得美
者不知所以德得惡者不知所以怨沈子曰夫怨
生于私忘怨生于公私者公之反怨者德之反故

著龜所以立公言也權衡所以立公法也書契所以立公信也法制禮籍所以立公義也立公所以棄私而怨斯忘矣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使木為能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親者巧也用咫尺之木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任致遠力多父于數歲今我為為三年成飛一日而敗沈子曰墨子非不為巧也知于用大者遠而可久知于用小者勞而罔功故曰墨子巧為輓拙為為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一

宋人有得玉者獻諸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獻者曰以示王人王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為寶者我知寶若與我是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有饋魚於鄭子者鄭子不受或謂鄭子曰子嗜魚何故不受對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受魚失祿無以食魚不受得祿終身食魚夫以不受魚為得祿以得玉為喪寶是知貪者之為利也而不知其不勝其害也知不貪者之無所益也而不知其不勝其益也故曰螳螂之穢飽不如寒蟬之潔飢

楚有賈人偕其侶十人焉同之市門其九人者容

貌服色俱相若也若為不知也而過之其一人者貌偉而服麗又脩然其長市門之人群起而視之將自頂至踵皆而咲之曰亦也妍某也既一不少貸是非預有愛憎也習熟者弗較創見者疎觀人情則然也語不云乎冶容者侮之招麗服者盜之招多才能者忌之招

勾章之野人翳其藩以草聞喑喑之聲發之而得雉則又翳之冀其重獲也明日往聆焉喑喑之聲如初發之而得蛇傷其手以斃沈子曰即小可以觀大事之出于倖者可以偶一為之不可以為恃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二

韓子曰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何得以富戰之為事也危而民為之者何得以貴今俗文學習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何為乎弗學哉夫有所禁而不學曰非我也人也人固信之矣無所禁而自不學輒號于人曰天也非我也人其謂何

南越有二僧無良日未晡行山中遇一婦容頗冶欲行所欲婦性烈矢言自將顧置婦于積中封

之自匿傍谷若將侍焉適遇獵父啓視之乃婦人也恠問其故婦人具以告獵者乃以熊易之封識如初婦乃逸去及暮二僧至不知其為熊也發而視之竟為熊所噬嗟乎二僧行淫極茲不教自以為得計不知天乃假手于獵而啖之熊巧于中人者祇以自中而天之報之足稱其施好還之理豈虛語哉

隋崔弘度為太卿常戒左右曰吾故惡美莊者因食魚問侍者曰美乎曰美弘度曰汝不食安知其為美皆杖為長安為之語曰寧飲三斗醋不見崔

環溪集

卷十六

十四

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甚言苛也沈子曰苛安從生生于忍食魚民所不廢者預知魚味非所罪也而遽杖之杖之已過矣而又及其類焉忍矣乎故曰苛政猛于虎也

西郭子偶失火曰非火之罪也所自災也不敢不懲矣三日不熟食齊人騎而墮曰非我之罪也馬敗之也遂終身不御馬夫懲生于警固也然有所懲而矯之過與無所警而至于敗其病一也故君子之于事不可抑也不可矯也惟其稱而已不然懲美而吹簫因噎而廢食無乃過矣乎

余嘗聞之夔謂蛇曰吾以一足踈蹕而行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蛇曰子不見未噉者乎噉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子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蛇謂蛇曰吾以衆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耶吾安用足哉夫貪生者不足也惟其自足也則無不足施物者無愛憎受施者無恩怨故夔憐蛇蛇憐蛇蛇憐風蛇萬足亦足夔一足亦足蛇無足亦足此雖其小可以喻大

余嘗聞之畏途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五

公盛卒徒而後收行至其几席燕笑之間恬然中于禍的而莫之或戒可畏哉夫人情有所警而後畏心生焉有所玩而後忽心生焉故禍不生于畏而生于忽瞿唐灩澦未必能覆人之舟而平津漫渠往往而沒非險夷無所憑也畏不畏之間禍是人有醉者墜馬既醒問之曰乘亦弗知墜亦弗知疾痛弗知既醒而始知其為乘也為墜也為疾痛也沈子曰既醉而乘亦弗知墜亦弗知疾痛弗知既醒而知其為乘也為墜也為疾痛也是非骨節與人殊也其神全也惟其神全恐懼不入其

逆物而不懼犯害而不傷嗟乎得全于酒而循若是况得全于天乎得全于天將入水不濡入火不焦所謂至人者其幾矣

世者楚丘先生行年七十披裘帶素往見孟嘗君超不能進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何以教之楚丘先生曰噫將我而老乎噫將使我追車而赴馬乎投石而超距乎逐麋鹿而搏豹虎乎吾已老矣何暇用此噫將使我出正亂而當諸侯乎決嫌疑而定猶豫乎吾始壯矣何老之有孟嘗君遂巡避席面有愧色沈子曰甚哉人情喜新進而厭

環溪集

卷十六

六

老成亦既辟矣蓋新進者樂乎更事老成者審于用謀更事之易故雖而罔功用謀之審故要而多獲不然洛陽年少之賈生未足以輔漢而厚重少文之周勃竟賴以安劉此何為耶書云人惟德

無聊未必非天老其才而留以有待也語曰逝一

厥者長一知不其然乎

余嘗見吳門有二人操舟者其一人者挾江湖之術揚舠拂纜振策而前自以為乘風順流可瞬息千里其一人者居常守拙不及戒途靡靡然稍却却且後若莫或追之不啻前舟適有天阻或十里一息焉或百里一息焉又不百里需於泥途篙師且告困矣彼一人者方徐徐以行擊空泝流鳴聲上下無所於警追且及及且先之矣我是以知宦

環溪集

卷十六

七

循江湖也其行其止皆舟也方其行也弗即行若或尼之及其止也弗終止若或挽之無乃有尸乎其柄者在謂時命非耶語曰舟行江湖不為莫棄而休君子行道不為莫知而止

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於是民人率短褐不裳以便涉游短袂攘拳以便刺擊鴈門之北狄不穀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鞍其習有所適也今夫徙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鸛鶴不過濟貉不渡汶其性固有因也故習有所適君子不撓其所

有性有所因君子不强其所無語不云乎善游者

溺善騎者墮以其所為反其功性禍斯及矣

余嘗讀韓詩外傳至孔子出遊少原之野有婦人哭甚哀問之婦人曰向刈著薪亡吾簪是以哀也非傷簪也沈子曰婦人之哀也豈緣于物哉緣情以生愛緣愛以生哀斜谷之鈴溺愛者思之思在人不在鈴也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感在人不在笛也

南粵之人日啖海錯不知其甘反思海外之瓊酪

西秦之人日御狐裘不知其溫顧思蜀川之文錦

非近不逮遠也蓋近者蔽于見遠者眩于聞蔽于

環溪集

卷十六

十六

見者交于耳目而不覺眩聞者切于外慕而罔真故世翼之見信明曰所見不如所聞符堅問三秦豪傑至王猛日在左右而不之識人情貴耳而賤目也類如此

漢蘇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聞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為郎沈子曰先王于華夷之辯嚴美然節義如子卿不可使之無後也別生分類于人道為大故君子徇古而不泥反

而不傷善乎二泉公之言曰子卿之子父華而母夷也蔡琰之子父夷而母華也罪莫大于無後故子卿之子可歸也禮莫大于正本故蔡琰之子不可歸也無亦當有辯乎

鄭子叔避寇于野野人羹藿以食之甘歸而思焉採而茹之弗甘矣沈子曰是豈藿之味異乎人情而已人情每思于患難多事之日輒忘于安樂無事之時多事則憂憂則懼不得不思無事則樂樂則玩玩且忘之矣昔者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患難之中也鮑

環溪集

卷十六

十九

叔謂桓公曰公無忘其出而在管仲無忘其束縛而從魯也在管仲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此皆思困隘之時言發于情不自已也然則近世有富而易交貴遺其族者亦獨何哉

管仲隰朋伐孤竹迷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仍有水乃掘地得水嗟乎人固有能有不能物亦有能有不能善用之者不以人之所能而掩物不以物之所能而廢技以管仲隰朋之知循師物而用焉

不為管仲隰朋者乎

南郭老人出榛樊之間遇野人摯鹿而至之者問之曰是為由鹿由此鹿以誘群鹿群鹿至由鹿輒鳴嗥躑躅不飲食者累日余聞而喟然曰可以人而不如鹿乎夫鹿物為爾一傷其類至嗥嗥躑躅不忍飲食者累口今夫賣友以取媚于人至反覆相幻操弄百出自以為得計不惟不之悲而又助之下石者夫豈少也噫寧不見管于由鹿耶

趙人有遠為客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者憂之其妻曰公勿憂也吾已為藥酒待之矣後二日

環溪集 卷十六

干

夫至妻使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逐主母乃陽僞棄藥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夫事莫難于兩全術莫要于應變用術非經也有時用焉而事賴以兩全不害其為善用况婦人所為人情固已難之矣故君子不廢

燕昭王禮賢郭隗子曰詘己而事之北面而受之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怠先問而後嘿則十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愚几據杖眄視指使則厭之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藉叱咄則徒隸之人至

沈子曰物以氣感士以類應我惟貴士天下之不肯者遠矣我惟賤士天下之賢者遠矣故曰市駿而來千里之良不殺胎夫而致麒麟之至

衛人逆新婦婦上車問駟馬誰為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駟無咎服車至門扶杖送母曰噫竈將失火入室見白將提之牖下妨往來者至人咲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然而不免于咲者早晚之時失也沈子咲曰易之於時評其言之也先時而言其失也躁後時而言其失也隱蓋其慎其慎夫何女婦未入壻門尚未見猶處女也遽為人論嫁長作婦家女耶是非言之弗良也其失之躁矣庸免夫人之咲乎

環溪集 卷十六

廿一

楚人有賣卜于郢楚之區者其隣之商室于楚人之地且十歲矣楚之貝組羽毛齒革盡輸之歲貨日以豐即楚善租莫窺其際楚人儻其廡下居之日累其直三年得下金焉夜夢入其家父呼之休毋飲食之寤而泣焉且告之商索金接濟而戒途商曰噫吾一年而夢是者三二年而殺一焉三年而又殺一焉今則無矣以其僮索千金償之既至而二室之親尚無恙賀而來者屢滿戶外而商之

室且苔羅蔓刺聞有泣者矣過東家之吏而問之
吏曰商胡為乎不偕汝來曰根盤厚病于遷楚人
以其事告沈子沈子曰豈惟商哉仕亦有之士大
夫以官為家孜孜日望遷秩超大拜至故鄉桑梓
不復記臆而山中故舊併其姓名而忘之矣又何
其沉湎弗悟也

吳有三人者賣藥于東郭之門其一好施不要其
直告病者輒與無問識不識無不滿意去其一務
取必于直計其直之多寡而以我之良不良應之
其一不取必于直惟取必于我能神鬼變幻操弄

環溪集 卷十六

廿二

百出低使之昂賤使之貴而人亦惟我之聽乃今
取必于我者富盈不貲取必于直者家亦富然可
以富可以貧至不要其直者家日落旦食而昏不
足此造物有不可曉者所謂人道遠天道邇非

子膏氏有負郭之田千頃厚居以謀其子自多其
財于華氏位高而寵盛聲華赫奕自多其官子適
氏過而鄙焉曰余居蓬蒿衣鶉結山南水北無不
適也無不適也孰與輕世而肆志焉三子不能平
以問坐忘氏坐忘氏曰嗟乎適心者志道適道者
忘心誠有得焉子膏將無所施其財子華亦無所

用其顯矣不子焉用輕世肆志為二子大慙于適
氏亦爽然自失矣

昔越王問于大夫種曰吾欲伐吳可乎對曰可矣
君賞厚而信罰嚴而必君欲知之何不試焚宮室
民莫救火乃下令曰人救火而死者比敵死之賞
勝火而死者比勝敵之賞不救火者比降北之罪
彼濡衣趨火者左三千人右三千人沈子曰賞言
厚而莫敢不勸罰言嚴而莫敢不畏然不能必于
勸且畏者非令之難也信不行也大夫種以火為
政而示之信左右救火者皆三千人觀火可以例

環溪集 卷十六

廿三

推矣故曰法以行令信以成法

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
音遶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弗去過逆旅逆旅人
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
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
幼喜躍抃舞弗休忘向之悲也嗟乎哭以飭哀也
歌以飭喜也謳歌一工技之能韓娥一婦人爾一
婦善哭而里中莫敢不哀一婦善歌而里中莫敢
不喜則夫出于歌哭之外天下有感而化者其可
禦哉

鄭人好是已惡聞人言少而學農田于海濱原則
藝稌隱則藝黍或謂之曰種違其土失所性矣其
何能獲弗聽秋乃不穀既又學為賈貨惟取必于
已或又謂之曰善賈者與時低昂利必歸之又弗
聽肆日中如宵過莫有問之者又棄去為兵時時
揣摩張兩拳搏格為狀勢學期年以為盡得孫吳
兵法矣或又謂之曰兵難遙度不可臆也又弗聽
寇至果不利蒙耻而歸乃仰天摧心而嘆曰幾誤
矣幾誤矣而今而後不敢不悔也君子曰三告不
從悔何及乎

環溪集

卷十六

十四

齊有疑人竊屨者語諸人曰吾視其容矣動止竊
也言咲竊也自頂至踵舉皆竊屨之容及屨而之
他獲焉又語諸人曰吾視其容矣動止似非竊也
言咲似非竊也自頂至踵舉皆非竊屨之容沈子
聞而咲曰人一也始之疑無所往而不為竊終之
釋無所往而為竊事雖其小可以觀大

吳有善賈者陸氏貲富甲于江左一時籌筭皆出
其門有沈萬三秀蓋為之客且代之經理日以不
貲陸且老因嘆曰積而不散以釀禍也盡出所有
與秀秀弗悟陸乃易姓名棄為黃冠絕口不道禍

事築室陳湖之上居焉探討清淨覽觀大化灑
也竟以壽終秀坐是沒其家至無遺類沈子聞而
嘆曰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積而弗施是囊篋存
也陸避財以逃禍秀溺賄以亡家其昏哲較然明
矣

昔禽子問于墨子曰多言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
鳴口乾焉人不聽之鶴嘗時夜鳴然一鳴而天下
振動多言何益乎沈子曰是非聽有輕重也言有
貴賤也人惟其重也雖片言而莫敢不欽人惟其
輕也雖累言而不以為意故言一也交淺而言深
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

環溪集

卷十六

廿五

齊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晏子入公曰
恠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者飽而知人
饑溫而知人寒公曰善出裘散以與饑寒者夫上
下之形睽其情一也憂樂之情睽其體一也故毛
髮骨爪皆與吾體一有感觸傷且隱焉民則饑而
吾則飽民則寒而吾則溫是外吾身而視之矣忍
乎執故曰視民如傷

子質仕魏獲罪而北遂謂簡主曰吾所樹之士堂
上之士半國之大夫半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

士惡我于君國之士危我于法邊境之人劫我于
簡主曰夫春樹莢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樹
蔭藜夏不得採其葉秋得其刺烏今子所樹非其
人也沈子曰甚哉樹士甚於樹木也樹得其人民
胥安矣樹失其人民胥戕矣莢李不之問顧惟蔕
藜之滋且培焉豈惟失蔭而亡實且蒙其刺矣可
畏哉

晉鄭之間有蹀人鳥射不中則碎其鵠亦不勝則
齧其子人曰是非鵠與子之罪盍反而思之乎弗
喻卒病蹀而死夫射準于鵠鵠之不中非鵠也射

環溪集

卷十六

共

之者我也子輔乎弈弈之不中非子也用之者我
也不曰弈之無法用之無筭而曰鵠與子之罪也
蹀碎而齧之其見不亦左乎

晏子之晉見披裘負芻息于途者以為君子也使
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吾名曰越
石甫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
不辭而入越石甫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安
未得交也今免于患吾于子猶未可耶石甫曰
吾聞君子屈于不知已而伸于知已吾是以請絕
也晏子乃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

山無棄平越石甫曰夫子禮之不以
遂以為上客沈子曰食馬之恩必報羊羹之
不忘人情大較然也石甫以羈窮旅困之時而晏
子能免於患終身德之矣顧以小嫌而遽請絕
焉無乃責人無已耶

昔鄒忌脩八尺而形貌映麗朝服衣冠窺鏡謂其
妻曰我孰與城北徐公美其妻曰君美甚徐公何
能及君也徐公齊之美麗者忌不自信而後問其
妾曰吾孰與徐公美妾曰徐公何能及君也旦日
客從外來與坐談問之吾與徐公孰美客曰徐公

環溪集

卷十六

七

不若君之美也明日徐公來熟視之自以為不如
窺鏡而自視又弗如暮寐而思之曰吾妻之美我
者私我也妾之美我者畏我也客之美我者欲有
求于我也甚哉謊言生于有為也夫言出於有為
則非其情矣固當求諸非道故曰有言遜于汝志
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不然相率
而與鄰忌者將無已也

梁常有疑獄群臣半以為罪梁王亦疑乃問陶朱
公陶朱公曰臣之家有一白璧其色相如也其
價一者千金一者

百金王曰徑色與澤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實疑則從與吾是以知梁善斯獄矣夫赦德令也主于生人而殺人之道存焉刑威令也主于殺人而生人之道存焉斷則決死而求其生不可得已疑則緩生而置之死不忍為已故曰君子以議獄緩刑

余嘗論陶彭澤杜少陵古今所謂詩人夫索于詩者往往挾才自放若不暇問門外事而二公則有大不然者採菊東籬揮杯勸影彭澤未嘗一日不

環溪集

卷十六

天

樂也而平陸成江即一飯不少置步屨春風泥飲田父少陵亦未嘗一日不樂也而眉攢萬國即憂寐在焉蓋君子之樂也不以憂廢其憂也不以樂亡固有並行不廢者故顏之陋巷憂而樂也尹之耕莘樂而憂也

胡澹庵見楊龜山舉兩肘示之曰吾此時不離案三十年然于道却進張叔姪謫橫浦寓寶界寺每日味爽輒抱書立窓下就明而讀者十四年夫龜山自是少年事叔姪年就衰矣而猶孳孳不怠不亦難乎蓋嘗聞之少而好學猶日之始出也壯而

如學猶日之當午也晚而好學猶秉燭而視之猶在矣不猶愈于昧乎故曰學猶殖也不學將斃在禮云云

荆南有九人行遇雨入山憩于巖洞俄而虎踞于前怒目視之衆恐計無所出中有一愚者性任質無他腸其八人者密議以虎不得人終不去因詒愚者曰汝出走我輩尾其後從而掩殺之無患矣愚者徘徊未決虎伺久愈怒八人益恐併力擠一人出虎爪而銜之將噬洞圯且壓虎懼奔走八人皆斃愚者逸而得生嗟乎人道遠天道通豈不信

環溪集

卷十六

无

我顛沛危急之時衆傾寡知侮愚將以中人祗以自中而皆不免于死世之用奸謀以弄人者抑何利哉

余吏明之年適倭夷入貢充使者俱如京師餘從人館于明時以癸未之變方欲往輟人言洵洵若朝不謀夕即士大夫家亦率外徙以為民望惶一日校士戒門者毋納客忽聞鳴鼓甚急啓而詰之乃報夷有警曰人從京師來云貢者俱被誅餘使人皆恐若將有他意余咲曰有是哉即以檄諭一曰入貢者若等來王之義懷柔者國家撫與

之仁豈有効義而被誅者乎必訛傳也。出而無
皆帖服又一日晨出方坐見夷人不待號召踉蹌
奔潰而入怒目髮指勃然厲形于色微見譯者在
古栢樹下與之碎語問之曰欲索往年沒官錢憲
司不允故特來與公爭爾余乃正色而諭徐徐陳
說理道曰汝家有汝家之法我朝自有我朝
之法汝往年犯順錢已沒官矣豈有復還之理此
必譯者給汝汝無為其所誑譯者計窮復與碎語
刺刺不休竟魚貫而出又一日送客江亭方坐定
報者衣袒面赤言甚卒遽曰夷人羣聚于市喃喃
環溪集卷六 三
偶語日出而聚日中不散意欲何為余笑曰既來
也焉保其不聚既聚也焉知其不散何勞爾遠來
耶乃杖之于庭歡飲如常夜歸過市寂無人矣嗟
乎一夷之來而告警者三余皆不為之動當其時
稍為色變墮其術中矣昔人謂失聲于破金却步
于虺虺皆悲其失常度矣蓋其憤也
余嘗讀仇泰然傳未嘗不掩卷而嘆曰仇真廉吏
矣余其與有愧焉泰然守四明與一幙官甚相善
一日問及君家日用幾何曰早具少肉晚啜菜
驚曰某為守居常不敢食肉而君侈靡若此耶

則余後公二來待罪茲土三歲矣謂食之
固不敢然猶終不免于食肉吾愧爾爾天醉
醺飽鮮昏神之資菜羹淡薄養心之助豈惟下體
所係而奢儉貪廉胥此為出矣余于是有感
沈子愷語云以勢交者勢盡而交亦盡以利交者
利窮而交亦窮誠然乎哉世之士朝斥官夕已散
去不暇顧平居握手燈下薦被脩觴廣歌射壺矢
道密意為懇懇同口吟相語譽驩如也日出事生
噤舌不敢出聲或助之排矣往往皆是故韓子曰
炎而趨寒而棄世事其若見也
環溪集卷之十六終 三
環溪集卷之十六終

雜著

大僕卿雲間沈愷舜臣

常樸子一日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樸子曰子知之乎老子曰是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柔耶齒之亡也豈非其剛耶沈子曰齒剛而舌柔也謂剛則壽而柔則夭何齒之亡顧先于舌而舌之壽也乃僇于齒夫柔者弱而無競剛者堅而易折

西野子居於東海之鄉鄉人皆遷播土宜而西野

環溪集卷十七

乙一

子則華而居遂後然自得以鄉之人莫已若也一日而之邑里見城郭雉堞井市塵囂他然飭矣走而驚曰美哉邑乎鄉不如矣又一年而之郡國見城郭雉堞井市塵囂然比邑又侈觀矣又走而驚曰大哉郡乎邑不如矣又一年而之上都見宮闕宗廟之麗機衛輿從之多文武百官之盛耳日應接不暇又愕然走而驚曰魏魏乎大都天下之望也郡邑不如矣于是歛然自小終身不敢侈言其鄉沈子聞而喟然曰見都而小其郡見郡而小其邑所見彌大自視彌小今夫稍有才能而

楚子反攻秦軍絕糧使人請于王因問其毋毋問

使者曰士卒無恙乎使者曰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悉梁子反破秦軍而歸毋閉門不納使數之曰子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有獻醇酒一器者王使人注上流使士卒飲下流味不加喙而卒戰自五也異日又有獻一囊糧者王又使以賜軍士分而食之甘不踰噉而戰自十也今士卒分菽粒而食之子獨朝夕芻黍何也沈子愷聞而嘆曰賢哉毋也其能知軍士之心矣軍士固强悍難禦上能體而懷之以恩未有不得其死力者故苟得其心投醪可醉也握粟不踰噉亦可飽也其不然子反雖勝猶敗也毋氏閉門不納也有以哉

環溪集卷十七

二

漢蔡邕云陳留其隣人有以酒食召邑者比往而酒已酣客有彈琴者邕至門潛聽之曰嘻以樂召我而有殺心也遂反將命者走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邕具以告彈琴者曰我向鼓絃見螳螂方向鳴蟬蟬將去螳螂為之一前一却吾心惟恐螳螂之失蟬也此豈非殺心而形于聲音者乎邕笑

足以當之沈子曰昔人有言舜一部韶樂在鼎
鳴股躍中故感不在物而在聲聲不在樂而在心
捕蟬一念之烈事雖未形而樂不成聲况有大干
捕蟬者乎

古人有言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
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故彈痊者痛
飲藥者苦為苦慙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
不已矣大都政主于仁仁主于愛有時而不用其
愛者非不用仁也在去其擾愛者爾擾愛者去而
仁斯溥矣故彈痊者痛短而快長飲藥者苦短而
快

環溪集

卷七

三

樂長愛身與愛民一也

昔顏獨辭祿齊宣王問曰先生與寡人遊食必大
牢出必乘車于衣服麗都何以辭為曰夫玉生于
山制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于鄙
野推選則祿焉非不道遂也然而形神不全燭願
得飽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
正以自娛余嘗因是而有感焉士而未出則黎羹
藿食徒步衣褐其真也一旦擢尺寸之柄以有為
乃華裾美服鼎食高車肆然而忘其物則朴散而
真漓矣及其既返而復則藜藿徒步衣褐固在也

吾歸吾真爾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于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者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焉請以
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晝曰夫投綸措餌迎而吸
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
不食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于是
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于道子賤曰其車驅
之車驅之夫陽晝所謂陽橋者至矣于是請其耆
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沈子曰今夫天下士招之
不至者其魴也不招而輒至者其陽橋也魴固自
重其身而陽橋則不待招矣是固陽晝之所不釣
而子賤其車驅之矣

環溪集

卷七

四

余嘗聞之黃雀利于螳螂而不知操弓者已睥睨
于左右此大制小之說也自吾得所聞乃今循以
為不盡然者夫蛇之恣啖群蛙自以莫已敵矣而
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脰蜈蚣之能斃蛇亦以為莫
已敵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夫蛙之不能敵
蛇固也蜈蚣小于蛇矣而顧能制蛇蜘蛛小于蜈
蚣矣而蜈蚣反為所制物豈以大小為強弱哉世
有恃強大而凌弱小者亦可以自省矣

余嘗聞之騰猿居桂林之上從容遊遨超騰往來
龍興而鳥集當此之時雖羿蒙不得正目而視及
其棲之枳棘恐懼而悼慄危視而蹟行衆人皆付
意焉非材有加損也勢不便也我知天之所生
材無完質人之自負無全能又有所長寸有所短
是故謀于野則獲而弗利于邑焉趙孟老則優而
難為大夫天固限之矣

昔漢長安厩吏乘駟馬車來迎朱買臣遂使乘傳
入吳界見其故妻妻夫治道買臣駐車呼令後車
載夫妻到官舍置園中給食之居一月妻自縊死
買臣為之令堊沈子曰堊出妻豈禮也哉買臣之
妻去而未嫁義可絕也亦可復也今既嫁有夫矣
則義絕矣其視後夫猶之仇也置而不問可也而
又堊之是教天下以失節也不可以為訓

韓晉公為浙西觀察使吳顧况為判官時有乳母
犯法公欲殺之閤宅莫敢言密囑况救之况乃詣
公所問何故公曰天下皆知某守法豈伊乳母先
犯也况對曰三歲兒亦知公法奈何宅人而違
法然公幼年時讀書早起夜卧看視即要乳母今
長為公相候伯乳母焉用哉誠宜殺之也公悲

環溪集

卷七

五

所處舍之余因是而有感焉耕牛壯食其力者
棄之人情猶以為不忍况乳母須之以生且長者
非直食其力而已而忍殺之乎即罹于法以愚掩
義可也例之他人以義斷恩則過矣

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
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單父亦治沈子曰子賤之治專于任人巫馬期之
治專于任己故善為吏者役人非役于人也役人
者逸役于人者勞逸則易治勞則同功此子賤加
人一等矣

環溪集

卷七

六

黔婁死其妻哭之哀曾子往而吊之見其貧甚歛
不蓋形覆足則手露覆手則足露曾子謂之曰斜
而歛之有餘矣其妻曰與其斜而有餘不若正而
不足曾子有慙色曰是真黔婁之妻矣沈子曰黔
婁之妻一婦人也而其邪正有餘不足之辯朗朗
可念誠與大賢君子相問答而不詭于正義不賢
矣乎

齊有婦人扶櫬而哭之過東郭門若往若返哭不
成聲齊大夫見而問其故曰吾有夫喪也曰婦哭
夫哀子哭而不哀非也啓而視之皆盜刃也客

大夫曰何以知之曰強怒者雖嚴不成強親者雖
笑不和強哭者雖悲不哀我是以知之沈子曰甚
哉事所以貴真也是故事親以適為真不論其養
矣飲酒以樂為真不選其具矣處喪以哀為真不
問其禮矣故飭外者以諧俗也真者所受于天也
是故君子諧俗而不流居真而無偽

有吳人適適于者居東海之墟終日無戚容澹如
也客有過而問之者曰人皆有憂子獨無憂乎適
適子曰自余處世自幸亦已多矣吾何憂天地如
此其大也造物如此其不齊也吾不為異類幸而

懷溪集

卷十七

七

為人一幸也不為婦人得為男子二幸也不替家
不墮贖負陰戴陽得全而形三幸也不生于夷而
生于華而又榮居江南四幸也非冥頑不靈又稍
稍明慧知有美惡妍媸五幸也不混于山樵野牧
居然列而為士六幸也不白首經生得脫泥塗以
出七幸也遭遇盛時牧文階之右得事我
明天子八幸也不假寒暄伏得從子大夫後九幸
也不疾病夭沒又假之以年而康而裕十幸也夫
人情自歎則無足自幸則無不足無足者由後觀
前也無不足者由前觀後也由後觀前者

猶有高我貴我者在我何能是由前觀後
賤我也猶有貧于我賤于我者在我何不足夫人
常操夫觀後之心而去其觀前之心則天下無可
憂之事而未始有不豫之心焉往而不自適故曰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客聞而唯唯

粵人有學致鬼三年得其術于是壇其室之北隅
以集鬼鬼至而多無以食則相帥以為妖鳥獸以
山藪為家而秦養于樊籠之中者非其性也而卒
能馴之者使其得所欲而弗違也語曰道致賢淵
致魚藪致獸信哉故善致物者各以其所好致之

懷溪集

卷七

八

則天下無不可致者

管仲束縛自魯之齊路饑而泣過絳邑乞食封人
跪餐之因竊謂仲曰若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
之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
人怨之司馬史記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
多厭之者嘗釣於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饑飯
信竟漂數十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
報耶信後為楚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
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封人受人施者不

報如韓信不當如管仲沈子曰君子愛人以德
小人愛人以姑息管仲謂封人我何以報子其言
似出于忍然不詭于正義不害其為正陰謂漂
母吾必以重報汝情固厚矣未必不流于姑息亦
淺哉乎其自處也君子必有能辯之者

漢陽太守龐參侯郡教授任棠不與言但以雞一
本水一盞致於廳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參曰水
者欲吾清也拔大雞本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
欲吾開門恤孤也歎息而還參任職果能抑強扶
弱以惠政得人魏郡太守陳異嘗詣郡民尹方

環溪集卷七

九

披頭以水洗盤抱小兒出更無餘語異曰披頭者
欲我治民如理髮也洗盤者欲我清如水也抱小
兒者欲使我愛民如赤子也因遂行其志焉嘗聞
直諫君畏之諷諫君愛之此孔子所以取諷諫而
不取直諫其意固已遠矣二公者可謂善矣
韓康嘗採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
年有女子從康買藥守藥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
韓伯休耶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女
子皆知我遂入霸陵山中為隱使姓名不欲人知
噫此康之所以為真隱也不然指終南為隱

北山為移文者何限亦可以愧矣

諸葛瑾才畧不及弟孔明而德信尤純妻死不改
娶有所愛妾生子不舉其篤慎如此沈子曰異
所聞也大夫禮無再娶瑾之不娶古人皆然愛妾
生子之不舉何居置妾所以廣嗣也有所生而可
無舉乎瑾惡夫多子即其母有所愛今不忍繼其
所繼其色欲而滅天性悖亂莫甚焉以此為篤慎
其可訓乎失之矣

羊祐歷職二朝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
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祐慎密太過祐曰君
環溪集卷七

十

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
不愧且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所不取祐女夫嘗
勸祐有所營置令有歸祐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
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臣樹私則特公是大惑
也汝宜識吾此議沈子曰權門之良公門之靈也
蓋恩怨不兩立恩歸于下則怨歸于上矣人臣事
君而使怨歸于上忠不忠也抑可以深長思矣此
羊祐之見加人數等矣

繼羊祐而鎮襄陽者杜預預志效祐而尤好為後
世名每刻石紀其勲績必為二碑一沉萬山之下

一立峴山之上曰烏如此後不為陵谷乎今去
預已千載高岸為谷深谷為陵不可知而遺淚之
碑惟聞叔子廟前之石預之所沉與所立者其誰
求之嗟乎名者實之賓也非實之務而使飭華標
抑何益矣亦可為好名者之戒

梁趙之亂首執張華張華曰式乾之議諫事具存
可復按也收者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
已而收及石崇崇曰奴輩利吾家財爾收者曰知
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于是並被害嗟乎
華之所處危地也崇之所無怨府也而屈于他人
環溪集 卷十七 士

之所詰者何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也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米熟稍侃
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
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
嘗坐城門下見一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
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耶
笞而遣之沈子曰鞭不田者將以教人田笞不圃
者將以教人圃此雖其小可以喻大
淮陰節婦婦年少有姿事姑甚謹夫為商與里人
共財深相結納其里人悅婦之美因同江行人

無人即排其未水中夫指水泡曰他日此當為証
既溺死里人陽為號慟制服如兄弟禮厚為棺斂
其行素一毫不私至其家奉其母如已母姑以婦
少里人未娶遂以婦歸之夫婦甚和睦至數生
產一日大雨里人視庭中積水竊笑婦問故不言
愈叩愈疑不已里人以婦相歡久且習又有數子
待已必厚乃語之曰吾愛汝故害汝夫其死時指
水泡為證今見水泡竟何能為此其所以笑也婦
亦笑而已伺里人出即訴于官遂置之以法婦慟
哭曰以吾之色而殺二夫亦何以生遂赴淮死嗟
乎婦人死則死矣然不死于前夫覆沒之時而死
于後夫語泄之日死固非其所矣而况有不忍殺
二夫之言是何言與婦人從一而終豈有一婦二
夫而謂之貞且節乎

天下之士合從相聚於趙而欲攻秦秦相應侯曰
王弗憂也請令廢之秦於天下之士非有怨相聚
而攻秦者以已有富貴耳王見大王之狗卧者卧
起者起行者行止者止毋相與鬪者殺之一骨輕
起相牙者何則有爭意也於是使唐睢載音樂予
之五千金居武安至武安散不能三千金天下之

士大相與聞矣嗟乎共患易共利難同舟遇風相懼也其勢不得不合利之所歸胥相好也其勢不得不爭應侯其先得之矣

西門豹為鄴令清克潔愍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復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文侯不受曰寡人曩不知乎今知矣願子勉為寡人治之竟不受夫鄴令一也由前則守職循理友以為罪由後則善事左右而職不暇舉顧稱良馬是非滯而公論弛矣惡可以為訓

周都妻阿賢于婦道而都驕淫無禮都父謂阿曰新婦當以道正夫都之不改新婦故也阿退謂左右我無樊衛二姬之行故君以責我我言而不用君必謂我不奉教令則罪在我言而見用是為逆父而從婦也罪在彼矣乃自殺嗟乎死生亦大矣古之人不肯苟生亦不肯輕死而泰山鴻毛之辯

環溪集

卷七

十三

亦既有聞矣阿之死一以全父之命一以隱夫之惡是非苟死者

魏侍中劉曄為明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曄入為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曄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講不可伐意後帝怪問曰伐國大謀也臣常恐夢寐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沈子曰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

環溪集

卷七

十四

故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劉曄之見得無此乎

唐李珣居江陽業販買授以升斗任其自取不計時之貴賤往往得息僅十之一歲月既深衣食甚豐有宰相李珣出鎮淮南珣避姓名之嫌乃改名寬李珣下車後夢入一洞府見列舊舞鶴綠雲瑞霞樓閣連延石壁上金字列人姓名有李珣字長尺餘珣視之大喜有僊童出曰此華陽洞天姓名乃江陽部民非相公也珣覺驚令府城訪求同姓名者軍營里巷相推知寬舊名珣迎至靜室以夢告之故事月餘問其平生所脩何術願以相示

寬言愚民不知所脩因具馭羅以對珪再三咨
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寬後百餘歲卒
相傳為尸解云沈子曰蹈德履應夫豈虛也天道
至公無論貴賤崇卑報稱其施若取芥于左右手
焉可誣也夫寬一鄙夫耳取羅一細事耳至于動
天而履應人柰何不務德哉

程嬰既立趙氏後欲自殺下報宣孟公孫杵曰趙
武啼泣固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今不報
為不成遂自殺也或曰過武嬰之自殺為死者有
知也死者誠有知趙武後來之事宜無不知也而

環溪集

卷十七

十五

竊我報乎死者無知也而我何報乎或曰嬰為
下報者欲以死自見其義耳欲以犯見下官之難
非其不能故耳春秋謂趙武之事嬰杵共之今日
事成嬰不忍獨生而食武報故耳知否非所計也
嗟夫死生亦大矣古人不肯欠人一死如此其不
苟安一日之生如此

戴逵善琴武陵王晞聞而召之逵于使前破其琴
曰戴安道不能為王門伶人逵之自處如此亦可
謂能自重矣若彌衡之于鼓闔本立之于畫陸鴻
漸之于茶聞之庸無厚顏乎

魏鍾繇與韋誕等議用筆繇問蔡邕筆法誕不
與乃自提臂嘔血太祖以五靈丹救之得活及
死繇令盜掘其墓遂得晉衛夫人見王羲之書流
涕曰此子必蔽吾名沈子曰忘物則適徇物則癖
夫好一藝之微而至于殺人以逞此何益耶亦可
以戒矣

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
非所以備魯吏也所以使庸愚能止盜跖也為符
非所以豫尾生也所以示衆人之不相設也
有材而無幹雖賢不能制不肖故立尺木於高山

環溪集

卷十七

十六

之上則臨千仞之谿非材長也位高也千鈞得
則浮錙銖失船則沉非千金輕錙銖重也有勢之
與無勢也故短之臨高也以位不肖之制賢也以
勢

孟獻伯拜上卿叔向往賀門有御馬不食禾向曰
子無二馬二與何獻伯曰吾觀國人尚有饑色是
以不秣馬班白者多以徒行故不二與向曰吾始
賀子之拜卿今賀子之儉也向出語苗賁星曰助
我賀獻伯之儉也

天欲全之則必折其萌孽挫其鋒鋠使之知其所

恃天欲亡之則必先之以美利誘之以得志
有功以驕士玩於寇仇而侮其民人至於上國輟
而不悟者天絕之也故曰天地無棄物聖人無棄
材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識寡春秋之失自欽
向始也并經而任傳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
春秋散

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天下無用之體也管廟言
事而不及理是天下有無體之用也

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寶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
環溪集 卷七

國器也口能言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
惡國缺也治國者敬其寶愛其器修其用除其缺

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
宗老將薦芰子木命去之君子以其道柳宗元

曰曲禮有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芰安得為
道嗟乎柳子之言非正論也子木楚賢大夫也夫

豈不知事死如事生之道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
其情也赫赫楚國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

憂其陋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子
木其忍為之哉故曰治命可從而亂命不可從

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強
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
安之用謝玄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國以又安庾亮

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而反危辱
趙襄子使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求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
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

行無所施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
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

以為亡也勝非其難也持之其難也沈子曰物之
環溪集 卷七

順至者必以逆觀明者知之不肖者昧焉若襄子
者其得于孔氏之訓乎

楚師圍莒莒城惡庚申莒潰楚遂入劉莒無備故
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

之大者也詩曰雖有絲麻無弃管蒯雖有姬姜無
弃惟悴凡有君子莫不代置言備之不可以也

豐世無盜者是也治世無盜者均也化世無盜者
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不塞源也

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禁以不塞源也
國有狂泉人飲之者並狂乃反謂國狂是不狂

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針藥莫不畢具國主不
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而飲之飲畢亦狂君臣大
小其狂若一沈子曰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此亦
欲試飲此水矣夫既以不狂為狂烏知獨醒者不
為醉清者不為濁而三閭大夫不為含抑抱冤
秦虎狼之國燕太子丹所使荆軻乃欲為曹沫劫
齊桓之事不可則因而刺殺之豈不謬哉昭王嘗
仇齊矣樂毅嘗為燕用矣丹徒知効法先王之禮
賢而軻非其人也函于期之首為使秦之資是燕
仇未報而先為強秦報仇也軻之事成不足賢也
環溪集 卷七 九
燕之患固在也矧事不成而累丹以不義至于嬰
壁燕之社稷馬遷傳刺客五人軻其至拙者
韓卓臘日奴竊食祭其先卓義而免之厚其心也
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無乃
盜隣熟麥而進之文舉聞特賞之矜其事也觀過
知仁非取其過也憐其孝焉爾矣
直躬之直也而孔子惡之仲子之廉廉也而孟子
惡之以情而論則直一善也廉一善也以理而論
可以無直不可以無父也可以無廉不可以無母
也

孫叔敖甘寢而郢人投兵唐桑楚深居而隈壘大
化王烈居大原盜賊易為廉潔陽城居晉鄙隣里
薰為善良故曰渤海無盜非無盜也有龔遂在盜
自不敢劫川無豪非無豪也有黃霸在豪自不敢
水以行而澤益廣方其未行曷嘗無浸潤之功日
以高而光益遠方其未高曷嘗無明照之功
楚圍宋宋人告急于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
天方受楚未可與爭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
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
環溪集 卷七 十
噫其亦得忍之義矣
楚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其俘諸江南以實
海濱亦唯命其剪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左
右曰不可許也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夫庸可殺乎乃許之乎嗟乎忍之時義大矣鄭伯
內社率能生鄭留侯納履終至興漢故口有實德
乃大又曰忍克有濟
謝安嘗戒約子弟因曰行何豫人事而正欲使其
佳從平不若日磨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乎
耳此言非是父兄欲有佳子弟豈獨其私情乎

益其責有在焉

聲莫聞山虎遊其間影莫映水蛟在其內君子立身于市朝若之何而無畏

西京雜記長安有度虬頗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貴虬乃託以相如作遂大重於世論衡云楊子云作太玄經法言張伯松不肯一觀有人曰若生周世則為金匱矣遂名重于時

左思作三都賦既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甚愜後示張華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名未重於世宜以示高名之士思乃請序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

環溪集卷十七

七

為作序于是先相訾者莫不歛衽謝世之貴耳賤目自古多如此

梁張知白守毫毫有豪士作佛廟成知白使人召榜脩作記記成不書士名士以白金五百遺脩求載名于記脩投金庭下趣裝去郡士謝之終不受且曰吾寧糊口為旅人終不以匪人汚吾文也伍子胥以吳伐楚入郢求昭王不得掘平王墓鞭其尸以報讎矣獨成宗國有未盡者昭王之出奔也即人欲殺之隨人欲叙之子胥是時若復假問力立公子勝而君其國謝去吳師楚國其不

定矣乎而秦兵何辭以加我子胥此舉死生以之父兄之仇既報身可以去矣猶戀戀不忍舍而錮鏤之劓其膚免乎

長安大昌里人有警家欲殺之而無道劫其妻父使受其女父呼其女而告之婦念不聽則殺父不孝聽之則殺夫不義欲以身當之應曰諾夜在樓上新沐頭東首卧則是矣妾請開戶誤警家至斷頭持去視之乃其妻頭也警痛焉遂釋不殺其父惜春秋難報之事有不悟此

晉胡威之父暨俱以清慎名世祖謂威之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帝曰何以勝汝對曰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是以不如威之可謂善尊其父而亦未嘗肯自汙也王羲之父子書法名世謝安問獻之君書何如家尊獻之曰固當不同安曰外人殊不爾獻之曰外人那得如此言嗟乎由則則父子讓德由後則父子爭名所賢所不賢居然見乎

大俠焚家不罪火食過傷人人不罪食以其積之於仁義無私害也夫嗜利者若狗之乞骨於堂下主人惡而鞭之

細細爲避去若懼而弗來矣少頃細細爲復來若
忘其所欲鞭矣鞭且不已惺惺焉來且不已是非
不畏主人也意在得骨也骨亡而念熄矣

楊欽其舅子問欽讀詩至渭陽未耶欽便號泣舅
子亦對之歔歔情感所至不能自己如此嗟乎西
州之悲山陽之感物情固爾而況渭陽之情乎

夫人之治疾有非獨藥可爲者而甘草能和諸藥
有國老之道爲國老之道使人冬效其才而並用
之謂和若君子小人判乎其不相謀我是以知其
不能和也晏子曰和如羹其得之矣

環溪集

卷十七

三

大已失而遇兩人雖喜之不足以爲福酒已醉而
增殺人雖厭之非所以爲怨

毛玠典選舉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
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夫孟方則水方孟圓則水圓
倡惟一人倡斯感感斯應是故上廉潔則下不污
矣上忠信則下不欺矣上恭敬則下不慢矣

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爲攻宋之械矣墨子曰
請今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
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公輸般九攻之墨子
九却之不能入公輸般服焉請見之王墨子見楚

三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故輿而欲竊之
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梁肉鄰有糟
糠而欲竊之此爲何若人也王曰必爲有竊疾矣
墨子曰楚之地方五千里宋方五百里此猶文軒
之與敝輿也楚有雲夢犀兕麋鹿盈之江漢魚鼈
龜鼉爲天下饒宋所謂無雉兔鮒魚者也此猶梁
肉之與糟糠也楚有長松文梓楸枿豫章宋無長
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與此同
類也

環溪集

卷十七

三

歌者直已而陳德也動已而天地應焉四時和焉
星辰理焉萬物育焉故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
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
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意
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商者五帝之
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
齊人識之故謂之齊明乎商之音者臨事而屢斷
明乎齊之音者見利而讓臨事而屢斷勇也見利
而讓義也有勇有義非歌孰能保此
余朝往市門市貨者之爲往來攘攘爭相競也少
間則稀矣日晏則又稀矣及暮而往則寂無人矣

是非好朝而惡暮也利之所歸衆必趨焉穢也穢
集焉腥也蠅聚焉穢盡而腥沒蟻與蠅散矣我是
以知利令人知昏每如此

王彥伯自言醫道行時列四五爐煮藥于庭老幼
塞門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既
飲而去翌日各持金帛來酬無不效者及後時退
身自多病察脉按方不能愈也今世人功名之會
大都類此

齧缺問于王倪王倪三問而三不知君子以為真
知北遊問於無為無為三問而三不答君子以為
環溪集 卷七 五

真若蓋望岳者敢于言山而登岳者未嘗言
望滄海者敢于言海而涉滄海者未嘗言何者不
知者不能言而知之者不容言不容言者乃天下
之至言

昔張子孝矜嚴好禮雖遇妻子若嚴君焉人或謂
之詐于孝曰我則誠詐人皆詐惡我獨詐善不亦
善乎先儒謂三代而下惟恐人不好名者意蓋如
此

古之人敢于侮人之國未嘗侮其國之人人亦自
重其國而能不使人之侮故曰虎豹在山獵者不

而竄蛟龍在淵漁者不敢俯而視故段干木
在魏而鄰國寢兵相如在趙而強秦完壁

宋趙普凡有投利害文字皆置囊中滿則焚付通
衢李沆在相位常言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
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朝廷防制纖悉備具
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

舜之於象周公之於管蔡均之為弟也在象則封
之在管蔡則誅之此其故何也蓋管蔡以武庚叛
是周之叛臣也周之叛臣是得罪于天下謂周不
得不誅叛臣而謂周公之誅其兄可乎即周公宥
環溪集 卷七 五

之天下不殺之耶象不成於家而得罪于人人
宥之可也親愛之而已矣故曰門內之政恩掩義
門外之政義斷恩

堂谿公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王厄通而無當可
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盛酒
乎昭侯曰可對曰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
有千金之王厄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則人孰
注漿執今為人主而漏群臣之語是猶無當之王
厄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
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

不獨寢恐夢言而使人知其謀也

今夫巧官鑽刺者若碩鼠然昏夜竊食於燈下惴惴焉且齧且傾惟恐人知一聞疾呼急走之聲無完魄矣此無他畏生于貪心苟無貪白晝見人吾往矣何至晝匿夜見哉今之仕而鑽刺者大都類此

叔向得罪于晉祁奚救之而出范滂得罪于漢霍諝救之而出然叔向不見祁奚范滂不謝霍諝豈自處其薄乎嘗聞之以禮自處者必以禮處人祁奚之救叔向以為晉也非以為向也霍諝之救滂以為漢也非以為滂也若見且謝焉則是為國也而顧以為私也豈奚與諝之心乎故曰君子愛人以禮

環溪集

卷十七

五

今夫齊人燕會召客其初觴酒豆肉主必先客設酬賓無所不用其恭久之禮成客可以去矣未之去主人意稍急口雖不言而目眦之間已平質之初筵時矣客率性興頤豪呼觴浮白飲且無主主人至是雖不言而色辭下上多勉以周旋而非其來也客猶不之悟興益豪甚則遷坐傾圯而能稍稍見矣若忘其身之在客主人顧托焉

夫而左右僮僕多厭苦之卒有引裾扶之而去矣嗟乎為客而至使人扶之以去則何利于賓哉執今之物情宛若見也抑亦可以自悟矣

唐益州新昌縣令夏侯彪初下車問治民鷄子一錢幾何曰直之三乃遺十千錢令頭萬顆曰吾且未索且托雞母抱之遂成三萬頭鷄經數月長育市一鷄至三十文未及暮成九十萬又問竹笋一錢幾何曰一錢五莖又取十千付之市五萬莖又謂吾初索且林中養之至秋成竹一莖十錢遂至五十萬其貪猥不道皆此類嗟乎多而不可滿者

環溪集

卷十七

五

欲也欲故貪貪故縱此其人自有宇宙以來不多見言之污口舌書之汚簡冊使臯陶復生置之上刑矣

南梁言粉父任原鄉令為奸吏所誣罪當大辟粉年十五乞代父命高祖勅廷尉蔡法度取其疑實粉詞不釋初見日微掾依法備加桎梏法度矜之命脫其大械更著小者弗聽曰死罪之囚豈可減乎法度曰汝乃吾其父冊陽尹王志欲于汝首身乞代者耶曰其父工升何量粉之薄乎父死子死道固當然若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足

如之固拒而止嗟乎粉也一孺子耳為其父烈烈
死爭其理直其詞正顧不詭于正義而回視世之
直躬而行者亦可以愧死矣

王安國為西京教授官滿至京師神宗問其兄安
石秉政物議如何對曰但恨聚斂太急知人不明
耳上默然不悅安國嘗諫兄天下洶洶不樂新法
恐為家禍安石不聽安國哭於影堂曰家滅門矣
安石豈志聚斂者新法之弊如此從古聚斂之臣
不徇得罪名教而人怨神怒鮮不自禍漢桑和羊
唐劉晏而下歷歷可驗安國之哭情得已乎

環溪集

卷七

无

韋貫之為長安令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
所記曰此其姓名也願識之而進於上孫朴薦唐
介吳中復為侍御史或以為公未嘗與之相識朴
豈求識面臺官夫貫之薦人必欲人識而朴則不
求人知大都薦賢以為國也薦而使人知是植黨
私也非公也朴過于貫之亦既多矣

桓公出遊見亡國郭氏之墟而問于野人野人口
郭氏善善而惡惡公曰人之美行也其為墟何也
野人口郭氏善善而不能行惡惡而不能去是以
為墟也子路問孔子治國之道子曰在於尊賢而

賤不肖子路曰范中行氏尊賢而賤不肖其亡何
也子曰范中行氏尊賢而不能用賤不肖而不能
去也雖欲無亡得乎

晉書翟莊少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
同是害生之事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
釣自物未能去故先節其甚者夫貪餌吞鉤豈
我執時人以為名言物之貪者可以觀矣貪食以
死餌士貪以死祿

楊子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一為壽二為名
三為位四為貨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之
謂適人也可避可活制命在外不逆命何羨壽不

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
謂順民也

環溪集卷之十八

詩話

太僕卿雲間沈愷鉅著

蘇子卿詩如海上無人之境而人忽生焉樹準標的三百篇後一人而已

陳思王詩如黃鍾在懸大扣之大應小扣之小應隨取隨足無尺藏也

謝灵運詩如筆底丹青綵墨象雖落點綴然模寫物情化機活潑也

陸平原詩如華繪文錦然理秩然而語艷辭工於

難割采

卷十八

阮步兵詩如春蘭秋蓉天產自然不似剪綵肖形

者玩便態出

陶彭澤詩如太羹玄酒純然古意然不離元始直

造玄樂矣

陳拾遺詩如萬花中行得見蒼松翠栢敦本刊華

令人美然自失

鮑參軍詩如天淵雲空寒梅墮月而一種清芳意

味自別

李翰林詩如神仙得道而一言一字宛若天造唯

皆珠璣也

張曲江詩如雲行水流一無留迹而直舉骨體雅自合作也

崔司勳詩如得之於驪黃牝牡之外以意不以象以神不以色庶乎鑒解矣

杜工部詩如瓊林寶庫無物不有蓋宇宙內事宜洩殆盡古今絕編也

常建詩如澄潭見月即之若有據之若無雖不離色相而亦不著色相

王右丞詩如出水芙蓉不雕而飭天然雅澹銷盡鉛華矣

鉛華矣

卷十八

孟襄陽詩如竹林寺僧塵紛不到而齊心靜慮雅

稱幽致也

岑嘉州詩如江天初曉清思逼人然變態神奇使人影影莫測

人影影莫測

高常侍詩如五陵豪傑俠氣翩翩然放浪形骸傲倪物化也

倪物化也

王少伯詩如花明紫禁月麗丹霄然因物有造筆

補化工也

即拾遺詩如汎瀟湘雅澹清初玩可觀愈玩愈

可觀

青蘇州詩如商彝周鼎質任自然而言言字字刻畫難尋

柳柳州詩如襲行就清涼館雖六月臨之而冰雪凜然照人也

錢員外詩如清商奏雅條條見而淵微沉邃自有餘思

皇甫茂叔詩如山陰道中而清泉白石脩竹茂林動足賞鑒真奇觀也

袁海叟詩如披沙見金雖費心力出以示人往往環溪集

見珍其希聲哉

卷六

三

李崆峒詩如陶白居積萬寶具陳形形色色而天地山川之產備矣

徐迪功詩如洞天仙子偶落人間不作風塵中語出口烟霞令人神思飛越

何仲默詩如玉工治玉遇方成圭遇圓成璧而得手應心要之神授非人力也

書品

張伯英書如天馬行空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超詣神發不可控御也

史黃門書如兩儀初奠萬象群分要之樞遠標之超然作古矣

鍾太傅書如簪纓佩玉誇立朝端雖不媚時不能不使人正襟肅容也

王右軍書如神龍出海倏忽萬變雖造物爲其所弄千載一人也

王大令書如奕秋善奕意在局先子無虛發然必於取勝不減父風也

虞學士書如造車于室出而百里千軍頭頭是路若天與之合也

環溪集

卷六

四

褚河南書如離璞之玉出冶之金質美而工鍊施之清廟明堂貴矣

顏魯公書如夔龍在朝內懷忠耿而正言正色使人稟不可犯

張長史書如醉漢狂發殊態百出雖非故吾然真性自在不失強項之風

懷上人書如驚蛇走虺流電奔駟總之神授不忝稱獨步也

柳公權書如骨體之臣鉄肝石腸侃侃自將然內

心固邪外無偏倚也

歐陽率更書如風檣陣馬快意所如然中

時行時止終無覆沒之患
李北海書如大將行兵而仁義節制兼舉並用卒能以全取勝

孫過庭書如弟子遊于師門初若依人積久而化蓋有青于藍寒于冰矣

蘇學士書如畫線而蹈雖其神思渙發巧奪天工終不出矩度之外

趙松雪書如淑女官粧靡物弗飭然從容閑雅而貴態自在

環溪集 卷六

五一

揭文安書如春蚕作繭遇物即成而衝放奔逸自有一種神况

鮮于伯銑書如楚女舞腰雖嫋娜隨風然清遠無際而骨氣有餘

姜白石書如王謝子弟逸思飄揚然禮度雍容舉止閒適終不失故家風味

黃華老人書如枯槎架險危石當空雖善鑒古者道不到千年老意

變巖于山書如養由之射發不虛的而穿楊之

又不可以語力也

朱昌裔書如君子之強剛毅有餘而典雅自在不似于路初見孔子時也

朱仲溫書如剛烈丈夫嶽嶽不阿然直而無亢動而有則足稱名家矣

楊鐵史書如列子御風瀟然塵外乍有乍無或隱或見神妙自不可到

解學士書如與至人遊于六合之外出所奇珍皆平生所未觀不得不異之矣

張南安書如龍蛇盤走變化不測豈惟人莫之知

環溪集 卷六

六

環溪集卷之十八終

賦

景初賦并小序

丙申之秋鳳峯子筑居家寂頽影抱痛時適薛蘿
泉雲楓城下日草木變衰霜露淒惻感時撫化怛
然增勞乃知青陽不再老態將至勲業不就吁其
奈何因思前人仲舒不遇平子思玄皆托以自鳴
良有以也遂援筆賦之

初少艾以練脩兮余實秉乎孤貞奉古昔之遺則

環溪集

卷九

一

兮謫塵蛻而揚清懷薛荔與杜蘅兮雜蘭芷之華
英葳蕤耻與共兮妍醜錯而弗倫衆競進以紛趨
兮夫何策獨而弗余聽羗利方為圓兮暮復以相
明豈後人以辱義兮常度未替玄文嚴幽子憑陷
滯而弗濟曾厭老而好少子謂黃鐘不如瓦甌豈
靈鶴之輕喜兮余固知不請於今之世也嗚呼
而弗售兮妻母妓而妬粧掩翡翠之秋屏兮國
石之不立兮徒悲歌于夜長攬茹蕙以雪涕兮
余襟之汪浪豈不知環捷之逢合兮與炎炎者

之先爰却顧以反走兮口沈晦而靡章彼行

者既綽厲而騰躍兮渺余偃蹇而弗揚欲折衷于

靈芬兮簡元吉而告梓省兩間以求匹兮川途阻

而彌長飲石泉為漿兮縑素霞以為裳乘天潢之

泛泛兮浮雲漢之湯湯驂文駟與鳴虬兮靡遠弗

將扶紫覺而上征兮擾應龍以服輅牽牛為余服

箱兮豐隆告余以既具百神紛其構從兮長騎羅

而星布振余袂其飄飄兮佩寶璐而孔修挂可權

兮蘭可舟縱所如兮而周流朝弱水兮暮宿乎昆

丘御扶桑以鞭日兮指咸池而停輪飲余馬于畢

環溪集

卷九

二

方兮窮炎海之所際祝融告余以返駕兮馭玄冥
以北御造重陽而叫閭闔兮訊穹昊之所居終風
噓其四騖兮雲黯黯而蔽之援余轡以不前兮竊
獨惟此紛淒焚或薄于大微兮鬱低昂以差池吾
將究夫時命之大方兮天閭拒而踴怒因司命以
申悃兮羌杳渺其難遇魯歆歆以結嘆兮求之不
得其故鸞鳥鬱而吞聲兮神駒亦迷其前路謂握
瑜而弗售兮徒鼓瑟而自娛恐漸萼而無成兮終
魚解于肺腸豈天高之難問兮何遭過之靡常欲
以從時兮固非余之所嘗悲離居之兮心

惻惻而懷歸僕夫倦而屢顧兮馬倚轡而徘徊
攬遠遊以抒情兮豈愁慕之可居出閭闔兮降天
衢白日噫而忽逾追疇昔之逸豫兮碩修好于厭
初將省愆以迪德兮懼余身之戮辱間悵慢以自
甚兮悼迷往而來復返白雲之故廬兮寄崖谷以
自怡神龍吻其潛淵兮恒日夜其抒思御六藝之
珍駕兮遊道德之平陸上何微之弗彰兮下何隱
之弗燭紹斯文之末裔兮振浮靡之薄俗敢修辭
以耀世兮將以窮天地之奧闕仰上古之義皇兮
復夢寐而索之惟此心之用昭兮曠異世而見知
環溪集卷十九

乃養恬以順年兮竊連娟而委蛇物靡晦而弗昭
兮度有常而不虧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涉遠
而凄其
亂曰水湯湯兮山嵯峨世渺渺兮莫我知授夜光
兮恐見疑善曲眉兮祇自悲澧有芷兮江有蘿我
獨靡時兮將安歸思美人兮天之涯

橫雲山賦并小序

六月維夏鳳峯沈子與客泛舟浮遊雲水間興至
舍舟登崎散髮崇阿陟細林逾余岸遵機橫而
望赤壁焉時朱明載辰炎輪沅金久鮮雨

望秦莽惟此山赤色如赭徘徊瞻眺津津然不忍
舍去客曰自有茲山翳于蒿萊亦既雅矣乃今遇
子無亦山靈有待耶子無留言乎哉遂賦之曰
噫吁戲孰秉元化孰開機先靈氣盤鬱灝光螭
絕壁倒景秀色曼烟斷朴抱古避巧絕妍環以昆
陽襟以余巔左標鳳凰之嶺右掖吳會之墟魏祿
層巘從嵒競趨劍戟森菱瓊瓌競妍躡若欲仆俯
若欲顛跂若欲奔翼若欲奮劃若鬼鷗矯若龍旋
倏若銀河離漢突若玄圭當前羣嶽抱壑一障橫
天其陰則凝水積雪晦明倏忽崩崖奔雷走壑
環溪集卷十九
石涼霏素露飛烟沛澤其陽則飛塵不動大宇澄
清炎風迴風義和耀精山阜相屬懷谷吐英神秀
晶瑩鮮榮揚芬變態百出不可殫形于上則葩英
競華草木如麻霜餘糾結雲根槎牙仙禽巢阿異
獸綠崖巖巖蒼蒼虎窟蛟窩百怪鳴叫蔚蒼無涯
于下則曲澗環碧一水清嘉繁霞晨炳苦霧夕繁
野花飄香蘭芷載青鼓枻揚舠擢溟響晨風檣雲
帆奪人目睛旁有銀宮梵宇淨几丹房冒碧瓦于
山椒瞰朱闌于水旁飛泉出于簷末遶雲徂于幽
窓若雨幽巖之棲直恍若王女天孫靡弗間沾有

末如雲容與與續續紛紛載文旗抗霓旌控白
鹿窮紫莖蟠兮若將登崔魏捫蘿焉道適于林薄
聊浪于天表散髮凌層濯足灝渺招黃鶴于三茅
引青鸞于海島于是巖谷響應林木振肅境勝人
高意會情適于焉嘉客而相忘于山之側也

述

抱一子述

抱一子含貞履潔亢躬遐世誅茅結宇遠襲子立
若將終老焉時則有尚華子聞而語諸左右曰抱
一子蓋有道之士未易以虛禮拘也齋三日佳曰
讜議未申也又齋三日佳曰明信未徵也於是命
容成選吉乘雅飭輿陽子序驥娥阿操馭衍惠公
孫淳于儀秦之徒疏附恭預其間虞雍蕭蕭野廬
清遠謁者達刺臚臚相儀凡三往返始獲見抱一
子尚華子乃偃僂綏趾適珮修辭前曰某少負幽
憂之疾游歷窮寓竊慕夫子之義願一望見清光
竊觀夫子所治者九苞之事非達人魁士之得某
竊羞之願夫子寬狂謬之誅採兼聽之義使翦楚
與人獲仲辭左右抱一子曰甚善客教我固鄙人
所樂聞也敢不殫心以俟尚華子遂再拜就席時
衡而賦曰汲華池之素液浮金莖之玉英振青素
之穎葉延陰火之炎精迴命伊尹宰庖易牙佐之
陸剡玄能蒼鷹水網赤鯉白電霄繳碧鷄鵲鷄木
搜翠羽文駕揮鷲刀破蟬翼和五味俸九賦於三
荆楚之纖腰吳越之雅質約皓腕拂修袖揚

輕殺含睇微笑雀躍雁進酌九酌葡萄之酒捧
觴稱壽此亦天下味之至美者敢以累君子之腹
矣抱一子曰醲醇甘脆自伐之精五味口爽老氏
亦云敬俟後命尚華子曰天地之中厥有息壤沃
腴靈傑爽愷博衍風雨之所交會靈神之所偃蹇
祥祉之所叢萃太和之所流演兩廼枕崇巖濤飛
端鏡端島基洪磐剝衡岳之楠梓刈淇澳之琅玕
卜瀛嶺之文玉剔朱垠之雕丹程班匠之巧藝構
大廈之嶢岼翼觚稜之峭拔紛疊羅以矯輪層臺
我以造次浮柱宛其游極猗蘭摘與文栢藻金

環溪集

卷十九

七

而間縹碧爾廼肆瓊筵召佳客展歌舞陳金石彈
六博醇飛白毛螭西施麗姬鄧粲摩肩接臂引吭
頓足歌陽春幽蘭之曲歌曰幽蘭凋兮白露零青
陽謝兮華髮侵而我方少壯何不日鼓琴春榮滋
兮鳥和鳴窈窕仰兮傷我心澹然數部笙竿凌空
遏流雲振樓塵停翔翮引潛鱗庭柯怒折造化迴
釣飢者以忘食行者以迷津此亦娛耳目佚形體
之靡麗奇妙者夫子不樂此乎抱一子曰仲尼氏
稱放鄭聲荀卿有言宮室臺榭所以避燥濕養德
也異客所以教我者顧客易辭尚華子曰開悟

之問有地方數千里南通越裳北望涇水以
碣石極于扶桑山雄峨眉岱華者十數澤吞孟諸
雲夢者八九支浦別嶺弗可勝紀草木繁蔚禽獸
彌侈將歸車乘會獵氏夷溝塹剪棘枳樹峭崿標
壁堂廼被鯨函乘纖驪車攻騎猛械鉅士伍靈鼓
轟震赤羽星馳矚目鼓噪水沸山移日月映薄鋒
鐔參差于是縱鳥獲恣奔馳驚鳥暗眩而塌翼猛
獸股栗以斂鬣虛發斜墜訛指橫尸或衝擊迅輪
糜骨灰脂或觸突利刃洞臆達脾墮不越處中必
前期鋒完舊銳士賁新削仆表決漏曾未逾時而
較獲數積已彌谷布野禪封突抵與峻嶺爭崇卑
矣于是歛餘勇休逸駕張帝惺列壘聲割解則霞
錦絢樂賦酌則河漢懸瀉運與則雷霆乍驚揚旆
則星宿迭射士飽馬騰踴躍驪駢接轡珥節薄言
旋歸此亦天下羽獵之翊侈雄特者顧執鞭為子
前驅抱一子曰馳騁遊獵罔念作狂是重余不德
也無寧以他詔我尚華子曰勾芒司令和轡麗奎
涵風應律百昌奮開澍雨新霽言陟層臺瞻望中
岳佳氣赴懷遂脂輶軒抹名駿授造父以策疾驅
而至其巖辭賦却立試覽山之形勝危峰峭

環溪集

卷十九

八

後壁蒼翠層碧森矛蓋戟或嚙峨而咆
粹而角立或崢嶸截岸如猛士之赴闕或岷
岫如縉紳之交揖或屹崿以奮飛或峭崿以側
或峭崿倚嶠而馳靡或崩勢臨溪而踞踏爾延
脩藤發閬石附樛木躡峻級猿引魚貫燕經鳥伸
躋翠微之巔以息焉于是仰眺雲物茸莽角闕懸
釜植華蒼衣白狗飄車浮槎感重華御雲之歌俯
睇九州吹吳噴越筆趙提荆標齊帶魏囊蜀包秦
徵鄧衍物外之論旁撫萬族鵠鴈異適蘭椿異年
鳬鵠異頸樛梓異權快莊生齊物之辯絕懷古今

張氏集

卷十九

九

方是方非方生方死野馬疾馳臨壑激矢慨詩人
幾何之詠而悠然遐思矣迺降河洛南適廣陵維
觀渤澥濤流瀾漫浩渺蓬浮芻豢呀呷澎湃滴洳
撼薄霄漢吞吐日月繼稱介豪鵬為羽傑鯨鯢浪
齧負碣屋形濤波未曜窟此亦天下之壯遊大
觀也夫子獨無意耶抱一而笑而曰是既問
命矣客又將何以教之尚華子曰始余之北首岐
嶺石命曰群仙之府其谷紫泥始青承淵大荒其
山鈞影及雲闕風純陽其水石腦玉醴丹殿玄梁
產浮金九玉靈鏡神香其羽毛白鳳青雉

玉燕丹豹赤麟飛散吉光其天喬連木其何用
明並鳳蔡龍雉華平養莠于是拂戴勝以翻鴻
蝦鬚街景鳳駕靈光而絕弱水寫赤鳬以越鴻濛
表獨立于山上雲承趾而溶溶爾乃剝肉伐毛奮
昆吾之滌刀灰骨洗髓濯碧津之玄醪滌六塵之
煩濁沃王蓋之燁熬捐澈屣于空壤搏扶搖以逍
遙約安期招昌密徵美門檄王公僉征嶠侶亦松
登王樓俯金鑪列水藻之衣垂烟繡之機張雲和
之瑟竅霜條之簞餐懸黎之磬奏碧藹之鍾吸六
氣吞九丹裂豹髓盃馬肝聘玄鶴聘文鳥翔翔九

張氏集

卷十九

十

陽揮斤八極衡騎兩曜傲睨羣息瑤繩懸躡閭闔
旁曷四宇反景萬象倒植下視五岳四海七丘十
洲譬覆杯水于堂砌泛宵羽而浮芥舟此養生者
之上乘仙遊之勝事也夫子亦有意于行乎抱一
子驪聞而喜倏然以思有問曰棘端無猴詭而不
情王丘無當屢而無用客所言將無同耶願聞其
以異此者尚華子曰將為夫子妙選俊異之才博
延雄辯藝術之士從容燕坐述所嘗師習者朱翟
荀鵬就列駢登尹鉉韓臚蒙驚慎施客立門戶別
態殊恣離操柄鑿員鉅方規是非糾纏角立撐拒

七

七啓

適齋主人居於東海之濱瀟然一室不鼎鼎以勸
 不瞿瞿以威微藩去籬若有所適好華子就而往
 說焉曰吾聞君子將律已以正經不遜世以逃名
 乃今于子衍衍與物無異無乃徒凝神於虛廓廢
 人事之紀經乎適齋子起而應之曰萬物垂象君
 子則之游雷恐懼艱澤之資先生庸無啓我乎于
 是好華子曰居吾語汝汝試聽之予得盡言而無
 隱可乎昔者子聰氏也羨萬物之殊觀比衆音以
 環溪集 卷十九 十三
 取成將有伶人樂工彈巧効靈金石交作管簫齊
 鳴鼓玄靈之麗曲揚址里之新聲飛瓊凌華左憂
 右拊襄器比律子野協呂綿駒和聲伯牙注耳于
 是悲歌入雲霓聲激楚游魚出聽潛蛟起舞聽者
 神怡能不心適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他曰無已則子容氏可雲英閑冶石室娉婷吳娃
 姜姑魚貫雜陳乃傾下蔡乃薄陽城若夫纖腰圍
 雪修眉偃月娥眉楊芳輕體約潔左右列閑後先
 取憐恍兮若仙胡然而天南威于是乎失婉游
 焉之不前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曰無已則子容氏可工師至止大臣有來雜
 黑虞德賢裁掄五衢之技彈九野之材丹碧矜
 黝聖流輝彤軒紫柱華棟文棟潭居爽愷傑構飛
 翬小大具慶樂有寧宇胎以燕翼享以鴻祉于是
 登崇舒嘯陟峻徜徉蓋有陋衡門而弗居耻諸葛
 之南陽子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他曰無
 已則子膏氏可易牙主鼎庖丁調辛合南北之產
 羅水陸之珍其食則黃梁白餐殺鑿之英其膳則
 駝峯麟脯氣化之精鮮東江之潛鼈膾南海之飛
 鱗以至羔炙兔醢豹胎牛心既庶且時罔不畢陳
 環溪集 卷十九 十四
 彈徵則苦發叩宮則甘生桑林協奏甘和既淳咸
 之尊俎薦之豆登可以養元可以順神子其謂何
 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他曰無已則子車氏可駕
 駿駁之駟策飛軫之與東遺風軼率旗獵乎淫淫
 般手商商於是緣山置晉彌野張果乃使王良執
 轡造父 中飛族右涉危機鳥不及飛獸不
 及走駟不 彌不及舉搜林索陰探薄窮阻於
 是南宮東郭 徒相與傾三驅備百羞坐皮析羽
 緩輿停輶草木載旌天地為愁子其謂何曰吾
 未能也願聞其 他曰無已則連觀氏可馳神六

役志九州可川可陸以遨以遊西臨泰華載登少
室北望恒山俯視碣石眺九華之麗瞻五光之精
浮渤澥踰益津吊潛靈於湘浦開密雲於南衡然
後戒駢峨眉振轡八閩窮古今之奧談天地之經
道遙乎青丘彷徨乎海外以至遐荒絕域殊方異
類禹不能名契不能計縱其所如而後返焉則天
下之奇觀備矣予其謂何曰吾愧未能也願聞其
他好筆子於是若夢而覺若醒而醒既而撫然曰
噫嘻吾過矣吾過矣情蕩則性逸欲熾則理妨故
五蠹令人疾盲六鴟令人疾狂有一於斯匪驪則
環溪集 卷十九 十五

痒子固憂之譬之醫焉視察其病投劑究方不欲
其眩眩而安於參朮昌陽者乎予有所聞子試聽
之在昔無意子之處世也其容寂其心營其氣逸
其思冲忘機於澹養靜於蒙目不期舉耳不期聰
吾止吾居孰為悒悒吾適吾味孰為千鍾順物自
然而無所庸其來也不加喜其去也不加戚其否
也不加塞其泰也不加溢脩然悠然若與至人游
於六合之外立乎不測故乎無極是謂天全是謂
性得是謂守一子其謂何適齋子乃津津然喜動
顏色作而曰噫善哉道蓋至此乎予之所適者殆

也進於神矣向予所聞適也未始或適乃今所
適也未始弗適示我砭石去我蠹賊其雖不
敢不蚤夜以請斯益

環溪集卷之十九終
環溪集 卷十九

十六

問

乞歸者問

或問乞歸者何曰鳳峯沈子愷所自歸也所自歸者何曰不告諸妻子不謀諸朋友矢志烈烈頌昌言於人曰吾且耳聾目瞶若示以自廢以要其決也曰異矣哉吾聞之古之仕者年及去疾去不合去不得其職去頌今見子無一去道焉乞歸何為哉當其時年未六十精力未衰齒髮未變以言視聽胥相能也以言動履胥相能也何謂年及去即有旦暮之疾可卧可起可藥愈可弗藥愈非扁鵲驚之而走也何謂疾去自郡而為藩為臬臺章類薦凡幾特薦者凡幾不可謂不合也自江浙而湖湘無論他政即其要者大者倘倭有政救荒有政江堤有政邑芳旁布具在頌口不可謂不得其職又恪守官常見利若穢兢兢凜凜一無點滯我足以知一無可去乞歸胡為哉曰嗟乎嗟乎余之腹莫有出于子之知者由于所言反以揚矣然猶有說焉吾

天子明聖某何忍言去但有老母在西山日薄榆景就衰倚門極目而割情就祿忍乎哉曰親老乞

原缺第一葉

養今之制也子獨不聞乎曰有兄弟在則格于例格于例則不敢以請而以疾告者何至彌苦也方其在告時吾見楚中撫巡檄而督催者相屬藩臬檄而敦請者鉅萬郡邑則手書勸駕禮非不周也兩學師生連袂促征意非不懇也子獨無情乎曰吾念吾母心更切也母而牽衣子而引裾言之木石動容矣余獨何心能不悲乎曰忠孝一理事難兩全獨不聞之

上乎曰聞也難言哉難言哉上之乞養既難于有兄弟次之疾養又嫌于越在外僚二者兩難之矣

環溪集 卷二十

三

兩難之則乞養不敢在告不敢而必于乞休者以示之決也然則楚中撫巡能無言乎曰懷才未究疾愈推用若不忍終棄意隆隆厚也既而踰上得俞旨歸矣歸未幾吾母以天年終人子之情事少伸矣曰子歸以為母也親終子又何辭曰吾衰矣不能用也然則有推而舉之者乎曰二臺交章累薦益十餘舉矣往歲有司入

親又以卓異推然則子何自廢邪曰吾守吾志收變也時有當路者欲議及此某為書謝之曰某

明時効一牛馬力蓋自先歸以來山林之骨已成
烟霞之癖難割出山事不復有是夢矣昔者有一
娶婦華年守志蓬首垢面至杜門息影已稍稍聞
笑及老願生外心乃欲飾貌改容思更從人聞者
莫不捧腹絕倒此其書已為當路告矣書既復再
告之曰若陰懷干進陽為崇飾是言不由衷而面
詭于心人其謂何故曰吾守吾志不敢變也曰子
志則確矣然則歸而山林樂乎曰奚而不樂有園
可蔬有池可漁有兒孫可課讀賴

聖君在上願得長為太平野老意者天憐蹇拙使

環溪集

卷二十

四

少假歲月閉門息影讀所未盡書撰成一家言雖
未敢必今之人知即後有觀者為一采而低昂之
亦不使人呼為美下阿蒙庶不混于艾蕭而弗聞
也然則奚而弗樂或者聞而輟然笑曰向也我日
子之貌乃今知子之心矣

漁者對

東海之野有隱于漁樵者各言志相娛漁者既然
曰吾與子雖同事海濱吾樂而子憂也子不如我
樵者喟然曰吾何為不如子子漁于水以水為業
吾樵于山以山為業其事同也漁于水者意在魚
樵于山者意在新其志同也我何為弗如子漁者
曰子固樵也傭于人者也吾固漁也無傭于人者
也無傭于人者可以自有其身溪南水北惟意所
適飽吾游焉醉吾嬉焉或弛焉而卧亦莫吾禁也
環溪集 卷二十 五
是謂自適是謂天全是謂性得夫傭則身非其有
矣作止食飲動靜于人吾作矣人曰休之吾休矣
人曰作之即食飲吾不得其時矣其飽而游醉而
嬉庸不吾禁耶故有傭樵無傭漁吾固樂也子固
憂也而云云吾如耶樵者聞之穆然俛而思仰而
嘆曰吾一子矣然則天下之傭于人獨樵乎哉
受人之役役于人者是樵之類也

說

商隱子說

詹子息齋少業儒不就即棄去挾貨商于齊魯間
一日喟然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
利往何為者哉行且休矣吾將隱焉或有異之者
曰吾聞隱者往往巖居野處子而商也日在紛囂
中將役役焉逐于物且不暇其何能隱鳳鳴子聞
而嘆曰子過矣子過矣今夫道巖谷者詎朝市道
顯榮者遺隱淪二者皆非也故巖谷之士不專于
處廊廟之才不泥于出故隱不在居遼不在僻夫
環溪集 卷二十 六
惟心與靜造即日坐賈區紛焉與四方交其心范
毫然定矣其不然即巖居野處心且外馳則引之
而去矣其謂能隱可不可也昔人謂大隱隱城市
其全身避世者往往曳裾于王門之下是可以覽
觀矣不然指終南為捷徑以遁迹為假途其不為
天下非笑者有幾

銘

屏風銘

沈子愷曰余嘗觀人之務名者率多外眩若競競
祇名行及其閑居獨處往往蕩焉以逞至情浮實
吐無不立見求之所謂不愧屋漏者有幾何哉余
于是乎有感乃作屏銘置之座右庶朝夕有所警
云

屏以外萬目交馳屏以內一己獨知無謂衆見強
于自持無謂獨知弗慎爾思無內無外鬼神在茲
外固可懼內亦隨之君子並觀是為得師

環溪集 卷二十 七

環溪集卷之二十終

贊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

文簡毅齋孫翁贊

天錫剛大氣受貞毅外若鶴挺高峰內則玉無纖翳人今心古貌臞行粹文章萃韓孟之精華議論發程朱之奧秘翼

主德而敷陳贊

國經而協議啓沃居多治理攸繫是其出也端軌定趨扶天地之正氣其處也急流勇退合古人之

環溪集卷二十一

高義若翁者終始純誠而俯仰無愧真

聖代之貞人而薄學淺識夫豈得窺其涯際耶

學士自樂先生贊

自樂公以善書受知

成祖歷仕

三朝父子祖孫並列華顯至彌敦矣人徒知公以書家寵而不知以書觀公抑淺哉乎其知矣在昔歐陽文忠公以文而掩其書趙文敏公以書而掩其文識者猶有遺議在公則詞翰並美學行並著生平所獲亦多矣而獨謂公以書家寵豈足以

其大耶為之贊曰

沈峰粹精篤生哲賢席珍需時蓄養有年宏識如鑑懋學如淵鉅篇大章溢流奔川短啗細詠出凡入玄其在書法雄視無前顏筋柳骨競美共傳受知

成祖有寵自天日侍紫禁夜歸金蓮世受

國恩燕翼孫子人玩其華鮮識其衷仕不沉俗動不失已左右克共謹終始始因心孝友風厥宅里樂與天游今其有完家有遺芳國有遺史顧唯類範究其生矣于千百年垂光流祉

環溪集卷二十一

淵明圖贊

舉皆宋臣汝獨晉人舉皆宋服汝獨葛巾採菊東籬感慨良深悠悠南山是獨何心

千佛贊

孰謂其多千佛一人孰謂其少一佛千身莫汝非我莫我非汝八萬四千其歸一爾

友琴翁贊

志方行朴貌臞心古王公臨乎其前君不以為貴嬰孩感乎其側若不以為侮試之以快心之欲君不以為喜臨之以拂意之事若不以為苦若翁考

無乃無修焉天之流而與天為徒者與

貞軒翁贊

行本乎儒人或以為迂言出于書人或以為疎不知者疑其若愚其知者以為內實有餘

桂齋先生贊

位不顯而仁則榮家不瞻而道則巍問之何人桂齋先生

一葉先生贊

瀟然不羣吾疑其為僞脫然無累吾疑其為禪望之晏如既若蒼松之在澗即之澹如又若白雲之環溪集

卷三

三

在天吾雖日與之俱莫知其所以然彼東筆者惡可得而形傳耶

弘本先生贊

體若不勝衣而負義之重言若不出口而衛道之勇不滄滄以尚同不憂憂以邀寵此先生所以為高無惑乎賢者見之而興不賢者聞之而恐也歟

一瀟衛羽士贊

蓬萊之宮東海之涯中有仙子狎物忘機披霞調鶴采藤茹芝不昂而藥宜壽而順

箴

好

汝母好貨汝惟好德珠玉奇玩于我何益仁義良貴天俾爾則

惡

人之惡惡恒情所同與其惡人毋寧反躬汝不自反人豈爾容

喜

見所欲而喜喜不以道汝寧自止見所性而喜喜則以道汝弗自己

環溪集

卷三

四

怒

怒生于情僻而凶怒發于義正而公爾從義惟公無從僻惟凶

取

無却于昭昭無受于冥冥無却于萬鍾無受于豆羹獨亦可畏細亦必矜

與

可以無與而姑與之人或以為濫矣可以與而弗與之人或以為隘矣

飲

未醉以酒而矜而莊既醉以酒為荒為狂醉
間慎乎其防

食

飽爾德藜藿可食啻爾德列鼎何益首陽餓夫千
古高風彼若流者夫誰與同

筆

物皆鈍汝獨銳物故全汝獨弊操之在久用之莫
易

硯

難平成易于毀用匪輕保之貴

環溪集

卷五

五

紙

藝苑推其第一論功孰與爭先紀事勿遺勿忌流
翰可久可傳

墨

知其白守其黑守而勿失是為玄德

枕

惟聖罔念在茲惟狂克念在茲長夜爾警爾無越
思

席

無寢若安常思爾危無寧若忘常思爾為席不
寧

張孔何人斯

戶

戶以外市人言利戶以內士人言義汝無入乎利
汝無出乎義

牖

無以啓明無以閉暗無曰冥冥可欺無曰昭昭可
見

琴

其有知汝務見所長有弗知汝寧晦弗揚蓋鮮知
者子期罕遇者師襄

環溪集

卷五

六

碁

毋以局勝而喜毋以局敗而憂抱會稽之耻者乃
深霸越之謀恃平吳之捷者反滋敗晉之羞

書

為旭為素枉也由汝為顏為柳正也由汝無任已
情從心所使

畫

人也毋失其為人物也毋失其為物以神不以形
以意不以筆

几

爾惟敬惟式爾無頗無側

尺

繆以尋丈始于毫釐汝之慎之防乎其微

舟

有其具無其人而不可行也有其人無其時而不可行也

車

策之靡弗行也制之靡弗守也張弛在我保中而無咎也

爐

環溪集

卷三

七

勿謂可狎陵之若焚勿謂可遠近之若溫

扇

時乎來兮舒以張時乎去兮卷弗揚用汝則行舍汝則藏

卮

抑之使謙謙若弗勝止之使少少弗自盈汝過則醉至盈則傾

金

勿以外來而能受勿以多取而滿盈寧節以儉

椅

得所依而依身斯安矣非所依而依身斯危矣

梳

屢煩治劇解紛剔叢得其理罔弗通弗得其理罔弗蒙

書匱

今人與居古人與稽汝惟相親而益毋俾相守而拘

詩囊

古于斯今于斯聚才情于斯見可而動需以待時

環溪集

卷三

八

桔槔

旱則用汝汝其奮庸否則棄汝汝其罔功寧汝罔功無寧歲凶

耒耜

手或離汝遠之若仇歲乃凶手不離汝愛之若親歲乃豐

引

送章汝仁還九華引

章子汝仁自青陽達于上都上諸君子以其九華第也交訪焉汝仁言必稱名居必避南恂恂然弗敢辯曰敬哉人也吾其又得一九華矣方樂與之遊汝仁行且歸于時重其別者交餞之都門錢有詩詩有直有諷有勸愷受而終之嘆曰廣哉熙熙乎淳風也哉詩道備矣直者黜諛諷者納規勸者著愛是皆協義而妨情情以協義故不流義以妨情故不激是之謂詩之正中汝仁有弗感乎哉

蒙溪集

卷二十一

九

感而興以無負作者之意則是卷也可以世傳

高揔戎都閩廣東引

鳳峰子曰余昔時見廣州老吏談說廣事甚習未嘗不喟然曰詳哉其言之也廣惟五嶺之外獮為樂土餘島夷諸國濱海負嶮其居民往往挾山海之利事剽掠通番舶無事則起而為盜嘯聚山谷馳乎千里至桴鼓之警窮晝夜不輟雖有材官能吏莫敢誰何况以承平日久教治不修亂莫能禁今其民不能供賦役葺田廬矣蒼梧密邇山寇出沒備可不修哉若總戎高公起自名儒慷慨多

節父在幕府目擊時弊不能不繫于中其詩略當有出於科條之外者于其行耶相與言之

守明拙戒引

愷方守明適檄報海寇通番舶肆掠可不日至可忽至又回祿災且鄰吾郡治岌岌乎殆矣愷乃仰天嘆曰余實有闕也余實有闕也惡敢他譖退省廢寢食輒自訟訟且祝曰天乎無災吾民寧悔于余身于是圖協羣議得拙戒數言相告吾民爰緝吏治良亦勤止顧以見局知淺舉一漏百不能統紀其民而軌之于道則明猶蔽也乃若審

蒙溪集

卷三十一

十

幾以知化平政以經國其惟茲郡有明公卿賢大夫在相與規迪以提接其所未至庶幾樂亂弭災永綏克入于明其有裨乎

送郡博朱東齋致仕引

東齋先生負奇抱明經博洽為諸生時名隱隱起吳越間試輒高等既而分教吾松見其所著孤山餘韻洒然清絕若追宗王孟又不祖襲陳言要之充然有得自成一家及夷考其行貌若不勝衣乃其中率清修孤潔烈烈不緇其陶鑄諸士宛然以道誼相先而一切俗情物態俱謝不為謂古之為

行君子非耶以彼其才不獲取一第亦異矣
之塊守寒穉職劣地卑既不得行其志更復拜官
王門之下豈興情乎衆方為不平先生聞報領洋
洋粹粹不少繫于中且曰山南水北何所不適尚
復白首隨人作折腰態耶遂飄然駕華舟歸我于
是益重先生之高不可及矣於其行門下士若金
子見龍郁子文懋持冊乞余言為贈遂僭為之引

重建興福橋募緣引

南閩興福橋日就傾圯旅舟弗給馳負盈途民其
病焉有僧慧性言顧人心振而新之余聞而歎曰
環溪集卷二十一

事之廢興豈不以人哉大都橋梁之設與修建乎
觀者不同寺觀一或傾圯其僧衆道流輒視為奇
貨多以募緣為名往往家求戶乞錢一入手即為
已物恣其浪費萬無一補而寺觀廢墜因循歲月
猶夫故也言之可慨若橋梁將以脫險履夷通運
利溥日為千萬人往來功德無量舉在目前計其
所費所不費彰明較著是用敢告十方願發慈心
共成勝果倘一倡羣和有不謀而戮力不勸而
贊旦夕奏功固將與浦流比遠今古並垂矣
汴源方臨池就清涼館山僧叩戶持冊索一

海書以應之

夜燈管測引

吳人沈子愷自叙曰歲惟癸卯秋八月會浙省大
比吉士簾以外當道推文武各執事以文愷無以
濫承茲役檄至適報漳船通番物人言涵涵互為
異同愷職惟守土有警義不得出境以行無何戒
嚴愷亦觀兵海上邊檄報稍緩時入深秋吏散庭
空涼風在樹夜燈耿耿披閱文牘暇幕鍾初散人
寢未適乃取篋中古圖史讀之見有當意或不當
意事愷掩卷歎曰可終默默無一語耶乃緝所聞
環溪集卷二十一

附以已意越數夕彙以成帙聊亦可念偶見者或
勸之曰盍亦告諸人人愷曰盍下一時慢語殊不
脫野人習遽除臧施自掩醜不暇豈敢向人作屈
曲態耶始名之曰夜燈管測終不敢聞諸人人

驚沙孫先生詩集引

余更江上之明年吏治之暇有庠生孫子漢持驚
沙先生詩若干卷謁余于郡齋且拜且泣曰吾先
君子歿十有餘年墓木且拱矣生事短世竟成
古賴有遺篇在而無所于聞無乃泯沒是懼謀
于者幸願乞一言以示人人將使後世知有

予者是先生之賜不淺也余受而讀之乃喟然
詩難乎言哉三百篇無庸論也漢德雅揚發為
咏玄思天逸雅自中規鄴都三曹建安諸子非不
力追與域然大朴既漓風不盡淳自晉以下同然
域于侈靡不可追已初唐之體風神稍振而縉靡
未刊譬之治金璞玉難以語全繼而盛唐諸賢並
以粹才爭起濯磨體裁自別彬彬然盛矣予美尤
抱振古之才乃能出入正變特超玄乘古今言詩
者必宗焉下是無其才而欲習其變不得其神而
頌泥其詞訪云吳學齊語語便態出豈不更相訾
環溪集卷五 十三

重刻孤山餘韻引

少常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蘭以屈平菊以靖節
夫一遇鑒賞遂擅名品物不以人重哉梅之孤潔
宋以前無聞也自孤山逋老一締素交詠先唱咏
嗣是豈芳旁布和者羣起澹菴公以一烈諫官當
其時眼底紛紛無一可人意獨于梅甘心焉

東齋氏憲經敦古烈烈自將雖困甚為詩不以贈
熱官顧與巖棲谷隱者相應答識者謂其清約似
逋老使其得志未始不學澹菴公及見其與雙湖
氏相和詩果灑然清絕真若為梅寫照而冰心雪
態鐵石肺腸披露殆盡語云不阿者知剛不染者
知白言臭味同也吾乃今知孤山之後有澹菴公
澹菴公之後有東齋氏雖世相先後而駢口同心
其為知梅也均之出于皮相之外者其曰餘韻者
何固東齋所自道若言才情雖謂之孤山宗派可
也舊有刻嘉禾姚子子玉懼久湮缺遂重梓以傳
環溪集卷五 十四

仰峯丞任丘引

瞿子仰峯嘉靖己丑如京師吾鄉諸君子以南山
公之孫也見仰峯若見南山也禮而賓之仰峯其
言訥如其容儼如弗敢肆君子曰敬哉人也雅重
之如拜丞任丘仰峯則又感然曰丞員吾耶吾員
丞耶滕滕焉吾何以佐任丘乞言于沈子沈子曰
子何以裨子也無已抑嘗聞之政有三行弗踰其
誠也奉弗踰其祿也禮弗踰其則也知斯三者
政矣曰政止是乎曰行弗踰其職分斯

奉弗踰其祿養斯薄矣禮弗踰其則動斯中矣知斯三者而又承之以敬敬德之興也敬以立政政以從心無不可矣况邑丞乎昔者孔子言治曰橐粟馬如朽索之御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以道道之則吾蓄也不以道道之則吾讐也若何而無畏畏言教也瞿子近之矣焉往而不得任丘哉

刺宿議引

余近僻居溪上日無事事偶讀漢史所傳循吏則投卷而起曰嗟乎斯其無負民上哉何今之為吏

環溪集

卷三

十五

也居然別邪適少峯左君有來自宿持所謂龍津先生善政錄觀之深竊異焉昌而為文聲而為詩雖其言人人殊要之均以識感也感在人而使入之感其賢益可知已既而又讀先生刺宿議不覺歎衽下拜曰先生之為民也一至此乎則古今又何殊邪其議中所載無慮數千言但言言法守字字憂勤嗟乎惟良作牧豈不以人哉夫自循良不興而天下無邦自古難之矣故渤海無盜潁川無豪中平無事京兆無欺政以人興感由政作詎不信哉我足以知是議之作蓋由衷之言也輿論

而一時百載繫焉是可以傳

西谷詩稿引

西谷先生少有異質為士時以博洽聞比古金石竹簡之傳靡不雋飲醇酣嘗談天下事及品藻藝文率多當名實人謂先生拾取科第若其家物然竟淹抑弗偶顧雅攻古文希尚西京絕楚合作多能盡其意其為詩又質任自然冲澹典雅托思玄遠深得盛唐人之風旨此集乃其北上時往來詩也羈旅之窟山澤之適一切可愕可喜並於詩焉餐之平生多所著述他篇章浩繁集止此者聊識

環溪集

卷三

十六

一時事簡操上林者不必盡窮其麗嘗與未者一變足矣余獨惟以彼其才竟不獲一第至斤斤守貢期俯就一憲幕是豈其情哉若有托焉而述者在昔曳裾于王門之下飄然有自喜之心謂先生非邪先生性亢潔持身如玉吳下稱貞士必首推西谷先生云若徒以藝文觀先生抑淺哉乎其為知矣

丹霄珠寵引

余嘗觀傳紀所稱述司馬相如及賈臣季子諸人皆得志而歸故鄉其一時烜赫往往膾炙人口爭

詩艷以為侈榮然余反覆其事彼諸人者大都自
多其貴顯以明一時得志初無與于藝倫風教自
有道者觀之祇貽嘲笑而顧以為詩艷侈榮獨何
哉師相存翁自入相以來每懷桑梓孝思靡忘以
聖眷日密終不敢以請乃疏上以公代之行

皇上嘉悅賜之乘傳以章其寵是舉也仰齊成親
之忠而不失為孝頸

君之仁而不廢于禮蓋周旋于君父之間而天經
人紀舉賴以全可以風世鼓化矣

小園燕集詩引

環溪集

卷二十一

十七

端午之夜聞諸山人西墅之遊甚樂時新月已西
銀河欲墮忽聞江樓笛韻水聲魚躍遂興不自禁
呼童命酒坐溪橋之上歌懷歸詞奏協金石聲振
厓公方水氣作寒呂山人乃索錦綉與張公子共
擁而沈山人亦取翠雲裘披之橫股而坐且觴且
咏飲至無筭詩亦幾滿奚囊此其事奇不奇也昔
王定國與顏長道為聖女山之遊時東坡翁以事
不得往夜着羽衣佇立于黃樓上相視而笑以為
李白去後世間無此樂三百年矣當時侈為美談
蘇王去後又幾百年于茲而復有此樂果奇不奇

山平坡老百代人豪猶以不得與茲遊為欠事
余何人斯敢濫茲勝真不自揣漫次韻一首不惟
貶諸山人一時之盛且留作他日談柄云呂山人
字中父張子字平叔沈山人字嘉則皆浙之鄞人

陳若曾白下遊集引

若曾陳子有異質平生無他慕獨好吟咏家故貧
雖窳突不烟朝不謀夕裕如也每酒豪狂歌揮擊
缶而歌嗚嗚然才更捷至濡毫染紙可頃刻就
小雅器之近自南都還出所諸遊覽作率古雅清
逸駿騁遂入于室余顧爽然曰子所造一至此乎
但愧余不能為子一推引蓋力弱也因念吳門石
田沈先生一布衣耳得遇匏菴吳公天下遂知有
石田自古高才儒傑非附于青雲之士坐困塵涸
中莫克衣見余固慕其人也天下寧無匏菴公邪
嗟乎珠璣藏于深淵芝蘭隱于茂草其芳臭異矣
予固不求人知人必有知子者余平生不欲隱人
之善故樂道如此云

刻馮子潛詩引

吾郡靈竹馮公以詩名海上生有五男子子潛其
季也與伯氏子喬並振起家詩各善其言

喬子潛植行好修然不善治生產家日碌與益
豪往往托焉而逃於詩焉拔之或山高水深原和
月朗雲吐霞流魚閒鳥適一有感觸輒議象命詞
大都質任自然率本性情不假鍊鑿或疑其近於
質子潛笑曰子不見刻木為像平華之文繡重以
雕鏤五官全而裁體具非不宛然肖也要之動作
揖讓與俯登拜局局然室而未能華標盛而天機
索矣吾固惡夫飾者予聞而異之曰子准於是詩
道過半矣猶善自緘晦雖名不出鄉若終不欲使
人知者吾太史恭嚴陳先生素善于潛詩一日過
環溪集 卷二十一 二十九

詩話書品引

性昔諸賢以能詩書名世猶之明珠文璧天
莫不知其美若無待於言而余猶有言者無乃
語西子之笑沈郎亦邪大方家見者憐之
曰此固企其賢於善善乃一時漫語無論
他佳名之曰詩話書品云

跋

聖賢遺像跋

聖賢遺像舊本多舛錯雖屢經傳摹互為異同
遠漫訛謾不可詰究宮詹教齋公追惟往古思遺
遠模乃命工繪圖更為贊述采輯校正次以代叙
不越月告成沈子愷受而讀之喟然嘆曰遐哉儼
乎吾見若聖矣吾見若賢矣洋洋于其古史之受
也哉余竊觀今之所謂贊述者其修辭立辭陳說
上古人人能夫豈少也然率多揚休光道盛美往
往侈大炫耀譽浮其真即使其子若孫曰某也父
某也祖鮮弗惑矣矧後有觀者人其謂何今夫史
以述生是在覈實贊以圖述要之倫史先生職惟
史官其言則史故謂容不足以取人而稽之行行
不足以盡人而稽之心用是並觀無遺鑒矣是故
語聖若聖也語賢若賢也其不若聖賢者輒斥弗
錄即錄即弗斥顧以褒舉寓貶刺其義嚴其辭校
其意諷而有餘思茲固其贊也乃其史也覽斯圖
也有不感而興者乎沈子請付諸梓先生曰率爾
漫成忍加災于木耶沈子曰古人遠矣圖在
存也是曰不朽奚而弗傳

息齋卷跋

昔者紀綱子為王養聞鷄十日問雞已乎曰未也
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
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氣勝十日又問曰幾也雞
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
雞無敢應者反走矣嗟乎雞物焉耳而養之以至
於全者猶無敵於外况自全乎詹君世用養靜以
幾於息豈十日十日已乎其能不虛驕乎能不恃
氣乎能不應響不疾視乎有一于斯吾未見其能
息也即不虛驕不恃氣不應響而疾視其望之能
環溪集 卷二十一 廿一

一菜子跋

一菜黃子隱于雲東葆真養性諸所盡華技巧可
悅富貴人者輒不好屏居湖上治地為圃園無他
植惟植菜數本嘗語人口物不腆而味有常吾寧
恋焉日行 園 喜菜者輒去之若其生不握之
助長聽其自 滋殖以故菜之生也天
性得於他田也

原缺

羞縮不能希學草益不能年逾三十漫未有得
自咲曰自吾郡言其酷好書莫有出予上者其不
能書莫有出予下者人亦笑曰良然良然既窺逆
走四方髮種種矣始得古法書觀之乃於夜淬厲
模習似稍稍知端緒然于古人點畫結綴尚未嘗
夢見敢謂有得終似小兒學步細行局趾雖不能
宛然肖之但有所倚猶免于十步九蹶匍匐而歸
矣觀者謂何

楊氏葬祭附禮錄跋

都諫麟山先生為葬祭附禮錄成沈子愷手而
環溪集 卷二十一 二十一
讀之喟然曰詳哉其言之也禮蓋至此乎慮而慙
悉而要善而有經也可世武矣夫禮也者匪從天
降匪由地出其緣諸情乎其協諸義乎情以諧義
故能一義以協情故易從是故君子師古而不泥
謂俗而不泥是曰達禮大道既散吳俗日偷自今
所見率多務飾華標枝葉日繁本實靡究葬祭之
禮變焉久矣麟山先生慨于其中憮然曰禮之不
行也非夫人之罪也吾二三好責也乃輯所聞
以已見式昭遠模余于是乎得大觀焉世墓以
本本源一矣緣廟以定制孝思昭矣沿本以達

仁愛爾矣象器以殊用品物之平矣是皆協諸情則
協協諸義則協斯禮也成之自我而與乎人人也
修之戶庭而達之天下也其行約其施廣其動微
其聞彰君子謂斯錄也可以風世矣

環溪集

卷十一

十一

家集卷之二十一終

環溪集卷之二十二

祭文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

祭中丞碧洲陸公

使彼明山為章于空我公有作淵思遐通志隨體
稟德與性鍾孔孝且友靡替弗聰爰奮危利託景
雲龍仰咨廣傳奕世丕弘振紀內臺頽化以崇直
聲烈烈英風彌邵譬彼清鑒莫塵其操迺按閣簪
祗承皇耀何以潤之德被蒼生何以振之威肅群
城觀風對政秋烈春榮迺陟外臺寵靈攸異惟彼
環溪集 卷二十一
海冠振翼虎噬紆謨握籌六軍有序迺誓我壯
整我旅鯨鯢既殄民其寧處平山定海功亦烈止
拂衣東歸式穀爾子為家之禎為國之紀于鳳于
麟既多受祉今雖逝已存者其長爰稽祀典俎豆
于鄉洪風共振遐耀休煌于千百禩微烈用光

祭郡伯默庵戴公

惟公貞懿夙振淳風靡德弗屆秋烈春融佐政東
魯至化攸崇擢守海邦惠教彌隆華無遺露舉無
廢功運之南楚苗寇蜂起出奇運籌翼危植紀亂
是用定治亦治止乃還羣士之繼之北軍沐

憂而問時矯發邊儲同息禍機寧悔余身無仁
飢天佑其仁

詔亦原尸飄然東歸令終惟始人玩其華鮮識其
裏匪今斯人古也君子祀典久缺是在守臣乃爾
爾宇以安厥靈用彰先烈對厥懿聲明山甬水干
古其寧

祭南書東塘毛公

嗟嗟我公位望彌隆譬彼海岳孰不景崇自余筮
仕即知有公知公則早見公則晚得侍同堂蓋見
公養公之平生而豈易言公心如畫公學如淵公

環溪集卷二十二

二

度如春靡物弗造公識如鑑靡幽弗照矧惟雄才
海內有幾其來如紛其析如理公為御史植綱振
紀攬轡南楚履水察霜鋤穢抑梗聲實用光

天子知公寵命是膺存陟廷尉天下稱平繼總內
臺憲度惟貞三鎮盜起民亦戾止公于是時方叔

召扁往督西旅寧莫敢侮安南弗虔我師用張公
于是時臨淮汾陽談笑麾之莫敢不王

帝疇爾庸付以兵柄惟卿爾為惟邦是靖甲辰之
秋徵兵之疏一時倉皇公其自誤公曰余罪

天王聖明扁舟東歸既潔保身天胡不吊大令

漂哲人易逝梁木易傾嗚呼傷哉于何之錄注不
可復事豈能料昔也見公迎門以笑今也訪公臨
棺以吊恍如夢寐我驚且悼聞者巷泣赴者宵征
飄風震響衆羽迴鳴物從人感痛綠景興祭悲彌
及我寫哀情

祭工部南汀姚公

於乎古道淪喪舉世其隨突梯脂韋罔弗從時噫
嘻我公烈烈自持貞松之操白璧之姿陟歷中外
弗渝弗緇激頑起懦方將賴之胡弗百年而遽我
遺嗟子寡合而交于公父子之間自始及終視我

環溪集卷二十三

三

忘年臭味相同二十餘年有懷在秉疇昔之夜還
舟相從惠而好我春焉嘉止秉燭夜話恍如夢裏
曾未幾何忽以訃聞俯仰轉眄遂成古今公實知
我我實負公輶繫楚江執紼靡從哭之墓門我感
實多薄陳一奠傷如之何

祈雨文

民之災祥惟神之司官之術慝惟神之知愷以罪
遷叨于茲以不德感應無基逢天重怒亢陽
連期時雨弗秀代又何依極茲不穀是誰尸之庭
人獻德弗平也途有餓殍也野有流殍也

舉弗懲也官箴有缺度弗貞也罪皆在躬豈非于
民神之攸鑒動罔弗明乃消令辰昭告于神毋災
吾民惟穀之登庶其有格以昭厥靈

謝晴文

歲既不穀已潰民瘼專以淫雨于何之極春麥閭
功無所仰食民命近止朝不迨夕走告長吏伊誰
之責曰余罪只思咎引慝走告明神求爾力自
垂致異惟東之羞有求不怠惟神之休曾是不意
淫雨其收果然日出起我來牟神之聽之思澤洽
流匪春斯春歲其有秋

環溪集

卷之三

四

祭續太子太保致齋孫文簡公

世之論公者以公抱覽百家博極墳典經義
為公之學又以公追宗孔孟鞭撻王楊東道式經
為公之文又以公登崇陟峻出入紫微時進謏言
啓沃

聖心遠宣化原為公之德業此其論似非不知公
也然猶駭其大未足以窺其全公乃問世精氣所
鍾造化靈秘之久一旦篤生我公素負醇質純然
太始內而古心外而古貌言若不出口而介焉如
石體若不勝衣而萬夫莫回垂髫至白首即一殺

齋公常布至鄉孤即一殺齋公故其出也端軌定
趨扶天地之正氣其處也急流勇退全古今之高
義若公者表裏粹精終始純誠真天地之完人當
代之純傑而薄學淺識豈足以窺其涯際耶愷生
也最愚最不才公若不以愷為愚為不才往往照
覆獎掖引而置之人數以齒而言公誠先達愷在
弟子行公若不以愷為卑幼往往忘其年齒促膝
論心宛然視若知己方其入朝公列槐棘愷方郎
署公若不以愷為薄劣往往忘其勢分折節降顏
儼然置之賓坐凡此皆愷平生所未有之遇每念

環溪集

卷之三

五

及此未嘗不感激觸衷至于泣下也易簪數夕之
前愷竟造其榻而問焉公時病矣猶強起作寒暄
語曰吾平生心事無有出于子之知者於乎言猶
在耳詎謂其竟以此未訣耶於乎痛哉公之榮名
壽考已無間然或者猶以公未及入相謂有遺悲
而不知公所托以不朽者不為少矣公述作在名
山啓沃在講筵禮樂在秩宗聲望在朝野况賢子
文孫森然玉立皆足以紹芳翼世且

聖眷貞臣有贈有謚有祭有塋
錫典具備而身歿之榮海內如公有幾是可以風

天下風采世真一時千載矣尚復有遺也耶

祭從叔思容公

於厚哀哉竊于吾叔之亡也而于天道不能不致疑焉作善降祥篤厚報昌天之經也姪嘗見吾叔居家克盡孝友居鄉克睦里鄰見善輒感激思奮若追欲與俱見不善則退避恐後若患將及之至教吾弟猶肫肫章義納軌不泥于世俗之見若引而進之遠古之道所謂表裏粹精而古稱淳良者非耶人以為必臻遐壽以享有生封詎謂變出不圖而壽止于斯耶吾嘗見今之為不善者不為少

環溪集

卷三

六

矣往往康裕亨泰災害不生至多享遐齡叔獨何辜未及上壽更先早逝豈謂天道遠厚於厚耶壽類天惠厄屢達陰陽常變之數雖造物亦不能以自齊余又何悲阿冀吾弟進士懋學好脩而季亦恂恂砥行終當克允厥宗以昌爾後此吾叔之所恃以不死而瞑焉無憾者其在此也其在此也

謝城隍文

東隣火火災及吾廬敢告不度引罪余言未脫口火返東之間不容髮不染毫絲誰顯靈異感若須臾惶愧不德神實眷茲洪被大造乾護沖持

吳喻言難為詞薄陳牲醴聊展寸私用祈永福永保無虞

祭兵部常室唐公

嗟嗟我公何為而止于斯耶於痛哉愷少簡率多忤寡諧及長為諸生北園翁乃公之祖也不以愷為不肖僅而賓之于家以教諸孫時所與游者不為少也公獨知余余亦知公霜晨月夕每促膝豁心至五會講文時相切磋又嘗以名行相砥礪矢曰他日得脫穎而出要期所對立無碌碌隨人以忘有今日嗟厚言猶在耳不謂余先脫泥塗而

環溪集

卷三

七

公猶偃蹇淹抑往余在宦邸時每遇里選薦書至亟欲觀公姓名數不得見輒為歎曰公獨無奪命之文耶未幾果奮危料又未幾取進士名赫赫顯矣當是時余已乞身歸老山中若不齒于時公猶不以愷為不肖顧以少子聘余季女余謝不敢公顧笑曰爾竟忘三十年前布素交耶此其事抑以見公之高今夫吳俗日流議婚者稍不如已輒置不問余何物衰庸乃眷眷焉若不忍遐遺益以見公之高其加人數等矣嗟哉公之平生無出余之知公坦夷無地腸面日清冷見人不為滄海

然樂于獎善人有寸長雖跡迹于推與有不當
意即親且昵輒為面斥不為掩覆蓋亢直耿介固
其天性云以故筮仕將樂廉勤公謹之政風動海
內大都善良者獲安而無良者懼不敢逞及入臺
為御史烈烈不阿出按鄒國伐幽剔蠹彈饕擊貪
雖一時志行法伸而不便者已眴眴側目于左右
矣遂致有司部之轉嗟乎高才見忌直道難容賢
者多如此若公者真不忝于古人矣使假以數年
都崇峻柄政樞得盡究所施豈獨所自對立者有
所表見而軌俗率化于世道不無少補也噫孰奪
環溪集 卷十二 八
之速而止于斯耶往歲西郊之送見公貌倅氣冲
不減華年竊以為此遐筭中人也詎謂為別未久
而公訃且至夢耶真耶令人寢驚夢愕忽忽莫知
所從也計聞之日官居于朝者無問崇卑無不憐
公之才士人在野者無問識不識無不惜公之死
於厚痛哉然嘗聞之有後者不死公之伯子學懋
才宏方奮高科以起仲子蚤游太學奇抱不凡承
耀履光英英並異日國器況公惠政在將邑直聲
在天下
錫典在二親身歿名芳所恃以不朽者亦既多

但可言者公幼子紹充敏甚極為公所鍾愛未及
見其底立差若可念然有一兄在既孝且賢必能
體公之心推公之愛相以有成矣即此公可以長
瞑豈復有遺憾耶薄爾一奠敢布衷衷

祭慶士珉齋陳先生

於厚痛哉珉齋之死也惡得不令人悲也以公之
才能詩能文自墳典以及百家之言靡所弗諳以
公之德言不務華行不沉俗腴腴以古道自將即
舉止動息若畫線而蹈無一毫有涉于非義才如
公使之拾取科第未必不有聞于時德如公使之
得志未必不起懦敦薄有裨于風教何偃蹇幽伏
至坎壈終其身且不獲上壽以享有遐齡此在理
有不可曉者昔人謂厚于命薄于德非知得也厚
于德薄于命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公何憾焉
公雖已矣賴有二子二子皆業儒能世其業長尤
以文章才藝名家於庠不盡其操子孫之福焉知
公之困窶坎壈不留以有待後人耶是亦可以無
憾矣愷忝內姻誼猶兄弟少同師席相與甚懇老
成凋謝白首何依言之痛心傷感倍之是用薄陳
門祖耶布衷衷靈其有知吁其鑒止

環溪集

卷十二

九

祭宣城張氏一品夫人

鬱彼東吳海岳儲精天啓其祥夫人挺生曰婦子
衛達于

帝京赫赫大保實惟國程夫人相之允忠克誠惟
帝念哉對之風聲桓桓將軍惟家之英夫人教之
率乃攸行乃武乃文奮起榮名惟公之忠曰惟爾
力惟子之賢曰惟爾式宜受嘉杜邁極厥澤何遷
遐逝弗稱爾德天不可問曷其有極嗟夫人今
也則亡雖則其亡存者其長有 命服有赫龍章
昭哉異數死亦彌光某等忝同梓里敢薦豆觴不
環溪集 卷三十一
十
腆惟奠我心憂傷靈其鑒止來格洋洋

祭楊節婦徐孺人

嗟嗟孺人精操懿節有烈丈夫所不能者真足以
風世鼓化未易一二言也今夫婦人從一而終者
不為少也然多婦居于華盛之時未必其壯而老
老而耄孺人自垂髫至白首彌矢志不渝八十餘
年冰心雪操烈烈如一日難不難也今夫有子若
孫者多愛焉未必其能教教焉未必其有成況從
子若孫視所生亦有間矣顧又愛不僻教不偏因
事開諭言言藥石務掖之底立以今所睹記于

滿前不但奮取榮名而以文章德業顯者方彬彬
然以興率多孺人之教成之也此其事難不難也
今夫人有片長寸藝朝有而夕售惟恐不聞于人
矧孺人素履可質鬼神秉節至貫金石至奇矣乃
便姓名亦不欲使人知人以旌典請者堅謝不欲
此其事尤難之難也我是以知孺人之死也人不
以為死也蓋隱約在閭閻表儀在人國雖一時湮
泯終當風厥宅里載諸信史身朽名芳將為千百
世重矣愷忝年家誼猶孫子薄爾一奠敢布衷衷
靈其有知居然鑒止

環溪集 卷三十一

告母文

於辱我母生育之恩彌山極海即殫口舌焚筆墨
莫能喻焉萬一尚忍言哉孤少貧不問生業又柔
弱不任門戶乃竊升斗之祿以為二親之養詎謂
祿釜方及而吾先君先已下世於乎痛哉吾母子
實相為命明州之役密邇鄉土迎養官邸朝夕相
依方煦煦如也未幾量移江上吾母懼江濤之險
遂不復遠離於乎榆景就暮愛日幾何倚闥在望
悵戀彌極孤於是時已割宦情矣第以時制方嚴
歷于憲度輒輿輒阻毋且謂孤曰子以顯揚為

無以祿養為侈言猶在耳其忍聽之嗟乎三不可
無微官何物而忍離吾母孤獨何心能不悲哉母
念及此不覺心腸沸熱如燎湯火再忝南楚乞身
婆疏雖多以疾為詞極陳苦情萬分為母賴

聖明洪被得遂歸志而告母舍我去矣於乎痛哉
使早知有此何不以我母康年求去必至日就衰
暮始陳乞休嗟乎亦晚矣是孤之罪也夫是孤之
罪也夫竊惟人子生不能養養不能豐庶幾喪盡
其禮少塞終天之恨何期變出不圖而海寇猖獗
吾民橫罹鋒刃至血塗草腥屍橫野塞慘不可言

環溪集

卷三

三

寇入旁邑猶可緩也再入而寇周浦又入而寇閭
行又深入而寇華謝葉謝去華陽不十餘里駭駭
乎有逼近城市之勢岌岌乎殆矣前此吾母之樞
猶避之別室倖一寇退還吉擇良勉襄大事乃今
事與願睽冠肆荼毒日甚一日如此而猶曰待以
月日循以常禮其狼子野心萬一不測何以為解
此孤每刺心沉痛寢夢俱愕忽忽若不欲生往往
至呼天而泣嗟乎城市山澤吾身可避可居而親
在淺上豈容自為身謀喪葬之繁文可隆可殺而
傾沖流離豈可拘以常禮此孤所以含辛應變不

敢以葬期聞諸人人孤亦自知萬有餘罪然此
萬不得已之故與其執經而蹈險無寧權時而遠
害與其歸外而美觀無寧從儉而兩全我生不辰
命也何尤吾松承平日久百九十年來未聞有梓
鼓之驚何獨倭寇之發不先不後而適與期會豈
天使然要之孤積惡稔釁禍延及此諒非朝夕之
故抑復何尤於乎已矣乎已矣乎喪葬之制勉循
家禮家禮所有不敢無家禮所無不敢有一取裁
于中惟求入厝為安他非所計也靈其有知亦諒
孤之心真無震恐庶其少暝矣靈旒啓行先期已
告諸先廟茲辰合堂一奠百年母子作一辭矣
叩地號天而莫知所從也叩地號天而莫知所從
也臨風顛殞不知所云

環溪集

卷三

三

哭長女

吁嗟吾女汝真不忝為女子也自汝平居喜然不
形貞靜如汝者有幾事後屏去儉約如汝者有幾
汝真不忝為女子也余是不德寡祐而致汝于斯
也我二十一而生汝時方貧貧其中幸苦萬狀何
所不有與汝共嘗之矣汝十八而吾始登第携汝
與汝母北上貧猶昔也復三年而汝有家又三年

以母死矣且連遭喪 雖京官亦苦之日多
而喜豫之日少也既而出守寧波携汝之官僅便
少豫未幾又有江西湖廣之行怙涉江湖之險又
不得與汝俱也及余歸老汝始更事方將倚汝事
我以餘年而汝日多病心切憂之然昨歲至今乍
發乍止以為常事詎謂舊疾頓作竟至此極耶於
手痛哉少而貧嘗與汝共此而宦游顧不得常與
之俱既老而還又不得與之相終始興言及此痛
其曷極耶汝有長女已配得人可無憂也汝有少
男汝有弱息婚嫁猶未畢也汝忍舍之而去耶汝
環溪集 卷二十三 五
雖有家然汝從幼在室雖女吾猶視之若子也汝
有子有女則皆有我在汝無憂且苦也汝而有靈
尚陰相之俾各底成立以無勞我心則汝之孝猶
生也陳詞一頁言有既而痛無極也

環溪集卷二十三

木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墓表

承德郎工部車事南汀林公廉贈安人李氏

合葬墓表

性愷為諸生落落無所比數又任性自便率多忤
寡諧獨南汀公一見請合公知余余亦知公遂祈
年輩以相取下已而用官于

朝交日益深入則交易出則辭難得終不見見
輒握手輒懷舊意竟日乃散無何公以事歸余

環溪集 卷二十三

乙

又浮沉南北竟成曠阻近方謀歸山澤遂歸於
履謂可白髮相從而公已不待矣嗚呼公卒
之又明年其子龍津君某率其弟龍淵龍山
龍石君某某道曰知余父者莫如子孤悲有貞石
願于一言題其墓是使後世知有先君子而先君
子所恃以平生者且不朽矣余聞之戚然樂于其
心乃雪涕秉其墓曰姚氏世為海鹽望族

國朝始徙平湖為平湖人傳至贈工部都水主事
怡善公再徙華亭贅于張氏遂家焉怡善翁生五
子公其季也諱參字應辰別號南汀幼即穎敏不

斥市十餘歲嶄嶄見頭角矣弱冠補博士弟子員
與兄西坡君更相切磨益同心思所樹立時學論
傳公鼎為閩閩人一見公文輒折節下之督學者
試輒高等隱隱東吳之望正德戊辰居太安人喪
哀毀骨立援例入太學大司成獨偉望公領庚午
鄉薦明年中乙榜即分教饒邑比南遷怡善翁嘆
曰子擇官耶榮進有數而勛哉公唯唯教饒肫肫
章道納軌其有以經義請益者得其指授往往取
高科躋膺仕或道經東南貴顯矣居必避南言且
稱名猶恂恂執子弟禮學憲如崆峒李公以文章

環溪集

卷三十三

二

家高視一世獨大喜公日論文味詩賦至鷓鴣月
墜纔纔弗休尋庭譽于觀風使薦之

朝江右聘柄文衡適拜宜春令公遽然曰吾今困
于資矣吁其奈何宜春承凋弊之後俗故實隱歲
徵無幾督里賦者視公儲若其家物長吏一不靖
家稍輒操其短長而莫可誰何公廉得其弊至革
無遺蠹邑歲貢茶僅百斤極其誅求費輒數倍
公乃令里自輸納民得省費者十九時寧滿播弄
威福動以鹽筴橫生牟索郡縣驛驛公顧曰吾知
行吾民豈顧吾身力排阻之其軍校入境則以

之有犯錙銖弗以假餘黨聞之噴噴吐舌曰
此老不畏寧王耶憚如嚴京兆不敢弄以事至其
均役稱平賑饑全活皆炳然可須當其時民歌之
曰宜春令陽春政不愛錢民安靜其忠節孫公薦
剡與夫邵志名宦傳所稱皆實錄云已卯考績北
上會宸濠之變倡義為陽明公應援且面斥依違
者曰

國家養士正在今日方義激以前而怡善翁計
且至喪居足不越閭閻年無色容服闋收桐廬桐
廬邑衝小不易治公毅然曰難在人不在邑益奮
環溪集 卷三十三 三

不怠乃振枯落省冗費簡將迎于是庭無宿爭使
不濫殺直日之里實不數錢數如宜春而邑小地

衡君子猶以為難丙戌以

觀事便道省墓感且泣曰欲欲養而親不逮矣尚
復向小兒折腰耶遂拂衣歸築室于汀水之陽若
將樂而忘世會

皇上詔獎恬退銓曹以公名既得

俞旨授工部主事復起遇郊壇禮成贈父母如其
官而配李氏為安人云辛卯督稅荆南荆南利藪
也至者往往坐不繫去公冰蘗自持諸所羨餘一

切屏去及登記一毛不遺歲終上之司
清獻復出其所自持固如此而不便者茲不
復叙遷雖祿秩崇加而位不稱施遂堅去志不復
齒榮進事矣居山中十有八年始卒公才卓犖豪
邁不羈雖事變卒然臨之若素有成畫不動聲色
而事固弗濟官居庭集千人得一言無不人人當
意雖察不苟所至戀若慈母及其去也挽留者填
塞里巷即素被戮辱亦無不沾沾泣下者第性簡
率不肯與時俯仰亦不肯干諸貴人借助聲勢竟
以是歸既歸掃軌謝轍視門外事若疾風雨不顧
環溪集 卷二十三
即故人重客亦罕觀其面日以耕讀教子自娛故
本尚質絲竹管絃一無所慕下至種植雞一草一
木必求以適用家日饒裕而浼未救屢如寒素士
然達觀逍遙而嘯唳觴酌裕如也蓋公自負有欲
標趨古人而自附于樹德立功以見世然歷仕二
十年立朝不滿一考謂非有遇有不過耶配安人
李氏其先世多名宦父諱光母平湖陸氏著姓也
安人生四歲失怙與母氏相依日習內訓歸公時
方食貧早夜協相唯謹學費不足至晚暮耳以分
分教饒邑暇君志弗樂憚以哩慰解諸生自貧

能振者則勸以推恤及令宜春三年諸所服節仍
如嫁來時寸絲尺縷一無所營辨曰吾將相汝廉
也既而改桐廬公瀟然為逸老計安人喜曰吾欲
為君請而君且先行之矣未幾嬰疾不起公尋以
微去易簀之日他無所及但曰汝父行不及見吾
所望兒輩同心充宗而無忘而母之言乎言訖而
逝語曰罷盡貯無留資食盡享無餘味言留餘也
顧其子姓駿繁方蒸蒸起是造物者若留以有待
而公與安人行當享其餘矣孰謂天道遠乎其生
年卒葬日月詳在誌中不敢殫述特舉其懿行之
環溪集 卷二十三
大者以表于墓使後之過者式焉曰其賢人乎其
賢人乎
中憲大夫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李公墓表
山東憲副海樓李公之歿也葬將有月日其孤豫
亨升亨乞言于愷愷謝不文再三其孤拜且泣曰
此先中憲意也先中憲易簀之夕執孤手泣曰余
平生不善俯仰多忤寡諧往余初官京師時與鳳
峯沈公同官時相遇從朝夕論心油油翼翼即一
飯不忍置後雖升沉異趨蹤跡濶疏而此心未始
一日異余死而身後不朽事汝其謀諸此公必有

過焉欲是以有今日之請愷不得辭按侍御尚湖
徐公狀公諱日章字尚綱別號海樓其先洛陽人
從宋南渡徙居武林再徙上海之王渡里高祖德
芳贅華亭遷家馬德芳生晟晟生杵壽官杵生重
是為鶴峯翁以儒起家應貢分教義烏以公貴晉
封中順大夫長沙知府配許氏封太恭人翁有懿
德具載存翁誌中翁生五子仲即公公生穎吳純
角補博士弟子負英情天逸焉時文最精識者奇
之壬午舉于鄉明年連舉進士旋丁內艱服闋授
刑部主事持明懸平籍籍稱法家矣性惟清事
環溪集 卷三 六
刑部特惟公往先是董茲侯者多越職弄事往往
蒙不潔去公至是盡惟其職餘謝未聞時漁石唐
公以都御史督漕事唐故以才高視天下慎許可
為作清議篇揭實恢華蓋揚之也夷實隆負外即
尋轉郎中持法不阿有中貴欲逮人于百里之外
公執無此例或撼以危言終不為動卒亦無他辛
卯錄囚浙省浙省天下斤藩訟獄繁滋最難稱平
公雖峻案乃其心顧平起獄凡經公訊者無一語
訟冤其昭雪者計數十人牘具聞之
上悉報如律鮮異同焉籍籍名日益起出守湖

首繕築城築老龍堤大有裨于民而諸所規畫
聽民之便不強人所難頌聲大作會楚大為寇起
撫按交章薦調長沙先是議者多主于撫公獨哂
然曰彈瘞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獨不彈瘞
不飲藥病可已身可活乎乃請撫益力主剿議
繕兵峙糧身充督戰忠勇所激雷厲風烈首擒渠
魁又出所不意夜擄其巢斬首千餘級捷聞
皇上大悅有劇賊就擒朕心嘉悅之褒仍錫以白
金綵幣他若有殺人于城下及以毒草藥人至誣
人反狀者悉置之理公才敏捷嘗庭集千人得公
環溪集 卷三 七
片言輒散几上案牘疊嶺山積握筆如馳飯頃留
無遺紙庭為一空戊戌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攀轅
泣竭者以千數立碑遺愛以識去思至則會
章聖皇太后梓宮東行諸凡供億百爾具飭即諸
部使館宇并厨舟車薪米悉日規口畫所過無一
草一木之驚民實賴之人以是益多其才未幾聞
鶴峰翁計歸適大計天下吏治公以直道忤時遂
簡世局掃軌屏跡門外事變態殊狀視如疾風雨
不顧日與高人結社為田家歡暇則豪吟細酌或
奕談藝放浪大化裕如也往嘗抱脾疾至是以

畢竟以此長逝惜哉公天性孝友事父母承顏順志及讀禮兄不越閭歲時忌奠哀感如初喪性耿直介介狹狹終不爲好言以媚人人有過雖親且昵必面斥不少恕嘗以敬德名堂惟終日危坐沉沉讀古書自墳典以至軒岐醫卜及稗官小說靡不雋飲醇醪平居若無口飽未嘗見聲氣至談當世之務或吏治所便所不便及閭閻田野細小事靡不縷縷辨事練也癸丑倭夷之變撫臺石厓周公禮造其廬欲待之幕賓以咨戎政公堅謝不欲後共事者多橫生口語而公獨免公益偉其識

環溪集

卷三

八

教二子不專于愛義以制恩乃今二子爭起濯磨而修詞藻德名隱隱起人以爲食公之報者未涯其生事墓期及子女娶配俱見誌中余不復贅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自古賢者多如此于公何尤是用表之墓門不可不使後世知有海樓公云

中順大夫石阡守石厓樓公墓表

嘉靖庚戌夏六月石厓公卒葬將月其子效先於良置玄石于墓門乃持司諫齊楊先生狀來臨且泣曰吾哀先人生不甚願者恐後遂泯沒

弗聞圖惟不朽願祝一二言猶玄石以異求世沈子愷曰悲乎余與公生同里獲從公遊時相過存或劇談古人名節慷慨輒躍躍動義色有不當意事率又若有疾藜棘棘不自寧余竊向慕之及造公廬室中無敗意物几上殘書數卷盆石植蒲一二本苔蘚在地鳥聲上下清風灑然可掬不待見公已知焉高人使公久留不死不無于世道少裨也乃今已矣乃今已矣悲乎掩狀而表之曰公諱嵩字惟中自以貌臞且負性烈烈因號石厓人亦稱焉石厓云公娶丘氏丘氏少孤鞠于舅氏楊翁環溪集卷三九

輒折節下之後翁果入指爲名宰輔漁石唐公當
世聞人按江右雅重公褒嘉迥出異等擢撫州推
俗故好詰習囑入骨公善鞠治訟者立庭下得公
片言無不帖帖抑首去署樂安邑事善政種種而
義外不入一錢清聲朗然改推岳州會江漢水溢
民饑洵待浮公亟先發廩後檄所司饑者多所
全活又洞庭田徙爲湖民苦陪輸往往至蕩室不
能家而勘者多隱覆不以聞公立爲奏辭民喜而
感曰吾不能報公天必報公三年政成撫人仕于
朝者請借冠尋擢撫州同知清行公所乘官舫若
環溪集 卷之三 十一
槁葉然舟人懼不勝帆楫載土以行有陸氏廉石
之風入郡清戎禁姦緝良弗縱弗苛戎政大修觀
風使才之委理他郡事他郡事悉辦治名日起陞
南京刑部員外旋轉郎中在部持平懸明小大斷
獄以情大司寇石塘聞翁負海內重望無小大無
不試決于公而公亦無不事事當翁意名日益起
方當柄用顧出守石阡石阡俗尚湖蜀俗襍夷夏
稍不輯則狼奮驚起挺刃相擊公所至輒先究慮
所便所不便又具爲科條興學申訓崇防固本明
序杜淫省費汰冗于是有諸不解擔之謠民不見

吏之頌其所施設固如此乃其性顧耿直事事
準守憲不肯脂韋比周與時俯仰以故不利于上
官坐是拂衣歸一時藩臬諸公惜其才不究用並
以詩歌侈其行珠璣爛然成帙皆前所希觀公歸
老屋數椽湫隘僅能容膝終不問家人生產竟日
閨扉坐裕如也天性孝友事慎菴翁與太宜人色
養惟謹及下世如生年拜
恩命痛二親不及見未嘗不涕泗交頤伯仲五人
事諸兄猶之父視兄弟之子猶之子慎菴翁暮年
欲拆產意在少子公揣意悉歸讓之曰吾何敢後
環溪集 卷之三 十一
父母所愛有仲兄北田子效先獨器其不凡尤敦
敬愛乃其弟羽文林譽籍籍起矣教子嚴而有法
其子某某即通 朝籍猶油油守繩尺罔敢失墜
公性雖介整與人交惻惻款款有情味不以冷熱
變列官中外當其時名公俱折官位輩願爲交公
顧退避終不干諸名公借助聲勢獵取祿位是可
以槩其平生矣夫科第祿位易致無玷唯公持身
如玉自始仕至歸田一無玷浣濯之殉道不謀其
身直行不詭其志者非耶是可以表矣公世系辛
酉年月並載少保存翁誌中不敢殫述姑述其十

生之大者表于墓以告來世

中順大夫福建邵武府知府魯溪彭公暨配
安人周氏合葬墓表

往余爲諸生性狂率遇觸輒發動與時忤獨公廉
余無他腸眷予獨密論齒則余差長于公公視余
猶之兄余終不敢以弟視公蓋齒雖伯仲而公才
十倍于余使假之以年終當遠馭大受隆隆未艾
孰謂其遽止此邪顧今墓且宿草不知幾榮瘁矣
而墓門之石尚未有書者其孤汝達汝讓礱石以
待乃屬愷一言愷念惟平生其何敢以不文辭按

環溪集

卷三

三

諫議白灘張公狀公諱應麟字允徵魯溪其別號
云公世家華亭曾祖諱文祖忠考贈刑部主事東
園翁端裕前母贈安人張氏母贈安人馮氏馮氏
少嫌寡賦逸室遂生公以爲祥因名麟公儀觀雄
偉資性絕人垂髫時人試以題信口輒應多驚人
語稍長從靜齋王先生游王故多門下士王先生
試其文于衆中輒稱少俊十四游邑庠邑庠故多
雋才有司試其文于衆中輒又稱少俊少俊十八
應天試弗第既而累舉累弗第當是時一時
紫青皆翔翔雲路羽儀

天朝騰騰起矣公猶垂翅青真偃蹇雌伏或異之

公曰子不見桃李春華替菊秋茂邪益矢志烈烈
乃授徒爲業雖主于教人學實所以自學時攻文
者皆尚鉤棘或懸奇逞異令人不可測識公顧笑
曰詞太鍊則傷意意太鍊則傷氣子不見風行水
上渙乎爲淪爲漪皆自然之文也門下士盡服其
識一時爭起濯磨兢兢砥名行矣癸卯領鄉薦甲
辰舉進士時官僚缺當路推選或勸之往公曰既
忝科第苟攝有尺寸之柄皆足以自見奚華顯邪
出補浙江永嘉永嘉民柔易狎往往併于豪族積

環溪集

卷三

三

習已久漫不可禁詰公曰稂莠不除嘉禾不長有
犯輒置之理凜凜不少貸至視吾民則撫若嬰
孩雖一筆楚不妄加以故民甚德之而豪家大族
則啗至入骨矣遂橫生口語必欲中公賴部使廉
得其情反以楊矣會中丞秋厓朱公開府兩浙性
嚴甚稍不當意率繩之以法以公多才能微公稿
師公率令諸若素練即軍中萬衆噤莫敢出一語
喧者秋厓大奇之能聲大著陞南京刑部主事旋
轉貢外郎中在部署五年持明懸平獄凡經公
者無一語訟寃退食猶讀書教子從容整暇片

曹散局終不以地窘其才無何遷知邵武至則蕭
彈精悉慮鋤豪翼脆敦實左華治如永嘉而績加
異焉至戢盜商處客兵內備倭亂外禦山寇尤為
精覈一時撫按交章論薦而吉侍御一疏尤極褒
嘉蓋實錄云民方恃公為命而公病且半枯亟令
其子某上疏撫按且為代奏而

明詔許以病起復用人方以為異數而家居不數
月逝矣於乎傷哉公性至孝事東園公起居服食
靡不當翁意居常慷慨務名節志師古人義氣激
激有不當意者雖親且昵必面斥不少恕及父與

環溪集

卷三

五

之屢直意溢出縷縷有情味即婉孌兒女情者
弗能及其三族待公相緩急及須以舉火者無算
蓋不待公官居祿食即諸生食貧時得則隨手盡
矣則鑒善知人今郡侯太冲袁君于叢賢時已識
其不凡亟以長女妻之未幾果與同舉進士烈烈
稱奇矣又識許君汝升于英年妻以季女至納為
館甥今亦領鄉薦名隱隱起室周氏封安人父鶴
汀公鶴汀素閑詩禮安人習于家範整整如法度
士歸公事舅姑曲肅婦儀既而連遭祖翁姑喪家
故貧仍仍多難中簡劄吉据卒相以成禮公自詣

環溪集

卷三

五

生以道宦游安人自持內政中間豐饒盈縮
稱其一不使公之知卒使公為良士為賢大夫又
肫肫教成二子皆安人相之也公歿安人以隱憂
成疾竟以是卒公與安人懿行具在元輔存翁誌
中其所誌皆要且大者余特摭拾其緒餘焉耳嗟
乎公其已矣所可言者位不究施而年不稱德君
子不無遺憾焉然嘗聞之厚于德薄于命非愚失
也厚于命薄于德非知得也公雖不盡其平生願
今其二子俱文且賢而從子汝孝又方奮危科以
起昔人不美常賢而稱玄成者何謂其善嗣續也

處士正所范君墓表

公之後豈無整整齊其世者出以燕翼彭氏邪
是乎不殁矣是用表而書之以告來世
往余忝竊四明後知明有世德者輒稱范氏而范
氏之賢有隱德者輒又稱正所君云既而余去明
歷官楚藩以職事如京師會其子鴻臚君大澈比
居同巷朝夕時相過從每暇率與之述古論今聚
鑒可聽其叩其中淵淳谷虛迴出倫輩余因心
曰有子若此而君之所貽以想益可徵已此其
已十有餘年方擬展采於南不謂爾

之夏鴻臚君自來自明造余拜且泣曰

不可追矣知吾先人者莫如先生墓上之石弗
先生一言將使後世不知有吾父孤罪曷曠言至
後綴與淚俱下愴詎不得辭按狀君諱鐸字文卿
別號正所其先本湖廣襄陽人宋左僕射范宗尹
之裔宋高宗南渡僕射公扈駕之勤以次子水部
員外郎公麟入贅魏丞相女第遂家鄆城之西自
水部公至君凡十三世世務耕讀曾大父松原翁
諱晃敦朴弗耀大父養晦翁諱訥以貢分教饒州
德興隱隱有聲父西疇翁諱璧敦本式經行誼無
缺生子三伯即公仲東明公欽兵部侍郎季鈞西
疇翁以東明公始貴封贈部員外郎公生而穎異
垂髫時為養晦翁所愛挈之宦邸及長西疇翁委
以家政朝夕司管輪惟公惟勤一無私藏以是東
明公得專情于學繼之文章德業為世貞臣人皆
以為公協相綜理之助公雖多才能乃其心顧純
篤無他腸平居寡約自便凡富貴寵榮俗所侈絕
快適者一不好東明公登崇峻赫顯矣即姻家
朋好靡不分華割帶以自夸詡公顧愈謙抑自下
至親寢言訥若不敢以先物自多非歲時伏臘木

環溪集

卷二十三

五

嘗御華綺陳俎豆列管絃澹泊如初若空無物人

猶時時戒僮僕戰門戶毋以聲勢忤人侍親側更
好顏婉詞甚得其歡處此季極友愛油油翼翼相
依若左右手待物必以信一為然諾若執符握璽
終始不渝人以緩急告率義激以前嘗出族人于
溺仍經紀其家晚益簡世局傲倪大化沉冥酒德
曰陶潛劉伶古何人邪醉且欲眠荷鍾以墮吾慕
之效之人未嘗不歎其達歲庚申年六十時親友
有勸贊為郎者公顧歎曰與其以錢為假官無寧
潔已為良民邪以是人益多其贊嗟乎自世教衰
而巖棲谷隱者雖有參商夷齊之行往往名不出
家及其歿也率多隕于蒿萊而弗聞余每為世道
歎歎久之乃今見懿行純德如公詎可使後世泯
民弗傳也是用表而書之倘後有過焉者起而式
焉曰其贊乎其賢乎

環溪集

卷二十三

五

贈文林郎南京浙江道監察御史時齋馮公
暨配太孺人吳氏合葬墓表

時齋翁卒以正德壬申之歲年纔五十塋于二里
涇越四十年為嘉靖壬子其配吳太孺人卒年九
十有五其孤御史君啓其窆而大封焉時已免

隱隱猶有餘哀仍衰服踵門以告沈子慎曰
哀二親生志不願恐後遂泐收其行畧乞言以
勒諸墓石且謂貌親者肖親稍不相似將失其本
真是謂他人親矣孤是以懼有不敢隱無不敢諛
惟子采而文之愷不敢以不文辭公諱達字惟中
時齋其別號云始祖德誠公以下世居華亭雲間
鄉高祖子俊公始著姓先是我

太祖高皇帝平吳海上鉅族類編遠伍族有名華
六者徙滇雲南至曾祖毅庵公營於雲南副憲施
公清始得例改京衛內直後徙居華之北圩塘影

環溪集

卷二十三

六

授生徒家稍稍葺矣父存朴公侍浦母病竭力而
斃里人呼爲苦孝先生母胡氏生三子長即翁翁
生而慧業儒知大義早失怙棄而畊于野苦身力
作遇旱躬桔槔即著晝弗徹或曰力田孰與善仕
曰業異而德同然猶畊不廢讀人質以往古史事
矢口縷縷而出家故貧時祖母及母俱在堂曲尽
孝養歲飢卜米百錢負米百里外糶糶勞瘁以羞
朝夕二母相繼沒大慟幾絕至市所雇營墓事貧
不廢禮與弟遠遊友愛嘗同遠渡河遠溺翁亟以
身援不克哭之哀嘔血數升終拍痛成疾然猶經

紀其家撫其孤嫠俾不失所御史少穎異容止凝
峻翁矚視喜謂太孺人曰大吾宗者必此兒也故
每侍側恒以忠廉爲訓聞之者訝其言太早曰翁
迂翁亦自咲曰吾迂吾迂然終不以爲非以卿僻
非所以居子乃寓北城寺就師受學自鄉走城時
時持飲食相慰籍其待諸子率又量材引迪不強
其所難翁性剛方介介整整不肯與俗浮沉嘗曰
大丈夫所貴自立在窮不失義差強人意即蓬戶
鵲巢顧不重耶易簣之夕他一無所及但索紙書
忠孝廉節四字曰此即吾所遺也垂絕之時人所

環溪集

卷二十三

九

易慎猶正言朗朗何其篤行純誠耶太孺人吳姓
家世陰陽正科父彌山齋母任氏太孺人年十八
歸焉相翁起家拮据瘠力孝奉舅姑晨起鮮甘宜
老之品不以貧故貶損祖姑浦嬰末疾朝夕咀飼
掖扶之唯謹及卒嘆曰吾小新婦賢願生好孫以
報汝無何時齋翁亦下世家日益落東西浮寓自
楓溪轉白下返于松家凡五徙當是時自婚喪肺
羞以及公輸私通多仰給于太孺人太孺人顧身
萃百責每秋風雨夜篝燈形影輒掩袂泣謂御史
曰吾門祚不可支汝得無忘汝父之言乎御史聞

是策勵振緒文林籍籍稱賢豪矣連登丙戌進
授行人

命使山西所過清聲朗然擢南院御史迎太孺人
就養每巡歷事訖必問所便所不便遇邸報見係
國事問可言與不可言御史用是益砥礪入臺前
後凡二十餘疏俱烈烈不污會臺變上疏極言諸
執政至論汪中丞尤激烈衆誣以罪

詔下獄考掠備至瀕于死者數矣太孺人聞之哭
曰我不欲汝忘父訓竟至此耶乃匍匐奔走

闕時訛言洶洶欲籍其家家人悉奔潰孫行可年

環溪集

卷三

子

纒十二太孺人獨挈之行至則法議殊死獄且成
矣乃泣血代奏曰兒慙無狀萬有餘罪幸遇

仁聖不即加誅不爲不厚俸但念妾臨年不忍見

子刑戮願身贖孤以延嗣不報行可復刺血奏願

死以代父亦不報自是母孫二人待罪流離茹苦

傍徨三易寒暑會殊讞訊太孺人又冒死繫登聞

鼓始下法曹議未減戍雷陽先是御史以考績例

應

恩及父母緣罪不敢請至是仍推恩如故人以爲

異數云遣戍時太孺人猶執御史手慰曰行矣無

以地遠而忘

君恩無以親老而懷內顧即不死見有日矣無何
果蒙

恩遂爲母子如初于是葺慈訓堂以居是時蘭孫
遠勝左右承顏極天性之娛如是者十有二載方
以考終又何其異邪及卒呼諸子及孫曰汝祖死
于孝汝父死于友皆不迨下壽吾既竊有生封又
享有遐年子孫滿前死復何憾翁與太孺人生卒
顛末具在誌中亦既有觀矣余不復贅嗟乎予覽
史記所載美言常行往往出于縉紳士或具鬚眉

環溪集

卷三

世

爲奇男子者不少也乃今見翁與太孺人不能不
槩余心焉夫翁蕭然一布衣曾不沾一命乃其議
論慷慨胞胞于廉節忠孝之論若惜其不出而用
世使其用世必不媚媚以汚其身太孺人亦執紼
一女子又隱于閨閣而無聞也顧若節自將又善
處君臣母子之間而不詭于正義若恨其不爲男
子使其爲男子豈不有所樹立表見以顯當世哉
余嘗與御史遊御史每出懷正貞慈卷見諸所傳
記皆當代偉人而稱翁與太孺人不啻口則所得
十二賢者稔矣余懼世之不知者謂稱翁與太孺

人之賢也以子而不知其所自賢者亦既多矣
有之蠅飛蚺蚺育子爲至言有本也余特詳著于
石俟後來者得考焉

溪集卷之二十三終

世

溪集卷之二十四

墓誌銘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

封奉直大夫工部郎中竹窓周公墓誌銘

竹窓公吾郡之篤行長者古之隱君子也往余宦
游走四方不獲杖履公側若有遺憾既而歸老山
中得遂瞻依方將締盟社會期以白首相歡而公
且不特棄傷哉卒之明年其子食憲君思兼持所
自爲狀乞銘于愷愷以不文辭再三不獲乃勉次
其事曰公諱雲鵠字正甫竹窓其別號云世居華
環溪集卷之二十四
亭之將老五世祖彥高生橘亭處士諱南橋亭有
六丈夫而西隱處士最賢敦厚周慎以善聞于鄉
西隱諱榆生一山公諱禮仕江西興國主簿一山
生公公生十三年而母沈孺人卒筑筑失恃事繼
母顧孺人如母繼大母戴孺人如大母咸盡孝敬
家故貧年十六即教授生徒以繩檢自律諸生不
以其少故嚴憚如老師悚悚就矩度是時西隱處
士年高多病一山公又薄游京邸百爾所需皆仰
給于公人不堪其處公處之裕如一無窘容及娶
于陽江人婚禮雖纖細皆手自治辦先是宜及之

大父憚庵楊公一見公即歷試諸難公酬應如響
憚庵喜謂東溪公曰周氏雖中落有子若此吾女
何憂東溪蓋宜人也公既得宜人協相于內益
以勤苦相朝夕用能化畜成豐雖仍仍饑饉中事
父祖兩世起居服食周旋下上各得其歡一無間
言一山宦游與國公往省起居外竟不知官府為
何如事後西隱一山相繼傾逝哀痛踰情堇祭率
如禮既而見食憲君有異才口授經義芸窓燈夜
每以至言欵欵風諭食憲君用是銳志于學能文
章有聲果奮危科舉進士報至公顧笑曰科名易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二

立官難君益感奮嶽嶽以風節自將及官水部督
清源厥茹冰嚙檠至革無遺蠹時以為清獻復出
皆公教之也轉湖廣憲食迎侍官邸終日閤扉坐
隱約如處女嘗慕岳陽黃鶴之勝或勸之游曰兒
為憲臣而吾顧外游恐非所以為訓食憲行部僚
友問訊或有所餽遺雖寸蔬一菓戒弗納曰吾不
敗以是涸吾子也自是食憲君官楚三年廉聲
減清源而績加異焉人亦以為公成之也公性敦
朴無他腸亦無口輒人有犯一不之校待其色定
徐徐示以曲直其人終亦悔悟喜飲酒客至必留

留必欲意在取適未嘗至醉家居以禮自固
讓步趨若畫線而蹈雖盛暑不去巾襪終其身不
見有箕踞跛倚之容嘗晨起課僮奴力作曰耕織
衣食之源也可無務乎肫肫以逸豫為戒晚承
恩典封如子官顯貴矣猶約已貶損悛悛如未貴
時非大慶唁不輒謁公府郡邑大夫雅重公卿飲
禮以賓位監司下車罔不禮于其廬往往折節下
之往克封姚公佐郡時平生慎許可至論吾郡巖
居自重者謂公不居其次公廣願豐饋背厚如山
望之若黃綺之流食謂公壽不百歲不止竟以傷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三

宜人早逝至隱憂成疾以死此造物有不可曉者
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六
子二長即食憲君娶張氏封宜人次思齊娶沈氏
繼娶朱氏女一適陸世德孫男六紹芳庠生娶秦
氏紹德聘李氏工部郎中宜散公之孫紹元聘楊
氏鄉進士道南之女紹節聘李氏庠生復科之女
紹文尚幼孫女四長適南安太守東海公之孫庠
生張德璠次許禮部侍郎賓山公之孫官生張元
立次適雲南布政使西津公之孫沈希望次尚幼
食憲君卜以某年月日葬于蔡成涇之楊位在禮

宜銘銘曰王韞璞也戒弗揚美在中也久訖
後人也蔚以昌千百禩也永斯藏

封安人亡妻陳氏墓誌銘

沈子愷妻安人陳氏卒之三年為嘉靖丁酉卜四月維吉祔於父塋為昭位塋焉於乎傷哉余不德不能與妻相終始中道棄捐是余罪也是余罪也其何忍言然於行當銘終不忍覆吾妻使隕於空山而弗聞也乃雲涕志其平生曰安人陳姓先世世有衣冠曾大父諱文璧翰林庶吉士大父諱浩工部員外郎出知臨江府父諱裴號貞軒居士以環溪集 卷五十四

善詩名先是臨江公與吾祖東樓先公善至貞軒公乃又與封主事先君善余方弁髦就外傳貞軒公有女即安人祈婚者咸不之婚一見余群兒中即津津喜謂先君曰吾有弱息吾已心許而郎矣及笄歸焉是時余生十有八年業當中落安人拮据匄食茹苦食貧如常習善事吾先君吾母陳安人陳安人性嚴整諸子女日在側鮮或當意向吾安人獨得其歡心稱諸人曰稱吾宗婦余時為諸生門戶狼藉不可支安人日治閨闈事佐余費每夜燈火青瑩時漏點凄惻可數尚沉沉向女事又

若佐余讀誦余時時奔走學官升散送迎歸也

祁寒雨雪之僮僕左右衫履盡金澤或振之歛之水土下余鬱鬱不樂安人解之曰汝憂名弗遂邪辱在泥途中役役苦邪夫亦命也乃躬自滌滌旋瞿瞿辦酒食款曲慰勞試南都弗第數又試又弗第衫履弊垢形容憔悴歸人或易之安人嘆曰君不見芍藥芙蓉後先華邪願君少須爾嘉靖歲戌子領鄉薦明年己丑舉進士里媼入賀安人曰固應喜然功名身外物妾重為家門憂者夫君賦性尚弗嗣不干彊壯時為後圖恐日就暮暮奈何尋環溪集 卷五十四

遣媼如通索里門踰年得王氏女見而悅之因挾之北上余初弗知安人亦弗使余知也先是舟行道涉淮王氏女與吾女在側會風起簸浪觸石聞怒湧激舟危覆若人立狀水狂奔淙淙已若內向敗不瞬息舟工叫號呼鬼神投牲牢擾擾左右怖陳安人陽陽自若謂王及吾女曰吾惟恐不得生見夫君爾餘亦有命其毋恐頃之風旋舟亦少定無他至則余時官秋曹安人主內事賓至叩檻呼漿茗咄嗟膳羞種種辦風興入 闕旦旦先余與公服冠履百爾具飭余起惟策馬行用是無內

處居無何安人病余憐苦之挈之東歸居無何何
紫復如京師安人謝曰垂白在堂留妾以代君菽
水奚不可行矣其勉圖報効毋以妾累君子之志
壬辰會

皇上覃恩海內拜今封與吾母安人同受

命

制辭煌煌翟冠翠翹婦姑後先曳裾見者榮之安
人顧戚戚無嘉容曰吾父初謂沈郎有今日乃今
若此而吾父已不待矣言至嗚咽泣數行下至是
傷病病竟不起垂絕時吾女在旁執其手曰吾侍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六

而父二十餘年今竊有榮封吾目瞑矣汝父歸其
無以吾為戚女哭之慟曰汝何慟古今誰不死邪
竟無悽色嗚聲為安人性閒靜終日闔扉坐雖花
晨燈夕裳不越閭喜朴素 命報封拜後不再御
嫁來衣二十年餘尚簪如也貴且病矣猶日視米
鹽黍雞豕懇懇劇劇能記臆弗忘即不涉經史暗
識理道余往嘗有拂戾不堪事難友言而言之安
人安人徐徐曲譬猶足寬解乃今已矣抱茲苦心
冷暖自知為誰語邪至是余哭之曰傷哉吾妻也
吾負汝吾負汝方其困頓時甘苦共之乃今學為

之僅竊升斗之祿顧不一日享先舍之去知有
即携汝歸山中未始不相汝以終乃今嗟何及矣
於乎痛哉情不自已為之作斷絃操以寓悲其辭
孔哀不忍言亦不忍聞也銘曰胡豐爾賢胡膏爾
年胡生胡亡疇不爾憐我封爾降我銘爾章一時
則短千載則長

文林郎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吳石包公墓

誌銘

吳石包公卒之又明年堃有月日其兄蒙泉公自
隍中命子杞梓持狀及書謂愷曰叔不德不敏者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七

事

聖君竄身萬里既不克終養吾母罪負何及所賴
以門櫺弗墜者有吾弟在今又不幸死矣痛其局
極茲將掩覆墓門知吾弟者莫若君非君之銘時
克為銘其書詞懇惻不忍讀且不忍聞乃雪涕焉
銘之按狀公諱孝字元愛吳石其別號云世居嘉
禾雙谿里先是贈中舍吾心翁壻于華亭潘涇之
楊氏遷家焉曾大父諱俊號可松贈南京禮部郎
中大父諱昂號舒庵以進士起家歷官知府進階
亞中大夫考諱志即吾心翁贈中書舍人妣楊氏

封孺人以貞節稱生二十一名節前監察御史
蒙泉次郎公吾心翁卒時蒙泉方五歲公方三歲
伶仃羸甚太孺人尤憐苦之娶居保抱備極劬瘁
比就傅公即穎異日記數千言聲不出口默識縷
縷無遺年十四試有司下筆不待構思橫縱四溢
雲奔川湧不可抑遏與蒙泉以才敏並馳今尚書
雙江聶公時為縣令一見其又奇之曰英思天逸
今之二陸也因延譽于文信顧公文信器許與雙
江公若出一口名隱隱吳越間當是時中外卑弱
悵然無所依外侮者來若風雨而公與蒙泉忍垢

環溪集

卷十四

枋徨更相砥礪夜分欲寢至懸髮自誓後十年蒙
泉登第公益攻苦力學憤憤心過謙弗怯辛卯領
鄉薦尋登乙未榜進士授
開散今之官時或閒散晨起公馬輒候刺造請往
役風塵中日無停騎公獨閉門沈沉讀古書自先
秦兩漢以極簡籍所載靡不致極精微而文名益
籍籍京國矣會

九廟禮成與彼

恩典明年奉

命謁鍾山

孝陽以便道歸省迎養太孺人于京邸比秩滿當
遂以才堪風紀轉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堂委督

從下開關稱利藪稅出無藝沿弊日滋公一視事
摘發若神即豪胥黠弄莫不嘖嘖驚為重生包老
公廉節甚峻乃其心顧平恕雖察弗苛以故人多
嚴憚公亦未嘗出一怨詈語未幾巡視下江南等
郡馬跡所至鋤穢剔垢扶危翼危風紀肅然歲大
饑乃請脩德以拜天變蠲除以蘇民困言甚懇切
疏上多見采納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紀時有劇
賊弄兵江右民不堪命公廉知亂本遣人肫肫諭
以禍福執止渠首傳檄而定又建德與九江鄱陽
相屬積盜多據為窟穴公議設縣隄禦是後枹鼓

環溪集

卷十四

九

罕鳴癸卯歲會考察太吏先都御史石岡王公實
偉望公以耳目寄焉乃夙夜靡公悉慮可否一
諸輿論事訖一無間言在臺二年疏凡十餘上善
類多所推薦有弗言言俱鑿鑿重紀綱關國體與
蒙泉一時同為御史不徒才名並推于時而直道
峻節南北聲馳真相伯仲海內以為難公本癯弱
秉性恬雅幾欲引去以太孺人勉諭再三不得已
就道至是太孺人年就衰感然曰丈夫進不能遇
翊清時衰潤鴻業則當退隱巖谷奉親娛老亦足
以自全矣遂飄然謝病歸居無何會蒙泉忤時流

戊輒北望泣下沾襟曰吾兄以身許國以孝在母側故也于是事太孺人朝夕具甘脆備滌瀝先意迎顏不詔而悉太孺人嬰末疾藥必跪嘗無間寒暑率以為常及太孺人疾革痛絕復甦自含殮至卒塋悉秉禮式經因嘆曰吾兄家食容或可諉萬一獲戾豈惟重不肖之罪何以慰吾兄萬里之憂用是不解益戾免喪臺章交荐謂才可大用而公疾不起矣易簣之夕猶正言朗明泣曰吾

天子至明聖湛恩沃遐吾兄終當釋戎事以歸懷吾不及一見天天乃獨不使我殘喘延耶公平居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十一

體不勝衣婉孌如處女性坦率不設城府又不矯矯以立異然義有所激率烈烈自將或譏其制引大體數執甚教終不肯渙恣苟且以媚人謝病家居掃軌謝轍門外事一切不問非大慶賀相見郡邑大夫可計日數視兄事若已事視兄子若已之子百爾所需曲為經紀終不以夷險二心歲歉宴人告急者相屬于門仍仍無不滿意去待減獲有恩飽饑逸勞人人自以為得此雖其細可以觀大公生于其年月日卒于某年某月日享年四十有六娶曹氏封孺人有淑行公得子晚以蒙泉幼

吉林繼長嗣聘庠生朱君允明女次漸林次敷俱側室徐氏出漸林聘徐氏都督府都事雲巖君璠之女少保湖翁之孫敷林聘鄉進士潘君鏗之女玄林業明經漸林敷林俱娟好庭玉森然包氏之後彬彬興矣所著詩文若干卷藏于家卜以茲歲十二月初七日塋于車墩之新塋禮也沈子愷曰今夫人有小才曲藝輒欲標幟微尺寸以自見惟恐弗知于人者何限乃今見公負茂才異等且當華年顧闥閣不自炫耀至辭榮就寂若甘心遐晦而弗辭此其人易不易也宜其享有遐祉而竟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十一

以奄述語云不竟其祿子孫之福無乃造物者留其餘以有待耶是宜銘銘曰人多競名爾獨若啗人多躁進爾獨履潔智不在巧愚不在拙孰謂遐永孰謂天折珠簪玉埋孰不爾良人遠風高世短名長矧惟有後久而彌章于千萬年允曰歸藏

鄉進士龍川朱君墓誌銘

龍川君沒葬有月日其弟伯和率其孤懋賢持所自為狀來乞銘於愷曰愷尚恐為龍川君銘耶往不讀書而寺時與諸君會藝文一時同舍者俱英英年以才煥發嶽嶽無所讓予又不善俯仰公

子學每風目佳時徙倚龍潭說古今事輒抵掌

昂至快意把酒淋漓或雪夜雨窓時相過存對榻

論心鷄鳴未散此其事隱隱如昨今言之夢矣尚

恐秉筆為君銘耶按狀君朱氏世居松溪里俱隱

約弗耀德生麟麟生壁壁號儀齋生秀秀號菊坡

即君先考克勤起家娶陳氏生男五人長即君龍

川其別號云君為兒時即穎異大父儀齋翁獨偉

器君年十九為諸生清苦力學下帷講誦務探賾

隱治所謂時文者最精典學使輒置高等時雙江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十一

聶翁為宰善甄別士類誦君文亟為稱賞乙酉領

鄉薦舉春官弗第再舉再弗第輒憤憤自奮入太

學受知於司成貞齋公益自奮如遇敵弗怯既而

輒奮輒阻年日就衰髮毵毵歸矣然猶業舉子文

暑畫霜晨口哦手披瞿瞿如童稚時弗怠諸第勸

之曰百年如走九耳何自若若此君喟然曰大丈夫

生遇明時不能力致於青雲之上將殞於蒿萊

而弗聞耶歲辛丑會北上行且病或勸止之不聽

入都下病甚猶強起入試試畢復籍不可支尚侍

扶向人喃喃誦所試文質可否猶有壯夫氣舟至

流河已不起矣易簀之夕他無一語昏昏頭中

惟以不及見毋為憾時石南楊君在舟次猶張目

視石南曰子素與君善乃今賴有君在相惟終始

若天假之緣也石南泣不自已百凡含殮曲為經

紀情逾骨肉若不知其為旅次孤舟君平生樂善

嗜義尤嚴於惡惡見不善若蒙纖負垢亟欲遠去

魁岸自蒙拓落不羈善談譎對客辭未脫口一坐

莫不捧腹絕倒性不善藏蓄持論直前狂發不顧

先後強懲閉口如噎物不樂必吐出乃已遇不當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十一

人人羨聲大呼惟恐其不聞性又耐事近俗禮

繁瑣訪候人入門登降揖讓無失或蒙折肱首至

地君皆厭苦之輒握手謝不能交際進退惟一揖

竟不問有寒煖事人以是多病其任性少出入於

繩約謂他日立朝蒞官恐不利於時詎謂其遽齋

志以沒豈造物者以狂直畀之而故全之耶嗟乎

予於龍川之死也每為世道嘻嗟久之今夫士平

居介介整整號呼於人動必標超古昔非不毅然

可聽也及槩其中率多脂韋渙忍卑下取容徃往

於人之所不備又何其繆戾也君雖遇事觸

乃其心願坦坦夷夷中無他腸一見了其平生
半將席幾乎古之狂直亦君子之所不廢世繁詳
具於大學士少湖翁撰菊坡誌中子一懋賢縣庠
生娶張都事雙鶴長孫女女二長適何序班桂山
子子靖次受楊知州南岡子夢陽聘公生某年月
日卒以其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九茲以是年十二
月十二日扶柩塋于松溪里祖塋之穆位在禮宜
銘銘曰人守其玄爾守其白人狂于詐爾狂于直
人謂爾狂我謂爾德天晶日瑩朗朗心跡于千百
年過者必式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古

文林郎雲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公墓誌銘

南湖徐公以隆慶己巳卒於正寢館甥廷評南川
錢君時侍公側公猶正言朗明謂廷評君曰嗟乎
人生如寄吾其已矣然知余平生者惟汝與鳳峰
沈先生汝為我狀而以銘屬鳳峰萬一得所言庶
不殞于蒿萊而弗聞也言訖而逝茲歲冬卜塋有
期其孤丕訓光訓爰訓敷訓資訓承訓果持廷評
君狀衰經踵門乞銘于愷愷謝不敢當諸孤拜且
泣曰此先君意也言至漱漱與淚俱下余聞亦鳴
咽不能言蓋公與余既兩同年又相與甚懇懇心

秉筆為公銘耶無已乃雪涕為之言曰公徐姓諱
宗魯字希魯南湖其別號云世家華亭家華亭者
自中書靜菴公始再傳為杏林康以文學補醫院
高祖果能大其業曾祖嗣號松巖振緒藝林而以
疾廢鼎生政是為公考號文憲為博士弟子員有
文譽尋被散秩以公貴贈峽江令懿行具載楊少
師石淙翁傳中配吳氏贈孺人生三子公其仲也
公生而文憲公夢庭桂風開少即穎異六歲能記
誦輒過目不忘及長家日落苦嗜學雖寒不烟
澹如也母孺人歿家日益落隱耕桑有善溪鑑有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古

女難其配一見公喜而是之遂納公為館甥自是
益淬厲為文章敦本切理年二十一補校庠生蓋
公言不務華行不沉俗先是莫有識者至朱張二
侍御監吳先後試公文並取冠多士又出示試卷
人人以為知公晚戊子領鄉薦已丑選舉進士出
今峽江峽江故凋弊當孔道又豪橫甚盜且掠寇
穴時時出肆剽掠稱難治公喟然曰事不避難職
也乃以民所便所不便者次第行之政先履潔諸
凡不經之費悉為罷豪家虛詭稅糧萬有三千
石公請于上履畝丈量為魚鱗歸戶二冊以別

肫肫為民樹長畫伐禍本輸稅者往嘗以公因
同因緣為奸弊孔百出公建倉若干楹因稽其出
入盈縮夙弊刈剔殆盡歲旱致齋跪拜烈日中汗
淫淫下大雨隨至尤敦崇文教首新學宮時時甄
別士類擇其才且賢者而賓禮之科第彬彬然以
興自是聲稱籍甚而薦公者相屬其善政種種詳
在邑誌及中丞一溪簡公去思記中歲庚寅
召為浙江道御史初巡居庸紫荆等關飭戎伍謹
烽燧嚴警備邊境肅然未幾造 朝改雲南道差
按真定等郡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十六

命下以病乞歸無何尋愈按閩閩法給弊滋公至
持憲飭紀彈饕擊餐廉屬吏不法者俱置之理馬
跡所至丞尉以下望風仍仍解綬去延平永平二
上寇與豪右大猾某某俱先時密授方畧一無漏
網一時聲譽如雷及所劾所賢所不賢俱鑒鑒當
名實人服其精鑒入 朝又首論柄臣某某握權
不法事狀言甚凱切聞者至吐舌以為禍且不測
公厲聲曰吾為 國身且不顧遑恤其他賴
先皇帝仁宥而柄事者已嚙入骨矣遂以他事左
遷 蒙 抑而輿論昭昭地在人口當是時

簡世局不復道榮進事歸則營別業于西郊
為池疊石為山蒔花種竹暇則與二三同好徜徉
笑咏傲倪物化若悠然樂而忘老門外事俱不問
非大慶言見郡邑大夫可計日而數或事關民生
休戚即無與已事輒義激以前娓娓論辯不輟至
稍異同率又敷執甚毅侃侃不阿晚值倭變徙居
城市門戶蕭然目青終日塊坐一室猶記臆平居
所嘗誦讀時有所作至今侍史傳習因口授為保
治諸書久之過勞病作遂不起傷哉公天性孝友
文憲弱病瘍欲得異藥公徒跣犯晨夜衝風露往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七

至憂感于神果愈孺人病所以身代曰天天其祐
吾母寧災于余身事伯兄春田恭其憐其貧寧割
腹田自處以礪薄視蓉江弟若左右手及卒至撫
其二歲孤以底成立尤人所難與人交繼緒有情
味不以冷熱變往與靜軒錢公同為諸生既而公
貴顯矣靜軒猶落落未偶公顧益密遇燕飲非靜
軒在坐輒不樂今廷評即靜軒子也往嘗識廷評
于童稚中曰此偉器也遂以子女之賓之為館甥
既而奮危科陟顯位乃令其子英少負奇抱名蒸
然起矣其知人類如此公所著有南湖類稿家傳

彙集保治要議恩榮歲紀並藏于家公生于某

月日卒于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五配即葉氏始

德諧老先公一年卒具公自為誌中子男六人長

即丕訓太學生娶僉憲龍津姚公之姪女繼娶建

陽令雲川張公女次光訓雲南景東府通判娶太

學生坦齋陸君女次彛訓太學生娶廉州守雲亭

李公女俱葉孺人出次敷訓邑庠生側室張氏出

娶陸氏即余甥女次資訓府庠生側室張氏出娶

鄉進士象徽陳君女次承訓聘黃氏側室姜氏繼

嗣女三長適大理寺評事即錢志學次適太學生

環溪集 卷三十五 六十一

吳景元主政平坡公之孫葉孺人出次適今鄉進

士馮時可大理丞南江公之子張氏出孫男八長

允元太學主娶鴻臚鳳郊莫君女次允中娶蘭溪

教諭古濱劉君女次允迪娶鴻臚奇峰褚君孫女

次允治允濟允升允登允懷尚幼卜十二月二十

一日葬于秀野之新穴與配葉孺人合而寔焉為

呼余于公之歿也能無慟于中耶后稷善稼不能

使冬之為穗烏獲雖勇不能使苗稼之自浮非知

與力不足也過不遇也以公所養使其在位以部

宗峻則其所造當追配古人與烈烈者競美矣

之何有不盡然者人耶天耶于是乎銘銘曰官不

在人視于其職職斯其舉曷為曰失職或有闕焉

為曰得公官中外鮮不為則爾車則懸爾心則安

碩人之寬亦既孔閒矧惟有後球王琅玕發祥蘊

靈千載斯所

鴻臚序班東湖何公墓誌銘

余竊居杜門時有何子季春等延持其內姻朱君

也與狀來請銘踵門拜且泣曰吾先君歿已逾年

葬將有日知吾先君者莫如先生先生弗為銘其

疇為銘願乞一言死且不朽愷讀狀悲不自已往

環溪集 卷三十五 十九

余忝竊即署東湖公官鴻臚密邇旅舍時相遇存

旦旦入朝並馬聯轡時或金門未啟帶星待漏促

膝語欵沉沉數漏箭不易曉達曙始入率又肫肫

丁寧道以登降之儀佩革為履之飭惟恐失墜此

其事恍焉如昨今言之夢矣尚忍秉筆為公銘邪

然誼不能辭按狀十六世祖十三將仕郎自宋靖

康由汴徙居龍浦之場至我 朝有高祖諱達號

毒軒魯祖諱哲號柳庄俱隱德弗耀祖獻號西野

始以儒起家由貢授饒州判父鍊號南浦義授

官張氏生公字文瑞東湖其別號云繼娶朱氏

生次子應福四川都司斷事公生有奇氣自幼即
草童心八歲喪母號泣不離寢食及長不善媚時
有侮之者曰子承藉餘資能保其不墮落邪公忿
然曰男兒各有志豈終依人生活耶侮者大慙西
野翁于諸孫中獨鍾愛公判鏡時勢以自隨時寧
藩播弄威福剝亂宇內稍拂意奇禍立至庶公儀
觀魁偉欲禮為儀賓使中璫喻再三意公時已與
朱氏定祥矣告西野翁喟然曰物有定偶理無中
奪非望之福庸知非禍言甚激烈無何濠以逆敗
人偉其識歸娶朱氏西野翁已家食公率婦事翁

環溪集

卷十四

二十

惟謹及卒哀泣逾情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綽有時
譽以例入太學卒業就選銓部拜鴻臚序班秩雖
卑職得糾朝士愆儀者其責與給舍御史等公既
偉貌又聲如洪鍾一啓口喤喤聲徹中外每朝會
侍立殿陛間諤諤不阿一涉愆儀即貴顯不避以
故公在班中朝士無不屬目公人以為能舉其職
既而以南浦翁夫婦日就榆景輒歎曰我親何年
尚竊升斗戀戀忘返邪遂引疾歸歸則日在二親
側旦旦問寢膳曲盡孝敬遇誕辰令節率第及諸
子姓上雙壽堂鴈行環侍以次上壽熙然有餘焉

武溪之風與弟斷事君極友愛雖貴盛終不忍割
居自食及斷事君宦游西蜀公統家政自喧慶賓
祭以及歲事輪將無不身任其事曰吾不以家累
貽弟遠憂年壯未嗣都事君仲子亭縈方生即抱
字之若為其後婚娶撫教錚錚底成立矣後公嗣
日繁斷事君又喪長子事在兩難雖勉徇所生而
眷愛如物事庶姑如事其姑割田以相其貧族有
娶婦中寡猶念以一本粟帛之周不絕于道先配
朱孺人喪三十餘年矣歲時展墓泫然泣下前女
既嫁而夫業中衰服食饋遺逾于晚出口我不以

環溪集

卷十四

廿一

其母故二心也鄉鄰以緩急叩者雖傾囊厚施不
聽人之報此皆人情所難然坦直好面折人過卒
為仇家所誣至群起交構羅織萬狀及聽理間既
性剛又自負理直氣勃勃不少措以致鞠窮窮年
莫不可解公廼仰天槌心歎曰祥自省無一罪狀
豈冤事無天邪終賴平反而家亦不可支矣竟以
是卒卒之日他無一語獨以不及終養南浦翁為
憾公平生遇事儻慷慨義激勇不顧先後嘗服
窄袖衣人望之若燕趙士天性勤朴晨起課僮僕
力作時時行野間視芻牧問薪蒸至老不廢江南

土風自宦游歸往往乘堅策肥衣繡張蓋與從者
途揚揚自以得計公頌謝去雖數里外携一二廡
僮徒步走皂帽野服混迹于山樵楚叟之間若不
知其為貴富人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
享年七十有二前孺人朱氏繼娶葉氏俱有淑行
子四季春太學生次一鳳次一鴈亦太學生又次
一鸞尚幼女一孫男三明道明善明德孫女一嫁
娶皆名家卜以十二月十二日塋于姚溪祖塋之
穆在禮宜銘銘曰少革童心孰可嚆也危言拒婚
昭獨立也居朝不阿盡厥職也孝友勤朴里可則
也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廿一

也以穀爾後教靡武也玄堂封植過必式也

封文林郎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松石高公

墓誌銘

封承德郎松石高公既歿葬有月日其孤驗封南
州君士持所自為狀率諸弟造愷拜且泣曰知吾
先翁者莫如君非君之銘嚆克為銘言至簌簌與
淚俱下竊惟愷少公十歲公實折年輩為余交往
余為諸生時性疎濶不善俯仰多忤寡諧惟公默
憐余無他腸交與益密出所為文更相切磋或過
失相規諷肫肫多所引掖至彌歆矣既而出處殊

公之幼終春好五十年如一日嗟乎惡忍事筆
為公銘耶按狀公諱國容字廷實松石其別號云
高氏其初汴人從宋高宗南渡支屬散居江南其
一支入松江居上海鎮自五世祖存善處士由上
海徙居郡城湖橋側遂為華亭人存善生珙珙生
平彌梅軒有詩名三世俱隱德弗耀梅軒為編脩
楊公珙之館甥編脩公無後目世其業梅軒生四
子諱博者其仲子也號頤元自以文章高視一世
無問識不識目呼為高狀元而高狀元之名滿吳
下矣領鄉薦第六力行古道終祠鄉賢事在費文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廿一

憲公所為誌中頤元翁娶王氏生三子仲即公公
生而異少事蒙師尚未脫冠即解文義師大奇之
雖業儒兼理家務頤元翁大喜謂此兒必亢吾宗
時東昌倅一軒莫公有女即封安人賢而難其配
一見公喜曰無踰此矣遂歸焉公藉無內顧憂益
大肆于學為文不待構思雲奔川湧千言立就弱
冠游學宮督學使試輒高等晉補廩生名籍籍起
先是頤元翁既負才高又長身偉貌公亦逼肖乃
翁人曰頤元翁不自顯而後有顯者不在公乎
有司輒利入塲屋輒不利夫歲翁歿竟以貢

太學又舉又不利蓋十往十返公乃歎曰吾志
矣無何伯子驗封君領鄉薦仲子邑博君才又馳
聲藝林公乃曰多取者造物所忌吾復何求家故
貧或勸之出乞升斗之祿公笑曰大丈夫不能力
致青雲尚復奔走庭階作折腰態耶遂簡世局不
復道仕進矣嘉靖丁未驗封君始成進士報至躍
然喜率又泫然悲曰而今吾無恨矣惟恨吾翁不
及見兒成名耳為之感歎者良久已而驗封君佐
明州具有官理晉祠部郎欲疏乞 南都以便迎
養翁聞而以書遺之曰吾健無恙無以吾兩人為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廿四

念爾其能盡厥職吾雖弗與爾俱樂也其弗盡厥
職吾雖日與爾俱弗樂也最執書至疏已上矣得
俞旨轉南吏部驗封方就養公任家事不能從獨
莫安人往公猶誠之曰吾無人在側汝亟歸及歸
未數月公果病癰殆甚賴莫安人在側掖護尋愈
公若有先見云歲已未驗封君以三載考績例得
封父母如其官先是君以邦憲馳封至是再命也
驗封君既念親老又兩膺

寵命曰子願少伸即三公何易遂飄然駕葉舟歸
庭則具慶在堂歲時率子弟以次上壽或佳時勝

日則肩輿出而野縵綸巾野服臨清溪綠樹蒼
青山白雲為侶悠然樂而忘世如此者數十餘年
而莫安人致公日抱隱憂疾且愈愈且復作驗封
君與諸弟日侍床褥勸之湯藥則搖首謝不欲曰
吾歷歷數吾先世寄並逾八望九乃今吾且過之
脩短信有命可復強乎易簣之夕朗朗如平生一
無迷亂語是可以觀其大矣公天性孝友初願元
翁屢上春官不第翁毋楊孺人尚在堂以貧故謁
選得武岡州學正武岡去家遠且聞夷獠難虞頻
行公抱持泣曰願大人毋往兒雖貧猶能勉以朝

環溪集

卷五

五

夕時願元翁業已捧檄方渡江見有覆溺者願元
翁乃憶公言即棄官歸一見公喜曰有兒能養何
以官為自是以力養自任至不足聚徒以給願元
翁得優游桑梓享有二十餘年山中之樂未始非
公成之也事伯兄蹇菴如事父視季弟東里真若
左右手故崇本原念外曾祖編脩公無後伯妣謝
憲居俱曲致其力他若幼妹及甥女為之婚聘俱
相以成禮與人交款款有情味人懼憂患亟與之
謀務推心委曲即繼繼多兒女情者有不如或
不足無論疏戚有則隨手輒應尤好客囊無一錢

至必留飲治具不問豐約得一二味相與深觴
細酌必盡歡雖窮日落月不為厭或偶得佳品必
與客共不忍自御即自御若不甘於口者隱然有
孔北海之風待物雖和易要其中介心如石稍不
合拂袖去不顧終不肯作脂韋泚忍態往在學宮
有關風化事碩力持公道偶異同敷執甚毅震撼
不為動待故舊有禮雖官崇峻一不當意即不面
斥亦勃勃義形於色學貢以序推公公固辭碩讓
長且貧者士論高之平生不問生產不蓄媵妾居
室廣不踰尋常焚香掃室纖塵不着地書冊几杖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共一

圖畫尊俎恒有嘗度若尺寸不可移易燕坐蕭然
門外事絕不到耳嘗書齋壁曰澹泊中每存真味
寧靜處堪養道心人以為至論郡縣大夫知其賢
欲請鄉飲俱不赴博洽好古自金石竹簡之載靡
所不該雖老未嘗一日廢書不觀好吟咏不蹈襲
陳言往往直舉胸臆惟取便於適無取必於工每
有應酬輒不留稿旋即散去存者無幾公生於某
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春秋八十有八配即莫安
人婉德偕老先公二年卒少宰平泉林公為誌其
子男四人長即南京驗封司主事君士娶黃氏

吳氏姚氏封贈皆安人繼談氏次即才以

授江西豐城縣學訓導娶葉氏次年詹事府生負

娶周氏次位娶胡氏女四遠府庠生陸律遠朱希

益遠碩應春適府學生奚夢芝孫男八伯恂邑庠

生仲憬季惺驗封君出叔恂季恂邑博君出承祖

承禪年出伯慎太學生位出孫女八一遠太學生

胡嗣悌一適鄉進士董傳教二在室亦驗封君出

遠何永年亦邑博君出一遠蔡懋觀一遠鄉進士

徐三重一在室亦年出曾孫男四曾孫女一俱劬

驗封君與諸弟將以茲歲十月九日塋于二里潭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七

新學啓莫安人之左穴而合窆焉嗟乎公雖已矣

竊念公平生純然不詭於正義亦庶幾乎古之逸

民惜名不出鄉而今莫有知之者噫不知于人而

知之天不顯諸身而顯之子孰謂天道遠乎在禮

宜銘銘曰有金在冶其萃孔良有珠在淵其澤彌

光爾雖弗彰爾後則昌托以不朽垂祉流芳于千

百年偉矣斯藏

奉政大夫廣西提學副使萊峰周公墓誌銘

學憲萊峰周公歿且五年所矣墓草且滋有司旌

其賢已俎豆于鄉而墓上之石尚未有題者其

宜人命其孤紹元紹節村公門生岱與朱君狀
來乞銘于懷惜以不文辭辭且再三孤泣曰此
雖母命實先大夫意也先大夫易簀之夕曰吾無
望矣知余平生莫如鳳峰公所托以不朽者汝其
圖之孤是以請辭更不獲按狀公諱思兼字叔夜
萊峰其別號云世居華亭之蔣巷六世祖彥高生
橘亭處士諱鼎橘亭有六丈夫子而西隱處士諱
榆者居其四生一山公諱禪一山生封奉直大夫
工部員外郎竹窓公諱雲鵠是為公考妣封宜人
楊氏即封文林郎東溪公之女公生而穎異自少

環溪集

卷二

廿八

不與群兒伍四歲遇客作對偶信口出驚人語稍
長讀書日記萬言下筆為文不待構思雲奔川湧
滾滾不竭人有異之者曰材一也人患其少子苦
其多一游校庠試輒冠倫輩一時聲譽如雷兩舉
里試率入彀有忌其材者曰詞太瞻則傷意輒置
弗錄癸卯入試稍稍裁損遂領鄉薦丁未登進士
名日益起出守平度州故凋敝會歲饑民生瘡
感公發廩賑乏肫肫回艱起什多所全活土風朴
而鮮學啟崇文教標軌植則隱然有文翁化蜀之
風 藩府縱奄人不法所殘傷不可勝數民訟于

分巡僉事某某捷之下獄死藩府聞之 朝下所
司問問者多首鼠持兩端不決竟坐僉事以大辟
巡撫彭公廉公才機行覆問公乃調劑重輕裁之
情義俱協牘具以 聞報可遂復僉事職人以爲
包老復出監司文章論薦中間極其褒嘉皆實錄
云庚戌入 覲他覲者競致方物輦載入都下公
惟赤手行及天曹課吏治顧以公爲治行第一欲
擬超拜州父老詣 闕留者以千數辛亥轉膳部
員外郎督賦清源父老追送擁車車不得行爲之
建祠立碑清源故利藪也公至伐幽剔蠹通商惠

環溪集

卷二

廿九

工曲爲調度前此督視者往往視
上供若其家物從吏乘間爲言公叱之曰例外秋
毫皆賊也悉命登冊一無所染清聲朗然河決勢
甚橫溢募民治堤堤成萬竄晏然而漕艘便利國
賦攸濟癸丑晉本部郎中二親及張宜人並膺
封典甲寅冬還 朝晉湖廣僉事巡下湖南道持
法峻整馬跡所至墨吏仍仍解綬去武岡有宗族
將軍五人聚黨殃民橫不可言蓋三十年于茲矣
諸司莫敢誰何公職惟分巡矢 矢 將軍方盛氣以
官以活吾民異不可殺然直往 將軍方盛氣以

不為動率使如醜姬群噪而器益不為動
也首欲不利于公公竟之伴為揖遜狀把其臂曰
足下無妄動此輩不戢恐為足下累五人語塞而
退公即條列其罪狀密告于巡撫巡撫即具疏星
馳奏聞既而再問再訊鮮異同焉上請得

俞旨即械送高牆仍籍其所奪民子女田宅悉歸
之三十年蔓延不解之禍一旦如市斯平燕若華
胥官居野處忤舞于道仍為建祠立碑俱謝不欲
曰非愛我非愛我人以是益多公無何太宜人計
至公悲號幾絕徒跣犯晨夜歸自是足不越閭者

環溪集

卷十四

三十一

三年或勸之仕曰吾父何年可復出邪方得侍翁
養為樂未幾翁又奄棄公悲哀如喪母而瘠毀過
之公故癯然纖弱兩喪總總遂至骨立于是屏迹
家居又五年于茲終日闔扉坐門外事一不到耳
非大慶暗相見有司之日可計而數餘曹聞其名
不煩其赴部補浙江僉事忽疾作及轉廣西學憲
報至公已蓋棺七日矣傷哉公天性孝友事二親
煦煦如嬰孩狀務以順親為快事姊撫弟服食居
舍更相推與意隆隆厚也平居端委帖繻不和一
語然孤峭剛果之氣凜不可犯至臨大事決大

嶽嶽如南山當前即萬夫莫回持已雖峻乃其心
顧純誠人以緩急告者營救不遺力遇山樵野牧
欸欸出溫言好語相慰藉未嘗以顯貴加人性不
樂紛華一切宮室輿馬與夫聲樂技巧可悅富貴
人者輒不好茹苦衣菲滯如也始為文章縱放不
羈中更冲澹若左華返朴為詩種種合作歌類嘉
州選擬鮑謝律清婉在王孟之間善行書似松雪
又間似仲溫時作小畫聊以取適曰小技不足為
遂謝去日居靜室顧專情內典直欲以古哲自期
務為窮宇宙不朽事所著有西齋日錄見道隨筆

環溪集

卷十四

三十一

若干卷其散逸不及登載者居多公生于某年月
日卒于某年月日春秋四十有七子二長紹元聘
楊氏鄉進士道南君女次紹節聘李氏庠生復科
君女女二長適南安太守東海張公之孫庠生德
瑋次適禮部侍郎賓山張公之孫官生元立次尚
幼先以嘉靖乙丑十二月三日塋于蔡成涇之新
原嗟乎吾于公之歿也有餘感焉人知其歿也而
莫知其所以生知其歿也而莫知其所以壽蓋其
生也文章風節純然踐古人之迹既不負其所學
及其歿也廟食具依俎豆于孔庭之側又不掩其

生志况二孫俱英英異日青雲器則公所托以不死者不淺鮮矣而謂其歿歿信乎為之銘銘曰孰俾之良而膏爾年就要其成而靳爾全多取之忌造物則然不于其躬亦有後賢矧其所遺不朽斯傳百世其昌以隆爾阡

靜軒錢公暨配潘孺人合墓誌銘

往余為諸生時與靜軒公同遊邑庠公性恬雅不樂芬華一時同遊者每朝暮游息各分曹彙聚或品評藝文上下古今往往指矢盡地謔笑懽呼俱岸岸自豪公顧厭苦之獨避嘉喜靜以余性亦然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二

時時握余手話平生通殷勤道密意驩如也蓋公知余余實知公既而憶竊升斗之祿走四方踪跡雖與公日疎而追惟疇昔未嘗一飯忘公乃今得遂歸志方謂可杖履公側而公顧逝矣於乎傷哉公卒之明年其孤志學侍御南湖徐公狀來請銘于愷愷固素知公南湖風負偉望與公又姻且密其言益鑿鑿可徵銘惡敢辭按狀公諱潮字時信別號靜軒其先汴人姓董氏庭宋南渡遂籍于松始祖諱冠一居竹岡洪橋東族曰蕃昌代多顯人至國朝高祖諱思賢乃遺孤子為江督增城

華亭之車墩曾祖諱琳祖諱洪父諱冕號守繼母姨錢後故從其姓云公生穎異能言時即恂恂如老成人及長沉潛好學文尚典實補學官弟子員舉籍甚倡舉文會並當時名士雖以藝文相角肫肫德業之勸曰崇本以達枝靡弗粹矣既而輒奮輒阻同遊者仍仍取科第去而公猶逡巡庠校中乃喟然曰士處世如飄風爾不得吐奇厝畫流鴻名于青雲之上亦當隱約林泉睥睨大化以取適耳何用元元陳編與年少比妍耶遂不復言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三

天性孝友守愚翁嚴毅公視寢膳唯謹稍拂意輒俯首下視怒必跪而請命翁亦為改容毋潘孺人早喪哀慟踰情至不忍聞自母潘孺人歿而繼之者鄭鄒吳三孺人公事三孺人如事其所生若不知其為後母也與伯兄極友愛兄亡撫字其孤教養婚娶俾翼之有成若不知其為兄之子也年方華盛而潘孺人即棄去矢不再娶終其不畜一婢澄心靜慮與夢俱潔此尤人情所難公性坦坦夷夷遇人不設防吟常咲頷呵呵人或狎侮之不為答亦笑頷呵呵喜道人善或見論人短長輒面赤若不欲聞故里中人無問識不識咸謂公

者好客客至款留酒微醺即擊缶而歌深觴細
不為亂言詩隨所意適不喜鍛鍊而雍雍吟話
音調自在又好奕暇則遇敵對局興盡輒已不刻
意求工外似和易中有衡尺所賢所不賢了了如
黑白一涉非義凜不可犯常讀書一小校終日沉
沉坐容止端旋冠裳楚楚如也尤以正言率諸子
諸子亦循循率教乃今仲子志學領鄉薦學茂才
宏聲譽方蒸蒸起君子曰公之教也晚益耽僻野
門外事絕不掛口時與耆老結社為田家權暇則
遨遊山谷間弄水泉仰鷗鳥陶陶適矣所謂古之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四

隱君子者非耶配潘孺人其先耕讀翁浦來之女
性柔惠有士行歸公時業當中落公又憫儻不事
藏畜孺人為之躬操管鑰樽節盈縮卒能化畜為
豐事舅如事父事後姑又以公之心為心如事其
姑曲盡孝故公得諸母之愛者孺人與有助焉
頗解書史嘗以小學大義授諸子矢口縷縷如經
生歲無隙旅有叩以緩急者無不滿意夫故其卒
之日有夫婦二人羅拜哭哭盡哀至載路去此其
義皆可以觀大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
春秋六十有七孺人詎其生以成化甲辰三月初

九日卒則先公二十六年實嘉靖丁亥正月朔也
年僅四十有三男三長志道娶壽氏次即志學中
庚子鄉薦娶徐氏御史南湖公之女次志仁娶王
氏孫男二長經徵聘聶恕女次傳統尚幼孫女二
長適庠生莊松齡卒次許聘姚體達其子志道等
卜以是年十二月十二日奉扶靜軒公柩于南錢
豎羅涇之原遷潘孺人合葬焉嗟乎事未可一二
言也登華陟顯或挾才藝以烜赫于時者往往逢
世蒙知儼取華名者不可勝紀吾獨性素嚴谷之
士即行誼卓卓顧殞于蒿萊而弗聞豈其所遭然
耶是則懿行如二賢者不可使後世弗知也乃為
之銘曰才豈必試美豈必彰韜韜抱璞維德之良
亦有好速為鴻為光姬德並美以啓後祥往事則
短來者則長于千百年久曰歸藏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五

鄉進士龍洲張君墓誌銘

龍洲君名德瑜字中美號龍洲其先汴人唐末南
渡來臨安諱澄者號斗山先生為君七世祖避地
于松之華亭遂為華亭人數傳至東海翁翁由進
士歷官南安守翁善詩能文尤以草書名振每字
是為君曾大父東海翁生六子長弘正次弘宜南

京山而道御史次弘至戶科都給事中次弘主鴻臚序班次弘王次弘金號兄為君大父生其懷號首舉今為光祿署丞生君君生而質異才弘光祿公積學有年振緒執林累舉弗第人曰公不自顯有起而振張氏之業者不在此乎光祿公遂不自專其業銳意教君君益感奮童時即善屬文讀書日記數千言上下古今馳騁左馬興到落筆雲布霞流瞬息滿紙與今僉憲瑞溪先生為中表兄弟嘗共學寢食不相離旦夕如左右手每促膝論心矢言自負曰唐貞淑九歲即能曉薦李泌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二

于玄宗弟較淑稍長得無厚顏乎時君年總十三此其言雖戲而慷慨激昂之氣已烈烈見矣無何隨光祿公至京師盡交海內名士學日益奮時東洲屠公月梧喻公負學望平生少許可一見其文至呼為畏友名日益起既而南還補博士弟子員有司試輒高等嘉靖乙卯督學方泉趙公較松士得君卷驚曰何物少俊造端此乎遂推冠群士是歲果以春秋第二人領應天鄉薦當是時僉謂君上春官必蒙異知取高第若其家物既而偶不第再舉再不第歎曰丹穴之節志在赤霄渥水之

不忘千里大丈夫操觚持管不干華盛時表見何待邪益憤憤如遇敵弗怯竟以是沉慮得隱疾卒傷其君天性至孝事父母服食起居必問所欲雖霜晨暑晝未嘗離左右性凝重不苟言至與人交款款有情味宛若可鞠或有非禮加者顧笑而受之竟不與較其人終亦愧服尤尚義輕利婦翁姚貢士之嗣及卒有遺貲盡屬之君君既經紀其家而遺貲又一不落手人以是益多君吳下士風一奮危科輒改門廬飭僮僕買田宅志所慕為君顧守庭訓益欽敬蕭然如未第時終日闌扉坐沉

環溪集

卷二十四

世七

沉讀古書若不知有門外事所著有山房十書多不蹈襲前人片語純然自標其形神使再假之年而山中之歲詎可量邪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年總二十有八娶姚氏生子三長以說次以次以說方年十一作文即有奇氣鳳毛麟甲英英俱可瑞世意者天不盡發于君而留其餘以有待未可知也光祿公以某年月日塋君于鳳山之阡已越歲矣而墓上之石猶留以待愷辱知于光祿公願爾余一言又以瑞溪先生之末瑞溪文章家才且賢其言核而有微余惡敢

不文辭嗟乎大化流行詎可測哉以君之才豈惟人忌之天且忌之良木先伐翠羽早傷物則猶然況于人乎故郊島饑窮賀勃夭歿自古記之矣不然太史公傳伯夷而反覆顏回盜跖之事其言夫豈虛也余于是益為君感悼而于大化果真測也為之銘曰爾業弗揚名有章矣爾年弗長後有昌矣千載斯藏蔚其祥矣

太學生十洲孫君墓誌銘

十洲先生卒之明年為嘉靖己酉葬有月日其孫子賢衰經持哭來拜且泣曰孤小子不德移疾於

環溪集

卷二

四

吾先君使先君泯沒以死孤實不孝顧何言追惟先君將逝孤侍先君側哭之兼啓手足問所欲言先君感然曰子在我何言吾死子其乞言於鳳峰子鳳峰子知我也知我者銘我信有徵乎孤是以請子無新言吾先君苑且不朽余聞之不覺灑然泣下愷于公為甥龍津于余為中表兄弟往余為諸生時淪落無所比數公獨不以余為不肖館而賓之家余不能教其子公實教余朝夕惻惻歎歎宛如昨事尚忍秉筆為公銘哉按狀孫氏先世世為華亭人俱弗耀曾大父諱文亮字以明大父

士字世泰父諱敬號雪軒雪軒翁積有

非好施與年五十未嗣妣顧孺人有雙麟之夢生公伯仲仲即公公諱德華字從欽號鳳臺更號十洲生有異質少小為文章煥發弱冠補博士弟子員集諸彥為大會顧獨推讓已彰彰聞矣試有司輒阻以例入太學再阻久而嘆曰學至長子孫髮種種矣安用咭咭囁囁日諷誦陳編與英少爭妍耶遂務閑適興至獨以詩自娛雖不標擬前人而閒雅可愛三辨別古今體裁低昂下上衡尺不爽樂交與見詞人墨客往往禮致即不至深山空谷霜晨雪夕買舟逕造與盡乃返自奉不腆能羅列菓蔬修漿醴時時高會賓客彈絲吹竹務歌舞為歡性不能飲尤好飲與客浮白引滿津津喜客醉或婆娑舞顧又拍掌起侯若佐其歡者與人無他腸坦坦夷夷一邂逅了其平生過半人或有以非禮犯者來若風雨燕笑自如輒不與較伺其色定徐徐陳說理道人亦帖帖抑首服膺曰世事如流水但務平平耳晚乃放情山水不問薪米鹽事時時遨遊巖谷間弄水泉狎鷗鳥陶陶然矣既而嘆曰吾志齋矣事燕遊無益也每見諸

環溪集

卷二

三十九

遶膝輒又喜曰此而可教吾即不顯當必有元
者出以彰吾孫氏也于是杜門謝客延禮名師每
夜漏點沉沉人寢甚適公顧課兒孫惺惺無睡
容故其子若孫得大肆志于學球琳琬琰森然在
庭並起而瑞于時公且不待矣於手傷訖公天性
孝友事雪軒翁承顏揣意旦暮上堂問所欲具肯
甘煦煦如也母顧孺人嬰未疾幾十年公湯藥如
一日聞呻吟聲母呼亦呼母戚亦戚及卒擗踊若
不欲生與兄鳳樓極友愛朝夕如左右手鳳樓以
貢入成均病且死竟扶視歸歸撫其孫齊于已出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四十

至終身不畜姬侍齋心澹慮與妻俱潔公初以鳳
名臺思欲起而一振將翱翔千仞為冲天之羽然
有志未竟而年已向暮乃更號十洲十洲遠在蓬
瀛隱然有羽化離塵之想詎謂其竟爾仙遊耶於
手其痛也已娶陳氏贈員外郎友琴翁女子一即
子賢縣學生孫三長某亦縣學生次某次某俱業
儒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葬于白龍潭
父塋從昭位也在禮當銘銘曰才而賢孰或俾之
位而年孰或嗇之昌爾後尚克嗣之

張室胡孺人墓誌銘

故胡孺人乃竹村張公之室行人司行人張君曰
灘之母孺人卒踰年塋有月日大行君偕其兄表
乃翁命持狀來乞銘于愷按狀孺人姓胡氏考處
士公諱璋母王孺人世居華亭包家橋公性淳厚
以行誼聞好道家者言生子累不舉晨夕焚香願
天必祝曰天乎其相吾嗣久之孺人生生而貞靜
淑婉公與王孺人愛之曰此女異日當世吾祀樹
父遺養翁日為公擇婦鮮或當意有欲啖媒議婚
者翁輒握手謝去一議及孺人遺庵翁喜曰諧笑
議者問故曰吾愷聞胡公賢其女必賢遂聘之遺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四十一

庵翁棄去家事倥偬而胡公亦奇愛孺人不忍離
左右乃館公于家孺人敏慧觸事酬應能緩急低
昂多所帖服無何歸公入門里媪皆喜三日廟見
婦姑交賀即佐理家政晨起課僮僕力作時時躬
井臼羞漿醴與姬婢同苦樂家稍振矣公性嚴少
拂逆至色詞俱厲勃勃不可犯孺人顧柔顏低下
終不作盛氣語伺其氣平徐以應之曰爾真怒耶
公乃灑然易容崇儉約至屏澤飾謝華綺一無具
下習自米鹽細小不得公命不妄費然嗜義若飲
食樂成公美見奇告急者往往賑食與衣至晚

佩倒移篋無不滿意去公教子勤劇每夜室人就寢孺人顧坐燈下沉沉向女紅剪尺然有聲若佐其誦讀時夜間少懈又焚餘火燉芋栗或啜茗煦煦相勞苦即雞鳴月墜猶聞吶哦聲徹戶外間不率教公或移怒于孺人孺人泣曰毋雖慈未嘗不欲子入于善顧兒猶有童心未易格也汝不聞種樹待華樹生有時急之恐傷物理已而泣數行下謂二子曰汝無忘汝父教爾心二子用是踴躍並奮于學某以甲辰成進士拜今官使朝鮮孺人聞之曰吾聞朝鮮在海外兒海外行耶恒然驚又

環溪集

卷十四

四

雖然喜曰

上命也敢不敬承事訖再使楚使還歸省孺人率又喜曰吾老猶及見兒錦旋耶歸未幾何大行君妻楊氏暴卒孺人哭之哀坐是怏怏竟以嘉靖二十五年四月四日卒卒之日猶教誡其家人正言朗朗相傳以垂絕之音猶可為訓孺人生於成化之十一年某月某日享年七十有二生予二長某縣學生文舉籍甚方向用未父以憲副良庵公命其娶李氏次即大行君承憲卜以某月日歸葬某原沈子曰余嘗讀女傳至撥諸賢淑昭執表

恒以風來世未嘗不嘆其婦材也難手全哉乃人見胡孺人闕中之懿種種有明徵焉斯其全矣銘曰內政理耶家胤昌耶珠沉而輝耶玉埋而光耶式歸且安耶百世其詳耶

奉政大夫廣東按察司僉事雙泉陳公墓誌

銘

雙泉公于吾母先太安人為弟于愷為舅氏吾母同產兄第三人太安人于第三人中極雅愛公公亦雅敬太安人少小白首如一日嘉靖癸丑歲太安人先棄去愷痛不及見得見吾公咳貌笑語猶

環溪集

卷十四

四

見若吾母時時起居及登堂上壽事吾公循事若吾母方期以百歲相娛而公又不幸棄去抱茲吾心痛其曷極塋且有期其孫嘉謨即愷中表弟也謂愷誼在骨肉以墓中之銘托以不朽且泣且語漱漱與淚俱下慘不忍聞愷不敢辭不敏乃影影記臆吾母道公平生者勉次其事公諱瑚字汝器初號東吳更號雙泉公少即穎異見賓客執禮如老成人先正即友蔡翁喜曰異日亢宗必此兒也及長補博士弟子員名籍籍起攻苦力學家日進

公居之晏如誦讀不輟累舉弗第願益奮乙卯
領鄉薦上春官再弗第益奮弗怯乙未奉選
選行人兩持節使吳故鄉書錦人以爲榮所過贊
問餽遺一切謝絕清聲朗然無何居友琴翁喪哀
毀逾情服闋轉司副遇

恩典翁贈如其官母戚氏封孺人賀者屢滿戶外
公顧喜不勝悲乃嘆曰翁教兒正有今日乃不獲
齊壽並見兒底立耶言至泣數行下秩滿陞工部
員外郎奉 命督清源磚廠司商稅往來謗刺易

輿稍不飭往往蒙不潔去公獨執準守恒度而頗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四

外贏科一無所染即豪胥積集不敢弄以事以故
富商不得持貲取速輕賈不致停次待需公私兩
便至爲立碑頌美尋轉郎中旋 命督稅易州公
治如清源而績加異焉又兼督山西 王木不亟
不徐曲爲調度卒之民不告勞而國用以濟是歲
加贈翁本部郎中加封太孺人爲太宜人位未崇
峻而兩被殊典談者以爲章縫之異遇未幾陞廣
東食事以便道歸省見太宜人年就衰亟欲引去
太宜人諭之曰吾雖老尚無恙無以吾故累汝公
不得已就道蒞政不三月而太宜人訃且至矣乃

仰天哭曰吾惟不早見以至於此痛絕復更公面
目清冷見人不爲喻喻冷熱今之巧宦者多與時
低昂甚則借助聲勢以取媚于時公顧落落自居
又不承奉大吏竟坐是飄然歸矣性沉雅家居無
事終日悒悒坐與人燕會坐客或引曹較藝豪呼
浮白喧闐不自持公皆謝不能亦終席悒悒坐晚
益崇儉費計盈縮量所出入歲不製服日不重肉
見族黨婚喪過侈或賓筵樽俎羅列絃絳鼎沸顧
攢眉鬱鬱不樂或勸之曰人生取適不過玩流景
引同志設飲食飽嬉醉遊亦可樂而忘死矣何乃

環溪集 卷二十四 四

長慮遠笑番老營營豈能千百年不死耶公亦嘆
曰儉惟美德侈費非所以示子孫余雖竊升斗之
祿蓋起自畎畝家故貧嘗思寸縷粒米不易得且
散不復來吾敢不重自愛惜然終不改及卒檢遺
囊亦無厚蓄即塋所有不逾中人之資乃今知公
儉約無他蓋本於天性云公生于某年月日卒以
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九配沈氏封宜人世居華
亭曾祖考諱忠號尚朴祖考諱寬號容軒考諱是
即友琴翁妣戚氏即太宜人子二長嘉謨官爲
次嘉謨孫三長似祖府庠生餘幼嫁娶聘皆名宗

孫一尚幼茲卜以十二月十二日葬于海船灣
之原是宜銘銘曰璞玉未雕冶金弗攻行本性成
人今古風人玩其質鮮識其衷寧拙而蒙弗詭以
通真不我鑿名亦何庸年不在適位不在崇鄰有
盡耒耜者曷窮于千百年宅是玄宮發祥萃異克昌
爾宗

溪集卷之二十四終

卷二十四

終

溪集卷之二十五

墓誌銘

太僕卿雲間齊臣沈惟華

文林郎兵部車駕司郎中韋室唐公墓誌銘
往余為諸生時無所比數又性坦直不善徇時多
忤寡諧惟韋室公愛忘其愚嘗館于其家芸牕雪
几便膝論心興至率相與為文余愧惡劣莫能及
每見公落筆滾滾數百言可頃刻待逸思駿發而
矩度自在當是時人謂公取科第可俯地拾也未
幾余忝竊宦游十有餘年公方穎脫又十餘年公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乙
始成進士登華顯位蒸蒸起余時已乞歸山中老
矣然猶不我鄙夷締以姻婭眷好益密方期以白
首交歡而公且不待矣傷哉塋將有月日其孤某
某持水部石南楊公狀來乞銘于悼誼不得辭乃
勉次其事公唐姓諱自化字伯威韋室其別號云
其先汴人宋建炎中始祖將仕郎貴一扈宋高宗
南渡卜居華亭之白砂里里有金滙塘之勝遂家
焉子孫世居于此因稱為金滙唐云曾祖塘號勁
節以子某貴贈兵部車駕司郎中祖祚號北司石
隱德父諱樸號柳溪以公貴贈文林郎行誼在大

學士徐存翁誌中柳溪翁生有五丈夫公生而穎異六歲即能文十五而母劉氏見背啼號之聲晝夜不徹柳溪慰之曰男兒至孝在顯揚哭泣何為遂感悟矢志厲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學憲試輒高等入場屋輒隕乃入太學友天下士文日有名遭家中落外侮日至紛不可解公顧歎曰兒既不能顯榮父毋而顧貽之以憂可乎于是奮激以前毅然以身排難一不煩諸柳溪翁翁因得享有餘樂公素志慷慨亟欲樹功名以自見雖仍仍多事中霜晨暑晝未嘗廢書不觀名日益起果領癸卯鄉薦登癸丑進士出知將樂檄至公蘇蘇隕涕揚孺人問故曰古人捧檄而喜子何聞檄而悲耶曰父母教之正謂有今日祿及而親不逮庸弗痛乎將故周弊公一下車輒訪民所便所不便次第行之政明察庭訟滿階得公一言帖帖抑首服諸所案牘親自校讐一不落吏手吏吏立庭下凜凜不敢吐一語持已峻潔若茹冰霜壁外一錢不染尤敦崇文教新道南書院道南蓋龜山先生故里也日與諸士講道其中隱然有文翁治蜀之風善政種種旌孝與廉翼脫錦強他若清寺田冰

環溪集

卷十五

二

正驛傳皆治理精覈事在將志畧及去思記中未三年能聲大著巡臺王泉趙公許南胡公交章薦公謂治行為八閩第一天子嘉之召為四川道御史入臺持憲肅紀烈烈不阿然務大體不為毛鷙搏擊之務未幾會大工營建尋奉命往北直隸山東山西等處查補積遺料直公故嚴明先聲所及各省輸解者踵相接不月而連者無幾惟順天當畿輔之衝供億浩繁重以虜患繼之水災民力竭矣一時徵解不前乃上疏極言小民流離困苦之狀及言釐稅之下為根本重地乞賜寬免取上下部議得俞旨百姓大喜咸舉手加額曰皇上浩蕩之恩御史奏聞之力其惡敢忘無何復命例應舉劾激墨糾違至不避崇貴皆以為其御史而不便者已橫生口語矣改行人司司正尋轉車駕司郎中在部語及戎務諳練如素官尚書庫坡楊公平生慎許可嘗對人曰唐郎中真用世才若將留以有待者三載考績封柳溪翁如其官也劉氏戴氏為孺人命下感泣如筵仕時人以其益多其孝辛酉會

環溪集

卷十五

三

景王分封之國卅車儀衛百兩所需職在駕
寒甚公顧冒霜雪犯晨夜供役不輟遂以勞煩致
疾以至于死死之日訃聞無問識不識無不為公
惜者公性嚴毅嶽嶽不肯隨人後又不喜人過見
人有過若觸穢蒙垢雖親昵必面斥不少隱一不
發若噎物必盡吐乃已人有片善可念即疏遠不
相識亟為揚譽汲汲惟恐人不知至投甘分或與
人謀輒又委曲繼繼照照戀戀若多見女子情者
亦不能及家居以孝聞事繼母戴孺人曲盡孝
若不知非其所出視諸兄弟無論母同異視若一

環溪集

卷二十五

四

體天無所歸者嗣其後其寡不能存者輒俾得金
其節尤善教子雖枕席間夢呼口授肫肫勸忠
義而本竟祖堯用是並振緒文林而本堯已成進
士能文砥行方嚮用未涯祖堯亦薦學好脩不墮
其家聲平生清苦宦無遺囊自有科第以及宦游
幾二十餘年不聞長有尺寸蕭然如寒素時是可
以槩其大矣性嗜學尤好吟咏亦欲托著述以求
世嘗謂其子某曰異日得謝政歸山中素臬庸可
自廢耶有志未就竟爾長逝痛曷極耶公生于某
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一配楊氏封

孺人子三長本堯壬子舉人娶王氏繼娶胡氏次
祖堯國子生為季弟自古後娶張氏俱孺人出
紹堯為仲弟自謙後側室瞿出聘愷次女女四長
遠張之英次遠庠生朱朝賓次遠楊紹宏次遠庠
生胡嗣信孫男八汝孝汝悌汝忠汝信俱本堯出
汝仁汝義汝禮汝智俱祖堯出孫女二許聘皆名
家本堯等卜以某年月日塋於某地後昭位也在
禮宜銘銘曰利方就圓人情則然斷雕為朴天欲
其全蓄不究施以落後賢玉耀前徽世其永傳

慶士文哲公墓誌銘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五

往余忝竊楚中楚中山川人物多所覽紀至分守
武昌及觀武昌郡志見所謂文哲翁者姓名褒然
在隱君子列若想見其為人既而質諸父老言如
所聞率駢口稱賢余循以郡史所載未詳竊謂賢
如翁身不自顯當必有名世者以昌議氏也問之
口其孫鏡湖公以進士起家出知太倉方烈烈有
聲因喟然曰孰謂天道遠乎殆德履應有明徵哉
無何禮乞身山中鏡湖公以平倭累績晉兵憲巡
歷吾松顧余山中乞言于愷曰吾大父歿墓木且
拱矣磐石有待而未有銘公嘗宦遊吾土其或見

知于公得貶之一言吾大父死且不朽愷辱在子
民涵恩沃愛已非朝夕雖不文其何敢辭按狀翁
諱某字文哲 其別號云其先陽曲人在宋季
二即為翁始祖生萬安萬安生載寧載寧遷武寧
之雙溪生和叔和叔徙武昌之賢庾沙溪生世昌
世昌生友信友信仕吾

明為四川安縣尹是即翁考初娶汪孺人繼娶王
孺人翁王孺人生生而穎異及長業儒多所博觀
外家語有仕才賦無仕心嘗曰丈夫處世非吐奇
厝畫流鴻名于青雲之上亦當砥礪名行昭述信

環溪集

卷十五

六

後廢弗虛此生也嶽嶽自將動必逃則古昔業醫
醫精病且危者遇之輒生賦意在生人不責人之
報以故人益多公後子孫有傳其術戒之曰吾聞
良醫與良相等不得其術而妄投湯劑所傷實多
終以善醫名世事父母至孝前母汪孺人有弟某
安縣翁之官以田百畝并券委之久而汪視為已
物諸子為不平翁曰吾前母不可見矣何以校為
安縣翁是其言群寢于議事諸兄如事父事嫂如
事母兄某平胡孺人孀居雪操凜凜六十年如一
日翁雅重之每歲旦及誕辰率子姓羅拜于前以

上壽與諸弟相友愛朝夕如左子手雖一蔬一果
必與之共對妻子如嚴賓浣櫛華履不聚見教子
以正子某遊太學每遺書肫肫以正學餘躬尤宗
為訓而家事諸所細小一切弗及甥某舉進士歸
及孫男輩俱小試列高等有賀之者曰帶名易無
玷難家居動遵家禮儀節每燕賓長少群集即豆
邊危危以至坐立與俯先列圖以示及期看書線
而蹈時南海公翁之長子長且官矣肅容在側坐
客躊躇不安翁顧笑曰爾不見陳文惠公平彼諸
子何官耶終不必假及家藏序分不序齒雖斑白

環溪集

卷十五

七

者不加諸弁髦自初筵至終席一無傾圯失容者
內外尤飭入戶納履上堂揚聲夜行必以獨性尤
真朴有孫某者以麗服自外至翁驚曰吾以為大
賈至乃爾耶併其父責之家嘗蓄馬子姓禁不得
乘有請者叱曰待爾為大夫乘未晚也早勿有犯
弗卒怒徐陳說理道俟其心愧乃已每歲時伏
臘社會以翁至不至卜所重輕郡伯周公大治官
且尊矣為子擇婦祈請再三猶以得請為幸人問
之曰吾聞其治家嚴其女必賢翁雖一布衣人望
之若嚴賓重客邑長令亦折節下之賓以卿欽

未及年今日吾所重者在德不在齒

朝廷盛典得翁在坐有司與榮焉嘗念家無族譜非所以敦本聯族也既而譜成歎曰一本途人斯其免矣年踰七十會

詔推齒德錫以冠帶又明年疾作親友來視猶正

言朗朗沐浴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五卒之日無

阿諛不識皆咨嗟歎息以為賢者死矣少司空汪

公玄錫素亮直平生少許可以其父前為邑令習

翁賢及卒見翁子孫猶追憶慈慕不忘是可以聚

其人矣所傳有種德堂杏林春苑等書藏于家元

陳漢集卷三十五

配室孺人繼娶張孺人俱有淑行生三子長清南

海丞娶周氏繼娶萬氏幼潔娶華氏皆董孺人出

次添娶陳氏側室張氏出女四長適蕭鑾次適胡

應祥皆義官應祥主簿琦之子次適監生周成俱

童孺人出次適庠生劉澤側室潘氏出孫五添生

壽春訓科清生極經歷試訓術擢舉進士今山東

按察司副使整飭蘇松兵備昔為循吏今為名憲

臣曾孫十四人補邑庠者熾熾煥煥皆鋒鋒異

日青雲器生以某年月日卒以某年月日塋于本

庄之栗林嘴之原嗟夫士之揚聲也朝稅褐纓冠

弗聞者何限甚可慨也懿行如翁豈惟楚中海內

有允使人人如翁古道有不興乎是固不可使後

世不知有翁也于是乎銘銘曰生雖自今古道是

程政不出家風化攸行顯不在躬以待後人亦有

聞孫赫其有聲隆名崇位蒸蒸以興蹈德履應不

朽斯徵

文學同蓮金君墓誌銘

同蓮金君卒踰年將歸玄宅卜有月日其孫大遜

待狀踵門且拜且泣曰吾先人翁所知也今不幸

環溪集卷三十五

死易簣之夕執紼手曰吾重哀生既弗顯忍後遂

泯泯子其謀諸鳳峰子萬一不以余為不肖賜之

一言死且不朽愷聞之心惻誼不得辭按孟君虛

谷狀君諱憲周字子脩別號同蓮世家華亭高祖

考諱文華曾大父諱宜號梅軒大父諱順號憶梅

皆隱約弗羅考諱庭桂號硯江有文望為館陶學

諭母張氏君生穎異少即嶽嶽不群繡子員振緒

文林名隱隱起君才捷甚每試臨文下筆滾滾驚

思灑灑須臾可數紙或曰為文者文在筆先主

較士也論文不可無問進速君頭嘆曰詞大

傷意人練則傷氣文斯而人吾為文
才奚取必于人竟弗第既而嘆曰人生廢世如非
九爾余髮種種既不能力致青雲即將飄然遠適
尚復列弟子行與英少競名耶遂絕意進取居近
市庭戶蕭然門無雜賓然遇傷人勝流留必飲酒
酣論豪談諧雜俗宛有父風俗甚禮煩謁刺通殷
動道密寄悃悃款款不休君見人一兩言若了其
平生不肯甘言好辭以悅人又俗喜足恭拱揖過
甚至垂首下地君惟率性之便或勸以委折搖首
謝不能雖湛浮不羈乃其中有衡尺與人談及當
環溪集 卷十五 十
世有古人風節事輒津津喜若奮欲與俱其有蒙
穢負垢一不當于心率又疾聲大呼至唾嘗不少
耐性至孝硯江先生沒一言一動靡不纂記即片
紙隻字存之篋笥寶若隋和晚益困家徒四壁囊
空無一錢聞佳山水輒奮袂往清夷恬曠陶陶然
樂也無事常兀坐一室左圖右史日呬哦不輟雖
疾亟白難顧訪猶撫書嘆曰唯此君可喜白難曰
書負汝書負汝曰寧書負我我無負書書法通勁
自成一家好吟咏不祖襲前人口語而雅度自在
其具孤大遜在側尚張目視曰汝無望矣不

汝不隕其家聲是矣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年
月日春秋五十有九子即大遜尚幼聘王氏女一
受李守義聘塋于祖塋之昭位傷哉以君之才之
行竟齋志以歿遺孤纍纍無以朝夕此造物有不
可曉者然喜大遜少而朗秀鋒鋒異日青雲麗意
者天壽其躬將留其餘以有待耶為之銘銘曰士
有通書詎謂非命士不失已詎謂非正矧隄後人
亦既有慶所未竟者以俟天定
分守蘇松參將都指揮礪山常公墓誌銘
環溪集 卷十五 十一
參戎常公諱勳字世懋礪山其別號云其先自諱
興者當
高祖起兵河南以武勇執戟隸清濟間傳子寬補
燕山左衛扈從
成祖靖難于燕齊魯衛之墟累立戰功陞指揮僉
事子林襲隸龍溪衛傳子貴徒隸金吾左衛天順
改元調金山貴傳子友友傳子勝勝歸貞庵即公
考也歷官四十餘年一無玷訖終納後自高公生
靈頗有奇氣雖世將家清白相傳業綿薄如寒素
然侃侃自將不以貧故少暇時時談兵說劍

則探賸古墳典未嘗廢書不觀飄然有輕裘綈
之風嘉靖甲午罷任輒檢身約已名隱隱起承寧
檄巡海塘海塘久弛公乃選精銳飾墩堡謹斥堠
邊防稍稍葺矣丙申進明威將軍庚子出鎮青南
二所青南習固囂囂稍不緝往往操上人短長持
微入深坐誣飛語公獨峻潔俸外一錢不着身軍
伍感且泣曰自老人為兒時希睹之矣甲辰尋領
巡捕犯者欲賄免公曰予雖武臣獨不知國家三
尺法耶立聞所司竟置之理清聲朗然乙巳督委
金山漕政公既寡約又遇事能處人所難往兼
環溪集 卷五 十一
轉輸至鎮江苦于石橋為梗需次渡江者輒轡首
尾相啣動淹旬月公請易石以木自是風樯利楫
飛挽如馳感者至立石頌功大司空上其勞績轉
湖廣總運湖廣省大賦繁又道里綿邈終歲不能
直達公策簡便湖運碩出江浙之先公自督漕以
來日在風霜波浪中髮慘慘皤矣乙卯轉本司署
都指揮僉事幾晉軍政僉書尋掌司事司事故弛
不振公曰不振不立乃鋤豪翼脆政為一新諸將
吏亦凜凜守約束唯謹公歷宦久事体益練自方
域險夷財賦盈縮及土風所便所不便纖細知也

以故藩臬諸公或過省中大事又問公公指不
日引據古人事事酬應如響會島夷寇東郵客兵
所過如虎而戟入境聞公名輒引去是時南北用
兵海內方多事 廷議以將才為憂下令旁求撫
按交荐已未奉
敕提督叙瀘左叅將開府永寧值東川不靖好事
者顧昌大其事以張虛聲盛暑與師深入山箐滇
之士女冒炎暑供億千里外至勞苦矣公知非計
提兵界上堅壁不為動或驚問故曰自古兵出于
無可已可已不已棄自己作咎將誰歸未幾罷師
環溪集 卷五 十一
諸格累者皆被重譴公獨晏然無他在鎮鋤九姓
土豪繩之以法崇夷方學校示之以礼蓋前荒徼
數十年所未有辛酉仍以叅將分守蘓松蘇松故
梓里聞公來人人大喜曰東南保障南不在江東
不在海不以人哉方恃公為重而公且脩然逝矣
傷哉公生而魁梧雄偉儀度異常屹屹若南山當
前不問可知其為將領天性至孝事貞妣公與龐
恭人曲盡敬恭平居坦坦夷曠若和易至上下交
際之間一涉同異敷執甚毅終不肯少屈以徇人
口嘗聞之殺祀為傲過祀為誦獨不能以祀自閑

和略義者亦係資所入人以緩急告者隨手輒盡
不復顧有無尤多才識今元輔存翁平生慎許可
獨與公論漕政語合每于衆中亟稱礪山礪山云
其南野歐公居常高視一世見其脩賢請學顧折
官位筆頭為交三試武閣皆中上選自始仕迄今
為剡交騰可列而數者十有四而諸所嘉獎者弗
論可謂武胄之極榮盛世之希觀矣及卒之日囊
無餘貲僅存薄田百畝敝廬數椽而歲時餼粥之
需弗給惟積書牒牒教子見子志道君篤學好脩
曰吾祖宗積功累仁已非朝夕寧無整齊其世者

環溪集

卷五

十五

出以昌吾常氏和是誠在子志道用是果振緒藝
林能文章彬稱才俊矣公生于正德壬申某月
日卒以嘉靖辛酉某月日年僅五十娶李氏先子
年卒繼娶林氏繼又娶王氏子一即志道松江府
庠生娶楊氏女三長適太學生張仲順次天俱李
出次在室林出孫男二長倬優給指揮次鎬孫女
二志道以甲子冬十二月某日扶柩于運塩河之
新阡啓李林之兆合窆焉余按少府一愚林先生
之狀俱鑿鑿當實不爽且公余先是同官楚
也習余乃獨采其要且大者告者文公衆寶

以為將謂其能悅禮樂敦詩書也公少時讀
為文詞焯焯傳播人口况又負奇抱明習當世
務即令秉鉞登壇可以叱走虜南走倭將與古名
將競爽矣胡弗究厥施竟齎志以歿此豈有異故
哉語曰不盡其祿子孫之福又焉知造物者不深
有意于公邪銘曰維將而才如駿斯馳將飭以儒
有啻不弛協常綜變左右具宜麟閣摩空企足可
期何啻其年詎止于斯亦既有子抗志雲衢不盡
其餘惟後之需我勒銘章列此玄閭

明故楊室孺人張氏墓誌銘

環溪集

卷五

十五

石南楊君有妻之喪及兩暮矣莖將有月日詣孤
山中隱隱哭有餘哀哀既持狀再拜言曰某不穀
至有妻不能相白首中道棄捐傷哉命也真可追
已顧其生有閨中之懿在敢以狀請得吾子一言
是俾吾妻不湮沒而弗章也孤聞之欷歔不自禁
且為之泣然傷心焉孤于石南同舉于鄉誼猶兄
弟顧吾先荆婦視孺人猶姆也又生居同巷時相
問訊接殷勤備眷好方密詎謂其後先相傾遂
傷當不異惡忍秉筆次其平生耶然在禮當銘不
辭按狀孺人張姓字某父某母何氏皆世

衣冠孺人生而淑婉處不越壺幃至問中饋女工
事了了慕公晚弗嗣鍾愛彌篤擇婿慎選時石
南遊郡庠方錚錚有聲一見喜曰良配無踰此矣
遂婚而館于家後慕公分教靖安孺人早夜泣
曰大人以慕齡涉遠途恨妾不為男子以從即緩
急奈何言至蕪蘇墮涕後二年慕公一子生報
至則又津津然喜曰吾張氏家胤著落乃今其有
後乎事舅姑甚宜問所欲罔弗當舅姑意城中水
土之品始出即昂價以湏人或以為後曰我豈為
舅姑惜錢財耶姑病艱食晨起齋室禱曰天寧

環溪集二

卷二十五

十六

答予身無災我姑姑即食復起嘗語人曰我媳婦
賢孝我媳婦賢孝嘉靖戊子秋慕公與何見背
會石南領賢書賀者履滿戶外孺人方喜不勝哀
朝夕哭左右不忍聞有異之者曰吾故有天性之
恩也既而石南棄二喪如托孺人始拭淚謝曰吾
父母所望君者固有今日也顧其孤尚在孺人若
弗子曰吾所愛何敢後父母所愛矧其兩世一息
即不諱何以為解法然悲則又怡然苦曰根在猶
可培也于是且教且育姬嫻撫愛不敢忘今且幾
然見頭角矣石南再舉再弗售卒業南雍南北往

來所須皆出自孺人至以家累遺之能自節
無隙窺其拮据弗寧態以故石南砥名行無遺
癸巳春石南方歸自白下而孺人病竟不起卒之
日鶴山翁來視孺人猶出樊鳥曰須此以為翁壽
不啻今日不克終孝養罪何言又傾囊得遺金授
之孤曰留以待聘婦我死汝其聽伯父教無得辱
世敗家以貽先人羞汝長無忘吾言未屬續猶張
目視石南曰吾生不能效寸尺死復以終事累汝
尚強起作拱謝狀言脫口即逝於乎傷哉番絕之
時荒迷顛越雖丈夫所不免矧孺人一女子至死

環溪集二

卷二十五

十七

不亂更正言朗朗若平生何其賢且烈也詎其生
以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春秋僅三十三卜以
嘉靖丙申葬于祖塋穆位次四從鶴山翁命也銘
曰
具閭懿芳女也君子相夫君芳善惟終始夫則顯
芳身則已出芳在人兮風厥宅里

一山朱君墓誌銘

嘉靖戊子秋愷與澤卿楊子子序朱子同事秣陵
携舟渡江而南談藝暇相與論海東逸老澤卿
子序翁一山其習出口談一山翁不休予竊

之謂亟欲拜堂下通殷勤狀其窮則未
去子方學為吏又碌碌走京師後六年為嘉靖
已冬澤卿試禮闈至自松持狀謂予曰向舟中所
談一山翁者今且物故矣子無以顯諸幽柰何且
致子序書詞懇洽痛苦令人凄楚不可讀于誼不
得辭按狀翁諱選字天澤一山其號其先秦人扈
宋南遷居華見新場為東南雄鎮海錯繁阜喜而
曰吾其種子孫于此遂家焉永樂中始祖辟以賢
良徵知湖廣隨州事曾祖琰祖鏞父禔號西城隱
俱弗耀毋徐氏在室翁生警敏甫長讀書惟了大

環溪集

卷五

十八

我對客陳說古今事後當成敗置置可聽業中落
能茹苦起家家用饒裕性孝友與弟朝夕如左右
手飲食不在側不御即御不樂樹義若茲吊問慶
遺非甚疾痛辛風雨不廢值歲歉里人賴以舉火
者居多不取必其償即有償不銖銖取焉故人有
急皆樂趨翁義義籍籍起矣例校散官多幹材者
應酬井井有司歷試諸難董城城成梁梁成新
社舍則又作他然尊矣郡大夫亦噴呼許何嚴謹
耿耿烈烈不作脂韋軟媚態晚誦哉世故惟杜門
諸子姓詩書中朱氏繼繼善人出矣頗嗜酒

環溪集

卷五

十九

生即子序娶金氏次百度娶王氏次百福娶倪氏
女一適周氏子良早夭孫男五長後昌聘秦氏次
後賢聘路氏後科尚幼孫女一皆百順出次後成
女二百度出後學百福出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新溪之原銘曰生也完爾死則異爾新溪之原
有穴邃爾局為曰死迺乎初爾夜臺或知靈祥蔚

士樂山沈君墓誌銘

君既卒塋且有期其子伯鈞持鄉進士野塘
來徵銘拜且泣曰痛惟先人生志弗願

諱不得辭按狀君諱鳳字鳴周初誦樂山更誦書

識吾先人即死弗朽金

軒子其先東陽人元末始祖仁避兵吾松見錄山

之勝遂家焉諱正者是為君高祖正生振宗振宗

生士穆士穆生碧即君考誦北山翁君生有異質

五歲讀大學即悟大旨北山翁喜而奇之十二歲

喪母哭逾情執喪禮總總如老成人翁益大奇之

稍長業儒攻苦力學疾作遂棄去輒嘆曰男子生

而射狐矢兀兀塊坐一室何為乃挾臂走四方過

蘇見有遺金者忽忽焉忘矣竟追其所往盡還之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二十

遺者顧丰君笑曰吾惟不為冒昧至此其人大感

謝而去自蘇達淮入齊魯歷晉趙抵上都足跡半

天下得遍觀名山川君性本敏達至是見日益廣

乃以其暇日博覽群史上下古今間出評語亦鑒

鑒當名實至有所得時時見諸吟咏體裁雖未盡

協要之辭婉意致足以風世範俗歲辛未翁謁

君日侍左右過任城遇流賊賊欲及翁君顧前翼

翁泣以身代賊憐而釋之未幾訟事被誣坐茂蘭

州有司遣行值翁喪或勸勉襄大事行君泣曰鳳

不孝不敢以罪人而目辱我先靈萬一究事有天

鳳必不死異日得為良民歸葬吾先人死亦足矣

乃令家人詣

關訴冤事竟白及歸果葬翁及母諸孺人且操文

以祭其言朗朗不詭于正義一時會葬者且吊且

賀曰臨難不惑矢志有成真男子也歲戊子家罹

回祿事起倉卒君一切不問冒烈燭率先負繼母

抱祭主自火中出人多憐其孝且謂君能急其大

者初有幼妹在室夙閑內範今少保少湖翁方以

禮聘君顧嘆曰吾妹雖賢但憂福薄耳期至將婚

而女且暴卒矣人又偉其識君平居坦坦夷夷待

人不問賤貴冷熱率溫顏下氣煦煦令人可親至

有不當意事輒又厲形於色持正侃侃不少下性

篤孝友事繼母如其母視異母弟如其弟寡嫂與

姊妹有不能存膳養終其身教諸子量材啓迪奉

奉以耕讀為言恩不掩義歲饑鄉人待以舉火者

窮旦夕不休有友貸不能酌寧割臂相其質贖券

以歸若不使之知其樹義類如此近歲倭酋肆亂

里民仍仍竄山谷去君一不為動曰人生有定分

不應橫死兵革天與人俱盜亦不能獨殺乃議制

後三策大率在調紀律嚴賞罰行間諜雖不見

納而肫肫憫時憂國亦可繫見易簣之日一無
及但曰吾平生不作皺眉事且得正而斃焉吾
何憾君生以成化己亥四月一日卒以嘉靖乙卯
三月十五日享年七十有七配朱氏子男五人伯
鯉伯鯤伯鱣伯魴邑庠生俱朱氏出伯鯢行居二
側室杜氏出孫男八元珪元瑤元璋元璟元璧元
瓚元珮一尚幼孫女六嫁娶皆名家曾孫女一亦
尚幼卜以十一月二十有九日塋於簫山之陽鳳
峰子曰光岳既分風不盡醇世俗率多榮軒冕修
家世及以藝文相高者往往釣取穀華生駕頌述
環溪集 卷十五 三

死崇表誅惟恐無以示諸人人至巖谷遺老有是
章顯者顧名不出家頌於蒿萊而弗聞此豈有與
論哉乃今見君素履亦庶幾于有道者是弗容干
弗銘銘曰璞之未雕其石蒙蒙叩之不厭有美在
中商跡儒行今人古風天福爾後不于其躬過者
必式永隆爾封

明故顧母垂孺人墓誌銘

孺人既卒塋將有月日其子鴻臚君承憲持所自
為狀來乞銘于愷愷曰傷哉余惡忍秉筆為孺人
銘耶往余讀書城西雅興鴻臚善鴻臚乃率其子

以遠從余學極意隆師問嘗燕余出若盤飧益饌
具索甚余善主饋者問之則曰吾母手作也余已
預知鴻臚之賢蓋有所本云無何會孺人生辰鴻
臚乃繪春萱圖乞余言前為壽當是時賀客屢滿
戶外大張供燕絲絃鼎沸客又侈為詩歌珠璣爛
然相率傳為美談此其事已三十年於茲矣方謂
遐齡未艾行作百歲圖為孺人壽而竟爾長逝於
乎余尚忍秉筆為孺人銘耶按狀孺人世居華亭
父諱善有隱德母樂氏年十八歸碧潭公為次室
性柔婉事舅姑旦暮問寢膳率當舅姑志事碧潭
環溪集 卷十五 三

公唯謹百爾所須不戒而餘遇疾維持左右率又
當公意公筮仕大理及轉南曹職惟謙訊孺人每
候公退食必問平反幾何得情輒津津為公賀曰
陰德不淺也出知馬湖馬湖信好訐又仰機利而
食鮮務生業孺人教之紡織治所布縷必經緯淨
容蠅翼波紋鉢人目皆蜀人爭以為式儉動出于
天性衣服厭新美雖極垢敝不忍棄去曰益嘗從
我于艱苦中至老猶不廢織每夜燭不滅杼軸喑
喑有聲或勸止之曰吾素所玩習不爾如病手足
不樂御僮奴有恩即有過徐徐陳說理道不逆力

明七曰彼獨非人之子乎願讀書史大義鴻臚少即口授童蒙書及長肫肫勸忠純孝愛不忘

鴻臚用是不隕其家數既而以例入太學卒業選

鴻臚司儀序班司儀職列侍從每

朝會得糾朝士愆儀失度者孺人聞之憂形于色

曰吾兒秩卑而責隆庸無懼乎以稱職聞輒又喜

曰兒乃爾差強人意孺人病乞歸省病瘥趣鴻臚

戒違曰王程不可稽也鴻臚勉以應命終不忍割

情就歸曰吾親何年可復事遠遊耶入

闕乞終養歸歸且杜門屏跡日惟承歡膝下曲盡

子職時沂東劉公在郡嘉其孝扁其門曰歸侍方

以為慶而海寇作矣吾民多橫罹鋒刃至烽火之

警窮晝夜不徹乃謂鴻臚曰吾自少侍汝父日享

承平之樂不圖老年及罹此變竟以隱憂成疾疾

革呼鴻臚執其手曰爾前棄官歸吾口雖不言猶

不色喜乃今得汝在側一切含殮事付汝若天假

之緣也吾復何憾孺人生于戊化四年正月十日

其卒以嘉靖甲寅四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七生

子一即承惠鴻臚寺序以孫男三明遠府庠生明

達明道孫女一適王兆龍俱業儒曾孫男四名

升元光曾孫女二適縣庠生張德琛少鄉書聘茲卜以嘉靖乙卯年正月一日葬于秀野橋東北祖塋之次在禮宜銘銘曰有德有齒可生可死矧惟祿養亦既有子秀野之原返乎真爾于千百年以綿嘉祉

明守貞戴翁墓誌銘

余束髮時見長老談吾松書澤世德往往稱浦東戴氏在我

朝以甲科顯者十有三人其弗顯而以賢稱者輒

又推守貞翁云乃嘉靖戊申余與其孫雲溪君同

璞溪集卷二十五

事焚臺見雲溪則又數數稱翁賢曰吾先翁沒墓

木且拱矣不表斯阡者庸有待也今幸有知于子

吾翁千百歲事性子言是賴愷不敢謝不敏乃按

博士錢君東原狀次序為之言曰公諱某字人表

別號守貞其先汴人扈宋南渡家于浙之臨安九

世祖號棲雲者為海道督運萬戶

國初有彥文者以右族踰制逮繫京師尋放歸因

號復樂實大厥家彥文生鑑鑑生城城生昭昭生

慶許是為翁考能拓小成大家是用裕娶談氏有

子德子二長即公生九歲失恃鞠于母陳氏

自立及長就學英聲籍籍即主政陳公粟京兆
張公輔皆當時名士爭欲令翁出門下比入郡庠
文譽丕振會試南都聞陳氏病亟心驚犯晨夜歸
一見而逝服闋以處靜公年高慨然嘆曰自吾母
棄吾養也幾不及見吾父何年尚可遠遊耶遂絕
口不道仕進矣時處靜居宜壽樓旦旦候起居節
調膳羞夜則親衣襦薄厚歲時率子姓上壽務盡
懽居常念母早世舅氏樛軒公如其母舅至沾
沾喜或道及母形容咲語感念今昔輒又嗚咽不
休待宗黨姻族有恩妹不能家弟不能室者皆相

環溪集

卷三十五

二十六

以成禮性坦率嘗曰吾惟性之適而顧為怪怪奇
苛何為哉以真率名軒軒以內法書名畫外無敗
意物植菊數本他果木不登數雖不林壑隱隱如
薜蘿澗外來啜茗據胡牀相對語語古名節
激烈事率慷慨歌呼縱觀大化豁如也老猶不廢
稼穡時時行野間與父老較晴暈雨占歲凶豐人
或恠問之曰歲得污邪之利聊以給上供亦不作
惰農了此生矣既被覃

恩寵以章服且其孫雲溪君佐蒸蒸顯矣猶戒之
曰科舉顯而易無玷難乃今雲溪君素履無缺

翔中外所至聲句琅然入其庭肅然松陰
可想見謂非翁遺之耶翁生以景泰某年十月
四日卒于嘉靖壬辰四月十一日壽八十有三配
監察御史宋公之孫夙閑婦德內政斬斬先公二
十二年卒以嘉靖癸巳正月六日葬翁于褚涇之
新原與宋孺人合焉子某某孫某某曾孫某某君
子謂戴氏之後方昌大未艾意者天以翁樹德抱
藝弗階榮顯也其將有後徵乎為之銘曰爾才孔
良弗果厥施爾器則偉弗售于時豈天罔知天有
餘思積厚報昌以貽孫子為家之楨惟罔之紀于

環溪集

卷三十五

廿七

千百年式隆嘉

文學約齋盧公墓誌銘

盧公約齋之卒踰年矣莖將有月日其伯子太學
居旁錫率諸弟持進士環亭董君狀乞銘于愷且
拜且泣曰吾先君生雖不顯而素履惟貞越在人
口使無所表見恐終泯沒弗聞孤懼以請公其錫
之一言是使後世知有孤先君死且不朽愷聞而
怡然余既與太學君素相善也稔知公賢又以環
亭君之狀環亭君賢者其所與賢必賢况其言多
核而不浮銘其可鮮按狀公諱汝相字良材約齋

其別號云先世山人朱南渡徙浙之餘姚府為
才姓代不乏人嘉靖間公遊學華亭遂家焉偉大
父諱炯號一軒大父諱達號紹軒考諱浩號素愚
俱隱弗耀母陳氏公生而沉毅稍長言不務華行
不汎俗既長補博士弟子員自先泰兩漢上下數
千載事靡弗該洽為時文最精純然不詭于正義
試有司輒高等及試南都輒阻凡七舉弗售志益
奮即霜晨暑晝猶不廢學久之喟然曰大丈夫進
不得憑翊清時勒名鼎室即當退而淑諸人不害
其為政遂隱居教授生徒為來學探討藝文諄諄

環溪集

卷二十五

八

以行誼相先一時士出其門者爭起濯磨雖顯晦
不齊成兢兢砥名行君子以為善教性耿介侃侃
自將不肯作好顏款語以媚人先是有鄉先生某
延公為館師時有造詣者托公為先容公毅然厲
形于色請者言不盡辭詎棟而退家居嚴整雖盛
暑衣冠楚楚如也性不能飲或邀集客醉多狂率
傾圯公獨悒悒坐竟席不見有隋色愆儀持已準
峻乃其心無他腸坦坦夷夷與人交縉縉有情味
樂賑人之急貧不能償者至析券不責人之報人
或稱焉長者性至孝事素遇翁端意也頌居暇

惟所欲及卒氣毀骨立自含殮祭祭如禮事
母陳孺人曲盡孝敬公年漸衰膝下總戀若嬰孩
狀至待母家如其母歲時餽訊不絕于道待二兄
真若左右手朝夕友愛不違伯與舅氏貧不能產
俱相以成禮兄弟之孤不能存者至指所有俾不
失所族黨雖疎亦念惟一本股肱厚也教諸子有
法伯子年十三即振緒藝林公猶以隆師取友為
訓今方伯中江公時有文望遺從之游尋康于宜
所與交者並其英豪倩相繼奮危科彬彬然以興
太學君猶弗偶公又遣游國學以友天下士人謂

環溪集

卷二十五

廿九

其榮名顯揚可計日待而公且棄去矣傷哉易簣
之夕他無所及惟以母老不克終養為憾且謂諸
子曰立名易無玷誰汝等慎無忘我言言訖而逝
夢錫卜以某月日望于通波塘祖塋之次從昭位
也在禮宜銘銘曰惟余在治惟君在裏人今心古
具曰賢只榮不在上壽豈在齒九宗嗣美亦既有
子剛用霄漢蒸米未已于千百禩以降嘉祉

金母翁孺人墓誌銘

金母翁孺人歿且四年塋將有月日其孤懷松君
煦率其子太學生星持所自述行狀介余內以陳

子居曾求乞銘於余余方養病山中久踣筆研不敢者再憶椿君顧拜且泣曰孤不德先人棄孤襁褓中孤無母無以至今日乃今吾母已矣惟是懿行苦節不欲使其泯泯而弗聞孤是敢以墓中之石累我太卿公太卿公賜之一言是吾母死且不朽言至簌簌與淚俱下余不忍聞遂辭不獲乃為叙次其事而銘之按吾松去郡城東南五十餘里里曰翁庄詢之故老蓋以世家得名其來遠矣今金母翁孺人者寔出其系云孺人父東隱公有隱德以善聞生孺人少有淵質歸裕菴金君不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三

三載裕庵疾平孺人華年子方乳隣嫗有不良者挑之曰春花秋月人壽幾何新婦能無念哉孺人勃然指所抱孤叱之曰夫死亦死今也吾不即死以有此耳斯言何得入吾耳哉遂指天為誓矢無他志先是裕庵君之父雪海公有四子裕庵其仲也裕庵既平孺人以焚筑一女婦人上有舅姑之奉下處伯姊妯娌之間難不難也孺人能以孝敬孚之皆得其歡心已而憶椿君漸長孺人遣之使傳朝夕課智隱然有能九斷機之風然雪梅公年日遲暮而諸孫中惟憶椿君長且賢輒以賦役

弄之經理而憶椿君遂謝棄舉子業孺人亦曰耕稼庶人之職也況汝父即世時吾豈知有今日今得見汝成立亦既幸矣汝惟服田力穡以充厥家以無替汝祖汝父之業吾願足矣豈待祿仕之養而後為榮哉憶椿君用是淳厲自少儻有大志今果克允前烈為海濱望族人曰翁孺人之教也良然良然孺人性仁孝事雪梅公與姑韓曲盡婦道滄海饕餮不敢後諸伯姊雪梅公每對所親者輒稱曰吾仲婦賢吾仲婦賢及舅姑相繼沒其諸殯殮喪葬之費一視諸伯姊不敢自以孤寡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世一

乞貶損乃治家則勤儉彌至斯暮誠僅致力而躬自啜糜衣疏甘苦與共意恬如也追憶椿君壯尤善幹蠹家日以裕已而孺人抱孫輒又嘆曰我未亡人茲其有賴乎他日可以見夫君於地下矣不覺泫然隕涕嗟乎是可以觀孺人之志矣嘉靖甲寅倭夷猖獗剝亂東土憶椿君奉孺人避寇於青城城故卑庠稍不戒即墮賊計憶椿君負孺人挈妻子僅以身免而諸所囊橐一無所持徒手入郡孺人竊以為喜顧謂憶椿君曰吾聞賊入青城其其其心吾家骨肉無恙此天幸莫大矣他

足惜哉當是時雖流離顛沛而憶椿君長於料理門外事一不使孺人知蓋熙熙然樂也初裕庵君沒孺人幾不欲生以有子勉就食飲然哀毀過情哭泣無度遂罹日青百療莫瘳至丁巳寇平復還故居孺人春秋纔逾五十目雖眊而體逾健猶醇諄誠憶椿君勤而耕作儉而服食以母廢墜先人之志又呼星曰而父以無父廢學悔何及矣而有而父而不徧自策厲而罪也而勉之以至內外減獲無間男女無不人人飭戒咸當於理大都孺人井井翼翼外若嚴毅乃其心願仁慈撫孤育孫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世三

此其大者無庸論至於待伯林敬虔如煙和視猶子若已子罵詈不及於子姓簪髮不加於僕婢則終始如一人或以不足告者無間里隣族黨有則輒應累無新色以故人人無不愛敬頌翁孺人賢者孺人暮年肢體豐裕連歲忽得風眩遂成半枯憶椿君竭力醫補竟弗愈一旦復發而遂不起蓋隆慶二年七月六日也距其生某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六子即憶椿君煦娶潘氏御醫潘公女孫一即星娶繆氏孫女三長適張倣次適劉良輔次受文學傳嚴錢君子錢煒聘曾孫男三一經聘周氏

太史恭嚴陳公錫一緯聘吳氏太學中峰夫女一論未聘卜以茲歲某月日坐於祖塋之傍位落祔庵君之窆而合窆焉嗟乎孺人已矣而其冰蘖之操凜凜不渝即古柏舟遺範曷加焉乃今頌聲烈烈具在輿論里中父老覈其實而聞之有司有司與學校議協行將奏請於上而表厥宅里以揚有休烈此其事憶椿君尚欲乞言於恭嚴先生以表之於墓孺人於是乎不沒矣况有孫如星清脩懋學必將起而亢宗曾孫王立森森皆異日青雲器豈非孺人積有淑德而克昌於其後哉是宜銘

環溪集

卷二十五

世三

銘曰孰畀爾賢孰奪爾天祀節匪難維則斯共姜一志孟蠹三遷冰心雪操婦道以全有美孫曾瓜瓞綿綿榮不在生壽不在年旌其有制寵將及焉於千百視此銘拜
文林即杭州府推官鎮庵陸公墓誌銘
敕封文林即鎮庵陸公乃先京兆鶴江翁之子今秋卿敬齋君之考也諱從遠字履漸其先世世為華亭人居城西豐樂橋者寔自橫菴翁始樓菴生守愚翁守愚生贈應天府推官可翁翁成以善行聞鶴江翁其仲子也仕鶴江翁與懷同舉於鄉相

與甚密將才十倍於余為文秀整人謂翁上卷
十選十利而竟不利人曰才如翁而竟不顯當必
有尤宗耀時者出以昌大陸氏也翁生有四子伯
即公仲禮部主事寶峰紹從太次鄉進士玉崑君
從高次進士自齋紹從平公生而敏慧自童時即
與仲氏以少俊名振緒藝林聲籍籍時從瞻山
王先生游瞻山門下多奇士今少宰平泉翁其一
也少宰尤負天下奇抱曰之名日益起督學使試
輒高等辛丑寶峰舉進士鶴江翁獨選得應天節
推委公理家政無何入南畿省觀道經句曲曲

環溪集

卷二十五

四

有鉅姓某者以冤獄論死京兆翁廉其情為白上
官得從寬賞其人德京兆竊伺公還挾重賞為謝
公峻卻之一無所染京兆翁居官清謹介心如石
不能為脂膏典惡態遂同改官以疾乞歸歸則囊
空無一錢還家故貧至日益落公以教授生徒為
養家徒四歸京兆翁又抱隱疾不便與履會寶峰
以此者計至公恐傷翁心排愁破涕潛為經理家
事又撫其二孤以應於成之雖仍仍多難中然所
業不廢趙方泉督學有聲溪器許公試輒實高等
改試場屋輒又不利時秋卿方辟厲英發為文雲

奔川通鏡莫能當公歎曰吾志齋矣得若輩
烈足矣仍教授生徒兼課秋卿果泮厲與其
齊君同舉於鄉登乙丑進士謁選授佐理抗郡公
聞而慨然以書諭之曰理官職惟誠訊民命繫哉
爾無縱無苛無視上官顏色以為異同無持已見
以執偏拘爾無忽我言秋卿聽唯唯所至願良於
官過事猶善斷撫按藩臬咸器重之事無小大皆
取裁於秋卿於是薦剡交騰而青天之譽播在兩
浙公又聞而喜曰兒羌強人意吾聞兒官勝自己
官我尚窮年兀兀作措大耶遂割宦情以儒官例

環溪集

卷二十五

廿五

受冠帶終完節自高語云西子衣褐胡宮乎美專
諸赤手不失為勇良然良然丙寅秋卿迎致官邸
二三寮友觴公湖上禮成即駕葉舟歸曰官衙如
水我豈以外遊溷吾兒耶人以此益多公戊辰秋
秋卿膺內召督刑部主事人曰以彼其才不超
歷有赫若或惜之公顧笑曰仕以行志奚必擇官
與其巧而速化無寧拙以待時未幾會
大子冊立東宮夏思十一在制凡藩臬守令曾
經拜薦者得膺判典遺議協公乃得封文林郎
杭州府推官母顧氏封孺人當其時自齋以進士

事歸王崐以見貢上春官燕燕顯公頤頤
自將戒僮僕歛戢門戶秋卿君北上休休不悲別
願乞迎養與俱無已改南以就養公曰吾健無恙
汝其盡厥職雖萬里不越几席汝弗盡厥職即時
時遶膝下何裨耶君猶逡巡數日乃往別未數月
公竟疾作而逝傷哉公天性孝友少失恃事翁孝
謹脩至中遭凶喪及倭變百尔勤苦咸萃於身與
寶峰君為同母弟寶峰雖為伯氏後一切家政悉
以身當之至不煩其慮其事繼母許安人如已母
重傷黃安人不及養無論黃安人即黃安人之母

環溪集

卷二十五

附六

張待若已母生事死塋一不慙於境無論寶峰同
母弟即王崐起自齋君名雖異母宛若同生自少
至長撫教直成立無論合族即同宗涉一脉之
雅歲時問訊不絕於道意殷殷厚也平生不善生
產又遭多變人不堪其處公處之裕如隨感隨應
不以貧窶其才尤好施予或以緩急告隨手輒應
即傾囊不顧人以此益高其義公自少讀書過目
成誦雖星曆卜術釋官小史之書靡弗洞究厥有
尤長於書得古法家體人爭重之其為文落筆滾
滾率暢達不羈尤善飲每賓朋燕集緩觴細酌

錫賜月墜不為亂至以酒聖稱公持身端重外
若嚴毅乃其心頗誠恕與人交不設城府一見即
吐肺腑了其平生過半待羣下有恩減獲孽隸有
自少至老不識公鞭笞訶詈狀其寬宏之度類此
咸謂公宜享有遐齡以膺累錫之榮而今乃僅僅
下壽此造化有不可曉者公生於正德乙亥五月
七日卒於隆慶庚午正月二十九日享年五十有
六配顧氏封孺人貢士傅齋公女子一即秋卿君
萬鍾娶蔡氏封孺人國子生允修君女女三長適
龍溪令楚齋王公孫邑庠生啓林次適郡庠生見

環溪集

卷二十五

附七

泉岳君于換次早卒孫女一許聘錢先祖先是秋
卿君產子輒弗舉公以為念以日者言謂秋卿君
先繼而後育於是乃以蔡孺人之姪子之命名曰
啓麟其意固已遠矣嗟乎予於縝菴公之歿也不
能無樂於中焉夫以公宏才博學即使之早致青
雲豈不足以得志而乃屢奮屢蹶大非士論所望
於公者然有子如秋卿少年登第即以能官聲名
佐方隆隆起然則公所未究豈非天回將留以有
待耶若公可謂不歿矣秋卿君卜以卒之又明年
正月四日奉公柩厝於一里涇之原顧持所自

狀乞銘於愷予讀其狀其言核而不浮信而有徵
是宜銘銘曰明珠弗飭大璞弗理君子貴直在藏
其裏身有不顯視於其子有文有政邦家之紀矧
惟世德楊陳王呂一德相承後先媲美過者必式
於千百撰

環溪集卷之二十五終

中溪集

卷二十五

廿

卷之二十六

太僕卿雲間沈愷臣著

行狀

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致仕 贈 太子太保

謚文簡毅齋孫公行狀

曾祖考諱士達號養浩曾祖妣氏祖考諱璣號
抑齋署江西應信府儒學訓導

累贈資政大夫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祖妣任氏

累贈夫人考諱衍號靈岑福建延平府知府

環溪集卷之二十六

累贈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妣氏 累贈夫人

公姓孫氏諱承恩字貞甫別號毅齋裔出晉御史

大夫康之後世遠譜逸莫究承傳其先為汴杞縣

人宋南渡扈駕徙杭武林延祐初諱伯英者號靖

菴博學善文詞兩膺江浙行省鄉薦就辟為上饒

錄事既而退居西湖之孤山以道自娛會方國珍

亂避居松江為公始祖云靖菴生雪齋字仲恭其

弟拙齋字清叔官侍御陞武昌別駕雪齋生養浩

諱士達教教授徒養浩生抑齋諱璣舉宣德乙卯

鄉薦署廣信訓導事在太保文定公誌中抑齋生

雪岑諸衍舉成化戊戌進士延平府知府卒于官
所至有惠政汚陽與延平俱有特祠又俎豆于鄉
楊文恪公誌已具載二世皆以公貴贈如其官雪
岑翁生二子長承德次即公公時雪翁夢入朝有
異物如狻猊狀自端門出而母阮夫人亦夢日墮
于懷人咸異之孩時即穎異性凝靜婉婉如處女
四歲即能屬對雪翁試對輒應言未出堂戶而佳
語已喃喃傳矣別駕一齋吳公與雪翁善公侍側
以紅燭試破即答曰色似朝霞光同夜月吳公喜
曰此是清華色相異日華國之徵也乃以愛女字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公即吳夫人也稍長不待傳訓月歸日益敏若天
授爲文不事剽襲清雅合作尚書文僖顧公擅時
名慎許可一見公文亟稱賞曰奇士奇士翁官南
都時會文僖發解榜出觀者塞道爭羨競修雪翁
謂公曰讀書者當如是公對曰學在我遇不遇在
時其志意已恢恢乎大也時督學者蒞松雲翁欲
令公歸就試公曰學猶未成歸欲何爲翁吐舌色
動官延平公隨侍左右夜不就榻清苦勵學若不
知爲貴家公子父之學益大及歸則雪翁已不待
矣服闕遠大比公方爲儒士時鄂陵劉公爲

王疇陳公爲學憲試其文並材之俱取冠多
應天試即領薦弘治甲子科也年纔二十有四上
春官弗售卒業南雍大司成得公又即嘆曰當是
吾輩人再上春官再弗售益清苦勵學思所奮拔
以自振正德辛未登進士考庶吉士內閣諸老得
公卷轉相稱異讀書中秘屢試屢占高等尤爲靳
文僖公所傾信諸所制作必屬公代草始定譽籍
籍起授翰林院編脩時災異疊見公作脩德應天
賦疊疊千餘言詞義忠懇中有言人所不敢者人
以爲難會江彬柄政擅威福日益恣橫計無可展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三

布乃以疾乞歸歸則杜門掃軌拓地爲園潯池壺
石隱若岩居日夜讀書其中見邸報有一賢人進
則喜蓋鬚眉或貞賢受抑剛正罹禍則色變長嗟
至寢夢俱愕歲辛巳彬伏誅未幾
武皇帝南狩回轅公顧喜曰撥亂反治此其時也
可復雲臥耶乃復北上尋會
皇上登極公即與經筵叅以銀幣首進正始歲十
一皆大都在防慮謹初朧朧明翼
上德也宣化原以振萬世太平之業
上竟嘉納 勅教內書堂公約已飭躬儼然臨之

率教者多欽括就矩度罔敢違無何

詔諭安南國乞正使 賜一品服比至境內國方

構兵度不能入疏請于 朝中止旋丁母王夫人

憂服闋會星變求言公哀集前代帝王所賢所不

賢孰可為法孰可為戒彙而成帙各識以五言詩

一章以進

上大悅溫卡褒嘉 欽定書名為鑒古韻語已而

脩明倫大典為纂脩官書成陞左春坊左中允仍

與經筵為講官每文華進講雖外覲若訥而敷陳

條暢不激不隨動傾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四

聖聽 特命講大學衍義綱目張維玉貫珠聯

字字道縷縷分也

上于衆中獨屬目公人固知公已駁駁簡用矣然

忌者相側目駕為浮言賴

聖明廉公耿直不為動辛卯 命主南畿試崇雅

運得二人若今宗伯石麓李公其最也時母阮夫

人年高乞終養歸且三年丁阮夫人憂丁酉服闋

主畿內試得士不減辛卯聲稱籍甚尋陞南京翰

休院侍讀上時霍文敏公為宗伯文敏故魁岸

自豪意氣軒軒不肯瓦合獨雅重公過則品評

物揚確古今雖夜分不倦文敏嘗曰與他人語差

欠伸思睡至與教齋坐雖沉醉中不覺酒然醒矣

在留都甫二載

上嘗顧近侍曰何久不見稀矣中允稀髮者蓋指

公也於是中外皆知公益為

上簡注陞少詹事仍兼侍讀學士特遣使賚以銀

幣仍促之來京三載秩滿以四品 贈父母 恩

典如制尋會推禮部右侍郎時同郡陸文裕公為

府詹事列首薦乃以公副之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五

上顧以公為禮部右侍郎兼少詹事侍讀學士經

筵日講官此固出自簡在蓋 特命云無何會

聖母顯皇后山陵成公為頌一篇皆詞旨激切情

文備至

聖心嘉悅

上嘗于西內與首相某公評品廷臣亟稱公可大

用時有知者勸公往謝公曰用人在朝廷可私謝

為且今獲龍滿 朝某何物庸猥可當

聖心君誠愛戒慎弗言人以此益多公自公入禮

馬文簡公為左侍二人俱秉禮式經以古

自將今少師嚴公爲宗化故重二公會

聖天子大興禮樂而集議廣思中有未定者輒問二公則酬應如嚮平居視之率又沉沉若不能言者嚴公益重而賢之望日益懋

皇上眷注日益隆自後祭告永明後殿視牲南

郊及至國學皆命公行禮錫予駢繁殆無虛

月某年轉左侍郎考績賜羊酒白金文綺如二

品例祖父母父母仍俾贈典如制男克弘廕入國

學某年京師大水民不聊生至厯宵旰出內帑賑

給繼之人疫死亡者人相枕公特疏請施藥九門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六

用廣仁澤

聖心允悅乃命公董其事

上復製丸藥仍以錢實之囊中以周其病且貧者

于是請給者日以萬數京師賴以全活不可勝算

老幼咸舉手加額曰天乎

聖恩罔極同極而當事效忠者亦不可忘某年

顯陵寢殿營建

上擇人往祭謂輔臣曰此必令孫承恩往可輸誠

惻特給勅以行公將事唯謹禮成賞賚有加旋

轉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丙辰

陞禮部尚書仍掌府事脩

玉牒會典副總裁丁未會試

上簡命公爲考試官事竣士論翕然爲天下得人

賀戊申冬

上特旨晉公以尚書掌禮部事疏辭

上溫旨褒嘉謂公學行純謹不允辭仍

命兼掌府事蓋公在府部日久篤恭之忱寅亮之

節素孚于上委任彌篤而不知忌者已不滿于公

矣公即上疏乞骸骨情詞懇惻疏再上得

俞旨即蕭然駕葉舟歸歸無事事神恬意適門外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七

事多不問但晨夕焚香北望遙祝

皇上萬萬年更願海宇寧謐曰得長爲太平野老

此生足矣庚戌詹事府負缺

上特詔以原官起復公聞報感極時有微恙或勸

以疏辭公曰我雖有犬馬之疾苟不至死自頂至

踵秋毫皆

帝力也敢自便其身圖即赴闕西內撰述時時

宣召至分撰詞章採用公者不少辛亥以七十引

年乞休不允仍蒙溫旨慰留又累疏請

皇子謙讀蓋公思惟其職言不敢不盡而勤勤忠

懇已可憐見壬子加 太子少保兼翰林院學士
而祖父母父母仍 贈典如制先是

命撰甲辰勝進士題名記稱

旨至是又應 制撰瑞雪詩

上特賜和仍書龍箋鈐以 御寶題為賜和承恩

瑞雪吟皆異數也

聖眷日隆是冬公疾作疾且劇明年春少瘥公去

志已決不可留矣乃疏乞休極陳病狀大畧謂

聖天子方隆有道之治臣徒庸庸碌碌有尺寸之

效近遘大馬之疾日甚一日恐終不敢以衰穢有

環溪集 卷二十六

累 明時言甚凱切

上甚憐之 特賜馳驛以歸時男克弘任前軍都

督府都事亦蒙 恩欽准隨侍還鄉

聖上嚴明待臣下恩威迭施自嘉靖以來大臣乞

休者不為少也至乘傳以歸併今其子隨侍此其

事無論今人古亦有幾亦異矣亦異矣丙辰

聖壽五十古稱五十始壽

皇上中興之運與天無極自今日始乃製頌一篇

遙祝

萬壽時男克紹馬鴻臚主簿適在官命之資進

上甚嘉悅 賜白金步綺一如在廷輔臣禮其始

終 春注有如此家居悉謝諸累蓄真返初若將

為終老計癸丑東夷不靖山居舊宇殘燬過半城

居終與性忤至以憂成疾竟罹目青猶善自寬解

時時誦舊所記臆者雖手眼模糊或詩詞有所新

得輒命僮僕寫或教之歌詠聊以永日庚申冬壽

八十問里姻黨稱觴上壽者僉滿戶外公顧謂

不樂謂諸子姓曰我本一介書生起自猷畝今官

居二品又年已八十皆賴

聖明享逾涯分但今神氣日索其所存者形耳河

環溪集 卷二十六

清難俟白日易沉所須幾何不豫為之所一有不

測嗟亦何及無徒以稱慶為樂又曰余不善俯仰

往在朝時頗少傳存翁多所匡調得免罪廢亦當

以後事相告此公厚德古人與俱無論今世諒能

記臆弗忘言至蘇蘇墮涕於手執謂其竟作未訣

語耶卒之日二子詣孫跪伏床下問所遺言曰我

何所言我亦自分此生無味心事但汝等能體忠

孝二字我即死無憾矣至檢其遺囊囊無得貲既

就枕簪間見所遺疏疏中語大畧曰臣自乞身以

來歲月易邁犬馬苟延幸年八十有一不意病

膏肓藥石罔效已分不可起矣竊念臣遭逢

明聖忝廁崇班職分無裨于任使寵榮每過于

叨承今已慚負國恩無亦虛生人世墮捐已矣

啣結茫然惟願

聖躬康壽天曆彌長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此

其疏蓋在卒之前三日臥疾中口語命子傳寫而

至誠忠懇昭布衷衷一念愛君之心至死不忘抑

可以繫其平生矣公古貌古心面目清冷直項嶽

嶽見人一揖之外既不能作寒溫問酬語又不能

款款展情曲道密意而世俗所謂俯地折腰屈曲

家溪集 卷二十六

十

萬狀俱謝不能見人一善一藝則熱中亟欲推引

惟恐弗及退見其人又澹若生客宛不相識及見

不善若象穢負垢恐患將及之開口論事無面背

輸真吐實一不當意親且昵必面斥不少掩覆惟

義所在則勇不顧先後毅然獨往雖萬夫莫回或

勸之少以狗時曰性如此也鶴見短長所受于

天一成而不可易吾何能變外雖應酬乃其中顧

純然古道坦坦夷夷竟不知人間有蹊徑巧偽事

人或造奇托恠飾好語以調公公聞言輒信一不

以疑人曰此殆給公耶公曰吾謂有此理即有此

事豈逆其詐為嗟乎寧人負我我無負人平生不

善治產業或勸之居積可以不貲公顧笑曰吾富

而子孫自貧不必為吾貧而子孫自富亦不必為

人以為富達手不識握筭口不問米鹽細小及物價

盈縮自垂髫至白首赤子之心若一直未離蓋八

十餘年如一日云公性至孝少隨雪翁官邸寢食

不離及歸聞計號痛幾絕迎視徒跣千里外至批

荆棘犯晨夜不顧事母王夫人如所生若不知非

其所出事母阮夫人曲盡孝敬阮病以身軀代曰

天乎其相吾母寧安于余身事兄守齋如事其父

家溪集 卷二十六

十一

事嫂顧氏如事其母撫其姪克嗣直若子克嗣殘

又撫其孤昌祖真孫生養卒塋俱相以成禮視從

姪言與明善無間遠近明善之子友仁可教卒教

以成立今薦名鄉書錚錚起矣雪翁二姊早寡衣

食所須皆從公出祖母任夫人族裔微弱及母阮

族凋謝周恐不逮甚則移之就養終其身吳夫人

有兄弟三人待若一體邑博似齊以其親且賢相

與尤洽自公謝政歸族黨多食貧公歎曰我縱不

能如文正公之廣濟博施收視一本如途人耶人

給田數畝又出其恩賜所積者散給一以

皇上浩蕩之恩一以示祖宗本源之意奉先率
禮作先祠崇奉四代又作別室以奉始祖及附享
者自奉甚薄歲時享祭務豐潔朔望肅衣冠以拜
又于祖先遺像與雪翁復歷各爲贊頌仍自叙其
平生別爲一冊命姪孫友仁作世系譜惓惓敦本
睦族古道至彌敦矣居鄉甚厚舊居有陵翁者其
墓地與公第密邇或以其地善勸之徙公曰獨不
聞爲勢家所奪乎我固非其人也顧培其封樹墻
而垣之俾狐兔無穴于中戒焚牧者無焚于道其
居右爲太清道院勢人欲舉其地舅公公曰此吾
環溪集卷二十六
童時所釣遊也其道流吾僭所同好也既不能爲
之營葺而忍奪之乎人是以益高其義家居未嘗
輕入公府請謁者輒戒門以絕非屢言相見郡邑
大夫可計日數也廡靜察欲使交遠涉萬里外所
過有司皆有贊遺公一物無所受使楚游者矜
知其先聲即湘紉細小不以涸公清聲朗然待前
輩有禮憲副定庵曹公念憲一庵許公以其有古
行恂恂執子弟禮言必稱名居必避南曹固擅時
名獨愛公文嘗以米蘋題乞言公操筆立就曹驚
曰若倚馬才耶曰父執之命不敢後也鶴坡王公

一邑令戚龍淵張一桂皆布衣以其才且賢並升
官位輩下之及歿梓其詩稿以傳尤敦故舊若高
封君吳邑傅桑晴山輩嘗舊同筆硯公赫赫顯矣
過必訪訪必促膝論心至鷄鳴月墜不休後吳作
教巴陵公以宗伯使承天乃遣使迎至行臺連床
話舊真愛溢出終不以冷熱變往與都諫俞公同
使交俞歿于途馬文簡公同在部馬卒于官公皆
爲之經紀其喪至恤孤翼脆靡弗崇厚而處文簡
公事尤較著事在太史王槐野集中待子姓雖煦
煦撫愛一不憚率勃勃厲形于色叱咤之聲若無
環溪集卷二十六
所容必使之愧悔乃已嘗教二子謂鴻臚君曰子
職司典禮謂都事君曰子職司贊畫毋以資劣自
卑毋以才庸自諉在昔名人鉅賢豈盡由資地耶
男兒在自強耳諸孫統膝日課誦讀及試之文親
加品第不戒而肅待僮僕嚴而有恩冷暖飽饑多
不拂其情茲雖其細可以觀大公著作最富文章
典雅平正雖不務襲陳言而造詣精深開闢變化
皆根于理許雖效法漢魏取材晉唐要之質任自
然多本性情所著有使交紀行稿鑒古韻語使
稿集古像贊有易義有女訓皆梓行傳播其

草堂全集尚藏于家書法道勁一無纖媚而本
之古意尤多則公之所恃以不朽者亦多矣配即
吳氏封孺人累贈夫人備有懿德先翁卒繼娶楊
氏今封夫人側室謝氏宋氏錢氏胡氏謝氏亦先
翁卒于二克紹即鴻臚寺主簿娶吳氏徽府長史
后湖公女克弘即前府都事錢氏出娶蘇氏御史
一齋公女女三長適太學生陸鏞次適太學生黃
相次適叅議戴東溪子邦傑孫男六昌胤昌道昌
志皆府學生俱能文年少而奇並英其才舊昌道
昌福習舉子業俱穎秀不凡昌壽尚幼孫女一公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古

生于成化辛丑十二月十三日卒以嘉靖帝酉八
月二十一日享年八十有一塋以某年月日計闋
上為悼憫念經筵舊學

勅禮部舉卹典以聞 賜祭四壇仍遣中書舍人
梁孜治葬事謚文簡蓋以公啓沃在經筵制作在
秩宗儀刑在天下獲上信孚已非朝夕所以令名
完節遐福永年得以始終保全而 貴終恩典至
隆極備公至此可謂一無欠心之事矣愷學殖荒
落晚脫泥塗雖愷亦不自知奚暇望人之知獨公
不以愷為不肖往往見人推與若視之為忘年友

不可不謂知己之遇公卒之前數日愷就其
問焉公顧謂愷曰余之平生莫有出于子之知者
吾死子其為我叙其顛末則是俾我以不死也於
乎言猶在耳焉忍負之乃不敢隱不佞謹撮其
要且大者編次如右將以請于當世之宗工大手
製采而擇焉謹狀

封承德郎刑部主事先考慎齋府君行狀

先君葆貞履素積隱德弗克振耀賴有餘休以遺
孤小子獲從子大夫後孤實獲戾宜輩明誅不自
殞滅移爨于吾先君孤每恨進也晚然磨斧走僅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古

竊升斗之祿莫克迎致效一日之養至是卿恤以
歸孤誠死罪死罪又恨其病不及視焉君卒又不
及視含殮以慎終事終天之悲復何然惟有先
君之平生在惟當世立言者錫之一 庶先君不
悼不百齡不孝孤不無蓋覆也 先世世為
華亭人先君曾大父諱一 諱思聰號
月山父諱浩號東樓恩授徵仕郎誥 侃侃不詭
于正義傳在定庵公可徵也嫡母馬 繼母許氏
母劉氏有淑行生男子四人長熊次 國子生次
 照字應華

號生有奇氣年弱冠已哀然如老成過
儻無靡靡逶迤習閭里人微視其然歷試諸
先君徐徐應之無不灑布一日喟然曰男子則有
四方之事終日守株坐何為遂携皆走四方即在
紛囂中風度灑如也雅好與士人游客門見靈
巖虎阜之勝時時挾士人携壺觴登最高峯頂徘徊
瞻眺津津然若有味竟日不忍去及客淮涉江
上金陵會多士以試事至乃大供燕作龍門小集
及下第者顧益密委曲通殷勤至割貲為行李費
善事吾祖東樓翁有所規畫一委諸先君銳意迎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七

顏無不當翁意祖母劉孺人病先君不翔不櫛湯
藥必躬進及卒茹哀執禮至歲時忌莫悲感如初
喪前客淮時仲兄煦密與數十金為賈資及歸兄
且沒矣時方寒約或勸之匿弗言先君毅然曰何
言乃爾男子當自樹立可背義務私畜邪泣歸其
嫂至撫愛遺孤齊於已出雖屢困窶終不忍割寵
自食晚益困嘆曰我固在也顧終陽陽自得幾
微見顏色孤時為諸生攻苦茹澹日不暇給先
君曰斷藝畫粥古何人耶且戒諸子曰我衰矣
又汝等不自策勵何以自立孤等月六

最失墜嘉靖庚寅孤宦遊京邸日惟二親
髮疏乞歸先君以書諭之曰汝刑官職惟獄訊
命繫哉爾及厥職吾雖弗與爾俱胡弗豫爾弗
厥職吾雖日與爾俱胡能豫小子謹識之其尚無
忘吾言歲辛卯錄囚畿內先君得邸報憂形于色
曰兒有此行哉王賀定國可深長思矣既而聞畿
內人稍稱辯則又喜癸巳會

天子覃恩海內先君拜今封受

命曰予何物草茅有此忝竊苦無自效奈何郡大

夫鄉飲待以賓位我冠緋衣非公燕不御自是戒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七

童僕戢門戶日與故舊結社山中笑歌觴咏以娛
晨夕方謂愉樂未艾而乃遽爾也於手痛哉追惟
往歲孤以使事假道歸省每侍先君側見先君形
神明爽矍矍出碧光談說少小事都記臆不忘
再飯後率加餐如常間嘗從先君遊又見步履便
捷躍然矍矍如少壯狀孤竊喜曰天乎其相吾
翁可百歲不死愛日未涯也吾行幾弗憂矣母如
京師方繪雙壽圖乞諸名家語為祝冊成計
夫孤驚且悼曰夢邪何遽邪知有此即三公何
頃總此一官竟飲恨終天邪於乎其慟也已

生以成化乙未三月二十九日卒以嘉靖十四年四月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一先君性任質無他陽遇人輒破畦畔見肺腑居常與人言事輒肫肫無隱有告之者曰盡真諸曰唯唯至與人言率又肫肫無隱然人多廉其性不之校晚亦深懲閉口且以慎名齋矣平生善酒深觴細酌窮日不為亂侍席即有歌舞樂悛悛坐如無歌舞樂席上人即號呼美酒相狎侮第悛悛坐不與席上人號呼弄酒狎侮每夜歸顧笑領呵呵冠衣整如也往嘗習本子業即棄去至所恒習者猶矢口縷縷而出嘗與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六

丈人夜坐偶觀史傳先君從傍曲證了了聞者曰爾老經生邪先君笑曰爾謂老經生始解古今事邪配陳氏即孤母封安人生子四長即孤刑部郎中次悌次懷次忱忱習舉子業娶皆名家女女三長適倪濟次適蔣憲庠生次適千道孫男四紹麒紹麟紹龍俱庠生餘幼孫女五長適陸承芳府庠生次受顧守忠聘次受朱綱聘餘皆幼曾孫一尚幼卜以茲歲四月維吉墓於北城濠之新原於乎孤罪何言附于祖塋以從昭穆禮也然壑域狹隘塚且壘壘非所以安體魄棲靈神也孤南奔以來

即借日者披荆棘犯晨夜

半九山之野

為言適夜夢吾祖東樓翁示孤曰何事遠求吾丘之左當必有得者爾亟圖諸覺如夢言走不百步豁然良是之若天與之合也於乎異哉孤等不孝塋不克厚罪何可言惟是華谷之石所以納諸幽者將遺後來永久圖惟不朽是孤不忍以草莽語銘吾先君敢扶服冒干太史公太史公愛孤世或知有孤倘遂銘吾先君是後世由公知有孤先君臨狀感念思昔在在成殯即斂行種種更莫措一言即有言荒迷顛越漫不可次序竟不知作何如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十九

貢士鳳樓孫君行狀

嘉靖乙酉秋文斐君卒於南畿太學官舍越明年將以月日塋其弟文采君率其孤子孝乞狀於余且拜且泣曰吾兄已矣余重哀其生也弗顧歿又無文以表其業恐終混於蒿萊而無聞也深惟况夢是懼又曰知吾兄者莫如子非子之狀其疇為銘言至款款與淚俱下余聞之亦為之嗚咽曰不然文斐雖未得顯其所存有足顯者自古太史公善將以傳後豈必皆顯而後傳况君於世為

先世忍不執筆為太夫人代耶乃勉次其事孫氏
先世世為華亭人代不乏賢曾大父諱文亮有隱
德弗耀大父諱士亨號雲岩齋光履素父諱敬雅
雪軒義授承直郎少刑苦自立終身無所附麗好
施予若嗜欲然見人疾苦患難營救不遺力松人
稱義者必曰雪軒雪軒云年踰五十弗嗣孺人顧
氏父弗育一夕夢異人出懷中一棗與之曰啖此
當得佳兒孺人如其言遂生君君諱息章字文斐
別號鳳樓少負奇氣不與凡兒伍數歲即嗜學毋
恐其心動致疾輒縮其膏油俾無夜讀竊入密室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十一
默誦不輟弱冠負笈郡庠輒試中的累上秋闈輒
弗第嘆曰命也奈何益攻苦弗解事雪軒公欲左
右承顏毋氏嬰末疾幾廿年視藥石起居惟謹人
問者迎送必泣以拜及卒哀毀踰禮君子傷之與
弟文采少小服食不相遠嘗論之曰所望同心尤
宗無得棄先人敝廬以辱世敗家文采用是策勵
名聲日相上下正德庚午歲大役鄉人待君舉火
者居多有貸不能償者則舉券拆之或曰子殆樹
德乎曰人奈何不務德哉再舉秋闈又弗利嘆曰
吾志齋美嘉靖甲申以員上春官入成均大司

奉政大夫江西建昌府同知朱君行狀
郡丞朱君朱君墓及二墓矣其孤胤徐乃持所為
行實哀經踵門泣曰孤重哀吾親生既不甚顯歿
又無文以表諸墓恐終混于蒿萊而無聞也深惟
沉鬱是懼又曰知三親者莫如先生微先生之狀
將貌焉莫徵言至茲輟與淚俱下愷誼不得辭勉
次其事君諱鳳字鳴岐號未軒世為高淳龍口里
人世不乏賢相傳為龍口朱云
國初有諱寶者以他事戍金山後所再傳為伯川
公海海生景景偶儻不群錚錚有聞矣景生磯是
為君考號東隱多藝能嘗賈于江湖間飄然絕俗
商而隱者也生二子仲即未軒君君幼靈穎不凡
五歲客試以對偶輒應如嚮日記數千言稍長習
舉子業為時文最精名隱隱起周氏某方為擇壻
一見君津津喜曰佳偶莫踰子矣遂賓而館之家
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家故貧東隱公卒家日益落
徙居郡城與今相公存翁同受學相公年雖少公
輔才也一下筆雄詞古思已卓絕倫輩君獨識之
廬中遂定交焉時泰和龍江陳君方為邑令延
教其子某自是門下取科第者相屬不獨某起名

書若今大廷尉達齋徐公與憲副弘宇王公并
後先炳耀無何以選貢入太學大司成文莊公亟
加稱賞既卒業居母王夫人憂服闋癸卯領鄉薦
再上春官再弗第益攻苦勵學憤憤如遇敵弗怯
癸丑又舉又弗第君顧歎曰命也男兒當自樹自
古純賢偉傑豈盡由此途耶遂就選銓曹試居第
一出知定州先是首選者往往內列華顯君獨補
外人為君不平君顧笑曰官以行志豈論內外邪
慨然就道州當三關九省士大夫乘傳前驅無論
宵晝雨晴迺至迭居百爾誅求民嗷嗷病矣君乃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三
敷執甚毅即尊官顯人多所震撼不為動而義外
之求悉為罷閣民困稍蘇至輕聶仲金之辜申王
宗知之抑尤翕然人人稱明均徭審編徃多出積
弊不可言君乃親自校讐定為三等九則如市斯
平定故中山壤地肥瘠不同際于徵輸迺徙者大
半君廉得其情酌地豐歉調停區畫復業者以萬
計丁巳歲大旱州人大恐乃齋戒矢心以萬民命
告于皇天越日雨戊午歲復旱禱亦如初輒又大
雨人以為精誠所格尤於隆學校較藝文擇其尤
者而賓禮之貧不能存者寧捐俸以給又時時

治宇廟至手題扁額文教輝然士彬彬興矣
大著薦剡交舉已未冬晉建昌府同知同知職司
清戎先是究詰者根連蔓衍漫無底極乃檄所司
嚴稽戎籍止及應勾補者餘悉置不問民甚稱便
適閩粵盜起嘯聚山谷勢甚猖獗率侶勇敢督儲
餉鍛戈矛又檄諸屬邑召募壯士選精簡銳分布
要害顧以身先之策馬走百丈嶺峽嶠山諸險遍
歷兵聲烈烈振矣賊終不敢近城下發一矢時當
略並噴噴稱能褒檄交馳又為平盜上書大畧言
土着之寇與夷狄異蓋勝則烏合敗則散去非有
環溪集 卷二十六 三
法制相縻非有恩義相結在速戰以折其氣或相
機以慎其發又條陳團練攻圍十有餘事書上雖
未見採錄而肫肫為國至慮已可槩見已君兩
任州郡持已峻潔定故有餘田徃惟視為家物日
蚕食其中君獨歸之官廩以賑民飢饉者負糲于
背輒稱曰公實生我佐郡嘗承委視他邑事輒自
累糧徃胥吏皆仰食于君邑之父老異之曰自吾
老人為兒時至今希覩此矣辛酉冬入覲君惟
馬行方物一無所將或恠問之曰
聖明在上黜陟在銓曹我惟載其職以朝持方物

何為清聲朗然由建去京四千餘里念親惟重典
獨騎壯馳至冒霜雪犯晨夜覲禮告成而君且病
矣遂解官歸卒于家卒之前數日呼子胤徐曰余
性寡諧不能善事人賴相國存翁得免罪廢往京
病作即以後事相告承翁父子兄弟為吾儕不測
時翁雖在內直猶以手書下及且曰賢者不諱死
汝獨無遺言乎讀之黯然泣下此其念豈今所希
古亦罕儷情見死生撫恤若出肌體間汝其記臆
圖所報稱則無廢吾言君性至孝東隱公及王孺
人後先傾逝哀毀幾絕雖寤甚墓祭俱不廢禮念
環溪集 卷二十六 苗

色萬夫莫回性循節約見信豪奢輒感揮于謝
不能至理家無毫髮遺算即銖文尺帛不妄費惜
往以慶貨事與之同舟日見其飯茹茹淡偶入鎮
市市僅斤肉越三日色變矣猶悲悲惻惻不忍徹
去相聚月餘終日一青敝袍余笑而問之曰此衣
着吾體十五年矣曹未絲絮宛宛如初御時顧謂
余曰暴殄天所惡也吾非惜衣與食為惜福耳余
聞而歎曰此殆鍼予病哉雖約已飭躬然獨喜行
義人有稱貸多不銖銖計息其人果貧不能償亦
取券析之人猶多其義君生于某年月日卒以某
年月日享年七十配周氏先君八年卒子男一即
胤徐側室金氏出娶鄉進士金君憲揚女女二周
孺人出長適鄉賢大參沈公霽子鍾次適前監察
御史馮公恩子 可俱國子生孫女一尚幼嗟乎
以君之才足用世而不果于大用政足澤物而不
及究厥施此豈有異故哉嘗謂之不及其才為弗
歷也弗盡其業為弗窮也惟盡弗盡凡以蓄也乃
今其子朴而好脩惻惻足稱其家兒意者天留其
餘以有待也謹據所聞以告諸當代立言者萬一
環溪集 卷二十六 苗

人安人先母陳氏行實

嘉靖歲甲寅春仲二十有五日孤等奉扶吾母柩即玄宅合于承德即慎齋先君之藏於手終天不返斯其已矣斯其已矣孤何足以報吾母劬勞萬一痛惟吾母閔中之慙復貞蹈素即之賢淑及以加矣孤不敢諛不敢隱乃瀝血苦塊叙其平生以告諸立言者嘗考母氏世次吾母世為華亭人其先累德種義以善良稱于鄉祖諱寬號容軒父諱吳號友琴贈工部員外母盛氏封太宜人吾母少而敏慧頗解書史能通大旨工刺綉自人物至禽魚虫藻製極精巧諸姊爭以為式然居止端凝不妄言笑整整如法度士友琴翁與太宜人極鍾愛亟稱于人口必當顯吾族及笄不忍舍左右納我先君為館甥既長歸焉我祖東樓翁祖母劉孺人嚴甚諸子婦鮮或當意吾母婉婉愉愉問寢視膳靡不當翁與孺人意家故無孀孀先君又慷慨好結客業日益落至家徒四壁敗突不烟先君終不以貧故悔吾母顧爾爾懽懽以佐朝夕補苴彌密僅免覆墜先君客遊江淮母或見之息學嘆曰沈氏衰矣胡不痛自策勵時夜讀往往坐堂下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其

古其忠其孝及遇有風節激烈慷慨嗟吁以為丈夫當如是吾恨不為男子隱隱焉諷諭至意孤忝竊科第及官刑曹嘗謂孤曰子惟刑官雖在讞訊不聞歐陽母之言乎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况世常求之死乎此其言亦可以懼矣孤謝不敢會

皇上覃恩海內吾父母並受封澤方繪榮慶圖為壽而先君旋復棄去吾母每秋風夜雨至掩袂泣下孤請故曰吾夫婦苦身作業正謂兒有今日吾猶苟延而父顧先棄我去何以為情歲時誕忌追惟容止笑語輒欷歔不自禁孤出知明州迎母與俱朝夕以清白垂訓食不重肉一或過腆率不樂曰兒不記敗突不烟時耶子為清白吏吾亦得為清白婦即飯蔬茹澹甘也無何量移江上仍乞吾母與俱弗然曰此行我固知非爾罪然子今為遷吏猶之棄婦市人不似初見舅姑時矣爾其盡厥職吾雖弗與爾俱樂也爾弗盡厥職吾雖日與爾俱弗樂也未幾見臺章交薦則人大喜官忝南楚省行見母形容日瘁孤若無夫志吾母猶溫言諭之曰吾健無恙行矣無以吾為念用競汝于成入

環溪集

卷二十六

其

行無恙乎會以 大慶事竣南還見形容哀甚孤
泣母亦泣猶執孤手曰我病尚無患汝起自隴畝
官至此正臣子報效之日何以我為念孤又泣曰
思欲兩酬事難並濟奈何遂抗疏乞休疏再上得
俞旨吾母曰吾累汝吾累汝方娛侍膝下不越歲
而母且不起矣於乎痛哉及卒一無所語但曰汝
有子矣可善撫之以冀其有成汝兄弟三人尤望
同心樹立及呼忱弟曰汝從兄居晉雖舉於鄉學
有成矣手且不釋卷汝可容自怠言猶朗朗而逝

懷溪集

卷二十六

其

吾母性貞孝盛太宜人年九十吾母年已七十
歲時上壽下氣怡聲宛若處子太宜人猶以少小
字呼之君忘其為貴且老矣與弟僉憲龔泉公交
相愛也於諸弟中獨器偉公宦遊歸說及少時事
未嘗不相對以泣好紫衣服一有黧涅昵昵不忍
置即浣而澤終昵昵不忍置命服非大燕禮不御
常指常布曰蓋帶從我於困苦中素所服習性所
安也所居僅密帷帳孤孀其隘曰居久且習夢寐
所安也其待姻族未嘗以貧富有所低昂曰我固
知有天性之戚也從係永昌下第歸人固易之曰

豈久在人下耶蓋察諸子如斯者
作威氣語但微示其意使之自訟僅奴有過多所
憐恤終不忍提其意則寬仁蓋出於天性云子四
長即惟湖廣布政司右叅政娶陳氏封安人臨江
知府陳浩孫女次婦娶印氏奉子次婦娶士娶彭
氏寺正彭敷孫女次婦娶孫序生娶吳氏因始知縣
吳周女女三長適倪雲省祭官以通將顯次適干
道中孫八紹麒麟府學生紹龍府學生紹鰲紹
先紹慶紹紹紹美孫女九長適陸承芳監生次適
顧守中次適朱朝綱次適史傳府庠生次適葉本

懷溪集

卷二十六

其

次許聘洪濟朱士倪承御曾孫一承宗曾孫女一
尚幼享年七十有七卒於嘉靖癸丑二月二日生
以弘治丁酉九月十二日於乎性孤官京師方隆
祿奎不及見先招考終孤寡不孝無以自適乃今
乞身歸籍及視吾母含殮不為不厚幸又以寇變
倉卒之舉大享不能一一如禮蒙戾山淵身百莫
贖謂必有以示永久而不沒庶可塞無窮之哀竊
惟婦德主內事無外見自非常世立言者錫之一
言則吾母閨德內行孰得而顯慳不揣不孝僭錄
事實施補削骨荒迷顛瑣不自知其失惟大君子

憐而采擇一二著之貞石豈惟吾母死且不朽沈氏千百世將永賴無極

環溪集卷之二十六終

卷二十六

手

環溪集六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沈愷撰愷有夜燈管測已著錄是集皆所著襍文乃其門人任子龍所編前有徐階序題曰鳳峰襍集序又有文徵明序亦題曰鳳峰子詩稿序疑今名爲後來所追改而又佚其詩集歟考千頃堂書目別載環溪集二十六卷則此非其全也愷文章頗尚古雅不肯作秦漢以下語而模仿太甚遂與北地同歸

李中麓閒居集十二卷(一)

〔明〕李開先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至隆慶刻本

李中麓閒居集序

世有好慕與詩酒者。壽將百歲。有猶能酒之
三者。動大而耗氣血。何以能躋高壽。老者自言
吾之於茶。信手而已。於詩。信口而已。於酒。取其
淡泊者。解渴。吻潤。枯腸而已。薛西原詩。能逼唐
後會。馬西玄於濠梁曰。古來詩人。惟一陳簡齋
李愚谷。夢虞集。自託於常評事。唐荆川。欲效寒
山。擊壤集。王南江。語所知曰。佳文無如學庸兩
序。四子者。當其幼年。盛氣詩文。皆尚奇古。且在
仕途。欲以功業雄出一時。而流名百代。及其世
故熟。而世情淡。齒長。官罷。故其所言如此。而老
者原以布衣。是以以三者終其身。中麓子維資
不敏。而才最下。亦嘗官京師。從數子。刻苦為奇
古詩。復欲建功立業。如四子所期待。年四十。罷
歸田里。既無用世之心。又無名後之志。頓然覺
悟。詩不必作。作不必工。或撫景觸物。興不能已。
或有重大事。及親友懇求。時出一篇。信口直寫。
所見如老耆之詩之茶酒。又如四子之所云然。

自稱其集曰閒居以別官居時苦心也雖然居
官之苦多矣固不獨作詩云耳吾今閒居不虞
得失作詩不較工拙其樂有難以言傳者觀吾
詩者幸求諸言外可也

嘉靖丙辰立冬日中麓李開先書

李中麓閒居集之一

四言古詩

大河久旱而雨志喜也僖公閔雨喜雨春

秋書之見其有志於民是故雨旱民命

也閔喜人情也作大河

大河涓涓高山童童道多渴死民乃困窮誰知

離亂即于我躬

大江以南太行而東久遭金華旱當嘉隆三年

于茲千里其同

五日不雨歲飢而凶十日不雨為終寧獨

知憂憂及愚蒙

天仁不靳憫恤吾農勢極必復雨而以風風不

害稼雨且殺蟲

初雨濛濛已而蔽空清灑淙淙黍稷芄芃民不

告飢年或可豐

既迷其穴蟻潰其封三時不愆八蜡以通由稔

而登大熟重達

瀾彼枯稿蘇此疲瘠田有歌聲里無戚容謝
手社伐鼓擊鏞

大河七章章六句

客有問唐朝科目何如我 朝者因為是
詩應之

大唐制科名多實罕長材廣度辭標文苑風雅
古調智謀宏遠志烈秋霜文律辭殫賢良方正
直言侃侃抱器懷能隨時舒卷孝弟力田閑於
里閑逸淪屠釣困窮偃蹇情學宏詞名實無忝

四言古詩上

達于吏理明果能斷搜羅不遺國運綿衍偏重
詩賦是其所短宋尚理學辭章倜儻至於前元
為政多舛胡漢兩科胡崇漢報晚專奔競賢才
疎散 太祖開天八方納款版籍就程草竊盡
剪並用三途行年不限辟薦科貢名登仕版兼
摠前朝令甲嚴簡開科比試文武並攬文試經
術才猷書算武觀騎射勇略精悍安南高麗不
分殊產立賢無方禮賢設館可比隆古鄉舉里
選但觸國禁罪不可緩削籍仆碑人情猶難不

樂仕進林泉仰偃 英廟以來辟舉青鮮歲貢
亦難進士等願賢偶彬彬仕途坦坦或外或中
名滿不貴徒言躬行實踐恪守官箴慎修
行檢官邪吏貪無由苟免國法不容物議難掩
輕則罷斥重則刑誅條網漸壞弊端不殄倖位
亦多科名力寧文浮而虛味短而淺救華以質
以管國體通達則吾豈敢

贈武定兵備饒澤田

四言古詩上

林有虎樵蘇見阻君子其來荷戈殺汝
陸有豺狼我形骸今得無恐君子其來

五言古詩

遊山詩

所步驅蹇蹇，破路遺蹇蹇。瘦雨村僕短衣不，
沐枕早熱時，當牛塵途甚。越超一僕氣猶壯，一
僕力不舒。壯者唱山歌，倦者長歎歎。路窮林忽
出，報已抵山居。土塵架草屋，依崖成里閭。知有
遠客到，田父欣候余。為黍必殺雞，鷄飛過隣廬。
開甕出濁醪，提筐剪野蔬。醉飽臥繩床，一夢遊
華胥。醒來山月上，起步隔所知。如心覺夜氣清，頓
教塵慮除。若非畏擾主，一月不歸歟。

觀馬和之詩經圖

錢塘馬工部畫筆擅江潭，雖然效吳裝其實可。
並騷孝宗與上皇，珍巖凡幾函曾命。為詩圖首
先寫寫單面風，絕不遺擇取在二南所重惟農
事稼穡及桑蚕。道君善花鳥視此寧無慚。

憫農

二麥口蠶收早禾，葉未抽。但言打麥然
名尤鳴，雖有秋運負不能償。逃亡不可留。

賣兒女富者賣馬牛，倒懸誰與解沉痾。何時
民貧盜必侈，毫牖起戎豈商米有明驗。君子憐
隱憂，願言司牧者亟為達宸旒。

紀舊事

客有為小卿同時居京師，吾罷滬友熾鑽刺惟
以乞哀當昏夜，行賄恐後時。爭走終南捷不
恤，路人嗤踪跡。忽彰露譏彈，首見麾奴逃門惠。
最遷謫向邊陲，不但祿位失兼之名節虧。智與
計計左色沮，語言遷居人不覺久泥塗力難支。
飛書免當路，天風辛早吹。不敢望召還，但求且
量移。濁潦暫解渴，糲食亦充饑。人言猶不靜，京
考忽及期。仍以舊時事免官，分所宜還鄉行不
進。難見舊親知，戲子罷登塲。洗去粉與脂，始觀
真面目。羞恨剃鬚眉，醜態儼如昨。悔心不可追，
冥行古有戒，銓曹固無私。

富村翁

家世本山丘，事業惟田疇。經年一到縣，半上
到州赴齋乘。乳馬宰社推肥牛，燠乾一兩足言。

笑復歌謳多收十斛麥心輕萬戶侯黍穀歸倉
廉高聲便唱籌曆書不會看何以辨春秋花開
是春種花落是秋收晦前月如盤朔後月如鉤
胸中無別慮身外復何求吾惟曾作吏浸淫有
智謀若是終田舍此老共為儔

元夕

焚香拜母庭有客來相訪云歷四通衢無一燈
可賞曩歲當此夕華燈錯相見香風蔽地米實
月中天朗士女與妖童三三或兩兩群遊及晨
鐘笑歌還鼓掌有司虞風火急防閑榜自從
歲不登冠盜時擾攘佳節雖云同樂事不及往
語罷客出門因之動遐想

將除服有作

未塋服不改深衣與練冠母亡及禫除改之心
不安但守時王制稍為更其端衰病力不任久
以墓為難足復被重傷行步長蹢跚明春必衰
事積罪或可寬身世等飄梗光陰如逝湍當此
悲活掩當寢憶熊丸廢詩哀王裒刻形效丁蘭

追念存日抱孫笑相看乃今俱已矣五內徒
辛酸短嘆復長號交頤涕洟瀾

暑夜讀史

用人者藉藉後至反居上去惡如逐獸猛者不
敢功高多不封疑深為叢謗佞或以巧逢賢
或以直放貞士羞折腰茂宰徒強項忠臣不二
心予子能終養用舍關朝政責在君與相史以
繁興衰讀之增感愴盛暑助燈輝蚊蚋集書幌
涼效車胤燃藜擬劉向倦極方掩書月出薰
風蕩乘涼可安寢近事渾已忘何為對陳跡今
人情不暢

京友怪予久無書問解以是詩

禁嚴潛住京官吏曾遭黜罷官吏潛住京師有禁居入書
入京寧不與同律懶書效稽康上書笑韓愈奚
必泥功名養生亦多術

林居追憶往事

獨用笑彈冠不如且老無棲息性和安不思得
賜環非風行柳下伴月卧花間身外無餘物心

內有餘閒往歲遊學省微事竊水衡已分破
岸猶自起波瀾同時八九子相次失其官仁者
摧折易莫道生才難

喜得脉象李方伯還家

李君負經濟聲價重太呂生值 聖明君超三
還邁五出入三十年臺省及州府由縣歷方岳
俸餘一無取是處吏畏威所至民安堵遷移向
南天萬里路險阻暫時屈遠方終賞踐台輔群
工無貶辭同官造飛語免官以老疾失實誰與

五言古詩五

剖髮黑且善飯力強步輕舉喧客首問君君意
不少憮婉辭權應客音疾今幸去促駕治行裝
即日便解組藩司失一賢吾今喜有侶不但是
通家交好兩無拒壯歲更同朝自幼相爾汝別
久情愈切朝夕空延佇音塵知不遙命僕具雞
黍掃榻潔門庭敲冰兼酌醕于以叙積懷于以
清煩暑僕馬忽抵鄉鄉人正喜雨行李甚蕭條
先驅無負弩雅志笑桓榮區區誇稽古宗元在
遠地猿鳥共與伍絕域使班超老年思鄉土旅

不止商人仕宦皆為林昔走無定方今歸有室
宇行藏隨所遭為虎亦為鼠行則列廟堂藏則
棲畎畝矣脫朝紳欣然偶田父有時除茂草
有時塞芳杜帶月弄潺湲鶴洲及鳧渚驚夢疑
朝鍾靜聽乃社鼓新詩寺壁題藉養僧舍煮鹿
豕不離門魚蝦長登俎列子四十年興居在園
圃古人獲我心惡僚不可與官尊少全歸全可
屈指數井竭以其甘李存以其苦人羨吾與君
林泉各得所相要至百年相語傾肺腑村鎮况
比隣往來迭為主飽飯愧無功緝書差有補
解王克著論衡置筆遍牆柱尸位有媿顏梁竊
為七序得用惟經學不須守傳註昨聞有檄下
備查君出處事多急用人早晚有徵取昔昔南
備倭定然北却虜譬諸舉大木衆力呼邪許閉
門倘堅卧何以慰 當宁還復登廟廊莫戀舊
版築大旱沛商霖兼為周仲甫聲名人共聞勳
業人爭覩吾不賦招隱君須惠農謠得朋復失
之獨行仍踽踽

五言古詩六

九子詩共九首有序

李嶠峒有九子詩多詩文之友予亦有友
九人馬詩文而無經濟者也勿論經濟其詩
文不屑乎今而實不外乎今不蹈乎古而實
不遠乎古有可掩蔽前九子者馬同履仕途
相繼一蹶弗起惟趙浚谷起而復蹶產各殊
方無緣再會別近者亦且十年餘矣丙辰六
月六日熱蒸坐甑蚊衆成雷通宵不能假寐
安得高閣迎風而玉井含霜手起步中庭仰

五言古詩七

見玉繩符低銀河已徙爰念同心作為九詩
歌之童子群然和之聲驚隣舍古謂朝歌歌
非其時然則予歌誠亦非時而予情有不能
已耳次日困卧遲起即命歌童從而記之

李愚谷舜臣

近有一雨使暑自齊城來拜使發其函故人遠
見懷首叙別離久繼及病為災雖云親湯藥猶
不廢啣杯夜則注六經日則登古臺注經有獨
子古有餘哀有時為詩文詩細而文該濟時

官經畧可惜困蒿萊君才猶偃蹇况我更非才

劉崑陽繪

皇家設諫垣勝任實為難不專王言出百職要
繩諫夏相昔貪縱獨能發其奸奏疏雖留中丰
采動朝班出之守遠郡民安樂管絃台臣勢方
張就間已為寬裁事與君同不為彼所歡我歸
負耕耒君啼執釣竿兼能為辭賦獨步登驢壇
側聞環溪勝無緣一縱觀安得如飛鳥南翔假
羽翰兩送兵生去臨風徒自嘆

五言古詩八

羅念菴洪先

學宮得書札遠自南州發外封托置郵雖遲終
必達足何相思深不慈鮮鴻乏有一公文章丘儒學開辦制之
則念菴寄書也亦可謂少小承庭訓清白守家
篤於思而巧於計矣法理學窺孔孟對策擬董賈賜第第一人置身
在禁闥曲木人不愛直木乃先伐歸來仍故吾
升沉何足訝藜杖隨身便尊羹溜齒滑年與德
俱進傳聞尚黑髮真機長不息病根能悉拔處
友最沈密教人成卓犖考禮輕小戴為文振大

雅義行直里間飛聲遍天下
韞玉待時沽非君
索高價

呂江峯高

呂子有仙骨近好長生術
自遊揚州迴杜門再
不出上無覆身瓦下無充腸粟
不能奉兄長固
宜惱董僕市道在門內
路人何足恤治生甚拙
据俯仰今稍裕罷棄原非罪
心不少拂鬱駕部
昔為郎應變出倉卒
督學在東方教勤無棄物
才名忌者多仕途遂乾沒
公論終難泯有人直

吾曲暫繳凌雲翼會展追風足

熊南沙過

祠郎熊叔子博學獨稱最為文
奇且古不甚求
豐沛夙善說麟經
易惟以理會舊有春秋就正
坦直無他腸定交不傾蓋
頌首視薄夫江河與
溝澮遷謫為下僚
曾不易其介疎簡懶折腰
豈能更束帶曉曉憎多口
失官庸何害西蜀舊布
衣名正心為快聞離解友升刺止
既不容於內
又不容於外
一人何足惜世道可勝慨

劉川順之

唐君吾畏友剛果而有斷
讀書古左史拜官今
右諫多能乃其餘
象繡善推算兩任兩見
麾不
能為巧宦羞稱卞和氏
荆玉輕三獻著書似揚
雄解嘲兼解難又復似
稽康因而成懶慢戰勝
身漸肥寡營病已間工
文恐後思破焚筆與硯
見聞久棄捐心性能磨
煉所居滿蓬蒿所食惟
藜藿他人或不堪妻子
俱無怨但聞司牧貪橫
恨時扼腕別去歷歲時
生來異鄉縣何日得合

并再聽新雅詩

趙浚谷時春

披褐謁天子未冠旅長安
文首南宮選名高
北斗懸止知登第易不虞
行路難樹背無萱草
令人長發嘆彈奸激義氣
交毀出無端貧歸空
西壁一日不再餐牧豕在
床下飯牛過山前微
賢不遺遠主德越義軒
嘉其文且博官院列
清銜上書再失指仍守
舊漁灘遙疆忽不歸羽
書日夜傳烽火隣京國
不但寇祁連起廢理兵

事仗劍據征鞍朔風吹易水漢月照胡天馬嘶
人慘慄龍戰血彌漫功多賞不及何以斬樓蘭
牙將無歡色材官多苦顏柝下三宜黜阮生七
不堪何時重聚首西望隔秦關恨無縮地術相
憶摧心肝慰愁檢佳舞愁多不忍看

王遵嚴慎中

羅秩中傷日年饒三十三不惟閒世務人情亦
飽諳冲霄負奇氣懸河善劇談曾效蘇門嘯還
將禹穴探馬群空冀北鴻名播斗南才真當一

五言古詩十一

面與弟為二難養家有柑園養身有菊潭新居
瞻祖兆舊市起晴嵐往日太英發年來更渾涵
美玉及龍劍名高實不慚圭角既磨砥芒穎復
韜函有微須早出莫得老雲巖

潘春谷高

外考作不及人心駭且警指勅非言路擬議非
臺省羅官出內批何由如一等貴人懷私憤假
公得一逞烏乃驚曲木蛇乃是子影知者聲其
寃不知尤其鯁英雄不被讒勳業外翁並

誠兵機兼能和將領圖形上雲臺勒銘於
鐘鼎屢徵屢見撓天下空延頸時節盡滯滯賢
人徒耿耿向在關西日軍容嚴且整督府稱其
能謂可備邊境薦疏不能救有如按諸井有書
過千卷有田不一頃食指日漸多難辭饑與冷
結綠在盤餐何時露鋒穎驥不遇孫陽駿足無
由騁壯士狹天下不須惜光景萬里只跬步千
年猶倏頃

平陽哀

五言古詩十二

平陽哀者哀平陽府也嘉靖三十四年十二
月十二日夜半山陝地震而山西似猶過之
山西地震而平陽似又過之遠近同時起西
北直往東南後雖屢震不止止有初次為災
平陽所屬蒲解絳隰霍吉六州臨晉猗氏榮
河安邑翼城聞喜垣曲岳陽曲沃大寧靈石
萬泉永和芮城石樓稷山臨汾襄陵洪洞趙
城汾西浮山平陸太平鄉寧夏絳蒲一十八
縣壓死軍民四萬二千九百六十五名口塌

較房屋一十五萬六千五百六十七間土窰
二萬六千六十七空頭畜三萬一千三百九
十五頭匹其蒲州榮河安邑臨晉十去八九
數難盡查大約不下十數萬較之有名可查
者損傷多矣止蒲州一處鄉士夫及遊宦死
者如劉大參白少參楊苟二僉憲楊尚書因
驚病死白參一門共死七人楊州判亦七人
宗藩尤為可憫歷堯山陰王一位輔國將軍
四位承國將軍一位鎮國中尉十七位輔國
中尉三位庶人五位縣主一位郡君一位淑
人一夫人四宗儀儀賓半俸儀賓共七員未
請名封子女并官人一百八十六名口官室
宗廟宗學五百九十餘間其城牆城樓壞者
在處有之陝西地方則西安府華乾耀等州
咸寧長安三原涇陽臨潼興平高陵咸陽鄠
縣淳化真寧渭南等縣地方廣闊災傷數多
但比之平陽一府則不及矣宗藩聞亦若是
不哀陝而哀平陽以有來自彼處就熟於東

五言古詩十三

者言之切而得之詳庶詩為真情序為實錄
也四方災異層見疊出倭寇戕害三吳兩浙
處所不止對半竊據不止三年今年正月初
一日新徽鎮折川兵一千二十一日山東河
南等處兵五百尚參將一員指揮等十三員
三月二十六日報到倭船八十隻陸續到者
尤衆四月初三日在伯蔡港初七日在狼山
搶去張把總十四日突入慈谿殺死居民不
計其數鄉官腰金者三十餘茶毒名邑一空
困薄杭城劫掠瓜州儀真江陰等處又有一
部常熟種田楊州關廟已被燒燬桐鄉知縣
放一應死王秀才領兵五百立功贖罪出即
降賊彎弓反射遂誅其十九家屬今監雲
梯攻城復讐五月初五燒無錫一住十七日
南燒至望亭鎮潞墅關北至高橋巡檢司黃
林落舍二鎮及各鄉村三百餘里又燒常州
關廟并奔牛呂城二巡檢司本月二十七日燒
丹徒大約南寧波北揚州東上海西湖州四

五言古詩十四

西二千餘里民謠有兵戈起諒川流血染崑山及吳越干戈動嘉湖作戰場云云其他訛言不可勝紀大端東南財力已竭西北自然坐困近差陳可願探聽迴還呈稱行到五島偶遇毛海峯語以藩司移咨事情彼即報稱同伴汪五峯今名王直在此日久素識夷情願殺賊立功只是國王孱弱號令不行惟山口獨稱霸王九事俱得自裁有言皆由通番奸商及毛王二人勾引島夷為寇又有言彼

五言古詩十五

國連年荒旱米價騰貴專恃四外貿易因此自造船隻合夥入寇而國王不知今云已傳諭五島禁戰不來入犯難以輕信或毛王畏懼本生傳諭國王曲為誘阻或悔悟已深懷戀鄉土乘機立功亦不可知惟能先剿舟山等處零賊有功心跡既明然後與官軍犄角掃蕩窠穴總督撫按先有犒賞所獲功次隨時具奏自有殊恩大拜照舊納貢開市若陽順陰逆旁推別調以老我師必出神算加大

乃災害之極大者故于前因近報紀之特詳然尚有不能盡者林泉廢人無由與知豈惟有規廣川之筆徐仲車目瞶耳聾面壁十年不與四方士夫一接問之天下事無一不知者鄙人有規多矣占云地者積陰成質地震者陰有餘也不有饑荒必有流血又曰地震有聲者天下兵起又曰地裂陷者羗夷兵叛中國者陽也外夷者陰也地震應驗非一大率以陰薄陽之象地震已為民災而兆又有災民生何不辰也

五言古詩十六

皇上道孚太素德機重玄道已成而望若未見德優入而謙不自居施不測之恩豈有無方之神化行看海不揚波五氣順軌永一統無窮之治而收五兵不試之功中變外寇奚足為患哉古云天心仁愛人君特出災異以譴告之楚璧見天不示警則曰天其忘予今災奇異多天其不忘且以仁愛而成盛治歟平

湯客將辭行因以是告之少慰其心并係之以詩以瀉予哀云

地震今方定平陽有客來向予泣且訴就食行當迴去歲冬之夜古今無此災有如地維圯忽然鳴疾雷屋傾同拉朽墻塌類崩崖物畜不足恤民命等蒿萊豈獨民遭困宗藩半劫灰土高約丈餘火似焚油柴大埧成深澗平地起隆堆湖湘天決裂陝右地崩摧秦晉災相似人情尚喧喧四方多變異詎止平陽哀戶曹修降火

五言古詩七

渭流却逆洄山崩兼泉湧華見復風霾犬育在鷄卵蛇出由人懷雨血淋漓妖鳥羽毳毼虎產於猪腹人生自驚胎李樹忽結瓜多而更且魁夜見火城出蓮從土菰開遠路無輕擔窮民反重差徵求及鷄狗刑罰及嬰孩倭寇今熾盛慈谿餘燼煨兵戈逼抗郡風聲震江淮詭言亦可畏藏機不易猜吾病且無謀何以保行骸久以嗣為慮兼以老見催一二有經濟不見起朋儕致祥氣必和致異氣必乖 聖人今在上自

陸平泰階天心見仁愛災奏司天臺春秋聊紀異源魏廣川才

勉軍士三首

竈前聞溺聲月沉夜方徂乍問何為者答言吾乃符胡不於戶外戶外鬼押榆書符欲辟鬼乃為鬼所驅征倭見倭走軍前多懦夫糧賞空糜費費符不如

五言古詩八

客行偶晚歸風雨冥前途迴顧電光中乃有追且呼羽衣頰而長貌醜兼多鬚以為是鬼物恐懼急奔趨追者叫相待吾乃有名巫扶持至城郭必當報以符貴符為驅鬼符本巫所書巫身不自保其術總然虛征倭見倭走軍前多懦夫糧賞空糜費嘆哉巫不如

病者須善藥訪醫甚勤渠衆推一院長知脉善方書食祿歷年久活人千有餘竭誠造其室具禮縛且都立候久不出出用兩人扶痰喘聲難續痿黃面不舒鼻衄膝長痛唇焦背發疽病者乃大笑不別便登車若果有奇術先將已瘳除

征倭見倭走軍前多懦夫糧賞空糜費嗟哉
不如

自敘

松柏伏蒼石側出終凌雲隼雖暫竭翅迴旋薄
蒼天迴旋吾不能側出苦無因既非後凋材鳥
雀同群壯志已馬矣耕釣藏其身

邊事二首

邊事最堪憂達人悉知否壅蔽日愈深紀綱壞
已久失機却報捷虜級乃華首割尸猶不可避

五言古詩十九

兵遭毒手或是單行客或是孀居婦虜中得逃
迴命復如芻狗虜至避其鋒虜歸尾其後拾得
牛馬還邊功便借口結士少歡心行事多掣肘
燃眉救眼前噬臍將誰咎月糧倘得數年例依
期有缺伍早補完方能掃羣醜安得朔方將更
有西河守邊塵盡日清虜騎中宵走一身繫安
危千年名不朽予非杞國人願作橘中叟
出帝京久矣棲畎畝世事不關愁著甚兼

又

邊急請內帑三軍賴存活譬諸行貨人價爭少
與形賣價罄千文買將七百削遠汲山上泉近
救道傍渴管田難稽查屯田久占沒薪桂米如
珠並引空擔閣債帥劇貪婪皮去仍加剝外夷
且莫防內變或將作必須破格方亟服瞑眩藥
愚婦不勝愁智者寧無覺

贈王南嶼

昔為姑蘇守不寶姑蘇物垂橐旋故鄉惟携一
枯木俸餘五十金深藏用土覆掘出助公需顏

五言古詩二十

色不少拂歷任操愈嚴清風長拂拂官階今已
崇官事久而熟屬吏長其威下民受其福文雅
鮮與倫不專能幹局新采嬰末疾喜聞藥已勿
貪風日漸長民生日以蹙如君得百人內卿外
作牧九有無干戈四時聞絲竹坐享太平春吾
衰心亦足

冒雪遊繡江寺

出門雪初零入寺勢方大龕前有凍花鉢內堆
冰菜廢井填欲平禪庵壓將壞鳴聲忽驚人饑

鳥入無頼天花淨不緇
澤融無外迷津惟一
悟世塵濯八解安能如惠可雪中冥會

風雪中重遊玉泉寺

昔過玉泉寺為華康仙客今再玉泉寺為吊李
方伯前歲暖如春此來寒太劇朔風起石沙玄
霧迷山澤雪埋走馬蹄樹凍棲禽翻失路行迤
邐悲朋長嘆惜蘭若替侍與濕衣就火炙參禪
雖夙心其奈日將夕予亟趨市城僧仍依香積
再來多題詩預為禱塵壁

紀夢

苦為塵事牽自昔早歸田茅舍渺雲際長安遠
日邊屬當兩歇後虹影掃晴川牛羊散西嶺禾
黍滿東阡薄暮煙如織中天月上弦側身掩華
戶漱齒掬流泉僕夫相枕藉幽人獨未眠萬籟
寂無聲四顧空茫然倦來聊隱几一夢到鈞天
醒而還復夢夢境不殊前既得聞廣樂兼承玄
素編往往慕其名乃今扣其詮吾惟無外慕神
清已有年神清夢亦清由此可學僊紀夢偶有

雜詩更百篇一一諫閒曠但不賦牛泉

苦熱

春中日在柳炎帝司其職苦渴多病身煩熱何
相逼汲旬難夜眠近午始朝食止蟄藥無能驅
蚊弱有力莫為觸暑行且就繁陰息官微罷復
久賜冰胡可得神馳寒露臺夢想雪山域時山
西見妄念不須存秋涼當在即

月

晚從西海沉晚自東山出行人馬上看離婦閉

中數惟有林泉客四時常作主

七言古詩

寄題葛芝山藏書歌有序

余有好書之病芝山葛子殆甚焉豈非同病相憐者哉然士夫家率喜小說古人解經之書多闕而不行維則余憫之但求諸紙上之陳言孰如無言尤愈也芝山別余日久願各努力期不負素心則固有千里同堂者矣

芝山葛子書滿屋錦帙牙籤數萬軸架上亂積

七言古詩一

蠅頭書床間總是牛腰束漆字奇文久不傳竹簡蝌蚪誰曾目君家盡有古今秘燦爛猶如手未觸長天苦誦不輟口夜深還向螢牕讀我亦好書真成癖遠搜博訪及窮谷片時不離鉛槧間半生正墮魚蠹窟嘗聞世南行秘書天子出入隨華轂結習猶坐陳隋餘獨有河汾尚經術只今頗會川上心一笑無言樂事足後四十年駕文綺披髮與子遊亭毒

曳石歌

中間劉公天下士聚石為友有深意以為未俗不可交不如友石為有益初時即得太初巖飛鸞動鶴相繼至雲谷滴翠扒樸蟾餘悉有名今不記十石昔列舍輝亭邑人遊宴誇神異巖實分明峯巒聳翠矯首頓足顰眉伏犀奮激鉅觸騫騰沉墜偃僕趨進踈齧欹倚巧恠嶮巖挺拔峭峙衝斗排雲棲霞掩日夜飛光芒晝屯靈氣中有深窳藏龍蛇外多異勢愁魑魅或如公子或如傲吏或如衆賓出遊群臣入侍又如蹲踞怒視鷲鳥迅鷲抱犢卧天門戴鰲湧平地太湖錦川不可方紫英靈壁徒增媿劉公有時狂興發把酒澆石示同志一壺止得飲一杯雖數十壺亦不醉公歿十友散不收藤花溝斷空憔悴官府居民爭輦載我今喜已得其二有一尚自西阜莊野蔓女蘿相掩閤傳聞植立當宅中兄弟分居幾遭毀界墻此石礙半尺剝擊其面利器骨格精神尚宛然誰云好物非完備人我與古有之我最不因人所棄矣兀將及一丈

七言古詩二

折粒例最爾一石且非遠涉月經旬不可致傾
囊已捐數十金倩牛各費千斤力何時可得達
國門屹立新園心始遂我以好石名東方五倍
劉公還不啻顧移此心養性靈人生百歲真如
寄君不見古齊老人張受益巨石猶存亭久廢
麻灣之東牧羊兒踞坐其顛不知避又不見菱
溪群雄嘯聚時對石終朝恣遊戲富貴豪華似
水流群石拋擲如敝屣始知奇物有廢興始知

七言古詩三

抄秋村田樂

人事有更易玩石雖可寄閒情莫教喪志為吾
累此與前後象恭歌原是二賦因聲調不似體政為
三歌然亦非歌體謬所謂一家不成兩家不就者也
山田茅舍野人家世敦儉讓不矜誇半壁古甌
為伏枕一壺豆液當清茶男僕情懂如野鹿女
婢兩手如烏鴉惟是渴飲流霞飯飽胡麻或有
類手驕奢一泓綠水村中逸無數青峯戶外斜
屋裡晦明雲聚散窓前新舊竹交加排空白鴈
傳寒信越水紅鴛卧暖沙挺挺疎枝多檜扣蒼

蒼衲自盡薰蕕霜林處處無金葉風扶時時墮
一花余興有時遊夜壑居人錯認斗牛槎倉餘
穀麥鷄豚茂門少催科情與嘉但得身心無係
累不愁世事轉參差自知裂土原無分堪嘆吾
生信有涯何必積膏歲二酉傳道演三車洞中
煉丹砂爐內養黃芽又何必博極物理如張華
太玄未受恨恨如侯芭

殘菊歌

七言古詩四

憶昨重陽前一日園中早菊尚舊蕾花神有
憐佳節一夜忽開四五枝是後繁花積漸盛優
增夾砌日歲蕤紅黃競郁爭先發紫白翻翻亦
不遲亭外因風搖羽扇窓前向日閃金旗更有
密枝張翠葆薰多嫩蕊露霞帔密枝嫩蕊他難
比疑惹天香下鳳池晶瑩有同冰玉骨鮮明不
減雪霜肌就中何色為佳品醉楊妃與粉西施
狀元麻葉大紅袍大小胭脂更次之淡白猶勝
觀音面玉玲瓏共碧琉璃縹緲瑪瑙金銀紐
襲清香不可緇外列千重為蠟瓣中藏一葉是

波其蓬頭金眼俱難得更有奇葩割不齊儼若
 點粧黃鶴頂不殊刻鏤粉包然知名檢計百餘
 種遠出三江近出洪亂挿滿頭真醉客斜挑而
 鬢是歌兒醉客歌兒紛來往主人始一到東籬
 東籬花比年時好欣賞偏宜酒與詩憂心久不
 拈詩筆病足無緣把酒卮寶萼不禁秋雨挫嬌
 顏苦被曉霜欺正當濃麗旋狼籍不怨西風可
 怨誰暖日晴烟過過矣凍雲輕霰倍凄其香心
 已上蜂房去殘朵還依曲檻垂浮浪羞稱苑李
 樹飄飄一任亂風吹當其灼耀全堪玩偶爾凋
 傷百不宜錦片將填明日枕瑤英長歎可充飢
 開時常有蝶相趁敗後蝶來似不知慘淡幾畦
 難着眼蕭條三徑感愁眉數莖整整數莖亂一
 半亭亭一半欹靖節何由拋縣印靈均無以吊
 湘纍雖是靈根猶固秘詎知綠葉捻離披人言
 花影坐間移我嘆花開能幾時逝水光陰留不
 住掀天事業者難期撫膺自壯丹心在照鏡驚
 看兩鬢衰一瘁一榮常事爾莫因殘菊重傷悲

七言古詩五

前象棋歌

無事偏知夏日長詩書懶讀積匡床有客款門
 稱國手敲棋海內號無雙既出大言定絕藝又
 良費必深藏呼童延入欣相見乃是舊識名
 吳唐京國別來今數載聲音如昨鬢毛蒼里中
 棋友來相會共說棋高不可當惱余奮起試臨
 局長簡高呼如病狂幾度攢眉籌上策片時屈
 指得中行能使寸心遠千里角子百步可穿楊
 九十之路橫還縱三十二子定低昂二砲隔物
 方擊物直衝五卒不回翔兵戈外列如屯戍士
 相中環厚自防將出九宮離窟穴河分兩界守
 封疆馬走首擒頭尾應車傷齒冷為唇亡馬似
 入林之虎豹車為當道之豺狼寧失一子勿履
 危鄉機關莫露出入宜詳或攻其必救以為可
 通之路或因其無備以為致勝之方雙鳬戲水
 機偏巧獨鶴旋空聲愈揚鼓角喧闐驍朔漠旌
 旗蕩漾映甘涼一天雨驟燕山黑萬里雲長塞
 草黃宸曜殷登披草木嚴明號令南風霜一葉

七言古詩六

輕騎穿急峽接鞭端可斷長江談笑風生白羽
飛揮霧湧碧油幢驅後三千虎旅分數十二
龍驤捷如馳八駿險如攻五羊或盟於召或會
於黃不但雄兵犂草地能將尺組繫名王青海
又聞征可汗白登忽報走高皇遲如圍苜蓿入
蔡倏忽遲速誰能量驍遠深藏虎穴喧譁不
咸聞鷄鳴危如張許支孤壘狹比孫劉保一方
戰酣日影移松楊畢剌之聲聞竹窓近友旁觀
如舊快遠人喪氣幼新降擊節高歌青玉案攤

七言古詩七

益瀛得紫羅囊曹公智窮敗赤壁項王勢蹙刎
烏江能行光驤今伏櫪失水遊魚不跳梁慄疾
無殊鷹攫兔追奔有類犬群羊今番敗北愁東
魯謾道馳聲滿鳳陽吾以棋名擅天下後先訪
者紛相望蔡榮陳珍有職守屢會朱相共曹楊
二吳擔簦不憚遠一歲一來惟小張神品方能
稱入室有如此輩只升堂君不見鐵冠道人不
喜棋損却開心終有傷陶侃將棋投諸水運甓
習勞力不遑學成無用屠龍技作歌何事自誇

張聞人譽已謙為美惟有棋家必自揚况我年
高猶乏嗣精神收斂自然無病而繁昌

後象棋歌

象戲傳流七國時定名演義周武帝顛倒豪傑
掌中收羅神鬼歸胃臆變化無端幽玄莫測
意在子前神遊局內八路須通九宮慎入莫走
顛崖宜居要地濟弱扶傾摧強破敵絕勝醉紅
不必呼白勢有大小貴能審識劍戟倚天長旌
幟掩日黑莫露語以洩天機在潛形而成獨智
彼強我弱避其峰我寡彼衆張其勢喜陰準之
既昌嘆烏騅之不逝失焉塞翁難豫知牧猪奴
戲不須悲水底魚龍成隊出天邊鴻雁破行飛
奮翼悍鷄爭赴鬪嘶風駿騎控交馳五霸紛紛
相啖噬群雄糾糾自誅夷當頭用砲能驚衆
助截車可突圍衝陣輕驃長不測守宮二士
相離將無急難休輕出左右仍須謹隨護草
先鋒保駕名更專劫寨奪旗舉龍離海嶠
車去虎下犬闌馬有卒輔廣略疆場殲殪強

七言古詩八

長晉師如抗秦卒校兇三穴窮猿一木野孤
中箭仙人換骨知和而和可速則速或全軍討
叛或單騎見虜觀之可以暢高情竭塵慮升沉
原自有由勝敗會來不定有勇不可無謀五敗
為求速勝圖手得勝防輸劣棋隨手即應或喜
或歎捷或慚如亡命或見機便決或凝思入定
言手自揮坐對心相競上絃河而喜心旁溢
送夾岸而怒氣倍增再論不迴之子實為敢死
之兵周流無滯搏擊擅能車騎尚有周戰法偏
裨魯備漢官名營中八面將軍重河畔斜飛半
伍輕飛為舊見連翩易古木時聞剝啄聲忽復
傾盆半夜雨又疑錯落滿天星勁難與京牢不
可破玉女殺胎飛餒趁火矢石糾紛戈矛交錯
即運謀猷深居惟憚甲兵附麗以相資勿謂分
離而難活遂虜方聞鴈塞清講和把鴻溝割繒
禽場翅怎高飛豈免羈身難遠脫犀角能作一
水分驚頭莫遣三山墮大笑推秤驕四鄰天風
滿生岸潏潏再發一局川卒當前彼敵為其

七言古詩九

我師僧以遠欄行行不斷看者求先鞭
復恤弱刑邊昏中見日火裡生蓮出能破為人
可斬閑禁子若泰山之壓成家如磐石之安
關險蜀道難一夫坐守萬夫莫攀決水而擒龍
且削木以殺龍消象棋不減圍棋與手談勝與
俗人談世間之苦有如倒懸桶中之樂堂下
山賭酒不輸難中聖用心於博似猶賢遊名海
島從今日坐隱披軒不論年招呼衆友終朝為
戲具一任人情世事兩覆共雲翻

喻意

七言古詩十

夢中有客惠佳酒呼奴抱去熱來嘗忽聽鷄聲
驚夢覺鼻內猶聞酒氣香追悔一時用意錯酒
佳涼飲有何妨人世百年真一夢夢中有喜有
悲傷功名得者乘涼飲失者遲迴待熱觴功
得失有如此買歌且醉大堤娼

苦熱書懷

憶昨芳辰鶯出谷忽臨朱夏燕巢梁得有片雲
風攪散何由一雨掃炎光嫩柳陰多涼却少老

觀影短景偏長綠竹園中疑縱火冷泉亭上似
探湯南畝有憂同父老北窓堂得傲羲皇炙火
方能療病骨鼓冰稍可潤枯腸升沉遠邇俱同
熱不論林泉與廟廊人生在世無非客官罷回
家亦是鄉但守困窮嚴節操莫隨時俗改梳粧
搶官恨少雲中手已疾還須海上方要展奇謀
為事業不徒操筆擅文章止知平步登鰲背豈
料人心險馬當萬戶何時侯李廣百年今已老
馮唐事不得平多感愴似因病熱發顛狂從君

七言古詩十一

身佩斗大黃金印不如高卧仙人白玉床

夏日閒倭報

少狂有志靜邊疆老病何曾遠出鄉岸柳垂陰
荷吐香漁竿長是釣斜陽油然一雨減炎光走
覺西窓午夢涼醒來餘困坐石床南友忽聞
報章開封投贈愛明璫拉雜海寇甚猖狂下
慈谿首被創權兵數萬薄蘇杭震蕩爪清
揚北兵未練何能當海上連年起戰場
半若殘傷先朝何術歟遺老恩汪濊

得可比高宗伐鬼方更兼江漢美宣王平倭安
得有劉江捷音立袞奏明堂今日聊為詩一
章莫遣他年讀此淚千行

國朝輔弼歌 止論已逝者

我朝賢相首三楊文貞士奇文敏不妄刑人
惟一尚名臣言行錄國朝宰相不使幼孜解縉
胡文穆金文靖學士胡先臣亡國後文皇高
毅有聲在英廟苗衷兩朝亦翱翔旅進旅退二
文憲彭時景泰元年入閣本年去順元年復
入成化十年故費宋正德六年入九年去
十六年復入本年去嘉任濬徐劉及崇襄徐有
靖十四年入本年故
月劉字敬日文和古直有奇節劉徐溥人皆會
親宗事當年
貪賊崔後渠修子書有徐溥之直則偽也人則
稱金編修書編修金不足貴尚古玩也
正無如岳脩撰正守漢文行誰能當王文隱
二公俱豪俊石熊峰遜賢如文達欽短喪
情起復羅倫以理學文清獨居首韓博聞強記
丘文莊陳循謫戍不足惜王文被戮實堪傷
野亭有志惜不久劉忠正楊五年自南都入
相趙氣還昌厚齋雖然失教子張去任子

有人曾學隱形術術猶未得驕其妻試問此身
見不見妻笑吾眸無鬼迷面面斯覩只咫尺不
隔比隣與藩籬有身何故不能見無乃精靈為
變幻夫恠其妻語不情脚蹴手批口相訕次問
及妾妾佯驕後瞻未已仍前盼詭言夫主有何
能截身不見只聞聲夫喜入市便攫物物主初
疑忽漸生批蹴更比其妻甚咤聲大罵如雷鳴
術人高叫任摧殘要見吾身却是難予昔居京
大拘泥怕參宰輔與達官疎斥累遭猶不悔跳
身重執舊漁竿

七言古詩十五

以馬遠松園寄壽春潘母

馬遠丹青古今少能事天巧弟兄父子
產河中先後登朝名不小遠公世榮兄達神妙
真能比范寬精微不但過張藻黃荃徐熙難獨
高雄健突然失荆浩人物山川已擅場畫松更
覺窮幽渺礪硯靈根入地維鱗皴老幹侵天表
客至庭中如錦屏葉數簷際張幢葆紛紛青實
長吹琥珀拂紫茸捧藤薦踈影誤疑明月碎寒

麟名被秋風攪岩崖乍睹虎蹲伏風雨忽驚龍
天矯夜半疾雷轟破山雲迷不見蓬萊島妖魔
照海失其珠重泉蛟骨處煩惱又如壯士遭束
縛崢嶸志意終無了曾叱負霜表其操吳淑眉
雪補其蛟沈瀟者華注樹底日月搏光薄樹杪
流脂凝結為茯苓青牛伏龜皆至寶益壽堪同
方朔挑養神不異瓊田草沉寘兜固保貞心輪
菌鬱蒼含至道森疎偏于矮屋宜剪除不被雜
花繞一鶴將雛日日來兩童擁篲時時掃五百
年前不盈把如今數人難合抱潘母樂游乘鳶
鶴潘子辭官狎魚鳥母賢夙將子教成子孝能
令母壽考膝下幼孫肩相摩眼前瑣事心無擾
身健不資藥餌靈髮玄更映容顏好流影偏臨
華宴選長春復值瑤池曉有時搔癢把松枝
技有似麻姑瓜此圖到日懸高堂母子相
笑倒鼓動遠意開遐齡形可久延如水槁
後凋凌歲寒壽將後天長不老

席上小零狀

冬酒筵非一設招賓賞雪始今朝落花皎潔
同歌飛絮輕盈如舞腰入道北豐湏滿尺吾
欣洲夢不到條雲中日出猶未出地上雪消還
未消自問成卒少完衣其向窮寒塞北飛

寒雪行

雪深往歲沒長堤今幸依稀階石齊亂洒風前
護粵天誤疑天曙叫春鷄頓令一夜青山老重
壓千竿綠竹低猛虎斜蹲窺戶牖玉龍倒掛翳
撐犁或人謂天為撐犁又見釋典映窓堂讓蟾宮色作賦

七言古詩

先分免苑題窈窕素娥朝貝闕紛紛白鷺集沙
溪空中不見飛禽影地上惟應踐馬跡見莊病
軀起寒寒滋甚翳眼生花望故迷自暖孟辟寒
犀二物貴珍不可得且補敝貂猥拙妻與狂高
唱陽春曲乘風欲踏上天梯

陳翁六十壽詩泰峯父也

緱城有鶴瞿瞿骨高纖纖碧頸瑩瑩羽毛千歲
為蒼二千為玄口吐龍精落在平田乃生金
草采服可以延長年君也已周花甲子綿綿上

今始

從軍行

道逢戍卒走且僵滿面風塵飢又黃相稱原是
農家子勾丁補伍羽林郎有時輒射出郊野無
事終年食太倉手弄寶刀光燦爛口吹鐵笛韻
悠揚飽暖止知居輦轂艱辛量料備對疆秋高
忽爾邊聲動旄頭夜夜吐光芒鴈門馬邑傳飛
箭狼煙處處遙相望亭障龍堆多陷沒夜半血
書達建章詔下公孤同畫策策兵無選拔其良

七言古詩

有人勸我巧辭避負國辜恩後豈異千日養軍
不一出不如重病卧于床兵凶戰危不復慮欣
然調馬治軍裝被命每矜心慷慨臨岐難免淚
淋漓迅烈砲聲雷電發飄飄赤幟火雲張紛紛
虎翼連營壘對對魚鱗列陣行離家方及十餘
日早已前軍至大荒蕭蕭白草連天遠漠漠
雲亘塞長路滑雨多傷馬足礪深水四圍
偶一騎相持我弱實難當
相撐柱兵卒勝負乃其常不似今番太慘烈一

死最堪傷後天去獨能免避影潛形
病難光隨薄食征衣針剪聚金瘡眾飛
走雀傷悲海失龍秋鵲新曉病衰戰敗必年
籍脂下爭如既隨書聖見鄉山空淚喜到門無
復舊田桑賦舊書親隣往歲盡流亡
一身落落堪堪倚四顧淋漓涕滿裳游子思歸
如不及歸家還只是他鄉

仙子降鳳圖為高鶴泉乃堂慶壽題

有鳳鳴選雲外翔紛紛雲氣拂烟霜身載九苞

七言古詩

呈瑞應羽成五色燦文章軒律一聲協節候虞
韶九奏韻悠揚朝餐竹實如玉屑夕飲醴泉勝
甘饌忽然覽輝特來下遊瓊素之瓊珮瑤瑤玉
色如龍龍如月天風飄蕩彩霞裳手捧丹書
不教金母對仙童萬壽萬壽君母氏逢初度大
開壽宴平曠地流傳戶香雲暖仰視壺天白
日長龍鶴一吹簫激烈鳳圖高揚動輝光兒孫
環侍供青饌賓客爭先舉頌觴爾我致辭雖
一同期賢母壽而康母壽竟然過一百

登其堂

魚圖為馬惟則秀才題

是誰畫此金色鱗噴沫煦波甚舒暢拂尾忽驚
月似鈎奮身只覺江如蒸幾番錯過化龍期怒
聲翻把鳴蛙讓風雷震動天冥冥島嶼浮沉雲
湧蕩鞞鼓聲兩脚垂鏗鏘鐘韻潮驅上岷崙
既道洪河流禹門兩壁森相向只許鯨鯢躍成
龍揚髻鼓鬣隨風浪霹靂一聲山岳摧紛紛水
族神魂喪堪嗟鱣鮪與黃鱔撥刺池塘空倔強
尺玉銀梭更細微翻萍堂識江湖量瀾激吞舟
各不同人才小大堪相况聊贈此圖懸高壁蕭
蕭滿座生寒漲待君宴罷鹿鳴歸更掃魚龍變
化盈庭障

田舍翁歌贈雲峰王士登

城西村落似柴桑柴桑口同稱是上鄉王氏一門
為土著雲峰鄉行更無量世情經慣俗緣斷心
大消除夢境涼獨坐有誰為伴侶打門無更傲
義皇馬經農譜時繡閱數卷丹書委石床大堆

春來粟米細小刀剪得野蔬香風前簾箔聲高
下月底牛鞭影短長驅僕及時勤耒耜逢人不
欲具冠裳閒步携筇輕險阻高歌扣角中宮南
柳堤掩映斜陽外藥圃平臨古道傍野徑有蒼
長綠遍園林無樹不紅芳田內早禾集鳥雀山
頭晚照下牛羊但遇達官急避避每邀詞客共
徜徉祀欽穀父兼蚕母社鼓闌闌音韻楊花影
忽移窓外日飄風難掃鬢邊霜暮景催人來促
促青春背我去堂堂仰觀天星雲方散可愛松

七言古詩十一

稍月復光手拙頑童剪燭短興高隣叟引盃長
門前大樹因風折場畔堅塲積雨傷肺病秋來
連日作嗽痰坐卧兩相妨莫謂兒癡不辭事孫
如蘭玉儼成行官租家務俱能辦朝曛湯藥有
人嘗眼前樂事如君足病起由今壽且康

題瑤池春曉圖壽 衡王

有池海外曰瑤池金母居之不可窺青鳥歌喉
能入聽紅鸞舞掌自堪怡春融似覺山川醉水
瀾如將世界移皎潔冰壺初映綠

多

姿旭日腫龍驚語滑東風駘蕩蝶飛迷福地茫
茫起濁世仙踪渺渺隔天涯忽驚曙色海邊發
猶見銀河雲外出浴金龍方整駕粘天玉兔
不曾虧曉露輕沾紅杏萼祥烟密紙綠楊然石
噴噴浪偏能遠玉女步塵歸不還來獻 賢王

千歲壽光庭耀目享多儀手捧玉函龍虎字口
稱金檢鳳皇辭更有儲軌千歲寶紅如瑪瑙甘
如飴正當鴻鴈來賓日又是蟄蟲始震時淮南
好書堪比擬東平樂善可追隨座上善談京氏

七言古詩十二

易沛獻王善談京房毫端拈出楚元詩此圖權
代千秋鑑惟願池上桃花吐葩結實長滿萬年
枝

古鏡歌 許少華見寄未久聞其即下世

矣

許子寓書捐寶鏡殷勤封識自西京故封如見
故人面感嘆睽離歲月更寶物由來不易得滿
堂座客盡皆驚士古方能高舉望鏡如不古不
通靈此鏡不知出誰氏必然掘冶所觀營千年

洞氣俱消盡可鍊冰姿始得成涉水端能藏水
惟入山可以辟山精龍紋錯落土花蝕鳥篆
皺苔蘚生搖手無波羨自動疑眸不月夜長明
照時先把流塵拂觸處如聞哀玉鳴圓潤隋珠
誰不羨完歸趙璧喜相迎大齊水心那堪比金
錯銀華浪得名暈去金波偏灑漱萍開芳沼更
澄平反觀鰲鳳鰭渠背高掛蟾蜍墮我檻瑩碧
將人肝膽見妍媸何以外其形置頓雖無瓊瑤
鏡臺貴適近床頭伴短檠十載已驚青鬢改幾
朝更覺白髭盈老年得鏡嗟流影盲者得鏡徒
覆覓况聞許子已物故覩物焉能不慘情可惜
魏徵亡一鑑側身西望淚如傾誰知覽照臨臺
意翻作山陽聽笛聲

遊仙引壽南冶馬濟周

世人劫劫度昏朝世事紛紛祇自勞豈若學仙
遊物外不嬰世網脫塵囂服氣終朝除九患
心每夜扣三茅名在赤書生伏骨爐成丹鼎收
霜毫黃帝道因廣成子裴航有幸遇雲翹赤松

七言古詩三

七言古詩三

七言古詩三

七言古詩三

黃石長相聚金簡靈符遠見招冉冉雲軒遊
府飄飄風馬駟上青霄蓬島有時撫若木瑤池
度安蟠桃石髓如泥充美食芝房似玉作嘉
異味芬芳盈夏鼎仙音縹緲聽虞韶變化古來
稱管輅飛昇不但有王喬蒼龍夭矯臨丹竈彩
鳳和鳴應碧簫馬君生有仙人分累功積行善
調仲春吉日乃華誕七十又五年已高駢馬
不殊當日健挽子猶似少年豪壽年由此應無
限長與羣仙共遊遨袁君汝節翁之友托致祝
詞報故交此際聊為遊仙引他年更撰海山謠
思德堂有序嶺南翁君為豪家誣訴將
從戎邊鄙其母楊氏具奏四伏闕下其完
始釋君因作思德堂以紀之屬予賦詩翁君
大司馬東厓之父楊氏則東厓祖母也
翁君之父好俠客亭亭奇節凌清風壯遊直擬
漢司馬標格不與今人同可憐白蟬蟬易汚
直見忌奸雄徒飄然受誣不自雪甘心請寘
江湖寄故楊母上策四扣天閭始一白玄表

雲開秋月明青霄海運神鵬翮吁嗟乎古來紅
事詰屈不得伸咸由骨肉非其人即看楊母
慷慨精烈願使萬里寒谷回陽春安居無復
出而游之濱鳴呼海水有時竭此心思德無休
歇

海山謠壽少溪謝亞卿

初度在九月四日

昔年西海相遺獨稱東渤海滄溟名不聞迴
浪百川雲縹緲輸萬壑量含洪一望鯨波無

畔岸千尋蜃氣何龍嵒疏浚橫流如地事元精

靈氣與天通迎承浪谷容無外吞吐三山勢自
雄小伯長居島嶼下仙人時聚金銀宮鰲頭穩

戴波如曉兔魄東上月似水影照臨叢桂舒

霞光掩映扶桑紅嶺洲員嶠虛無裏方丈蓬萊

指顧中遙觀之以洲嶺遺碣石修築功

不見天下名山自宗嶺巖盤百千重峻

日觀驚還喜仰視天門峻且崇雲驤易為下

兩崖巖巖老淵遙松日升初拂底波為雨歇分

明見彩虹葱嶺岩崑崙全掩日奇峯巖巖半浮空

葱嶺奇峯元阻塞何時神斧鑿鴻濛一線路通

無限利牧童樵子始相逢四序一年相轉易千

巖萬壑難形容有時蒼翠如珎貝有時秀麗如

芙蓉瀑布飛來驚急電颼颼不斷起長風巖崿

巖崖蹲虎豹凌騰怪石舞蛟龍自古天齊標巨

鎮于今雲關遍王封百千萬禩聲稱遠七十二

君封禪降歲星降作東方朔海嶽今鍾謝少翁

驚人遠通流芳譽許國平生惟朴忠亞卿歸里權

棲鳳御史七言古詩王六當朝曾跨驄下敗貪名汨利輩有

如螺贏與沙蟲宦情不復隨飛絮旅跡何須類

轉蓬龍山高會今非遠慶壽華筵備且豐月過

初三光漸復節臨重九菊成叢高秋玉宇金風

細拂曙金莖玉露濃芝萐羽旗紛燦爛彩旄翠

節光曠瞻首微不日勤催吏久廢留予作老

農卿相功名君唾取惟願壽年長與山海同無

窮

窮

嘯菴吳相士歌

種法年來誰最精兩山李老久馳聲應麟牛氏
多奇中自學燒丹術不行更有長清馬宗信出
言屢驗使人驚東方海鶴無李實有時小失莫
相輕嘯菴吳子南都才堪與數人同一鳴抵掌
迂予極稱許丰神氣格本天成面如同字逢金
木暮景舒長健且亨松栢經霜常獨茂竹梅遭
歲有餘榮回頭自嘆春秋邁盈耳人高月旦評
祇悲親遊情難已不做官來夢亦清願希智士
心如鑑堪笑愚夫目似盲不解及躬三自省惟
拙巧舌屢相爭相術亦有如此者往往令人氣
不平那辨真強難得子轉眼下有每因舅氏識
其甥詩云甥國初惟有袁忠徹父子齊名鮮與
京僧人智念亦云可可惜中年即喪明有相無
心隨心滅有心無相逐心生極溫自是有奇骨
胸襟曾未得異禎相者謂其左手中指有聖理
血壁上仍腦貫伏犀當大貴眉長過目有文名
君能一一窮其妙至處人皆倒屣迎此去為予
動物色不拘隱逸與公卿伯樂能知千里是方

今誰是萬人英

醫士黃承佑歌有序

姚江黃承佑號龍鳴者携醫術客吾章
城章人病者日起然止一人一身之病
耳貪殘之病有大於是者於其別歌以
送之因併及之

君不見世俗尚鬼不醫醫病則尋巫恐後時聞
有延醫醫者病名藥性一無知及畏劫和顛
倒用醫來即是鬼相隨吾章近日醫多效外客

七言詩

黃生更出奇宣節攻調蕪砭熅近宗四子劉李
遠軒岐抱病吾今猶未愈試向黃生一問之在
心為愛身為病吾病無乃憂所為又不見東國
民貧勢不支內銷肌骨外瘡痍困踣流離不忍
見良方妙劑將安施刑簡賦平敷善政是惟良
牧與醫師民瘼幸然能脫體吾身獨病亦舒眉
隱居歌

力辭朝市老林泉風景深疑此地倘無限山川
一拘有時日月巧雙懸雜花墻下紛秋蝶五

柳門前咽暮蟬欲訪高僧過白社改稱大士號
青蓮可憐馴鶴開籠去覺有毒龍就榻眠正喜
三旬繁雨露豈期萬里斷雲烟當日惟憂笛不
秀秀而今恐不能堅周貧恤困廣招延安得銅
山許鑄錢不如歌詠醒還醉萬事無心只聽天
一醉一醒歌且詠古人何幸獨稱賢

射歌

尼父曾觀瞿相圖文皇習射殿廷前予雖好射
苦無力善射良由父且專弓彎月滿稍相近箭

七言古詩三十

去星流甲自穿嘉儀存揖讓觀德在周旋無事
淬金鏃有時射廣川猿猱徒抱樹鳥落逐鳴弦
自矜常中的誰敢注絕錢井蛇伏獸真神藝紀
昌貫茲不絕懸豈知射以不中責事見春秋燕兵以
不用居其先大勇過人能不怒將惟勿殺乃稱
賢南倭春汛常防海北虜秋高屢寇邊武備不
如文德重雖有萬千射手將焉用

農歌

不見神農之世天雨粟創為黍稷及

禹隨山刊其木石稷因之藝五穀天有陰陽寒
與暄地有燥濕旱煎陸田已耕者名為熟昏旦
農祥休失度親疎有禮上下序宅不毛者出里
布三時深戒奪農務四野誰敢不耕獲五肉調
而五味輔五蔬疎而五果助壯者家給人皆是
老者衣帛還食肉近多貪暴為民牧里老下鄉
衆遭毒征徭徭是及窮獨光明不照逃亡屋民
火動挫元命促安得緩征薄歛免使閭里向隅
哭

述報行

七言古詩三十

防秋之後已燒荒虜無知犯帝鄉入路忽
從墻子嶺驅羊何以禦豺狼通罕結親與幸
愛鍊或行勾引不能詳一番內寇一番利爭說
其鋒不可當劉西京左多殘破雲屯蟻聚數難
量道路相傳紛不一血書火報遙相望庚戌年
間曾有此今冬乃叶明二十慘毒更堪傷急徵
鞭舍近且強內兵精選羽林郎不用勞軍臨細
柳急須遣將出長楊甲士材官稱宣大奇兵賦

陽一為內授一截殺中國之技用其長
急趨通倉富易糧遇絕歸路嚴為防箭發流星
弓滿月旗翻急電劍飛霜草枯清野勢難久四
方勇士光勤王不時掃蕩煙塵淨萬里長瞻日
月光

說者任良歌

何七琵琶名已久說書任良世鮮有職圓關美
如風柳迭進可娛林下叟兩人而足及而手只
敵一人談天口捫舌我今如水偶無言默然神
應守任乎任乎幸得既有餘粟得有酒莫恃刺
刺能言長奔走

宛陵山水歌贈三尹胡胡山

陵陽山勢驚嵯峨環視他山俱不過隱起三峯
當其勝歌亭百里接坡陀東姑之外有銅井龍
峯而下是陽坡青弋有江當兌地近峯更有珍
珠河河經鐵牛入于宛屬疊障自森羅山水
叢中有巨邑土風民俗醇且和租辦無勞嚴督
責官閒應不廢吟哦簽書文檄同相議

元符間
紹興間

大猷同赴長官庭審者秋菊春蘭爭幾何
二子相繼以文法稱同列李朝隱以詞學稱
可莫謂同寅惟簿小行看異政得民多胡子幼
年有大志學成竟未擢巍科若論時文精至骨
古今詩賦亦無訛雖云行潔操還厲可是心慈
性不苛他日政成起擢後江村重整舊漁簑

贈瘍醫吉遷

療瘡為瘡亦甚酷累累項下森相屬眾道言君
能治此清源遠致走童僕初見調膏黑似漆後
乘改用紅如玉那妨勤散勤敷貼只忌水湯常
洗浴不待月餘痕漸平更遲數日勢全束早識
夫君有異能何必他人擅芳獨幹旋旋以掌握
中司命焉能柄延促雖善千方作外科請聽一
語為忠告百藥其間多有毒從今切莫加罌粟
漁隱歌為邑人劉翦賦

堪笑人情重達官翻將漁父等閑看
市朝樂市朝雖樂有辛酸為漁亦有風波險
波雖險却平安自視披蓑輕錦綬誰知荷笠勝

我冠撻絲垂釣者為餌屈鐵成鉤竹作竿小魚
 向沫遊淺瀬大魚鼓鬣起層瀾大魚小魚隨所
 遊爭似伐檀置河干渺渺西川風日好茫茫一
 帶水雲寬鷗環鴈渚橫浮易陡絕龍門直上難
 有時纜舟呼酒侶半臨沙岸半臨湍羊裘獨擁
 嚴臺暖豹畧曾潛渭水寒無分遨遊雙鳳闕有
 緣占斷九龍灘我昔為官官亦達釣魚興動謝
 朝端二十餘年甘隱逸得君同志共盤桓

七言古詩三首

雜體

憲副黃崖李公誄

上黨黃崖李公諱延康字允吉以通才積學
 第進士以魁貌宋名遷御史一任汝寧府推
 官巡邊腹重地會事於汴泰議於陝而副使
 則於楚在道十二年而唯臬在臬四年而陞
 藩臬又五年而復陞臬臬且無何而致仕去
 每積文而後陞惟作推三年微數如常期公
 心實而氣高行方而言直所以淹滯而方不
 獲大用耳然其權貴聞風遠避茶馬交易得
 宜築堤而河不為災整兵而寇皆就執官已
 閒者不避嫌而復其職城父圯者不惜費而
 完其工居卿寺者政業或有不及素不以詩
 名而高古精華蓋作者流也有關中集可考
 見而其自謙之辭猶云予不知詩而顧詩者
 聊以取適自怡歸諸袁而已古稱三晉多奇
 節士若公者其人哉不惟早削仕籍而又早
 登仙籍在世年止五十六華今五十六年餘矣

南渠李相國志且錄之未落秦就蕭先生狀
公之世行永其傳而無廢其傳也兩次致書
中麓山齋大意有云黃崖季父歿後凡可聞
揚之作訪體備矣獨家有誅敢以累及中麓
山人嘗與公兄津涯公同舉己丑進士乾齋
又曾為濟南府推著明允之聲教公平之政
意陰者礪水愛屋者及鳥而況老年友之同
母弟痛明府之同其父產者哉爰採蔡翰造
托郵筒乃作詩曰

於惟李公夫誰與同性真而執執美而堂外則
謙退內惟朴忠惡惡冬肅遇善春融生今之世
古人之風發身儒素列舉臣工歷敷中外奔走
西東公庭寡訟固常空勤捕獲寇撫安因寇
葉林驚車行路避駟頌聲洋溢白叟黃童子掛
秋桑初倚崆峒名高北斗氣吐長虹乘興有作
詞人之雄白金絲幣 恩賜獨倚中憲大夫位
非不崇忌猜羅免未免其功拔林偕鳥高舉其
鴻翻然起脫塵世半籠疎不能盡於惟李公

侍姬張二詠

侍姬張二年十八以嘉靖丁未十一月初四
日卒八日推屠於近遊園之北園在城南三
里許詠曰

貌美言溫性堅情真身雖墮落烟花心則遁出
風塵替理內政蔚有令聞年青而折莫究勝因
豈爾家之薄福抑蒼蒼之不仁求之於古義張
其奴其人惜乎不逢呂祖云

康士表而野像贊

魁然其貌坦然其心內養真有得外物不相侵
久賓卿飲壽跡詞林敲茶無倦放筆豪吟鏘在
利名展脫不隨塵世浮沉疎狂情性磊落胸襟
壽年難量其數物理獨觀其深之人也其即古
之真隱與遺直今之識事而知音者乎

自贊

少壯貌不踰人而況衰年仕宦功未及人而況
歸田自笑其景如常漫誇其直如犢舞劍雄豪
尚在照燈形影相憐無何有之鄉携朋中聖如

是觀之域許我遊禪幸而以苦李獨存擇材獲
全雖經質史斷簡殘編窮年兀兀終日乾乾于
以多識于以寡愆然吾詳吾後吾愧吾前斯亦
不足畏也已小道有可觀者焉相知過許敢不
勉旃文飛風雨筆掃雲烟點末學耳食之陋得
古人心印之傳有出門合轍之通才為閉戶養
高之時賢名不殒於後日學有執手先疑後
自照其然豈其然乎

處士生雲峯贊

雜體四

雲峯王友明敏端確行不苟同志不可奪機談
憤激直氣噴薄不存形跡不露圭角善處隱
善藏鋒鈞能審時宜真知詞學若疎而密似文
而朴為賈為農半村半郭事未至者微露機緘
獨能昭然先覺事不平者雖無干涉亦即慨然
不樂不負急有求者之飯依曾為賢縣主所倚
托寒素者就之如蓄火溫室燥熱者即之如含
風高閣衣則冬惟一褐夏惟一葛食則厚味似
非養生傷則耽饌且能調藥少年氣猛如彪老

景形瘦如鶴斯其人草堂居士如魏野江湖叢
人如陸游烟波釣徒如張志和將欲遊世而適
所托耶

雄鎮天邦贊

於美皇明定鼎燕京惟天設險惟地効靈華夷
隔限民物嘉亨無庸血戰不見金兵秦皇漢武
雄勇有教追悔輪臺虛築長城于今邁古至德
難名敬為贊語以表微誠譬諸蟲鳥應侯而鳴
章人開先太常少卿

雜體五

治涯丁二尹傳贊

治涯佐政吾章最久德澤入人最深裁決百為
朝夕不怠精白一心終始不渝忽爾就閒邑人
無長少無不涕零心痛以為數十年來僅得此
其父母乃捨子弟輩而去無依之嘆失所之憂
由今不免矣巡邏官栢暹運鵬程李宗傑順民
之心慰民之思以夏文彥繪其像一送一留中
藏子敬為之贊曰取吏凜然如霜非傲也處事
裁然如割非躁也介然如石冷然如水者其操

如然如玉盎然如春者其貌也至於澹然如
無懷蕭然如清節非致政後林泉無窮之樂也
耶

雉朝飛

雉朝飛寧啄我之粟勿集我之桑去年桑葉綠
黃桶釜中翻今年桑葉綠乾殺箔上垂吊客遠
方索因之對客說自從吾妻亡使吾執素缺五
語一長吁十語一嗚咽吊客咸吾勸勸吾切勿
悲人生固有命不見雉朝飛

高秋思子辭

嗟余既喪嘉偶方淪年始雙通媾於齊之東方
濟水之陽歸而理中饋方佐蒸嘗生得一維方
繼承有望聲氣洪碩方眉目清揚苦為造物所
奪方三歲而殤撫之踟蹰方泣下數行送之郊
野方摧裂衷腸憶忽秋深方草木萋黃白露橫
穰方又重之以嚴霜日苦短方夜偏長天寥廓
方地迷茫涼月臨東序方鳴蟻蟬於西堂感時
物之變遷方憂不降念兒遊之日遠方倍頹傷

得何術為之漸釋方惟遠遊與高翔涉洪河方
無舟航登崇岡方多虎狼徒矯首而延野夫誰
知余心之所藏

樵婦吟五首

即入深山去採薪遠無伴侶無親明朝要往
長街賣賣得錢來且濟貧

更深月上是歸期月滿柴門倚床望見僕僕
山低月上早多應即慶山亭月上邊

斯守何曾暫別離別離一夜勝多時儂情好似

機頭錦橫也絲來堅也絲

尋郎尋到日三竿郎已跌在面前積水灘殘臂
病軀無氣力寺門失火救廟難

強負樵郎走且停登高涉險幾曾經雖然此日
同幸苦勝似夫欠官錢妻受刑

車遙遙

車遙遙遙行未已只載官租不載書史官租
完日無催擾書史誤人何日了

村女謠

三條路兒那條光那條路可上東莊東莊有箇
紅娥女不嫁村夫田舍郎村田雖好他不喜一
陣風來兩鬢飄飄門外雞隨犬院後家前馬
伴羊一心嫁在市城裡早起梳頭燒好香一壺
美酒一鍋飯一盞清茶一碗湯從今不見惱懷
事里老催科又下鄉

李中麓別居集詩之二

五言律詩

罷官抵家簡喬龍溪僉憲

出使昔東還值君已遂閒
罷休今日始遲速十年間
義社欣連榻詞林共閉關
高標吾所慕逸駕許誰攀

久雨

誰同酣菊酒終日閉松樞
坐活連根草雨中錦禾草發

五言律一

生者謂之生者立看生耳榆山遊空負約水患不能無
禱雨曾多驗祈晴望却孤

歸休家居病起蒙諸友邀入詞社二首同韻

仕途不作詞朝省日奔馳
官罷非無興病多幾不支
秋來吾已健夜宴客相隨
新作誰能唱煩煩女教師

儲友俱能作如善何所知
強推為會長深愧不相宜
玉樹多悲謝竹枝亦俗詞
口占南北曲

席付歌兒

冬日送喬龍山之任山西府屬

紫禁恩初沐青門路欲分馬衝三晉雪戀捲五
臺雲府幕新參佐禮經舊有聞行行君慕古吾
敢怨離羣

寄樂安令郭玄池

除書下玉京飛鳥宰山城對善賢良策政成卓
異名吠危無夜警驅犢樂春耕得衆真難事兒
童竹馬迎

寄華令謝慎菴

面洛人煙簇堅城更背印眼看庭訟簡耳聽巷
歌長獄草無人茂棠花拂綬香愛民情最切憂
國意難忘

寄浦川令申長白

申君長浦川慈愛足稱賢捕盜遠離境教民廣
種田有呼書木礦示辱用蒲鞭赤坂及西塔登
臨望若仙

嶧石

終年盤小徑何日別深山新有成羊妙号疑是
虎營寂風時送響衣草自生斑醉眼還能醒
杯有醒聾身亦可攀

夾竹桃

堦下竹相桃雨餘生意鏡日留丹灼灼風散簾
簫簫鸚鵡還疑蔡鸞棲錯認條但能長拖節何
必太呈嬌

贈王敬夫秀才下第

難踏青雲路又歸白板扉空懷和氏璧且舞老
萊衣黑髮行將變素心道東遠潛鱗漬水發堀
翼待風飛

廢寺

山門盡日開殿宇滿莓苔飛錫僧何往折梅客
不來水如聞梵集羅尚繞香臺回首成今古無
勞問劫灰
聞唐荆川詩爲七言
律今其集中不載

秋夜狂吟

不復犯風江休官還舊邦露蛩聲暗壁月鴈影
暗窓興發揮吟筆醉來卅酒缸米狂今有二國

三也無雙

賀林雄連舉二子

一夢已為瑞雙岐世所難歡聲騰里巷協氣滿
門闌蓬矢重重繫明珠顆顆圓徐卿生二子投
贈杜陵篇

廬地遠在山南有寺名曰雲山買以避喧

作詩紀實

除得巖前寺只爭費者貧燒殘楓樹火點出雪
花銀買主原施主中人即上人雲山無定價貴

在佳閒身

醃辣芥

荒園手自鋤秋種幾畦蔬不熟名為饅多收醃
作菹酸鹹盈瓦甕香烈遠茅廬肉食非無味惟
茲味有餘

秋冬之交雨多米為不善也詩以喜之

秋盡雨迷漫三冬地不乾麥苗青山墮野水聚
成灘更得春前雪無愁分外寒年量衣食足餘
力又輸官

計庭古北口

塞却葫蘆峪出其意不防易如除草寇即可了
花常有備終無患殺降非不祥又須偷北日追
走勢倉皇出花需一機為害甚鉅正統末年嘗作
盜北伏波莫窮追中國若乘機塞峪伏兵
突起彼必不遑可免無窮後患矣

詠老翁二首

衰憊無筋力強行腰欲墮眼昏微見日耳蔽不
聞雷病齒難加飯老懷易感哀若能成大藥飛
步上蓬萊

五言律五

倚杖朝遊懶擁衾夜睡輕世情知冷煖病骨卜
陰晴白髮何時黑黃河有日清人生難久瑛瑞
頤不須成古有上黃河清頤者又云人壽幾何河清難逢

鐫白

仕路矜年少歸山久拂衣里中新識少眼底故
人稀鐫白吾曾戒談玄世所譏童顏能得駐鶴
髮自光輝

寄題務本宗賢旌孝卷

父服終三載君心慰九重旌書光魯國華聞

封無計長攀栢有時請掃松遙瞻金粟地
雨霖動愁容

雨不歇

清明雨不歇一麥已藏鴉水荇全生色蹊桃半
落花一朝鮮帝里十載作農家進退吾皆適
皇恩詎有涯

題花封紀最

仙令今仙遊郎星魯福星郊喧時縱寫琴罷只
空遶九載歸來日萬民涕泗零河陽花久歇墓

草幾回青

寄贈郭似菴

鄉家齊魯東西鄙遠從戎涸轍難求水危巢願
息風塞翁今失馬御史舊乘駟聞畜羊三百赦

還日却窮

暑雨

久旱況驕陽出門如探湯油然雲潑墨驟爾雨
敲窓焦稼迴生意風荷薦曉涼地多懸望切喜
劇有如狂

范張二姬彈箏

秦養小雙鬟摘箏特入玄鴈排金粟柱鶴唳紫
絲絃誤免周郎顧青由秦女傳席前看指撥纖
手更堪憐

冬夜留吳客鄒太湖酌

雲深門半閉有客遠擔簦終刺勞相訪登堂喜
不勝高歌彈寶劍暢飲對華燈海寇方猖獗還
鄉恐未能

聞倭寇殺傷山東民詩一首

詔下急徵兵東方選壯丁敗還功後驗師出之
先殺魂返三齊遠尸橫四野盈千人非不惜祗

昭震留京

嘉定新迎戰東人死者多橋危難渡馬水漲礙
揮戈言者真無策授官欵請和豪雄如李子無
計脫虞羅鎮撫李季子最驍勇乘勝直逼賊紅
旗上不能拒敵死焉是日共獲十
四頭領中多不亞于千
斤者不但季子而已

山居

曆書非不到別是一重天一字無人識四時數

月圓草深尋路上山斷有雲連大隱居朝市此
言未必然

遊山晚歸一韻三首

日夕牛羊下山村半掩扉樹頭群雀噪天際斷
鴻飛舉足生雲氣下弦減月輝門多投宿客問
主適方歸

林深稀過旅問路扣柴扉酒美人多醉天寒鴈
少飛村翁歌古調山月吐清輝已踐生平約成
名及早歸

五言律

山堂寥落甚敗壁久無扉野鹿時常下山禽不
遠飛殘霞收宿雨落日散餘輝却笑天涯客富
歸尚未歸

感興疊韻二十四首

歸興同張翰詩才媿陸機但能醉魯酒不必賦
緇衣風厲鷹偏疾禾收兔正肥呼奴招獵戶同
打北山圍

陸地龍蛇走年前露殺機幼兒學擊劍新婦寄
征衣歲歎民多瘠雨滿萊却肥蘇松兵困久何

自解重圍

鷓鴣班辭舊侶鷗鳥久忘機樹背無萱草何時戲
綵衣年來詩骨瘦雨後藥苗肥詩廢長親藥無
愁帶減圍

國運當熙洽 君王搖萬機求賢常旰食勤政
每宵衣早定江南亂永教天下肥藩籬俱撤盡
四海作周圍

東床遶駙馬銀漢石支機照例頒天祿蒙恩賜
御衣一門叨 國戚三族必家肥畿服良家子

五言律

致身珠翠圍

疎迂馬服子妖艷魚玄機久矣為人笑宜其濺
血衣堪羞稱俊傑只是愛輕肥老病駙腰甚虐
藏帶百圍

將門執袴子誰是識兵機燕女供歌扇越羅製
舞衣醉嫌金酒淡飽厭錦鱗肥一旦承推轂宜
同垓下圍

仕路馳驅久不如早息機友朋咸出祖妻子喜
揮衣心免浮名累身因戰勝肥家鄉無限好水

還共山圖

更深重睡醒隣女尚鳴機斜倚青簾枕翻被白
字衣夢驚黃閣遠釣想白魚肥進退皆前定誰
能出範圍

村巷雖寂寞喜脫俗人機白菊團新粉紅蓮墮
故衣風吹松子落雨洒豆花肥人捷馬蹄疾平
田可合圖

行藏今半世不索問樵機慷慨嘆長缺哀歌曳
履衣帛餐官廩美今喜鱸魚肥豈但吾家惠

皇恩布九圖

五言律十

舉世薰名利無人能識機周章遭法網顛倒着
憂衣心苦緣多難身安不在肥漁茶逢國手誰
為解其圖

哭笑由人役休同偶借機且醺桑落酒更著菱
荷衣紫綈迎寒壯黃鵠啄黍肥粉香人寄我群
妓競相圖

量洪方享福發誓本由機夜宴終安寢晨鐘
看水蓮芳露凝落葉來露肥古栢長千尺

榜不滿圖

南征還北討責在掌樞機殺氣旋油幕金瘡染
戰衣將無千里算士少百金肥漢書百金之士北虜
雖潛遁寧波屢被圍

富貴還鄉日妻當早下機手中提寶劍身上着
戎衣能鼓三軍氣善調萬馬肥屢經青海戰立
脫白登圖

自識窮通理方能脫俗機陳情封短疏 賜告
返初衣無病休嫌瘦成家莫太肥惟耽歌以舞

花柳簇成圖

五言律十

姑嫂各登機潤機共窄機家居寧受冷遠戍可
無衣戰士長枵腹將軍乃獨肥兵多得用少十
倍徒相圖兵法十倍則圖之

升沉難豫料惟在善藏機積穀防凶歲晴天備
雨衣如或驕且吝何貴大而肥被戮防風氏一
腰潤十圖

象占原有禁祗恐洩天機守斗移心火下民兆
識次問閭貧到骨官府視猶肥數次手倭寇敗

軍僅潰圖

夜深聲軋軋，曉曉殘機兒。哭何曾，啼夫寒未。
授衣妻賢夫，初少母瘦兒。偏肥每欲鄉村去，妻
兒左右圍。

日夜惟惟寔，交遊我智機。歌聲驚客座，香氣襲
人衣。園橘經霜熟，溪魚墮釣肥。迴風金不換，舞
雪玉成圍。

省事還多事，心機是惡機。鳥鴉眠客枕，蠅污定
僧衣。上偶憐泥佛，秦人視越肥。魚連鰓一箭，主
解齊城圍。

為樂休無度，若虛自有機。酸能消宿酒，冷不厭
粗衣。西子宮腰細，東陽病骨肥。扶衰觀楚舞，蟬
斷脫腰圍。

哭母一韻三首

母亡今斷七，秋色正凄清。感時聞雁過，問寢罷
鷄鳴。徒抱終天恨，難伸愛日誠。庭前風木響，反
哺夜烏驚。

陰晦何時霽，朱明忽已更。音容隨日遠，魂夢每

託惟孤子所憂在，兩甥遺言應不違。

可憐生卒

予年過半百，兄弟嘆伶仃。鏡裡朱顏改，巾中
鬢盈久。無題柱志，祇為倚門情。親遊吾衰甚，
農了此生。

聞朝議將調邊軍備倭感而有賦一韻四
首

不倭微壯士，韃舍及遼陽。南北原殊土，馬舟各
有長。前車既已覆，後患必須防。八月楊公破，誰

為武穆王

武廟何司馬，葵心本向陽。邊軍卒內寇，國計
非長致。有輕中意，只因決此防。士方兵自足，義
士又勸王。

四夷通遠貢，五位正當陽。倭賊俄為亂，戰
所長休輕。據彼毒急，要厚吾防。定陷囚車內，羞
稱海分王。

夷狄隣諸夏，猶陰之與陽。貪難盈所欲，叛每
其長累。歲勤邊略，一朝潰海防。大君神且武，

計日可榆莖

春日賦事一韻九首

離年已久有計養家無畦內新生菜園蓬蒿

聲名過晏子功烈隨夷吾過眼雲烟散不

如作灌夫

書讀常時用乘時志不無何年徵草莽晚景遇

桑榆隣舍更新主身心仍故吾修名難得主回

有媿非夫

久來春去客路費有錢無笋出塔前竹葉飛墻

五言律十四

下榆此間難着汝他處不如吾世後人情薄誰

為六丈夫

日長遊覽處清靜與虛無佛寺多蒼柏仙家近

白榆兵書傳圯上寶劍舞昆吾學道高年事酒

狂仍壯夫

社近神當禮畫長別事無竭誠陳芷藻新

粉榆濁酒能留客碧山不負吾悠遊臨百歲

似長千夫

春鴻雲外過遠客寄書無象鼻沿堤柳紛紛

岸榆一身多疾病百藥強支吾榆柳堂中

人嘆老夫

客從絕域至鼓吹作歌無雲日明邊樹烽烟息

塞榆五兵藏武庫單騎來伊吾可奪三軍帥難

撓是匹夫

綠樹沿堤是紅塵半點無舊衣馳敗絮新火試

鑽榆謂爾還為爾惟吾不記吾王符讖世切著

論有潛夫

貧居時思溢終日誦南無靖節惟我柳陽城餓

五言律十五

屑榆何時王王汝願作李金吾自媿無能甚空

空一鄙夫

地震一韻十首

地震連山陝殘傷億萬家室廬盡倒塌骸骨亂

交加占必陰偏盛陰有餘兆或政有差地方

臣等不職所致動平生三老友一夜委泥沙揚尚

種梓都御史邦奇馬

家全感失主主在却無家土裂火從出山崩水

更加天時非錯迓人事有參差一望炊烟斷風

吹滿目沙

萬姓已遭劫 宗藩亦破家憂動天語切賑恤
國恩加 朝政原無缺歲行定有差內安無外

惠永不起風沙

一方搖一命氣數係邦家事驗千年遠法須一
倍如是則從頭是差選到底差顧天生虎將萬
里掃龍沙

天網從天降不分積善家民間差已重額外賦
仍加效取千方少基因一着差昔年歌舞地慘

漢月籠沙

雲開湧出月今夜照誰家轉徙繪難盡哀傷文
不加語云文有誰為鄭俠獨自媿夫差不必重

傷感哭生一聚沙

召災雷吏致民欲訴官家痛哭情難達強行力
不加誰知千里謬原是一毫差掃斗彗星現推

占用撥沙

架薪難作家趁熟早移家雨必渾身濕愁從兩
鬢加盈虛原定數推算必重差算有差法世變

峯為谷有時水見沙

樓燕今無主此忙犬喪家分爭難自保苦楚之
何加柱史既疑過遣官勸不差夜來一失手親

友詩親友如傳

一沙白詩親友如傳千萬戶抵剩一千家天地情何慘生靈禍
莫加貧為饑口累富只一有差南北還交國

夢

三月念又八日同衆客遊危山

春燕集朋儕登山快速眸三齊連魯甸千里空

他川野市紛無已夕陽不可留過歸難盡興

待更來遊每歲是日開市里

春潘春谷書感賦

潘君氣最豪權貴等鴻毛身廢談邊務家會
寶刀才高人共忌憶別我為勞報禮慚無

投有木桃

哭子

三子相連喪盡蹄夜不寧之無誰子
傳經珠失空揮掌鶴歸拾墮銅幣子

樂制類齡

憂時事

置酒高樓上積懷憤不開歲飢逢久旱雨小只
鳴雷遠報倭夷盛近聞野哭哀人多安攘策中
我媿非才

望遠人

燕與人同去燕來人未來料應雙鬢改莫遣寸
心灰遠道書難寄離懷酒不開雲山迷望眼空
上最高臺

村會夜歸

朝來忽及暝遊讌遍園亭酒急客偷逸興闌歌
不停林稍華月上水面列星明健僕先馳報城
門且慢高

田間詩三首後二首同韻

往歲苦行役歸來田舍客耕夫時讓畔野老與
爭席牛馬散平原鋤犁掛敗壁趨時非所長舍
此將焉適

但得儲餘粟何須食有魚門前無俗駕凡上只

五言律十八

晨書酒盡開新甕燕來巢舊廬傳聞遠客至

辭急難除

路險休馳馬水清難餌魚不暇塵世網賴讀聖
賢書搔麥熟新飯誅茅補故廬客來從笑語不
許及陞除

習靜

託病謝逢迎病從託後生獨居塵慮少久坐逾
心清天矯凌龍關綿蠻一鳥鳴非無聞與見禪
定不為驚

哀姜園

園乃友人松澗姜子所治遊樂未幾姜
遂捐館予過而傷焉作哀姜園

獲扉風自開三徑長莓苔園景還如昨主人不
復來詩牆多剝落石局半塵埃近事成陳跡何
須問劫灰

閑居

不有遠行客鵲聲虛噪簷占云鵲噪
行人至病多長寐
藥塵少也垂簾遠汲朝餐晚夙興午睡甜無穢

五言律十九

亦白髮日向鏡中添

家居學道

舉世欲名利爭馳車馬喧不才辭 帝里多病
臥園賴有三生章獨窺衆妙門片辭能悟道
何用五千言

暑月夜遊憶舊一韻十四首

候童年掩扉夜宴每逢歸月正清輝遠風輕暑
氣微談天口緊閉依日願多遠棄置甘吾分疎
狂任世譏

五言律二十

隣舍杜荆扉漁翁罷釣歸江雲偏發鷺山雨自
霏微驚年來變壯心運去遠有緣交里社幸
得不掌譏

拜表扣天扉病衰乞放歸 詔許還東國謝

恩下紫微使臣今有禮能孝在無違報國惟忠

孝勿貽青史譏

入夜攀岩扉山中採藥歸雲間孤月出風送遠
鐘微加藥長無厭求文每有遠野醫吾所願文
出大遺譏

伏岩不設扉捷徑醉扶歸帶雨鷄鳴亂掠

去微但教塵跡遠那顧世情遠不見魯宣聖

來沮溺譏

日夜憶山扉求歸幸得歸病沉鄉思切客久宦
情微身廢心無媿神留意不遠勿矜多赤蒂須
鑒古詩譏

心只懸朱扉口稱棄職歸無能摧玉壘何事問
金微國是全無忌予言惟莫違雖然當要路不
免諫垣譏

五言律十一

野鳥入柴扉不占主別歸近林鳥跡滿別院犬
聲微候月月運出先天天不違鵲鳴啼未已似
把路人譏

不歸不掩扉不辭不言歸酒助詩才遠風和酒

力微勤新僕好夕與故人遠倒把樽兒

童也見譏

鍾磬響祥扉山僧受戒歸金龕佛像古寶光象
烟微但得禪心定從教風韻遠結交外多無
諂亦無譏

少壯辭榮非宦遊皓首歸征途雲長暮候砧雨
微微漸覺離京遠行看與世違輕肥原不啻巢
父莫相譏

黃昏封倚扉南唱阮郎歸地僻人踪少院深螢
火微興豪詩思湧熱甚賞心遠有日遊方海豫
愁關吏譏

頽壁夾雙扉難容駟馬歸傳禮家聲遠為農生
計微克勤將補薄命與心違雖少營家術久
逃竊祿譏

五言律五

編籬擁當扉不礙白雲歸池小湛虛碧林長接
翠微嬾迎賓遠矚似與衆相違不避達官怒但
愁隱者譏

暑夜口占

馳暉三伏近鬱熱夜來偏火宅難安寢仕途幸
息肩鳥棲擇大木魚躍必深淵堂獨靜炎暑全
身不計年

積善省悟

多取不為貪詩書僻性耽借抄先館閣內書原

蘇詩自南都移來共八十厨學以英籍後選代
不常因而據舊稿快存者無幾例許抄覽必先
具領狀以時錄不納世所謂讀中秘書者是博覽
也今館中諸君不得如前聞只市書而已博覽
及瞿曇齊望漸書麓李龜孫文章效濟南李藩
集若無真實行萬卷檢空談

自杜

彈鋏食無魚吹簫樂有餘久歲三尺劍空讀五
車書渭水權垂釣王門恥曳裾潛蛟神物耳頭
角有時舒

憂時

五言律五

五月行看盡鳴蜩久作聲猶然愆暑雨何以望
秋成白氣直衝斗斗起七月初直衝斗斗起七月初綠林昨弄
兵雖云成撲滅等州軍天變不虛生

讀離騷

行歲隨所遇不必著離騷官大憂愁大才高名
望高才高人所忌官大禍難逃但得一山長何
須首六曹

聞後轍東兵責在無將也感而有賦

五首

暑月愈南征金微六道共圍操原萬衆留守數
千名南國多殘破東人亦震驚他方非不慮急
為築章城

大難出征事急乃加兵仁者曾無敵出師貴
和名居人無鬪志戰士只虛驚城固猶難保南
方多不城

東賊已加征兩年三選兵養子少實惠義勇只
虛名倭寇精神倍殘兵魏夢龍虎臣誰可仗萬
里作長城

五言律十四

兵強可遠征債帥豈知兵武備先文事勇功無
智名運籌千里應拜將一軍竊謀勇真難敵無
城亦有城
名將得專征方為必勝兵心惟舒憤恨志豈在
功名不被奸諂問能忘寵辱蘄烟塵清萬里聲
價敵連城

伏日

年年初伏熱今熱舊應希重倦仍揮扇客來即
解衣風雜驅溽暑雲不蔽炎暉試看林中鳥高

樓憚遠飛

夏日即事寓懷十四首

賜告十餘載安閒後半生漸能如藥性久已忘
人情路僻塵踪斷雨晴暑氣清名高毀必集不
是愛逃名

廣成傳秘訣清靜乃長生素少世塵慮頗濃山
水情寡言如玉重一笑比河清長勵磻磻節不
求赫赫名

五言律十五

人棄我能取白圭善治生隱居方合意無物可
嬰情村亦同城熱河難混濟清片長無足錄深
愧負虛名
贈彼龍門上孤桐半死生斲琴成古製雅調寓
幽情迭矣塵氛隔冷然石澗清廣陵能續譜一
藝亦垂名

自規漢三傑願為魯兩生遲遲無仕意惡惡有
鄉情雨壁分中濕水壺徹底清願希司馬氏走
卒尔知名

胸中無鄙吝日日見黃生絕物原無意作人莫

徑情雲來山潑墨河決水分清
處士今生分若因敢盜名

禪師有苦行因得悟前生無慮亦無夢有生即
有情人間方鬱熱天下要澄清報坐今無分忠
臣不潔名

嘈然如能寡方稱善攝生歸農原夙志哭子乃
鍾情和靖為真隱蘇威豈詐清辭官群野老爭
席不爭名

仕途曾旅進勇退見平生倘遂雲霄志難移立
五言律二十六

整情納涼臨北牖避熱卧西清且了身邊事不
干世上名

壽多因有疾壽曰有疾何以延縱愁最傷生實德無

能繼虛聲久過情雨山增淺碧玉并汲深清佳

景人多訪將因變姓名

道服寧違衆儒冠悞一生原無經世略非不近

人情設餌魚難上齒輪人太清自慚無實學何

貴有高名

禪心惟一定無往亦無生張翰興歸思阮生少

宦情雲留花檻濕雨過草堂清伏熱無難瘳
居是盛名

穴免兼巢鳥各歸依所生十年勤政意千里倦
遊情午熱浴南浦早凉到上清人閒成懶性花
落不知名

熱蒸花自炫人靜草偏生紫府達官占青山亦
世情無非隱者地要作聖之清牛馬隨呼應人
生無定名

中伏熱

五言律二十七

中伏連朝熱果然初伏無掃庭仍汎水煉
臨爐兢浴滿溪澗行踪斷跡途惟予獨有可心

靜體清癯

六月十五日

中伏今三日無風熱更強懶遊防觸暑禪定自

生凉起樹頻移榻迎賓暫看蒙詩詞聊罷會河

朔共傳觴

立秋日作一韻十六首

夏雲猶變態秋色已塗林覺有微凉意陡寬畏

熱心疑聞雲鴈映却是水龍吟節換人歸未相
思與日深

一朝辭 帝輦十載卧園林有負凌雲志空懷
捧日心弘農休坐嘯澤畔正行吟三伏欣綿盡
五雲望自深

秋涼時到郭避熱借禪林入定吾忘我真詮佛
即心深山無大吠高柳有蟬吟閒上觀音閣夜
來水月深

裴旻身遭廢只因著語林不談時禁事共保歲

五言律七十八

寒心對酒長酣飲閉門莫苦吟嫩涼生樹杪秉
燭坐更深

作意辭 朝貴特交支道林雲烟忽過眼時序
每驚心雙蝶隨花戲一蟬抱葉吟莫云終夏盡
由此漸秋深

江中看後浪雲外露前林無復騫騰志試看見
在心提壺爭勸飲促織候秋吟仕路忘情久世
人屬望深

夜來朱夏盡秋意薄平林晚析頻驚夢早砧已

碎心長歌塞上曲不和郢中吟吹動秋高興滅
胡恨轉深

材豈明堂用區區愧鄧林濁流堪濯足茅屋久
安心立見賓鴻至愁聞曉鐘吟門開秋葉長坐
夕落花深

座中無俗客雅會有詞林月館堪容膝水亭可
醒心雨窗階下滿風竹檻中吟月上詩方就人
歸夜已深

身雖離魏闕名幸廁儒林傲物休青眼待人推

五言律七十九

赤心橫高無對偶詩速不呻吟吟久
門似海深

宦久懷鄉土鳥飛戀舊林百年如撚指萬事捨
灰心秋熟科頭睡晚涼抱膝吟名傳青海遠家
住碧雲深

杜甫憐才意深悲李翰林畏途惟累足世事可
寒心休賦昭君心聊為梁父吟幸而容致政請
寵亦恩深

傷弓猶避鳥投宿必高林可奪三軍帥特將一

寸心寺曹甫吏隱山水助豪吟學道超三昧為

詩得四深釋皎然云詩有四深謂
作意深用字深對義深韻也

棲息一枝足何須慕上林無能酬夙志莫得著

機心通國皆齊語居鄉不越吟吾才猶短綆汲

井不能深

縱鱗非湍水寧翼遠風林慎密今藏舌伴往昔

病心渴喉長獨酌涼景費清吟避事堅辭客草

生一丈深

千林繞落葉梧葉首千林匡奈悲秋思詎知伏

五言律三十

樞心晚山饒逸興秋水引長吟樂事言難盡閒

居歲月深

立秋後作一韻十四首

祛暑新涼至耳聞俱好音蟬聲時斷續秋色半

晴陰吹笛聲相應敲棋手捉襟衝雲群雁唳傍

砌一蛩吟

乍晴心目豁正可試清音珠露薄叢葉商風散

積陰彈琴成別調洒泣欲霑襟且賦閒居賦莫

吟遊子吟

人世何為貴長生執德香惟予孺老大過隙

光陰讓坐先華髮久儒冠稱素襟前妻久已喪孤

負白頭吟

耕釣吾僕事行歌治世音漁舟泊水次敗耒委

墻陰湧出風雲氣如飄天女襟眼帶景物急

切不能吟

空谷無人跡斐然聞足音良朋傳信至遠地太

情深夷虜兵臨塞英雄淚濕襟單情今若此愁

極只孤吟

五言律三十

退居隨在好祇是少知音竹圃千鍾稼渭川千
畝石塘一桑田十畝陰有身不佩印散髮且披

襟爭羨冥鴻舉不為別鵠吟

北虜南倭寇東人獨笑音早苗多隙地老栢少

繁陰對戶山如礪園林一作襟一愁還一喜不

廢然罷琴

兩夕寺遊少許時想梵音秋初欣得霽天際又

浮陰人靜塵凝榻熱餘汗滴襟蚊多難假寐兀

坐聽蟲吟

馳遊非不美勤學起微音藝莫誇三絕居常惜
寸陰天涯無候簡良友久分襟雲物望中變湖
山好處吟

乘涼琴可撫太古有遺音泉溜半岩響槐數滿
院陰因而抒素志于以解煩襟古木間猿嘯高
梧有鳳吟

世情珍俗曲莫遣亂仙音耽飲食泉水不棲惡
木陰悲歌多義氣拘促少襟襟誰得還誰失自
嗟復自吟

相招同隱逸良夜思佳音表辭黃幄讀書趣
綠陰鳥情欣水木猿性孤冠襟遺貴身心穩安
貧首尾吟

延客為嘉會滿堂盡賞音賡詩方白戰醉酒卧
清陰博陸齊呼采樵九暫解襟樽前分戲劇詩
就共謳吟

對局賓皆北賦詩悉古音辭章出晉右名姓託
碑陰拂拭堂中榻唱酬漢上襟某因一着錯同
對會家吟

南園小集

小園荒蕪久剪除一徑通疎松高覆屋密竹自
成叢景物無他異冠裳幸此同坐來忘主客真
率古人風

十月朔日祭瑩畢偶述

迎賓能健步後僕尚高呼傳世猶無子元宗賴
有吾冬從今日始心與舊時殊合祭經先隴因
之百感俱

十月望日遊遠莊迴

旅興中憐罷乳爛海東紅木落千岩瘦禾收四
野空亟歸猶恐晚傳食媿無功愁裏時光速况
當十月中

城南暮雪

南墅今重到天寒歲已窮雲濃將雨雪日暮更
無風浙瀝初鳴竹繽紛漸蔽空冰霜堅晚節松
栢頌相同

雪夜有客過訪

剪燭生寒焰吹簫咽凍音素華混月色白竹

風吟扣戶客來急下堂人跡深相携欣入座酒不停斟

十二月七日復大雪六首

歲九析雪今冬雪應辰貧民思挾纒遊客濕
中京國難遙望冰山作近隣夕棲寒谷內何
日發陽春

白占釣魚灘決旬閑釣竿朔風過塞北凍日隱
雲端酒處沾沾濕飛來片片寒詞林有雅會不
必效袁安

五言律十首

雪花應候飛左右故相依到手吹還散凝眸望
金微輕搖班女扇細點謝郎衣莫惜紅燼墜有
時被日晞

窓白甯疑曙花飛冬似春真聞岐路塞漫道廣
川煙氣結成塩井風吹起玉塵歲寒徵志士知
白是何人

窓外白燄燄光分玉鏡臺池邊消欲盡風裡聚
還開娉娜輕無乃紛紛細若裁園林花滿樹
樹是真梅

風來寒厲厲何日屬青陽積雪平鋪練凝冰額
截肪小齋時偃仰只此是行藏舉世誰知味閒
中味最長

雪夜不寐二首

白燄照千嶂冰花洒滿空明多欺皎月勢急奔
迴風破夢驚宵柝多思及曉鍾冬殘寒較淺不
日度春鴻

繁綴壓枝重續紛到地輕因風飄曲牖帶月照
虛檻菊酒延春色蘭缸助夜明愁多難假寐擁

五言律三首

被待鷄聲

正月七日雪夜對客作

能噤花遲發終然不礙寒園丁供晚膳菜甲滿
春盤迎氣從今始豐年自古難雪多豐可必觴
客釐交歡

雪劇道逢田獵者

獵徒收兎置歸路阻而差彘霧環英亂隨風玉
樹斜挽迴青帝駕故通艷陽花虞濕酒旗捲達
人問酒家

春日雪宴用妓佐酒

雪宴聚名姬，旋教春雪詞。
歌喉雜鳥弄，舞態落蛛絲。
樂歌呵纖指，軒明映玉肌。
烟花聊寄興，良友莫相疑。

雪中有感

雲常潛舊日，林下又新年。
冰解春聲動，曉色偏峰巒。
同削玉，原隰摠平田。
雪落如官罷，風吹不上天。

雪後有感

暖融春雪後，莫忘歲寒期。
班怨題紉扇，墨悲在素絲。
調高應寡和，白甚不能緇。
名利場中客，冰山能幾時。

上元夜值雪

客歲非無雪，上元雪有情。
逐風看物潤，伴月助燈明。
善解吟喉熱，能令病骨清。
登樓聊引望，烟火滿春城。

雪晴二首

雪晴花自發，羯鼓慢催花。
春色先挑萼，殘痕

冰芽結心思，射獵衰鬢滿。
鉛華冰泮增新水，理

清場士家

雲霧散長空，詔先處處同。
風來不自北，斗轉已朝東。
新雪應難久，堅冰漸覺融。
農人交勸戒，及早叩田功。

清明山行值雪二首

雲雨不作雨，風起霰先零。
峻嶺微添白，芳郊難踏青。
鵝毛看細細，鶴髮助星星。
冰結鞦韆索，十年今再經。

五言律三十七

山前紛掃墓，今日正清明。
疑是紙灰亂，原來雪片輕。
花開非舊色，野哭半新聲。
不為躬耒祀，山程無此行。

楊東江書報得女

孕後多奇夢，書來驗却殊。
此時雖設悅，明歲必懸孤。
厚德衆推爾，不才誰似吾。
長年十有二子，女尚然無。

秋日有懷拒山田希古

仲秋葉漸黃，撫景憶田郎。
好畫其成癖，吟詩

狀狂十年無訊問萬里隔封疆目斷南雲遠
隨北鴈翔

贈謝少溪有序

少溪負經濟才歷任中外藉藉著聲
年五旬餘以兵部亞卿提督京營而
廻佐本部又陞戶左衆方望其登台踐
斗志與道大行於天下乃上疏乞休雖
林下有高賢而仕途失一良臣矣抵家
之日予即候而問之曰生才主用乃天

五言律三十

之道君子在田豈世之福哉今官階已
崇特簡在即胡不少留以副衆望况
去應休年例不但十餘年少溪曰將以
官為家耶無奈何病體欲養鄉思難遏
藤交薨歸雲冷石林野鶴失羣洞狹無
主久矣又幸得以與君為伴時行時止
閒居樂自有餘予因戲之曰林泉清福
向為區區所雄據者今平分與兄矣然
公道在人心重名溢人耳行見蒲輪及

門使者催請上道雖長欲為伴不可得
矣飛潛各自有時目前且喜其歸聊以
是詩見情云

謝子富經綸京卿早乞身林泉喜有伴兵賦屬
何人約日遊東嶽終宵禮北辰里中緝逸叟天
下仰名臣

贈劉次禹秀才

劉生從我遊荏苒十春秋重寶難輕售明珠莫
暗投債逋何日了貧病有時瘳勤學寒窓下公

五言律三十

車行見求

贈少菴弭來夫

弭子吾姻姪交親自早年鄉閭曾屢試學舍已
三選授業朝群聚讀書夜獨眠弟兄能苦學三
鳳待齊鶩

春日臺集憶唐荆川有序

曩予有詩二句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
迴自謂尋常不足觀荆川獨愛而誦之
丁巳春宴客城南臺上風景適與詩合

遂足成一章兼及荆川據請詩之日迄
余二十五年矣再加此數則人各八十
上下未來事安得而知之道遠別久撫
景興思此詩亦情不能已爾

臺近古城隈出城即上臺兩餘園景麗客至野
筵開煦日花間轉光風草際迴遙思唐太史何
日共銜盃

十月村居遇雨與李龍塘胡胡山馬峯亭
并弟繼先相守數日得詩三首

五言律四十

十月不沾塵來年莫問辛田家占以元日得辛
表收一分初十十分
以速為貴故云十月路上不沾塵休問來年幾
日幸又云堂前十月汪江水不怕來年一日幸
雨聲隨處是秋色望中新積日成殘歲微風應
小春親朋欣笑語不覺忽淹辰

亂飄霜葉落疑是雪花飛晝日忽昏黑遠山
聳微繁聲宜石壁朔吹透書幃人跡雨中少
須更掩扉

吾弟知農務諸君捨善文連朝能聚會冷
續紛文妙無過熟農收只在勸斯言須記

詞群

初冬感述

十月初旬後節遷始立冬虹藏不見跡熾聚欲
培封館事增新慨感時改舊客近年倘得嗣差
可慰情悰

寄致政梁玉菴內翰舊嘗從子學

才高人共忌志大命多違鷄舌香仍在龍頭事
已非選庶吉士試卷曾經
廷試日何不取作狀元為師
吾有媿罷吏汝同歸宜酒惟魚膾相將買釣磯

五言律四十一

寄崔平橋舉人近從子學者

歷下文人窟君才不可當曠時登甲第為我重
門墻落筆多奇思探囊試異方不徒工舉業兼
吐漢文章

題高廷重城南別墅墅有水碾磨及藏修

室廬二首

城南樓息處觸目景多奇池靜沉雲影林
日規閒編今樂府愛讀古歌詩名利
心曾不移

風波水成青天然太古槩輪飛霜葉舞春急浪花侵此是浮沉態難挽清淨心更有修真室深藏竹木陰

送謝龍盤應貢入太學二首

材貢東州美文章絢彩霞循資登監胄善作大方家折贈長亭柳還看上苑花衝星龍劍氣不日遇張華

君才人不先謝氏况多賢獨步稱希逸謝莊字希逸表

汝稱爲江能詩擬惠連仰攀仙桂後爛醉菊花

前雌伏無多日鵬飛不待年

贈王小村秀才二首

庠序重王生非徒守一經文詞能妙絕醫藥更專精齊國稱才士謝門有令甥只今年尚少器識自天成

家世本儒門讀書不憚煩終年長閉戶鎮日懶窺園濟衆施良藥謀生賴小村凌風有健翮

贈月溪溫伯佳

公庭人不喧聽訟刑無繁早擅三齋譽能伸六命宛者有致死一命子容處事審字也爲蘇頌京推官歐陽公若水得官尊嚴若水推同州日之其庚子中選計日蒙徵取致身在諫垣

贈清渠霍克深秀才

清渠吾益友早望作元魁豈意年今長猶嗟時未來人推脩行檢士重富文才材大難難用終當出草萊

題世續樓有序

武城袁生舜問其魯祖居百尺村因建百尺樓祖父有百世三世世樓相傳共

四世云

俯臨千里流雄構有飛樓閉戶雲迷擲開簾月上鈎十年勤紙筆四世紹箕裘恃有丹梯在雲程無足憂

端惠王輓詩

河間流厚德文藻憶陳思葬地獲金粟霜天墮玉芝空然遺劍舄久矣罷琴茶冥書宗藩惜

齊坑同一悲

贈門人田子濯秀才

昔年初受業朝暮晏于過吾教參乎少汝言賜
也多爾來惟務實不日擬巍科豈但文章妙知
善雅歌

贈醫士王靜菴

擇術希康伯輕財比宋清病人思欲起遣僕競
相迎製藥微存性豁痰大得名奇方吾亦有兼
可濟蒼生

送王綉川秀才夏月入勞山訪廣陽師

六月尋師去何曾畏遠途俗塵臨海斷暑氣入
山無獻果猿紛至投林鳥亂呼道成冲舉日知
爾不忘吾

寒食南莊宴李九河馬南冶魏東臯李

胡川黃孔村李龍塘胡胡山諸客作
歌舞出妖童邀賓場園中歌筵留落日舞袖趁
東風堤柳煙難禁蹊桃火自紅鞦韆來野婦蹴
罷首如蓬

清明日雨至夜少霽已而復雨且聞祭墓

迴有哭聲者共二首

清明今日雨車馬滿村坊深閉鞦韆院難登蹴
鞠場半天飛絮濕滿地落花香二麥必多獲酣
歌喜欲狂

遙聞野哭悲主客暫停庖哀樂難同調陰晴無
定期月升方半鏡雨細忽如絲鬢髮添新白花
紅仍滿枝

謝少溪園與張栢巖夏竇山共四同年賞

牡丹分韻賦詩予得看字

名園賞牡丹詩酒久盤桓葉裊青絲佩花擎赤
上盤芳盈綺席爛熳出雕欄酒共同年醉詩
留異日看

初夏江上送李九河携借書還鄴三首

江頭送客行景物最關情春去鶯花老雨
麥成雲山橫遠色風水感離聲濟郡多文士西
歸第一程

借書日不虛為我善藏書豈但三車富還

賢王多問學遣使甚勤渠書去勞門客
抄時正會魚

惟手采江離離歌催解携麥風千頃浪梅兩一
天然吾志終焉爾君行何所之逢人如問及多
病日迎醫

再同衆同年在予園賞牡丹仍限韻賦詩
分得誼字

題詩仍限韻繼賞在吾園白戰停歌扇清香撲
酒鐫近看偏艷麗久坐到黃昏歲歲花開日相

携此避諠

贈醫李少鶴

醫厚緣多病李醫志不同蘭貪貧者利綽有古
人風株藥過山後懸壺在市中塵心吾已淨良
劑易為功

送羅國山還慈谿因訊陳閑山慈谿近被

倭寇殘害閑山獨免昔年同為吏部郎
有文才子嘗比之陳仲衆仲衆名益
元儒之出色者也

東國即為人所知真能經世務不但富
文辭閭里多殘破親知久別離猶逢陳仲衆道
我日相思

再用前韻懷呂東隱東隱字負才名善談
吐有膽略受知於羅峯張相國遭謫中
廢後以平倭有贊畫功陞通政使仍舊
致仕予之改吏部雖邊巖王子子薦之亦
由呂子能聽之懷之為其人非私之云
爾

五言律四首

物望曾來重上公早見知風生有幹濟泉湧喜
言辭武略能超絕文光更陸離陞遷未實用海
內繫遐思

賀西亭宗賢生子

驚喜得賢嗣九兒未可同嬉嬉時一笑炯炯現
雙瞳長大傳家學恢宏有國風名高已足貴貴
復世王公

送安軒張愈憲由武定兵備陞山西少參
分守冀南道

才優事屢更在處著賢聲此去司錢穀并時信
甲兵刑嚴除盜跡法恕近人情會見蒲關政遙
從武定成

八月十三夜樓集

樓高豁遠昨夜宴最宜樓明月看將滿洪河不
斷流重遊後夜多病恐先秋加攝兼良藥殘
生無復憂

遊近城小園

雨後步難行草路不平田園皆負郭廬舍近

王言律四十八

鄰城久定遊近城厭聞啄木聲薄遊猶自懶靜

坐得吾生

具江劉鳳鳴秀才喜其逢而惜其去也詩

以送之時正暮秋二首

萍水偶相值知君非問津好遊久作客抱藝耻
千人驥足何時展鵬翰有日伸惟吾長已矣素
來與禽綸

相送大江濱江花殘不芳若逢花艷日來看昔

玄文雅志真超絕惟談律聽聞素縵年正少兒

亦一終軍

雨中祖居請衆客陪蘇雪叢書先母墓文

陰晦連三日山中釀早寒澆愁村酒薄撫背客

久卑飛霧低迷樹細流注滿難墓文揮洒罷技

雨中看

遙賀 趙王壽六十歲十月初六其降辰

也

北海敬華進南山祝壽篇禮成千歲節時正小

春天兔搗長生藥爐飛不斷煙一陽從此始甲

王言律四十九

子遙相旋

遊百脉泉一韻五首

水勁無過濟脉泉更著名不霜清見底漱石寂

無聲顆顆如珠碎沄沄比鏡平不能容小艇只

可濯長纓

景物東南勝泉佳不可名池清能照影風激始

聞聲遠寺流還細過橋勢與平卜居無定所此

可解塵纒

四瀆同歸海伏流濟擅名隱淪宜此地經濟愧

塵聲聞世風斯下令人氣不平如聞隣里聞救亦不冠纓

高名何足貴漁父可逃名池上垂釣影灘頭撒網聲一輪山月小千頃暮雲平簑衣雖是革不欲換簪纓

一丘新隱姓百脉舊嘉名時有山樟下長聞水鳥聲林居有足樂世事不能平地廣南倭寇何人為請纓

答速書相問

萬里馳書札不辭道路賒問予何所事感客情難加綦局稱無敵文章媿大家老農勤稼穡只此是生涯

季秋晦日作一韻二首

眼見春花飛回頭秋葉稀風光駒過隙身世鳥忘機漁隱無榮辱官高有是非可憐寒已逼方去揭寒衣

木葉不停飛菊花霜打掃秋高悲肅景官罷免危機歸去于今是追思覺昨非天涯無遠客不

必寄征衣

先塋冬祭畢謝陪祭諸客

歲歲勤冬祭今冬風日嘉竭誠神可格得助禮無差樹未全凋葉菊猶半戴花炙牲滿注酒酬客慶年華

初冬夜與客賞菊

得魚罷釣竿華月出雲端麝煖酒新熟籬寒菊未殘乘閒長宴客有垂垂辭官花底陶然醉夜閑興未閑

憫老

莫時年方少少年能幾時壯心猶未遂華髮忽如斯水下流偏速日斜影易馳勿談傷感事人老易生悲

憫貧

獵獵朔風急街頭吹倒人有衣不掩胫無粟甑生塵溫室寧知臘華堂別貯春豪奢紈袴子難以語貧民

贈良醫時杏庄有序

時杏庄醫名曾濮久矣頃因陳月山來
章始道其詳病人延致者日無虛謝病
裁者者歲有增也陳子已有詩贈之矣
時子不可獨遺也遂亦有此作

時子因陳子醫名徹與吾山中行採藥市上坐
懸壺愛杏十餘載成林數百株耽蒸獨有癖居
街豈能驅

寒食依岩亭讌客兼觀蹴鞠韞韞二戲三
首

五言律五首
酬節卿陳席山亭聚友坐獲飛初見蝶百轉喜
聞驚風雨知寒食荆楚歲時記云冬至後一百
五日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林泉薄宦情無明有業火不向道心生
榮承華初吐天桃火欲燃千門皆柳柳萬窻不
飛烟冷節真佳節老年憶少年病餘仍藥餌熱
食且從權

蹴鞠競當場鞦韆飛出牆身輕風滾絮足疾射
穿楊鄉俗吾同樂仕途爾自忙不尤人不錄何
至火相戕

暮春遊城東水村四首

奄忽今三月東村始一遊到門皆異景結駟有
同儔花發迷三徑水分作兩洲塵纓久可厭起
此濯清流

為愛風光好不愁日月徂花殘鶯已老竹籊燕
將雛觸目俱詩料置身在畫圖平泉雖不遠惡
谷或相如

人間百事宜遊衍暮春時縱得官崇品不如酒
滿危燕泥沾墜絮蛛網掛遊絲恐花飛盡東

風且慢吹

五言律五首
風興星未落夕樂日將低風暖花香細春深草
色齊浮萍初出水郁李自成蹊無處驅歸騎路
荒醉眼迷

春陰二首

天氣久氤氲山川望不分雨垂魚已噉見淮霧
暗雁迷群懶出天邊日最驕頭上雲可憐花薄
命未嘗落紛紛

不見艷陽天雲濃陰氣偏客稀苔獨茂人倦柳

同眠芳馨沉鼙鼓吹彈咽管絃奏黃穀未播難
望是終年

春晝

日永焚香坐滿爐古篆灰黃鶯鳴不已紫燕去
重來雨後花含淚風中麥結胎登樓代出戶曲
檻久徘徊

春夜

鶯鴨香初泛銅龍睡漸加聯輕閉兩竹情重惜
風花無語梁間燕啼城上鴉春宵太寂寞歎

枕待朝霞

春愁

乍寒還乍暖難攝病中身掛綠知無日踏青強
探春風吹花色淡寒動柳眉顰愁思如芳草兩
餘種種新

春望

寂寥人獨立瞻悵客同遊飛絮漫天下落花逐
水流眼昏猶戀闕足疾強登樓回首難堪處
春歸不可留

春泛

橫波搖遠天雲影落杯前避網魚翻浪忘機鷗
近船殘桃花片片新荇葉田田遊客笙歌沸春
風亦費錢

贈陳道人尋得其師崇陽

忽跨青牛去驚聞白馬譚玄非能尚白青本出
于藍大道聞皆笑真詮不易探歸求師自有何
事日三參

楊升菴狀元以草字詩見寄依韻奉答

吾棲在何所大東更向東書將藏洞府劍不倚
崆峒月照新紗幘燭殘舊絳籠此時方憶汝詩
草忽相通

附升菴原詩

中麓何山隱青丘太岳東藏書侔宛委問道即
崆峒鸞鶴烟雲駕烏蟾日月籠相求天路迥惟
許谷神通

送長洲主簿張子陳之任

君去勿徘徊嚴程花正開行看飛蓋遠莫厭巨

戲催梅福真仙吏挺之有吏才東吳權佐縣野
缺漢廷回

輓外祖母

佳城從此閉寒舍幾時開駐景苦無術遊波竟
不迴駕生寧得似過死更堪哀輓原古雅冠裳
在將來化作灰

輓外祖母

花落烏啼罷桐摧鳳不來堂前無白髮堦下有
蒼苔春盡閒春閑夜深寂夜臺空餘賢德在忍

聽輓歌哀

齊東送外祖喪途遇大風

十年三度此此度獨傷神計節將臨夏狂風不
似春軒車集簷柳暮邊飛塵追往增新慨况
予多病身

携家乘齊東送墓由船路迴四首

山童始識船濟水逆流旋魚逝驚蕭鼓為鳴
管絃送迎如仕者情興減當年何似遊方士一
身無所事

千花眼底明一葉浪中輕行疾樹影斜
不早忽聞童輩唱混入棹歌聲結網吾生
意空有惜

風前目力微水色映斜輝望望來無際滔滔去
不歸魚穿荷葉亂燕掠浪花飛不是問津客漁
翁莫見識

執紼勿勿出舟迴景色新臨流花照面避餌魚
潛身賈客閒中客漁人物外人相逢同一笑雲
水樂天真

壽雲峯王母

曉日麗瑤池春風醉玉危彩霞仙服製繁露絡
珠垂重降今王母再生古女師八旬已是壽千
歲以為期

懷許石城舊寅長

文光耀上台曾作大元魁家盛官因罷名高
自來山中溫舊紫花下醉新醅選部相前後
予最不才

枕林東城舊寅長

東城敦樸士講學日無虛客死三千里人生四十餘俸金惟數兩家具不盈車丹旆離京同

抗舊尹祝靜菴

遊燕學有源宰已改無煩桃李陰猶存桑麻惠尚存當時稱曰無番老竟王門清像山川迥無由奠一磚

中秋月食一韻二首

中秋夜正寒天際鴛青鸞有物如相撲無端半已殘蟾華忽盡沒魂魄莫由看復後仍堪賞此

心自不安

往年夜雨寒雲裡暗翔鸞豈若今宵每餘猶似殘鼓鍾喧不已冠服拜還看前光金滿愛心半得安

書寄臨桂直齋屠尚書

我家泰嶽東君在大荒中左思賦出乎大荒之中相里山川遠幸然道路通含洪宰相度允直方人風范里相聞問辭窮意不窮

陳東阜舊刑部

病沈捐館舍夢斷失鄉園東阜原在京人流寓先州肉譜既遭火腹笥亦不存東阜存日火焚藏書樓子嘗以書慰之曰書樓雖火腹笥猶存絕絃空重淚觀劍暗銷魂望祭城南陌雲長日暮昏

莫春迴軍鎮道中簡劉後岑

往返歷廻軍草深花吐芬馬牛終歲野鷺聚成羣社鼓喧春晝山鍾下夕熏勿勿難訪友短劄特相聞

仲夏携家過城東諸村

塵市苦拘留東村暫一遊三苗猶未茂謂黍稷二麥已微收巨戶晝長閑不休雖携家室樂忍見閭閻愁

懷伊鈍菴一韻二首 鈍菴初姓趙改復

為伊嘗尹子邑有惠政云 不急繩難斷隨宜絃屢更從伊新復姓為尹舊知名隻舄同鳧至一琴伴鶴鳴華階從此始不日位公卿

交誼丘山重別來歲月更一官猶躋蹙近自遷

歷任撫聲名宰邑昔三善驚人今一鳴莫須輕

去國千載效虞卿鉅書示以欲就閒之意子後書勸止之

贈還小峯畫士

恃重其身餘長在寫真閉門索謝客開市有

閒人道踞吞聲哭問問到骨貪煩君精妙華好

為繪流民

村况

垂柳不成行能特茅屋藏道傍施藥餌宅後事

五言律六十

耕桑序坐驚年邁閒居覺日長興來乘短棹無

後賦長揚

謙客不至抵暮仍具東奉速

早起飭庖厨謙遊事竟孤聖聲喧砌革繪影上

庭梧虛席無來客馳書復代吾百年駒過隙不

樂胡為乎

庚申仲秋月復食

客歲中秋月食多不忍看今宵還若此達旦竟

無權忽失山河影空餘風露寒懽眠難就就就

五言悲欄

謝四溟自趙府惠書與詩附使酬謝即

用其韻共三首末首兼及鄭虛舟

和易卿隨衆端方迥異常高才不小就良賈必

深藏賦為悲秋作歌還子夜長知音曾朗誦一

一中宮商

詩為時所尚貧乃士之常帝側無人薦王門且

自藏書來千里遠昇結百年長相憶難相見空

悲參與商

五言律六十一

賢王常禮士近事出非常風聞趙王薨地不明詔速輔導及朝德

府問靈運非徒作留侯却善族四溟以遊客推司文墨奇食藏

願不與詩能無衆體史必擅三長鄭子君同志

賜非不及商

附四溟詩

雖是風塵名聞李太常賞音無遠近作者見

行藏聲瑟正聲轉悲歌悲調長秋來桐葉下小

里動清商

過尋先夫墓感舊有述

墓前松栢陰手植已成林舊役僕夫老足占歲
月深生前事識面身後服其心過此不勝感況
同隣笛音

因客問述往事有序

客有罷官已久尚追恨當時考功不得
調督工不露恩者向予扣其所以予乃
林下散人不欲聞此久矣客亦因善鑽
刺至此有難於答遠其既去而告之留
坐者曰昔予出吏部後貪風猶未熾俸

王言

門猶未開奔競之習猶有所顧忌而未
敢肆然已有譏揅檢之說如昔人所謂
一官而三人共之者也吏部若用司馬
必采擇素有名望者人以得吏部為榮
不則怨慕終其身然自唐時已然觀其
詩曰作意嫌工部專心望考功誰知脚
踏蹬又落粉牆東工部郎多有加四品
服色者腰金而後携一兀前擁雙藤然
猶在司督工見者不知其孰為正郎孰

為京堂也有三重謠洋溢九衢馬前凌馬
後方腰下黃督工部郎不郎堂不堂工
未了一般忙滿街棍京堂泥工部忙吏
部困予因客問而憶往事因往事而增
新感恐其愈久而遺忘之矣遂筆而存
之又繼之以詩譬之僧已受戒尚論民
間事婦既被黜還為夫主憂其亦可笑
也已

王言

咄咄左書空官休志不終爭為今士病讓少古
人風華省何相外粉牆又落東督工當日事謠
口出黃童

贈伊鈍菴有序

十年前鈍菴以遼陽僉憲過其舊治章
城予同衆鄉士夫郊外送別去繼而
衆仍在遼陽再陞憲副兵備薊州予
邊事誤累謫遷尚未選補大司馬
楊公薦其才且屈旋復憲副又兵
州七月後仍在邊上防秋辛酉春

將半忽有扣門者傳稱有上官過訪
中驚起知為鈍巷舊縣主也披衣出迎
入而張燈暢飲擊節雜談稱其舊作無
非邊務軍情天猶未曙即欲啓行喜其
臨而惜其速也即席贈以是詩

兵司仍舊秩冠服更巍載十載送君去三更再
我過軍中廢鼓吹塞上賦鏡歌燈下承相示令
人感慨多

賜谷初舉人旦速從予學於其避席首問

勉以是詩

自知疎且庸深規遠相從妙在能新得不徒步
舊蹤冰明難嚶嚶旭日屬嚶嚶越此長動學無
勞嘆不逢

靜齋李儒士就學於其表兄蕭溪溪在章

旬餘日一疾不起將返葬燕門詩以挽
之

少年今客死返葬路迷漫飛旌經霜淡遺也
雨殘才堪登仕藉命止一儒冠囊有雄文在傷

不忍看

贈燕都劉西坡

多半百年身惟于棋客親不言幾失子勵志心
求人編曲青燈下卜居綠水濱閑閑深有意門
外即紅塵

送錢塘尹張鳳臺

名譽出人前長髯望若仙才元非百里徵豈待
三年試看居鄉重足知宰邑賢理繁迎謁暇猶
不廢鳴絃

張龍岡用謝四溟韻惠詩作此酬謝

君久官崇品予先罷奉常相知頻往返不復計
行藏服恨三年短三年之長制舉有限心自無窮名還萬里長
憂中允有作音調不離商

附龍岡詩

蒙海文章伯東山李太常聲名馳已久林壑漫
深歲許國丹心在憂時白髮長倘舒調化手十
載見虞商

有懷郭長山通政作詩奉寄二首

日高暖早寒北望一憑欄料爾揮吟筆惟予把
約半燕得約道遠李郭共舟難憶昔同朝日威
勝說漢官

為愛郭銀臺名高有異才朝中方顯達林下即
歸來日落閒門閉風吹絳帳開有人行所學歲
歎不為災董漢皆及山之門以其所學行
吾事佐歲荒早撫字有通民類以

撥悶二首

書已焚封禪道經滿石函藏修期有得名利不

須談扣角歌齊相閉門效魯男莫愁鬢鬢白居

近蕭花潭

不媚臺賢薦不憂里少欺夢遊多舊景靜數少

新知田廡徵求急歲凶老幼悲賑饑無異策撥

悶強題詩

歉糲

索垂盡板橫女伴聞輕盈雙雙秦弄玉言

飛瓊俯視花稍下高騰樹杪平出遊倘見言

記是清明

蹴踘

堪為蹴踘場選地綠陰旁遠近憑那趁低昂善

思量穿騰鷗對泛那趁在脚報對泛在腰拂背

雁田翔惡少居鄰舍莫教過短牆

投壺

雅歌臨姐豆祭通為時雅歌投壺雖華宴奏笙
在軍旅不忌姐豆之事

簫客引軒車避主將壺矢邀倚竿非偶中帶刻

乃奇曉負者翻歸怨壺偏矢不調

傀儡

仕途終日忙傀儡競登場刻木形相似牽絲態

轉狂郭生能譚譚鮑老舞郎當戲罷渾如夢追

思已杳茫

打毬

安基齊燕尾如射中鴻心柄過窩難掛毬輕體

却沉得來手撲棒妙處線穿針勝負俱休論忘

情歲已深詳見集

圖基

拂軒欣著基閣筆題詩興發邀賓急思深遠

手迹縱橫堪連日勝敗不移時仕跡如基殆危
機不自知

角觥

爭雄詞壇場技力兩相賞鼓震雷聲遠旗翻日
影長錦標如得奪奇雋可為憤示弱亦非弱好
強必過強

琵琶

馬上傳來久絃中指法難激音因急撥緩調為
輕彈韻響迎風樹珠投承露盤聞人聞妙曲雖

五言律李八

飽亦加餐

笙

音屬春王月能催萬物生妙惟王子晉更有董
雙成滄海驪龍咽高岡彩鳳鳴躁心聞即釋身
世在蓬瀛

笛

遠舍有紅裙笛聲迥出群落梅與折柳梨石更
穿雲幽咽風中斷淒清月下聞家居猶不忍有
乞句從軍

水盞有序

水盞即響盞體厚重而底窪削以銅為
之以小銅杖擊之音如雲璈製如淺酒
盃曾乞於魯王蒙不峻拒并惠之書
曰樂盞一副傳自先王特割愛相贈
人言即詩與史所謂擊缶者釋文謂缶
為瓦器今所得者器有異耶抑傳者訛

耶

賢王愛最隆贈樂比南金揭調益人平和聲悅

五言律李八

客心初疑雲雁喚又似水龍吟搏擊堪消日莫
愁白髮侵

簫

音在人難善善音世未知願隨簫史去莫效子
胥吹鳳翼參差列猿聲斷續啼遊人猶墮淚
婦可勝悲

琴

材以龍門美嶧陽亦有名及真為樂長
反其天真乃因嬰脫餘生秦楚絃中變
樂之長也

為樂聲既又楚聲扣之彈風濤指下驚不堪聞

貴耳只可悅閒情

瑟

中黃勿得犯各半濁清絃瑟二十五絃中一黃

雖設而不彈去十二絃屬濁清濁相間而成音臨水魚鵲聽

十二朱絃屬濁清濁相間而成音臨水魚鵲聽

葉臺鳳舞旋譜傳惟昔葉葉相示曰此乃真傳

其過百而多不百音寂已千年知而後之惜世無

自取歌而絕誰為鏗爾賢

磬

五言律七十

置磬吾樓所驚僧手自携有心會擊衛告釋又

如齊慄疾晨鍾發輕清夜漏淒長安名利客鄉

淚幾行啼

篳篥

篳篥以空中得名又以亡國之音因為空

侯乃空國之侯所好也吳兢樂府解題

曰漢武祀太乙命樂人侯調依琴作坎

楊升菴以為命侯暉未知孰是義取坎

坎應節侯蓋以姓冠章云十四絃二十

三絃二十四絃李知幾及樂府錄其說

不同如此善於彈撥者晉有師延唐有

李憑其器與譜不至淹沒者今幸有曲

沃李季和云

篳篥非雅樂他樂不能過好爾能亡國勅公無

渡河夫有渡河者莫追之不及夫溺死莫救之

渡河後公無渡河歌平亦投河死焉西傷之

音世不多

畫角有序

五言律七十

角原軍中器戍樓多有之往往聞於生

稀月落之餘天曙霜飛之候自古詩人

備述遙聲戰苦乃後不止開塞雖鳴

燕樓間亦有有用之者音哀而遠無其情

折其辭不過為君難為臣難難之又難

兩三句而已然感人却不淺世皆謂吹

角其實吸氣滿腹底口始得出聲下長

而潤上加一哨桶用桐木取其體輕易

舉予嘗蓄三五具有欲聽者命壯僕時

一為之客無不動感容者

五更轉欲盡寒角動高城月下增長漢風中
斷聲思鄉空墮淚久戍不勝情莫論邊關上邑
樓猶厭聽

鐘

鑄人傳與息功德豈相殊警夜應須有考展不
可無登歌稱雅樂振旅作靈符耳罷景陽韻廿
年別帝都

鼓

王尊且莫效輕易過雷門罵吼三柄後鳳雛五
彩繁祗知秋社好不聽早朝喧再倩催花手携
朋樂酒樽

胡笳

雨雪已霏霏征人猶未歸曲更新出塞
李延年因胡笳
得曲更造新聲以爲
哀奏解重圍數重月
夜接奏胡笳因動
凜冽胡風惡淒涼
漢月輝
口吹蘆葉捲眼看梅花飛
胡笳亦有吹有彈
亦有梅花

集

悲樂樂名改到如今
原名悲樂失
記會胡部只知是漢音調高
驚客夢聲慘動人心
新成猶之可離鄉有歲深

挽右川康太守

為郎名已傳出守更稱賢北郡猶西郡
初知太
原府後
知右川作遊川虎符何所在
熊執久高懸
堪為傳須煩太史編

冬月明水鎮送右川康太守華回暫懸玉

東寺是日晴暖

倦來想比丘東鎮送康侯釋子登牆看老僧下
榻留水寒傷馬足日暖脫狐裘預擬陽春曲明
年肯此遊

寄石州州判選西墅原從濠州改任

一經終不偶兩郡政堪稱
駁吏無輕犯
德奸有
劇難美嗟常
偃塞會見
即飛騰一
刻三寒暑相
思日不勝

寄萊蕪舊尹曹東山

昔年山城日那堪值歲凶視民如愛子驅盜盡

歸後幾時不寄書
復步

寄遠分教張東山二首

少即知名士為師今不慚下
雄談學辨朱殊陸材成青出藍但能行素志官

凌雲鳳有志晚歲拜儒官名邑多文物諸生列
須早掛冠

逢元頌聖有序

歲壬戌元日林下小臣恭喜太平有象
悠久無疆雖邊方小警不足為慮而

皇上在位四十一年

聖壽五十六歲王者五百年而始出聖人千

百歲以為春二百年來治安如一日或

周卜世三十殆將過之唐堯十五為君

正典

今同而遐壽亦必過之矣 國恩未報家

管聊述短章名為頌聖云

眾星拱紫極四序首青陽雲裏香風度天邊麗
日長重玄能令德三白預呈祥卜世過周曆堯
年豈可方

親鞦韆作有序二首

東接迴軍北鄰大河庄名大溝厓清明
日高堅鞦韆數架近村婦女謹聚其中
予以他事偶過感而賦詩

絲架傍長河女郎笑且歌身輕如過鳥手捷類

拋梭村落人煙少意謂人多遊已不鞦韆名目
多有轉立獨從旁觀者懼仕路合如何

每遇清明節山南祀祖阡先期陳俎豆此日戲
鞦韆水淺閑舟楫風輕度管絃不才其廢棄隨
處樂餘年

傷祭墓者

墓祭人無數愁容不忍觀風狂過午後日往
其常午今反花淡似春殘九轉腸應斷兩行淚不乾

死哭半為慶生難

贈蹴鞠客關美

輕矯由積習蹴鞠出軍中
逆激如流矢迴旋類
轉蓬熟未能勿失觸處偶然工
衆技君皆可圓情更不同

憶雪山劉昨市貢士

能詩如孝綽下第惜劉黃
學富才無敵家貧志不群
買書不惜費操筆善為文
雖被儒冠誤名猶身後聞

曉書

遼劉併及余遼尚書華泉劉太常西橋
三篋漢張安世能記楠三篋亡書遼在家失火
多應過五車惠子多存者尚多劉則散失無遺後
滿庭除祗恐傷科蚪莫教飽蠹魚

壽許醫

老醫人所羨世稱少君老更無如滿架宜時藥堆
床已疾書眉長增短視許元短視眉長髮少亦
多梳自壽應無算壽人術有餘

樵夫

早乾木不生樵採松萊荆月落深踰嶺日高始
入城旁觀愁負重買者尚嫌輕困餓交相逼價
廉不復爭

述我

久不問陞除知予惟有子卧憑書引睡病與酒
相殊囊少千君策門多長者車幸而倉有粟不
患食無魚

書口觀水上煙火次夏巖山韻別有一種

製造繁華不減夜間

紙船藏火藥搖曳綠陰傍熾焰燔危岸飛煙捲
太陽礮驚魚出沒花炫鳥迴翔再赤周郎壁却
從李相座

附巖山原什

巧技傳京國裁舟戲水傍縱焚麈赤壁飛毬破
裏陽照浪魚龍駭飄煙燕雀翔昇平多樂事偏
集太常莊

三月十日同茗客遊遠村

亭午出城闌初昏到水濱
茗佳邀茗客花盛感
花神縹緲雲盈榻朦朧月半輪
何方堪避俗此
可共尋真

贈崔生有序

世有通患在好為人師
廣招門客愚耳
目而張門面騰口說而遠身心
竊嘗耻
而妍之恐蹈前轍是以書院空設
書籍
徒多舊時徒者今皆散處間談則有之
真實講學歲不過數次耳
京士崔曉宇

李書律七元

名東甫者素習毛詩遠從子學
婉辭不
敢當乃同其姑丈董剛請之甚懇不得
已受之仍以是詩勵之

潛心愧不能口說又奚曾負笈何其遠
學詩可
以典千金酬此驥萬里特南鵬宿願
吾斯可及
門見有恒

寄平陽李學禮二首同官同罷官即予憶

君知君亦識予云

清福已平分才名孰出群
吾歸棲泰岱君學山

河汾黃敗同飄雪眼穿各望雲
新知燕耆作有
便早相聞

同為選部郎聞望略相當
苦口排權府甘心返
故鄉而分山作界以太行爲界分
千里路非長
相憶難相見願隨鴻鶴翔

懷陳平岡大秦原內翰外請歷府縣臬司
至今官

憶昔宰吾章視民惟恐傷
官由無妄謫名以有
司彰品秩今非小幸勤已備
普服除將涉歲補

李書律七元

任在何方

送太谷二尹林雄

太原百里餘鉅邑近何如
三歲雖逢歉四郊尚
晏君撫疲湏惠愛佐政在勤渠
自是無冤獄行
看有積儲

青門沈山人別來久矣忽承過訪談及在

京舊事恰然動懷和韻二首

豫鶴父魚主長吟歸去來
墻花剪草茂堤柳掃
萍間無事愛龍腦
有人惠鹿胎父睽今復聚喜

極各生哀

在昔居官日名高變易來惟虞賢路塞不使倖
門開又矣負豪氣幾乎作禍胎客來同話舊回
首亦堪哀

附青門原什

花溪文字啓竹弁野人來歌處陽春動談中武
庫開榆錢青帶莢栢子翠含胎媿乏馮生報空
餘彈欽哀

賀湯陰舊令張東來入名宦祠

幸書傳十

曩予官吏部危 蹕過湯陰問政稱君最施仁
得衆深別來無異議入祀出同心名宦祠中列
高風播士林

挽蔣少濟有序

少濟原以御史外謫歷陞僉事生前有
國士之風身後極子孫之盛士民合詞
呈請撫按而臺入鄉賢祠得與春秋二
祭

內臺忽左遷外轉過中年可惜終焉爾莫知時

以然才堪稱國士名已入鄉賢福廡有餘地誰
云才定天

賀壽光縣令沈時秀陞任南禮部

人乃拔其尤文真作者流禮卿今白下茂宰久
青州時乃青君欲驅車去民皆卧轍留為時
當不遠都府復東遊

送水野呂中輔自浙回携新製詞冊再赴
新樂王之招

旅寓常江北仙鄉本角來光陰如逝水踪跡類

幸書傳十

飛蓬遊學年今長為詞日益工王門裾再曳思
禮光園同

齊東感舊示袁甥仁有序

予昔婚於齊東王門十五年矣今為袁
甥呂門之婚再過齊東有感舊遊作為

此詩

向予定婚姻曾是集親賓數往無多日行年過
六旬袁甥昔穉子此際已成人為爾亦婚事因
之感慨新

華東途中書所見

兩縣路非遠十年今再遊
醜姬塗粉面窺客出
牆頭鴻雁秋將盡牛羊晚未收
眼前俱舊景歲月逝難留

贈誠菴張茂才

矢志推寧耐有時得發舒
何人憐伏驥空自賦
枯魚魯酒茶難似詩云薄酒終勝飲茶湯
不如詩詞聊遣興兼且帶經鋤

胡胡山園看花口占

花興吾方減君今正愛花
栽培經歲月爛熳擬
雲霞兩後從人乞風前對客誇
豈惟花事盛文事亦成家

張良策園賞菊同前韻

滿園皆異卉籬菊有黃花
早賞園朝露遲開映
晚霞暢懷宜對飲交口競相誇
上苑遊將近豈終虞士家

林居

朝市虛名在林泉僻性耽寸心猶戀闕

傳驛珠藥成金鼎著書滿石函每逢園果熟
里共分甘

關山田為園

去國遠棲巖不憂譏與訕少卿亦俗吏老圃乃
清衙折柳樊能密防蔬草盡芟行歲吾已定何
必問巫咸

解職後遊禪院

一心戀故山隻手謝朝班不願攀鱗上惟隨倦
翼還官遊為客久官罷此僧閒愛把彈關扣吾

家却閉閑

遊道院

水月弄潺湲雲山任往還
朝中除仕籍方外列
仙班親隱孤城下樓榭萬樹間
何須遊閬苑只此出塵寰

送武城舊司訓傅亮急

武城分教日師範至今遺
課士情猶子休官賢
未絲儲中無積粟筆下有
新詩流寓難歸去生賴者知

寄懷高熙齋戶部上卿

別來久異地在昔竊同寅予是耕田叟君為名
世臣親庭常愛日仕路喜逢辰矣但司財賦還
看秉國鈞

寄贈瞿青石大中丞二首

昔任大中丞政嚴惡盡懲聲牙雖尚氣脂膏素
非能世事如雲變謗言與日增隨微隨復罷衆
望再飛騰

剛方性不移才藝博而奇豈但義之字兼能白

五言集卷五

也詩壽高臨八表官罷已多時倘應非熊兆猶
堪王者師

再過玉泉寺贈永福長老

閉門誦法華客至看袈裟淨域多靈跡恒河少
聚沙一花開五葉兩月演三車喧寂如相較在
家讓出家

贈北沙王舉人

踏石無緣會喜逢王北沙申考功謫謫石長亭
步折柳上花擬看花元志輕千乘讀書富五車

棲身仍魏博聲聞滿京華

宋簾山携書畫暑月見訪留飲次韻

呼童趨啓戶有客訪閒居為我能知畫羨君更
善書涼生巡樹後情洽識荆初留飲無他物盤
中惟野蔬

附簾山原詩

中麓文章伯芳隣願卜居張筵出盛饌揮架畫
奇書時已蜩鳴久景當鷹擊初夜來羊入夢路
破一園蔬

五言集卷五

客有苦寒熱難消遣者問及於予予以是
應之

火宅偏增熱雪山曾聚寒日時不甚久寒熱度
皆難扇底歌聲細鐺前舞袖寬鬱懷開即釋醉
眼最宜看

客有來自釣州者談張子魚身後事最詳

詩以哀之

傳聞張子魚身後事成虛田薄禾難茂墳荒草
不除曾持三尺法空擅八分書書為副校按家

法掛劒誰憐汝絕絃獨淚予

夜宴觀戲

扮戲因開宴坐深夜已闌一人分貴賤數語有
悲歡剪燭增殊態停盃更改觀優旃曾諷諫獲
譏嘆言官

驟雨

往年嘗苦旱陰盛反為災雲湧風催雨山摧電
引雷頃更平地溢疑訝洗天來屋漏堅垣破濕
衣就火煨

喜晴

陰晦今旬日忽然望不迷好山青擁座茂樹綠
連堤雨歇雲歸北天晴日已西此時將訪友猶
自畏衝泥

園居學道

小園何所營避暑養吾生雨後花枝重風前葛
服輕讀書勞目力靜坐自神清從此兼脩命三
年道可成

贈卜者

爾自神其術竭誠遠謂吾得錢開卦肆携冊總
靈樞三畫成爻變八方興象殊無疑何用卜飽
飯是良圖

寄尹慎亭參將

尹君吾所慕武弁更無如名重三邊上身輕百
戰餘豈惟閑將畧兼且讀儒書感嘆秋風起壯
懷猶未舒

為漁一韻二首

披蓑勝錦衣重上舊漁磯白石鄰鄰瘦黃鰓箇
箇肥殘星猶未落缺月有餘輝早起因垂釣遲

歸豈見幾

拂衣仍布衣甘老釣魚磯竊比貧而樂何須輕
且肥水平如鏡面竿動弄珠輝漁隱堪忘世吾
今殆庶幾

山水小村餞別少川張揮使

人道是山齋誰知傍水涯樹搖風掩戶草帶露
侵堦俠客彈長鈇舞姬瀉短釵酒終歌別曲一
山一傷懷

牧童

橫飯日三餐有時把釣竿居惟宜草澤生不識
長安風笛吹無調雨簾未完桑牛為野戲饑
飽漫無干

獵戶

控弦奔走犬馬向風嘶路險身能健草澤取
欲從縱獵忙解索得免不歸時獸如先虎討
狼免夜啼

送旅病客

殘軀羈別館病目哭窮途旅食終朝戒家書累
歲無履穿為客久燈暗照人孤歸與今難過杜
鵲不用呼

蠶婦

少婦乘桑養蠶日夜忙葉須防泥臭筐恐污
衣裳九若方歸簾王氏農書云十蠶三眠色正
黃繭絲組織後溫暖却寒涼

閏七月望夜

秋孟今當望風輕薄霧收蟾光疑日出螢火類

日流餘熱難安枕乘涼好上樓若非逢閏月今
夜是中秋

退居脩養偶憶舊事

有緣作上仙無欲效前賢竊祿曾多日乞休不
待年動遭時相怒靜養各神全清福人難得吾
生豈偶然

寄大司寇黃葵峯

司寇職刑名惟明刑自平繫囚防暑毒仁意藹
春生戕虐深為戒哀矜為得情好生 天子德

補助在賢卿

歷下夏雲峯善內養奇術喜其過訪賦詩

贈之

真種本無根筆池自有源祇須三字訣何用五
千言偶遇孤高士能窮性命原談玄有默契貪
坐到黃昏

贈鄒平尹張龍池

善政最宜民民情日益親無能知所畏不但感
其仁上考名方重左遷事有因借留慈父母赴

許每千人

遊客黃靜齋二十年前曾携其弟相會城

南園及再遇則復姓為孫頗能走動公

卿云

半中原終年不憚煩自諱心已靜幾惜迹

同第知名士歸宗履姓孫囊空何足慮貴

門

賀臨洮別駕朝少川陞任南刑部員外郎

杜麗首南都江山入畫圖數年淹遠郡一日即

亭徭律定還加恤刑成要伏辜雖云為法吏猶

不失文儒

八月念日與客夜飲

門靜可張羅有人歡酒過一罇傾玉露半鏡掛

銀河夜永群喧息秋高爽氣多苦吟難假寐不

醉欲如何

送門人黃金漢自縣教諭擢州學正

章城今長教 京國舊門生事業惟三易

其所以長教者多易金漢世業易以歲華忽變

其所以長教者多易金漢世業易以歲華忽變

堂習隨山出谷作遠驚學博多心得倉餘不古

新

仲春邀客遊遠村三首

結客抵村墟時當二月初花明臨華戶柳暗覆

茅廬有意水環抱無心雲甚舒不聞城市語況

可問陳陳

他村來往頻到此又三春吠犬不知主烹雞聊

待賓雲山多變態溝壑未填身南畝為農久征

途罷問津

柴門草不除人跡遠村時馬飽喧新檉燕歸巢

舊廬里閭敦禮讓山水可樵漁只此堪投老何

須更卜居

初冬短述

世事多翻覆閒門無是非驚心南寇盛過眼北

鴻稀甕暖寫新酒天寒補舊衣隨綠聊自遣巨

奈賞心遠

明水鎮祭康夫人因傷其夫封君子太

君末及脉泉方伯李翁

風起白楊

函猶異香

五言律九十一

農事春耕

山摧河北全烽火京東半劫灰門前聽信息一

泉
難
總
樓

思各依依

日位京卿

五言律九十三

效袁安卧

陸謝原同

无世所尊

與客細評

臺山

海潮忽失信胡馬通神州不盡孤臣憤燕將慈
母收有收謝母勸其子降且聲其罪母云是婦
臣華夷之分安南冠無足媿左衽自堪羞忠烈
英靈在長江日夜流

附虞坡原作

過文山祠

丞相名偏重遺祠世共尊乾坤崇市遠日月蒸
樓存一死消胡運孤忠報漢恩中原還正統幸

苦向誰論

讀謝疊山傳

宋鼎沉炎海疊山起信州潛龍終見奮鸞鶴自
難收故作君平卜真懷豫讓憂遺忠今尚在當
共大江流

和三渠王尚書至臨潼韻

臨潼嘗一遊三平餘春秋世事如雲變萍蹤隨
水浮自從辭帝里不復出齊州悵望臺山勝
樓動遠愁

附三渠原作

靜閣當炎暑還鄉及暮秋遠山青霽合靜瀟白
雲浮疾病連三月豈獲適九州明朝兒女輩應
解望親愁

元夕集客賞假山上蓮燈

自古水生蓮乃今山亦有山形可比真蓮瓣尤
堪取積石為群峯積燈廣一畝與誰共此宵總
是漁樵叟

戲贈小妓

五言九首

晚年逢秀嫵寄興不留情歌與綠絃應舞縹緲
帶輕老懷增感慨醉眼不分明他妓應難比章
臺幸得名

紀異

渭水淨無痕麻灣乃上源如何千古色忽變一
朝渾兼有熏煤氣畧無舊味存異災良有以
惻不能言

送西泉李參將訪道

辭官遊五嶽拉伴涉三江無復英雄志能將龍

風降日親白雪門勝擁碧油幢思作神僊府堅
辭父母邦

送汪通野山藩司理問陳任益府審理

重名山屹屹清節水冷冷善斷持明法引經在

呂川堂薇迎日紫獄草偃風青此去雖王國

何殊

趙國主

莫由躬一真岐路各西東下士情無倦著書志

未終壁藤籠舊月壠樹轉悲風國事傳賢嗣今

名自不窮

題西谷李藩伯卷

西谷太行西青蒼望歆迷英靈鍾國器名挂掛

金閨宿衛無由備封章曾屢題

麟卿王傳揚遠等國初之舊矣誤行看躋一

品不但福三齊

送南陽府判栗太行走任有序

栗太行以鄉舉久不第進士謁選得南

陽府通判前此屢有約簡但是使道或

在東方以南即過章相會乃竟不能如
約多應客京父而起任急耳作詩追送
之且從而問及之

市中期一會終日望飛旌今幸有良便如何皆

舊恩除父客舍赴任急王程一語遙相報官

應政自平

寄劉貞菴南戶部

名震心劉滄詩升禹錫堂山東鄉舉士江左地

曹郎欲殺司其事渠書素所長度支有暇日絃

誦不相防

遊大冶庄追憶馬義士

良友久觀化誰能攀往駕生居大冶中墜在危

山下野服委流塵利兵猶挿架及門主人非佇

立空疑訝

挽馬母金氏

眾期登上壽而遽止于斯尚憶稱觴日忽臨執

紼時三千世界內八十者為誰馬母年如此子

孫何所悲

送靜樂司訓楊惟績

書讀足三冬鄉闈竟不逢能文揮彩筆待問扣
洪鐘分教臨邊邑之官正季冬門墻桃李樹春
到色偏穠

遠村赴故舊春酌風雪中行水途上感而
有賦

遠會不辭勞護行仗寶刀水堅傷馬足雪細洒
鵝毛近日新知少衝風舊興豪春寒猶未減飽
煖賴村醪

憂旱早

春殘雨不足夏至麥無餘難應維魚夢有孤大
有書五年三遇歉十室九常虛謾道閒居好閒
居乃索居

村遊

到此不思歸離亭上釣磯喜看村鳩好始覺市
城非山帶浮雲色川明落日暉飛鷗驚不下是
我未忘機

十月一日祭先隴謝陪祭諸親友

酬人事終年必定蹤村居有暇日集
初冬冠蓋如期至品儀木夙供親賓人共美禮
成各雍容

送督條岡由章丘訓導陸任安化教諭
過城今長教多士得師承覓句常遲寢傳經每
夙興君庠仍絳帳夜雨對青燈懷舊如東望好
蒔荷枯登

贈薛秀才晨

萍水偶相逢幸然言意同慢舒詩卷讀劇飲酒
鐫空獻策行將遇脩書屢有功青譜寧波河東
三志書

贈趙縣丞

佐縣厲清操居民幸所遭張玄非俗吏梅福是
優曹錢穀能分理簿書不憚勞庭閒知訟簡政
善自名高

題思齋霍中丞祖母貞節褒揚卷四首

養婦治家庭憂心未得寧念夫不輟口養子最
勞形軋軋殘機織蕭蕭華戶為制碑今塚上龍

蒙駭山靈

凜若雪霜姿馨如蘭桂枝貧家誰與表奇節世
無知不媿丈夫志堪為女子師褒崇身後事天
定竟無遺

老來厭后昌少即守空房貞性金難敵此心王
可方淑人蒙特贈潛德有餘光史傳煩劉向名
收列女行

基就今三葉誥封炫五花鏡分雖有命玉美更
無瑕地下應含笑天邊寵荐加賢孫雖佐部拜

相族宣麻

中秋候月飲於貴府至曉始散

不見中秋月三年俱看斯煙輕風細細雲重雨

垂垂破暗燒銀蠟遲明罷玉卮來宵纔是望留

賞未為遲

賀西亭中尉奉 朝命建乃尊奉國將軍

崇孝祠落成

新祠所自營崇孝本 欽名 聖主恩無極嚴

親與有榮春秋勤記事月旦重鄉評父比漢劉

德子為劉更生

送杏川田主簿陞晉府典儀

章邑久分篆王門今曳裾陪遊常有馬賜食不
無魚閒可揮盃酒勞忘理簿書如逢東驛使青

問莫教疎

挽潛菴華吏目

萬古江山在歲深物必災水聲猶沸沸山勢尚
崔嵬秋槿霜凋盡寒蘿風捲來功成甘自退
四時之序不必為君哀
成功者退不必為君哀

過竹川華縣丞墓次憶昔病日子往候問

見病勢料其無生理醫言數藥可愈予
佯許而竊笑之

佐縣曾循吏治家亦有才住居新易主
其租居
禮云壙墓之間未
弟墟墓易生哀
施哀於民而民哀
雨洒無薪火

風吹殘炬灰人生今命盡仙藥豈能廻

和浚谷趙中丞見贈詩韻

待召因違畧豈惟文行嘉會須霑雨露不久卧
雲霞夢裏三秦近醒來兩地賒東遊曾許我海

上流星

附漁谷原詩

濟上風光使者願人更嘉驚花隨几杖詩酒醉
烟霞海日族龍臺天歲月餘會當凌八極吾
道豈浮樓

贈洲泉張孫士

夏殘轉白藏過眼惜流光梁士重相訪蒸朋喜
歌狂調絃安玉軫延微雜清商燕舞樂基客聞
中歲月長

寄致政內翰梁玉蒸

清貴時方羨擁排孰使然
聖君前逸少驚人字子長太史編章而能不死
贏得直如絃不若為翰林南中名號如燕訪
通達以見生事親之古
能然乎君蓋以之自喻也

用六年前詩韻再贈玉蒸

友驚盟常在攀龍顧久違人言
為昨今日心無悔當年計遠歸羊裘雖已破猶

附玉菴和詩

帝都一旦別面教幾年遠官罷緣親老年
覺非執經吾仰止國丈足依歸他日東山起無
忘舊釣磯

挽楊岡王太守

認有二十石年無七十春四方仰厥德一疾隕
其身心可稱無我壽何不及人路旁行者式新
塚獨嶙峋

和沈青門贈詩韻有序

青門沈氏子自汴梁寄詩來開端即講
學之語而後及相思并久離門牆之情
書中則言學道求成予今和其詩韻而
詩句則答其詩意云

把酒盃浮綠閉門草太玄遠音來汴水雅會阻
齊川眼下誰傳道身中別有天丹成歸海島輕
舉駕蒼烟

附青門原詩

訊道懷劉向傳經仰鄭玄年來馳夢寐時復對

山川鴻鴈來千里星河自一天平生立雪志惆悵老風煙



李中麓閒居集之三 七言律詩

早春即事

章在李開先著

柳半青黃葉欲舒雪殘又是雨晴初帶耕且讀
陶潛傳種樹頻翻郭橐書每撫椎心還自笑羞
將鶴髮對人梳真知生計惟春日罷吏為農十
載餘

白雲湖夜泛

交岸人烟水四圍綠堤景物亦依稀中流擊揖
看龍出樹底鳴榔鳥雀飛漁火錯疑明月上風
帆相伴白雲歸夷湖歷盡歡無盡况可垂魚望
翠微

送胡丞還楚

佐政山城已四春乞歸懶去走風塵
誰良牧楚國後采有逐臣彭蠡鴈多堪設戈武
昌魚美好岳綸農經竹譜吾家有把贈同心林
下人

谷少岱贈詩次韻奉答

讀史須知廢與興鮮疑何日會良朋酒狂我亦

猶中散詩思君為王右丞講道朝來揮玉麈
禪夜對散花燈幾迴欲和陽春曲閣筆停不
能

送齊東黃尹陸濟寧州守

莫嗟枳棘久棲鸞良牧由來古所難五馬今為
唐郡守雙鳬舊是漢郎官舟車使者年來急水
陸居民日愈殘君去固多安輯街政成應不數
刻寬

足被刺傷作

自是公門踪跡稀半職不離釣魚磯刺瘡有意
成吾懶簡牘無心任世譏傷足色憂從古有登
山涉水願今違乘閒可了詩文債潦草篇章信
筆揮

血客夜話

足疾經秋塵事稀夜來有客款荆扉城頭擊折
樓鴉起松下焚香待鶴歸家室要移三島去夢
魂不逐五雲飛笑談引領天邊望炯炯明星是
少微

戊申得子志喜

當年得子非為晚試聽啼音喜不禁入夏結榴
今有驗先是花乘春插柳本無心薄田山後過
牛畝古刻堂中直百金已幸吾生今有託正當
強仕又投簪

聞夏桂洲函報

驅犢躬耕今幾秋久忘帝里舊豪遊少年知已
如星散往事傷心付水流袖內不藏新諫草燈
前時補敝貂裘上方有劄何須請相國驚聞滌
血頭

贈少岱

宰邑三年政已成才高自古謗偏生聞鷄起舞
常無寐倚馬能詩舊有名愧我殊非東道主憐
君今是左丘明因其夜明兼素素臨爐早晚成丹
藥欲獻彤廷託上卿

正月十日與王雲峯遠西墅陳泰峯高拓
亭南遊歸途遇雪入夜轉盛次日成詩用
紀歲事云

隨風輕霰迷山谷四子相携正遠遊梁苑才高
能作賦剡溪興盡却迴舟旋空柳絮春疑早著
樹瓊花夜更稠臘雪未消今又雪定應一麦比
三秋

新春觸事偶述

往歲迎陽開管絃近來萬井少飛烟中入室內
無僭石斗粟街頭過百錢堅壁黃昏穿窟穴綠
林白晝挺戈鋌東方寇盜紛如蟻幾甸流亡况
兩年傳劫

中秋月

不知今夕誠何夕祇見蟾光倍有光皎皎玉樓
同白晝泠泠金笛咽清商堪憐桂子零秋露無
奈壹花被早霜搔癢脫巾顚顧影照來分外鬢

毛蒼母亡後
又喪子

送王杏里上京改任

歷官籍籍著賢聲藩臬週迴半此生不獨文章
高世望况多行義重鄉評行將宣室虛前席長
列台垣作上卿雙轡升况何足較此心自恃比

永清

東謝曾石塘保薦

休差彈鋏食無魚投効歸來卧舊廬羅漢松聲
宵翠律觀音柏影午扶踈堂中時下高人榻門
外稀聞長者車自分灌園同老圃臺賢何事走
旌書

贈袁西野有序

鄉賓袁西野能詞善詩謀茶手及齊雲之杜
各臻其妙尊甫孕蟾翁以秋官郎謫川佐後

七言律詩五

遷慶陽二守兄西溪判汝寧弟湖峯太守河
間且門橫漁舡家藏走犬柳陰掩日溪水環
居布衣而有薦紳之貴村落不殊蓬壺之區
詩以美之蓋門第之高技藝之美佳居之幽
而勝一詩兼備之云

父曾別駕兄三府六弟還為五馬侯君善詩

兼蹴踘家多獵犬更漁舟獻茶賭酒乘春興下
燭摘詞恣夜遊宴罷學官歸別墅門前綠柳接
芳洲

丁未除夕

四十七年明日是百年將半此閒身不因閑月

今新正是年閏九月况在窮冬已立春是月十七日立春

影有如駒過隙哀聲不啻鴈離群悲字出韻

詩亦不復改正向時守歲燈前侶收淚迴看少

二人

贈張雲霞鍊師二首

相隨道友訪蓬壺煉藥長臨太乙爐柱史將歸

閑令識麻姑曾降紫經無遠遊衣帶三江色靜

七言律詩六

養珍藏五岳圖家在梁園何足戀求仙自古慕

妻孥

遁居道觀侍元君海鶴丰姿迥出群採藥朝遊

三卜載燃藜夜讀五千文眉間道氣人爭覩肘

後仙方世未聞本為逃名名自著餘霞散作一

天雲

江南倭夷作亂殺傷山東民兵二首

卜居人謂江南好豈意年來只備倭有類孤舟

因夜警幾經龍戰似朝歌傷心夾岸人烟少極

日中流戰艦多誰為挽回天漢水乘風倒瀉洗

兵戈

家本東藩六郡良一朝由選事戎行可憐債帥

原無統況乃佳兵最不祥且備邊方猶自可南

來水戰本非長人言捉象還須象療療擯擯出

瘴鄉象風而逸象如急瘴也

辛亥生子

花生鬚髮年將老春仲重生第二郎乾殺蠹魚

書久廢使傷健憤地多荒他年耕讀知能未此

七言律詩七

日歌謠喜欲狂課子明農林下事從今不復夢

銅章

贈虞一峯道者

塵世紛紛醉夢間百年今見一人閒王侯不事

成高尚弟子相隨問大還猿洞久居無主客鳳

陽那記是鄉關鶻冠鶴氅身無累不煉金丹也

駐顏

見殘菊作有序

菊猶在色而黃獨著名以黃屬金而合

香又倍於他菊秋既招打必資人力雖勤者
不能養千頭吾園當其盛時總有百五十種
炫日蒸雲雖山菊亦多有之每置酒延賓無
下歡賞竟日自母下世而子上殤菊既廢而
亦寢至甲寅菊月初逢尚餘數本然殤落
不堪注目愴然感懷寫哀於詩

佳菊多從南國來園丁着意善栽培滿籬無數
黃金朵勸客頻催白玉杯醉掃烏紗華髮亂採
歸錦袖笑顏開殘英不似今重見感舊題詩調
轉哀

重陽

父亡正值重陽日今日重陽母服終髮少愁多
難更白容容大病亦添紅雲長旅鴈聲難已木
落蒼山望不窮艾酒菊盃虛對客年年齋素野
僧同

亡妻忌辰

傷心復是妻亡日倏忽經今已六霜若得生
身猶于身後慰衷腸驅魂難借金篋力

面仍餘寶鏡香感舊憐新渾不語愁多但覺衰
蒼蒼

寄懷

娶妻不事色吾娶齊東兩得之勤儉有如
貧士女家風克稱太常妻李詩雖為李白
婦不異太常妻非思
無以懷諸婢不如方能處衆姬前子雖傷今有
望母儀胎教汝須知

代內答寄

何須對客日彈棋禿頭詠詩廣置田園

難管理多藏書籍費心思五旬無子君休慮衆
妾分恩我不私庭樹均蒙培植力紛紛映日長
新枝

憶張二

花開正值東風惡嫩蕊紅英逐水漂異症國醫
難料理相思岐路轉迢遙嬌客不照青銅鏡
韻無聞碧玉簫觸物傷情雙落淚餘香猶染
鮫綃

詠范四

笑驚燠霞醉碧桃恍疑仙子謫仙曹可當詩客
題佳句慙殺良工運彩毫玉體雖勝白玉珮金
蓮偏稱壽金袍百年誰識春如海不慮驚霜酒
鬢毛

贈張三

八字眉彎一捻腰燈前偷覩不勝嬌迴頭笑語
金釵溜舞態輕盈玉珮搖柔嫩雨花含半蕊妖
嬌風柳拂新條千鍾一飲非前日一刻千金是
此宵

送李脉泉憲長之任貴州

五溪自古多獠獠作吏何須密網羅庶訪雖云
持漢法夷氓惟願布陽和身經瑤貝三家市耳
聽侏離四野歌暫屈遠方終必達清風自足激
頽波

鐚白

戢手左思何必鐚左思白髮賦願長微剪我
亦堪哀唐李長微剪白髮三千丈
耿丹心一寸灰有限年光驚過半無端

相催不知逝水歸何處祇見霜華鏡裏來

秋日觀山漲

年前望日驚秋漲今日今年感再遭霜重巖巖
山骨瘦雨多滾滾浪花高風吹雲墮厓崩圻電
引雷轟水怒號對岸馬牛渾莫辨誰云河廣不
容刀

携客登江上樓

卧病滄江歲幾周忘機日日狎輕鷗築樓近傍
水深處倚檻遙看天盡頭光微風簾宵有月涼
生雲榻早知秋憑高須竭千盃酒與客同消萬
里愁

寄魏及齋方伯

喜聞病後身能健相會年前意最真未得酒盃
談笑久祇于書札往來頻暫居右轄清戎政不
日中台秉國鈞霖雨上同商傳說禮賢下視漢
平津

初冬出遊

冬前望後遊南浦架木危橋試一登肅肅遙聞

秋水網紛紛近見布魚鬚蒼茫荻岸如凝雪
激運塘未結冰風日不寒堪遠訪欲將心事訴
詩僧

秋日過北村

百事無成感四休心閒到處即瀛洲禾蘇水溢
皆因雨雁唳蟲鳴各報秋風蕩荷香侵坐席月
穿桺影拂牆頭重來料必蕭疎甚始識今遊是
勝遊

題高秋帳離卷

七言律詩十二

中麓子以疾辭官抵家又以疾謝客客有慕
名相訪者或不遠千里中麓子率常儉與見
也郵之呂子名時臣號東野者携其詩冊并
四賢傳詞託吾門閤投入焉吾覽其詩即知
其詞覽其詞即知其人言之秀麗必其人之
清雅者也出見之果如所逆料乃延之坐而
語之曰子問學積久開竅將開有雖休勿休
之勢欲已不已之勢乎今隨其勢而利之
迎其機而導之之謂諸江河將一瀉千里射

者殆百發百中矣關竅一開十餘年問學之
功不為浪費詩須唐調詞必元聲然後為至
如水之源射之的修養家之女關妙發也遂
館之寺中置之門下遨遊在上朝夕討論非
詩則詞詩詞非唐則元已而較其詩詩則變
矣較其詞詞又變矣不惟詩詞善變貌亦變
而之充實矣雖非唐調元聲駸駸乎有唐之
中格元之餘響矣調吾之餘詩又請於張栢
巖陳泰峯詞又請於袁西野高筆峯其虛心
受善北方學者未之或先也宜其詩詞速變
如此然獨功吾則吾豈敢因倭夷作耗大江
南北全浙東西紛然騷動歸途既阻旅寓日
多自春而夏而秋在吾章凡歷三時近聞軍
兵聚盛海微澄清呂子亟圖歸計感汾上之
辭動江東之興際海燕之辭主效越鳥之巢
南時則百卉俱腓涼風如律山蒼望外雲淡
天中饒別於西郊悵然傷懷因題其卷曰
汝其詳具於序情見乎詩又贈之以古今

書冊呂子自謂充然有得吾猶欣然如有所
負人惜與叔之去吾又喜吾道之南也覽者
將以是卷畢知前因吾將籍是卷以期後會
云

有客東來從我遊裁詩度曲已經秋南歸必出
三吳路冠道全消兩浙愁是後寧懸徐穉榻何
時重上李膺舟奇書秘冊入爭借莫道相傳自
鄴侯

送蕭通府致政

七言律詩十四

春來頻夢逐田廬仕路方亨即駐車浴鳥喜隨
江上棹露魚莫損枕邊書不煩吏卒紛趨謁自
有兒童候起居范蠡畫圖歸興動陳恭風節世
無如宋陳恭判志有欲范蠡圖者即日致仕去

讀農桑纂輯二要有感

窮經兀兀不知年白首為儒硯已穿校字張燈
熬病目束書作枕著華顛呼童閉戶辭賓客無
吏催租對聖賢但著農桑三兩卷勝為小說百
千篇

送魏及齋陞雲南左方伯

一門清要世難傳藩伯今為古列侯政善何須
分遠通官閒應不廢吟謳碧鷄金馬窮玄覽白
鶴青龍志壯遊暫揮炎方旋內拜無勞高築望

京樓或謂後始知非京樓而即報此傳耳

仲夏苦熱三首末首用杜子七月六日韻

自謂忘情亦動情忽驚節序及朱明鳴蜩赴樹
聲偏遠乳燕離巢翼已成煩暑有同春酒醉微
涼不向曉衣生賜冰寵幸原無分濡筆聊賡苦

七言律詩十五

熱行

大火司天屬祝融紅雲夾日焰燒空過時不見
濯枝雨風土記五月有大雨謂之濯枝雨抵暮思披解愠風涼
藥不如冰有效炎氛難遣扇無功試將桃李充
饑渴顆顆墮頭熟滴紅

少年嘗蓄千年志百事今無一事能避暑茂林
傾綠蟻梁帝集要夏木稠茂林古人便涼白蟻
點青蠅群性喜涼每盛暑必泠泠石井堪消渴
滾滾塵踪不可仍一自熱場遭斥遣此心今已

冷如冰

喜暑雨初霽

未雨陰雲忽四垂，雨餘雲日迥添姿。
庭階滑甚行還却，枕簟涼生卧自宜。
樹上一鳩仍喚急，梁間雙燕得歸遲。
衆林禱罷甘霖注，正是商巖得用時。

直書所事

此身久不列朝行，坐卧惟安一草堂。
手剔蒲枒多白髮，口占一曲半清商。
著棋太勝難終局，服藥無功再檢方。
省事閒人還有事，相尋漁父詠滄浪。

客有訛傳將起用，予者中夜熱甚不能安。
寢獨步望月作為此詩。

每逢貴客起談鋒，自是輕狂世不容。
無復蒲輪徵北上，惟工辭賦待東封。
暑中高枕安眠少，病後巡簷舉步慵。
月掛松梢臨夜半，倉皇疑是吐珠龍。

閒述

相隨漁父久垂綸，手疏辭官十五春。
身似長竿常抱病，產過仲子不為貧。
向時牛馬隨呼應，近日鳬鷖情益親。
倭寇已兵齊寇執不妨長作太平民。

蘇人鄭第號五遊，向予索五遊詩。

家在西湖蘇美邇，登五嶽更探奇。
壯遊萬里如司馬，能賦三都逼左思。
路費囊中携善藥，筆底掃新詩。
羨君久客長無乏，是處逢人盡解頤。

喜雪三首

氣和千里晚烟橫，瑞雪飄飄蝶翅輕。
鶴氅遡身不受濕，鹿裘慙首亦多情。
松風共作牕前韻，梅月相將分外清。
地脉不乾春更好，豫修耒耜候深耕。

雲盛誰知雪倍增，朝雲未散暮雲興。
眼迷玉宇三千界，身在瓊樓十二層。
擁篲急除妨出入，把盃欣賞醉膏肓。
從來宜麥須王白，朝野蒼生戴要生。
東園連年歲不登。

往時冬雪每愆期今歲連陰雪不遲
晝閣光搖
宜夜宴烟樓濕透強朝炊冷侵詩客吟肩聳
影
襯嬌娥舞袖垂喜有同心長聚首更無孤客滯
天涯

畫雪三首

錯認荻蘆無此白早梅只是綻南枝
漫天爭覩
楊花亂落地能將物象移隱隱樓頭昇旭日
冷簷下滴水漸普天慶幸逢奇瑞止慰農人是
有私

七言律詩六

雪勢翩翩那得似長江浩浩滾波瀾
蕭蕭木葉
霜前落片片梨花雨後殘寂寞祇宜沽酒賞
徘徊幾度捲簾看東皇早把東風借多病年來不
耐寒

寒烟匿日澹無光弱雪那禁風力強
窓上似聞
蟲撲簌庭前爭覩蝶飛揚豪門酣飲銷金帳茅
屋皆成白玉堂東去難尋三島路北瞻何處五
雲鄉

夜雪三首

至後逢昏便不晴隨風歷亂雪花輕
映梅疑是
長春花帶月真如不夜城明日頗高芻米價添
更猶聽管絃聲多因節近燕嘉瑞盃酒酣歌民
樂生

漠漠寒雲失翠微燈花綫落雪花飛
分敷草上
嚴霜色點染梅梢淡月輝簾擁霏雲驚玉屑琴
彈白雪拂金徽詰朝獵戶來相約狡兔妖狐早
見機

七言律詩九

雷聲水龍無處吟危巢凍樹惱棲禽
倒雷冰筋
玲瓏色斜洒蒼筠瑣碎音冷霧偏來添厲氣暖
風何日散層陰普家夜幸緣何事定策平南遂
夙心

大雪晝寒

雪盛如翻百寶車雪餘冷氣浩無涯
衣添狐白
身仍裸鈔泛鴉青酒用賒忽憶衝風曾出塞幸
熱趁暖早還家堂前墻下風猶可尚勒紅梅未
吐花

大雪夜寒二首

訪戴尋梅興已孤千嶼萬徑探窮途珠宮隱約
雲中現銀闌蒼苔履底殊清戶無風簾不捲瑤
臺有月筆難圖一冬今夜寒為最溫室壁冰滿
玉臺

兩次凌寒塞上行歸來多病卧南榮憑欄玩雪
心猶懶伏枕聞風夢亦驚報道田中十字裂從
交至後一陽生暗傷歲月催人老不但冰霜冷
宦情

阻雪憶友

候神奉職海神朝靈雪三冬五度飄義輦驅龍
騰碧海仙人騎鶴下青霄疎梅破白爭先發古
栢凌寒獨後凋良友山中空坐憶雲深路滑不
能招

雪中遊廣嚴寺

漫遊蕭寺雪交加好似瞿曇雨寶花雲葉看來
真貝葉法華誦罷玩瓊華紛紛祇樹皆銀葉漆
液恒河湧玉沙惟底雪深遠去馬化城岐路本
來差

踏雪

霰飛長在雪飛初結色須臾金我廬吠犬南華
蝶入夢牧羊塞北馬傳書開披宿草搜潛兔過
探寒梅策蹇驢遊獵且乘野客興馳成何必待
相如

雪中送別

披策漁父卧銀沙淡月疎梅照影斜好似戰龍
飛敗甲堪憐良驥伏鹽車神光堅立達摩側人
神光事達摩大陶穀何如太尉家送客江亭難
雪中堅立不動陶穀何如太尉家送客江亭難

遠別臨風投贈以瑤華

雪晴

夜雪朝晴景色異簷垂冰溜樹花開風吹樹杪
疑花落日照簷前似雨來曝背暫移堂上榻暢
懷頻覆手中杯瓊樓寒煖憑誰問萬里

君門望裏回

清明日山行遇雪二首

往年花柳弄春姿風霰凝寒今較遲兔走難尋
團草穴鳥驚為折帶巢枝雪飛不似清明日雲

重城稱綵時時世遠知音當更少有誰繼和鄂
中語

舊雪山巖久已殘禁烟之日後迷漫掠雲霧
偏增濕夾雨因風尚作寒牧豎向人爭斗笠田
翁邀客具盤餐鮮衣籍坐葉茨下過者應將圖
盡看

清明雪中墓祭迴有序

墓祭甫畢忽憶城有雅會日薄暮而雪
轉加自限不能赴矣即有兩青衣手持

七言律詩二十三

邀簡踞而口稱報客惟散坐必待予行
酒予不得已為遲疾足僕用少年衝風
冒雪而旋途中作為此詩至則遍呈座
客

一天飛絮漆風前衝冒歸來赴綺筵綠纖想斟
銀鑿落白駒馳突鐵連錢節運難得花如雪日
暮遙看柳帶烟寒食不逢明媚景林居十度閱
芳年

朝觀畢迴郡

來去朝京出郡城足占善政得民情北來父
老相持泣南去兒童喜笑迎寂寂訟庭秋月皎
蕭蕭官舍曉霜清時同叅佐街前過騶從曾無
疾厲聲

遊新買磨上莊

昔年過此愛清幽綠柳陰中隱釣舟豈意一朝
為我有始知萬事不入謀假山冷鑿真山骨一
水平分二水流確磨但收中半利養生從此可
無憂

七言律詩二十三

村居秋興一韻十一首

終日江鄉長嘯傲一秋城市懶經過拿舟勝有
滄洲興扣角聊為白石歌細數眼前知已少堪
羞世上取名多半生事業同渙父百歲光陰感
逝波

村中無辨難將教略備盤餐待客過日映山光
搖几席風傳水調溢絃歌清鐸興發偏嫌少白
髮年來校又多侑酒惜時招野妓塵生羅襪步
赤波

山馬江村非一所此間風景更無過靜聽海水
漁郎曲下羨平陽子夜歌雲外鴻飛秋後滅樹
頭鵲噪晚來多隱淪頽附龐居士勲業何須馬
伏波

軟熟心為隨俗態安閒且自待時過客來幸有
盈罇酒僕病強為拍板歌庭樹不搖風乍歇井
梧半落月偏多得歸自是歸來好難道賢愚共
一波

老年歌舞猶豪氣遊寺邀賓久未過佩劍援來

七言律詩二十四

燕將舞洞簫吹出楚人歌曾來谷口足音少果
是名山僧占多自幸告休還不暮膠舟何事犯
風波

嗜音玩物真為病耕釣生涯他不過博古披圖
窮款識審聲擊節按笙歌耕牛山下紛紛滿浴
鷺江邊對對多不是鋤犁終畝畝便須簑笠老
烟波

架上典墳為老伴門前車馬孰相過相交友誼
惟三益叅破經疑喜獨歌刺刺言輕實行少行

行車重載書多新來悟得先天妙夜月無心印
碧波

勘破繁華如一夢俗情官罷每難過安居已是
三生幸憤世何勞五噫歌交友必從擇友始知
人全在閱人多年年拉伴同登眺家近蒼崖與
綠波

讌樂只嫌良夜短光陰疾似白駒過多情注視
纖腰舞老作宜煩皓齒歌倘得由今躋遠壽不
愁來日苦無多躬逢家國隆平日東海傳聞久

七言律詩二十五

不波

一秋廢學緣多病百歲流光撫指過清節澆巾
真好飲馮驩彈缺最能歌有謀兼勇為難得無
行能文不足多良友文才天下少愧吾同罷押
鷗波

虛名薄利爭無已好似雲烟眼外過縱犬閒觀
田父獵騎牛遙聽牧童歌菜羹桃內香而滑菊
酒床頭肯且多林下滿前皆樂事仕途何苦久
奔波

春日遣興

引為東歸日舊庵前景物似江南窺簾畫永
來山鳥成前春深半野垂風外沸泉聲不斷雲
連綠樹影相參山人非是處名利名列會來性
不貪

寄題李蒲河尚書藏書樓

兩世尚書百世芳書樓突兀應文昌古經當日
曾分借新刻別來屢寄將皂甫一車蒙國賜景
文百軸作家藏忽驚螢火簷前過疑是燃藜夜
有光

用前韻寄題晁春陵藏書屋

世史子長名姓芳春陵父好雄文巨筆述明昌
牙籤悉付僕奴掌細快頻勞使者將蚪蚪周書
掘塚得龍蛇禹刻出山藏讀書莫鑿匡衡壁自
有窓前明月光

歸田後謝招隱數君子

相知苦勸及時還書奏明光願乞閒交友共超
形跡外罷官免在是非間氣虛病愈聲猶壯耳

順年臨步不艱收獵樵蘇勤稼穡餘生三事不
離山

孟冬河上遇羅海嶽

不携舊劍客天涯因病休官理釣槎風急走沙
埋凍樹雲殘露日照寒花偶于河上逢詩客便
向村中覓酒家魚賤不能拚一醉半留簑笠半
相賒

庄所書懷

薄劣自甘終棄置病衰不復夢朝參閒居久把
魚磯占仕路曾將虎穴探基士遇吾長敗北將
軍對客話征南兵戈基局皆機智二事從今誓
不談著某謂

張順齋呂文冬夜月下寫詩見訪即席奉

答

擊戶投詩墨未乾鶴驚犬吠夜將闌僕從隣舍
忙賒酒客到門庭始具冠生炭共偎烟氣煖破
曉透入月光寒飲酣耳熱歌還嘯雄劍床頭幾

寄御醫意菴王瑛罷官南歸

意菴良劑衆無同近效兼能奏遠功病從內作
吾何有醫書言先富貴後貧賤病從內作醫已旁
通爾不窮後會那能前定日廢居莫效左書空
生平輕利行囊少數卷方書一藥籠

歲暮言懷

簷下小書窗已晴雲邊斗轉歲將更靜居細玩
先天易勇退非干後日名酒可留賓當盡醉賦
能結主不須成莫愁寒春難到但被東風草

自生

雪中友人晚訪登樓酌酒攤韻賦詩共二

首

獨坐方愁雲不開衆賓似約雪同來玉鱗徧洒
鴛鴦瓦金酒頻斟鸚鵡杯海若鞭龍朝貝闕仙
人騎鶴下瑤臺競揮彩筆吟飛絮慢跨銀鞍歌
落梅

雪中樓上好登臨况有同人懷賞心玉葉似
山月皎銀沙偏助海雲深群芳鹿迷新跡接

鴛鴦失舊林授簡誰能居客右詩才貴速莫
沉吟

立春日雪二首有序

王浚川謂遇雪每以袖承之更無五六
出之分分則似涉有意然花有五瓣六
瓣之不同又有朝開暮合朝榮暮瘁者
皆造化之自然非有意也戊午十二月
念日立春兩雪驗之果是五出詩因首
及之

七言律詩

六出今朝成五出新年預卜是豐年色迷樓外
玄雲結勢比灘頭白浪旋與客看山皆玉笋呼
童買炭費青錢雪花因暖多成雨不待梅花春
信傳

門前鼓吹青神過教酒延賓熾炭紅南浦雲屯
連北渚西堂霰集有東風河水解結春聲動堤
柳時舒淑氣通粧點山城成麗景道人報道雪
之功

立春後再雪二首

春酒傳盃泛紫霞北風吹雪浩無涯來從玄朔
迷三徑序屬青陽便五花樹上棲鴉一色白雲
中征鴈數行斜何人為秉徵祥筆好向今春紀
歲華

風起如晴又不晴宜春書罷獨含情朝雲黯黯
連陰黑朔雪霏霏下紫清青女素娥呈異色黃
童白叟動歌聲隔年已有三登兆天為東人錫
太平

立春日席上喜得方城楊狀元書

一歲欣逢兩度春

戊午年正月入立
春今春風

物勝前春水浮舊綠冰初泮柳染新黃色未勻
太史佳音勞寄我謀生巧計耻隨人菜盤椒酒
方延客共讀來書不厭頻

守歲

強欲留年戰睡魔哄堂絃管間笙歌從前結局
餘生意最後持盃奈老何眼見陽和寒極轉心
驚節序暗中過短檠除夜燈花艷元日應知喜
氣多

秀才馬惟則喪其弟惟一詩以悼之

半窓風雨殺殘更春草池塘夢不成可惜長君
無伴侶始知造物忌聰明空餘大被垂長枕悶
對孤燈暗短檠雙鳳齊鳴一已失嗷嗷又聽斷
鴻聲

上巳三首

上巳芳辰賞不違流觴籍坐釣魚磯花心映日
沿堤吐柳絮隨風滿路飛耽樂衆賓及晚照雜
陳百戲競春輝吾身宿垢時常洗莫使流不

解衣

繡江橋北東流水可滌塵襟獨百病蝶翅戀花
臨几席鶯喉分韻與絃歌舞雩點也堪同調脩
禊戲之不是過近午暖風薰似酒令人不飲醉

類醉

上除風景樂偏饒萬丈天絲帶柳條此日晴明
春事盛暮春和煦鳥聲嬌輕暖不斷矜彈手款
折難持羨舞腰買笑莫須深惜費塵身劍潔賢
薪艱

贈訪道芝田高翁

逐歲遊遊不廢糧終宵坐伏睡魔王玉池時有
峇龍戲金鳥驚看赤鳳翔子晉吹笙因跨鶴初
平此不盡成羊請君勿走多岐路仙術無如魏

伯陽

端午三首

重午曾聞產孟嘗莫云是日不為祥辟兵共插
靈符好續命爭誇綵線長當戶相傳懸艾草誰
家初浴出蘭湯借衣投妓女戲玄武門前笑

太常

龍舟競渡興難乘盛節重逢思不勝未曉書符
防毒蝎得時擾席嘆飛繩旋收藥品隨時俗滿
酌蒲觴散鬱蒸夜夢賜衣仍舊景醒來虛妄好
無憑

謝政家居百不忙每當此際喜如狂葵榴滿眼
天中節蒲艾撩人分外香角黍猶生隣曉送黃
梅初熟客先嘗將臨夏至惟三日轉覺閒中日

長庚月錄八

暑中大風雨張龍岡寄書適至

風雨大作林披地更驅猛雨勢喧騰讀書不覺
忽爾夢醒節候驚已送梅白扇慢搖知倦倦清
鐔鐔具共誰開閉門孤悶方難破喜有天邊書

寄來

七夕二首

乞巧高樓非一端穿針獻果笑團圓巧如蛛網
將焉用拙比鳩巢亦自安七寶枕邊情未已九
華燈下夜將殘銀山白鶴真難遇若擬宗元文

不離

氣白銀河喜有兆天漢中橫白氣風土風清玉
宇淨無塵瑞烟直上香三炷素影斜穿月半輪
天上佳期牛女曾人間今節日時新停梭一歲
惟今夕促織何須怨人頭

題携妓送別圖

群妓留連一馬嘶行囊結束候前溪盟言附耳
知會素愛關心忍解携雨後含顰花載道風
前揮思柳盈堤歡勤更有奴堪恨催說登程莫

新近

謝鄭石南惠詩

別後詩來感不忘鄭度名譽播詞場行邊每少
長途費裏裡惟餘象和章此日棲身聊濟郡何
時携手上河梁可憐落魄蘆臺客歲歲携家在
異鄉

贈王杏里亞卿致政用舊贈詩韻

久行實政遠虛聲亢直誰知悞一生言路固然
騰異議鄉人自是有公評過家每次如孤旅報
國真堪任九為晚節無慚官已免冰壺徹底有
餘清

簡楊東江都御史

月中自補登山後雨後誰同涉水航念爾居憂
常簡出令予獨樂不相將無求世用心如石知
命年臨醫采霜待得服除讀禮罷千篇詩賦爛
雲光

崔東洲亞卿寄到中麓草堂詩如韻成二

首自詠兼謝東洲云

久客心馳泉石側允休疏出建章宮每驚水扶
憐頭白喜有山花照眼紅數日即看分健病百
年始可定窮通靜修矜義形如鶴象放猶能氣
吐虹

晨遊不離清風館夜宴如遊明月宮堤上垂楊
搖嫩綠倉中積粟有陳紅故俗信斷雙魚遠太
史書來一鴈通讀罷床前看寶劍冲霄猶自氣
成虹

附東洲原詩

萬流迴處孤峯畔三麓中間豈畝宮龍脉盡雲
屏削碧雞聲催日海舒紅蓬萊影對滄溟濶依
岳光分戶牖通地主愛奇今李白百篇斗酒氣
如虹

孟渭泉大參自川中寄詩依韻奉答二首
危酒能分漏與澠別君豪飲又何曾王通講學
存中說嚴羽談詩得上乘當日興搖雙玉管通
宵坐對九華燈詩來萬里遙相望明月危欄幾
變憑

有前善有酒如澠醉後高談憶昔曾入道不須
成九鼎參禪相與演三乘身中自有長生藥言
外難傳無盡燈別後新知誰可語南鴻欲托恐
難憑

附渭泉原寄詩

城東一水接淄渚相過記屢曾博古無如
識寶鏡談詩真自解有衆慈慈猶見園中樹耿
耿難忘夜半燈齊蜀山川萬餘里青雲停處望
常憑

廉訪使蔡白石過訪奉贈詩二首同韻

外臺肅肅凜秋霜執法兼餘翰墨香博學堪稱
周左史能文再世蔡中郎行看北上朝 楓陛
暫爲東巡過草堂久別重逢吾已老羨君年貌
尚清揚

別後心思耿不忘少年名譽擅詞場外僚已歷
兩三省登第今餘二十霜雲霧我甘爲豹隱風
雷君自効龍驤會承 簡命登台輔慶和明良
及栢梁

贈鎮山朱方伯過訪

清如玉露泥金莖明比金波映玉繩南國共稱
真外史東方望作大中丞他年麟閣登朱穆此
日龍門愧李膺千里霜蹄猶似舊九霄風翮會
飛騰

壽李脉泉七十歲八月十六日誕辰

望後正逢初度日仲秋景色此爲嘉人間涼薦
金甌爽天上晴流璧月華壽及七旬無白髮丹
將九轉有黃芽歷年自此應無限幾見桑田變

海沙

壽謝南岡用贈脉泉詩韻

壽臨七十精神健誕日延賓情興嘉喜見眉邊
多道氣不愁頭上有霜華世間甲子難拘數塔
下蘭孫競茁芽仙術五羊能化石身輕一鴈落
平沙

田間四時行樂詩次韻一百首間有言及武
事者亦安不忘危之意云

栽柴閒却栽花法相馬全拋相鶴經亭午日穿

泉眼亦早春煙鎖柳眉青權將鴻寶藏靈藥
奮外猶討不庭人主壽昌先有驗南方特見
老人星

楊來齊下消長日應莫沉酣在六經遠眺城邊
江浩浩長吟河畔草青青新生雨竹枝當戶落
盡風花葉滿庭睡起為農者早晚松稍猶掛兩
三星

元夕家居思舊事皇都佳節十餘經天街月色
香塵淨戚里燈光寒燭青明沸管絃紛聒耳延
開玳瑁悉充庭競奢火樹紅于火奪目星橋疑
即星

山上築臺能望遠學傍建閣為尊經花開魯句
三春麗煙藹齊城九點青糊口幸餘千斛粟潛
身只可一茅庭傍岩耕讀今何夕手撥沙書點
箕星

難得題名高士傳日長自草太玄經池中雨急
荷翻綠堤上風微柳漾青協氣依依連井邑祥
煙燁燁繞門庭避凶趨吉憑時曆豐熟還須卜

庚辰

夏初春盡禽聲變綠慘紅愁宿雨經一帶江雲
飛練素千尋石壁斷空青窮經懶效胡安國博
學休兩孫過庭禪定自能生智慧臂中羅列滿
空星

若逢閏歲難栽樹日落休看細字經星月一簾
秋色淡霜華四野燒痕青少狂有志清邊塞老
懶何曾出戶庭濁酒自斟還自飲地爐煨火撥
殘星

尋思得用惟農諱沉醉還來看酒經石礪千淨
秋水潤天涯一點晚峯青橫斜石徑通仙閣新
舊蜂房傍客庭水氣蒸為千里霧池萍冷浸一
天星

借竊爭如甘放肆元經豈可續麟經池邊洗硯
魚吞墨樹裏爭枝鳥泛青投轄留賓開夜宴情
觴出妓聞秋庭從今爛醉心無媿天上元來有
酒星

非奇處一半傳聞一半經郭外好山

當戶翠階前茂草遶簾青晚荷過雨香生座秋
水平橋冷滲庭尚記此間嘗避暑忽然換物更
移星

彈冠結髮羞王貢學讀淵明山海經池沼雨餘
千頃碧松篁雪後十分青崎嶇谿谷如天塹浩
渺煙波即洞庭乘興豪遊無不可閒愁贏得鬢
星星

典却朝衣權當酒平胡策微化胡經雪梅映月
三重白官柳迎寒一半青忽奉朝儀思魏闕如

聞廣樂奏虞庭醒來彷彿天香在萬朶祥雲護
景星

面山結舍聊棲跡近寺為園好誦經冬柿爛如
仙掌赤晚山色似佛頭青何時炎漢虛前席莫
聽亡陳唱後庭前古事為今日戒空中星即水
中星

半生歲月成虛度仕路艱危已飽經不耐秋風
雙鬢白坐聽夜雨一燈青上書即日歸農畝
策當年謁帝庭知足二疏能不辱古人嗟嘆

何日生男承世業百年誤我是儒經踈迂無復
方旌召名姓難垂汗簡青能使河西知國法善
追漢北掃王庭世無知已成何用天上長明處
士星

閉戶學書窮鳥跡不如伸縮效熊經詩成酒翰
花箋濕病起隨身竹杖青莫為微瑕捐白璧長
因無事讀黃庭新來悟得三訣覽鏡何愁兩
鬢星

獸吏歸田十四載耕牛日橫經風吹北渚
千層綠天共東峯一色青歲熟村中休閉戶化
行海外盡來庭大開文運銷兵甲奎次行看聚
五星

君望行人占鵲噪有闢田力是牛經雲生東海
天邊白雨過南山分外青對客停盃調舞鶴呼
奴擁帚掃閒庭田家樂事隨吾取不用芳名耀
日星

自知命蹇官當罷莫恃才高國可經且放酒盃

道李白喜聽歌調對秦青山高巖裏雲生榻木
落娟娟月滿庭此地幽深堪避世人間爭觀少
微星

少狂自負明三略白首何曾守一經烈士暮年
心尚赤故人相見眼偏青嘗因典禮觀周室不
復聞詩過孔庭無事且遊鷺鷺渚有時氣逼斗
牛星

習靜嘗為龍蟄法老來翻愛虎鈴經王通有意
譏揚素汲黯何曾拜衛青數欲驅兵清紫塞無

七言律詩四十一

由樞策報彤庭青雲難附身難致甘作東方老
客星

喜向風前吹鐵笛時從月下了殘絃遨遊海島
三山秀占斷園林十畝青二麥抽岐迷北陌三
槐布葉遍中庭老農老圃吾皆是早起遲眠每
戴星

讀書若只圖高貴金紫銀青污五經身佩金魚
衣紫紫手提銀印綬垂青良平決勝居帷幄願
牧由來在禁庭今世只知輕武弁何人可以應

女星

桓榮稽古非為貴牟利焉能識聖經但得抽黃
能白即期拖紫與紆青名賢定不從周黨願
更東來出漢庭名利場中如勘破雲開現出太

陰星

阮藉猖狂能傲世韋賢父子總明經心如澗水
塵難染節比山峰壁立青求友必先求故舊戀
官不若戀家庭欲招名士排華宴恐動天文聚
德星

七言律詩四十二

難得此年長不覺誤我似窮經黃花鎮上
花生色細柳營中柳白青地微呈祥龜出洛國
能止殺鵲巢庭迴思往事堪垂涕不落旋頭落
將星

前此名將如馬勇梁震
等結成之問扣次殲滅

兵家不但明行陣秘在陰符太白經不測龍潭
秋更黑難登鷺嶺晚偏青揚威必欲窮沙漠習
射何須在獵庭英主重兵能若此宜其動即破
妖星

病按古方曾得效堂開書院為傳經述揚下

重歸黑祿樂今當代踏青踪跡祇宜終草莽
名雖得古遠庭誦書搗藥常無寐破屋寒牕夜
見星

不飲公飲酒譜知音諸葛著琴經中興書曰
著琴經一奏之始鏡中綠鬢難長綠天際

青山不斷青瑟瑟秋風鳴古木蕭蕭夜雨洒空
房五更天霽催農務殘月相將數點星

能使此身為保障絕勝舉足即為經霜侵甲帳
鬚長白雲壓天山色不青兵向田中行鳥道師

臨老上掃龍庭為防夜警鳴刀斗敲落天南海
北星

古來將相原無種經行須將世務經債帥聲盃
浮蟻綠佳人疊翠擁螺青果卿斷舌忠唐室衛

律將身陷虜庭錦帳藏春驕白馬安能死義錯
華星

授徒不在分章句得意忘言默會經帶雪白梅
如雪白出蘭青色比蘭青羣居言必稱先聖

室心如在廣庭機事不留情勿見一輪似月滿

天星

古字難尋蒼頡刻今文幸有伏生經年來好古
心無倦夜讀燃藜色自青經學由來能治國發
言何貴但盈庭文書秘府誰為主東壁煌煌有

二星

北地多因羊致富西方曾用馬馱經歌兒裙染
榴花艷醉客盃浮竹葉青梅月徘徊侵夜榻草

花紅紫聞春弄狡羊酌酒紛吹舞夜誦番經襍
慧星

可遣閒愁惟繪事能通戰法是基經莫須善畫
同崔白但學知兵似狄青鐵騎真能犁草地銅

符豈是仗淑庭生前已極人臣貴歿後還應為
列星

戰陣頗窺司馬法從今不閱度人經山高日落
槍關黑斗轉春迴柳塞青蘇武終能持漢節包

胥何故哭秦庭射鵰子勁彎如月鎮虜臺高可
摘星

猱獲十年三大有兵戈到老幾曾經不將負戴

癸丑白好采歌謠紀汗青麗日舒長真化國仁
風浴湧出明庭山人不善觀乾象疑是三齊照

福星

寂寞多樂事何勞怨刺作騷經水浮浴駭
平分白天被歸鴉點破青自有隣翁爭坐席更
無貴客漫閒庭方憂久旱逢霖雨夜月原來離
畢星

決計明農兼市藥退藏武緯及文經一國映日
花明媚兩岸挑風柳暗青雨足禾麻迷隴畝春

七言律詩四十六

深藥草長階庭門前巨石堪盤踞父老相傳是
隕星

歸田自有田家樂秋月春花幾度經屋角雲生
遮戶暗塔前石裂破苔青卧遊舟內山隨枕好

潔朝來水洒庭自喜今年田有獲休嘆往事若
流星

床頭雖是存周易袖裏惟携道德經綺語涉過
天下白俊才勝似海東青一江綠水公與我共

丈紅蓮遠望庭前地黃同往史黃冠道松蘿

新星

勅下得歸田里口途中舊館又重經當時幼主
俱頭白在抱嬰兒縮髮青新葛落機裁野服古
書挿架列山庭閒居有幸同劉向晝讀遺書夜
看星

身非季世龍門子酒誥無勞答食經老至不遭
兵火亂朝炊惟見電煙青方驚臘雪迷丘壑忽
復春華照院庭身後聲名真澈蕤眼前歲月似
飛星

七言律詩四十七

閒時始覺忙時苦往事如同眼下經春到園林
隨處綠夜來鎖闌夢迴青餉邊馬走盤龍路典
還班聯振鷺庭三百同年零落甚四方相望若
晨星

出入防身藏寶劍朝昏漱口誦金經心如古栢
長無改操厲蒼筠寒更青浴佛近遊黃葉寺懷
人遠在紫微庭今雖禪寂吾忘我兩度曾為出
使星

星中妙理曾搜索世上人情久慣經誰道荒

惟水黑共稱立本善丹青琪花爭發白雲中
生甘露庭更掃天文為潤障森羅萬象拱
星

身輕力捷能登眺辭却經生不說經日落遠山
疑蒼紫雪深衆樹現冬青招邀酒客同詞客汎
掃前庭與後庭農事一年分早晚全憑拭目看
中星

散仙不閱名臣傳澤國相宜惟水經風急菱荷
迎舸綠夜開燈人向人青只須折柳樊農圃不
必看禾出內庭養馬農家為上計每因說夜祀
房星

眼前異景憑誰語心自知之身自經兩道湖光
分鏡破一池荷葉疊錢青清風拂拂雲歸令瑞
靄霏霏月可庭禾黍秋成今七夕佇看銀漢會
雙星

因忤權臣遭斥謫甘為林下老明經棠花
根如鐵樹棠花柳絮飛綿綿如青無數生
蔽野成文驚驚每按庭樓角吹殘月

漁燈撒亂星

若欲不為寒餓累請看范蠡種魚經日生
雲霞爛柳醺江頭波浪青與客閒遊登畫舫
奴急去閑芳庭隨時取樂無他慮夜夜有
瑞星

三省不如通一貫莫將列傳去求經垂揚頓
迎霜色老栢偽能冒雪青要把存心為處事不
分私室與公庭鑑空百物方能照世義衡平為
有星

仕宦亨通宜退步林泉熟讀淨名經中天月麗
天花墜東海雲生海氣青天下雄文稱翰苑
中協氣出宮庭堪嘆世變人心壞誰是豪賢上
應星

新朱頗與高僧睚慧遠相隨夜譯經不羨金章
拖綬紫堪羞玉臂貫銅青掉歌啞啞風迴杳
靄空濛月半庭九月授衣今七月仰觀天上
心星

平生志行希宣聖惟在春秋與孝經金帶人

三品亦寒總曾坐十年青定將姓字題麟閣權

借刑名駁訟庭筆下文光能耀日匣中劍氣直

衝星此下三首贈張龍岡以大中丞陞南大理長卿

鍾鼎山林稀會面對床誰與析疑經吾今獨苦

頭先白子昔同升年正青將往南都官棘寺暫

旋東魯省萱庭判花戲綠原同道南極星兼執

法星

曾為太僕遊滁郡南北官程兩次經拖練湖光

浮淺碧揉藍山色深青理卿擢自棲烏府廡

吏仍居旋馬庭指日登台還踐斗早朝帶月更

披星

相法要知生共赴通神照膽乃奇經相法有通神照膽經

面顏長帶明而潤氣色惟嫌黑與青自喜山容

兼野態元非日角及珠庭何人寓照浮其實烟

烟雙瞳類曙星

半百行藏今已定何勞更算玉衡經寒生幽谷

蘭猶馥春到陽屋草又青勿用潛龍淹魯國不

鳴一鳥止齊庭老年莫話當年事手撥天閔袖

拂星

良夜深秋長是醉醒來時看藥珠經床頭甕煖

新醅綠堂上繁寒舊蠟青追憶宦遊淹客却久

羈名利遠親庭歸來負郭田千畝勝作微垣一

小星

微遂流塵為客久舊遊佳境似初經爐中縹渺

香煙細橋畔招搖酒幔青棄却少卿離宦海偶

逢醉客過禪庭夜來打坐長無寐敲震如雷有

變星字冬初六夜星落有光燭天聲響如雷自東南直至西北

從今緊閉談天口袖裏長携道藏經持鉢降龍

潭水黑開籠放鶴野田青人煙不斷千家市風

雨難遮一榻庭城市久藏避世客海中亦有無

名星

白藏忽復迴頭至朱夏如曾轉眼經風急池蓮

搖羽白天晴顛棘蔓絲青秋生樹杪涼侵席斗

掛城頭月射庭獨步閒階何所見南飛烏鵲伴

稀星

男耕善識遲和早女織平分緯與經熟煮山精

松火熾生調野菜海鹽青隣家借畫遮顏壁入
院驚心如我庭間里交情同一室依巖結舍密
如星

洗日惡聞塵市語清心專聽法王經風吹密竹
山齋冷日映垂楊野店青逐歲雲遊輕去國通
宵露坐不居庭叅禪悟道多奇跡見者驚疑是
謫星

窮通得喪尋常事
遮福暗新抽竹笋過隣青曉來雨歇雲歸岫行

見雲拖雨洗庭色正芒寒光萬里麗天今夜有

繁星

能把玄關通一竅何須萬卷讀丹經仙方點出
黃兼白俗眼難分皂與青呂祖降時雲滿屋高
人去後榻懸庭步虛聲裏香煙裊晝拜明師夜
拜星

東國山河稱十二遠觀形勝據圖經潔清東注
無窮綠齊魯西來不了青無客莫登臨水閣有
時斜倚面山庭要知分野元何屬角亢虛危及

邪祟寂滅元同調往日曾叅二氏經靡草靡能
經夏綠長松長是四時青偶從道院遊禪室為
構新齋毀舊庭戒律堅持終了悟一方滿月一
壇星

燥疾宜居卑濕地求仙定要熟仙經岸崩雨溢
江分綠風掃萍開天倒青一日悟來登道岸三
生有幸列仙庭吾身不啻千金重世上浮名直
幾星

七言律詩卷三

坐破藤床懶出戶補抄缺卷讀蓮經天下蓮花經止七卷

予為尋補共三今為全經矣滿池夜雨朝凝碧排闥春山晚

送青莫謂天高欺暗室只緣地暗起高庭風吹
柳絮紛飛雪日射沙洲閃爍星

寂坐月餘無箇事兩株松下一函經澄江印月
連城白峻嶺浮嵐遠郭青波底潛鱗或躍岸山
梁雌雉每窺庭仰瞻玉宇無塵染逼近銀河倍
有星

徒薪借劍心難遂分黨相攻今再經皎皎食場

憐爾營營止棘惡蠅青放流不欲同中國棄
置真如祖攬庭得罪當胡擢貴府相知一夕遂
分星

杜老獨推草氏子以其出處必須經蕭蕭鬢髮
遊魚魚山入魯青獨木橋通三岔路雙
流水遠五湖庭地中勁氣無如濟百脉泉飛擬
逆星

人情更比秋雲薄世態猶觀博塞經逝者如斯
江自綠久而不變拓長青得遊繚悔道遙境何

七言律詩

美承明著作庭禾稿喜逢風以雨誰知昨夜月
從星

事閒地僻書宜讀特遣兒童遠借經美稼平鋪
盈野綠高梧遠望半天青入山客路臨花塢傍
水人煙結草庭存有幾家猶自給幾家轉徙已
零星

書藏萬卷何書好得用今知惟道經翠栢無絲
冬夏翠青山不老古今青苑邊舊卧累疊
上新殖殖庭庭內修真能住世免隨荒

排星

百工技藝寧無術炎帝明農自有經智者田桑
特地茂愚夫稂莠比苗青人家運麥行無路婦
女看蚕坐塞庭恐有情農交勸戒相呼惟視敬

明星

學詩歌兼醉舞渾忘辨志與離經甕中酒盡
千鍾綠簷外山眠萬仞青未報國恩時望闕盛
張家昨夜喧庭蛾眉嬾月螢火飛星不
是星

七言律詩

家本三齊稱勝地熟知海嶺與山經山村春暖
川原媚海岸天晴島嶼青身在林泉心魏闕遠
遊寰宇近園庭壽能百歲如千歲天德生來拱
命星

戶曹試政三年久塞月胡霜嘗再經邊遠似知
離客苦春深不放柳條青素餐此日居家塾餽
餉當年走朔庭穩睡還興惟待日征途何苦只
侵星

秋沙夜長難久睡覺來庭地坐三經
說苑孔子
曰於陳

之序 三 東方月出天疑曙南畝禾收地不青吠
犬驚風登敗壁啼螢帶露近寒庭難求醉酒經
千日怕見淒涼有四星

風江夜渡能無懼只為長年營久經霜月穿林
偏慘淡稻花夾岸劇惹青瀟翁相與遊深瀨嘉
客傳聞已在庭收拾綸竿櫓罷釣歸舟似箭棹
穿星

有興登高寧憚遠坡前古廟往來經年餘雪積
簪中素山上雲生足下青舉目遙觀無彼界好

花多處是吾庭航遊抵暮勞庄客照炬相迎四
野星

已解金丹四百字兼踰三十老明經臨瀛漸
成黃白拾芥輕輕取紫青自得真傳潛道觀
看相繼竄台庭凌晨薄暮無他事禮罷元君又
禮星

生來不識天文志近日間觀甘石經歲盡周天
方盡度春迴枯木又迴青月隨斗柄旋纏次夜
吐寒光照院庭十二日辰俱指過世稱天北攝

提星

如外風光真可賞迎春數日又還經頗疑此地
林偏茂乃是東方色本青寒盡陽和生嶺峯暖
溶水溜繞幽庭一年之計春為最恐誤耕田屢
驗星

雖却室家宵面壁招呼道友晝翻經阮生傲世
眼能白魏準驚心體自青破夢晨鍾來竹寺駭
觀秋水漲莎庭青銅不照無多日梳髮俄垂滿
面星

學禪今愛高僧傳登第因明博士經被斥迴瞻
楓陛遠分恩難與荔芳青燈光輝映分匡壁蘭
蕊芬敷長謝庭百世太平今可卜 帝星聯座
耀前星

叅禪要在超三昧淺學徒誇博九經濫與太常
拖綬紫早遊鄉校曳衿青四維不絕方為國三
細由來不在庚社稷有同盤石固周親列國似
分星
不驚龍辱方為貴會得真如那用經黃菊蕊黃

紫白楊樹白葉偏青門前即是登山路
上高樓望海庭隱處思遊宦日御亭傳食笑
馳星

樂水山前清世古若人頗能經雲迷萬壑
連天黑雨風聲吹日青水以有俱隱地門
屏之內即為村居尚惡人煙夥東舍西隣擬
聚星

使傷黃犢耕山地乾殺蠹魚讀壁經惡草勤鋤
猶自茂佳木久旱莫迴書典狂飲竭地黃酒福

薄難登天子庭為宦為農俱不做立身錯認定
權星

醫始軒岐著內經內經真是聖人經春迴地上
千花發雨足山中百藥青眠食專心調五臟朝
昏淨手誦三庭謂黃庭內景外景也自然無病躋高壽奚
用逢人講五星

賢于堯舜吾夫子剛述之功在六經有德無權
曾謚素昔稱素王遺編斷簡永垂青二龍獻瑞
曾施室五老呈祥忽降庭大道昭明邪詭息太

陽一出掩羣星

在任長看廉吏傳退休只愛衛生經剖開紫蟬
黃初滿思食黃柑色尚青野鳥飛入暮山
賄賊客故臨庭夜來覓句渾忘裏枕畔驚看墮
一星

外侮內奸為弊久謀臣何以作常經養食
金盤美賄愛鴉翎寶鈔青餽餉長愁窮內
兵豈可敵胡庭不勝供役民勞瘁搖動長空少
定星

為儒要得言如行作吏誰能律引經禁火有防
民夜作斷煙鮮見竈飛青黑鳥未定棲誰屋白
蝠曾經遠敵庭良牧若能勤撫字下民永不照
災星

仕進豈知恬退樂吾今始得洗心經一簾梧月
秋容淡萬壑松風曉色青貴客遠臨牢閉戶高
人投刺始開庭進階久望郊天故不見先明貴
索星

甘心溝瀆無人識堪笑匹夫苦自經驟雨傾盆

雲溪墨垂楊夾岸水分青非關閉塞賢人路只
是便安隱者庭碧漢雲開千里月良宵風定一
池星

贈馬相士有序

嘉靖改元長清相士馬小子一見極為推
許予今衰老無成不能副冀初意別來三
十八年今復見之年已八十相術尚不減
於少壯時於其別也贈以是詩

生來不是封侯骨投老甘為山澤癯白辛一身

七言律詩六十

知進止莫憑兩目定榮枯高年善相君猶爾常
日相推我負吾豈但勲名諸友後病衰今用兩
童扶

贈余星士子素不談命余星士懇乞贈詩

不得已以此應之

歲久惟予餘此生一時無復舊同庚

二十年前
在朝在野

同庚者不下十人社中長煖鷄豚酒江上休寒

鷺鷥盟冰鏡照來雙鬢短山精服後一身輕

諒自判生涯了不必從君問子平

舊省長許石城自南都惠詩依韻奉答

曾離選部已多年直道歸田世共賢蓮社日長
招會友花臺風快挾飛仙真詮原自玄中得麗
句遙從白下傳衆望召君猶未召能無清夢到
鈞天

張東沙尚書寄惠芝園文集且以李太白
過許父無便力報謝用石城詩韻奉懷以
後俱石城韻共七十六首

巡撫西川憶往年上卿南部至今賢羨君詩擬

七言律詩五十

張平子嫫我才非李謫仙竹徑堂開賓從滿芝
園集出世傳報書未附隨陽翼望斷南雲萬
里天

寄餘姚謝汝湖亞卿

堂卿謝政自先年會有徵書起舊賢安石素懸

江左望知章暫別飲中仙崇階滾滾三公貴華

冑遙遙百世傳門館畫長鈴索靜喜看化日醴

壺天

贈郭似菴二首

擢舉初逢各問年今番放榜號多賢讓君巨筆
文章伯規我同舟李郭仙謫戍太離鄉國遠候
書難托置郵傳兩京薦剡如飛上立埃金鷄下
九天

隆平國運正當年武用英雄文用賢可惜才高
如子者奈何降作出班仙朝中効跡紆謏懼塞
上奇謀將士傳莫為困窮添白髮且將得喪付
蒼天

寄羅念菴

念菴羅子好同年遺棄何人肯尚賢拂曉治田
偕衆叟當時及第領羣仙談經陳說皆無取訪
道新聞得異傳試看鵬飛須有日扶搖萬里翼
垂天

寄邢雉山

相門相遇正青年勳禽雉山村羅石門和國宅三百人中尔
最賢代草共稱無二士探花醉宴第三仙敲碁
足處皆無敵雉山以圖工篆留都自有傳同雉山
景前漢能篆不日重蒙金馬詔雲深處拜之

天

寄翰林舊相知

國史曾來時繫年歷年英主寶惟賢不須擊劍
三千客自有登瀛十八仙翰苑新書從古重鑒
坡舊事至今傳經筵顧問頭筆三事從容在
禁天

贈王杏里

外僚數歷廿餘年至處人稱君最賢南國豈能
長借寇瀛洲衆望早昇仙忽騰物議殊驚聽未
久人知出妾傳清白操持終不改此心真可對
青天

贈李脉泉

繁華生聚太平年君善知人相渴賢但有徵書
先李氏不須述世效梅仙福述海外世賜環威
望當朝重作賦文才後代傳竚立玉階方寸地
長朝金闕九重天

贈謝少溪

將基度日酒為年杜詩且博基度局戲何如中

聖賢我喜敲基君善飲人稱豪客與閒仙兩朝
恩命千鈞重乃翁任權運三謝文章百世傳即
有弓旌招隱逸朝天歸後又朝天元九語弟九

贈張龍岡

時運如逢大旱年高宗專任作霖賢雲蛇東省
稱良佐出入西山或遇仙有象太平能坐致無
最至樂不容傳廟堂柱石須公等規制巍義擬
奉天龍岡借西山大石高麗進大柱等石

贈劉後峰

青瑣黃門侍從年同時謙謙獨推賢一麾萬里
接荒客十載三齊行地仙人靜展舒詩卷讀家
乘誼笑酒盃傳囊存諫草休輕棄煉石乘瑞再
補天

贈楊東江

解組居憂已兩年重書不日即徵賢朝中用子
為良輔林下留子作懶仙芳譽由今寰宇滿奇
功自昔塞垣傳追遊此際休嫌數別後相思各
一天

則門人王大峻舊法曹

記昔拾遺王子年何如篤行仲容賢數年遷
紅塵客指日飛昇白晝仙彼美丰儀誰不羨斯
文不鉢汝能傳高才自古終難棄合置鸞坡近
水天

自詠題扇面兼扇上漢唐四賢畫像三首

哀德多因倚少年卷末全仗藥囊賢材居事簡
渾如客病起身輕即是仙昔後羣言從爾毀日
間三省習師傳早高位列吾中處俯仰何慚地

與天

肥瘦何分冬與年古詩云肥養民善政自來賢
陳湯方外塞旗將高士筒中躍筆仙高士置筆
投錢其十筆自功業自存史冊上姓名不借虛

牙傳九重夢稟將登畫地醒來隔一天

重朝端有此賢名著青編真國士堂開綠
天仙佐唐相業人難及平蔡軍功今尚傳天
退閒能益散吾身以上即皆天

贈門人羅節軒秀才

多才自魏李延年攻史君同羅秘賢洪曾著及

早文成堪中選有如羽化得羣仙滔滔奇思毫

端湧燁燁芳名歷下傳拜舞竟階欣釋褐祝君

遐筭願齊天

賀蔡白石陞江西右方伯兼及朱鎮山左

方伯

東方饑饉屬荒年藩臬入稱賴兩賢朱邑將為

司計長蔡經曾遇麻姑仙新遷定作西江福舊

七言律詩六

政依然東國傳樞府即看登俊傑運籌惟謹淨

胡天

贈少崇張舉人

繼兄登第後三年東省齊名有二賢勤學一朝

為貴客吉徵幾夜夢遊仙驚聞廷對膺魁選不

獨鄉書可久傳萬丈文光搖北斗一生高義薄

雲天

贈史燕峰托蘇雪簑寄穀

修淦窮民可度年雄贊義氣自招賢能文早列

金閨彥勇退堅辭玉署仙玉女有潭為國重策

翁妙術待君傳此行賓主交相得丹道誰云木

破天

贈雪簑

懷奇端可衍長年侮慢猖狂若自賢不蓄室家

方外士漫遊湖海醉中仙醫方蹴鞠聊同俗字

畫渠聲得異傳金殿成時償夙願此心庶不恨

終天雪簑舊願在名山
起金殿聖神像

戲贈少崇寵妓劉五

七言律詩五

芳卿正是破瓜年色既鮮妍人又賢幾夜有勞

文苑客一時得遇武陵仙酒盃勸得羞容減羅

帕偷將密意傳日照繡紗猶穩睡夙興嬌怯曉

霜天

詠仙學無自嘲二首

當日風流美少年如今僚倒豈為賢幾番病後

全成叟漫道年前半是仙水火煎熬迷後學乾

坤顛倒孰先傳三更湧出天邊日短棹撐翻水

底天

一朝聞道不論年未必前賢勝後賢術士妄言
朝玉帝庸流豈得謁金仙丹方易遇人難遇靈
藥雖傳火不傳景促易過駒隙日學疎坐望井
中天

書齋題壁

經生屹屹以窮年黃卷終朝對聖賢簾影斜穿
雙燕子書聲驚舞一胎仙畫前有易幾先洩剛
後無詩妙不傳坐久令人神思倦掩書出戶望
江天

知止二首

生當舜日與堯年君聖由來臣自賢在告金闕
無李姓修真玉籍有名仙寧甘貧賤吾何慕欲
上謀猷孰與傳拂袖東歸齊魯地側身北望紫
微天

村居癡癡苦年廊廟經綸豈乏賢火繁名韞
非智者不嬰世緇好修仙魄無實行同鄉重浪
有虛聲空谷傳以止流行隨所遇歸途莫待草
連天

閒居憶友二首

故友睽違動隔年目中鮮見有材賢深山好作
逃名客幽洞思逢脫骨仙莫肆遊談搖國是且
將夙善永家傳閒心最愛琴彈月豪氣何須劍
倚天

病似黃楊厄閏年一心仍欲接名賢朝遊恨少
同心侶夜讀期來太乙仙酒速近隣殊易致書
馳遠友若為傳飛鴻難倩雲垂地錦鯉無憑浪
拍天

論仙聖二學四首

二十年前方壯年月勤舊業日親賢成仙妙術
如成聖望聖真心勝望仙九患惟應加力遣在除
九患六經不但以文傳未能得道先登第時值
飛龍正御天

讀書忘倦憶韶年剖破藩籬耻獨賢克意要為
天下士成名奚啻月中仙座問良友皆同志教
外明師無別傳閉目幾朝閒靜室舉頭三尺蔚
藍天

新年似去年只爭零落舊時賢九還煉就
生藥千載能為不死仙巴里俗音容易得廣
陵妙譜香難傳一朝悟得黃庭理超脫塵寰別
有天

如今皓首昔丁年五十無聞豈是賢太上忘言
優人聖人間凡骨豈能仙玄關密旨心神悟妙
理無庸口舌傳道在眼前人自遠終身仰望差
登天

讀史偶述二首

七言律詩十

多病無眠夜抵年挑燈讀史羨前賢傳書柳毅
逢龍女苦節辛君號鹿仙辛孟與鹿豕季子聞
詩知古樂叔孫制禮輦臚傳蘇章持法人難及
堪笑清河倚二天

乘下持金狎妙年秋胡悅色殊非賢杼投曾母
因三至柯爛王樵遇二仙莫灌城狐虞有損豈
知市虎出詭傳廢書起嘆難成寐坐待銀河沒
曉天

送蒲州吏目袁一新

之官蒲郡正芳年扶植全憑太守賢末位勿
難作吏布衣爭羨若登仙早敷善政民心慰
聽歌聲衆口傳道近莫勤鄉國念太行中斷不
分天

自省三首

靈藥成時可引年生平遠色急親賢不携私妓
兼官妓要識人仙與鬼仙古訓眼前常口省諱
言後任風傳易盈廳鼠河中承小兒醢雞甕
寒天

村有良田人有年朝無俸位野無賢雄豪文讓
眉山老枯淡詩同賈浪仙藥熟長招青鳥下技
高似出白猿傳生平一事猶堪取仰畏疎而不
漏天

力田屢幸得逢年林下同遊有七賢同鄉自臺
時時林下門櫟報來不速客鄉人目作大羅仙
飲情酒竭還須買適興詩成不用傳浪喜年前
通大道只今猶是管窺天

謝客讀石函記感悟

眼者六十餘年集勅方人賜也賢懸榻從今
辭故舊閉門終日學神仙石函有記由心悟
道無言難口傳難犬吾家俱過望何時拔宅共
昇天

病中讀道德經感悟

蹉跎學道動經年諸子無如老子賢對客高談
仍壯士迎醫已疾類癡仙聞慈莫把雙眉蹙妙
法寧容六耳傳千日無聞須有日後天頓悟即
先天

詠仙學

暮景難同昂盛年不能希聖與希賢 帝都久
別青雲友人境深藏綠野仙要悟中玄為自得
羞稱下學可言傳道成端得延長筭我命須知
不在天

冬月祖村會客

同遊南墅值殘年媿我難稱地主賢歌舞家童
粧假妓笑談座客總真仙雖云隱僻鄉村遠祇
恐風流城市傳莫棄卑微輕遠別不時朝會酒

冰天

詠象基

坐守楸枰不記年用心無所此猶賢休官久作
林居士對客堪稱橘隱仙妙法近從溫國得
溫國公在微辭原是陝州傳陝州呂氏宅掘塚
七日見此微辭原是陝州傳得局辭與勢正今

譏學仙之失

轉眼流光感逝年分陰能惜足為賢及時了道
青城客與世無求玄圃仙言外指歸難定擬書
中疑信各相傳若還錯認從來路白首無成莫
怨天

聞道後追憶舊事

朝無倖位太平年田野搜羅隱逸賢上疏一朝
辭帝子投辭兩度拜天仙苦思不免眉峯蹙得
道能將心印傳尚記清曹當事日言能悟主刀
迴天

季冬望後二日過磨上庄觀新立石有懷
楊東江

東望重泉已過年亭前坐憶舊遊賢氣豪可奪
三軍帥望重終躋八座仙石色遙分山色春風
聲近並水聲傳一冬寒少因無雪眼底春廻和
煦天

詠奇石

苔侵雨蝕不知年拜石嘗聞米芾賢栗栗不群
如勇士亭亭孤立類顛仙古齋老叟名難浚
濯纓亭亭置大石可坐乃古齋老叟名難浚有
史張受益所居亭久圯石今存文簡劉公事
可傳元文簡公劉敏擬沈栽花相掩映直須春

日養花天

贈田間叟二首

淡泊無營太古年詩書不讀子孫賢莫輕雍里
村田叟堪畫管丘水墨仙李三世為農衣食足
一鄉善士姓名傳幽居遠出三山外石磴高懸
一線天

花開花落是周年那解思齊得見賢若問前身
金粟佛此生難老赤松仙三椽蠅室同妻住半
部牛經是祖傳冰月一爐松葉火春耕笑聚艷

陽天

偶述近况二首

食飽存甲為占年年檢堪對比屋賢洒掃應門
黃子詩文代筆紫姑仙毫金注酒終朝醉石
室藏書有日傳不但竊通難在綴細微飲啄亦
由天

一得年書便算年十年多種牧貳賢三冬誦讀
三冬業一日清閒一聯仙舌底長將真液燕街
頭莫把秘方傳諺云醫的銀山的神
怎肯街頭說與人屈原不必

為天間萬事何能遁德天

壽楊東江

憲府方當強仕年立安邊境眾皆賢解玉林右
衛父國策
雲川食能量腹聞中使道過龍眉得上仙揚綰
清風為郭畏蔡沉書傳本朱傳東江三
世業書壽辰雖
在三冬後晴暖如同二月天

殘冬家居追憶舊事

在朝交結盡忘年僚有常賢相董賢祇慎平
期子若盧史却敏風流文物慕蘇仙事見山
谷詩天

遠時有徵書下塞上希聞羽檄傳久在家居
後盡行看柳絮又漫天

脩省

莫縱荒淫自斷年上師大聖次高賢勿輕吳下
阿蒙士堪笑河東項斤仙項曼卿學仙不成諺言玉帝罰失儀被斥
河東號為若樹虛聲來物議務脩實行足人傳
平居作事惟諧俗仰視真能不愧天

讀西漢書

漢書體例號編年帝紀無如文武賢宣室席前

七言律詩七十六

稱賈傳輪臺詔從悔無仙百家罷黜文章盛萬
物豐亨歌誦傳楚戰秦苛餘喘息久陰陽曜朗
中天

皇朝頌二首

頻將肉帛賜高年舉士非由左右賢將相古來
罕有種智愚悟後總為仙異微自有臺官奏盛
事全憑太史傳惟願歲豐民食足萬民原以食
為天

運祚靈長億萬年臣無病國與妨賢長勤耒耜

慈父不識干戈即卑仙北上星轡奇物肯南
來露布捷音傳野人際此惟無盡聞看梅花紅
透天

紅過古墓有感

鶴歸華表又千年荒塚難分愚與賢今日可憐
俱失主當時何不早求仙槎枒古木人爭伐剝
落豐碑名不傳莫若生前一盃酒醉朝醉唱鷓
鴒天

村翁

小有燕逢大有年田家多獲即為賢有時微網
為漁父長日登床作睡仙破局棋惟隨手應無
紋葉不用音傳一身之外吾何慕下有青山上
碧天

歸隱學道四首

吾年今已過中年作室猶虛肯構賢之隱曾勿
華省貴宦遊久伴玉堂仙藏身深得林泉味
口休從朝市傳夜雨龍潛池沼底秋風鶴唳
寥天

得隱今非卜隱年佯狂莫似接輿賢久居城市
同流輩若在蓬瀛作上仙八百飛昇拔宅去三
千道德出關傳思九念動超九阻鄙見何殊盆
戴天

祖帳都門不待年路人曾嘆大夫賢潛身不復
朝天子迴首忽為平地仙吹動鳳笙王母降欲
知鴻寶至人傳一年修道忘寒熱酷暑今臨大
雪天

上書投劾得歸年不肖如何濫四賢詩有四賢一不肖

七言律詩七十九

訪道願從迹世侶休官豈是落凡仙隨波入影
真難得空谷足音不易傳水濶滄溟吞陸地峯
高泰岱挿青天

挽李愚公二首

豐稔連逢羊馬年詩云羊馬年廣種田東方連年荒歉道多流亡惟故邑及

樂安已未戌龍蛇已過却嗟賢詩云歲在龍蛇久病先是丙辰丁巳於今歲生前未作朝中相

死後應為地下仙詩已成家名不沒文能華國
少子傳子方十五妻三十痛哭哀哀喪所天

甲子重逢己未年愚公原已未年生病沉一夕忽淪賢
夙稱齊國無雙士曾宴金門第一仙起廢有時
今不待持身無玷後應傳生才主用成何用有
此進疑欲問天

辭朝

耦耕勤苦度流年尚友長懷沮溺賢鶯韻嬰嚶
聞喚友蝶飛栩栩夢遊仙見人儉約深相慕謂
我豪奢總浪傳每向寺僧同飯素喜看世界接
人天

七言律詩七十九

悼岳武穆

龍蛇陸走亂離年金國兵強勝左賢戰陣堂堂
惟岳將旌旗獵獵駐朱仙汴京久失中原險和
議原從北虜傳一自錢塘屈死後誰能關地更
開天

無題

不見嬌娥年復年却將好色易賢賢病沉沈約
風流客夢斷襄王雲雨仙喜報燈花空我負詩
題紅葉倩誰傳終期柳氏歸韓翃只恐楊枝別

樂天

論仙學得失

元陽不漏壽千年上可神入下可賢半世恒修
終畔道一言超悟便成仙從來簡易為真訣但
涉艱深失正傳漫說城南惟尺五最高三十又
三天

元日立春

元日逢春幸此年足占家裕國多賢烘堂殺酒
香邀客闔邑絃歌若降仙北岸柳客將欲展東
風花信已先傳菜盤恰與辛盤會總慶初陽別
臘天

元夕二首

三元之夕接新年慶賞無分賢不賢皆遠來
千里客香車穩載九天仙金燈照夜几三照銀
漏傳更忽五傳遊騎滿衢香滿袖華筵當月月
當天

徒步觀燈又一年良方却疾預先賢豈知
家市幻出蓬瀛三島仙銀燭搖紅風不定

煙凝碧盡難傳高樓携客同登眺燈火煌煌照
四天

月下贈郭五遊

家食追思旅食年宦遊何似五遊賢娛雲弘景
為山主服石馬夷得水仙父客不携家室累迹
人難免姓名傳風流調笑娟娟月露坐長吟耿
耿天

附石城原作

推較同升憶往年東曹水鏡愧高賢看拋朱紱
辭清禁聞向瑤臺訪列仙書記汗牛人不及文
成倚馬世爭傳異才合置絲綸地會見徵書下
九天

贈雪簑

呼僕聊停白鹿車尋真偶到赤松家慢燒紅葉
朝炊飯旋汲清泉夜煮茶奔走烏蟾藏一粒伏
降龍虎採三花有時冲舉群仙會足躡星虹駕
彩霞

元日立春二首

百年難遇歲朝春今日春當獻歲辰
舊尾舊堆盤錫喜東昇新三冬已過空
廼首六
十將臨嘆此身是後柳如新到客從前梅作解
交入

新春喜向履端來舊歲驚隨殘臘迴律應葭灰
飛玉管香浮椒酒捧金盃雪融積漸生芳草風
峭續紛惜落梅絲勝銀幡曾受賜
立春日賜絲勝元日賜銀幡
追思往事獨徘徊

贈崔平橋舉人

屢試南宮猶未遇無然命運有參差
掀髯空掃
凌雲筆舉手難撐北斗槎是後青燈勤學業
看烏帽插宮花傳呼漢殿年方壯莫待名成兩
鬢華

瑩次口占謝高栢亭楊東里東江東漁東

舊五親知李南麓馬峯亭廉偶菴三門

白簪吾親返市城忽驚時序屬朱明
綠原舉目
春葩歌青塚傷心宿草生多日不沾山雨潤
風輕送野雲橫遠居離祖真吾罪百拜重臨

索情

城下園林秋夜讌飲回文

芳園晚露帶林橫亂影松增印月明
狂飲酒添
更漏轉苦吟詩久夜寒生牆園曲檻花連井
展幽陰樹護城香桂折來秋興發堂槐種自得
高名

秋夜別會稽馬舉人蒙次韻三首

羨君年少最风流佐酒安能得莫愁
籍坐寒生
將半夜計時不久是中秋鄉家遠在三千里澤

國同登十二樓玄髮童扶華髮主青雲客情白

雲留

歸興遙從江水流况聞寒杵搗鄉愁
華燈共愛
千金夜桐井忽驚一葉秋客去仍懸堂上榻
閑
來莫倚水邊樓談詩對局視書畫肯為東君暫
一留

天上鷲看大火流人間節換自生愁
鷓鴣聲
絕
幾過雁哀哀已報秋飲客恨無干日酒思
望五雲樓再教款會連三夜車馬門前任

去部

附馬舉人原作

錦川桑柘映雙流客邸蕭條感四愁坐雨幾宵
今見月別君一日已成秋山深倦鳥猶依樹風
靜飛螢自上樓托跡文園聊自遣莫因鄉國嘆
羈留

憲副李三溪自武邑惠詩卷名為秋日水

西招隱次韻答謝四首

霜降寒潭澈底清幽居况復背高城綰符當日

七言律詩全四

曾為吏把釣年來寄此生厭見甲光搖白晝喜
聞鍾韻報新晴一秋行樂無終極何用金閨掛

姓名

龍藏大壑水偏清隱逸居連北斗城同志往來
俱上客異人傳授得長生不愁鐘鼓催朝暮自
有著龜卜雨晴手擲金章躬耒耜與時消息豈

沽名

不有纖塵混太清門前舉目見江城每携客賞
花偏艷可是人間草自生三唱隄雞秋日晚雙

歸洞鶴晚天晴夜眠早起為農圃因效樊遲得

令名

寥廓霜空分外清明生大小照層城大明生東

丹成能使朱顏返年老何愁白髮生世事奔忙

無定止大時候忽有陰晴急流勇退真難事若

水當時澤得錢若水堂其能急流勇退名詳見送劉長沙小序中

三溪詩原二十首今止和其四而錄其一

瑟瑟秋風入座清白雲飛渡雁聲遠自

寒空度雲影沈沈碧落生空林翠花飄霧濕披

七言律詩全

襟散映午陰晴高風千載屬英穎何用區區世

上名

秋日用三溪韻送張玄同推府臨洮

行同冰鏡有餘清遠道携家赴塞城出授一官

秦四府由來十載魯諸生甲兵萬里防秋早砧

杵千家競晚晴佐政理刑真重任豫知速還即

知名

玄同之任關中愴然有感於舊遊用前韻

集唐詩二首

曉風殘月入華清杜鴈帶斜陽出渭城去轍

已平秋草遍詩行人過盡暮烟生空蟬鳴驛

樹殘陽遠詩花落開增夕雨晴詩惆悵舊堂

荷綠野詩荒原空有漢宮名空

露洗松陰滿院清詩山牧童誰識帝王城詩塞

花獨自愁中見詩好竹皆當要屢生詩秦女

峰頭雲欲盡詩仙人掌上雨初晴詩休將世路悲

塵事詩張肯信吾燕吏隱名詩杜

與客遊古寺再用前韻集唐詩

爽氣朝來萬里清詩知君回首望高城南朝

古寺幾僧在詩沙際河流一夜生詩客舍喜逢

連日雨詩空松陰自轉此山晴詩悠然到此忘

情處詩溫庭不向山僧道姓名詩杜

山中訪隱士不遇集唐

長擬求閒未得閒詩空尋君不遇又空還詩

泉聲雜雨鳴幽澗詩嵐氣和雲補斷山權德輿

結草茅招隱逸詩暮年詩賦動江關鮑參寥

悟莊周夢詩張須著人間比夢間詩

題趙鄧婦保孤卷次各少卿挽張徐甥

詩韻有序

鄧婦趙氏原嫁密雲指揮使張春春興

僚友不協調衛蘇州同母舅徐通携男

女二十人有餘赴任舟中遇盜人贊盡

被劫殺存者止鄧婦及一子一女張氏

之鬼賴子永祀備歷艱苦乃質誥命盡

像及鬻丹書以為殯費竟由蘇州還其

鄉

遠自吳門返薊門新啼痕壓舊啼痕一絲有幸

慙三命斗酒無從與二魂札過徐君悲主歿嬰

憐趙朔保孤存簪纓金紫承先世華胄綿延子

典孫

附少公原詩

子胥潮水落閭門甥舅傷心墮淚痕掛劍無墳

吳拭眼挽詩有跡可招魂丹青妙畫貧曾質黃

白仙書鬻莫存歲歲江頭芳草綠杜鵑聲怨

王孫

贈浙江督學憲副馮少洲

書窮六籍及三墳
勤學經年志不分
上第三齊
連步武以子五鄉連外臺
而浙主揚文無收方
竟江南後慢道能空冀北群
法眼嚴師如子少
定將學政繼前聞劉五清萬五溪汪白象皆前提學有名者

寄南禮部正卿致政葛興川

餐解年綵二十餘
髮猶未白鮪金魚心懸北
闕常瞻斗身離南都早稅車
院靜喜看舞有鶴
俸餘不患食無魚
歸因懶病今非懶
日讀床頭

朱讀書

賞晚菊用東西溪十月始見菊韻

宴賞終朝猶未已
同遊秉燭夜何其
霜前著蕊
雖云早秋後
絳花莫謂遲
採藥狂生留少許
持
玉為爾立多時
榮衰自是尋常事
且放高歌不
用悲

附西溪原詩

恹爾清姿消瘦盡
冷風疎雨亦凄其
玄冬見
真成晚白首相期
亦未遲
雲暗郡城愁
獨坐日

鮮艷國色
特
情
常
原
因
醉
燭
底
歌
吟
物
更
卷

選
客
賞
菊
興
猶
未
闌
即
有
欲
填
枕
明
目
者
手
采
黃
花
時
盡
以
詩
止
之
不
及
祇
存
綠
葉
依
籬
落
間
耳
用
松
菊
喬
長
史
題
醉
揚
如
菊
詩
韻

早
起
花
枝
猶
帶
霜
徘徊孤閣
盃
對
陽
開
鐔
即
日
同志倚檻
因風嗅異香
彩
華
新
來
歸
錦
袖
綠
不
何
得
聞
黃
裳
主
人
愛
客
情
猶
可
惱
斷
園
丁
九
曲
腸

附喬松菊原詩

嬾
娜
嬌
姿
不
耐
霜
芳
根
移
得
在
朝
陽
帶
將
春
色
三分艷散
作秋陰
滿
院
香
傾
日
尚
疑
聞
羯
鼓
臨
風
猶
似
舞
霓
裳
祇
恐
野
鹿
偷
嚙
去
殿
冥
梨
園
空
斷
腸

賞菊用李空峒九日無菊詩韻

去
年
此
日
已
嚴
霜
離
畔
黃
花
慘
不
香
今
愛
繁
英
臨
砌
好
漸
情
文
菊
出
簷
長
性
雖
喜
濕
仍
防
水
燭

多則節本凌寒亦向陽紅藥黃蘭俱讓汝同時
出士不同芳

附陸洞原詩

李補中詩每無霜逢閏今朝菊未香座上衣冠
皆歸老酒逢風日比春長閑河獨雁催寒色樓
閣疎林過夕陽便擬留君待花發龍山高醉噴
寒芳

自城還鄉月夜緩步獨酌

野性山情不可移暫居城市亦非宜門閑為去
人煙遠燭滅憑將漁火吹月出奇峯看不足雨
餘芳草步行遲十年悔著詩千首百事無如酒
一卮

樂間

仕跡征車早已休如天大事不關愁閒門書永
無車馬破牖更深見斗牛六十一齡隨日轉百
千萬機等雲浮心安自是身無病藥室雖傾不
用脩

養訥

早謝京卿返故園不將形跡混塵煩竊同簪婦
常憂國惟是齊人羞乞墻省事共閒還有事當
言之處亦無言山人非不能雄辯字允真堪養
性

集古詩挽李脉泉

一夜霜風凋玉芝劉禹百年世事不勝悲壯書
齋已換當時主顏藥圃空餘舊日詩蘇沙上青
禽飛北隴干林間鳥鳴繞南枝倫故交已盡
新知少平詩款語泠然便淚垂

隱逸

鳥獸誰云不可群沙鷗野鹿共溪雲鏡添白髮
餘千丈杖掛青錢僅百文有興閒遊如少壯無
能只可老耕耜客從京國來相顧不用殷勤訪
異聞

歸農一韻十四首

為郎曾屬大司農解職歸農興更濃家遠漫馳
千里駕陸辭暫聽五更鐘荒田着力連山墾野
碕由來借水耕學稼樊遲非不美吾今端可步

遺蹤

十載居官廿載農閒情莫似宦情濃歸來不
新豐酒驚覺多因野寺鐘歲稔欣欣無野哭
高處處是村春同遊舊友如相見撲阻全然失
故蹤

當年何事不歸農奔走迷途恨頗濃苦口曾
出國流井心懶聽景陽鐘鋤禾雨後如雲龜脫
栗風前帶月春自伴田夫忘世味追尋往事杳
無蹤

七言律詩

布穀聲聲似勸農揮鋤難綠陰農民安盡責
床頭劍僧富無勞飯後鐘村塢晚霞未照洲
隅斜日是高春一從引病還鄉後田父隣翁可
並蹤

如注甘霖足慰農青苗綠樹塢中濃飽頃早膳
兼中膳外康晨鐘與晚鐘匹婦無能惟飯建
人有智運機春作為耒耜神農氏可是起群更
絕蹤

棄遺名利混耕農官態如雲淡又濃可恨青

活白壁莫珍瓦釜素黃鐘頻斟綠酒通宵飲

取糗粳趁晚春飽後醉餘無箇事三皇自謂可

近蹤陶淵明自謂羲皇以上人揚雄謂可謂三皇之高蹤

從來百物出三農將早欣逢雨意濃枕畔蕭蕭

聞密竹樓頭隱隱度疎鐘良辰宴動驚鴻舞豈

歲知無止馬春觀漢斗粟百錢猶未售貞觀之

治繼遐蹤

除却三時方息農閒看山影夕陽濃米糲護國

輕千駟簞食安貧勝萬鍾寒未授衣出夜織饑

方謀食急朝春屢遭荒歉今豈餘浪說神人降

吳蹤

誰云穀賤却傷農廩實倉餘聽自濃醉中蟬中

千日酒夢驚花外一聲鐘機巧婦猶能織斗

粟貧民尚可春此際豈亨長聚會流亡不復寄

萍蹤

一餅朝市去明農始識林泉味最濃寡和調高

孤綠綺傳聞待問扣洪鐘大官膳美人難得小

確鞭羸僕再春自規知音無好學惟能勇處是

孤蹤

若漁上圃更蕪農菜美花香綠樹濃泊岸橫舟
權罷釣隔山知寺為聞鐘兩簑掛戶因晴曬雲
碓常逢盡日春華秋崇階吾不慕一丘一壑足
潛蹤

兩字田夫一字農晚歸荷笠露華濃胡山月照
三秋杵簫寺風傳半夜鐘無吏擊門催夏稅有
隣呼伴候晨春當年宦轍如蓬轉畎畝于今有
定蹤

七言律詩九十四

上農莫遣作中農冀力多勤生意濃祭社彈絲
蕪品竹迎神考鼓更鳴鐘賀絲布密占能織造
飯粒精為久春農隙從今堪眺望名山處處有
行蹤

父無甲馬事春農水色山光到眼濃輟食急隨
迎社鼓看水不待落晨鐘山堂延客雲同入石
竇無人水自春迷失桃源當日路却從何處覓
仙蹤

女有美而嫁村夫者疊前韻為詩惜之耶

鄆才人嫁為所養卒婦古今事其有偶
同者哉

麗姬下嫁老村農淡掃蛾眉結髮濃長嘆幽蘭
生糞壤堪憐廢鼓伴金鐘房櫳那得女身處井
臼親操弱臂春碩逐陽臺神女去朝雲暮雨杳
無蹤

推美婦之意代為答詩

勿論經商與力農禮成夫婦自情濃莫輕去手
同秋翁每話同心及曉鐘為了三縑常少職能
比蹤

七言律詩九十五

勸農仍前韻

四體能勤豈惜農山田淡薄水田濃一苗可但
十分利寸木能鳴千石鐘蠲舍不脩仍舊貫魚
羹最美出新春林泉有分堪棲跡城市無緣久
藏蹤

院醫廬陵胡螺川善太素脉携谷必岱薦
書過訪索詩因次吾泉劉太守韻應之

家童教鶴忽飛揚，運轉嘉賓已在堂。手走中黃
非愛利脉明太素，乃餘長濟南近有音書至江
右邊聞名姓香試問螺川風景異欣然一笑解
詩囊

附吾泉原詩

山人蕭散貌清揚，舊隱螺川近草堂。野性每耽
丹壑僻閒情更逐白雲長。出山尚帶烟霞色，新
藥煎和草木香。蚤已知君抱玄術，怪來肘後繫
青囊

遊白雲湖夜歸

遊湖爽約數年間，今日携家始遂閒。漫道望洋
錯認水，昨疑斷岸即為山。繁絃急管中流發，短
棹輕帆半夜還。不是病餘親藥餌，通宵乘月弄
潺湲

九月三十日至祖村為十月朔日祭先臨

田空鵲噪晚禾收，瑟瑟楓林最惹愁。四塞陰雲
容易暮，一交明日不為秋。漫誇聞望如山重，堪
嘆韶華似水流。待壯即看冬祭畢，南村農家可

景遊

聞北虜警報

驚聞虜騎近都城，東國飛徵大道兵。龜兔有靈
呈異瑞，犬羊何事敢橫行。南瞻雖是攻儒業，北
闕長馳報主情。願效終軍兼定遠，會須投筆
請長纓

晚起聞倭夷警報

嗟予國士魂，無雙早謝京。鄉返舊邦，百尺樓高
山伏枕。三竿日出影穿牕，靜觀世態堪為恨。聞

警憂心不可降，無數甲兵來日本。何時波浪息

風江

尊賢祠有序

錫山有尊賢祠，祀唐宋及我朝十名
賢。父與創建於文莊，邵二泉重脩於通
泰。秦從川嗣後添祀二泉及中憲脩敬
公，拙之則十二賢矣。雖流寓頭晦不同
然皆有事於茲土者也。脩敬乃虹洲秦
學憲之高祖，而從川則虹洲之父也。義

錫山舊有十賢祠增置遺賢亦不私踪跡并沉
均聞望羨牆彷彿見容儀傳言頗悉當時事
已留後日思香火豈惟勤梓里行人瞻拜薦

江蘇

與嵩陽劉太守簡劄往復未嘗及艱官事

因和其詩偶爾及此

五馬翩翩之郡時他年公輔衆皆期鳳梧難繼

漢周詠魚藻翻成賦楚詞宦態如雲蒼狗變閒

七言律詩九十八

心似水白鷗知
台臣憎直君同我
往事微茫付

嘉田

再用前韻有迷

能文難遇重文時自幸生來恰應期不向南山

并豹隱願遊北闕吐雄詞微生濫與春官言

死不為真相知綵鬢一麾今白首五雲多漫生

相思

附嵩陽原詩

花鳥欣殊異佳時春風又足一年期孤雲閑悠

赴親友婚席冒雪山行感述

路轉山迴路不平那堪病體雪中行
虛將歲月酬人事會歷風霜冷實情
食不嚙乾衰齒動醉常彈缺壯心驚
持村雞大終何用每欲逃名得令名

合名

秋夜宿水村竟已曙因而有作用魏太

七言律詩九元

府見寄詩韻三首

蛩鳴鴈度自生愁人世飄飄似水浮變態片時
雙白眼隨身十載一蒼頭醒來月落瑤池晚靜
聽風搖玉樹秋最是東君能好客幾迴歡去復

相留

一日愁添一日愁
半生名利總虛浮
卜居田舍

青山口借宿漁家古渡頭黃菊紫萸逢九日白

顏紅蓼正三秋官忙豈若閒遊好怪得京鄉不

背留

景蕭不勝愁敗葉隨風水面浮遙憶美人
千里外驚聞渡客五更頭寺鐘不待鷄分曙隣
杵無同雁報秋為愛村居人事少懶歸城市久
淹留

附蘭川原詩

詞客風塵動四愁海天寥廓暮雲浮醉來萬事
無青眼若去孤吟有白頭龍劍精光寒曙斗驪
珠夜色照高秋宿梁宴罷聲名藉蕭瑟還堪挂

送鶴泉高先祿假滿旋京

曾參豹尾近 飛龍此去還將舊職供養母還
家烹五鼎忠 君報國必重封惟予交契因同
調與爾升沉本異蹤有問山人仍捷否病餘無
復舊形容

瑞室有序 四明薛氏乃世宦世德家也

當宋之紹熙淳熙間隣里兩被火災而
薛室獨免宣獻樓公題曰瑞室歷代悉
有詩頌裔孫有名晨觀霞川者孝友文

雅向子索瑞室詩乃步李滄溟韻亦為

一律云

百年生聚化寒灰而慶君家火不采隣舍一空
心獨苦墻隅四望首重回靈光長在真為瑞北
關延燒亦可哀上客爛焦吾不賞惟勤燕事機
奇災

謝武川杜太守惠新脩青州志書

志青文筆有誰能東國爭傳紙價增三輔黃圖
難擅美兩京雜記可同稱山川百里無遺覽文
獻千年有足徵善政宜民書不盡清嚴操守況
如水

挽孫夾谷一韻三首

人海曾未有是非思君一度一沾衣十年拘繫
今方脫一疾危亡竟不歸驚訝芻靈為獄吏悞
疑隧道是園扉龍泉偶自豐城出幻化還從天
上飛

行年五十已知非六十猶然慕錦衣三次上書
皆不報一有行李復空歸華堂客散塵凝榻書

屋人亡畫樓非不是厚誣終得釋幽燕六月又

霜飛

物是堪憐人已非
几筵猶設舊朝衣
只今月夜騎鯨去
何日雲霄化鶴歸
名姓依然存粉署
文章久矣動朱扉
當時歌舞稱麟趾
惟有啾啾鳥雀飛

懷念菴羅狀元一韻二首

入耳驚人隣笛哀
傷心學士碧山摧
空憐警句存詩卷
無復高談對酒盃
舊時佳城從此閉
泊泊

泊逝水幾時迴
雖云掛劍賢人遠
定有求書使者來

塞遠雲長旅鴈哀
鑑亡蘭蕙更松摧
雄文當日魁多士
荒塚何時奠一盃
願舍百身難得贖
射潮萬弩不能迴
谷坪師長荆川友
泉下英魂自往來

得浹谷趙中丞書感賦

相連數載不相聞
忽墮青書自隴雲
池內潛蛟將起蟄
天邊飛鴈惜離群
惱人心事將誰語
金

平頭風賴爾文憶昔趙朝天未曙鳴珂同拜

聖明君

季冬大雪已而因暖成雨俗謂之夾雨帶

雪二首

雲容未散歲華歸
雪意氤氳日色微
蕩颺鵝毛隨風舞
翻飛燕子闌風飛
呼朋共賞開家醢
出使曾經點客衣
新桂米珠吾不慮
只愁占斷釣魚磯

歲晚抱病憂乾旱一雪身輕棄杖藜沽酒新晝

增舊債賦詩舊館有新題微茫風絮千山失紫

綴天花萬樹低六出暖融成暮雨探梅無興畏衝泥

挽楊升菴有序

升菴書來過許予學能情且求觀董道
書跋及戲伺六書故已為之錄完將發
即有傳其絕筆詩至者其中有云樹杪
風輪轉池中泡影長全詩字字使人悲
哀而二句則尤警切原以罪編成雖不

戊所猶幸不為深禍忌其才者棄置竟
未得救廼尊翁石齋有保安社稷功一
時雖未盡知後世必有知之者以俟天
而巳

萬里傳絕筆詩讀之一字一傷悲曾稱博學
無如我錄奇書寄與誰讀戊卒然逃虎口入
宮終是妬蛾眉先人功德廷臣上一世無知百
世知

除夕有感

少年不覺歲將遷老景偏于除夜憐前此宵分
為次日今番坐久是千雪中偏覺梅花艷燈
下頻將竹葉傳不荷酒除多罪譴當朝侍從久
歸田國制每於除日草恩滿除京職之有罪過者

丙寅元旦

青陽左个開天上北陸迴光日漸遲為戀老梅
無官況不因新柳亂鄉思羊裘換却和風轉
管還從寒谷吹冰泮閒人何所事繡江魚菜
垂絲

人日夜宴

一從去歲客星明更喜新春人日晴初宴開樽
傳柏葉夜闌秉燭續樂刺陰崖雪積寒猶峭腸
谷春迴暖自生久在林泉群野老席爭名利不
須爭

穀日二首

池中綠水長新波門外青山雪霽多春谷乍聞
黃鳥弄午牕又見白駒過連朝會社從齊俗此
日當年赴漢科北行計今三十八年矣歲月如

流雖老大少狂壯志未消磨

薄利休從身外求深耕且作眼前謀柳風搖曳
春偏好穀日晴明歲不憂十畝閒如雲自住百
年疾似水東流西園一所非無忌書院在學西
西園又西園乃南國千年有莫愁近得一小丫
公子無忌故事

元夕邀客賞燈樂事第二樂

上元又是新年節狂客高歌醉不休橘酒生春
連百壽蓮燈照夜足千簫風前鐵笛驚三弄月

底銀箒試一搗聽徹落梅無出塞居人自是不
關愁

陳基客在南村喪偶送塋畢避風飲於田
家

基客室亡遙送葬出門忽爾起風塵急趨塋墓
時將午再過田家又幾春滿座村夫無野老閑
罇地主亦山人久嫌城郭紛華甚欲構茅廬作
近隣

正月念又九日風中赴遠親招飲

主簿詩真

新年即欲訪丹丘二月將臨始出遊環重親情
風不避應酬人事日無休迴看朝士爭三舍若
比山僧讓一籌僧尚不如深自媿安閒况敢望
沙鷗

賀南都大司馬同年胡栢泉

三百同年四十春惟君貴顯極人臣延推暫借
司留鑰宸眷行看秉國鈞浪靜四時應備海
風恬萬里不揚塵少年已是無雙士南國今為
第一人

西野表翁壽登八表親友咸將往賀為予

以小詩特為之倡云

生來喜即際熙辰坐嘯行歌物外人幼在縣庭
曾里正老臨學舍作鄉賓朔風咏月三千曲傲
雪欺霜八十春足疾雖深旋得愈谷神養後轉
精神

新春憂邊警徹夜不寐旋聞兵馬聚盛虜
必敗遁不足憂矣

主簿詩真

芒初長雲外龍標覆不收待月無眠仍待旦防
春豈但只防秋堪嗟蟻在車前奮正是魚從釜
底遊

十二月大雪天且其寒

冬雪年年幾度飛雪遲今復值寒威江流凍
魚龍蟄林木低垂鳥雀稀高卧表安真隱逸暫
休蕭老得飯依吟詩白戰吾方苦酒客臨門忽
解圍

挽葉舉王士登一韻二首

水向東流竟不歸日方西墜歎餘暉口歌詞社
今初歇足跡開門後漸稀忽見牆邊存卧席况
兼几上設遺衣重來燕子春方好那識堂前舊
主非

化鶴遼陽有日歸啼鵲樹斜暉青年喪
賢盛盛白子憐故苑猶木何時生暖煖絳
綬寒衣不須責生前事自有鄉評定
是非

晚菊

居近菊潭曾得壽吾今猶在逸欄干晨興急問
經霜否夜坐還宜映月看盈把東籬陶令醉落
英南國屈平餐落籜爾雅菊之總名亦自堅晚節松栢
偏稱保歲寒

移菊夜宴用荆川唐太史韻

雲闌風定夜將霜瓦盎移花上草堂細數方知
過百種深淺豈是避群芳傳觴著葉浮清味更
燭折枝爆異香酒數熟期如菊數醺陶賓主西
相忘

附荆川原詩

曠野陰陰萬木霜誰携數盞到茆堂閒情最愛
能孤秀素質還宜冠衆芳在野寧辭荒草掩入
簾聊作滿庭香莫云花興曾來少對爾欣然自
兩忘

挽梅菴張州同三首

仲冬晦後亡袁友今月初旬又哭君祇望百年
交契久豈知一旦死生分淚同雪下無乾土魂
逐風飛有斷雲預告紅香迎臘酒明年此日真

新墳

壽踰八十人生少一疾三朝亦可悲豈意知交
長往日正當栗烈盛寒時淒涼畫像臨香几斷
絕揪髯把酒卮好似繡江東逝水滔滔無有復
還期

投老清閒有夙緣一官未久即歸田輕財不減
豐亨日嗜酒猶如少壯年長夏為農東郭外明
春擬塋北山前將因作誌藏幽室先具薄儀薦
一筵

携妓遊山

自笑衰殘白髮侵東山携妓強登臨鳳頭釵輝
沉清溜鴈足爭排趁綠陰彈手輕攏漁歌拍歌
厓不動有餘音曲終奏雅方為得踞坐石床美
古琴

海村劉亞卿見惠棺料乃金洞之產喜而
有作二首若褊隘者見之將豫憂之矣

疎懶辭官早上書東歸踪跡混樵漁歲身有具
未金洞回首無緣直一寸桐棺均是莖三

年石櫛待何如縱過耄耄升仙去一枕黃梁總
是虛

豫置生材為後計百年限滿願無違堪嗟俗士
常多忌惟有達人不諱歸翠老瓦棺真得計
自製瓦棺勝公石廓永相依漢公夏侯嬰墓
上石行因掘地得石廓朝聞夕死猶無悔卜美
咸稱倍古稀

閒中感舊

春秋結社嫌猶閒朝暮遊山與太豪貴在一心

隨所適莫將四體倦徒勞記曾為士憎多口一
自辭官有二毛身外風塵驚滾滾眼前歲月任
滔滔

挽貞菴劉郎中二首

人遊芳名百世留朋從此息交遊堪嗟生死
成岐路莫道賢應共一丘酒熟無非猶子莫書
多自是有人收世間難煉黃金鼎天上俄成白
玉樓

棺美傳聞堂上贈衣重總是友相周人雖載酒

非詢字客為遺書散遠求較簾兩行行道淡蕭
蕭四壁舉家愁封高三尺郎山下不讀碑文識
姓劉

賀亞卿霍恩翁父母雙壽重封二首

二親雖長不龍鍾新荷天恩動喜容鶴髮童顏
清書永鳳書樂壽泥封制辭代草原黃閣奇
術延年自赤松福壽日崇何所似太行山上最
高峰

直無別慮夜安眠何用蓬瀛訪列仙新荷溪魚

供早膳蒼松野鶴伴春筵千年千度雙親壽三
品三遷一子賢共喜恭承新寵渥龍章來自
雲邊

送西谷李方伯上疏得請將致仕還其鄉
仕路方亨日未曛飄然歸興迴離群歷遷蕭作
為時久破例京卿竟不問手筆猶題濟水月心
旌已逐太行雲林泉清福平分去豈獨吾稱李
隱君

傳聞將歸遂作此詩送之乃後知部覆
未准歎即除去友勸詩頗可姑存之

問西野疾

居嘗嘖嘖嘆衰殘病勢今增坐卧難數日再逢
驚貌改一朝不起亦心安微茫往事如春夢生
死達人作大觀厚德壽年寧止此請親藥餌更
加餐

六十五歲八月二十八日生辰自壽一韻

二首

嗜詩不減當時興基手新朱尤所長舉目無人
能對壘駐顏有客授奇方暮年節慎何憂病少
日艱辛已備嘗身佩紫黃能益壽由今十日是

秋草滿埋香新塚暮雲橫微茫猶記驚人色疑
詩如聞喚婢聲偶向綉房簷下過風吹牕紙助
哀鳴

為郎姊丈喪事四過釣魚臺南村村久荒
落鮮人煙時正初冬葉已殘而徑花
猶艷經由樂盤表表使墓下愴然動懷
詩末因及之

兩朝重過釣魚臺為重親情萬難來野燒空中
飛暖燭廢村竈底只寒灰滿林紅葉隨風轉夾
路黃花向日開撫景更悲哀右史荒墳久臥白
雲隈

送別駕葉沈湖署縣事有成還省

署政章城延濟城政成遠通沸賢聲均田高下
衡無爽審役贏肥鏡自明循吏會來多二守
民有幸慶三生喬遷不日朝天去遺澤明春滿
地耕

丁卯元日

改元不改舊繁華里巷絃歌遍海涯孤竹春前

生嫩笋老梅暖後看叢花應年盛故嘉賓席召
無勞使者車朝士均沾新雨露野人惟戀舊

沈湖陞雲南僉事

水驛使報遷喬服官尊色不驕曾用呂刑
驚老吏今持漢法伏山獍十年外補真為父萬
里南征莫憚遙指日定蒙宣室詔長趨鳳闕
聽簫韶

生日病中

初度年時賓客繁今年抱病臥文園胃傷忍餓
逆加飯體倦思眠早閉門夢覺無端愁脉脉神
搖有似聯昏昏選方和藥沉痾起多賴屏巖興
小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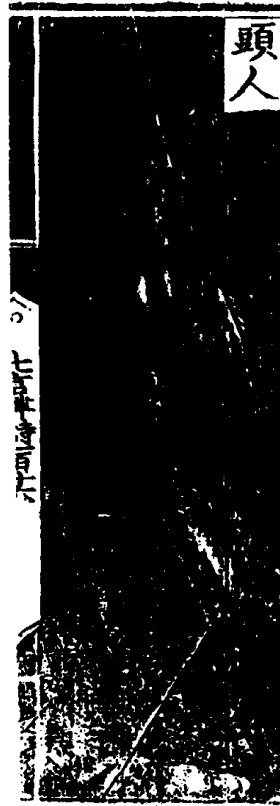
戊辰元日

六十餘齡而戊辰今辰猶是未衰人青葱父業
長行健綠柳條新遠望真早起書雲聊卜歲不
湏曝日已知春林居朝關同鄉老尚憶當年
拜紫宸

應酬人事屢過右川康太守墓下感而賦

此

東臨古道康君墓人事經過亦太頻堪望豈碑
常洒淚每持遺翰一傷神重歸海外三千歲止
駐人間四十春方悟白頭何足嘆百人鮮有白
頭人



李中麓閒居集之四

五言排律

贈永陽子

章休休

美產陳良氏適齊學太師卜居心始定感舊淡
長出家室非無樂鄉園祇益悲夜多春草夢日
有白雲思名以謙而重身為貧所羈彈琴成別
調覆局不終棋煉昇防猿竊垂簾有鳥窺五禽
時自戲獲鹿每相隨海上方能効山中藥悉知
門多扶病客壁掛謝恩詩獨有烟霞疾那能為
我醫

夏日遊大心寺

五言排律

元坐愁無那寺近誰與俱地偏人不到天熱酒
難沽日麗菩提樹雲籠寶殿珠拈花來鹿女取
水後胡奴法相原無住色空捻不殊何須重入
定吾自偶忘吾

與李脉泉秋日遊上方井寺

夙負香臺約祇因塵事牽蹉跎當九月登眺近
詩天逸興今無減盛遊宿有緣顛崖尋路入曲
磯有雲連嵐氣成臺榭松風韻管絃白蓮環

井黃菊布金錢寶刹凌霄漢雲林遠市塵烹茶

驅鶴避洗鉢攬龍眠多寶如來藏珍珠般若泉

香生石內花覆梵輪前誦偈翻金字草玄拂

錦箋潤流寒碎玉霜葉晚塗鉛野草疑秋露山

厨起暮烟洞雲長象鼻蘿月正始始梵樂聞天

鐘佛燈照法進遊魚紛出沒歸鳥自聯翩投宿

尋支道乘閒訪太顛主僧初入定遊宦久歸田

法豈迷人悟教從祖胤沿不將心性認坐使歲

時運徒住三千界勞生四十年慈航雖可涉苦

海浩無邊錫杖遊何處渡五理自玄癡猿逐月

去罔象得珠旋寂照魯無定戒持苦不堅紫綠

須早達慧眼美教穿深井為三昧獨參不二禪

鍊衣偏采澤寶月最勾圓大開俗真本獨標天

地先慈雲能廣博普海慢潺湲塵劫前身現毫

光寶鏡懸有誰開覺路只自渡迷川累劫終成

吳六塵招可憐心此方顧犬魚獲即忌筌五蘊

原無念三生事寡慾止觀追十聖緣覺匹三賢

貪若能起脫聲聞久棄捐自然弘道健偶偕行

其佳休問維摩詰忘言意已傳

秋夜書懷

秋容澹以蒼露坐怯清霜寒菊同誰賞幽蘭獨自芳鋤犁方掛壁未黍早登場烟月籠花塢雲霞占草堂感時秋漸老望曉夜偏長聞笛悲難已啣盃醉不妨書因愁懶讀田懼以多荒身世今如此姓名久已忘向曾探虎穴近卜養雞鄉只可稱居士莫云李太常

中秋書院初成諸友携酒過臨將夜半始

月

五言排律詩

方欣秋雨歇耐可暮雲橫聚友咸三益飛觴條二更乍寒嫌袷薄久坐覺心清風定金波注天開寶鏡明山河看歷歷庭院漸盈盈影襯征鴻迎光搖宿鳥驚玉繩俱欽耀鐵笛遠飛聲高會當圓景書堂正落成

自嘆

愁心亂似麻病目眩生花買地常千畝積書過五車堪為村學究不似老農家懶慢文無進耕

耘力不加年今踰半百豈若養丹砂

村遊晚歸感懷

青山嶺半日別去莫淹留烟歛孤村晚蘆殘陂岸秋僧歸山後寺人倚夕陽樓籬菊寒猶艷隣牛夜不收僕奴為候吏驕騎勝鳴騶世態如雲變年光逐水流塞翁非失馬莊叟嘆犧牛橫笛吹新恨寒砧搗舊愁食塲駒皎皎在野鹿呦呦謗以虛名起官因愚直休心長馳北關衰不

夢東周日損潘郎貌霜凋季子衰時慚何水部

五言排律詩

狂學白江州鴻寶終須獻明珠且莫投山精何處采石髓香難求無論朝中客閒人亦白頭

張林鎮感舊

張林數大家往事太豪奢鎮日歌無歇終年鼓亂搗妖童頽似玉美妓貌如花居止雖村落誼譁類縣衙水盤堆雪藕玉盞試雷芽奴有千金產女乘七寶車春華驚一散秋草起長嗟風雨無犬雨多竈產蛙荒臺存石壁廢宅滿舊沙獨有庭前樹猶啼舊日鴉

樂開

年今五十茲遊世適江鄉結友惟同調養生無
異方近村予畝地繞宅百株桑身隱文焉用心
閒日更長驅非唐宿櫺不做漢賢良對酒時臨
烏羸棋勸舉簪雨前惟苦旱雨後却憂蝗憂苦
雖隨泰夫真樂不忘

雪機

雪散解走沙雪勢似翻鴉臘樹繁春蕊春梅有
臘花嘉賓欣聚賞名妓競誼譁舞劇明瑞碎酒
酣寶髻斜寒聲吹簾簾凍指撥琵琶宴罷還田
獵爭馳白鼻駒

夜坐對雪

雲陰凡數日風定及初更乍見蝶翻影漸聞蛩
食聲堂前三徑沒望外四山平林木成琪樹江
城宛玉京偏寒惟白屋窮律屬玄英近酒燈光
暗遙分月色明深盃傾酒滿凍筆草詩成
歸舟阻美人撓我情

詠雪三首

柳絮疑晴雪雪如陰柳花漫天飛不盡蔽地掃
還加趁水皆為鷺啼城始辨鴉月明籠鶴渚風
起走龍沙莫效閑西客歲寒苦憶家

瑞雲風外揚雲月夜生光楚館梅花落章臺柳
絮狂青山失舊色玉女試新粧寒素安其分輕
盈非所長由茲垂鑒戒不但此年康

一冬節氣嘉雪澤足而避王筋垂簷角銀沙遍

海涯走庭風掃葉入戶筆爭花遠客迷歸騎漁

人罷釣槎光分千里月凍合萬人家積懶今成

病微勞亦自嗟京師昔旅寓簿領日紛拏雪後
朝天出還須赴早衙

雪晴自幸安居忽聞海寇復熾感而有作

景物寒猶好病居興亦豪雪殘冬樹瘦雲散疏

聳高顯達非其願退閒隨所適新詩慚水部舊

秩竊山濤幸免魚吞餌甘為驥伏槽居貧到

骨海寇亂如毛憂憤無由減床前舞寶刀

雪後送岳丈王古泉由余副使陞任南頓

巡幸

官秩無崇卑勤廉政自宜行將譏越度不復事
收支汴水飛水溜項城迴雪姿維云新任好猶
禁故鄉思迴首瞻東嶽丈人峯更奇

正月十七夜雪會

元夕欣熱過雪花忽又來因風如妬柳夾雨落
殘梅遶疎風為力壓城霰作媒未埋隼馬耳喜
見白龍堆冰漸銷融盡花將次第開春遊客卜
日夜酌孰相陪莫放詩人走須扶醉客迴韻嚴
無警句燈後有餘五

五言排律詩七

送種植客范心堦還吳兼訊皇甫百泉

病多花興減荒草蔽名園幸遇吳花客旋開魯
酒罇口稱無別技手植獨能蕃郭索書皆驗齊
民術不煩暖惟修冗餘寒則固靈根內養能如
此塵身可久存片辭通大道萬卷檢空言君去
播歸棹吾當緊閉門相逢皇甫子首為問寒晴

送良醫陳月山

醫惟精素問運氣識周流難經兼脉訣博覽
窮搜針石成靈器壯古已針石之方書檢贅疾

岐不復作華扁已難留軒岐後有張同李

更稱朱與劉張仲景李東垣近來醫道廢不免

達人憂重利惟輕義大言實寡謀證難分表裏

脉不辨沉浮故托命無救非干藥不投人危猶

未去顏厚不知羞衆羨月山子獨超俗士儔王

門長出入貴客共邀遊藥蓄囊中秘病從指下

求死生隔歲定沉痾計時瘳念我常多疾訪醫

遍九州徐微州王竟菴吳長洲薛小齋鳳臺州王中

白龍堆漢和濟南初翁泉和鹿保定蕭小園承恩并吾

章張西泉海李屏巖燁王山村春山
與月山共十一人皆可稱名醫云

秋晚王公服郭子慰馮士仰見訪南園松

下咸稱此樹蒼古難得子因喜而賦之

二首

野松顏自怡客至啓疎籬枕簟宵堪卧壺觴

更宜不防雲氣入長被露華滋盤屈如人度龍

從入眼奇樹頭來雅韻階下迥幽姿勁節

此貞心只自持影搖明月碎子落好風吹紫密

張團蓋年深垂倒枝本堅宜未茂不待歲寒知

老松誰所栽，偃蹇古牆隈。石裂孤根露，風生逸
響寒蒼鱗。森甲宵青實，比玫瑰秋後無紅葉。雨
中長綠苔，鄭邀尋五粒。丁固夢三台，清夜聞猿
嘯。黃昏有鶴來，雪霜微節操。蘿蔓滿條枚，月桂
遙相望。星榆近與陪，濟川舟楫具。構厦棟梁材，
用舍惟安命。休嗟棄草萊。

賀高栢亭鴻臚得請還鄉侍母

客臺方有名，乞養返齊城。難已瞻雲思，求伸愛
日誠。同妻問夜寢，代婢進朝羹。特犢相依意，烏

五言排律詩九

鵲反哺情，堂前萱正茂。林內笋初生，網得江魚
美斑衣，又製成。

憶前川曾給舍

我愛前川子，神凝志不分。覆杯新戒飲，搖筆舊
能文。龍卧何時起，猿啼那忍聞。北窓長嘯傲南
畝，久耕耘春種待秋穫。朝遊及夕曛，子猷欣訪
友。王粲不從軍，樹底坐觀奕。江邊行采芹，松高
留日影。浪細登風文，驥伏無知已。鶴翔迥出群，
鵝辭連七發。好古讀三墳，信斷梅花落。名藏諫

草焚憑誰詢，動定無物效。殷勤後會知，何日
思。陽暮雲有時，微隱逸蓬戶。貴玄纁。

送李九河由汴梁歸趙府

賢王久愛才，君去莫徘徊。歲暮遊梁苑，春初返
魏臺。搖黃纒變柳，破白已舒梅。玄髮時飄素，丹
心誓不灰。爐烟噴玉屑，醴酒設金杯。侍宴多恩
幸，即放日與陪。嘉慶四年

贈醫士郭鹿仙

棄賈作良醫，即為人所知。丹方何者效，素問析

五言排律詩十

其疑采藥蜂，相赴自隨勤。勞爾不憚謙，
謹衆皆推秘。自傳中藏水，曾飲上池文。園多病
客，良劑幸相遺。

雹

雲黃風色惡，無乃雹之媒。初至小，于果移時大。
似杯陽衍原，有自陰伏不能開。急電天邊閃，
雷地底來非干蜥蜴吐，不減熒煌火。山內
偃庭前，樹半摧。世情越愈下，神怒何由
火秋成望已灰，流亡難聚集。傾仆

漁人人情異嗷嗷衆口哀有誰爲鄭俠圖
蘭臺

秋日遊南村

出郭時方午到村日已斜麥田收宿雨柳巷掩
殘霞爲帶秋聲至烟橫晚景嘉先蹤忙獵犬牛
跡寒鴉霜葉無全葉風蘆有墮花南遊饒野
興莫向市人誇

初冬村夜言懷

茅宇忽初冬淅場息老農他營瑣細嚮晦始
從容床下望聲碎窓前樹影重比鄰敲月杵野
寺度霜鍾寒夜難成寐明時嘆不逢客來同卧
榻官罷定行蹤歲久官情淡林泉興轉濃

同李脉泉方伯謝少溪亞卿劉後堅

三致政遊女郎山
平野千餘里南來首此山洞溫龍睡穩寒冷鶴
飛還咫尺市城近趁勝人世間無名花爛熳知
止鳥歸聲氣成機閣鈴響環流光虎門
長佳景上開顏有客穿雲至無官日閒仙宮

南嶺微標各巔翠報國心猶赤還卿屬已
班憑高堪望遠西北是無開

答客

行歲勞客問答客起長嗟白社爲行寓青山遠
寄家兼望新嫖嫖老樹蒼蒼牙水濶天難辨峯
高日易斜大馳驚穴允鷹入關林鴉隱僻同愚
谷風光比若耶級遊煙短棹直欲泛浮槎浴鴛
逐飛鷺歸鴻甘落霞杖藜忘象簡半笠勝烏紗
延客開三徑載書過五車因憐潯水泊場異委
泥沙昔奉惟從儉穠田望太青窮途悲阮籍博
物愧張華桑落村中酒雲山頂上茶着茶妨死
路垂釣作生涯柳紅着春洞花江淹
揮彩筆勾欄覓丹青史學希荀悅辭擬景差
人從是下老猶自加收得雙岐麥種成五
色本年年勤種日日課桑麻此外無餘事不
謙亦不誇

自嘲

年老鄉方少人衰志却雄機謀棋局外興味酒

中擾擾無虛日冷冷思御風疾馳呼獵犬高
舉義興鴻難作登龍客甘為失馬翁廣聞資典
籍幽恨托絲桐學字今猶拙題詩久未工進會
聞國政遇不哭途窮棄置溝中斷飄飄風外蓬
龍泉時自拂尚有氣如虹

五遊郭子更師獨往

其卷

乘興御冷風孤踪類鸞鶴
重形影自相吊朝曉誰與同
賦日求工悶對惟孤鶴
外匹馬萬山中投宿行來倦扣門名姓通
無伴侶不費主人翁

贈高泉謝方伯

貳秩今方伯三台古上卿
兼鈞衡人美才俱美心平政自平
加意恤民生數次膺殊薦三齊滿頌聲
作崇寇盜日橫行村落乏朝食市城亦夜
諸難得減何計暫停征

問子何兩事

問子何兩事客坐試聽予名利機關破送迎跡
跡疎開籠調野鶴舉網得江魚食塊非其力
成返厥初坐惟斜倚榻遊不遠離居况塞神應
守心閑體自舒不材真朽木有味是新蔬此外
讀書否農書與道書

秋日懷松贊宣大江芳溪尚書因而自壯

三百同年友如君鮮與倫年猶未老大位已極
人臣玉帳威風舊令符寵命新東西為松贊南

五言排律十四

北歷艱辛字松贊南亭作妖狐遠河湟戰馬
屯三秋漢壘萬里淨胡塵聲望馳玄朔姓名
動紫宸金戈雜畫戟鐵甲擁朱輪不父勳
略還應秉國鈞如子真鄙劣鈞叟共沉淪
少知已感時多病身鴉棲長作主鴻雁正來賓
空有匣中劍難為席上珍莫輕蛛腹小自負
絲綸

隱居

城市厭紛華雲林別有家小溪分燕尾怪石

狼牙煙外茅亭小橋邊柳巷斜群鴉爭古木一
鴈落平沙峻嶺人難度多歧路易差驚蛇先打
草撲蝶悞傷花早起防朝露遲迴戀晚霞新來
通地理追悔走天涯不著登山屐何須泛海槎
養生從儉約作訓戒驕奢犬宴纔烹鴨小營只
釣蝦門前逢父老相與話桑麻

寄胡栢泉少司馬

同榜南畿士誰能邁等夷為滁成志傳知子善
文辭不但中郎篆更兼少婦碑司文陳武畧遷
秩任邇陞歲月猶玄髮鄉山憶紫芝得歸乃夙
志起廢出公推材大須梁棟功高列鼎彝名從
南國重文不北山移努力崇明德宅心戒暗欺
古稀今鮮儷右有左咸宜入作少司馬將來老
太師再聽虞帝樂重觀漢官儀予見不能早官
休已是遲束書為聯枕當局善彈棊雨後扶耕
耒溪邊把釣絲別來林下事特報故人知

六月中旬重遊女郎山追憶同遊舊侶半
已物故存者又遠在一方如郭似蒼皇

南百泉輩是已有所感愴作為此詩過
示新同遊者

言念舊相識令人空太息宦遊忘爾私隱居食
其力沒域隔重泉生存羈異域山川再遊遊歲
月苦催逼天熱倍三分日長減一刻升高汗濕
衣望遠淚沾臆往事已如斯未來安可測

懷大司馬楊虞坡

始仕年方少使民不忍欺歷遷崇品秩重壇禁
華夷敏決籌邊務忠誠結主知有先家國學
不負聖明時剛介心如石憂勤鬢有絲犬羊
常欺塞鳳鳥自來儀功已旂常著名將竹帛垂
上賡天保詠下視栢梁詩不日調金鼎瞻天拜
玉墀予慚何所有農隱乃其宜一別十年久寸
心千里思舊遊如夢覺後會杳難期

上致政大司馬東渚陳公

聲望滿京華行將拜相麻正卿曾兩部崇秩歷
三衙忽動歸來興豈云識見差成功身可退全
節玉無瑕纔解春橋柳堂開夜宴花雞酬新雨

露香憶舊煙霞園丹迷朝蝶庭槐聚晚鴉比公
先去國愛我忝通家相約齊城下同鋤五色瓜

贈基客陳國用有序

燕京人陳琬字國用圖基雙陸皆可獨
以象基擅名舉世無與抗衡者惟張希
秋尚未有會為過小嫌出京做館章城
有友人薦之 德府與希秋相較亦勝
之矣獨予長饒一馬經年止和數局餘
悉敗此人咸稱予只此一藝可高古今

五言排律十七

聞言惶汗殊不自安役其心於無益事
猶夫朱泚漫屠龍學雖成而無用國用
不但優於基而且優於行謙讓退藏彼
輕浮淺露者望之自然歛退諸相知以
為先是以基投謁者俱贈之詩此則不
可獨無也遂有是作

生而兼技優基事又其尤見者讓三舍遇吾輸
一籌避嫌辭 帝輦因薦謁 王侯心小一無
失眉寬百不憂退讓來教基儉約恥干求此際

桃花候來時樹葉秋旅避為日久世事等雲浮
未返王猷棹已穿季子裘明珠光照露莫向陪
中投

上盧江王

宗賢隨處是公議首盧江宜竹惟淇地分茅在
鄭邦虔誠禮北斗嘯傲倚南牕才美人多羨名
高世鮮雙朝吟揮彩筆夜讀照銀缸文思如泉
水琤琤出石淙

贈何雪月文士

五言排律十八

相憶已多時相逢出不期無端吾屢病有賴子
能醫兼擅先天易不為後世詩風驟輕遠道月
崔戀高枝山海方與內興豪任所之

謁范文正公祠

地原章邑屬分割自先朝望遠情無那登高興
自饒賢祠先一拜野老謾相邀棟宇雖將散英
靈尚未消虔誠瞻道貌蕭颯起寒飈厚德流千
古積功非一朝中心惟耿耿龍口吐曉曉執政
三朝舊傳經一脉遙如秋明後得其傳金戈未

北熾夏斗已西推有言燕有勇東坡房其集
者必言非有言也推之於口者必無語亦
無驕無驕無驕歲有春秋祀名同日昭不須觀
宋史且莫信邊誰道無窮報而非由德招

壽致政總督宣大大司馬舜澤蘇公

總督昔宣大德威今尚傳三秋閑甲馬萬里息
烽煙殘卒回生氣窮民解倒懸用兵神豹畧橫
棚賦雄篇望重三台麗官尊八座聯天王親
授鉞督府獨持權番成鴻秋至安居犬夜眠酣

五言排律十九

歌彈寶劍較射注縉錢出作當朝傑歸稱陸
地僊生辰七夕後致政十年前門外園飛蓋堂
中列壽筵紛紛賓客滿箇箇子孫賢龍篆書詞
賦鳥聲雜管絃妖童歌死轉嬌妓舞端麗松栢
操能後文章誰可先東山徵謝傳西域返張騫
夷履星辰上垂紳日月邊壽民燕壽國莫道老
林泉

贈別歌妓

相逢正仲秋相別臨初夏景促莫須悲心安久

委化堂中共笑喧林下多閒暇同輩獨起群名
始亦不亞爾于子城愁子為爾增價此後御哥
送懷思耿不下

少年子張玉遠謁意欲久在子講下以試
事忽動歸興時正仲冬寒甚詩以送之
舊友雖多皆已成翁老見少喜是亦人
之常情云

舊友成翁久美人幸我過相期長侍教忽復唱
離歌歸有餘師在試將童子科驪駒行色綠

五言排律二十

蟻醉顏酡雪霽山如畫冰堅水不波寒食日
得遠道春寒多

七言絕句

得新曆書因成二絕句

新曆封傳三十冊呼奴分送與鄉隣農人重麥
如金玉首看來年幾日辛

周正魯來開子月我今得曆在初冬數時探節
欣童輩較雨量晴慰老農

頃遊南村行坐即為鄉人所讓客有疑而
問之者不知予行本尊止以為年高不
歷職也解以是詩

間里相逢惟序齒就中揖遜又論親下惟父老
推前輩自謂羲皇以上人

送王生還姑蘇

曾許王生送別詩手携素卷故相辭大寒不遠
倭夷亂留待春融去未遲

過張二墓

枕邊遺囑言猶在臨上經春雪未消幾欲隨風
歌楚裝遊魂杳杳不堪招

憂旱

山頭長嘯倚天風攬雨雲垂斷續虹農事一年
今仲夏可憐亢旱歷春冬

古意

人生亦自有羈縻不但城頭烏夜啼三匝飛鳴
無定所一枝何有上林期

即事偶成

葵榴城外報將殘休費何時倚碧欄冗事惱人
推不去呼童折取入城看

夏日有客相訪

暫時客至不曾留猶隔蕉窗雨汗流理罷簿書
還候謁朝臣此際釋無憂

題驛壁

馬蹄已鑿尚騰驤萬里途長日又長奔走利名
如不及人心更比馬蹄忙

友有聽信星命抱病于進者詩以誚之

星士能將命運推青雲難致病難支累書不報
仍干主一藥無功便改醫

暑月遊山前

無流水樹無枝避暑山前暑自隨雖是登山
經險阻不同仕路計安危

戲為一韻七絕句

秋後森疎涼似流日前鬱熱可流金炎涼世態
真猶此且覓鍾期共賞音

臨水登山無限樂學荒徒費買書金東山蒼白
烘雲氣即山嶺南澗琮琤玉音

雅調失傳須按譜速書難得比南金佳人夜坐
歌新曲良友朝來有嗣音

七言絕句詩三

願為待價深藏玉莫作驚人躍冶金會友年來
多物故更從何處訪知音

逸事一絲懸九鼎古人一諾重千金憑誰許國
閑方略組繫名王報捷音

好文不識長卿賦俗目爭誇季子金佞勢方張
賢士隱北人今只嚙南音

可惜青年今白首何時丹竈出黃金有如古樂
非難復只是無人審八音

至日雪一韻三首

寒風門掃雪花純因令節拜吾家蒙

恩是日究冬假四首京華感歲華

外疎梅凍不花無因粧點野人家拜冬答

過許舍冒雪俄添雨鬢華

雪花飄蕩即為花客夢歸家不是家今日家居

逢臘雪令人撫景惜流華

席上雪二首

雪片俄從錦席飄瓊姬倂醉不勝嬌古人取喻

猶無當風柳將來比

七言絕句詩四

華堂夜賞燒銀燭圓刻看盡玉畦積絮何時

隨日化欺梅無賴度枝低

因雪感懷四首

天邊不月通宵白窓外無風弄竹聲自許忘情

年已久偏于此際動離情

梅花伴雪不勝清雪壓梅枝向路橫若使浩然

今尚在霸陵橋上又詩成

凍雲入戶坐人衣帶得雪花疑不飛月落

客未熟猶疑夜月吐斜輝

雪中聞邊報二首

各兵一閱

真難事但

我則鮮
已李
赫濟
然之
稱願
之門
矣迎

雪霽夜寒

七言絕句詩五

氣結雲凝雪不晴
雪晴虛粟朔風鳴
縱教受盡三冬冷
贏得虛窓一夜明

邑侯澍應謠

風外喧傳歌誦聲雲拖暑雨滿山城雲來不烹
催詩黑穆穆輕風比誦清

雲峰詩四首為王士登賦

受閒翫靜聽雲峰多病時時訪赤松每住
長兼月不防雲樹隔千重

有孫有子代耕耘結伴遊山每日曠借閑歸來

何太晚洞前掃石坐看雲

卜居原為絕喧阓人遠山深誰與陪
葉道無心雲出岫朝昏占斷釣魚臺

讀皇甫百泉還山詩

望甫弟兄宦不達升沉內外邇相更還山今日
有佳帙風月無邊誰與爭

戲題二首

七言絕句等六

悟得先天與後天不因師授不書傳百年漫道
身為客十月能令骨是仙

蘆生膝上鳥巢有異事流傳未必然從俗齋僧

聊作戲日來安却幾單禪

喜聞唐荆川復官三首

暫借兵曹寄此身時看太僕人臣已知起發
非其願竊喜朝堂又得人

堂卿俱是同時友翻把萬賢作弱官出處俱然

柳下指行見知時錄

荆川原是濟川才不獨文章耀上台遶會逢辰

須早出綬勞郡吏及門催

員夏寶山以州正權府貳二首末首用一

字謂體

與父同官再一陞遷得身冠不但里中

世世文光直逼斗官寮初轉西華公以御史

文名

授易教公雖蓋萬里人曾山景世紫為詩

七言絕句

內之製鞋固盤隨車駕夏建靈別神品得傳

及之伯員多藝復多才山字川守新遷為

別駕

初秋大風兩山水臨城紀異六首

夏早農人欣斷魂秋來雲霧昏昏雨多不

禾生耳風急仍將樹撥根

土築城垣懼不牢颶風驟雨山洪湧偶然夜至

如前歲郭外居民無所避

虛舍濕牆潰作渠水消猶自未安居詭言表

相傳捕山賊重集八月初

秋雨連旬閭不樂卿特音樂慰吾心難彈高調

張缺履聲不空聞聲鼓沉

災災常鄉人苦連客聞之慘不舒獨幸城中

家福力眼看兩度免為魚

仆秋未還未起北來風力尚備強莫云往日

為甚似此愁人不可當正後戊寅大水已卯

山來水漲幾來雨有雨晴又雨雨晴又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雨

自四首

薄宦虛名有厚顏歸來猶未入深山隨人受之

居城會二姐相違咫尺間右自嘲

兼望高賢早賜環此身未老已投閒郭陽堂但

閑靜賦自娛高踪下可攀右懷郭東郭

父成漢中未量移橫移亦是出恩私楊雄識堂

稱無算萬里書來尚問奇右楊升菴

勝由來著盛名漢書彷彿見平生八閩道遠
無音問著述傳聞久已成右龔雲岡

舊聞 朝廷火災林下小臣恭為此詩共

六首

鬱彼何事偏為厲 鳳闕龍樓一夕空皂嶢金

蛇飛萬道北風助力半天紅

禱雨雷壇方有應大遭內變出無前正朝三殿

銘為爐迄及門廊莫不然前詔書有云昨犬遭無
前之內變禱雨於雷

受洪應之壇方書雲雨之語前有雷火之烈正
初三殿一時煙馬延及門廊候刻機矣文辭前

古出自聖製有非
詞臣代筆所能及

火災 九廟吾官罷今日 朝堂又復災 聖

主恩深寬策免隱憂明詔九天來

成祖臨軒十九年 奉天殿上忽飛烟正當孟

夏同今月仁愛天心倍似前

白鶴黃門曾被火今番烈焰古無如不求百辟

康官罪惟下十行自責書

據殿宜無不修理此聖遣官採石燕雀木

我日勝前規 玄德潛通神力助

寄致政大參王遵巖二首

每因難弟聞青耗今又休官伴長君東國何時

傳鴈字南都喜已刻椎文乃弟東臺近以少卿
致政洪正郎刻其家

舊集 用世塵心久不作工文習氣未全融著書又一

文中子迹跡還同河上公

贈濟寧劉九二首

世上心盲目不盲目明不若此心明劉郎歌比

張司業博記人稱廣伯生張廣官司業而善
歌古詩韓昌黎其

不亞少仲祥蘇軾金華石廣集博學善記以文
宋代草事表明九官人目維言善記誦善歌南

北詞 門第原來是世家不徒鼓吹善琵琶推占內養

兼醫藥百試會無一試差

戲贈茶士吳橋隱

相逢不爽相期日觸暑衝泥慰所思終歲終朝

饒一馬千盤未得一和茶

贈致政司諫劉俊峯十首

雍容往歲居青瑣慷慨乘時奏皂囊遷謫南荒

送龍歸東國姓名香

今日家居伴者誰曾為諫議直黃扉見幾不待

秋風起赴飲惟隨明月歸

定居城北景偏多墻下垂楊墻外河黃鳥向人

呼伴侶白鷗與我共烟波

同舍連名騰諫疏各蒙譴謫向邊隅當言不是

漆蛇足冒險真如將虎鬚

舊軍名鎮佳山水山簪青峯水漲濤無事登臨

便衆樂有人悵望羨吾高

七言絕句詩十

西沉明月水東流猿上光陰不可留休笑年來

長是醉但教醒處莫非愁

解官幸免簿書勞豹隱龍襄隨所遭林下矜持

全晚節人間名利等秋毫

間為課農或早起每陳家宴坐深更客能屢謁

方延座事必多端始入城

人散燈殘睡正濃驚迴曉夢思重重攬衣軟枕

從容聽野店鷄聲野寺鐘

客欲遊山數日迴囊綰絡酒緊追陪道步

送孫父試問黃花開未開

送右川康太守服滿上京候補任四首

讀禮三年不出戶服官將復謁承明股肱重郡

誰堪托屏上先時有姓名

何方竹馬爭迎郭又見蒲鞭共著劉國器外方

難久借京卿不日拜宸旒

漢署郎為唐郡守虎符熊軾歷郵亭民情獨照

心如日仕路多年翫未星

是處能令民不爭少年吏事已多更

七言絕句詩十

猶良傳自許他年亦與名

贈善醫遊

家傳三世只攻醫君更勞心術更奇為

行紫陌病人起死本黃岐

寄鄆陵尹張鳳臺四首原自錢塘調任

折獄由來惟一語法持三尺不成民官清莫謂

衙齋冷仁被閭閻暖似春

舊政煩苛從實減新來戶口不虛增按藥飲水

真廉更會有天書早見徵

仁爾爾方民共沐福星一路衆皆推阜財歌佐

南遊歸却重感華每自隨
長夢彭澤門前柳幾見河陽縣裏花兩地五年
淹滯久停青陽履走東華

謝上宜惠曆二首

閒居歲月任悠悠早歲關心餘不惹桃洞秦人
忘甲子又承賜曆識春秋
浮生擾擾欲何為陰晦晴明無定期朝暮不憂
身外事歲華只在髮邊絲

向友人覓菊

百花惟菊傲風霜
百願年餘園已荒携客秋來
期共賞故人莫惜公方

秋深村況三首

農休事簡人多醉風靜秋深蟲獨喧城市自然
聞客必過時不見欵柴門
近交誰復是良朋一半山人一半僧落葉滿階
風自掃危樓東與月同登
天氣高正吹寒海風雖急不終朝幾時秋

雲烟兩岸蘆花似雪觀

悔作文事

自愧原非作賦才幸于詞客得追陪
將焉用豈若捐文放酒盃

有懷諸國王郡守時已喪母將歸

入仕念在公門
歸來日
鄉書早已薦東方累試南宮名未揚
三世善良

悼亡

君不永頌白妻母苦相將
老白謂士計之也來
歸來日
鄉書早已薦東方累試南宮名未揚
三世善良

悼亭山劉次甫上舍

能詩善射長
能詩善射長
能詩善射長

悼靜泉李叔薦秀才

靜泉亦有小聰明
靜泉亦有小聰明

悼東川李季靜秀才

李君不是無能者過謹深藏性似偏怒甚口中
無辭語病沉手不釋遺編

悼太微張孟獨比部

長髯海內擅詩名口似懸河人盡驚捐館年餘
知己晚多應宿草滿丘生

悼西泉張一清主簿

官罷歸來還市藥面長髮白形如鶴未登七十
衆皆嗟良劑遺方空滿索

悼養新謝仲和貢士

笑言啞啞有風騷日夜營家不覺勞詩律字畫
俱作者章城是亦一人豪

謝謝少溪惠魚次谷少詩韻五首

為有長竿得巨魚送來正值酒罇虛呼童烹
隣家借醉後成詩壁上書

嘗聞驟雨落河魚魚大吞舟莫道虛味美何
分小大享君厚惠讀吾書

江南倭寇衆為魚耕種相妨日室虛君比謝
閑時略我非李泌上農書

鮮美無殊丙穴魚烹調宴客夜窓虛偶聞鼠噉
大何物却是當年封禪書

惠魚味可比鱸魚張翰知幾名豈虛蓴菜河邊
新可來沉酣猶不廢丹書

即事次前韻三十四首

好是忘筌已得魚林居踪跡類處虛為漁甘了
今生事不望天遠下鶴書

倭寇真如遊釜魚功成何日賞朱虛南來羽檄
時時急城上誰飛燕將書

飲無美酒食無魚忽報漁翁網不虛欲訪醉鄉
何處是飛帘斜挑一行書

屈平何苦楚江魚博學相如賦子虛千古入豪
吾不效閉門自草太玄書

婦歲斗酒僕携魚醉後高歌渺六虛狂態自知
人所棄終無徵取紫泥書

巡警街頭響木魚天邊明月幾盈虛閒居歲久
逢良夜愛讀周南太史書

家世藏書苦蠹魚一言悟道萬言虛始知道為

冬言喪事似心齋不讀書

常時條末搃金魚極品終來亦是虛莫訝居人無訓問稽康先有絕交書

世羨任公善釣魚六鈞周歲網常虛罔貪近利弘經濟勲業宜登不一書

大鵬原是北溟魚翼若垂雲薄太虛欲效謫仙希有賦只爭秃筆不中書

訛字連朝校魯魚解疑要在此心虛戶開忽有南薰入吹落床前滿地書

七言絕句詩七

淺見嗟予似壁魚衰年猶自氣凌虛林泉恠得終遺逸政府曾無咫尺書

好生孟簡放湖魚克已顏淵實若虛假使講張兼謫薄一生空讀聖賢書

夜來頻夢數維魚難說占書應驗虛東國近年多旱澇自今大有必重書

處世如遊水底魚抵湏在處極謙虛空空自知無能甚莫謂堪稱行秘書

洪流微禹吾其魚笑數居中九五虛從此文門

不萬古為因河洛出圖書

誰道水清難餌魚生來時日不孤虛得兒有鼓休嗟晚付托堂中萬卷書

占言信可及豚魚滿腹傾歎為器虛一語終身行不盡無勞更曬腹中書

明香淨水薦時魚振佩聲聲夜步虛星斗一天潭月冷靈文朗誦道家書

何須緣木去求魚生白原因室本虛道在眼前人自遠支離空讀五車書

七言絕句詩八

打坐無眠司鑰魚修真似覺涉玄虛不如學圃孤城下坐卧長看種樹書

蚍蜉群取硯中魚異事難窮實與虛保得百年歸去後任教使者索遺書

敲網臨淵空羨魚月明照得一舟虛不如改業為清客來往江頭只販書

城門失火及池魚實禍誰知名却虛當日罷官三四子有人接連匿名書

後魚多必棄前魚世上人情虛更虛干謁

嚴自守公卿誰上薦賢書

莊周秦隱各觀魚一縱龍遊一用虛李性學初莊子文章

華用虛以其重堂若閉門無開口貪眠枕破鄰

侯書

莫食無鱗及餒魚朝昏修煉吸冲虛明師不遇

終無趙括徒能讀父書

勝就河厭若魚寓言物外世疑虛武成只取

二三冊泥古之人盡信書

水邊浴鳥水中魚風順帆輕若在虛行樂不虞

船發漏可憐壞我書今書

情書情似泣枯魚古樂府枯魚過河腹內文章

從此虛細訪誰家藏善本銀錢不惜倩人書

自嘆終為池沼魚化龍難望得憑虛不平事至

堅能忍會受張良地上書

為文活潑類遊魚一貫中間間一虛三小等成

無用法後人無法不成書韓文公三代無文法

佳入容貌似沉魚傾國傾城莫謂虛嘔歌嘆

堪入聽纖纖素手又能書

為洲多是獺鰕魚不信人賢國必虛盛世登賢
無恤衆野人將獻太平書

次前韻賀楊東江生子三首

曾來水盛必生魚得子虔誠感碧虛賀客吾今

同姓李定然不錯弄璋書

暫歸不必焚銀魚制虜邊方曾擣虛名遂功成

十載後賢郎又可繼詩書

後寵均平比買魚術稱投子在乘虛吾年已長

當加勉願與君家交賀書

翁龜海以方岳陞大中丞經過敝邑承賜

拜簡行急未及相會予方據韻和詩因

以一首貽之聊見謝意云

制府賞花兼釣魚將來寵眷日無虛過門投刺

不相見為赴嚴程畏簡書

再次前韻贈劉爾愚秀才

龍池養得一雙魚一待飛騰一已虛爾愚字

勵志定然為國士能文不久薦鄉書

聞王雲峯卧病仍次前韻詩以問之

養疾休餐雞與魚更分寶寶及塵塵迎醫不必拘三世只熟東垣十種書

詩雖次少依韻未有專為少依作者特補

贈六首少依專講修煉學是詩內多言及之

食魚何必只魴魚修道端能合碧虛釣突泉邊魚自美烹來熟讀枕中書

銅盆曾釣左慈魚賈誼前席久已塵仙學何須通國體且將高閣束新書

養氣如同藉水魚丹成指日上清虛真詮只在

參同契不用多方訪異書

廉吏懸魚與却魚詳錄公名傳信史不為虛宜

與舊令文章伯屏上題名未賜書

泉上修真兼養魚年來腹實却心虛長生兼得為漁利不羨當官走薦書

可憐芳餌有懸魚名利如同春夢虛試問閒居

何所事日工左傳右軍書

再次前韻送武城簪亭王尚賢三首

養親日日有江魚不鮮多言不涉塵華曹過

人所重一門禮讓世詩書

飲有清鱗食有魚萬鍾千駟視猶虛名臣遺後無他物滿耳清風滿架書

送行樂作出時魚主客同觀席暫虛君去逢人如問我今文方註伏生書

再次前韻寄贈武城令謝南洲

久早山焦水不魚東方十室九空虛武城獨有循良牧民得安居士讀書

杏里王亞卿致政抵家再借前韻為詩代

候二首

潯水相隣有活魚買魚可奈官囊虛誠心直道人皆信言踰翻騰指摘書

雲外冥鴻水底魚達人處世不拘虛見莊流行坎止隨吾過周易非專卜筮書

賀謝正甫選東床未成 欽賜秀才

塵惹天風兩袖香銀河未渡橋仙郎書生本

龍門客懶效吹簫引鳳凰

漫題

宦遊蹤跡類浮萍聞道萍因柳絮成柳絮飄飄萍不定罷歸誓不出前楹

謝友人惠雪梨葡萄

雪梨香冽勝甘漿更有葡萄馬乳長野客久嫌烟火氣不妨病齒嚙冰霜

僻遠村舍

曾歸綠野知閒况不犯紅塵斷世緣山水自超人境外無僧無寺也參禪

奉謝楊方城寄書

年來再枉故人書書內慇懃慰燎居九子六孫還八女君家福蔭世無如

歲終寒夜有懷念菴子

冬夜懷人耿不眠燭香寒焰復寒烟路遙江右三千里月又天邊十二圓

憫世偶書

人情更比秋雲薄酒興堪同暑氣濃醉後猶嫌天地窄與人何所不能容

即事三首

小園香實百花香一雨成秋陡覺涼農圃
馬糞糞多還繞五雲鄉

連山連水舊田廬處處清幽事事疎見客處惟
三兩次可耕可釣可觀書

中閒睡北三千盛不列鴛班二十秋法眼已穿
曉識馬機心久息不驚鷗

冬夜賞菊及雜花次日有作

黃菊風來噴夜香寒花月上開殘粧明朝戶外
家童報薄霧輕雲未有霜

嘆時政四首主者意善特奉行者壞之耳

均地忙猶救火忙青苗踏踐亦堪傷安子窄小
簞絕短嗟嘆如經古戰場

鋤禾更值養蠶忙丈地妨農最可傷千種弊端
難究詰妄分水泊與山塲

火甲開荒日日忙挑擔塘土衷心傷誰知善政
仁民意萬姓愁如赴法場

賣買無田獨不忙傍觀亦為衣農傷奸民得免
賄賈壟斷事如同夢一場

嘆老

雄心猶是少年心
棄置誰憐歲月深
次肉忽驚一齒落
衰容不但二毛侵

家人有患瘰癧瘡者
良醫洪石塘治之有
效詩以謝之一韻二首

瘰癧領下已成囊
屢致名醫未奏功
獨有洪君能已此
始知奇術惠無窮
自號石塘世姓洪
良醫遠邇仰高風
前逢薛紹堪齊駕
廻視他醫迥不同

田家樂二首

四十歸田已是遲
田家樂處有誰知
爲範作主今朝事
與泰遊廣隔歲期
田邊綠樹是吾居
行坐歌謳不著書
笑老農滋味薄釣
來魚尺有溪魚

望長白山

好景相逢在馬鞍
往年出使繫微官
罷歸今幸無拘束
贏得東山仔細看

醉遊危山感墓頂

數尺飛簾手自攀
演史身在白雲間
模糊醉眼不知處
誤把登山當下山

塞上曲一百首

雲旗獵獵龍蛇動
雷鼓嘈嘈虎豹藏
耶律受降其質子
左賢悔罪不稱王

畫讀兵書夜枕戈
少年猛士出三河
乘時欲取封侯印
可奈天驕力請和

應募當年曾許國
累尸馬革亦相宜
平生壯志今何在
一度懷鄉一淚垂

棘門壘上真兒戲
武備如今爲故事
莫恃邊關高築城
虜騎來往如平地

驚聞火報向金微
又復驅兵戰武威
道上偶然逢驛使
傳言及早寄征衣

已過瓜期不放班
天寒路遠淚潛潛
交河北望天連海
朔野南來雪滿山

風急營中忽夜驚
誤將軍出獲胡兵
黃龍戍卒歸無日
白馬將軍幸有名

能令明主坐銷憂
百戰功高獨不侯
冬冷春和

俱入寇三軍量但只防秋

繼發強兵初出關前軍早已奪燕山後兵掃虜

無留跡翻使前軍有厚顏

雲暗征旗雪滿衣將軍躍馬犯寒威胡兵一哨

通山谷不顧微軀香漬圖

堂上張燈酒正豪帳前駿馬縮寒毛忽聞羽檄

傳來急上馬配函并寶刀

無虞到去傳砲火有人行處斷炊煙虛驚自是

尋常事墩堡堪憐不似前

七言絕句詩

探踪偶爾近龍堆黑霧黃雲凍不開林外驚

鳴鏑過始知胡騎射鵬迴

士奮馬騰肩寧長胡奴膽破盡來降元戎

千金賞天下唐傳一字王

天邊嘒嘒鴈南飛時值秋高戰馬肥肥

輕肆侮定然不放隻輪蹄

材官甲士不安眠較射團操防未然探卒報

消息好虜相警殺罷侵邊

一陣沙因一陣風迎風拒敵保雲中不特虜血

登原野對衆羞稱堵截功

不經大挫不知懼怪得胡兒犯順多獲套既然

蒙重賞禍集罪復合如何

寒風猶自透戎衣旅鴈南旋又北飛乍見微黃

柳色喜豈知內地已春歸

黃河萬里障遙隔踰年未謀計殊不用輕帆

與短棹渾脫駝飛渡只須臾

先遣奇兵破虜殘後軍追至已無干見人受賈

心雖熱竊喜袍裘勝正寒

七言絕句詩

大宛馬垂吐谷駝貢來上國歡求和天主有道

傳天語俯順夷情暫罷戈

前出師無後出師孔明謀略可追隨似蘇大將

應無敵好慰君王拊髀思

虎旅紛紛列虎牙龍庭漠漠走龍沙未幾八月

先飛雪已盡三春不見花

搆戰催軍過白狼欲將露布達明光偶逢猛骨

如山積誰弔悲風古戰場

未占象時星明決計今朝破虜營帳下甲兵

從地湧陣前鼓角動天聲

轅門士卒衆還雄更策車攻馬又同自是經營
能竭力新來節制免從中

數年今得拜宸旒奏凱承恩冠列侯自是天威
可仰仗月前況復落旄頭

將軍白馬曼胡纓萬里揮戈殺氣橫廻顧龍沙
迷騎跡遙聞鴈唳雄邊聲

飛沙慘淡月輪黃風斷雲迷鴈不翔千里人烟
久已絕空城鬼火走青光

七言絕句詩五

懷鄉不射南飛鴈使虜疾驅北向車仰羨子卿
持漢節林隨蔡琰賦胡笳

數千鐵騎飽豺狼虛把捷書奏上方女哭兒啼
逢忌日新墳只莖舊冠裳

交交白骨誰家子漠漠黃沙何日春戰敗空憐
能死士功成只是賞權臣

征夫觸目堪垂淚不但駕糧到骨窮營樹亦
惟細柳寒食秋盡只飛鴻

小卒翻能分主憂貂蟬多是出堽年生冷塞上

知名寇歸作朝中賜姓侯

拜將空閑舊將壇一聲寒鴈滿天寒塞窮實塞
惟加賦秋至防秋更設官

不見天山早掛弓羽書昨報寇雲中要舒按劍
天王怒全仗提兵將帥雄

神機坐制日中虜廟算能驅掌上兵馬飽士嬉
無箇事閒聽降騎話夷情

言兆災徵各有之達人高士獨先知虜從古北
口中過內地先歌古北詞

七言絕句詩三十

朝來飲馬長城窟解下腰間血鬪鞍一夜奔馳
聊假寐夢還鄉井醒添愁

塵地甲兵驚逐鹿照天烽火過盧龍惟忠在此
休南牧惟忠兼制易定等州威名震李廣堪

嗟竟不封

樓冰半萬起塵埃立解重圍戶始開漢逐虜群
如拉朽虜驚漠將似飛來

一春不見暖融天自是要荒氣候偏落地雪泥
原是雨漫天榆莢不成錢

捐軀只為報君王不惜生分西風風塞外將軍
占太白閨中織婦泣流黃

帳內風來猶刺骨盃中酪酒亦生鱗人兵凍倒
長城窟不信中華別有春

從軍行與苦哉行幸苦從軍總怨聲急遽早餐
難解甲虛驚夜寐尚持兵

急救前營恐被傷肩戈夜走劇倉皇眼前不辨
燕雲黑口內猶歌君馬黃

軍中苦樂不相同是在元戎秉至公將若偏私

兵不壯誰將功罪達宸聰

七言古詩三上

當日從戎纔束髮如今髮短半成霜子孫代父
猶無許老死終難脫戰場

漢家數次讎和親胡虜驕強久不馴兵弱豈能

征絕漢人多徒自起飛塵

天兵百萬逐呼韓部伍森嚴殺氣寒走狐奔

無及顧人亡馬逸只空鞍

城壕鳩工早築城練兵不必請添兵細磨深刻

赫然石首列平胡大將名

丈夫有淚不輕揮歲歲思歸未得歸足底風蓬
長共轉眼前霜鴈去如飛

燒荒火發半天紅腥雨愁雲更北風千里奔騰
驚塞馬一聲決烈落飛鴻

訓養兵精馬又雄東風掃蕩解空封應史氏
青編上車騎高標第一功

嫺姚獨掌羽林兵將校分屯細柳營威冠勳名
馳北漠蒙恩甲第起西京

迎秋轉戰出河陽詔許冬初返齊齊走馬聞鷄

兼欣得重遊結客少年場

七言絕句詩三上

陣排日月瞻天象營列山川本地形塞北驚聞
多漢將幕南不復有王庭

驅兵放馬各歸農大將功成首受封千隊虜酋

如伏兜九重天子是飛龍

推轂親承督府權出師時為過居延不惟主帥

謀兼勇小校偏多惡少年

一日能成破虜功旗幟掣電劍磨空時多長算

軍長技國運方興虜運窮

驚聞胡騎薄長安
冬月驅兵遣將難
接日塵沙城堞暗
漫天風雪隴頭寒
邊庭宿將有誰如
師老軍貧氣自舒
頭白時常不免胃
眼昏猶自看兵書
荷戈操甲為勤王
卒遇番兵不可當
徒步逃生因墜馬
箭來又復中金瘡
聖主真能焚誘書
匈奴雖衆不難除
攻心為上兵為次
使使三邊得宴嬉
帳邊有喜馬頻驚
天上無雲日不明
上將遣和權開穴
病瘥殺過受降城
久廢屯田已可憂
鹽銀年例聽虛浮
兵疲難守黃河口
况敢長驅青海頭
觸目傷心望不分
生來何苦早從軍
三花慘淡冰霜色
塞草萋迷風露文
偵探咫尺差猶多
雪嶺雲嶺轉堪疑
我御筵宴得伶官
傑高唱遠人怨恨歌
單于萬騎過盧龍
郡余郊民野棄農
無論今昔能保障
戰功前次已堪封

秦隴山與新樓蘭
世事無如二事難
將勇兵精猶振落
功成談笑入長安
降虜為奴不收探
踪打細更無休
軍中月落城上風
高笛韻悠狼煙不
復照天紅只為會
焚虜帳空較射何
須推李牧請纓不
必待終童賊績多
戎真可耻麟經掛
戎到于今除凶報
古真名將膽略雄
豪謀略深胡地河
流寒轉清遶城漢
月曉偏明低頭飲
馬仰瞻月忽動思
鄉萬里情勤苦營
中年復年盡無穩
生夜無眠直更不
使銅焦斷幾次還
看烽燧煙卒不安
閑馬不肥統軍誰
是識兵機每逢一
戰一本北出戍雖
多歸者稀刀缺猶
能吞紫焰甲穿可
惜墜黃金將無遠
慮師空老莫怪邊
關屢受侵封關只
用一泥丸賊自從
非將壇兵勇在
青海靜馬多立飲
渭河乾

西夷守在稱明主，武窮兵國必窮。公利散財
方是富兵，惟不用乃為功。
勝敗從來不可量，好還天道豈茫茫。誰知今日
藏胡地，却是當年陷卒場。
楊離自是改朱顏，縱使驕胡亦不還。壯士已隨
秋草沒，佳人空上望夫山。
雖聞組豆習干戈，儒將雍容禮數多。文事自來
兼武備，天時地利與人和。
情難莫若別離難，況在青年念執單。預約歸期
今已過，信來又復戰桑乾。
日日增兵選壯丁，年年無計靖邊庭。用兵若果
非難事，無數堪圖麟閣形。
矢盡兵疲靠一壕，驅填人畜勢難逃。漢軍全沒
前無此，胡馬何曾損一毛。
夫成漁陽已數年，容衰羞到鏡臺邊。鏡臺室內
如千里，日日漁陽在目前。
休誇上郡據雄圖，虜困三朝勢已孤。急遣內兵
馳往救，途中不斷走金符。

秋來鼙鼓動邊聲，追敵直過大宛城。偏
真虎將歸朝，天子降階迎。
新戰士多無恃，良將聞之心獨憂。冰月戡衣
同受凍，邊情師御重裘。
龍馬嘶風，將軍今將威名古，未聞舍死深臨。
雪滿塞，不手挽黑龍走，烏飛驚虜中哨探。
無消息，不聞兵。
西征人少，臨別此，何用年入不毛，未出韓門。
破虜山前，今有兩三星，日亦臨。
朱旗色，風起，胡門，
拓地須教知漢功，此日若轟雷，歡聲壯
軍容，肅，
提兵直突，
猶統衆雄，
在營每被武夫侵，出戰長將虎穴臨。塞上
輕一縷腰間寶劍，直千金。

似健金鞍奪日光
腰懸寶劍利如霜
貳師

千夫長少小原為六郡良

奮身直取不花王
萬騎千群總受降
試揭與國

遙騎望長城之外亦金湯

九天日月又重輝
萬里風雲總畏威
從此遠塵

長不動 聖君萬壽永壽衣

數詩贈武定醫士小峯石建寅吳統樂府

解題亦列其名
蘇門高憲長曾為此體

數字總加於各句之上予則錯綜於各

七言絕句詩卷

句之中高則一字起十字止予則自一

字至億兆等十五數目字俱全且一韻

三首非故犯其難也聊以備一格云爾

奕世能醫歷六州小峰一出更難倚千方俱自

心中得百病先從指下求

五七年來醫術盛十人中有九人優君家去此

幾三舍良劑能分兩地憂

四物湯中兼八物奇方滿萬此其尤能延億兆

生人命國士無雙名不休

贈善書門客朱雲江

東國何人書最奇
雲江妙筆衆皆推
風行上

文如織日露雲邊珠倒垂

經過緬江劉太守基下一韻二首

衰草寒煙望不分
歸林鴉雀晚成群
一從埋玉

泉臺下誰復憐才得似君

當年聲價善時文
今日凄凉一古墳
地下有靈

識季子特來掛劍慰徐君

審慶有序

七言絕句詩卷

農漁皆隱者事農居田里漁則備在風

波吾將為農乎為漁乎二者必居一於

此吾將為農矣

嘗就農漁籌上策為農獨不犯風波漁亦猶之

風波險仕路風波愈更多

贈造刻漏詩有序

濱人王堯弼善製更鼓器極精巧

後發鼓三變鐘聲繁慢一百八件

十五更點無爽二十四節氣平分



鐘鼓亦如之度之早晚時之短長或
生子大知得真正時刻雖僻村下邑亦
再通都大聚相同為予舊嘗有作日久
損壞今再修補特行遂贈之以小詩短
序以缺有同嗜好者重其器因以知其
身傍奇伎足為生至處令人側目更鼓分明
知早暮勿論荒塢與山城

七言排律

七言排律

與客遊百花園

紛紛紅紫競芳辰欣賞連朝出郭頻
鳥動花枝鶯夢蝶犬隨柳影吠遊人
莫言小圃荒蕪久且喜芳堂卜築新
膏雨雖云十日晚香風不斷四時春
花藏葉底窺人媚竹屈簷前待主伸
棋客有誰為敵手園丁與我總閒身
豪遊盛事流傳遠海變桑田跡始陳

嘆老

七言排律

今年不與去年同齒豁頭童一老翁
墻下殘葵猶向日枝頭病葉幸無風
煉形擬用初三月吐氣還如萬丈虹
久不談兵競武略何須操筆做文雄
辭官尚在繁華地便欲外人東海東

秋夜梧桐

幾株高聳梧桐樹秋後森森更可觀
避露最堪眠榻穩吟風偏助酒盃寬
影搖東壁蟾初上陰滿中庭夜已闌
成木于今凌碧漢始生尚記雜叢蘭
托根豈異玄溪上得用宜將馮翊看
不藉

繁枝藏宿鳥惟留老幹待棲鸞霜華故把琅玕
折聲韻還同砧杵寒為報西風吹莫盡詩朋相
據膝交歡

十六夜月

三歲中秋俱不月今宵月出尚宜看浮雲一掃
金天淨宿雨初收玉露寒為愛清光千里共誰
云素魄一分殘乍離海嶠星猶爛行到中天夜
未闌正值山妻初病起笑歌同得盡餘歡

李冬念日有事西村途中口占

七言排律詩

驅車西邁擬飛塵彼美人兮濟水濱子出母多
今始悟田荒農情往休論愧將禮樂稱先進要
付詩書與後人百歲光陰驕過半一冬筆硯懶
相親惟得雪消風不勁只須三日近青神是月

三日
立春

五十三歲生辰自壽

堪嘆吾生五十三况逢初度豈勝慙知非日久
非猶在學易年過易不諳才薄最宜長棄置志
衰不復夢朝參蓬弧已負初生望壽酒聊為終

日酣自恃當時能寡慾雖臨老景必多男原居
開市羅華宴定向幽巖結草菴眼暗齒搖俱不
電蒲英黃菊徧山南菊英開日滿

冬至日雪

正當長至逢飄雪喜與窮冬借物華一歲夜長
今已極半生命蹇病仍加不能拜開向鄉曲
數欲移家向海涯樓外凍雲無過雁增前積絮
惱飢鴉不嫌東郭先生履自煮前朝學士茶頓
改寒門為玉宇即看枯樹發殘花圍爐俯聽歌
兒曲掃徑難來長者車布地朝來惟木屑讀書
夜半映窗紗能吟詩客呵吟筆罷釣漁翁倚釣
槎從此大東歌歲稔宦遊豈若作農家

至後復夜雪

日暖雪消疑臘遲夜來再雪應寒期堪憐韓愈
行難進自是袁安卧最宜十二飛龍朝玉闕萬
千舞鶴下瑤池黃精難搯長鏡折冷氣能將短
褐欺落近燈花疑開麗映來綺席更增奇誰如
剡水乘高興仰羨梁園搆藻思柳絮才高稱謝

詠麻衣喻切有曹詩遺蝗潛入深無地凍雀群
依最下枝此夜飛花咸六出明年獲麥必雙岐
東方足食無他慮北關呈祥有妙辭棋友明
朝多見訪掃門者若顧追適

再雪喜而再賦二首

數日風微雲不收雪隨風力冷飈飈滿庭珠玉
踏還碎萬頃玻璃凝不流細剪梅花當曲檻輕
飄柳絮滿歌樓北荒明月遙堪比出劉嶠雪賦東武
高風世莫儔對舞青鸞疑是鶴群飛錦雉認為

七言律詩四

鷗游揚父立程猶睡鵝鴨爭呼蔡可謀塞路偏
宜曹植馬賑飢亟脫景公裘暖融火硯詩乘興
冷酒叢篁玉喚愁當日穆王哀凍餓歌殘黃竹
罷巡遊

隨衆為農歲屢遷今冬雪比往時偏瑞烟烏曷曷
簾珠濕石乳垂垂洞壁懸墜葉飄花堆玉樹凝
輝絢素滿瓊田久停綵筆難成賦貴買烏薪却
費錢颯颯有聲如折竹紛紛無數類飛綿侵凌
暄燭先先動照耀華堂色更妍趁暖忽融茶竈

內隨風故落酒樽前不徒聚友同歡賞他
書大有年

大雪

小雪爭如大雪稠大寒更比小寒愁烟迷葱嶺
山如失水結瓊源水不流玉蕊寒光侵玉樹銀
蟾冷魄落銀鈎平鋪地軸多難載倒濕天河浩
莫收霜葉翻翻搖不定雪花撩亂若為儔金城
柳絮當三月玉井白蓮耐九秋異霤霏霏盈象
甸同雲藹藹覆齊州登樓倚檻頻遙望不出門
牆可坐遊

七言律詩五

憂世

百年生聚樂升平汨汨人憐近不寧羅穀絲完
催市馬科銀未已又徵兵吏貪更比官貪甚未
價頻增物價輕歲歲不增東國民窮朝不食西
方地震夜猶驚江南財賦三之二倭寇深防織
與耕

送棋客吳摘隱兼及吳升甫

天下名棋有二吳畫長對壘夜披圖豪游

名應滿通謁公卿身不孤親利場中猶腐鼠
坤身外一蓬廬走穿足下陳橋後贏得腰間金
僕姑偶爾遭危因少算當其得意必高呼維云
同手同推汝臣奈強兵獨有吾每讓三先難作
圻縱使一馬亦長輸亡羊只為多岐路待免何
但守株寄語嵩陽劉給舍年來我更喜樽酒

詩雨感應篇為葉燕揚大尹作

亂紋縈慶滿平田亢旱如何望有年躬祀不辭
勤漢時霄雲忽已發齊川瀾漫望外青山失鑿
江邊宿霧連開閣思無為政過隨車真見使
君賢臨事不煩三尺得暇惟應弄五絃憔悴
四如今足雨虔誠一念可迴天洒來岸柳絲絲
網滿向池荷顆顆圓玄燕捎風驕遠漢白魚駭
浪出虞淵他年定列循良傳此日先為感應篇

賀谷少岱喪目重明

目漸昏花隔面端視而不見倍煩傷誰能代筆
憐張籍豈是悲亡類卜商善聽當筵歌妓曲怕
遊結客少年場金針落處無雲翳玉藥數時閑

日光翰墨從今傳歷下不須想像賦高唐

冬夜王鳳洲憲副見訪近城園中有詩相

贈依韻奉荅

近園正與懶相宜被黜還同枏士師身墮青雲
知己少髮飄白雪向人垂行春詔報仙旌去薄
暮忽驚客棹移寒氣莫侵虛左席早花已發向
南枝揮毫獨羨成詩速秉燭同遊引步遲絃管
風中聲斷續亭臺月下影高卑屢承臺使情無
已為愛山人心不私自愧徒工巴下曲何能繼

和鄧中詞

用前韻自述

仕路機閑百不宜思尊張翰是吾師常遊慣聽
歌聲涕洟酒長看舞袖垂水月池中金錢現雲
山門外錦屏移不同烏鵲飛三匝願效鶴鶴守
一枝轉眼窓前流影疾關心塞上捷音遲向逢
朝賞腰難折今耦田夫首且卑下榻相邀皆勢
執上書報罷荷恩私龍潛豹隱隨吾分何必深
憂賦楚詞

再登前韻詠張良

運籌決勝中機宜三寸舌為帝者師為報韓讎
長憤激力扶漢業已昭垂鴻門有會危能脫博
浪無成志不移出水蛟龍凌碧漢擇林鳥雀得
高枝偶逢黃石雖云早相伴赤松亦未逢天上
彩雲容易散眼前紅日又將卑名高毀集誰能
免身退功成自不私三傑齊名君獨最史臣豈
是飾虛詞

因衰自警

自幸當時早拂衣悔居城市願多違終年應客
無閒暇鎮日因人判是非晚食一枚門蔭落辰
梳半縷頂毫稀聊成事業如無事勘破機關始
息機家務從今猶懶顧深藏不但宦情微

挽雲岡龔狀元

托使馳書將候問訃音忽至不堪聞半生東觀
編青史萬里南天望白雲高塚麒麟為塋地深
山鹿豕與同群啣玉誰似稽中散名筆重亡王
右軍上第閨中常繼武自君及第後閨中聚會
而此中前名者甚多

萬才泉下尚脩文與人作傳生平事史館今將
首傳君

壽少岱谷知縣八十歲

苦吟詩骨從來瘦戰勝翻驚道貌肥林下清風
嘖蒼景天遙遲日駐斜暉懶為縣令投簪去不
羨隣兒負弩歸友盡老人行曳杖孫雖幼者立
勝衣由今壽筭應無限前此十年已古稀

村中書事一韻二首

田野情濃早退耕無才豈敢厭承明池邊種竹

七言排律九

供魚釣庭下栽梧待鳳鳴新喜交遊多墨客舊
曾侍從濫清卿坐消歲月甘肥遁患挾風雲苦
瘦生薄命何時逢狗監認前徒賦子虛成

分宜躬稼與躬耕踈拙何能事 聖明脫餌困

鱗驚遠逝伏車良驥不須鳴身披鶴氅同王子

口吐雄詞魏長卿水宿絃歌明月墮山行杖屨

白雲生以茲忘世無忘老莫問金丹成不成

豫作壽藏有序

予性好遊獨喜秋山以春風夏熱冬寒

云耳客有說之者曰與其浪遊何若豫
為壽藏乎遂然其言藏成而有是作

遊遊且遠目前憂又遠須為身後謀四序秋山
堪曳杖百年夜燈待藏舟玉樓天上星河冷金
粟閭前歲月悠五氣乘生尊郭璞西閭莖具美
莊周山村無限行當剪鬱鬱惟將檜栢留

挽南戶部劉貞菴

草堂一所纔容柩夜宿親賓靡所投老去惟耽
書冊癖生來耻作舍田謀堪憐文士今無後允
在相知與有憂千載一官無亡物孤魂千里附
歸舟世情太薄誰青目舊侶雖存盡白頭仰望
天高難得問善人何獨不蒙休

挽東臯魏省祭

冠裳被體離燕臺農僅無饑吏有才衆惜生前
勤薄產誰于歿後真殘孟冑中叵奈黃金耗鏡
裏曾驚白髮催歲月半從愁裏過英靈屢向夢
中來荒園情僕鋤青草廢徑無人長綠苔幽室
城邊從此閉遊波川上幾時廻那堪手植村邊

樹風雨蕭蕭更可哀

七言律上

五言絕句

四戒詩

戒基

名擅棋中聖心神良以勞維云稱坐隱不著更
為高不著云棋以

戒詩

李杜詩名遠人云亦酒徒眼前惟得句刪後
然無

戒花

偶動看花興旁求及遠方春來關嬖娜實用是
栽桑

戒思

日夜勿多思思多脾氣竭能添鬢上霜更耗

頭血

紀夢

旅寓燕京日常樟田里思歸來頻入夢猶是
朝儀

靜修

靜修罷登眺豈因力不堪雖非三忌日兀自不

離卷每月初五十四二十三皆為忌日諺云忌日不出捲

問僕

水檻可乘涼火輪真堪畏許時不出門湖內荷
開未

遊近城園

路曲園非遠林深夏亦涼妖童隨杖屨嘉客共
壺觴

感時

今為河朔飲尚記剡溪遊寒暑遞相代遊川不
可留

十七夜

望當十七夜數歲一相遭九早無雲翳分明見
兔毫

放居

日日淅疎放示無仕宦心矜持太作意仍望出
山林

值雪罵樵三首

度嶺樵迷徑投林鳥失巢仕途當更險誓不出

蓬茅

天花雲外墜夜色月中浮竊喜梅宜臘還看麥

有秋

不蓄千時策又非忘世客愁多如雪山一夜便

頭白

觸雪懷古

噉殘蘇武毡服破王恭慙處士安貧高風俱

可仰

雪中雜言三首

鶴氅猶無暖貂裘不勝寒門前看過旅太半著

衣單

細比銀沙撒明將玉鏡欺入窓濕紙上掃興不

成詩

迎長佳節後幾次雪飄花不辨冬青樹爭觀

白華

夜宿繡江岸

漁人時明喊雲山半有無月升風乍起變態只

漢史

贈朱揮使嗣勲十二首

便捷負奇氣困窮有令名射飛隨手落許國視

身輕

雄材久棄行見鎮邊關劒拂霜花冷方隨月

影移

今年蒙小委日日逐飛塵未試千人敵空閒百

戰身

演武惟前輩年來大不如宴遊閒士馬揖讓事

詩書

端倪聊小試千里可冀征殫缺雄心動敲棋殺

氣橫

智可揔三軍乘時早樹勳恢宏龍虎略掃蕩大

羊群

勸君且自重才大終須用何必託沉疴告閒食

半俸

奇功未得成心事不能平吹笛閒消遣翻成出

塞聲

乍逢似寢徐視氣威稜無物投其好有能
不矜

躍馬破征鞍千人俱改觀不惟當一面八面亦
無難

祖瘡原幾服隨官隸濟南肇基真有自繼世可
無慚

分間分憂戈矛及早修長驅不憚遠豪氣浩
橫秋

空塵詩為華生時領賦三首華善寫畫

五言絕句詩五

物外一閒身真空不染塵有時為繪事意古筆

鱗皴

靜裏道心生書齋遠市城一塵飛不到萬籟寂

無聲

村舍幽而曠潤川似不讓紅塵半點無何況有

千丈

六十子詩有序

予自嘉靖己丑入仕途幸不見棄

上名臣駢御墨蹟雖會有久暫交有

深然其不違於心而相期以道者可但

百人林居細數半已物故間有志已仲

而功可述者然不得志者衆而赫然可

述者少五詠八哀今古同懷病中不能

長詩各為五言絕句或舉其一事或舉

其一生而叙交情為多檢之共六十人

而詩數亦如之靜室披閱恍如親其貌

而劃然聞其聲着棋人謂之坐隱觀山

水圖人謂之卧遊此則可謂不出門之

五言絕句詩六

交云 丁巳八月望日中麓子題

劉近山璣陝西咸寧縣人進士戶部尚書

郡守即正卿身不失微名黨禍免波及知幾去

國至離即終一歲而為正卿人皆服其見幾

馬東溪吳陝西寧夏衛人進士副都御史

文臣有將才速邇人推戴 朝議首徵公一疾

不少待

韓野田福陝西西安衛人進士戶部侍郎

才是禍之胎何須有更才志文乃絕筆讀罷令

人哀以才名基禍結成年八十

王漢陂九思陝西郿縣人進士檢討

戲編今麗曲善作古雅文振聲長鳴驥能空萬

馬群

康對山海陝西武功縣人狀元修撰

早歲中龍頭忤時蹈虎尾文辭追古雅才識真
雄偉

李蒲汀廷相山東濮州人探花戶部尚書

贈太子太保謚文敏

平書絕句詩七

公魁多士日計齒我初生少府真高義忘年友

正平

何栢齋塘河南河內縣人解元進士右都

御史

古朴無他好有時詞與基知予各善此遣僕不

能進何公以執古教朴名天下嘗造其廬面其

之既歸行寓候吏賀曰何老素不留客今日破

何不早言之

馬駱田理陝西三原縣人進士光祿寺

經生長滿學華聞及朝鮮嘉清初年高麗改國

其文集傳示後人皆未登台輔殘當作地仙

遺日請見老夫天祥以翁方倦則不必道

雲中

呂涇野輟陝西高陵縣人狀元禮部侍郎

著述擬河汾不徒言有文一時推正學百世挹
清芬

陸儼山深南直隸上海縣人解元進士詹

事府詹事贈禮部侍郎謚文裕

五言絕句詩八

博綜及七略才識擅三長 經筵及史館簪筆

更含香

崔後渠銑河南安陽縣人進士禮部侍郎詹

後渠有道士經學極沈思偉略何曾試涇陽非

賢辭 註府刻其集名涇陽

顧未齋爵臣南直隸崑山縣人狀元光祿

大夫 柱國少保兼 太子太傅禮部

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贈太保謚文康

蚤年直玉廡政府晚舒徐 欽命嚴居守京鄉

得宴如

王浚川廷相河南儀封縣人左都御史兼

兵部尚書

臺獨能獨持宿德真吾師自沒名難沒斯文諒

張東谷茂蘭同邑人進士運同

廩名海內稱宦况冷如冰山即遊方士居同蒿

髮僧

陵河濱吳陝西蘭州人進士檢討

翰林清似鶴附鳳凌長風孰使鍛雙翼仍棲葉

薄中

蔡鶴江昂南直隸嘉定縣人探花禮部侍

郎

當朝太史公綽有古人風旅視踰淮日

不終

馬西玄汝驥陝西綏德州人進士禮部

郎贈尚書謚文簡

行業如圭璋文辭光琬琰歷官至亞卿

今不備十金

王中川教河南儀封縣人榜眼兵部侍郎

墓木拱松楸遺書使者求吾非私舉主文行孰

能儔

毛心

下品費高價得錢即買畫詩詞時有作名士不

相下

崔岱屏元山西代州人特進光祿大夫

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傅駙馬都尉京

山侯

交人最有情文筆誰能過天道似無知子亡家

亦破

吳順山仕南直隸宜興縣人解元進士提

學副使

傾蓋客途中一言臭味同別來逢便力聞問數

相通

張龍湖治湖廣茶陵州人會元進士禮部

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謚文隱

先上薦揚疏方為帝龍文不才身既隱二事莫
格慈龍相會白詩為中幾觀自南都取入內閣以
自是難事且以唐教一次矣操布鼓而過雷門終
人舉華而授者非一為頭後方備以此文債也況予得書
當獻之曰入山以蕭其後名尚不款有之況乎仕
就而又文以光其熱場無味二事俱用世性不
隨人又居冷地世有真西山魏鶴山之惜乎詩
惟念未美相愛之深至共嘆能宋學試而和盡之
焉此固不暇云

沈竹東

入錦衣衛千戶

竹東善聚書之雅更無如出使晉陽日揮金猶

土宜音同刑部周郎勳事山西有觀之千金者

祖水碑及吾身所失不亦多耶

倫白山以訓廣東南海縣人祭酒父子三

元

名出土人前大魁方少年病沉今已矣誰續子

長編

潘穢溪漢南直隸婺源縣人解元進士兵

部尚書

著作十餘種獨集詩與詞試而已得效于以屯

宋規所著書大寶文司制成刀筆中亦有用
傳世

童內方承叙湖廣沔陽州人進士左庶子

金馬老辭臣雄談能動人豪賢在近侍不必訪

出論

往東洲桐南直隸海門縣人解元探花禮

部侍郎

久適金馬署遙向碧山接懷別雲天遠瞻依海

日低

胡蒙溪侍陝西咸寧縣人進士原任鴻臚

寺少卿

抗節古人行身潛名愈揚為詩不數卷太半似

初唐

林方齋文俊福建莆田縣人進士禮部侍

郎

聖皇幸國學聽者圍橋門善講明良詠素稱師

道尊明良已廣幸太學公講

羅半應輅應天府江寧縣人進士大理寺

少卿

半聽吾益友滿座漫相知盡日談時務有時較
奔茶

高蘇門叔嗣河南祥符縣人進士按察使

蘇詩能入室何李只陸堂須具方舉目能超驪

與黃陳龍圖利其集序畧云謝絕品流因心師
古每有為綴行與而就家後探開不為

易之談故其篇什直舉實情剖抉淨華存之既

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中麓子

謝之曰何李雖成大家去唐知遠蘇門雖云小

謂去唐知近蔡白石王巖師以蘇為我

廖洞對道南湖廣蕭圻縣人進士翰林學

士

洞野贈文辭心恒步知進仕途難速化身死有

餘悲

左中川國璣河南祥符縣人舉人

文不中時選飛書是所長詩篇雖富麗惜與人

借亡詩無副稿身後被焚
商改換首尾據為彼作

姚明山淞浙江慈谿縣人狀元學士

進士來從學為子行異書聞憂南去日惜別多

新居

翁東涯萬達廣東揭陽縣人進士兵部尚

書

是處著才名南安北虜驚請觀鄒子志維死實

猶生志文乃鄒
一山作

張崑崙詩都下人處士

詩文數百篇壯麗世爭傳我有延陵劍何時墓

上懸

吳皖山徽南直隸桐城縣人進士副使

武選持公是憲臺整大綱為詩得古意口乞又

何傷

李方泉學詩山東平度州人進士修撰

夢應桃花洞情酣竹葉杯居性好飲特鄉試之
州守夢一桃花洞

少年中選其所讀笑言雖簡靜文學却蕪談

書處即洞之麓也

左石皋思忠陝西耀州人進士吏部員外

郎

盛仕海東令超遷吏部郎左思有妙思肆筆

成章

江午坡以達江西貴溪縣人進士提學副

使

徐子東來日江書寄一函墨灤白地少文古勢

嶺巖徐波石官進東方會寄書問江文素高古字如倒瀾墨池語曰寫字無大小用筆

全在巧轉筆暗裏藏白紙須留少

岳雲石倫萬全懷安衛人進士工部郎中

屢疏敢言事名高毀自來叛軍再作孽良策與

時幸先以劫權責請外後以諫南幸失官夫同軍士再叛力請重處以絕後患張羅未

奇其能嘆曰是所當勸我者耶得大用之已而謫言與而事體交矣

李書翰詩五

李石疊宗樞陝西富平縣人進士僉都御

史

詩章非不美諫草實為難詩但稱名作諫能折

巨奸

王夢澤廷陳湖廣黃岡縣人進士原任給

事中

馬卿病未愈拘監為難遭終老湘江側憂心結

楚驂

表晉臺襄南直隸吳縣人解元進士

遺篋籍已除故用遠田盡遠效虞卿氏窮愁只

署書

蘇太華清河南祥符縣人解元定州知州

郡守不周歲鄉魁二十秋中山嘗再過袁草自

生愁

羅涪溪虞臣廣東順德縣人進士原任吏

部主事

百粵孰能文渭厓獨推爾我知非過情曾讀華

原子

李書翰詩六

皇甫少玄淳南直隸長洲縣人進士僉事

夜讀少玄集燈前憶我神謫遷已足惜况作古

之人

謝與槐少南南直隸贛縣人進士布政

臺館屢遷轉因而謫外僚文談兼偉貌一鶴唳

清霄

白洛原悅南直隸武進縣人進士尚寶司

卿

字得古書法文期作者流一官旅進退命也復

九

陳龍圖東浙江鄞縣人進士提學副使

今詩龍圖獨龍岡四傑年何促二張譽

自長陳子初同後改龍岡

袁西龍圖兌同邑人舉人通判

風騷善笑談在處人知敬濟北著詩名汝南敷

善政

張西皋應祿同邑人舉人

命書志未伸才大性難馴交結鮮知己文章多

誤人

村東峰大欽廣東海陽縣人狀元脩撰

廢書惟講學終終却遊山改轍從吾諫高踪不

可攀東華與錢緒山王龍溪林東城幾十人終

遊西山久不寧行因為奮勅之得其四音曰

左東井鑑南直隸涇縣人進士尚寶司卿

身已先朝露文猶炫晚霞堪憐伯道絕王燦更

無家

陳方嶠節之福建閩縣人進士中允

貌美似和易其中有執持閉門長竟句對衆不

談詩

田莘野汝隸河南祥符縣人舉人兵部司

務

逐歲遠離鄉堪憐田子方客中金易盡只有一

詩囊

馮治泉惟健山東臨朐縣人舉人

可惜大馮君善書更善文有才終不售今又一

劉黃

杜研岡柏河南臨潁縣人進士僉都御史

一疾即重泉相知無不憐刻詩傳洛下遺像儼

生前

梁默菴穀山東東平州人德府左長史

才大復多聞氣豪迥出群一官終未達諸子揔

能文

陳寒溪麓福建莆田縣人進士尚寶司卿

鄉閭曾舉主仕路更相知官罷有餘恨人亡無

見期

即事

甕中酒未熟
籬菊已黃花
狂興終難已
戴花覓酒家

送杏里郭夫人喪途中口占

送葬北村未
吾家葬亦近
勤勞所不辭
心恐未能盡

紀遇

風吹紅色淡
雲助綠陰濃
花外垂楊下
麗人幸一逢

高斗

尋幽遠避人
雲水閒身漢
室虛前席
商岩後塵

寄題三溪李氏園

交翠亭

亭前柳幾目
何以伴幽欄
不但樹交乾
仍多交翠竹

巢雲堂

草堂雲不開
景物比蓬萊
試問巢雲客
無心雲

自來

環秀亭

柳影蔽亭前
荷香侵座右
秀惟因水多
環水自環秀

野逸堂

四愁不累心
一榻堪容膝
追憶市朝忙
始知田野逸

五言絕句詩十

六言絕句

同陳泰峯遊道院十首

勞却能枯水髮雲林可速塵氛走簡相招道友
更衣同拜真君

清磬遠聞別院奇香常逸仙臺紫氣青牛已出

白雲黃鶴重來

秋肅石潭湛碧風微霜葉翻紅曾訪修真異境

偶逢崇道仙宮

雲外遙開桂殿月中間扣松樞玉几玄書石室

金經丹竈方壺

暫避緇塵濁世來尋古跡仙蹤地靜猶嫌雀啅

水清疑有潛龍

人世堪憐石火壺中別有人家雨過晴流石髮

露濃夜長雲芽

蟄篆高標洞府虬枝低掃宮牆石裂苔衣莫補

日斜松影偏長

拾得荒階鶴羽摩挲老樹龍鱗開市不堪避世

古壺可以棲真

山下深藏鬼谷雲邊特立仙壇但得身無俗累
何須省戴黃冠

古殿長屯紫霧荒池仍響寒泉華表鶴歸幾度

鼎湖龍去千年

題雪二首

雪後千門一色雪前萬里雲同粧作假山堂下

願天且緩東風

陳園後庭玉樹揚州觀裡瓊花異景祇宜貴府

何因亦到寒家

南園牡丹六首

城外牡丹舊會樽前歌數新粧映日可稱三絕

臨風須盡千觴

翠袖高擎綠萼金釵巧砌紅雲園卉俱當北面

野庭自媿東君

日出依然帶露春殘尚有微霜好似啼紅怨婦

不殊傳粉何郎

綠葉自相隱約奇葩漫闌輕盈莫倚傾城艷色

能含不語深情

半落蕾淺淡幾株紅紫鮮濃欲吐柳心戲
輕籠翠幄防蜂
不御鉛華固色有如金縷仙粧日射畫欄逗
風來別苑分香



李中麓閒居集後序

中麓子屏居以來其所著作詞多於文文多於
詩以嘯歌之日多而誦讀之日少故文不及詞
又求文者多而詩者少故又詩不及文然皆隨
筆隨心不復刻若常言常意無有可傳文詞十
餘冊詩則三四冊而已古人有一句一首得名
者雖三四冊亦贅矣

丁巳七夕中麓子再書

右詩四冊中麓李先生還山後作也嘗自稱閒

後序十

居集往往隨意成之信筆書之不用苦思有如
宿構多有未及登冊而失之者存者亦無詮次
又嘗語人曰古惟漆書竹簡漢始用紙成軸可
以卷舒故謂之卷及五代乃以板行迄今遍天
下俱是集冊似當稱集不必仍舊分卷數云
人得其詩於散失之餘比其類而分之每一冊
則稱集之一第二冊則稱集之二以次挨去改
卷為集雖從其意壽集於木則違其意矣
為用文之是雖其本意然名作不可得藏衆相

知邊合力刻之初款併刻其全集然前作堅不
肯出無奈柯先以此聲其端云辭簡而意多色
淡而味永其格高其思冲其調雅其聲中裁剪
蹈襲之陋擯摈軟靡太過不及之偏詩中一切
無之覽者自知其然鄙見譬諸望海者何能窺
其際止據目力所及而為之言耳
是歲八月少菴拜子方跋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五

東穀孫公去思詩序

序

東穀孫公去思詩序

古稱漢多循吏讀其傳終漢世四百年不過四
十人爾嗚呼固已難矣東穀孫公今之古循吏
也古循吏皆郡國二千石今以百里而有此不
尤難得乎公以英敏之資響應之才由幸已進
士而尹吾章譬之發矟之刃鎡寒色正事無
細莫不迎刃而解時值獨詔之後國用不敷
改議兩年田賦刻期驟征公乃多方催督民不
困踣賦亦如期報完西北鄉電而以雨行潦一
望無際為之輕其稅役流亡復業者數千家臨
對大盜王堂舉其攻掠村邑銅符電走羽檄星
馳徵調旁午風聲震蕩以有捍衛區畫之功
民得以無虞又城南群惡嘯聚踪跡雖未露
罪狀已應處死公遂置之於法既而因讐之
言拂監司之意乃屈法悉出之不年餘大肆劫

奉幸而天與其敗計就擒不然流毒數省又一往年王堂矣後馬政北方負累恒必由之欺弄影射徭役之害也公則虛心體訪設法精詳事產丁力輕重稱停兩次編審後次尤得其平焉則革除代替之弊俱令人戶市馬親承中戶以上方倉里書糧備科冰嚴主章程迄今行之久而不廢田糧絕飛併之奸囹圄鮮滯留之獄賑饑有實惠出示無虛辭繩黠吏以奪貪倖廢滯祠而作書院至於片紙不罰一毫不私

序文五之三

奉儉約如窮儒與民節省如吝賈持身嚴禁如處女而其誠心直道義氣雄才有高視一世而人不可企及者三年遺百世之仁四境荷二天之庇賢教流暢薦剡飛騰

聖上賜書徵之冠蓋即途士民扳送正營傍徨有如父母之慕而神明之懷非德澤入人之深豈得如此不知灌漑吏去時亦能有此否也民心靈通而神但通其意輕則疾目而視重則諛口交傳惟恐其形影之不幽况有去後之思耶

詩云遊將去女適彼樂土可為永鑒矣士之能為詩歌者因民之思采其言各為詩歌以達其情而袁劉譴魏緒潘洪華屬子序其事子乃進而告之曰公行矣為名諫議為大中丞為九卿之長復來東土則不止章人受惠柱石巖廊惠又不止東人矣歌詩者因民之思而達其情序歌詩也一以解民之思一以俟傳循吏者據其事而為實錄云

海岱詩集序

序文五之三

世之為詩有二尚六朝者失之纖靡尚李杜者失之豪放然亦以時代南北分焉成化以前及南人纖靡之失也弘治以後及北人豪放之失也譬之畫家工忌俗軟大筆忌羸蕩古有以禪喻詩者而畫亦有詩理焉移生動質變態無窮蘊彩含滋隨心寫象縱橫神妙烘染虛明此畫之大致也詩則尤未易言者感物造端因聲附氣調逸詞雄情幽興遠風神氣骨超脫塵凡非胸中備萬物者不能為詩之方家而筆端有造

化者始可稱畫之國工矣我朝名畫比之元雖少掩之似不下百人而以戴吳陶杜為最戴靜庵生成變化下視同行吳小仙健繼龐且簡者更不可及陶雲湖之細潤杜古狂之精奇皆擅長伎圃流敷藝林者也善詩者亦不下百人上以近似者論之廣荆川如戴李崆峒如吳高蘇門如陶如杜李才高而有出入三子守法而酌量乎南北之間者也視成化弘治時不滋盛哉余歲是說久矣未敢輕率語

蘇渠侍御以戎政來東間以質之深以為然復出海岱集相示覽之終篇余乃浩然起嘆曰古稱才難知言難窮居獨處不逢秋渠公誰則余同志者有集如此宜其意合言入也夫秋渠南產也迥出江左風氣之外又不孫輩比鄙後代之聲馥郁之思警絕之辭興寄茂群理致獨瞻而雅正冲和溢于色相之表所謂麗不葩紛苦不耀棘者也自下車以至週轉時及周歲由泰岱而抵東海僅踰十程其所著詩條已盈卷而

前乎此而後乎此者多可知矣為祿而習藝類波與數子儼美爭鳴其有功於文教不小也嘗聞之八秋渠自秀才時刻意探古操筆搦文不古不休在史館與天下豪俊究講時務故其清華伍首關吏治大得軍情有埋輪激烈之風攬轡澄清之志而詩固其餘也趙尹刻於吾章以有得於海岱之助遂以海岱名集云詩有之曰無以我公歸芳無使我心悲兮有是集傳布可以慰我東人之思矣

送陳平岡大名別駕序

不器之才必歷試而方知樂天之抱雖投難而不改世之可以當此者指不敢多屈若平岡陳公者其人矣其為太史也名史也迺出而為長垣縣貳能貳也稍轉為吾章縣正優任今二年矣以易直子諒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苦節清操久遠有如一日隱情疑獄折斷惟在片言惟科拙而撫字勤防範嚴而刑罰省額外之征無名之費上司敬而體亮不輕下及閭邑日用

由之而不知至於處僚友有情遇士夫有禮愛
黎庶有恩此則彰明較著德澤在人賢蔽在道
者也與論望其還名重登金馬不則為清曹郎
署或外而方面迺止陞大名貳守此叙遷耳小
轉法耳出谷漸達之階級耳非飾以待賢良而
拔淹滯也人言作天部無他術大而詳明而執
超擢以待異才資格以處常品吾嘗用之未盡
抵今猶有遺恨焉時下部內堂屬皆賢尚然以
此處平岡是或一道也意以縣貳縣正已試之
矣若試之府佐復優則才真不器而大授始及
之但世情輕外而重內惡艱困而喜清要况以
館職而久陸沉於外非樂天知命者鮮不逐流
而改正德初嘗以翰林調歷部事矣翟石門得
此部而無撓容嘉靖初嘗以翰林出歷民事矣
崔東洲為藩參而有喜色識者已占其器量不
淺名位不賤矣後果一為少傅一為亞卿張故
又云遠守劇郡馭於總墨眉瞻糾結固無奇矣平岡
懷抱脫洒意味深長登樓遊山多有述作大書

序文五之六

聽動留題布滿吾邑是又得於公餘而本之學
力者也聞在他處亦無量以技艱而改庸在外
而無奇者哉今之大名也去章近而故園亦不
遠長垣迺其屬隸而又舊遊之地府廨縣之大
者也貳守令之長者也執此以往擴而充之以
樂天之抱而燕之以不器之才動而不利而事
竟有濟矣朝有賜書而民難借處大經華階
由今以始此東人日夜注觀而懸聽者也平岡
成行有期後逢難必鄉民懇余為文以贈允之
已而士夫懇之其僚友又懇之可見出於人心
之同然余不能二三其說僚友懇也鄉民士夫
皆主也遠主而從客以此文貽適鄉民士夫則
固別有論述云

序文五之七

烟霞小稿序

南北詞名同而音節字面變者多矣惟風入松
浪淘沙唐宋迄今一也有古者樂者於此求之
庶幾近之矣嘗集浪淘沙兩卷名以古今歌指
調復欲集風入松未暇也茲尋吾張宜人後始

為之通蘇雪簑慕名相訪館於別院朝夕歌者
此詞也作者亦此詞也有時豪興突發雄飲大
叫醉舞狂吟或放筆或口占食頃即成十餘曲
不旬日共得八十一篇足九九之數則倚吟閣
筆更料理琴譜傳授心學矣觀其所作俱天仙
之語物外之音雖若奇崛變恠未嘗不根據理
道而發性情未與之面者即此可以想見丰神
如膏次矣况其字書體格森嚴筆勢遒勁足
為學書者之法程吾門客李子璣愛而刊之并
序文五之八

東村樂府序

古來詩有會固矣詞惟富文堂一會爾或有之
然余莫之前聞也自辛丑夏罷歸田廬優游詞

會每月相參作主分題定韻言志抒情北曲南
歌長章小令不兩年充然成帙操健筆而擅詞
場人各有能矣余獨以東村謝君為老作家格
古調平音諧字妥娛衆目而便歌喉真藝林中
之善鳴者也年且長而有行人似訥而實豪不
惟會友重之鄉人亦多賢之者弟少溪廉訪使
刻其詞以傳親情也而實公事也義舉也少溪
嘗督學北畿江浙鄉試或為監臨或司謄校素
以文為職詞亦文之一也他文且傳而况其兄
耶大抵賢則敬敬則父者人也愛則傳傳則遠
者文也是刻可謂兼之矣慨自龍溪喬僉憲捐
館雅會遂寢幾欲復之又以喪吾內人不忍作
樂事散而復聚知在何時憶昔詞之餘相與吊
古窮奇登山臨水一倡衆和大笑長呼出遊魚
而驚秣馬愁花鳥而走山靈今恍如隔世事矣
即當訂約刻期比之舊會加盛使富文堂退然
遠望焉是則余意也謹因詞序而併及之

送黃方泉權守濟寧州序

以職官有崇卑而不分內外繼則重內而輕外今則重者愈重而輕者愈輕矣何也勢使然耳初惟積勞待遷內外一致久而內為終南之門而外為灤瀕之險矣所以作縣者甫及二年即望內拜遇急缺風憲即望 欽取或考滿朝覲至京即望見留官無固志仕多偉門欲太平可比 國初舍調停內外無術也方泉黃先生知齊東六年矣政治均平科條簡約愛民如其子處事如其家囊惟鑿字俸金儲無僭石餘粟多慈寡欲真古之循良而民之父母也司府者注稱賢撫按旌舉交及上民咸望其有科道之選不則且為郎署之權今乃止陞濟寧州守久淹外僚而又南北水陸之衝似非所以獎廉靜而拔淹滯也細詳之天部其有意乎試久而後見能見而後拔艱此舉蓋為地方計不暇計及方泉矣迹若叙轉而實 特簡也州中五馬二千石古稱列侯稱刺史有兵鎮者無備閑練此在古已專今雖輕外而亦未嘗遽薄其秩

序文五之十

也方泉之轉也允應三刀之夢暫駐千里其將竹馬相迎如郭細侯蒲鞭示辱如劉崇正乎然濟寧未可以齊東之治治也僕所屬望者明察如李雍用法如王驥耳吾章與齊東接壤也默聞其善政而濟寧亦山東近州也其政必更赫然職職其權必超格不但如今日之叙轉矣謹撰同稱賀而以此文為之左驗云

送陳仁齋長教湯溪序

夫為教嚴而師道立師道立而善人多此其說在古已然而迄今不廢也世之為師者吾惑焉視金錢之多寡以為嘆喜較歲儀之有無以為動情戚不可畏學未知新正楊子所謂不模不範者豈能致人之無方無隱哉仁齋陳先生以教養為責之 王國以宏辭博學分教吾章務實而不憂為憐貧而不牟利匹夫竭兩端之教六經發千古之蘊善喻而晦明不勞而功浩從吾所好既多知十之賢博我以文必量在三之義待問如洪鍾之扣不才有鳴鼓之致講業

如南郭東陵宅心比西河北海以故士之被其
指授者望表而影附聽聲而響從大小隨其所
成遠邇無不向化由其先世以來登巍科者接
武傳家學而能文惟其善繼而善述是之有德
而有造也三年勤瘁而教成一日陞遷而別去
諸生固不勝飲恨挽留之至其教湯溪也將執
此以往乎仁濟口師過而商不及求退而由蕙
人人則異性矣北方以果最南方以含忍風則
異粹美兼以貳今以長官則異性矣家本衛地
漢澳與齊魯連壤顧舍而之南望風立雪不減
師道焉嗟嗟日瞻雲無奈吾鄉之遠如之何仍
以教此者教之耶中麓子曰人惟一心是心孰
使然哉教無三道夫道一而為異豈以章城近
而湯溪遠近者易而遠者難乎吾今赴禪放顛
習靜養性者固恨其不早入山惟恐不深如有
用我者亦欲執此以往然而無志於世矣矣君
家難弟名得御也兩巡有聲蓋善於作人者其
以斯言為然乎不也他日雲鴻北飛幸有以示

我

萊蕪縣志序

其增築已余以部主事差管徐倉道經萊蕪見
其山川半絕風物朴茂距吾章僅百里止聞為
山縣不知其亦一樂土也詢之故老則云時平
而耕牛徧野魚之樵蘇足以糊口或郊多走馬
則若欄圍結亦可免於寇兵但尚氣賈勇號稱
難治長吏若善導之費力於用也余素喜堪輿
之學隨所之即欲以問封土沃壤民風敦薄時
李令逆於境上有索縣志者以自昔未有
今欲修之恐未精也然而有所待耳山東通志
初成適礪菴方巡察以一帙見寄遂披閱之客
中携書不多叅以齊乘寰宇記一統志輿地三
齊等紀乃知縣名萊蕪漢所置也 國朝因之
周為夾谷唐入博城宋隸慶府歷代分屬割裂
雖有異同然屬泰安者獨多 國朝亦因之其
大允雖可考見而詳細則無由與知罷歸林下
八年於茲矣章志雖云草創尚未敢出以示人

陳君於政務叢集之餘號稱難治之
乃故實采新聞而為萊邑一佳志余之閒
居無事者有媿多矣陳君尹萊已三年將報政
北上使使持書以序文見委余恨不得見萊志
者十六年於茲矣今何幸見其志而又以序文
託名其端哉人之言曰世後而文繁如裨官小
說里巷調言劣詩瑣文無益身心不關政教是
誠繁矣而志也者顧可少哉九丘邈矣夏周職
貢秦漢郡縣唐圖十道宋列九域今據其書雖
後千百載而此身如在當時不觀乾象豈知泰
山為角宿之根不察地維誰識咸池乃方城之
險是故志圖考而萊之封疆城隍備矣志地里
而萊之沿革形勝叙矣志貢賦而萊之差糧戶
口及倉庫物產悉矣志建設志而公署城池坊表
津梁無不舉見政教志而學校風俗秩官名宦
無不兼該人物文章志而賢孝科貢碑刻雜著
與夫事可鑑戒者如在目前無一字之虛文為
千載之寶錄陳君青年博學有規措之才猶敏

序文五之十四

之增刑清政簡有餘力而為是舉固也余雖閒
而神疲志怠章志宜其無成也雖然請教容
日矣

奉賀李翁七十二壽序

世之稱壽者大江以南逢十則舉之始於六十
至七十而上不拘十加厚焉江北每舉於其始
生之辰安邑李翁壽年七十有二三三月十三日
其生辰也其子石坡掌教吾章固之迎養來章
為僚友周泌漢暨其衆門人亦各文為之壽蓋
燕南北而有之者也嘗觀尚齒養老之禮通乎
四代是又有南北而無古今者也而七十則其
所尤重者稱之以耆輔之以康仕者逸之以致
政休者加之以貳膳養之於學校之於國由此
而差至百二十歲大還之數始度去世後而教
不立齒繁而養不給於是乎有徒食者矣有負
戴者矣有披裘而行歌於市者矣不惟南北分
而古今亦異矣翁賦敦朴之資勵貞方之行入
稱長厚里重碩耆雖嗜醇醪然飲有節而德足

序文五之十五

以將乃古直之流匹而太平之隱逸也况有賢
內僧老又石坡以茂材而早舉於鄉署教東方
校文江右誨諭勤渠鑑別精當撫按交章論薦
行將有青鎖烏臺大拜不但養於學宮尊以師
儒之父而已此在古已稀而居今更難得者矣
王仲宣荆縣學記有云執儀憲極下知所以事
上人倫之首大教之本也是其自壽有原而享
壽有助余文何以為壽哉不過道其實耳又不
聞絳縣老人乎或扣其年曰生之時正月甲子

序文五十五

朔四百四十餘甲子矣其年於今三之一也使
之問諸師曠曠曰七十二矣茲固晉產也由此
而莖而耄而過大還有不卜可知者是可以為
翁壽乎必溪墜遊共門者試問之石坡請之於
翁將必承之以謙曰則吾豈敢已而相顧而笑
領之曰誠然誠然

壽彭翁七十序

明興百八十年生聚蕃衍田不外加而食田者
多魚之差繁賦重北方遠不逮江南霑化則又

瀕海而謙尤其困者也非得一良牧民不可得
而少蘇中麓子自退歸林下身不入公府之不
談官事每聞之道路喧傳露邑何幸獨為福星
之所照臨也而耆屬徐承寓書中麓子亟稱其
長吏之賢本諸庭訓之素且徵一言以為其尊
甫壽中麓子將何以置喙哉書辭大較已備矣
彭翁江右右族也以聞詩學禮表重於世而世
之擅名清白者他姓亦莫能或之先為翁則承
之而愈光振之而更遠家器潑谷公發跡唐科
拜官漢令之任辭家勤儉以恤民隱後催科為
言况其庭訓有素宜其縣政過人也雖云南產
實諳北俗差賦稱停困踣轉蘇民咸忘其謙薄
而無出蕃衍而食多矣國初廉事者得有司
私書百紙皆家長教其子弟厚自封殖多取貨
財實囊橐者獨嘉興王公嚴戒其子以廉介自
持困窮是謂高年藥物附子為先有則順寄
須不可取必多致皇祖得書稱賞賜之銀百
兩附子五枚其謝本有白金助養臣樂扶養之

序文五十五

句後果享年九十有餘人云子壽其親此固親之所以自壽也彭翁有濼谷為之子而其自壽者抑豈出王軫下哉彼不若之丹長生之錄蓋身有之綺席香雲壺天邊日秀如靈芝之倚玉樹清擬寒露之在金莖矣昔班固范曄各為東漢書民牧之良者悉列之循吏傳而白居易胡果吉畋輩皆年壽不仕者人爭慕之繪為九老圖濼谷日後必在循吏之列而翁之壽圖必將歲一獻之歷數百年而未艾也翁今年登七

序本手書

亥十月十二日其懸弧之辰也縣僚以濼谷之政之優推原所以以此文遙壽然文之蕪陋如此何足以取重浮梁祝揚遐筭闡濼谷之孝而副徐丞之託耶因其請而勉為之一鳴欲知其隱德善行更當求諸此文之外云

賀太孺人段母朱氏八十壽序

愚生也晚猶得上交於王漢陂康對山兩公世之擅文章鉅筆者九有述作不顧其人稱否往往為鯁辭結喜緣兩公者獨不然寧拂時好不

序文書

為浮實之文康嘗稱段門子孫多而才必壽親世其家王則年八十三尚能為之製南呂壽曲叙其福蔭特詳以是知涇北有此壽母而段為一方大姓也其嗣長號古園者以都吏累官武定別駕去吾章近亦得沾藉餘波古謂河潤九里者也上司稔其賢檄攝章政章以縣正父缺事叢而弊滋古園乃窮日夜理簿書不兩月斬有端緒或勸之曰百里豈建功之地兩月非報政之期古園作色拒之蓋不以暫攝二心者間嘗語愚曰母氏相吾父躬行仁義馳聲湖海間移以教子子幸成立而孫又繼之某之有今日其力也其受 封太孺人則曩歲為衛經歷時也二弟待選天部三及四五弟力田無惰經商有餘孫則一舉於鄉二遊於庠餘皆幼而讀書有志登巖廊者也母今壽年八十願得一言以表孝心於戲愚何言哉王康兩公各有言矣况素不為浮文者乎惟願仕者執此以往不仕及未仕者各勤其業則內足而志舒外足而養

備親壽無窮而孝心亦因之無窮矣愚後何言哉兩公各有言矣况素不為浮文者乎

賀西樓金封君暨孺人壽同七十序

人子之所願於其親者無如壽考康寧至於齊年同壽豈非尤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哉上古尚齒養老之禮自輦轅以達州閭漢猶遺謁者存問長老時有布帛酒肉之賜并察所不便安世後而禮廢生養薄瘁家室流離壽者希而夫婦同壽者為難間有之不過勉強支持而已坐

序文五十五

享康寧之福非難之尤難者乎 國初優老真不愧古今則生聚蕃衍而初意寢微人之深願於其親者千百而無一得遂者矣常州西樓金翁以攝山子貴封文林郎配孺人今歲壽同七十九月十九日翁之降辰孺人則在五月十二日僚友丁丞出使取道於常去以仲夏而歸正季秋展賀會逢其適微予一言登其堂而獻之余惟攝山之在吾章也庶靜寡欲治尚簡要而民漸復古風翁與孺人每有家音必教以勤恤

民隱恪守官箴况庭訓有素宜其政聲遠流也撫按交疏其賢行時轉而之內官階日峻而名日益起不但光復故物云耳所以率其教而顯其親者奚啻如目今已哉攝山昔由縣正而遷刑曹其謫於章也荆川唐子謂以廉直致之又嘗謂江南多苦於貪穢之吏惟吾邑人呂判不受常例今攝山之在章其即呂之在常者乎然呂之父母教亦最嚴忠本孝移兩有以也又聞翁暨孺人好善樂施食無兼味識者謂其善於養生今行年雖高健飯而趨步有時憑欄雪嶠倚杖雲天南極增一星而蓬海兩射姑也彼鹿門之遺安平陽之藎玉不足比數矣人子之深願而不可得者攝山壽之後致書 京國廣求名公之作以為稱壽之助予文雖陋不知亦可申愛日之誠而代望雲之思乎試問之荆川其以為何如

序文五十五

再賀金攝山父母七十雙壽序

嘗觀朱晦菴文文山及我 朝進士登科錄旁

及朝鮮安南國父母全者稱具慶下否則偏侍
下或嚴侍慈侍下全者數人而見一二偏而嚴
慈一在者比比是也攝山金公登科甲將十年
矣嚴慈壽皆七十懸弧之辰嚴則秋九月慈則
夏五月攝山羈於官守不得過梓里奉壽觴南
望含情朗誦陟岵之篇恨無縮地之術余乃伺
其公暇請見而慰之曰嚴慈全而登錄者自宋
迄今以及外國數指尚不可多屈况錄後十年
同甲而逮古稀者乎兼且善飯而健步居家敦
朴不文處事安閑不逼朱穆有曰人不敦龐則
道數不遠惟其聯德所以能偕老云今雖在章
間於雲山久違膝下然政成名遠不日內遷過
家上壽歌南山之詩傾北海之酒分大鼎之尤
惜長庚之算此可立而待者先以愚言充鶴南
飛之曲可乎於是攝山笑而起謝忘其身之羈
於官也因序而寄之以為其嚴慈百千年無窮
之壽

賀洛涯丁丑父母七十偕壽序

世之人孰不欲其親之壽而偕也宦遊外方常
其誕辰又孰不欲便道過家一上觴也然而不
可必得存乎所積與其所遇耳壽本積德致然
得便稱慶則一時偶遇而已在官得便固難而
偕壽則其尤難者洛涯佐治吾章五年矣不廢
下而奉上惟潔已以律人有立辦之才先事之
智雖聞擬置長吏之飛語畧不為動上司益信
其賢差委無虛日今催征如浙道遠而事重因
其可而後予之耳瀕行過辭李子沾沾有喜色
曰二親壽同七十父生於六月望日母乃八月
十三日得以乘時躬壽始則因父以及母已又
因母而及父登賀交觴乃人生至願幸而兩得
之者敢請一言歸而為吾二親壽李子嘉洛涯
之政而本其親之賢也不索且文之况有命耶
有來自陳州者問嘗問之孝弟力田慈和工織
其常也至於周恤之仁決斷之義持內之善教
子之嚴有龐公伉儷之良異缺耕餉之敬積德
非一朝一夕事壽始過期順或養於學宮即正賓

之席或遇 國恩膺肉帛之賜今之嫁封姓擊
鮮考鼓張樂親友各為圖繪形之聲詩填門擁
戶以賀之矣鄙言何為者不過為之先驅耳僚
長樞山公二親壽亦七十治涯行且為之代賀
不惟一時而有兩難是又一行而有兩便云

逸賀西莊趙大夫七袞壽序

大凡壽以五六十為下七八十為中九十一百
為上而二十為大還下者易得上而大還絕難
中者在古已稀而况後世也哉近為吾邑侯金

序文五十五

公二尹丁公各撰其父母壽文適蒲臺陳子為
其姻親趙大夫乞言於中麓子中麓子便靜積
懶人也應酬之作終歲不過十餘首今三日之
間七十者五焉稀於古而獨侈於今乃生平一
奇異事言之惡可已也且人世惟出處兩事而
已吾聞大夫三作縣而一作州衢方亨而即勇
於退其詳可與聞乎陳子曰大夫歷任多
聲保民如赤子守俸如井泉其以禮告老
明農訓後砥行奉先人專其業世守其法乎

之孫姪使成立子遊國學而名孫有重玄而異
尤人之所難者今歲年躋古稀步履愈壯聰明
不衰鶴髮童顏羈連日月鵬冠鳩杖管領年華
六月二日其初度之辰也豫具一壽嗣饌慶圖
頤下執事而馳賀之以成親親之禮於是中
麓子驚而且喜曰是居官能政居鄉是亦有政
者也策範重壽而終以攸好德傳曰培其根將
食其實大夫出處賢於人遠甚引年之長傳世
之遠將過大還而為巨族擅一方而名三晉矣
待此以往似可成親親之禮而寄吾善善之心
然圖欲雙慶此則詳於壽而簡於嗣是又老老
幼幼之義也陳子名守義字子道大夫名進字
抑之別號西莊山西翼城人

賀壽官張岳文九十二歲序

間居漫譚嘗與一二相知科第聚縣長老七十
者不四十人焉八十者不十人焉九十又二者
惟吾岳丈一人衆多田叟山翁岳丈則處烟井
傍官舍不田與山而壽獨高一二相知亦能

其原乎嘗讀道德黃庭二經得其所以壽矣經
旨宏奧括其大要不過靜虛玄澹守貞抱朴而
已岳父孝於親友於弟南於江海而不苦於牟
利和於族睦於黨重於遠邇而不貪於取名實
於鄉杖於國縈膺冠裳而不持以炫俗絕思寡
營簡語多讓是以年過九十貌古神完氣冲形
固望之不類山翁田叟而居然一壽耆相也由
此而過百以至數百無難者彼縈脩期行年非
不九十然而披裘帶索何貴於壽為哉岳丈不

序文五之三六

祿而富不官而貴服食整潔居室鮮明三世與
鄉飲而一門俱遐齡是又東國一人不獨聚章
縣而已正月十二日乃其華誕自前歲即欲以
文為賀蹉跎至今連日為人作壽文數篇而父
輩碩後焉以閒居漫譚多失時廢業云爾非有
所激則此文尚未矣岳丈時常愛誦二官經呈
文之日請以道德黃庭而易之

賀雙溪楊公孺人時氏同封偕壽序

予嘗觀乎古人養老之制矣饋爵醕爵鋪糜割

牲換其几杖冠履調其膏醢烹飪獻酬有侑徒
御有人又有饌酒酒正饌食橘人衣則有深燕
縞玄之殊禮則有燕射食饗之節仕者逸之以
閒休者加之以膳甚至於王者袒冕而不以為
屈若夫遣使存問高年布帛羊酒之賜則固其
常耳又嘗觀乎 昭代錫封之典矣部院等秩
滿其三年之考勘實咨呈吏部隸屬司功以其
績具 聞可其請司封按令甲以覆勅下諸勅
房代誥制詞八九品封其身一品封三代二品
三品二代四品至七品惟及父母而已中書關
軸著寫尚寶以時奏乞用寶仍以文簿編號藏
之內府誥勅軸俱在 御前頒給其父祖曾居
官者又必無過乃許加 此養老之制在古獨
隆錫封之典在今甚嚴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賢其賢而及親之賢斯天下可運之掌而錫類
一因乎心者也雙溪楊公以其子道長東江之
貴封如其官階文林郎贈內時氏封為孺人等
皆七十上下壽考日增而徵其文於予予

序文五之三六

惟道長操持重權言行兼焉官要而顯滿其三
年遇考者為難承平久而生聚蓄氣滿而薄壽
者稀而夫婦齊壽者尤難予雖不文然交遊於
其父子垂二十年矣可無効一言於二難之間
哉昔雙溪曾作縣潞城中剛外和上安下信惟
庶靜休息不徒以鞭朴鉤撻為能恤民瘼而起
士與衆方望其大受重封以究厥施值一苛刻
上司以私忿分外搜索事雖白而官竟以此免
潞人莫不德之亦莫不惜之者每遇東人即問
楊父母起居間其壽康咸喜而喧傳以為天報
良牧也及東江第進士由大行而進道又莫不
聞問喧傳以為天報良牧也鄉行又復高潔見
者咸以謙厚長者稱之與孺人雖年同七十然
而健飮飲步履不殊少壯時鶴髮斯守無容
鳩杖相扶此在古養老所當首及今亦嘗實於
鄉杖於國有司禮問荐加豈以古今而有間哉
東江在臺端出色兩巡有聲考滿過期以後
未云耳三年已以為難而况四年者乎誌于

俱有冠裳而東江又為白眉之良雙溪蓋為東
郭之閒吏而又有太倉之多男矣其享壽也自
致之也其受封也移教致之也一已可賀矧二
者兼之乎舊聞士有初登第者自言他日得為
御史封其二親表里門以執法推恩人生足矣
又有見其親之衰者但得稍稍康強鄉人稱以
比德雙壽雖他有折罰固所願也雙溪獨享全
福壽則備古今之養封則為今人之尤難又夫
婦同上京親受衆客之稱賀其諸異乎人之賀
之歟東江乃遠到之器又當膺一品之封而上
追乎前三代雙溪有善養之術不但躋百歲之
壽而下見乎後三代矣賀客試問之雙溪謙
厚長者之德或且遜之而不肯居東江在任有
聞孝子錫類之心其必欣然任之而不辭乎
賀吾潭程尹馬政膺獎序
世稱親民之官莫如守令太守猶有分屬令則
事治一邑苟有愛民之心旦發而民即旦被其
澤有不待日暮者古來登上第者亦必出知民

事在朝有志之士每欲乞有司以自試而樂聞
要者顧憚於作令以其分屬於守更有監司下
又為百姓之所仰賴六曹之事咸備焉章為濟
南近邑虛負富庶之名譬人有大病者雖容色
外華而氣骨內銷非一日矣歲歉民貧蠹殷務
弛上之責辦加多下之仰賴尤甚承積衰之後
此其為力愈難吾澤程公起家進士觀政憲臺
選授為吾章令尹本以世官兼以積學勤慎清
脩忠誠明決履任迄今甫及八月六事盡善百

序文卷之三

廢皆興雖急上之令而實方以事上雖振民之
功而實圓以馭民大巡薦以賢能任淺董太僕
會同印馬徐公檄以馬匹臚息藝生蕃盛以禮
儀燕獎以激勵東方上知其賢下咸喜其為上
所知事可破格澤可久被僚友又可藉以同心
敷政承宣布公公餘聯繼造予草之廬徵文為
賀且以久傳其事予惟仙鄉澶洲多文士其胞
友門婿以及親知往往踐清華有聲譽拙文恐
不能揚盛美適以滋惶汗耳雖然文誠不佳然

即此有望焉能無一言乎哉夫以馬政應獎而
其獎大之關一省小之關一邑國制山東原額
孳牧種馬二萬餘匹六府均養以圖生育解作
備用宣德年間東府頑民假以邊山瀕海不便
養馬議者過聽俱併於西三府殊不知其魚塩
豐厚草場廣闊正可飼養每西府用馬俱往彼
處牧買馬市日網千金馬牙日糊數口利事於
己而害於人馬養於民而不及於官又西有漕
黃二河魚通兩京諸省之衝供用浩繁差賦重

序文卷之三

大至如開墾濬淺鋪守修築接廬及椿草柳稍
之類一切無名之征不時之役難以盡舉近因
邊警戰馬有一年兩次者而東府皆無之此一
省之弊獎之大者也吾章養馬九百一十四每
年春秋二季備用馬一百八十六匹每匹價銀
三十兩共用正銀五千餘兩并種馬草料亦有
五千之數以三府七十餘州縣計之獨累多矣
運糧二十八萬石別倉本色止加耗米外惟
此正兌加耗四斗改兌一斗有餘吾章正改共

一萬三千三百石脚價蓆草并加耗多費銀五千餘兩或遇恩詔存留起運俱蒙蠲免而此以漕故常不得實惠又布鈔輕賈不來而他處重糧久代此一邑之弊弊之小者也小大不均之弊必煩題請查議或復舊制或酌時宜或仍除歷城附廓餘悉量地均攤章以近省久因止照他邑或微加之而已錢糧馬匹實則一事相資而馬其尤困者也有種馬之名無種馬之實雖有孳生堪作備用例不給銀無以爲芻秣之費而灰馬戶之心久矣每遇解俵俱是人戶封銀另市若給之三十金則備用取之種騾而有餘後再遞減可也向曾有具奏者矣擬議不果若都僕二院寺明白剴切有言無弗行者吾潭既以賢而結主之知言之宜易爲功也破格作事無復嫌疑沛澤遠被永爲下民仰賴至其他政旦發旦効親民之樂聞要所不能及展下雖馳檄首獎行且有飛章交薦不以任淺限之矣諸賢佐有因以同獎藉以敷政布公者僚

序文五之三十三

栗翁和際此春明兩足其尊翁迎養將至曾爲賢令未竟厥施會日請以馬政膺獎他政日新告之以樂其心以益其教則福星臨於一時而二天大庇乎一方矣予言非諛而其所望者則固歆日後副之耳

賀東泉王二尹馬政膺獎序

我朝設官之法猶之治家然家有長幼縣有正佐家事稟命於長縣事受成於正家之僕從即縣之吏胥幼雖役僕從佐雖督吏胥然而不敢專焉必稟受長正以其各有司存家之司牧得其人則六畜盛縣之胥馬得其人則千馬強至於爲經商爲農圃職甲兵職金穀俱能稱是而後家道昌縣事理矣吾章以程吾潭貞方之道響應之才爲之正焉而佐貳則又在一時之選拔一方之尤如王東泉其一也東泉厚德不可量清操不可緇雖以馬政爲職而帶攝他政則亦井井有條太僕得其實會同道長移文稱獎其詞曰馬匹肥壯係是正佐官留心馬政夫

序文五之三十三

心何與於馬也親百里奚心忘祿而牛以肥魯
僖公思無邪而馬斯臧豈以心馬不相關而古
今或有異哉雖佐治百里之封然非提巨柄
難矣然予所覬覦不止於是今之為政者能使
百姓見如見其父母入縣如入其家庭乎又
能使官政如其家事官馬如其家畜乎自去歲
印烙剔換太多破者數定死者數命時則吾潭
東泉尚未抵任且非太僕及道長之意也此其
責必有攸歸矣雖今必極力拯救方可蘇息如
但守殘保缺則困瘁愈不可支他日太僕及道
長巡行至章必將曰傷人乎不問馬

贈相士劉長沙序

保定劉長沙持相人之術謁予約以晨起未親
人事未進食欲當為予一相之相非無據而其
術為難陳希夷不能定錢若水必待麻衣見之
以為急流中勇退人也然特辭一兼官耳自負
有將材醫藥不得志而卒所謂勇退者安在耶

相術不難於部位而難於氣色譬之天文象易
而占難又譬之棋局勢易而變難世豈但不知
氣色而部位亦鮮有知者矣即如天庭凹陷亦
有早年發達者地閣失削亦有晚景豐足者此
豈可執一論哉部位別有畧行年別有起處不
外乎五行生剋及筋骨肉三者勻停不勻停耳
人相編刻本在處有之然有一分當熟讀者有
一不審考者又有一分當刪而去之者誰能
精去取於其中乎相須以龍虎鎖鑰為主輔以
別畧別起例加以人相編之是者及劈面相通
神照膽經日日接人有應驗則記之無應驗則
求之如讀書窮理業舉作文斯可以稱風鑑而
名術士矣僧人致念自謂有袁柳庄之術而無
袁柳庄之福知名於成化弘治之間三十喪明
嘉靖初年已八十有餘惜予不及見之柳庄父
子必有秘奇所傳相法其粗迹也奇秘非口傳
心授則不可得平度李兩山嘗以其術授予自
言平生不妄傳一人以賤目可當其術雖不願

亦且強之况與其子翰林君相知耶昨歲相沈
都巡有奇中三司交稱之老年猶能如此少壯
時可知矣但予踈懶不能行其術有孤雅意然
予隔年月相人死無一失者既冰得之兩山又
非得之書冊善觀神氣而已師婆假托神降披
髮而前猶能動人神退則如木偶斷機遂顛其
寶而况於人之真神乎長沙相王小村亦有奇
中托舒永陽呂東野索予詩文為贈乃述相之
大槩併繫之以詩予乃又忘言之人而嚴作詩

之戒者且於荀子非相篇疑信相半今亦為此
支離之妄談及無格律之蕪音乎子年過半百
富貴皆非所望止一事未遂恐非相術所能知
長沙亦不必相相則詩文為謝之而非贈之矣
相隨心生存乎目力亘古及今難窺其秘仁者
容舒義者色栗士先器識而後文藝面餘津黑
山澤之氣行猶負重廟堂之器眉秀而長必然
及第形不如心心不如術四道已成魚龍之徒
耳目文乳臯陶鳥喙二聖一賢賦形各異視日

不瞬終當大貴萊公骨相多遜相類客欲吾相
辭以不必人身如物在世如寄或安或危視其
所置之行藏五十四歲貴不可求富非吾志
吾子息年更多歷所不可知必須卜易相術
能言其家且退諉吾晨興與客重會

之一身神棲於目目主乎視右屬命門
 必命於腎無虧而後能視視而後能
 九竅百骸以目為重九思四勿以視居先
 失明則人為半死聖人之所必親而珍之者也
 張岱谷先生雙目炯然仰空可立察秋毫落月
 後嘗朗誦細字書人咸以為神全而能長生久
 視老健而可著書立言矧玄關既闢金華亦靈
 行將謁上宰以熊經而獻至尊以鴻寶有傳
 其夙患復作積憂喪明者不惟予之不信凡同
 會及素有一面者俱不之信也既而以避人與
 事依子南村家董馳報遠客至矣子乃急往候
 之則少岱坐於中堂遠而望之儼然一尊者舉

止也相與握手泣語翌日會友及有一而者出
城相唁少岱殊無戚容不減昔遊豪興應酬無
虛日詩文無暇時章人咸壯其志而樂之與交攜
酒觥爭為之主而少岱亦自忘其身之為客也
所居不出一樓所歷不過九十日所作則有數
百篇其因雪贈予七言排律百七十句雖有目
者檢古本據韻書亦不能若是其詳雅也左氏
盲而春秋傳出張籍孟郊盲而詩益工近時王
漢陂盲而有續集數十卷學豐以目有通蔽而
為增減人豈以時有古今而為異同哉歲暮少
岱將別予而去予送而謂之曰君性命雙脩命
於賢不但無虧而已目必復明且原以積憂偶
致風患復作而瞳人固無恙也或遇善醫者撥
雲霧而覩青天為期亦不遠也况君宦未通而
遭讒早廢毋將成而以盲中輟非天喪其明乃
理不能馭數耳然人定勝天數不踰理固知有
不遠之復非故設辭以寬君之抱也少岱三
已至此吾惟安心以俟之他非敢望也次年春

卷五之三十九

月果有攻目之醫款於門下自詫其術之神而
手之妙然疑或不敢遽信彼乃執之愈堅而親
友勸之益衆於是冒險試之疾徐緩急畧不苦
於人先刺白睛以通鍼路次撥烏輪以去重翳
少選之間三光五色恍然復見矣門內歡呼直
達里巷先右後左初則半明久則炯然如舊開
後仰臥澆水三晝夜使障不復侵起居飲食一
切節慎至月餘始無他虞治市井之人有暫開
復蔽者以不知節慎故也孫思邈有金篦法龍
木論有金鍼訣此醫或有得於是未可以其貌
之陋而輕視之也君之手書及其縑崔平橋進
士者來始得其詳太史公傳方技初以為或不
盡然以此觀之豈不益信矣哉濱州王封君以
稀壽而重明獻縣張太守以重明而稀壽其與
少岱俱間見而僅有者也字無魯魚亥豕之訛
由此而享文名術窮經鴻寶之秘由此而登
仙籙持以謁上宰獻 至尊則人不必避而事
可結仕宦亨衢或籍以發軔亦不可知天之報

卷五之三十九

君孰為大小而君之食報孰為輕重不待知者而後辨也會友及有一面者各具詩詞將往賀焉前奉送之言幸有左驗今奉贈之文特為先

送兩川蕭通判還府序

欲知府佐之賢否觀委任之多否而已欲知委任之稱否觀郡邑之宜否而已委者必擇賢賢者必多委善於邑者必宜於郡善於郡者必宜於邑否則未必稱亦未必賢以是求府佐無遺

序文五十四

賢亦無遺知矣何也撫按每有委用必詢之二司及太守二司每有委用必詢之太守或斥及吏胥僉謀詳審一有不稱後委漸少或上無之矣所以以委多為賢別駕近守府推職刑一則多在府一則隨出巡而通判可以通用或攝府事或攝縣事非兼才不能兩宜其他委用抑又不可勝記是通判在府佐中尤難稱職者也兩川蕭先生原以隨州名士早擢楚國巍科授官葉縣以年資才望擢判濟南識者惜不內轉東

方日喜得人前後委用一年之間不但強半在外其外河脩橋德州督糧事紛如蝟財積如山無不精敏清白者可知其幹局操持矣已又攝篆章城志其府堂之尊而親花縣之務出其在葉之緒餘有如輕車熟路坦行不失其馳雖當縣正久缺之後一下車即煥然改觀事無簡劇處之以安閒人有奸良待之以誠信所以不勞而政舉不怒而民威豪吏空手坐曹中刀徒藏身於境外事有智巧所深避不為者毅然一身當之佐惟司一事攝則刑獄甲兵以及金穀無不理焉深刻非所以治刑獄為率非所以勵甲兵扣除非所以掌金穀公皆反其道而善用之視古之朱黃召漢何可多讓哉半載政成無驕矜之色及倦息之容乃以微疾久勞力辭於撫按去章而之府縣屬感其教召之有方士夫感其接遇之有禮百姓感其撫育之有恩咸徵予文以表其德張其政而華其行予久在公愛下正欲借以報之而况有群情之合請哉前所謂

序文五十五

要用之多郡邑之宜足知府佐之賢者不徒為是語今已有是人矣

醉鄉小稿序

單詞謂之葉兒樂府非若散套雜劇可以敷演填奏所以作者雖多而能致其精者亦稀矣元以詞名代單詞致精者不過兩人耳小山張久可董鶴翁喬意待喬有小套然亦不多查德卿而下無足比數矣予自辛丑引疾辭官歸即主盟詞社見其前作俱是單詞衆友以為只精此

序文五之四十三

散套雜劇無難事矣每會屬予出題間涉小套衆必請而更之當時獨高華峰年最熙妙而詞有長進罷會十年餘矣其所作日積月累日異而月不同月積歲累月異而歲不同今刻醉鄉小稿乃其所慎選約取者也不酒而醉居城而鄉亦寓言也譬諸明暢之舉業易於發科平鋪之摹手亦能制勝然而有玄關焉有妙竅焉有微樞焉又有真機圓法焉五者言雖殊其致精則一而已不出手座側眼前而實超於意表言

可付之心領神會而不可求之手示口傳筆峰之單詞已登泮而非臨河竊嘆既升堂而非宮牆外望者罷會雖十餘年適方壯盛也致精自有餘力過此以往不日而化謹拭目跼足以娛之

雪簑千文序前

國朝千文帖敝篋所藏不過八九家蕭山海翰意李崆峒有筆勢王雅宜有筆力張東海之熟文衡山之楷馬孟河之奇雲澗二沈二錢各擅一長然視宋徽宗不逮矣視懷素智永則又不逮遠矣人言文章有古今而字亦隨之歟雪簑蘇子舊嘗為予書一通壽之木矣但木刻稍減其甚萊蕪董廷金氏更索書勒石比之前書又過之蓋其矜度出塵如瑤天笙鶴居不愛一物行不持一錢故其筆陣雄健理趣深長初若放狂涉恠細目之則欽鋸藏鋒微妙難名變化莫測乃神之所為非力之可與也故曰神而不可及乎人豈古今所能拘哉董以榻本見寄

款客客皆讀書識字者其健羨猶之予也特詳
著簡端同得託名不朽斐溪楊盈西墅遠希閔
二峰右軻清渠霍潭泰峰陳德安栢亭高進及
予共七人云

贈劉門斐節序

古之貞女節婦豈少哉而載於詩與春秋者惟
其美如姬降而女史列女傳代不乏人然每代
亦止數人而已豈惟內美難著而亦婦德難全
歟 國制人非踰五十不表時非待歲終不題

序文五十四

申覆結勘亦甚嚴而不輕下予矣邑有婆婦徐
袁二氏焉一則年已及而表題不遠一則年雖
幼而貞操可嘉伊親謝子如高貞甫請予為文
以贈以待申覆結勘者是資焉惜予非詩人之
口而無春秋之筆可能著共姜伯姬哉然關係
彝倫裨益風化更可備女史列女傳之采取乃
如其請以數言叙其事徐氏者劉巨相妻也十
八歲而嫁二十歲而孀生子劉賓尚在襁抱乃
以大義自斷嚴節自守事其翁姑及其祖姑

三十年如一日不以盛衰二其心袁氏者賓之
妻而徐之兒婦也孝其姑及祖翁姑旁及叔翁
姑敬其夫自其平居以及疾病淪亡幾二十年

日不以存亡二其心猶之其姑也方賓之

幼也各矢志靡他豈不欲昌門第而延宗祊耶
材雖足以輔其志而命不得以副其心自是盛
衰常理惟一門二節則可稱述於人前而後表
題於 國制也撫臺劉公栢臺毛公徐公以及
該道府縣各有檄文為額米帛羊酒獎資於其
家其要言有曰本翁姑樂從之命堅

序文五十五

之心蓋實錄也所以然者二氏有賢
惟不奪其志且有以成其志矣昔曹文叔之
守節而父母欲嫁之黃霸旌節婦而張節
之二氏有父兄成其志而上司又宜慎

此其亦不幸中之大幸歟是時也叔氏劉巨宦已故幼子又繼之妻齊氏所遺所守殆與二氏相同云

賀郡守項減峯陞井陘兵備憲副序

今世司牧之尊莫如郡守而外僚之難亦莫有如郡守者以介乎上下之間欲兩合其心而交致其譽其亦難矣是故撫按之言嚴而執藩司之言簡而公僚案之言近而切屬吏之言畏而真士夫之言信而實僚庶之言質而無所忌上

序文五之四六

譽之未必合乎手下譽之未必合乎上至於郡在省城則其尤難者也減峯項公為之三年有餘撫按有薦疏僚臬有上考僚案有贊語屬吏有揚言士夫有公論黎庶有頌聲將考之古而有成說遺之後而無貶辭不止譽於今之上下而已由其方廉果毅勤敏寬明是以弛張注措布置區畫光采之所照臨風聲之所披拂上下兩合宜其得譽如此客歲已陪推河南憲副又傳聞欲授以井陘兵備久而杳不聞音推不復

及以為外必大費內必亞卿矣今猶憲副而又井陘焉行且有期衆僚案某等徵文於予無乃自忘其切近之言而獨取信於鄉士夫矣乎抑以曾官吏曹或能知久而猶叙遷之由乎夫今之兵備即周禮司遯荀子候微支繇列傳所謂距一方之難焉者也匡邪皎昧起仆植僵發姦摘伏鋤強懾暴弭盜勵兵審時宜出淹滯布經制立章程齊法軌使在下者相安以生相彌以成相濟以寧乃國家設兵備之意也項公斯

序文五之四七

任列銜山西借名井陘逮牙獲鹿近之則西固關東其定北平山南元氏兩州十餘縣地方延袤幾千里皆其所屬治者也遠之則西連秦晉東接齊魯北抵幽燕南通八省不逞之徒時或弄兵於潢池劫貨於白晝搖斗於平林其大者又有邊警因創立新開添設兵備巡閱柱史舊不相干涉者近亦題請巡及項公斯任蓋推之以艱而將大其用耳前任之久無不注而記之近日撫臺多有擢自兵備者公豈久於外司

者哉憲副視郡守為專兵備較郡治為難公惟
以其地部者擴而大之以膺新命必將合上下
而得其譽如今日有不卜可知者撫臺之擢試
拭目以待之他日刑清事簡政成民安周覽山
川過漢元帥之祠而遊焉迴瞻海岱亦有舊遊
之思乎東人感德祇候者當繹絡不絕紐連且
必至元相距僅數百里則儼家有贈言之義予
謹代為之言言雖不文自恃其信而實也遂援
筆呵凍而書之

序文五之四十八
賀邑令賀洪濱獎異序

丙辰八月初旬洪濱賀公... 紳士夫禮
當拜謁數十人不約而至... 謀大門外
有私相耳語者新令... 子旁聞而直應之曰
據其言貌舉止是必宅心厚而制行廉處事寬
而守法謹者也首政果如予所豫料迄今絲八
閱月絕叢生之文法除苛細之科條雖若無不
可犯而實藹然可親地濶百里之封欵如一室
之內由其天性慈祥而操持捐介所以事

寬而法不少貸人咸輸誠而...
探本之論縣政之優一原於庭訓之...
民享而流吾輩民飽而嬉揆之古人...
慈父康直之廉吏而兼匡遠之健令矣...
尚未列於御屏而輟則已溢於人耳...
毛公將代以其任淺未及飛章上薦然已...
片獎矣其辭曰謹飭之守惇大之政初...
已歸心稍久而可收治效與予初見豫...
言... 然以鄉士夫... 其言近於

序文五之四十九

諛以監察史而稱焉吏則其言出於公出於公
者多得之耳聞近於... 者則得之目擊是又交
相為証而廢一不可者也僚屬師生及僕人之
在官者將奉檄辭而... 儀為各有詩文張其
事而報廢王九重... 請文於予遂不辭而書之
一以答群情一以... 三年政成當更綴長...
賀徵取而此為之... 云

再賀賀洪濱獎異序

洪濱賀公近以巡... 鄉民已索予文

其已而撫臺之獎又下其察案復索文如鄉民
鄉民額蒙不能文予為之代言直也察案非不
能者而亦索予何也或避嫌有難自達之情或
畏長有難盡言之義予文誠有不容已者然亦知
所以得獎之由耶優任一年而政已成地近百
里而名易著此常情淺見非所與論賀公者也
大凡有卓異政跡者俱將不一年不錄隔千里
獨逸耶賀公本以持重老成之體忠誠勤慎之
德恢弘統綽之才廉潔剛方之守既不候刺而
迎人之意又不峭露而恃已之長初政即能崇
實補弊收散扶偏民產時歲倉廩豐耗鄉俗甯
澆吏胥奸良一見了了更無遺智四境如在一
室萬衆如治一人上有所委必竣其事而勘牘
無再駁之慮下有所陳必得其情而刑書無濫
及之非章邑近省城而且當東西孔道不一年
間開靜如粟里慈和如桐鄉始也如秋今則如
春始也帶星今則垂簾始也黎庶懷之今則撫
按材之矣非徒材之獎檄已屬至而偕來之矣

序文五之五

是後薦書有不屢上而交及之者哉可為
父母者可為國之公卿將來遠到大受有不
以涯涘窺測者矣予觀其獎辭有曰渾厚而能
鑒別和易而能執持人心允事豪右亦憚劉公
敦歷中外三十年在撫臺久而方晉為亞卿熟
於吏治慎於許可其所獎東方非一人也若賀
公者衆皆是之矣人非一辭也其獎賀公者辭
皆得之矣長吏見知於上察案得以安其位而
效其能猶之人家家長能支持門戶而一家大
小嬉嬉無有旁侵外患其索文也雖云公舉無
亦有此私情乎特曲標而直言之

賀露化石尹敦獎序

季夏炎鬱大雲斷續暑雨連綿中麓野客方謝人
避暑適跡茂林下偶有露化陳長教王崔二分
數遺其徒盧韓二生持札相告曰邑有賢宰皆
春石侯歷任甫及一年即為巡臺毛公所知微
下膺獎顧得一言以掄揚其事中麓野客明而
疑之不得已出而應之今之為政者率多隨士

序文五之五

以自賢厲民以自養曲為奉上以要譽滯於用
刑以示威往往因而獲薦不但膺獎而已此之
知於巡臺無乃近似之乎二生曰侯之為人
心慈行潔才敏學淵每月朔望至學宮教長者
以為文之法心學之與其幼者則教以讀書作
字四季親試有章程精鑒別士之貧者婚喪悉有
資給民間子弟則又作養於社學大重學而學
為之乞言是私之也吾不能為私增誣二生
曰侯之善政不止於是勸農桑則績績之婦
懲遊惰之民又申明國制多植桑麻廣開荒
蕪政暇躬巡郊野以勞之徭役稱平里甲省費
城隍嚴壯武備振揚至於決疑獄減刑罰勤恤
困窮崇尚節義自耳目所及無上之者是以四
境安堵流民復業士事之如嚴師吏畏之如神
明民懷之如父母雖離薄之區亢旱之餘凋敝
之久有如樂土豐年者以侯可依托也群情榮
其獎各四索名公之文以掄揚之生輩乃定章
覽君豈曰重學而學獨私之乎中麓野史卷大

序文五十五

序文五十五

笑而復長嘆曰消消者皆是也乃有此人出於其
間乎吾章去官不遠亦曾傳聞華聞竊潤餘波
以野客誓不談吏事一時念不能到耳復問毛
公應辭云何答以儀慶儼整才識爽快惇民隱
而如意撫摩治疲邑而留心幹理二生前所述
此數辭足談之矣繼此獎而薦之者當紛至沓
來晉為臺諫漸居鼎衡大行其志不但一邑依
庇而已時因避暑勉強應客文思不佳實未能
掄揚其事而其事之可傳又何待於野客掄揚
哉侯名璽號皆春南直隸滁州人除乃歐文忠
昔遊之地今之胡柏泉所產也歐胡各有善政
及民侯其有得於今昔之助耶

悼殤詞序

嘉靖戊申冬十一月八日得一子雪策與樂大
郭尹適至因以蘇鄂名之賦相清奇吐聲洪亮
見者咸以為可世吾家至庚戌閏六月熟
發百方莫救殤矣時念又八日也雖壯夫
猶不免過傷而况五十臨年者乎四體交痛

序文五十五

序文五十五

內欲權詞以自解因附於悼內之後以見連年數奇有時或得遂心云謹安命以竢之

中秋對月憶子警悟詞序

蘇郭兒亡後次年二月十二日復得一男出於繼娶王氏母子同一生辰時張外翁年方九十聞之喜曰是兒不當吾女出婿年知命吾年更知四十若取乳名非五十則九十爾從翁之賜因而呼之曰九十云張翁者吾前娶妻父也是兒生而身長面潤耳大鼻隆方口圓顯修眉廣

序文五之五

額容顏姣好聲氣宏亮縣主金攝山每顧即索觀之以為神采射人兩目在相法更異常不可言性好嬉遊門前日有聚觀者其稱許俱猶攝山也在母身十二月始娩又癰疹已生吾意無復他虞癸丑六月望日方相向而笑忽風動不能作聲聚觀環視皆云急驚可救且灸且藥竟不復甦月上而氣絕矣吾今母服未除父書無托殘息難保萬念皆灰兩兒俱三歲是兒更奇吾年更長其情不為更苦耶至八月望夜雲散

月明風清氣爽正月前兒亡之時舊愁頓作老淚如逆翻覆追惟低迴嘆息非福德俱薄則享用過厚不然何以有此折罰也適值吳海亭孫夾谷各有慰書一時併至吳云向見公子英偉喜必壽昌豈意遽爾短折雖不免動情亦當善遣勿過為苦懷久知願養有術麒麟抱送即接踵至矣孫云天使吾兄一至此極終必加祐善人時下不免慟徹肝腸就使不祐猶當順受何至以身殉之非竟爾癡耶若只以原無自解則心自坦然倘緣此而致不測則丘文莊李文正不相笑於地下乎兄之富貴十倍於弟命厚福大猶有蚤歲之厄然則為之子者乃當以小可之命哉矧兄年尚未老更且健於曩昔只多納寵妾按行古法散遣僕隸賣却遠田賦省延待謝絕簡書子當駢集踰於弟數之多矣二君之言教愛不淺感悟之餘月下口占長詞一闋以定目前痛傷以圖日後生育云

一笑散序

中龍子座事應酬之暇古書講讀之餘賦為六院
本總名之曰一笑散一打啞禪二園林午夢其
四乃攪道場喬坐衙前廝誕弄改竄三枝花大
開土地堂借觀者衆從而失之失者無及其存
者無久而亦如失者矣遂錄之以梓印之以諸
衆訂數十本歲之中簡有時取玩或命童子扮
之以代百尺掃愁之簫而千丈釣詩之鉤更因
雕工貧甚願減價售伎自念古人遇歲荒乃以
典遺事濟貧諺又有油貴點燈米貴齋僧之說

序文五之五十六

遂以二院本付之不然刻不及此

送濟南府推范渾汀考滿序

三六年考滿九年陞遷初制也乃後生齒衆而
政務叢勢不能久任州縣客有過三年者府推
往往不及期被徵以常常急缺風憲即欲得人
補之內而行人博士外而縣正府推交拾參用
內則行人多而博士少外則縣正多而府推少
所以博士亦不待瓜期補之府推也渾汀范君
推而理濟南之刑者三年矣惟畏民志不迫合

上憲惟以經術飾律不以法吏為師善類仰之
如瞻眴日惡人畏之如蹈層冰終歲隨撫按兩
院行縣播藩臬兩司批詞既已蒞省府繁難之
任且他府之事兼有焉非才力強幹法理精明
者何以服六府之心而得兩院之屢薦與兩司
之上哉徵取雖以風憲急缺題請至日同
科道考選或吏曹美秩惟內外有名譽著政績
著得與次則各部部屬及廷評等亦有量陞一
二級仍在外者近日諱官上言進用有司當有
差等繁而舉事必難簡而則易若先繁者則才
必求繁以自見否則自揣不足以當盤錯安於
簡靜而不萌僥倖之心矣繁難孰有如濟南政績
孰有如渾汀者考滿上京正值考選之時臺
諫吏曹亦孰有先渾汀者求之古人梁穎推大
名而即知制誥錢若水推同州而立遷樞密渾
汀大柄用自今伊始此東人觀望之同心而其
門人圖報之真心也舉子李可畏渾汀在外籍
口所簡拔者也於其考滿將行不能無言門人

序文五之五十七

下教言野客而言之無文如此豈足以重海汀而代李舉子哉

賢賢小集序

愚谷李先生歿余既為二詩挽之繼而以一文登之筆而如其遺囑又且志而銘之矣志銘勒石納諸幽人鮮見之乃更刻木廣其傳并及詩與祭文簡快無多強名之曰賢賢小集云嗚呼賢人之賢不惟生前歿後亦宜有然者矣人心之天蓋有常不泯者在也誦詩讀書尚友古人君子賢賢沒世不忘豈以人有存亡而賢之者遂因存亡而有隆替哉

送邑令董澐溪 欽承徵取序

進士以一甲為榮然止三人耳難得也二甲外選少而三甲多重內而輕外人情也亦時勢也二外則州正三外則府推與縣尹人又重府縣而輕州次其不得徵取而備科道之選也府縣甫三年有旌舉及聲望者即得徵取選授科道

序文五之五

序文五之九

而考滿亦有得之者不如徵取事美而名昌其推陞者抑又不及矣累承 聖諭給事中御史係朝廷耳目之官務要醇篤老成知事體者近又嚴 諭吏部都察院東公選取期在得人題奏雖云急缺風憲并六科缺多科原四十員道原一百十員每補不及額數蓋官不必備惟其人之意也科則初授散秩繼陞左右都典夫各項名色不數年南北科又稱缺官矣道則初惟理刑試職久方實授內外侍班中差長差并陞遷典夫各項名色不數年南北道又稱缺官矣每次過切而後下徵書欵內外調停博士行人中書舍人府推縣令及期者然後得與以不必備之員而兼稀濶之會外得徵取亦難矣今次科缺三十一道缺五十八天下府少而縣多擬取止三十三人推居半而多一人焉山東二人而澐溪居首豈非難之又難者哉或有問其得徵取之由者予告以旌舉多有問其得旌舉之由者予告以善政多觀其守嚴而清心慈而

明禁上令行訟簡賦平人獻其誠微得其情之事
既能吏事亦精所以始而多旌繼而首微耳此
行非科則道而銓衡華省亦所有者聞已有
考滿公文既以微取而蒙簡命又將以考滿
而得勅封生長歷在羣職仕宦不遠門庭登
程日送者老者及郊杜若出境廢人之在官者
縣人之人之應足知得人之深矣衆老人劉冀
等托子叙其事遂滌毫書冊付之追送至羣教
者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前後兩序義意猶未明備繼有見聞
恐隨得隨失不憚繁贅再序之值冗未能融會
成文援筆直述如蒙書然不謂之序亦可事有
難顯言者須辨言之其而更藏機隱意沉思而
後得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勸此詩禪之
所以作也詩可以興禪則其妙也除已見前
序者不書如漢之蔡中郎繼而簡孝二文帝朱
之王荆公蘇東坡黃山谷秦淮海元之王日華

路宋遠不若東江切近精實鑒鑒可行是亦
有得於家學不但詳觀博訪之力而已上書柄
國大臣如云人才有定分兵家有定理徵調難
預執物理難強齊法制貴識重輕職司責無抵
牾明盡痛快雖生長其地者不能知之若是也
至於十五畝之條陳更中冒禁而悉事情雖久
官其地者不能言之若是也宜其自結主知
多見施行而荐蒙陞奏云議者以十五畝可以
趙充國十二事充國維孝宣任之最專然不免
幸武賢許延壽之離間賴魏相得成其功東江
之上書真有見哉劉維樞督遼保實則藉二鎮
以援薊門保近無虞非謂舍薊門而遠援遼陽
也遼或有失言者不當連及樞薊者矣其所謂
不敢後時調兵馬先時費糧芻則尤激切之言
也兩歲防秋勤勞怠倦而百事有備雖去秋
虜西聚於馬營土壘東屯於惡木今秋仍
東西而不取深入能以先聲奪其魄上策
心邊民所以得息甲休戈而食廬居者誰

賜耶維然呂尚父年當八十而佐簡室八
年之業蓬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
所謂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吉人為善惟日不足
者也東江此後有老當益壯之志無今是昨非
之悔陸轉此正其時在邊方既不憚其難在
朝行當不忽其易壽國康民陋蓬伯玉而邁趙
充國企望呂尚父開國於齊而東江產於齊者
也每逢賤日東江輒以書禮相賀方欲文以酬
之其次兄東里四弟五弟東漁東蓄誕日東江
各有文詞及期而來賢昆玉合請鄙文又中予
心之兩欲一則桃李投報一則瑣篋迭和予以
親情友誼美不忘規惟勉其益脩職業以出將
入相壽而望之其同氣所望必更切於予而予
特代言之云爾

唐荆川批選唐賢策論序

今之士九官一級沾一命者皆可行其志非由
進士途官級不得崇沾命不能久志竟不得大
行舉貢猶然下此者可知矣舉業者進士始由

發身者也以舉業而取進士譬諸擊門戶而拾
瓦礫飲醇醪而藉糟粕求魚兔而用筌蹄進士
取而舉業棄門戶闢而瓦礫擲醇醪竭而糟粕
黜魚兔得而筌蹄置之無用矣廷試會試有中
魁元者乃他長或無可稱述以其專工舉業云
耳漸漸習詩文講時務究心道德性命之學輕
視舉業不復為之惟為同考及主考閱士卷作
程文則有不容已者初場雖尚經術然體製方
而重不可傳遠後二場難登文集選文者亦不
之及近來書坊所刻舉業不止汗牛充棟較之
千年前四書經義精細透徹輕省迴照誠然過
之而論表策判則不復講求僅能成篇者有之
直書舊本者有之載觀漢唐宋元舉業固不得
與經學文集并行要之有不可廢者如詞科所
業白氏策林尚書義粹論孟古義論孟口語論
學紀凡三場文選截江網源流至論策學衍義
等書因之漢獵功名者不可勝計吾文人唐荆
川精舉業而得魁元者也以瓦礫有擊門戶微

勞精粕乃醇醪從出而筌蹄則魚兔所由致也
不忍棄置刻其時文并刻古來名賢策論選取
既慎批點亦詳纏綿比密奇絕錯綜博而有約
束鬆而有關鍵衝激而有砥柱翻覆而有波瀾
曲譬旁引挈要提綱圈點多者精華也一二者
字眼也屢置轉調分截撇抹各有筆法真可為
舉業之大助不但如他書之小補嘗恨吾章科
第久乏適逢厄運欲借荆川挽而復之其時文
見而悅之者衆獨名賢策論鮮有得之者吾將
刻而布焉乃以是序先之

序文五之六十六

賀馬母金氏八十壽序

嘉靖甲子門人馬惟則母金氏壽八袞李生可
父輩則又門人之門人也因子兩姪請文兩姪
亦皆遊其門蓋感其教而壽其母亦廣其孝而
報其師云耳向嘗壽其父今再壽其母父雖壽
未登八袞母則及八望九以至滿百或數百歲
而無窮天之善善未盡於父者將總之於其母
諸生從師讀書亦知壽不可一律齊耶夫有上

壽有中壽有下壽上壽為禎中壽為能下壽為
恒壽其德者上也壽其德者中也壽其業者下
也上壽盡性中壽盡情下壽盡力性者命之所
以立也情者心之所由豫也力者養之所為備
也馬母賦性善柔宅心篤厚然而家規整肅聞
範端莊左右匡持後先補綴所以內外姻族無
失禮者至於待客祀先酒食豐馨洗腆識者以
為可比古之主績之儉懿摯之恭縉繭之勤斷
機之敏甚至細歲縫刺熨貼醢醢危西之細莫
不有法於此產貧婦猶有照帶不及者而况大
家此在丈夫可稱大君子而况女流壽享八袞
豈無以哉天壽敬地壽肅日壽慈月壽義所謂
祥不虛集必有以致之者將歷九滿百或數百
歲如予前所云云者矣百畝之田四時之鮮力
可以為養矣不必千歲之桃九霞之觴也百事
之足諸累之無心可以為豫矣不必一品之貴
三公之榮也五飯之精四事之具謂德言命可
以立矣不必兼善之備多能之又也性情力三

蘇軾生可并下中上之壽而有之矣是亦恒且能而為希世奇蹟矣繼子稱壽者將先其業而後及盛德乃壽之序而祝之深也雖然江干有竹始生不過數个耳及壅培不已疏治有方因而凌雲映月傲雪披風根盤龍而枝棲鳳珎珎鳴金玉而栗栗如翠如滑川千畝淇澳猗猗者何其盛也馬母有二子二女四孫男六孫女一重孫男二重孫女女之已嫁未嫁者悉名門子孫多讀書可立取科第養由此備心由此豫命由此立所以奉壽馬母者乃又在此而不在他也

送平岡陳大參陞任雲南憲長序

藩臬都閫諸公九有陞遷者總具一文為賀其來久矣陳平岡以山東大參而陞雲南憲長在轄李西谷以書索文於中麓山人豈以山人能文耶意以平岡嘗知章丘縣事縣人必悉其政而言為有物耳義不敢辭勉強代為之直言則可若成文則又不敢當矣 國初久任二十年

序文卷九

後內有亞卿左右副都而外有憲副大參三十年後內有尚書左右都而外有方伯憲長內外調停無俾進者繼則重內而輕外重考察而輕考滿推陞行而內外有不得其平者矣登第十餘年即有長藩臬而登臺省者矣平岡原以翰林清貴出理府縣簿書其在吾輩計今十八年矣登第三十年矣雖正卿不為過而憲長當在十年前今始有此而又遠在滇南老其才而大其用雖十年不為遲試其能而投以艱難萬里不為遠惟願當國者起其筋力強幹智慮聰明速為大用勿仍前淹滯也或曰是行可知其政否山人曰知之以其素也長縣以目擊之也佐縣佐府以耳聞之也貳臬貳藩以身被之也今往滇南有不可意料之者乎夫今之憲長即古之廉訪使觀察使舊亦兼彈劾今惟職刑而清吏治得民情則其要也况滇南乃靡莫之遺墟而西南之僻壤毛質不登於禹貢職方未入於周官秦皇漢武斥土開疆極其力方得西域遠

而畫齊自殷古惟以不治治之今雖郡縣其地
然猶以夷虜夷流官土官仍其舊安南計不及
此所以隨得隨失此時為憲長尚有四難焉自
府州縣外有軍民府有軍民指揮使司有守禦
千戶所有宣撫宣慰長官司官強之難馭也碧
鷄金馬五華七星洱海金沙鐵橋銅柱遍黔巫
而接土蕃昔春有兩關虎踞吞滄海三塔龍飛
上碧霄之句雖通詩讀足見山川遼邈而形
勢阻絕地險之難通也有蒲有蔓有摩步有禿
若有和泥有羅舞峨昌撒摩都及焚鳩獠獠
毒瘴焉烏蠻之屬人殊之難識也椎髻編髮跣
足露頂信巫敬釋交貳食生卜鷄獵獸大種刀
耕金縷綉面畧訟好鬪與婦同浴不鞍而時帶
弓挾矢以為常把手屈膝而為禮天地之氣
行獨後俗父之難變也平岡素不以察察
赫赫炫能而糾糾任刑備是三德其於四節

喬龍谿詞序
邑人喬龍谿先生以食事致仕後即擅詞名遠
邇但猶其長於北詞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周
官歌謠八音四夷之樂歌北方曰禁南方曰任
有妖謠乎飛燕肇起北聲奎山歌於候人始為
南韻北之音調舒放雄雅南則悽婉優柔均出
於風土之自然不可強而齊也故云北人不歌
南人不曲其實歌曲一也特有舒放雄雅悽婉
優柔之分耳吳歈楚些及秦散戲文等皆南也
康衢擊壤卿雲南風三百篇下逮金元套散雜
劇等皆北也北其本質也故今朝廷郊廟樂
章用北而不南是其驗也龍谿非惟能作而且
善謳南詞時亦有之但非其所好以為非其所
長是豈知詞與先生者耶如康對山每起席稍
後座間方唱南詞或扮戲文且其人即更之其
所刻汴東樂府南詞亦參錯其間以為止長於
北是豈知詞與對山者耶龍谿歿已二十餘年
適索其詞纔得數分之一段為刻之太少不成

而姑存之畧為一序於其前在日曾許為之序
乃今以此副其托其詞語老健詞意新奇見者
不問名姓知其為北人也所有雖少語云寧取
功金勿取鉞銀况又有片玉頰珠出乎碎金之
上者哉

詩禪又序

詩禪已有三序而體格尚有未盡者無嫌於重
復再序之海嶼山人較定山陰羽客淵微肘臂
分為四體九格曰相體曰叶聲曰推理曰用事

序文五之三

是謂四體而九格則陽鳥飛曉星象拱辰豔龍
出水雙鳳朝陽行雲流水落花點地魚躍鸞飛
風行草偃月照海棠各有解說附註其下有無
名氏演為十四格撥雲見日寒谷生春梅影橫
漢篆煙凝霸江涵鴈影鶴立鷄群蛛網添絲金
鈎雙控其大與羽客同而王荆公則攝一段出
閒之地偃五尺兆吉之夢分為坐占臨沙眠分
積草二格元僧本中峯又以雪隱鶯為柳旅
鷗月論穿海竹影掃僧分為四格我朝柯狀

元謂謎句須覽觀事變通達古今切於事情
則有黏皮帶骨之陋遠於事情則又有捕風捉
影之嫌意是字真流於固執意借字巧流於變
詭當深求隱僻之理遇為詭異之行然不出乎
日用之常亦云得謎之三昧者也予所著詩謎
於體格多合間有否者拘於意句無如之何者
也求其大較不失斯已矣如圖基之三十二法
切韻之十二門及三十二字母日用由之而不
知知則處遍天下人而識盡天下字矣有志詩
禪者請以此意求之

序文五之三

張小山小令序

錄鬼簿謂人生斯世但以已死為鬼而不知未
死者亦鬼也身後無聞則又不若塊然之鬼為
猶愈太和正音譜評小山詞如瑤天笙鶴既清
且新華而不艷有不食煙火氣味又謂其如披
太華之天風招蓬萊之海月若是可稱詞中仙
才矣李太白為詩仙非其同類耶小山詞為
仙迄今殆死而不鬼矣世雖慕之未有見其全

計當時臺省元臣郡邑正官及雄要之職盡其
國人為之中州人每每沉抑下僚志不獲展此
其說見於胡綠溪所著虞珠船因序小山詞而
節取之以見元詞所由盛元治所由衰也

喬夢符小令序

元以詞名代而喬夢符其翹楚也夢符名吉號
笙鶴翁又號惺惺道人以詞擅場於至正間然
以字行無問遠近識不識皆知有太原喬夢符
云夢符不但長於小令而八雜劇數十散套可

序文五之七五

高出一世予特取其小令刻之與小山為偶元
之張喬其猶唐之李杜乎套詞又不忍輕去間
亦選而取之附於其後不改小令原名以小令
多而套詞少耳評其詞者以為若天吳跨神鰲
蹊沫於大洋波濤洶湧有截斷衆流之勢此特
言其雄健而已要之未盡也以予論之蘊藉包
含風流調笑種種出奇而不失之怪多多益善
而不失之繁句句用俗而不失其為文自謂可
與之得神如夢符獲生當必首肯未知覽者心

服之歎或目笑之歎是未可定也

歇指調古今詞序

唐宋以詞專門名家言簡意深者唐也宋則語
俊而意足在當時皆可歇詠傳至今日祇知愛
其語意自浪淘沙風入松二詞外無有能按其
聲調者余因雪簾有作已摘集風入松詞矣而
浪淘沙則自天朝以及勝國搜羅成帙不但
唐宋而已名為歇指調古今詞校而刻之可由
之歇詠唐宋詞而追繹古樂府雖三百篇當亦
不遠矣然浣溪沙浪淘沙名意亦相似而字格
絕不同至於賣花聲則句句不殊無因扣作者
名賢而問之當細閱詞學彙編及南北詞選冀
或有得耳

序文五之七六

送訓導督條岡應山東鄉試序

聖朝取士之制自鄉舉里選外鄉試凡三場初
四書經義二論及詔誥表判三則策五道
射書算會試亦然皇祖嘗謂中書省
設科舉以求天下賢才務得經明行脩之

稱之士以資任用後選舉廢而騎射書算亦不復試矣其途愈重其法愈嚴輔臣有條三事

上請者正文體明實錄慎考官今上允而行之父矣言官近又有八事允而行之者多半餘

悉遵照舊規而監臨同考官揭書出題不許提調監試干預以防漏泄此則特旨也其戒試

士名數去生儒謄錄謹關防以革奸弊解原卷以便稽查乃八事中尤緊要者但有一事未備

教官雖許應試而取之者必嘉靖十九年一入

二十二年一人是後更無一人在山東如此而

京他省計亦如此矣何以廣賢路而勵讀書人

耶前此教官不得應試予嘗對禮卿言之曰官

生天文生醫士醫生在冊食糧者下逮典承

差各衛官舍軍餘陰陽人等俱許應試舉人作

教者亦且會試而由貢作教者獨不可鄉試乎

繼雖題破而少取似猶未慰人心有如鄙見所

云然者矣條岡谷先生由解州歲貢歷仕章庫

司訓督學公異其文將赴試濟南邑人素與之

交學如楊東里高鶴泉衆士夫先請予文壯其

往不久又以予文煩其升予與之交厚不臧邑

人知之真而言之切望之重而祝之深連捷不

但鄉舉大魁將作國賓使九官於學校者知賢

路不限而讀書益勵矣洪武甲子定鄉試之期

高章程始備弘治甲子得主試之人而名士獨

序文五之十七

序文五之十八

無聞見之資而風氣之助哉

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序

嗚呼醫道淵微學豈容易世謂學焉費紙學醫

費人費紙猶可言也費人不可言也可畏也哉

又謂儒無假而醫無真儒如無文學識見遇人

一問及所司一試便知底蘊醫則依托脉理吸

吸病家以為其經受患其藥可投偶中則以為

已功君臣佐使倒行逆施不效則又給言服藥

非法藥品不佳或事務動勞或氣怒衝突畢竟

以製丸藥緩補緩攻以待元氣自復為辭又或
買取異藥以作去計因而費人者多矣然儒亦
有假而醫亦有真者必以為儒真醫假非通論
也且以儒學醫猶以茶作薑宜其力省而功倍
但讀書無成及作秀才不終者方去學醫以為
安身之地糊口之資豈有不善為儒而顧善為
醫者乎在此不能援儒而入於醫在彼亦不能
推醫而附於儒若是者欲其不費人焉胡可得
哉古重世醫不三世者不服其藥草草學於一
時而欲以寄千萬人之命又胡可得哉岐泉陸
生乃海鹽之澈浦人自元以儒醫著名入天
朝有為本邑訓科者有為平湖訓科者有為太
醫院冠帶醫士者舉族以醫儒為業者四五十
人岐泉世其官官雖末世其業業更精所至傾
囊濟人人無不倒屣迎之者尤見重於宗藩
及士大夫各有贈詩道其實其遠親武原許天
民彙為一集名以陸岐泉奕世儒醫贈言錄予
為之序其藥如此岐泉能讀人所未讀之書是

序文五卷

以能醫人所不能醫之疾然吾有三疾焉岐泉
或未之能醫也恭辨書癖煙霞泉石癖方書亦
有治法否岐泉雖醫人所不能醫而吾惟從吾
所好也

送蘭川魏太守入朝序

聖朝設官分職凡以為民而已親民莫如守令
而守又令之率也守賢而令必政不賢者以其
臨之近而知之真作奸作惡無不聞耳大凡入
朝者見部守則司馬具竭以下惟總書員數守
由甬道下則兩墀守有餘東所屬語下則直告
以恪守矩法考守於缺焉下則公堂之上此其
禮獨隆而望之亦重矣天順庚辰政績卓異者
欽賜衣赭及於部守方伯而下共十人而
守居其三弘治壬戌六人而守居其二正德甲
戌十六人而守居其六嘉靖癸未并未來朝者
移文獎勞十餘人而守居其四至於愛惜人才
慎擇守令分別繁難屢勸聖諭是以吏治其
職民安其業致治之隆上繼黃虞而西漢唐宋

序文五卷

於下風明歲乙丑又當入覲之期矣酌行事宜
更審題請考覈愈嚴濟南之繁雜他郡莫有先
之者蘭川之政績他守亦莫有先之者行將以
其勞心字民以身率令之賢聞於朝將必
舉行舊典而宴賚有加焉移文獎勞不足言矣
考後缺多蘭川又久當超擢者外則藩伯內則
京卿或復來東或舍東而去皆不可知而東人
之望無窮僚友之情更切別駕陳文石通府馮
後山節推劉默菴同書馳至中麓山齋介為之

文以爲其行時急不能從容敘別之達其
情而塞其請如此其大公之政應應之才日後
必有爲去思碑者當更詳其事云

送見川劉尹朝覲序

馭吏之術莫重於朝覲免典有黜陟之文周書
有考績之法其來已久至天朝而尤重先期
以朝覲事宜開坐題請一咨戶部行都轉運鹽
使司并各鹽課提舉司一咨兵部行行太僕苑
馬二寺一咨工部清衛廳及都察院行撫按撫

趙賢否揭帖與夫合行禁約告示又割付順天
府下行所屬并宛大二縣一應供用物料并司
舉事詢及各司一部舉事旁及各部而都院等
亦在其中無非敬精嚴考察以惠安黎庶而已
所以惠安黎庶者在守令天下守少而令多
令又尤近民者也予在考功日正值朝覲考察
郎中總其事一員外二主事各有司存而予分
司縣令見其考語上多進士中多舉人下則多
半歲貢此乃考官非考發身之途也而何太拘
如此然人材大畧三者亦庶幾定之與國初
選舉之時大不同矣見川劉侯以名進士而令
蠡縣以堪治繁而調吾章口談則開心見誠身
教則閉閣思過蓋與古之賢令不相上下而在
今日在東方則更首出下盡下情是以上有上
考因其實政非爲其進士也將朝覲上京兩邑
檄役計日報完人咸稱其敏而遠愆而公而也
政之可稱述者更多其僚佐以予知其政而異
其才又嘗官考功司考察言有據而事能詳然

供已得上考矣予復何言惟願其述職畢日或以急缺風憲留選或以日月未及還任或荷新恩或施舊澤他年大行其志東人大被其休不但吾章一邑而已賢令難得即今天下之令俱如劉侯則天下平矣而各司之協力各部之轉行不為徒費文為朝覲而作蓋雖有他望而猶以此說為之結束云

送崖松曹典史應朝序

縣宰應朝必與首領偕往縣宰述其大者也首領述其細者也縣宰賢而首領隨之首領賢而縣宰揚之脫有不稱而縣宰庇之是首領也者賴縣宰為之所也然裁減之虞則以首領獨往此其所繫亦不為細矣崖松曹君乃首領之知名而蓬幕之出色者也下效本自上行南產能宜北俗不日將同縣宰應朝二尹趙小江三尹田杏川合詞索中麓子為之序其行今次較之往年太早已為府守縣宰序之矣兩日三序時促而辭窮然為守則言守為宰則言宰為首領

則言止首領而他非所及也此行規新殿之龍式接官儀之整肅知存留者之喜慰而慨罷中行之悲涼後將誇示其子孫於無窮人有官至諸臬猶未得應朝者或以臨期陞轉或以災傷保留或以事故離任而崖松以首領得與焉值朝政更清明人文愈宣胡此在往并乃常事而今日則為奇事矣

呂江峯集序

古有建安七子大曆十才子今嘉靖十年後更有八才子之稱八人者遷轉憂居聚散不常而相守不過數年其久者亦止八九年而已不知天下何似同然有此推詳其所作任忠齋以奇警熊南沙以簡古唐荆川以明暢而陳後岡之精細王遵巖之委曲趙浚谷之雄渾各隨其材方呂江峯獨以雅致擅名七子所長果是不可及但任失之靡麗熊失之慳澹庸失之缺行而失之深晦皆陳失之疎蕩與繼統者乃迥異也呂亦自謂有方板之失其短處自不可掩

人多不諱短如曹子建貽楊德祖書備論同時
數子不少假借雪浪齋等與大曆詩人各有評
駁惟予兼有七病素無一長亦幸得廁名於其
門任有考功集能有內外集并周易象旨次錄
唐集十二卷陳集不分卷二冊王有家居玩芳
堂二集各七卷而趙集十五卷予自雖著外集
亦不分卷凡十二冊惟江峯不知其集之多
少存亡忽其長子克念致書云編定先君遺稿
頗有次第已托桂陵胡子為之後序而以前序
屬予予方為其集繫心聞此不勝喜慰遂為之
序其樂以見諸子同遊之美及得譽之隆如此
雖為之作序尚未得其全集止據平日所見詩
則沉着痛快文則平正詳明而雅致不足以盡
之方板不足以病之矣

塞上曲序

軍中樂有短簫鐃歌亦云鼓吹曲乃黃帝岐伯
共作用以建威揚德風故力士雖不以鐃歌鼓
為名而鐃歌鼓實附於此至漢治其其

矣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司馬
法曰得意則愷歌以示喜魏晉則短簫鐃歌與
橫吹曲得通名鼓吹周宣帝革鼓吹為十五曲
皆戰陣之事隋列鼓吹為四部唐增為五部魏
晉視鼓吹獨輕牙門督將五校悉用之宋齊以
後則甚重之矣其出塞入塞塞上塞下等曲皆
由此肇端繼又變為從軍行苦哉行遠征人俱
軍旅苦辛之辭晉書樂志曰出塞入塞李延年
所造又謂劉曉援笳而吹之為出塞入塞之聲
然西京雜記則言戚夫人善歌出塞入塞望歸
之曲是知高帝時已有之矣而塞上塞下則起
於唐而塞上獨多王遵嚴又以為七言四句樂
府惟中唐有風人之致予曾兩使上谷西夏其
軍情苦樂武備整廢頗嘗觸於目而計於心當
時壯年便有鞭撻四夷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之
志罷歸衰老不勝慨嘆值秋晴氣爽筆札可親
遂作為塞上曲一百首自許能悉事宜極清狀
語似有背馳者大抵泛言各邊亦非一時其實

寒下曲及出塞入塞從軍行鼓吹饒歌等悉舉
之矣但一事而數百言或有一半句犯舊者力
不暇及而才亦拘定背馳無害此則不免有媿
耳昔在馬上愛唐詩數聯及宋詞一詠縱有還
鄉事猶聞出塞聲塞花飄客淚邊柳掛鄉愁管
柳和煙暮關榆帶雪春詞則將軍白髮征夫淚
云云無言歌不依聞者以為狂今狂亦不能矣
況得如杜子美所謂狂夫老更狂耶

塞上曲後序

序文五之全七

客有讀中麓子塞上曲者以序所稱引乃五言
律詩非七言絕句與所作漫不相類中麓子率
然應之曰詩在意趣聲調不在字句多寡短長
也向出使日情與景會偶誦其所記者而已必
歌拘拘於四句七言則唐人王煥之羌笛何須
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王摩詰塞晚每愁殘
月苦邊秋更逐斷蓬驚常建天涯靜處無征戰
兵氣銷為日月光高適借問梅花何處落風
一夜滿關山陳陶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

人王昌齡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
山其在令人如王延相漢帝如今新好武左
賢營部莫臨邊岳倫武帝雄心窮絕域張騫只
解獻葡萄王慎中蘆管聲中千里月萬行征淚
一時流每歲將軍臨大漠幾時天子悔輪臺雙
轂流脂血還至尊親降玉階推唐順之壯士
從來不為死孤兒今為羽林軍淚憐軍士猶寒
色臘月不卸衣夜月無動靜吉囊東
去戰黃河白草滿長城

水飲駝邊城鼓角悲寒風塞旗日暮雲榆
關千里秦雲暮蒼管一聲殘月秋此其中選者
特各舉其辭以例之追憶前遊恍如隔世事因
為後序則儼然昨日事耳歲月頓增精神遠減
薄遊猶懶過大馬道迴不敢即乘況有四方之
志耶世之負宏才有雄略者幸勿效鄙人之坐
老自棄云

賀邑令沐濱張君撫臺獎屬序

政必孚於下而後聞於上上必信其政而後

其下乎與信非積久不可得沐濱張君之尹吾
章也纔數月耳即為撫臺鮑公之所獎勵鮑公
獲仕途將四十年事體既精而許可尤慎其轉
任廵部也舉劾過嚴而獎勵無幾使沐濱履任
及十月之期將如例舉之矣寧獨一獎而已釋
褐而初服官指文而首視篆即孚而有聞信而
膺獎齊民咸以慈父稱之老吏不敢以書生目
之矣觀其氣溫而和心公而慈言簡而當貌美
而恭知其養之有素將來出之無窮也初政更
新尚期其後其獎辭如此微租有善法聽訟無
造情審役而後以平懲奸而奸自遠凡其更新
之政不能悉舉過此以往履歷日深此固鮑公
之所期待而實章人之所仰望者也章負虛名
而賦差偏重近省城而供應獨繁民生貧瘁非
一日矣譬之病人內傷外感悉有之須加以參
耆苓朮徐徐調養以煥元氣自復而二病庶乎
可除若拘泥吐汗下三法或以芫戟巴逐峻厲
之劑投之命脉無不促者矣又嘗見郊園有柳

序文卷九

桑焉鵲鳩巢其上生有九子朝飼之自上而下
暮飼之自下而上雖有爭者亦不踰其次數月
子成而各翔去以其均也惟緩與均正今日對
病之藥而生育之仁也然古之縣令有名者或
以戴星勤治或以彈琴卧治或以垂簾靜治或
以拔葵廣治皆不外乎緩與均也即沐濱之蕙
才而占其後效章必富庶安恬雨後遍耕牛而
月中無吠犬煙柳千家曉而風花百里春矣沐
濱亦且優游閑雅訟簡鳥窺簾影靜而官清鶴
伴竹聲寒學道愛人牛刀暫試靈光貫斗龍劍
高飛為科為道為天部郎為 當朝宰輔佐治
天下有出手所期之上者矣其僚友趙丞田簿
以及張尉同詣予所請文以重其始以昭其盛
予邑人也更期其大有所為以蘇民困遂為之
文而不可辭

序文卷九

謝外科醫士洪石塘序

科分內外治外者兼內可也大凡患從內發外
感者亦必及內至於瘡瘍更不當專以外科拘

之也必觀其形勢察其脉理而為藥之主客緩急邪在表者托之邪在內者下之邪在上者清之氣血虛者補之故其藥品不同有代鍼琥珀等膏有葶藶椒仁等丸有清涼活命等飲有內托消毒金銀花等散有五香連翹黃連解毒及內疎十全大補等湯斟酌加減務與症對然後十分而可療數分之疾十人而收數人之功若如周禮所謂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非所望於今之醫流也世人但有大小瘡瘍腫毒即請外科醫調治其為醫者更不復問瘡之陰陽虛實惟用膏散塗貼或藥水掃洗間亦有取效者瘡無非熱其效者其微者耳若大毒在內不惟不能輕減且有逆而益其勢者矣人有一戲語可作捧腹開口之資戰士為流矢所中自左耳穿透右耳而露其鏃致一外科醫來用短鉅近耳旁而解之或以為其鏃從何得出醫云了吾外科事憑君別請內科可也今之為外科者何異於是若夫瘰癧則尤為難治多因

序文卷五

氣鬱憂思傷其心風熱邪氣傳於肝是以蓄結綿延而無已聖惠方集氏病源論之最詳大要不過三十六種耳脉沉數者邪氣實也法宜導泄增寒潮熱或拘急者邪在表也法宜發散因怒結核者疎肝行氣腫痛脉浮數者清熱祛風脉濡者補血脉弱者補氣潰而不斂者氣血俱虛也更須大補其用藥丹則薄荷丸則遇仙無比散則神効必効湯則散腫潰堅養榮滋氣射干連翹斟酌加減猶治他瘡其蒜灸灸與夫膏貼藥洗亦猶他瘡且猶他醫也予家有患此者經數年及數醫小効而復起暫愈而轉加聞有清源寓客洪石塘屢試輒効有見其治人已瘡者瘡痕尚隱約頸腋間遣使以禮致之一見即知源委用參芪內托當歸和血琥珀鐵圓膏敷外按出熱消舊散新平數月而全愈矣今將由客寓而延其鄉聊以備謝儀而述其事且以告夫世之有瘡患者幸勿攻外而遺內云君名時欽號石塘遇例考中太醫院醫士自始祖太師

序文卷五

初遷居徽郡之潛川世世治醫其

述矣

存友錄序

存友錄者錄予一人之作凡為雲峯王處士者皆總之也總而錄之以存其人人乃厚友存人所以存友也處士病將易簀矣神思不亂語言有倫子孫環侍左右詳囑後事畢尚有三事未遂一則不得與予面訣有所歌訴二則壽母詩文未及裝表成卷其三則予曾許唐人瑤池春

序文卷之三

曉圖將以雪簑字書予壽詩於其間待雪簑未三事終當副其意垂死之際猶好文如此投其所好此存友錄之所由作恐久而遺亡此又存友錄之所由刻也首之以誌銘繼之以詩對及像贊祭文以備衆覽以見予情有傳說君與予亦有後言者殊不之信如有之亮亦無他性好褒彈人或大槩及之耳自顧素無惡行必無過貶之談感其存日好處太多不忍以其歿後從而薄之也此予由衷之語而亦相知者衆口一

辭云

存友錄後序

誦詩讀書謂之尚友走簡馳情謂之遠友把袂斷金謂之執友述往傳來謂之存友予與雲峯偕生盛世不須尚友同鄉共井又非遠友執手同心相交四十年蓋執友之最深者也為之述其往事傳之將來于以常存而不朽因名其錄為存友非私之也惜不能為千萬言之作使存之又存耳如其身有遺行口無善言於其歿且快之矣尚可錄而存之耶

序文卷之三

追先法史錄序

魯藩竹村奉國將軍父靜翁遺墅隸馬青社有果萊之利不專倚常祿可為日用紙筆之資且同其母張太夫人寢園在焉每見夏木陰森秋果繁綴春風吹玉藥冬雪滿瓊枝輒起悲思以父母所嘗手植兼且身遊之者也乃作為果友小傳命名追先法史錄傳為史中一體其法備又因思親有你是之取爾辱不遐遺緘不

一明且需為之序以光前微中麓子受而讀之
從而序之曰假名陳致道實歸虛如此撰製起
自子虛非有昌黎毛穎而下其說長矣略舉素
所見聞其不見不聞者宜更多矣如十處士歲
寒四友香奩四友招隱十友山房十友文苑四
賢林下十二子皆以傳名者也至於圖贊十八
學士茶具十二先生見於欣賞編中而游文小
史則更全備擬諸竹村之作其用意造語如出
一轍項麒稱李中夫文辭偉麗思致深婉邵天

序文五之九

和稱陸奎章豪雋奇詭寓言於物而托義於人
移之以稱竹村亦不為過縱橫文章之府戲游
翰墨之場時出機警之辭而兼滑稽之論竊有
志焉但才拘而未能病多而未暇也竹村所寄
真可啓發才思而展舒病體林下思親者尤當
寶其書常接乎目不釋其手可也若以為其文
彌其事瑣其言怪則不足與語旁極變態而終
不失正派矣

存友續錄序

存友錄之輯原為雲峯王康士續錄則為貞菴
劉正郎劉故在前而聞計在後使其如王故于
家則將以劉為首而以王為續矣以聞計作文
為次非有厚薄其間王交如膠漆而劉則斯文
骨肉也劉官居南北俸歷歲時其所樹立已自
可傳然非吾之作作或無此輯將傳之不廣兼
且不遠矣以其皆厚友也特而存之耳更何分
手續與不續哉

存友續錄後序

序文五之十

大凡書有前後序前缺者後補之前晦者後明
之出非一手各述所見吾之書用前後序皆所
自撰以賴於求人且人或不盡合鄙意耳至於
文之拙陋有所不計期於達意而已存友續錄
他無可言者憐其無後恐遂滅沒其人有此錄
則存此人矣吾今六十有五尚未舉子自此以
文為戒以後為重存吾神所以存吾後亦因以
存吾人也

四世恩榮錄序

恩壽霍公由甲辰進士初任永平節推屢有保薦一年考滿徵授柱史又滿三年同其父母并夫人得受勅封歷大理左右寺丞陞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改巡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取廼佐院連前任通考復職同其父母并夫人得受誥封未幾陞戶部亞卿兼僉都總理薊鎮宣大糧餉調南工部改南兵部連前任又三年考滿復職同其祖父母父母及夫人各得三品封贈兼廕一子為國子生上自其祖父母父母中則其身與夫人下及其子蓋四世荐荷國恩因總而錄之名其刻曰四世恩榮錄少卿開先亦嘗濫叨恩典者讀之有感於衷為之恭題其首曰世徒知受恩之尊榮而不知錫恩之慎重他不必及只就霍公事觀之今甲載在大明會典四司職掌見行條例吏部條格與夫統官志者詳矣考滿除九年取自上裁其三六等考七品類引考覈引奏復職三四品堂上官軍引不考覈七品初授承事郎陞授文林郎

初授中順大夫陞授中憲大夫三品初授大凡陞授通議大夫其封贈俱照依子孫現任職事七品本身父母及妻共二角軸四品亦止二軸三則三軸并四品俱用抹金應得封贈人員吏部循令以請下翰林院代撰制詞中書科關軸書寫為寶司奉寶以行勅用勅命之寶誥用制誥之寶仍以文簿各編字號用寶識之藏諸內府其制軸擇日通類御前頒給其在京者本部領出收候各官親識及公差人役責付代領交割其三品錄廕已經考滿得誥命之後所司必查其歷履參之士論及有無被劾開具應廕子弟姓名年甲本處官司體勘房親揭照及有無疾病疾過犯方得咨過禮部轉送國子監讀其慎重如此得之者宜以為榮更當圖所以為報也霍公敷歷中外遷轉南北今以山東巡撫入為少司寇所至俱有成績著賢名不專細務之親自得大臣之體嗣是不但四世恩榮將必百世傳流矣君猶天也天

恩難於為報不必高談遠索論語首篇兩言足盡之臣事君以忠事君能致其身相次兩會試即以命題其有以夫

贈長教劉文江春風時雨序

吾道一造化也師道權造化者也承師傳道則困於造化者也故師非父也而有父之嚴師非君也而有君之尊其所以尊嚴者以其能傳道也今則傳道輕而舉業重官有內外尊卑訓導教諭學正教授助教提學祭酒司業侍講侍讀

序文五之九

以及師保傳三崇品無非為傳道計也故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至於訓導則職之末者也以專尚舉業之時而居學校微末之職百人之中鮮有一人能自振拔者德庫司訓文江劉君獨能逃於習而出其類觀其持已甚廉待人盡禮常却束脩而每濟貧士士有喪不能舉婦不能娶者則出俸貲以助之如陳在艱王維屏皆其所助之人也劉文耀等二十餘人因其調考無以為道路費乃懇請

章守出官錢以利往來性雖不酒而善飲者

款於留情雖好詩而不能者則不之強家言

白之母有子足可代養而數款告歸多士援

止之乃暫止耳料不能久奪去志也執經者不

以問難為煩負笈者惟歡文章日進雖講舉業

而道學自不廢吟燈宵自苦而經笥晝無眠所

謂關西夫子經猶在水北山人儼自高者也今

陞齊東長教相去雖不遠而違教則不免矣諸

生感其德而惜其別各為詩章以贈之題其冊

序文五之百

曰春風時雨風雨固造化之權也良師固固於造化而實斡旋乎造化者也是後每遇春風披拂時雨沾濡寧能不動君父之情而切師生之感乎雖然坐明道之春風化夫子之時雨又當主伊川之暮雪敷教固在於寬而成教則在於嚴故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惟劉君其以之

辛覽編序

西野衣翁嘗讀寶賢三集及與善存友三錄然長嘆曰與其死後多美不若生前幸得一覽

也予有感於其言遂從而順其意而樂其心凡
今昔有作但為西野者總成一編題名曰幸覽
不惟成編順其意而樂其心取名亦復順而樂
之矣或曰生人而有身後書恐拂其意而疑於
心又何順樂之有有答之者曰達人視古今猶
一瞬死生無二致况五十不稱夭八十乃高壽
止此不為促過此衆所期亦其所自期也諸作
俱虛活祝頌雖謂之壽考編亦可也因述或人
問答之語以見是刻編次之由并為

序文五之百

後人

幸覽編後序

友以志同道合中麓子之與西野友也無不同
且合者而詞曲尤甚為邑人過許以為高山流
水有知音白雪陽春誠寡和不但遊樂雲山並
繼與夫笑談風雨連床其大略具於編中而詞
曲更詳他刻西野有幸而覽此編中麓必不不
幸而失良友云

賀藩吏李父夫序

張置官吏所以為民緣官設吏所以集
外而考給由到京分撥辦事滿日方撥常該上
焉者五府提控六部都吏次者各衙掾史令史
典吏司吏書吏門吏人吏胥吏攢典自從七以
及八九品正從與雜職皆其選用之資格撥歷
變例誤缺轉參考揀放南告外援例則其經由
之等次而重歷還役後復職職降撥轉發
則除獎之條例也三考九年而實則十餘年
猶未得官辦省孫與夫即擢選者矣歲月之久
案牘之勞風霜之險得完結成名者數十人而
一人焉在內以府部為尊在外以藩司為重內
親李父夫既臨臬者自負善書寫識權宜能幹
辦方有為吏之意而親友勸之適投其機遂
如例告補藩司吏而親友賀者踵至近又賀其
遷居遷居予之村居也此不必賀而喜其在藩
司將為才吏為廉吏也則不得不文以賀之且
致屬望之意云父夫有心思有目力敢開口直
言人是非總管農務是以托之兼欲即此自戲

其長人言或有異同日後各有條理而群疑始
解釋公論方底定也吏不妨農農復兼吏終當
由府部美役發身而仕路如舉行貢士有不求
自至不卜可知者矣

思賢集序

人之常情與同情內亡無不悼者人之真情與
至情內賢無不思者 遼國主於李才人之亡
也為之詩詞諸製積成數卷句工辭麗調雅思
深自是王言有非文士墨客所可企及者讀之

序文五之三

似猶夫常情與同情味之無非真情與至情云
以大國之力淑女名姬宜無不可致若何獨與
一才人惓惓若是以其賢不易符是以思不忍
置耳書來以一冊見示且云因鄙人四時悼內
有作然鄙人近又有悼內同情集遂附求使請
正魚為數語以慰其思以表其賢以叙其集曰
嘗考荆楚誌楚有樊姬諫王射獵不聽姬乃不
食鮮禽王因感悟卒成霸烈石衛尉稱其蹈道
履信式瞻洪規張曲江亦謂惟餘賢媛龍猶結

後人思樊墓在龍山下九女塚前正與今才人
墓相望諸官章臺輟為荒草而樊姬以賢其墓
獨存才人將來亦若斯矣可惜青年即散作塵
山之雲有如襄王之思自不能已噫斯集也白
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楚人故實于今復見
之矣

賀長山尹馮通山榮膺河道獎勵序

序文五之四

漕運猶人身之血脉必血脉貫通而後五官六
府各宣其能元氣可保無虞歲在乙丑沛縣
南數百里俱為巨浸漕運阻塞血脉停凝識者
咸有元氣之慮朝議推擇一二大臣上 請乃
以鎮山朱尚書總理印川潘中丞分理焉土人
皆謂通裏河可以濟運兩公上下相度為堤自
南陽間未嘗挑挖遂具題百中橋一路勢不相
背舊河自留城以上俱為黃水盤據沛之西門
與飛雲橋洪流不斷舊河似難開濬而白洋澤
一帶尚可施工但銀兩夫役費用浩繁有司
往往有以遲悞得罪者通山馮君適為長山縣主

大如數而敏工如期而完潘公首移文稱獎而
獎辭又不專及河工其儀度政體裁冗革弊無
不具悉章明况前此獎者撫按兩臺與夫戶刑
兩部使者辭雖不一與潘公所云大同小異皆
美辭而非溢美也世之狹偷其下者固不足道
而巧為奉承以要譽於上司過為館穀以取媚
於士大夫者亦多有之吏之無良宜乎民之無告
也通山學有本源心無私曲寬洪而精察嚴肅
而慈澤是以施於有用能綴離補敝與小摧
強而庶介又其獨長也士夫歌誦祝詠之黎庶
歡欣鼓舞之僚案效法畏慕之效法畏慕之餘
因舉獎儀而具賀文西來索之中麓山人而亦
出於士夫黎庶之同心山人方感其禮問未酬
不待索且當有言矧索之懇而心之同哉嗣後
薦舉之多徵取之早長山或不得久留柱史有
例不復東巡惟兩司及都撫為期亦不遠耳謹
以是厚望通山日新之政而深慰長山日後之
思

序文卷之百五

謝龍盤回文詩序

世人祇知有蘇若蘭織錦回文而不知南國有
一婦人所製盤銘詞語藻麗文字縈迴句讀屈
曲音律諧和可幾蘇作見者兩尚之或以為古
來詞人無算何必專專珍崇女流孔詩取與不
遺姜衛江篇擬古獨采班媛况其高妙無窮自
是世間一種不可少者效而為之者有唐太宗
御製圖銘則有梁武簡文頌則有呂真人達磨
禪師是外又有王融庾信皮日休陸龜蒙之詩
東坡初察朱明卷黃山谷之詞然蘇賴大周金
輪皇帝李公麟等為之註釋表揚而婦人者得
王勅令狐楚不至埋沒太宗以及銘頌詩詞
亦皆桑世昌編集流傳同邑趙盤謝先生新親
舊友也兼且年家素愛其回文詩嘗欲為之一
序或有小助如王勅世昌輩闡明作者之意而
指示覽者之端惜無前賢筆陣識見但就其一
斑之見一得之愚畧為數語以置諸篇首曰詩
有禁體詩之變也已以為難况回文顛倒用韻

序文卷之百五

後措辭在他人一律須用數日沉思猶恐不
穩不佳龍盤則信口吐珠機應手成綵繡遂歲
應酬感興無非此體裁近又有側韻及長篇尤
爲人之所非其善書能文更有出乎此者將以回
文成家而且專門矣是固見者所同信龍盤其
亦自信矣乎

定元賢傳奇序

南宮劉進士瀛嘗知杞縣事課士策題問漢文
唐詩宋理學元詞曲不知以何者名吾明刻

序

示其取卷題曰風教錄夫漢唐詩文布滿天下
宋之理學諸書亦已沛然傳世而元詞鮮有見
之者見者多尋常之作胭脂粉之餘如王實甫在
元人非其至者西廂記在其平生所作亦非首
出者今雖婦人女子皆能舉其辭非人生有幸
不幸耶選者如二段錦四段錦十段錦百段錦
千家錦美惡兼蓄雜亂無章其選小令及套詞
者亦多類此予嘗病焉歎世之人得見元詞
知元詞之所以得名也乃盡發所藏千餘本付

之門人誠卷張自慎選取止得五十種力又不
能全刊就中又精選十六種刪繁歸約改韻正
音調有不協句有不穩白有不切及太泛者悉
訂正之且有代作者因名其刻爲改定元賢傳
奇泰泉黃詹事所謂以奇事爲傳者是已然又
謂之行家及雜劇昇平樂今舍是三者而獨名
以傳奇以其字面稍雅致云矣有餘力當再刻
套及小令然此猶細事也如經學止知尊朱子
便舉業勿論漢疏雖宋儒之說悉置之不問問
之不知每經止舉一家如楊慈湖之易林之奇
之書詩則王氏總聞春秋則本訥經筵及魏湜
之禮記集說多有高出朱註之上者此外能發
明經旨者抑又不止四五十家宋刻已古抄冊
漸訛再過百年俱失傳矣必須題請之後有
京板以及各書坊有鏤板始可通行天下不然
則以拘拘背朱爲嫌而經術不幸不盛矣
天朝興文崇本將兼漢文唐詩宋理學
而悉有之一長不得名吾明矣歌因序刻傳

亦有所感而為是說云

改定元賢傳奇後序

傳奇九十二科以神仙道化居首而隱居樂道
次之忠臣烈士逐臣孤子又次之終之以神佛
煙花粉黛要之激勸人心感移風化非徒作非
苟作非無益而作之者今所選傳奇取其辭意
高古音調協和與人心風教俱有激勸感移之
功尤以天分高而學力到悟入深而體裁正者
為之本也同時編改者更有高筆峰弭少蒼張
畏獨三詞客而始終之者乃誠菴也譬諸修書
有總裁有纂修試場有考試有同考而予則忝
為總裁與考試官云

王氏家乘序

國有史家有乘國非史則海內之事浩繁而無
所與考家非乘則門內之事泯沒而不得以傳
邑之新街王氏子母之母家也梧岡太守則母
氏之嫌而予之兄弟行也其第三弟則又予之
姻姪因是攝作此為王氏者獨多集成一冊謂

之王氏家乘時方修世宗實錄太史氏或見
之而采焉則以家乘而入國史其有考而有傳
也將必大且久矣

王氏家乘後序

考之記曰父祖無美而稱之是誣也有善而弗
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君子用是懼焉凡
先人之事有可信而傳者不敢後而泯焉予家
多書嘗類分其志先事者多是一冊間有二三
冊者大約五百餘家或名以垂美或名以考終
或名以榮哀或名以世行而志感實紀年譜昭
節如存等雖種種不同而記事傳世之孝道則
無不同者予為王氏家乘蓋推愛母之心以及
其家世為王氏子孫者又當推愛親之心以守
其家法斯乘也殆將百世可傳君子所懼於三
者於是乎可免矣

傷逝編序

右川康子子志年之友也惜未享永年之慶雖
有誌文藏諸幽脫非萃衆文以傳諸頭則其逝

為可傷而早逝尤可傷也昔陸士衡有嘆逝賦
江文通有傷友人賦予乃合而為一既其編為
傷逝此不惟聞康子之行其父母兄弟皆將聞之
矣語云稱人之善必本其父母兄弟之間是編
其有得於是哉

傷逝編後序

編以傷逝雖出諸江陸二文士然稱名雖遠而
取義則近逝川無迴波人命無返期要之皆可
傷也孔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蘇子瞻亦
壁之遺以逝者如斯而瀉其慷慨感嘆之懷文
通傷友賦蓋為陳郡袁炳作也炳有逸才妙賞
乃與秋草同折文通傷焉因而有賦士衡則嗟
人生之短期而長年之難得覽者若先及二賦
則傷逝編思過半矣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六

章丘李開先著

傍粧臺小令序

閒居日長頗有餘力省稼灌園之外六經訓解
義有未安者隨筆注之埃研窮既久各成一家
之言所嘗與談經者將走書乞正不事詞曲自
在仕路已然矣偶有西郡歌童投謁戲擅南北
科範指點色色過人因作傍粧臺小令一百付
之歌焉起結句同而字異雜以常言援筆即成
七法不差十九韵皆盡每於簫鼓中按拍絃索
上發聲中多悲忿之音激烈之辭似乎游心浮
氣尚有存者語云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
年壯心不已予豈若是哉昔有食人之瓜者瓜
主漫猜而大詬之其人曰瓜竊人之物見罵則
必面赤而慙心驚而熱有類乎病渴者請探手
試吾心與面果有一於是耶予此曲雖若酒後
耳熱實則瓜竊而心涼也寓言寄意聽者幸求
諸言意之表與必俱實事哉嗣後專志經術詩

文尚爾不為況詞曲又詩文之餘耶

南北挿科詞序

予少時綜理文翰之餘頗究心金元詞曲九中原燕山瓊林務頭四韻書太和正音詞話錄鬼十譜格漁隱太平陽春白雪詩酒餘音二十四散套張久可馬致遠喬夢符查德卿等八百三十二名家芙蓉箋題多月倩女等千七百五十餘雜劇靡不輯其品類識其當行音調合否字面生熟舉目如辨素蒼開口如數一二甚至歌者終

序文六之二

一發聲則按而止之曰開端有誤不必歌竟矣坐客無不屈伏時或強綴一語雖中板拍殊無定聲以此鈎致虛名然非有神解頓悟之妙好之焉而父是以知之真而作之不差耳繼叨竊科第廁名郎曹徵逐流塵競競了公務之不暇于是棄置不為今十年所矣及歸林下漸山屠太史遙以素冊索書歌詞量過聽曲采要謂瓦缶之間或可寓鍾律耶披翻架閣得舊序南北挿科數闕用以塞其請且求教益覽者若輩以

問部目以大方則非予之敢知也

詩禪前序

詩禪何所於始乎其當中古之時手人心稍變直道難行有托興有侘詩有諷諫有寓言有隱語有度詞俗謂之謎而士夫謂之詩禪如禪教深遠必由猜悟不可直指徑陳徑直則非禪象故脫殼離形棄宗滅祖者其上乘也粘皮帶骨衝宗犯祖者則聲聞辟支果也賦有大人子虛詩有桔槔何在及黃絹幼婦之說則固其流也

序文六之三

宋元以來通都大市每於元夕盛張鼓樂羅列華筵燈火輝不夜之城壺觴滿如渾之酒例用主謎一人出片紙書謎其上數人傳播里巷無長少喧聚相猜中則與紙請入坐上座賀以酒雖窮鄉僻邑亦然但燈筵遞減耳然又謂之猜燈亦猶禪家傳燈一切佛與法俱由一燈傳演之而已格有照影搭簾跳澗三翻獨脚上四下三上三下四壽星頭金剛脫靴之類每出一謎先告以某格并幾字傷或常言或書語或故事

人名物象之殊使猜者有據可觸類而通之近世亦有集成書者如謎鏡謎苑黑漆補錦簾集包羅天地山陰羽客夜雨鼓燈及杭志齊東野語之所附載間有入格者然粘帶銜犯之病或不能免視吾詩禪如叛道者當變野狐而走矣詩禪亦非予之獨能揔括古今續以拙作更以鄙意遠之千里近之則在跬步遠而近近而又未嘗不遠衆妙惟一竅一字可三書乃其真詮與訣也知此者可與衆禪可與為詩禪其於他人詩禪亦可億則屢中雖不中不遠矣

序文六之四

詩禪後序

嗚呼是詩禪也頓悟於楊修而修非造端間發於伍舉而舉遂引蔓取容於東方朔而朔實溫觴飽照張久可及我朝楊景言陳大聲皆千枝一本千流一源者也其他作者有得有失得者多市廛俗子田野村夫而書生名儒顧失之於文而不得其意譬之拜佛誦經者無得於禪而毀師罵祖乃有深達禪機者矣予是集蓋不

詩之詩不禪之禪也具正法眼者當自得之

詩禪又序

乙卯元夜衆客因觀燈過中養子宅門曰不張華燈而出奇謎應佳節而為樂事耶往歲城內外燈如畫而謎如市遊人喧闐呼噪放烟花而歌落梅今已減少而君亦如之耶中麓應之曰吾寧近省虛負富庶之名賊重差繁民貧勢促寧苦死不肯推避古言直火先焦盡盡其而伐近而焦者也如是不已燈與謎日後恐至寂寥不但減少而已吾方國民之憂顧忍獨忘其幸耶衆因請將舊所為燈謎中麓予遂出先編示之增新慨而感舊事共謀刻之印傳之餘司牧者見之或有以寬恤吾民也溫玉川所謂到頭還得蘇息否於是編不無厚望焉

市井艷詞序

憂而韻哀樂而詞藪此今古同情也正德初尚山坡手嘉靖初尚鎖南枝一則商調一則越調

南也越悅也時可考覈矣二詞譁於市井雖
兒女子初學言者亦知歌之但淫艷褻狎不堪
入耳其聲則然矣語意則直出肺肝不加雕刻
俱男女相與之情雖君臣友朋亦多有託此者
以其情尤足感人也故風出謠口真詩只在民
間三百篇大半采風者歸奏子謂今古同情者
此也嘗有一狂客晚歲傲其體以極一時譁笑
隨筆并改竄傳歌永當者繕成一百以三不
應終令小伎合唱市井間之響應真一未解俗
終也久而僕有去者有忘者予亦厭而忘之矣
客有老更狂者堅請目其曲聆其音不得已群
僕人於一堂各述所記憶者總十之二三耳晉
川粟子又曾索去數十未知與此同否復命筆
補完前數孔子嘗欲放鄭聲今之二詞可放矣
但鄭聲而已雖然放鄭聲非放鄭詩也是詞可
資一時譁笑而京韵東韵西路等韵則放之不
可不亟以雅易淫是所望於今之典樂者

市井艷詞後序

坡羊有二一北一南鎖南枝亦有二有南無
北一北一南者北簡而南繁歌聲繁簡亦隨之
然而相類有南無北者一則句短而碎一則長
短交雜而歌聲戛然不同二詞之大致如此世
之作及歌者果能暗合乎不也所以詞不易
作歌不易歌在童習創聞者且如然矣而況長
童韻高不結低不墮者乎但二詞頗壞人心
無之則無以考見俗尚所謂懲創人之逸志正
有頃乎此耳詞出識者必訝其愈趨愈下或者
又以為愈出愈奇予從而斷之曰不過愈老愈
放云

市井艷詞又序

詞出一時狂興聊以應客侑觴不意邑人有錄
之者有欲刊之者又有欲焚之者錄者嗜惡於
人刊者加災於木二者已矣焚之者其愛我耶
其先有得乎我心耶然錄者百人而有九十人
焉刊者多半焚者無幾占三人而從二人寡不
敵衆將必有錄而刊之者付之無心而已嗚呼

嗜癡之癖遂臭之夫不惟古有之居今亦有然
者予嘗吟又謂陽春雄於寡和白紵侈於衆
歌以予觀之不其然乎不其然乎

市井絕句又序

學詩者初則恐其不古久則恐其不淡學文者
初則恐其不奇久則恐其不平學書學詞者初
則恐其不勁不文久則恐其不軟不俗唐荆川
之於詩王南江之於文方兩江之於書予之於
詞其事異而理同致百而慮一者乎荆川始登
仕籍究心漢魏繼則四子二張後酷愛劉隨州
而晚唐亦多取焉南江文非漢不目其在留都
寄聲云韓文乃爾佳予猶笑其拘乎爾直至喜
蘇學乃進昨得閩中書僕之於文出入乎曾王
之間蘇氏兄弟猶以為過於豪而失之故蓋已
喜而又過之矣兩江近寄字數紙渾融無亢
之病聞因朱射陂字軟為難之說有以激成之
耳予詞散見者勿論已行世者幸卯春有
山秋有卧病江皋甲辰有南呂小令登壇及

序文六之八

序文六之九

創記脫稿於丁未夏皆俗以漸加而文隨俗遠
至於市井艷詞鄙俚甚矣而予安之遠近傳之
米南宮嘗謂東坡世皆以其為狂請質之東坡
笑曰吾從衆予之狂於詞其亦從衆者歟然孟
渭泉詩首陳後岡而荆川貳焉要之薛西原高
蘇門徐昌穀均不可少者常棲居吳皖山雖云
小才亦可附五子後若論精當雄渾無如皇甫
少玄百泉兩兄弟近多稱孔文谷喬三石不亞
栗紫園惜予林居不多見其作崔後渠自謂文
無閒語同己者惟蘇門李愚谷亦謂同者惟熊
南沙短崛精細其長也宏博則推趙浚谷南江
平正通達尤為善鳴之士書以蘇雪簑為冠能
大小能剛柔而方書則人人易識陸儼山文衡
山楊升菴王子新許龍石隄青石張雲谷羅念
菴呂江峯曹晴峯張蒙溪羅海嶽馬竹湖叔姪
俱可稱名筆豐南禹集帖序似過刻然實自况
也馬溪田之隸林翔之篆此外予未之及見
矣但荆川不獨長於詩南江不獨長於文餘數

予亦非偏長可目者予獨無他長長於詞歲久
愈長於俗遠交王漢陂近交袁西野足以資而
忘世樂而忘老三目不編詞則心煩不聞樂則
耳聾不觀舞則目瞽此康對山之託言而予之
實事也況樂以詞合舞與詞偕詞非予之獨長
乃予之獨幸耳艷詞已有兩跋意猶不足復修
言之以見一時人文之盛而予無他長亦得廁
名會與之遊更為獨幸中之大幸云

畫品序

序文之十

物無巨細各具妙理是皆出乎玄化之自然而
非由矯揉造作焉者萬物之多一物一理耳惟
夫繪事以一物而萬理具焉非華端有造化而
胸中備萬物者莫之擅據名家也 國朝名畫
比之宋元極少賞識立論者亦難其人豈非理
妙義殊未可以一言蔽之耶予於斯理究心致
力為日已久非敢謂充然有得也常山葉文
云流觀當代未見上於予者且請撰次以
藝林補缺焉於是乃作畫品五篇其一篇

樂二篇設六要括諸家所長分四病指
其比自鴈行無甚高下渾為一途可也五篇述
各家所從來之原此據其所見者如此其間遺
逸者借曰有之亦不多矣

畫品後序

序文之十一

畫品論人皆已遊者見在世如葉常山文衡山
衡山子嘉 張平山張貴所謝樗仙沈青門王
仲山楊茂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鄔亭山郭
天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胡守寧未敢輕議
以蓋棺始定畫猶文學隨時消長然有夫半高
年雖消長相去不遠獨守寧久死失議及就而
較之常山其傑然者可仰觀文進下視樗仙所
作武當圖能盡其勢模小仙大筆山水人物
以逼真衡山能小而不能大精巧本之樗仙
平山猶惡人物如印板萬十一事貴
仗可惜生疎樗仙時畫中之高者
之琳者仲山水墨畫中之微有志味者

學衡山今不知何如仰山後庄思石亭山各負時名是皆魯衛之政後庄草蟲為優以勤苦得之隨水草尋蟲觀其形像書摺中所藏死蟲無算天錫既無此工所以遠出其下李范及陳以未見其畫難評總之乃區區一人有限之見豈敢為一定不易之論哉大抵畫分兩家有收藏家有賞鑒家有財力能多致者收藏家也善旌別知源委者賞鑒家也兩家勢不能兼王林屋洪西溪可稱收藏許默齋山西縣宰忘其名可

序文六之十二

稱賞鑒崔岱屏李蒲汀似收藏而非收藏似賞鑒而非賞鑒毛南寧田拒山既非收藏又非賞鑒予嘗戲之曰二君人品極高而畫品最下二君笑曰子存心雖公而持論過刻予復笑而大言曰據予所棄者容有佳畫而所取者更無劣畫矣渺予小子收藏賞鑒而有媿顏持過刻之論而欲取信於人其亦難矣不惟不信且有忌其恃才詬其狂妄者矣文進畫筆宋之入院高手或不能及自元迄今俱非其比 宣廟喜繪

事一時待詔如謝廷詢倪端石銳李在等則又文進之僕隸與臺耳一日在仁智殿呈畫進以得意者為首乃秋江獨釣圖畫一紅袍人垂釣於江邊畫家惟紅色最難著進獨得古法廷詢從旁奏云畫雖好但恨鄙野 宣廟詰之乃曰大紅是朝官品服釣魚人安得有此遂揮其餘幅不經 御覽進寓京大寢門前冷落每向諸畫士乞米充口而廷詢則時所崇尚曾為閣臣作大畫倩進代筆偶高文毅穀苗文康袁陳少保循張尚書瑛同往其家見之怒曰原命爾為之何乃轉托非其人耶進遂辭歸後復召潛寺中不赴嫁女無貲以畫求濟無應之者身後名愈重而畫愈貴全堂非百金不可得有令其子歲畫買羅門錢者其子失誤其父責之進為之畫兩紙以緩其責終是難用寔之佛閣後亦有持重價易之者進嘗自嘆曰吾胸中頗有許多事業爭奈世無識者不能發揚予論不能為今之人敢望求知於今之人哉公論久而後

序文六之十三

進不待久不識即有知予者乎抑或有罪予未
久而知之者乎自信之篤知與不知定與不定
有不暇計也

畫品又序

胡胡山村寓與中麓子隱居密邇嘗過而觀所
著畫品以為國朝善畫者雖貴備不少假借
有片長亦不棄遺但不詳其鄉貫字號及仕否
行業茫然不知為何處人亦不知為何如人予
意以為主於論畫而不暇於論人如春秋之法

序文六之四

不繫乎大夫者終始人之而弗詳因執書逐名
扣之予遂名應之胡山澤筆之於冊止有數人
未真者以待查補據此不惟知畫且從而知人矣
戴進字文進號靜菴錢塘人不但工畫制行亦
復高潔吳偉字士英號小仙江夏人以欽取授
錦衣百戶性豪放輕利重義在富貴室如受束
縛得脫則狂走長呼內臣雖持重貨求畫不得
其片張半幅陶成字孟學號雲湖寶應人領應
天鄉薦性資脫洒不惟善畫篆隸尤工杜筆字

懼男號握若丹徒人博雅精敏詩文字書久擅
時名呂紀字廷振四明人錦衣指揮德性端謹
夏景字仲昭東吳人累官太常寺卿書畫詩文
皆佳求者踵至能一一應之可見其人周臣字
舜臣號東村東吳人詩亦有思致蔣子成江東
人唐寅字伯虎東吳人舉弘治戊午鄉試第一
以會試事誅累終其身李在字以政莆田人以
畫士欽取沈周字啓南號石田蘇州人文學
該洽詩律清新作字亦古拙可取林良字以善
廣東人錦衣指揮聲名初在呂紀之上九紀作
作多假書良名後則不然矣王田字舜耕單縣
人以知縣致政善詠諧信口為詞聾人聽聞謝
廷詢或又以為廷循永嘉人清慎有文丁玉川
江右人商喜字惟吉汪質字孟文號海雲金陵
人鍾欽禮號南越山人王世昌號歷山濟南人
與吳偉同時被徵葉仲業正名葉澄字元靜號
常山世居京師原東吳人文璧字微明因以字
徵聘遂定為名更字微仲號衡山蘇州人詩畫

序文六之五

俱妙小楷尤勝少年即不受賻父千金士林重
之官翰林待詔夏芷字廷芳錢塘人陳憲章號
如隱會稽人石銳字以明錢塘人張暉太倉人
史廷直號癡翁江東人性不受羈赤脚騎牛著
道衣腰繫黃條劉俊字廷偉表璘字廷器張祿
號平山古汴人張合字懋觀號貴所永昌人舉
進士以吏部員外郎出歷藩參謝時臣字子忠
號樗山蘇州人沈仕號青門杭州人性好遊覽詩
寫精絕高出畫筆之上鄔亭山蘇州人郭錫字
天賜樂安人楊戍生陶仰山劉後庄呂思石紀
之曾孫李本仁范行甫陳莫之皆浙人書畢又
扣目今誰為第一曰惟元靜表誰為第一曰
惟有王辰字子龍者他非所知也胡山子乃大
駭曰日用緊要書他人尚不能記乃於一藝亦
能悉舉其實若是醫家言人之魂魄俱好者方
能善解而久記中龍魂魄其獨優者歟嗚呼予
愚故當哉聊述一時問答之言附諸畫品之後

序文六之十六

中麓拙對序

屬對在文事中為末技然童而習之至白首有
不能得其肯綮者此與詩聯變別只宜嚴而切
簡而明雖若出自信口字句渾然天成無雕琢
之跡有金石之聲是則可傳傳而可遠不當以
末技目之矣近世士夫家或新歲或創起亭臺
樓館門楹之間頗尚對語惜予聞見不廣間有
可傳可遠者不過數聯耳 趙王春帖云小心
經事久老眼閱人多陸儼山以學士陞祭酒云
夢王登金十八人中唐學士升堂入室三千門
下魯諸生李崆峒題河南藩司云依河洛而拱
嵩行人物鍾山川之秀枕嶠函而負伊闕風氣
當天地之中顧未齋書道觀云道院闌玄風看
八百班行聯玉笋宗門與景運願三千世界湧
金蓮駱龍仙在南海作縣南斗以南觀北斗後
天之後見先天陸少石提學山東牢落傳經教
及三千未化蹉跎學道年今四十無聞王鳳泉
左遷濱州天下雄圖惟海岱古來循吏有龔黃

序文六之十七

蘇軾策野老浴丹澗底引來龍窟水山僧煮雪
松梢帶得鶴巢雲予鄉前輩作蹴鞠對云半空
箕弄團圓月一氣包藏渾沌天是皆與鄙意合
予舉此以例其餘云予自罷太常歸舊里稍稍
摩田園葺廬舍傍水依山足以樂而忘老遍設
門帘以見志林泉花鳥耕稼之外無他辭遊客
往往見取錄之而去但得此遺彼因總成小集
以應客而并述其由如此嗚呼生當盛世仕
則步止容與安享祿位處則田而食屋而居支
願而卧鼓腹而嬉得以為太平之民山澤之癯
敢忘所自耶詩云無德不報况大德同玄造者
乎凡我臣民其何以為報也

中麓拙對後序

士君子通籍金閨垂紳玉闕凡有詩作多做唐
賢或應製或早朝金玉宮殿色象之詞無不臻
括成章及至遺榮物外投老丘中驟爾不能為
隱逸之音已而讀陶孟有得所言始與遇合予
之於對亦若詩然初猶蹇澁以出京無幾尚循

故步久之與世相忘吐辭稍順隱逸對語積石
成千分為二卷名以中麓山人拙對巧非不欲
才力限之也詩有長篇意猶不盡對則取足於
兩言之間亦云難矣夫在朝言朝在野言野同
一鴈也噫噫而春喚喚而秋予惟隨所遇而鳴
其盛耳敢以對而擬詩哉

山東鹽運司志序

先也筮仕嘗備員戶曹于時梁儉菴為尚書精
于吏事不以先為新任委修條例自念豈但條
例當修哉而會計錄尤其關要者條例完日當
更為此錄功未半而改官乃以屬之黃郎中華
黃陞又以屬之毛員外際遷轉不常迄無成功
繼為尚書者屢欲修之以承委難其人既復中
止張龍湖大學士素熟於世務者主考會試嘗
以進會計錄為擬題二事均之不可一日無焉
者也予稿雖草創而於鹽法獨加詳焉以鹽維
戶曹之一事而實戶曹之重事也括其大綱為
十有二時開中以清本源禁私販以通官鹽便

協之以寬法令公權衡以杜奸欺寬法網以救
商命禁奸貪以杜僥倖華夾帶以正國體比事
例以備商本通官塩以銷引目疏壅滯以便商
情以清宿弊比事例以蘇商困而節目
各分詳焉大較首准次浙長蘆又次之山東又
次之山東固云不逮他方然頗奏貢青州則塩
之始也古未有官鬻官難者齊用管仲之策則
塩法之始也塩與法俱自山東始而志可獨無
之乎山採海煎雪凝玉屑民之大命係之軍之
命脉賴之歷漢唐宋沿襲不改至我朝而尤
重焉飛輓之法行而三十鍾致一石者無有矣
非良法善政亘古今而不可廢者乎准浙長蘆
俱有志而山東獨無之其為缺典亦所之條例
與會計錄也巡察賓湖曹公慨然興議以為此
而不志前何以考後何以守遂屬稿王寄山
專任其事而輔之以運判周謝傳訪極
力苦心則繁謁嬰一準之於馬難記核實切
用不亞夫杜佑通典千百年利害之源千百里

與販之地如指諸掌上而燦在目前覽之終焉
始知凡例所云無一字之虛繆而有三長之
該也運使王湛江雖履任在後實趣其成同寅
皆守嚴行潔才敏慮周又重之以賓湖之捷使
所以能集事如此賓湖風清巡地望重臺端代
賓湖者為川谷焉公巡按則獲渠毛公各有不
避權豪之譽震肅內外之風撫臺安峰劉公捐
撫安靜能達在下之情而得大臣之體是皆有
關於治有補塩政者也天下之撫按者俱如是
焉則天下其平矣志成之次日運司諸君走評
致書託予為之序文予嘗以吏事之精纂餘卷
世務之熟慕龍湖既為林下廢人不復談天下
事久矣而可為塩志作序文哉然諸君之意不
敢固違又喜志與予所草創條例綱目大同小
異謹勉而為之雖然志誠備矣然尚有一二事
可參考者予不言及之耳成化初年信陽等
七場塩課盡數折納布絹銀兩迨年十月終解
外修名通關於遠以致引目壅積商本虧折先

年開中一商止許一運司引鹽以後格派止於
淮浙相兼故得以嚴截買截賣之法後亦以各
邊開中山東引並無額者遂有南北搭派之例
道里隔奔走日不暇給且有三五年沒官之
限若許令弟男人等赴官運司填名文簿亦通
商之一長筭也嘗觀馬正郎曾將山東長蘆隆
其價無高報買雜搭派淮浙鹽內只得重價
納出減價分撥與他商及至引多積滯不行雖
減價十分之九亦無人承用積弊損折盡歸兩
淮且畏新例勘合到運遠限者革沒三分之一
叫名未到者遂名罰數千引上下各有年限或
疾病或父母物故或資本借貸不敷分撥捐勒
先赴淮浙急迴山東遠限受罰矣又聞長蘆山
東一包共計四百三十斤內二百零五斤為正
引長蘆定價二錢山東一錢五分內二百二十
五斤為餘鹽長蘆南鹽並所銀三錢北鹽並所
三錢五分山東三錢八分商人嫌重不肯樂從
今減七分該銀三錢一分以上正鹽俱各照舊

開通報中長蘆山東上納折色價銀如遇豐年
情願上納本色者聽從其便餘鹽在運司納銀
解部轉發各邊雜買各兵糧草以備支用又有
一破格之法他引暫閉只行長蘆山東者一倍
而獲十倍之利事體重大必須題請或以為
迂遠亦不可知鹽法有一言可以蔽之者寬商
而已或者又以為為利國之言者公也為利商
之言者嫌也嫌不當避耶嗚呼商猶農也不奪
農利可使田也不奪商利可使鹽也奪其農利
彼不利我田我田其自治耶奪其商利彼不利
我鹽我鹽其自食耶是故利農者自利也利商
者亦自利也在邇陳陳相因在部源源而來國
之利莫大焉納銀于衣冠之部惟恐不足缺糧
於矢石之邊不求有餘當道者縱不為商人計
獨不為飛輓之良法善政惜耶序終漫述於
見豹一斑盡蛇添足諸君試請之賓湖鄙言
有可採而附諸鹽志之後者乎

詠雪詩序

詩有難題有俗題雪題甚雅而亦甚難不惟難於今而古亦難之作者不惟鮮於今而古亦鮮焉惟其題難作鮮而佳詩因是不多得簡文帝詩太宗帝王不當以聲律較論實則高古不可及亦有言吳均何遜徐陵張正見六朝詩人各一首殊不逮其他作唐則李嶠司空曙張九齡孟浩然杜荀鶴劉長卿祖詠戴叔倫揚巨源賈島鄭谷亦人各一首二首則白居易許渾駱賓王錢起李商隱三則常應物溫庭筠四則韓退之李杜亦止數首其不逮他作與六朝人俱一焉而已然當以長安雪後并紫微晴雪為冠我朝自詩道盛後論之何大復李崢峒遵尚李杜辭雄調古有功於詩不小然後逸粗豪無沉着冲淡意味識者謂一失之方一失之亢其雪詩如天門望雪梁園春深等作正坐方亢之病唐之二作惟唐荆川禁中二作為能近之其和蘇十首見者率不愜意孟有涯儘可但結句上林篇非雪事次則薛西原陳後岡高蘇門

序文六之五

王夢澤徐昌穀孟渭泉屠竹壚吳皖山謝多者亦不過三四首雖是唐聲其不逮他作猶之手唐及六朝也下此者不待論矣客歲丙辰一迎長以後迎陽以前連雪不已予因雪而為詩歷日不夕得詩六十三首既又春雪得六首共詩八十九首似云多矣然詩貴工而不貴多予惟勉強粧綴所謂雖多亦奚以為者也題難而又古今人之所鮮者宜其遠不逮他作而他作素非所長檢之俱不能工韓子有言懽欣之辭難工窮苦之言易好雪詩皆喜辭也殆又為三難矣犯三難而求工辭雖才力之高者猶或不能況予又綿力中才奈何以嘉祥樂事而為強顏苦語也嘗就正於脉泉李公公乃過許必為篇什富麗如開武庫而出甲兵色色醒目何中麓胸中蘊括如許雪景耶可謂前無古人矣脉泉蓋通家愛厚善善長而惡惡短者也予惡敢當哉予惡敢當哉弘正以來翰林有雪詩故多刊布詩冊韓熙載撰次四時節令風雨

序文六之五

雪取名歲華紀麗予乃林下散人不敢竊比翰林欲賞而於今雪詠之獨詳願步紀麗之後塵云

詩雪詩後序

蘇東坡昔守汝陰雪中會飲聚星堂與衆客賦雪詩倣效歐文忠公禁體不以鹽玉鶴鷺等物為比不使皓白鮮素等字落句詩意興活潑拘拘謏謏意興掃地盡矣古人倡興尚不用原韻况若是乎其嚴耶不人言而學鸚鵡不華語而

序文卷之三

學羅剎國世固有欣常喜新者在歐蘇高才則可耳予之詠雪不限乎此尚且格卑調劣意皆字重限則又不知當何如矣詩有別才以朽腐為神化因淺近而出新奇心雖知而慕之不但力有不足亦且年有不及日課一詩不如日閒一時日閒一時不如日玩一卦日玩一卦又不如無所操存而長虛靈其心嗣今不特雪詩闕筆一切勞心無益事俱有所懲戒不復為之矣加我數年當持此以為印可未知果能不畔其

言否

田間四時行樂詩序

中庭子素不能詩詩不能多客有携梅花百詠過予山堂相戲者予亦可為此乎予曰詩不難於百而難於一韻韻不難於一而難於如唐七言律則其尤難者一兩首即可名世百而不佳雖多亦奚以為嚴滄浪以崔顥黃鶴樓詩為唐人第一何大復薛西原以沈佺期盧家少婦為第一或舉似揚升菴升菴定之曰崔詩賦體多沈詩比興多以畫家法論之沈詩披瀝波崔詩大斧劈皴也客且退待三日後復會於此將為詩一韻百首中必半唐人一能之已百之當時過於自信比詩成客至慚不敢出雖梅花百詠不及而况於唐乎客乃索之甚力稱之太高油之踴躍而去遺梅花詩於山堂不復取

田間四時行樂詩後序

古來詩人有唱酬無聲和風賦成於唐之末和問至宋則灼奇闕特出於宋然多亦不

過八九和耳積而至百雖為古人之所不屑而亦古人之所甚難今人勿論矣予是詩注脚字死而實獨一青字雖虛然亦非圖活者所以難於次押句意因而或失照應才限之韻拘之也聊以適一時之興非敢有奇博之心客有愛而刻之者知之晚不及停其工印冊殆遍布邑中矣乃遺之以書願焚其刻而滅其跡客言工不足惜詩能一韻百詠雖古人亦難之者至於棄而不傳為可惜耳焚而滅之事不由君矣嗚呼

序文卷之六

予觀經籍考及崇文書目所載詩集至少者人各不下數卷今存於世者能有幾何以予百詠詩較之奚啻鄧林一木九牛一毛哉存亡無足深惜祇恐見是刻者以予有好名之累乃述與客性復之言以為後序而特著前意云

賀馬南冶七十三壽序

富壽康寧而身無愁苦短折世之人孰不欲之然富壽康寧者少而愁苦短折者不可勝計其端有三焉一係之天一係之上二係之已夫松崖

則曰松石則盤鳥林則舒魚淵則遊如人長生實之氣負賴壽之寶蓋本之天者也本天者壽世帝民朴世生民熙政善養遂教舉行修飽暖安逸而無爭鬭流離蓋本之上者也本上者壽魚爛以餌蛾滅以燭燭滅風膏灰以火無搖爾精無後爾神蓋本之己者也本己者同歸壽夭者不可必上者存乎遇已者所當自盡也南冶馬先生壽年七十三矣二月二日其誕辰也前此宜賀者久矣每於是日輒避而不肯居今壽愈高而賀不可少其情亦似乎不可拘遂謀之于弟不令其知密為此文扣其門而登其堂觴而獻之以報相知從而祝之以期上壽曰人有無年而稱壽者有無德而受壽者矣亦有不相知而強壽者矣雖捧巨觴期上壽不亦交有愧而兩無謂哉南冶氣雄形厚性直情真本之天者隨不與人同又際太平之運生熙洽之時此雖與人同而壽會逢其適也至於履貞蹈道約已豐人內空洞而外坦易退然不

序文卷之九

是非而介然不可屈撓衣惟隨新舊食不擇精
糲善為農如能吏至為吏則又守分如老農飲
其跡於塵俗之外而足其樂於山水之間未嘗
驚奇行獵高名而名行傳於州省知於縉紳不
但以財濟人且能以兵衛鄉有陰德者必有陽
報欲吾壽者戒其戕吾生先生於已之當自盡
者無遺憾焉其壽也固宜予兄弟之賀壽也顧
不相宜哉居嘗往來見其頽渥腹堅髯黑飯壯
足知壽徵時或馳馬試劍猶有少年之慷慨由

序文卷之三

此以躋上壽端可必者莊子又謂恬愉難兼先
生有賢嗣善文目前大振又有令孫讀書將來
踵武內恬於心外愉於體更出乎予所云三者
之外上壽尤不可限量矣予所謂壽者如此若
夫擬北斗之高添東海之籌繪西池之圖製南
山之頌是固常情常套之舉非所以報相知云

送月溪溫節推遷萊州序

萊在章邑大東官其地者兵司大約兩月一之
省守則季一之馬佐則歲一之馬間有便道訪

及者中麓子自以林下廢人率常儉於見也是
以賢士名知流風善政目且耳之者其亦稀矣
不聞時事不接達人乃吾理道如此非敢矯情
過亢也月溪溫節推先生嘗因公事相遇素慕
其声而又超出俗吏常格之外傾盖有如舊交
把盃時有新得徘徊旬日乃始反轡而東嗣後
仍堅吾不見客之心而掃吾緊杜門之跡待三
年政大成而膺首徵更一見而賀之今別是亦
遠別遂祖之而又為之言曰君性寬而心慈政

序文卷之三

善而刑簡清如朱絃之琴明比凝冰之鑑然萊
之民風官政一事不忍百事擁引一日告於官
十日不得安一夫暴於市十夫潛於室所以懲
無良而止健訟者非剛斷不可書云高明剛克
孔子云明察以斷敢為知己言之且日夜望之

贈張雲霞詩序

雲霞張子學有獨得因出而四遊內修外養有
賢於人者是處多被人苦留張子輒傾心竭誠
與人交而有益敬而無失數來吾章近又借居

吾庶子素不接方外士惟於張子奇其術而重其人是之禮貌而館穀之耳偶檢書笥得一素卷遂為詩二首并撰數言以見予非泛交而張非他比也國珍其名佩玉其字河南連川郡人自號雲霞無遠近大小咸以張雲霞稱之問其名字翻不知為誰予特詳及之俟他日有傳方技仙釋者或有所憑籍云

雲霞十字文序

宮唐陸儼山常示予義之十字文與周興嗣所撰不同愛其筆法比之他帖獨神末句乃義之頓首載拜草書豈其後有者無幾周散騎更自撰一通耶若云為贖罪頓使一夜白頭此好事者之為也又嘗見李蒲汀尚書所藏大觀帖止一卷俱二王書雖遊絲筆亦有焉且裝池如法不但輕似蟬翼而已以為平生兩奇遇也近得雪簑子真乃今之古人至其筆用中鋒字無四書又有高出乎古人者蓋奇之又奇矣覽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為之表也

寶劍記序 改竄雪簑之作

琵琶記冠絕諸戲文自勝國已遍傳宇內矣作者乃陳留高則成闕關謝客極力苦心歌詠則口涎沫不絕按節拍則腳點樓板皆穿積之歲月然後出以示人猶且神其事而侈其說以二燭光合遂名其樓為瑞光云予性頗嗜曲調醉後狂歌只覺鴈魚錦梁州序四朝元本序及甘州歌等六七闕為可耳餘皆懈鬆支漫更用韻差池甚有一詞四五韻者是記則蒼老渾成流麗欵曲人之異態隱情描寫殆盡音韻諧和言辭俊美終篇一律有難於去取者兼之起引散說詩句填詞無不高妙者足以寒奸雄之膽而堅善良之心才思文學當作古今絕倡雖琵琶記遠避其鋒下此者毋論也但不知作者為誰予遊東國只聞歌之者多而章丘尤甚無亦章人為之耶或曰坦窩始之蘭谷繼之山東翁正之中麓子成之也然哉非哉聞其對客酒翰如不經意繚兩越月而脫稿矣固不待持爰亦

不惜燭光為之瑞應也果爾是則詞林之幸而中麓之不幸也近見有貽中麓書者其略曰時從門下自候問行藏云多註疏古六經或云多讀書歌舞酒爽以自頹放而其所著者間或引引誰護之詞客或以此病之然僕獨竊笑笑之者又非所揣於賢者之深微也天之生才才才之在人各有所適夫既不得顯施譬之千里之馬而困槽枥之下其志長在奮報也不得不齧足而悲鳴是以古之豪賢俊偉之士往往有所托焉以發其悲憤慷慨抑鬱不平之衷或隱於釣或乞於市或困於鼓刀或歌或嘯或擊節或嗜啜或醫卜或詠諧駁雜之數者非其故為與時浮沉者歟而其中之所持則固溷於世之耳目而非其所見與聞者矣中麓優書曰僕之踪跡有時註書有時摘文有時對客調笑聚童放歌而編捏南北詞曲則時時有之士大夫獨聞其放僕之得意處正在乎是所謂人不知之味更長也觀此則真無無也

序文之三十四

近因賢內之喪嘆流影之似飛悟生人之如寄一切勞心事罷棄不為小令且難見之矣况乎文與經解及如寶劍記數萬言耶嘗拉數友款予檣演此戲坐客無不泣下沾襟恐其累吾道心洒半而先逝然猶為此言者將以聞其微而表其素有才如此使之甘為溝中之斷下亦深可惜耶過此以往將與之嗟吸冲和珍攝元液以圖超出塵壘之外而遨遊蓬閣之區不猶賢於微逐騷壇墮落苦海耶聞者若以為狂則其狂滋甚矣邑侯平岡恐是記失傳託刻之蓋政而兼文者也誠心直道以翰林清貴而出是官勞心撫字苦志辭章不知身為遷客宜其有是舉也繼此刻者當不啻琵琶記之多古有一藝成名者以是刻名出則成之上較諸得志一時富貴必不肯相博也若是者則又中麓之幸矣

寶劍記後序記晏松澗為之言

或有問乎松澗子者世鮮知音何以謂之知音也曰知填詞知小令知長套知雜劇知戲文知

院本知北十法知南九宮知節拍指點善作而能歌總之曰知音問者乃笑曰若是者不惟世鮮且無之矣予曰子不見中麓寶劍記耶又不見其童輩搬演寶劍記耶嗚呼備之矣園亭揭一對語云書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聲四十人有一老教師亦以一對囊之年幾七十歌猶壯曲有三千調轉高久負詩山曲海之名又與王溪陂康對山二詞客相友善壯年謝政鎮日延賓備是數者謂之知音蓋舉世絕無而僅有者也問者更大笑絕倒曰有才如此不宅心經術童子不使之讀書歌古詩而乃編詞作戲與平日所為大不相蒙中麓將如斯已手盍勸之火其書而散其童子曰此乃所以為中麓也古來以才自負者若不得乘時柄用非以樂事繫其心往往發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歲月暗老豪傑矣不可也如不我然當會中麓而問之問又不之荅遂書之以俟知其心者

賀袁西野七十三壽序

予家書有二畫圖一瑤池春曉一玉洞桃花樹春每對客披閱以為此可將壽意待西野袁先生誕期已及持以獻之以報四十年相交之情袁言西野只願壽一語不願得二圖予惟西野性坦易制行剛方父雖仕宦殊無厚遺西野農商兼作蚤晚克勤因而鳩財拓產化約為豐然儉素不愧清白吏後裔年今七十有三齒堅食壯髮黑顏童冬寒足不近爐夏熱手不揮扇朝遊身不倚杖夜誦目不生花雖長於詞賦於棋惟以寄興不至苦心老子所謂視聽辭欲皆損用能五性不賊七情不鑿諸病安從生而百餘歲壽可取必也近雖生計稍不遂而脛瘡微作梗行且復舊亦不足以動其真念子一而孫多譬諸渭及長江其發源岷山與鳥鼠也止可溫觴耳迨澧涇涑沮連河而入海經瞿唐大別接日而滔天其勢於是手始盛矣壽多由於心樂樂莫大於後蕃以此壽西野果愈於二畫圖石主客交觴稱慶之際恍如萬里瑤池之在

序文卷三

序文卷三

庭戶間而千年結實之補桃吐花於几席前也

孝廉堂序 改定門人李過陽之作

中麓以問學幹局有聲乎寺曹之間世方望其
膺華選而歷崇階大行其志為天下生人造福
乃振衣長嘯投効東歸聞者咸疑其遁跡之早
而忘世之決蹈過方之病而似幽人之貞歸而
治第於城之西南隅中構一堂頗宏壯而鮮麗
市材於河伐石於山攻木之工鎔金之匠陶泥
染畫皆博取乎遠近之良堂前有對廂有重門

序文交主

有門房堂後有寢居有翼室有二樓二臺二捲
厦及一小廳二假山一山有洞園亭六圍門二名
花甍石充斥其中寢後重門如前堂左有家廟
右有解庫有廚竈井欄稍遠則有書屋見者咸
疑其素勵清節守官歲當事日不聽請託能屈
抑權貴人以此不容於世乃今何若是侈也古
所謂服其廡而訝其奢其中麓之謂歟况古有
明戒居不踰度國有章程服舍適式者不輕
竇無亦讀書不讀律之故耶且以孝廉字扁其

堂雖相知者亦疑焉夫漢唐以孝廉取士蓋為

未爵之人特懸此科予以表逸民而求隱行也
中麓嘗官於朝矣其他字額對帖無不類此又
何其名實不相蒙也余為門客尚未能解其義
矧門牆之外萬里之遠者乎間以請之乃欲答
而不答遂以愚意質問之夫兩及門三上書者
風之靡也三揖而進一辭而退者士之介也乘
流則行遇坎則止者道之中也見幾而作知止
不殆者保身之明哲也不為而後有為知退難

序文交主

於知進中麓未第時曾習舉業於河上寺中堂
嘗受河上公術耶故曰養粹於其訥哉勇於其
怯暫免官而宅心大經濟他日復出探囊試方
終有大過人者耳卧龍躍馬本自一途亟遽飛
鵬各逢其適是之強仕之年即有懸車之興其
抵家而為此堂也攷之於古則木經及帶遠法
式梓人遺制多有合者其在於今則猶古定制
并集禮禮儀定式禁華奢侈近例不般故違四
品者廳堂七間今反貶其二矣出月俸柴薪之

餘購置舊產之助工食得之戶曹使者事還
之同年司諫一夫一物未嘗取之縣司鄉人猶
後正作效能不數月而堂落成再涉歲而完
備非潤屋之貲財豐裕乃主人之調度美善也
雖遊者駭為傳者譁為掩之不足當巨室之一
玩而敵勲貴一屋之直也至於以孝廉名堂義
亦有取豈以曾登仕籍而不可是名哉掄賢黜
劣剔滯拔淹宣力効勞擢文敷政孝之移於忠
者也化俗勸善懾暴服強如古之陳太丘濟困扶
危恤孤優老如今之尹恭襄孝之在於鄉者也
門無私謁吏有畏心守俸如井泉而律身如處
子廉之著於任者也外貌泛交而內有界限終
日享客而未嘗酌酒非其有一介不取勇於義
萬折不回人有苦役未平每懇告於有司者之
前不因事而媒利不恃勢而凌人非其廉之見
於歸田者乎是則孝廉之云仕否以之不止養
親繁已亦非專為在野者設也其聞而疑者不
知之甚者也見而疑者不知之次者也知而而

序文卷之四

疑者知之淺者也愚三說將何居焉中麓復欲
答而不答余曰無言之教難免有隱之疑若終
無酬答則疑不在他人而在門下人矣中麓乃喟
然嘆復莞爾而笑曰古有以隱為高亦有以
財自污者調愈高而和愈寡知我者稀則我貴
吾嘗以文自負以兵自雄有震蕩一世之才經
營四方之志一麾而不復出者此堂也然得以
保首領而長子孫優游讌樂多歷歲年者亦此
堂也嗚呼此堂也夫余聞言始豁然大悟乃知
豪傑之所存與於持細行而拘拘於小廉曲謹
者殊絕迥而違人即語之曰堂成而中麓真隱
矣以後幸勿以李徵君稱之但曰孝廉處士可
也適親友相率往賀遂以答問之言為叙如右
而賀客姓名備書於左云

賀萊蕪楊尹慶膺獎勵序

世有尚玄者朝遊漆園暮宿盧塞往往以
為侶與夏有黑而作朋有悅白者
狎群鴈而忘機乘雙鶴以訪友又去

鹹者東臨滄海西走鹽池啖枯魚而充饑飲瀉
而解渴有嗜甘者南適中山北棲黃壤采甜
菊而填枕引醴泉而鑿池人之好尚不同如此
欲娛於衆目適於衆口其亦難矣哉見嶼揚先
生之尹萊蕪也睦於同官教在諸士惠流百姓
獎之者先有一司僕一撫院後有傳何兩巡臺
其措辭雖不一而稱其賢則同將以是月念又
八日舉獎儀於學宮而設禮譙於縣堂其僚友
龐丞蕭簿并

序文卷四十三

問言以發之章與策對土近而素聞其政又去
歲因公事探顏而親見其人性而直政誠而
懇有以瘵疲憊而改觀聽獎辭足以槩其人而
詳其政至於弭盜賊善興造此則獎辭之所未
及者人之好尚不同而能使上下皆賢之此何
以哉由其守廉而心慈爾廉與慈人之首行而
政之先務也甘雖無味而天下之至味於是出
焉白本無文而天下之至文於是生焉故曰甘
受和白受采白有似手廉慈有似手甘爰之尚

玄喜賦者亦將變而從之矣雖然屢獎不如一
薦獎止比之美考語薦則登之旌異簿徵取非
薦不可得故作吏者有一通言屢獎雖足以見
賢一薦方可以濟事見嶼之薦剡將必繼獎撤
而登至首徵 欽取獨先東國司諫執法列衆
內廷矣用以興文調鼎而天下之治有賴不但
庇覆一邑而已然易心生於所忽官箴時當自
省為清白良牧為文不忍甘言而以藥石終之
惟見嶼不以為刺目苦口則萬幸矣

序文卷四十三

勒石考德集序

李開先曰吾門世世積德有聲手一方父矣然
積德有三棲身隴畝寄跡樵蘇不入城府不求
聞達是之謂隱德傳云隱德弗耀文能平國武
足籌邊吏治精明兵勲赫奕是之謂顯德詩云
不顯惟德濟苦持危憐貧字幼施於不報之地
歲於獨知之天是之謂陰德李士謙云陰德猶
耳鳴自吾祖至父行世惟力田居村落止擇一
可讀書者來城市故近南城有宅一區蓋宋末

抵今矣家實累萬良田百頃官則武為都統文
為州守等秩其積德三事如前所云皆其實行
且兼而有之者也吾之為子孫者農則田粒足
供數口宅毛可備四時鄉風敦朴化日舒遲開
鐫惟野客呼門絕里胥仕則康祿虛糜歲時坐
積品階漸峻金紫究歸生者獲封死則有贈
龍章鸞誥恩及泉原華表穹碑先生草木 馨
制溫綸深勒於石附以志表編成摭集俱是石
刻名以勒石考德皆 皇恩之下庇而祖德之

序文六十四

遠流也為之子孫者如不常厥德德或二三焉
其何以報 國而承家也哉噫斯編也非惟考
祖德而子孫亦因以自考云

西野春遊詞序

詞與詩意同而體異詩宜悠遠而有餘味詞宜
明白而不難知以詞為詩詩劣矣以詩為詞
詞斯乖矣其法備於中原韻其人詳於錢愚
其畧載於正音譜至於務頭瓊林燕山等集與
夫天機餘錦陽春白雪太平樂府樂府群玉群

珠等詞是皆韻之通用而詞之上選者也傳奇
戲文雖分南北套詞小令雖有短長其微妙則
一而已悟入之功存乎作者之天資學力耳然
俱以金元為準猶之詩以唐為極也何也詞肇
於金而盛於元元不成邊賦稅輕而衣食足衣
食足而歌詠作樂於心而聲於口長之為套短之
為令傳奇戲文於是乎侈而可準矣積善菴謂不
可以胡政而少之亦天下之公言也國初如劉
東生王子一李直夫諸名家尚有金元風格迺
後分而兩之用本色者為詞人之詞否則為文
人之詞矣自陳大聲正德丁卯年沒後惟有王
洪陂為最陳乃元詞之下者而王乃文詞之高
者也可是等儕有未易以軒輊者若兼而有之
其元哉其猶詩之唐而不可上者哉予與西野
先生為詞友將四十年矣知而守之未敢輕以示
人恐聞者以為談之奇而負之妄也朋珠夜投
將按劍而視我矣西野年愈長詞益工而論尤
合近作春遊一闕語俊意長俗雅俱備聲中金

序文六十五

石色兼玄黃真如遊上林而踏青郊淑景春葩
歷歷在目予愛而刻之因併序詞之源流如此
或以為詞小技也君何宅心焉嗟哉是何薄視
之而輕言之也音多字少為南詞音字相半為
北詞字多音少為院本詩餘簡於院本唐詩簡
於詩餘漢樂府視詩餘則又簡而質矣三百篇
皆中聲而無文可被管絃者也由南詞而北由
北而詩餘由詩餘而唐詩而漢樂府而三百篇
古樂庶幾乎可興故曰今之樂猶古之樂也嗚
乎擴今詞之真傳而復古樂之絕響其在文
明之世乎

重訂雙修揭要集序

吏曹重門內南為稽勲司東鄰文選後俯通衢
既非文選之多政日聽通衢之歌聲都下謂之
外翰同官稱為吏隱有摘陋室銘為戲者有笙
簧之聒耳無案牘之勞形不穀為郎於此歲已
周矣事簡既可藏拙心閒又可修真乃細閱雲
笈七籤并博采道藏中有關涉玄學者終以傳

抄傳聞秘旨苦究沉思必與吾心契合乃始放
過檢所得而揭其要共有七節性命雙修因名
其集曰雙修揭要人言生之道有餘而後治之
道斯玄閒司培養以待冗時作用以圖報效
明時及為文選作用既不能副其所養今歸林
下培養又置之無用後取舊著讀之多有支離
齟齬者及秋蕭筆札可親督耕省斂之暇從
而改定之凡七節節節鑿鑿可行更名重訂
雙修揭要云交有數道友靈根頓悟真訣有傳
將以是就正共超塵障但恐更生命薄丹砂易
耗而仙階愈遠耳然癡心牢不可破徑行挽不
可回縱不能得長生獨不可護殘年耶

四時悼內序

遊賞為方外之福好遊乃覽勝之興身輕則濟
勝之具也三者吾庶乎兼有之時或興到便欲
策馬長往止遣一僕歸報曰遊某處某日迴得
以盡遠遊之興而無內顧之憂者以張宜人善
詩家也今則封識大小門窓分囑男女童僕迴

數次猶不得出門近遊且有所不可況徑情
遠遊耶如前三者云云無所用之矣事有重輕
人有疎戚或值疑難處從中商確以之應事接
人多得其當予性頗躁醫者以為肝木偏勝每
遇盛怒賴其多方解說不惟不遷然且頓釋久
之肝氣亦平矣人事不減於疇昔就中無可商
確之人任情應接過失有所不免肝病更復萌
作藥之殊不奏功康對山向嘗簡予云內亡而
出入不便尋芳訪友之樂不得自遂乃知林下

序文卷之四十八

清福其不易享如此李崢峒志左夫人有云古
今之慨難友言之妻今入而無可與言者
二公之言往時讀之不覺沉痛乃今知其言之
不徒矣宜人既已棄我有一愛姬又相次即世
周歲之間懊惱萬狀撫景激衷四時各有數曲
彙成小集名之曰四時悼內云愁腸欲斷淚眼
將枯以此付之童輩長歌當哭非以恣洩樂而
喜藉什也觀者必有知吾苦心者

賀復臺王國賢榮膺冠帶序

國家權宜財用以濟大工實邊餉懸格各有差
差有上納加納者隨其職役或即選授或止給
冠帶應募者初則多後漸稀矣近亦有分別停
止者衡府掾復臺王國賢以二考在京遂如例
輸金拜受冠帶而歸鄉人有尤之者曰以君才
力器識倘隨衆實歷久而省察聽選得一資半
級亦足以行其志而宜於民復臺笑而謂之曰
百畝之田尚不能治而顧望我於為政耶其應
客之言雖如此以予觀於復臺居家能澹澹父
母墳麓兄弟琴瑟夫婦笑衷子孫以之施於有
政豈有不能溫飽黎庶而承順上官者哉復臺
不但無悔心一歲之間非祭先迎賓及吉慶大
宴會加冠束帶之日無幾也人又有尤之者曰
受冠帶於朝而藏冠帶於笥非所以榮上
之賜而起人之瞻也復臺又笑而謂之曰我冠
博帶仕而儒者之服斗笠麻絲則野人所宜如
公赤之立效子張之書仕而儒者之事希逢蒭
之掛絕貢禹之彈是亦野人所宜然有時露頂

序文卷之四十九

赤身或不冠不帶亦可也其應客之言又如此以予再觀於獲臺為農嘗秉服耒耜揮扶鋤犁被冒星霜擲沐風雨自以混跡田父為得計豈肯以衣冠別大衆而誇閭黨哉嗚呼人有為微名利而離鄉棄親者矣有假衣冠而欺世炫俗者矣獲臺嘗及其道而善用之所以賢而可賀子弟繼先予門人李永正偕衆親友往賀也非出私情亦不徒以其冠帶特詳其與客問對而略參以鄙見云

中麓續對序

序文未卒

人言出對易對對難若出原不佳對佳則為偏勝難並觀矣予曩有對千餘聯誤為世所珍尚刻行久矣乃後求者不已散作亦時或有之比之前刻又得二之一賤物易售貪心無窮名以續對遂亦刻之出與對皆不佳未知觀者仍前珍尚否前序引中格數對今復有聞因附著之程南樓雲霞千里客風雨一間樓揚文懿半壁金花春宴後滿床牙笏早朝回英國公祠肖像

乞伺春秋致嚴乎二祭垂衣耀袞典章特重乎三王胡可泉題余闕廟生也不辰君固非而臣自是死焉得所身雖夷而心則華陸少石子十餘歲一對亦可取玉闕風清環珮珊珊青瑣外金吾夜靜笙歌隱隱畫橋東謝汝湖鳥動天機帶得春來花外唱魚穿地脉拖將月去水中吞補涉尖新然不失為警句簾短能留月樓高不礙雲兩朝恩命頒新澤五世衣冠祗舊廬一榻禪關貝葉風飄塵慮却半間文晏雲日影色

序文未卒

續對後序

忘孝弟慈父子兄弟為仁勇天下國家可均四職則唐荆川之作頗為雅致云古人語言有成對者非心手對也文意遇而自然成之考之易書詩傳皆然後世拘聲律分門類嚴偶仗駢四驪六抽黃對白而自然之文意漓矣予對已多更有續作似涉有心射招百人終有一中愚者千慮必有一得見者若取其中之自然而略其多之繼綴獲十一於千百是則

予之至幸而亦作對之原意云

續對又序

今世人生七八歲出就小學先習對句然後講書作文所傳聲律發蒙總龜對類羣書類句錦囊詩對春窓巧對皆為童子科設也予對雖稍古雅然不免為小學事癡翁生一子年纔三尺餘水缸中見一幼童不知即其影也相詬而攪水滿面歸即泣訴與其翁翁往視之缸中一翁垂白亦不知其影也怒指而數之曰衰老如此尚欲與少年爭氣耶予之為對殆亦有類乎此

拙續對又總序

拙續對成偶與二客同遊城西園客行稍後記誦二聯不得其全追予及之一客問曰君對有蝶拍簫簫富貴山中相上四字得非對以螢燈蛙鼓耶予曰果若是則小學生矣又一客曰蒿里將高新馬鬣下二字得非對以牛眠耶予曰果若是則老學究矣對雖欲嚴然意沾滌而字不拘束遠則對以近俗則對以雅緩聲則對以

急聲乍見若山言外徐察不踰目前斯則對之上者也惜予心知而力不逮耳囊携刻本出以與之乃鰲竿魚網生涯河上公及萱堂拾得舊熊丸二客嘆不絕聲稱不容口以為由茲得作對之法矣實乃譽人太過媿予甚深相與坐園亭食野羹每讀一對必詳細品題忽復更深而客熟睡因大書於壁間云校對千聯猶未畢挑燈二客不能從次日指示之乃深揖而各大笑去

新泰縣志序

縣之有志小而如家之有衆族之有譜大而如國之有史經之有春秋然家非衆無以遂生聚族非譜無以別宗桃國非史無以昭鑒成經非春秋無以為斷例故志者史之餘也史者春秋之餘也斯其大者也衆者史之餘也譜者衆之餘也斯其小者也搃之無小大均有關於治理者也况 昭代屢詔禮部遍諭天下郡縣豫修志書以備採擇但志有作者不課有司以最無

者不罪有司以數宜其視為末務漠不關心而
其鄉之人則又以直則業怨詆則增羞煩則費
工簡則有遺太文則非體太俗則取笑又無權
力可以鎮服有衆宜其作之者鮮郡猶之可而
縣則往往缺志也承平二百年來人文極盛自山
東通志成而縣志亦多繼出新泰孫子述李子
廷臣兩貢士并其同志十友覬其縣之無志而
志之無人也慨然興懷主以孫子而輔以崔子
克仁衆友從而助之舊志取而損益之博而廣
覽摭逸析疑覈實黜浮刪繁挈要經典載諸國
所尊信殘碑斷碣之所刊刻牧豎樵子之所傳
述亦不輕棄首封域倣禹貢職方之例次建置
倣春秋築新之例次戶口倣周禮大司徒之例
又次職官倣列國年表之例又次人物倣遷又
七丁列傳之例纂纂備具條貫精詳一方文獻
足徵百年信史有賴生於斯吏於斯者由此考
見封域之險夷遠置之沿革戶口之隆殺職官
之奸良人物之消長以淑其身以善其治非虛

序文卷五

志之堅者失之恠廣與地者失之煩叙齊者
失之略表九域者失之泛以鄉人而代有司之
事以備 朝家他日實錄之採擇權輿版刻
之費曾不倚於官俱出諸修古會生息之費嘉
初己未仲夏首事庚申仲冬報完孫李二子躬
詣予家請序其端予因此有深慨焉同一紀漢
也蕭常不如袁宏袁宏不如荀悅同一志陝也
雍錄不如舊長安舊長安不如三輔黃圖人言
文章與時高下無亦時使之然歟吾章志原草
率久且不修竊意不敢輕易擬古欲如近世隨州
志之包括相臺志之簡要武功志之宏潤稿雖
創而未就官罷閒居翻不如未發身者之留心
文事予既勉為一序以塞遠客之請續當急成
一志以慰吾同鄉之心云

序文卷五

賀泰安州守楊孔峪膺獎序

泰安太守楊孔峪蒞任年餘首為巡察廉潔
興而太僕李公又繼之其同官祝誠德等
大儒學師生率胥吏編氓持檄具儀群聚州

堂上下如巡察太僕所指授而舉行焉孔峪豫
辭不敢當而禮不可廢誠菴乃謁賀言於中麓
山人以其魯官吏部職進退人而所言必不浮
也又誠菴尊翁嘗知予邑有遺愛而所請必不
拒也於是發其牘而驚睹獎辭皆侈美崇褒足
以緊其政而非過情者聲稱由此藉藉凡官於
東方者咸知所勸戒蓋驕驕不與駑駘齊足則
其馳愈疾蘭茝不與蕭艾同器則其香愈烈治
具非賢不張吏治非獎不振獎雖次於薦亦所

序李太主

以振吏治而張治具也吾章去泰安二百餘里
鄉人多有流寓於彼及香客往來者傳稱孔峪
善政不但如陳李二公所云興學重士正俗平
獄萃離補隙起仆蘇疲勾幹簿書賦徭刀筆各
詣其極而精其能是以士不妨其業工不易其
肆農不遺其時盜不入其境香客往來無不各
得其所掩其所以以其清廉寡慾愷悌多慈因
以來獎而得衆云貪酷之與廉慈治具之張弛
吏治之祿否所係甚大故十金不杖數十不徒

累百不成千金不死而可通鬼神笞十血出數
十臂破累百身無完膚而濫用非刑則民無所
措手足官吏允犯貪酷者革去冠帶雖子孫應
貶封者亦不之許何其嚴也子罕曰不貪為寶
孔子曰平易近民司牧者宜以為法而況國
禁甚嚴耶孔峪效吳隱之之飲水而劉宗正之
用蒲葦熱則為著物之清風旱乾則為隨車之
甘雨水潔而人爭濯之茅桑而人爭藉之陳李
二獎辭雖不盡同或稱其醇謹或兼及馬政大
端不過廉慈兩字而已其得獎也非媚非乞無
時無迎由此可薦可徵可臺可省可相與鄉紳
綽有餘地但朱晦菴嘗謂其門人吳氏曰初官
受獎可以思懼勿使過情而躁進吏部原與人
多規而不諛然亦古人拳拳相勉之義也聞誠
菴今且同獎歲逼不及更為下序賀之因而附
其說如此

均平首政序

均福每三年一審將開審前數月撫按兩臺必

歲府州縣取歷年編審底簿要見各項銀差
有無增減力差有無冒濫備細查議從長酌處
藩司又有隨時則例刻書傳布蓋均徭乃東方
之大差能均平則有司之首政也吾章素稱上
縣然罷散亦已久矣何也徭役偏累之也往年
坐派差銀六千兩力銀一千七百兩銀數尚少
上戶人多所以累猶不覺嗣後加增二千七百
兩除正加聽征外代充府所屬州縣銀五百兩
有奇二項銀後又加至一萬一千四百兩除正

序文卷之九

加戶部果實外又代泰安肥城等銀五百兩有
奇計算門丁正銀不足上六則人戶每正銀一
兩倍增一兩下上七錢下中六錢下下亦有四
錢以上之數況生齒繁多之久旱雹災厲之餘
邑人惟視徭役均否以為去留平時已為急務
在今日則尤為首政也漢溪董侯淮章政之次
年即值審期上司賢其賢檄審新城淄川濟陽
三縣章人忿然曰吾慈父母乃先加惠他姓乎
在新則暫薛即定淄則帖帖無怨語濟則洋洋

序文卷之九

有頌聲及審吾章里老不敢肆其欺吏胥無所
容其弊先期訪問有法臨時審問得宜人咸悉
其情辭而老者嘆其自來無此精當也降則者
多而陞者少降者稱之可也而陞者稱之亦猶
之老者與降者謂非一難得事哉至於老疾
亡則去之無遺前此有八十歲不免差過十數
年仍掛名者宜其下得民心上多薦蹶掩前令
而足後至者矣况年甫壯而又都會之產也
非若外方習知民事者委任無暇時又往安德
奉迎 新封為日無幾更為難行者矣郭立劉
三校師及多士各為聲詩頌其成而題其冊曰
均平首政屬中麓野人序其事野人蒙愛獨最
且慶邑人將去得此而留自知文雖弗興事不
可無傳而情不可遂已也乃諾而問之曰侯之
善政非惟徭役一節然在今日均平則為首政
之又首政所以其名尤著耳諸君亦知其所以
然耶侯學有本源師長親友皆得其人輦轂之
下博觀廣取與外方徒習知民事者漫不可同

無天資之美取介而冲和安閑而明決萬茂而
謹重敏達而寬深是以他政悉優而徭役尤著
記曰脩身及家均平天下持此為直柱史名諫
議聞吏部進而佐理天下亦可矣寧獨首政一
邑哉第恐侯素謙退不歆文以揚之三校師及
多士應曰昔劉晏為溫令有惠利民皆刻石以
傳嘉祐中衆舉曾令王元規十與映上令審官
院記姓名侯之善政非惟徭役一節而刻石舉
聞又豈出劉王二賢下哉區區一冊詩序未必
深討而嚴拒之因先述鄙意而後及諸君之說
云

詩外微徽序

傍粧臺百曲中苑子歸田後出於一時口占恐
其久而忘記筆之於書又恐其久而散失假之
於梓自愧草率幸而偶校時好和之者與官數
百人而漢隳王太史為最刻之者與官數十處
而漳涯李太宰為佳蓋王隱鄆杜擅秦聲而貞
重名李甫真定得吳工而為善本教樸如馬谿

田亦有和章簡僻如舞陽縣亦有錢板他可知
矣雖然古之白雪陽春調愈高而和愈寡今之
時文講套趨愈下而刻愈繁予詞和刻皆多不
足為美然韓昌黎一代文宗也毛穎傳見者笑
之碑文前刻未完後毀繼之予詞獨幸如此謂
非間有稀逢事哉 新樂賢王尚文樂善宗藩
中之出色者也雅愛予詞從而和且刻之名為
詩外微徽音韻協和字畫精好無作瞠乎其後
衆刻風乎斯下矣予之詞傳而益遠予之幸大
而無窮書成敬致數言聊為一謝云

賢賢續集序

賢賢續集者後賢賢小集而作者也小集為李
愚谷續集為李脉泉為愚谷者揔其誌銘挽詩
祭文而為賢賢小集為脉泉者亦揔是三者而
為賢賢續集也十年之間良朋凋謝如江午坡
呂江峯潘春谷唐荆川王遵巖俱遠在四方愚
谷則同省矣脉泉則同縣矣地愈近而情愈切
恐其歲愈久而跡愈陳二集均之不可無者也

但二李皆文人也賢大夫也豈借此為輕為重拙作亦焉能為有為無見賢思齊賢賢易色各存乎其人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識其小者是刻聊以盡吾心而報相知云耳輕重有無矣計焉

賢賢續集後序

嗚呼脉泉李先生之歿也關係百年氣運足占一旦人心予為墓文未及其事惟祭文微露其端欲無言然有不得不言者故有言然有難直言者續集之刻不直言而直在其中似無言而意在言外矣

訓蒙謬說序

中麓子居官頗有餘興首談理學次則吟詠唐詩元詞收攬蕪併熟讀晦菴元城語錄而二程全書前數冊覽猶示竟也唐荆川嘗謂熊南沙曰李子其不識明道伊川耶何於其書不啻一書及之以入吾之聽耶中麓子潛聞之乃因疾註門籍已吊屢謝賓客減酬贈即取二子書

序文六之三

則詳觀夜則考正疾愈走會荆川但有言即以其書作証荆川驚訝遂邀南沙相與講訂罷官求不復記其事矣因蔡君之索序持其刻如珠獲照索摠其類一十有六究其極一一可作龜鏡且與實痛快直截明瑩可與共學可使從政謹再訓蒙謬說實則教士之章程如法家之律令由此而孔由此而孟舍此為學則非靜修則非篤敬甚至誠質溺心墮身陷阱認賊作子即心見性宜其去道日遠有如庭徑殊不知大化流行是之謂命心之神明是之謂性廣才惟學成學惟靜久坐則心定是其應也久動則慾盛是其病也惟易而無動靜而無靜執以定其所無定焉精思收藏無華洗淨中養不中蒙以養正士而希賢賢而希聖外無別學非敢為佞右軒王子使民興行政有餘閒刊蔡說簡編釋映今之浚川慎言東橋近言後渠寤言崆峒子八篇陽明甘泉之著述皆可相並雖躋之元城陸朱之成書亦云克稱王名之獨乃涇陽文士

序文六之三

臨城賢令為此說者乃寧晉舊杜史汝濱其號
蔡駿則其名姓也

送州佐詹崑峯陞任廬州通府序

昔者齊桓公以王者何貴問於管仲仲曰貴天
桓公仰而視天仲因指示非蒼莽之天也民乃
王者之天也孔子論御以馬知愛者為上知敬
者次之知畏者斯下而易敗矣更有治江與巴
者去後江思而已忘蓋江以寬而巴以嚴也不
以生物飼虎者順也竿豈之所以尹樊也不以
食粟秣馬者廉也季文子之所以治魯也寬愛
廉順四者牧民之善政也政善則得民得民則
得天矣王者尚以民為天下此而百官群牧可
知矣今之有司賢者固有之大端操急切之術
用嚴刻之刑夕改朝更日朘月削常賦之餘有
橫斂正役之外有重差所欲不與聚所惡不勿
施食求適口而不恤民之浚血也衣求華體而
不恤民之剥膚也索求充隆而不恤民之破產
也餽上厚賓而不恤民之鬻妻棄子也民已失

所天矣又安能天其天哉崑峯詹先生以愷悌
子民之心而為平易近民之政然而法未嘗不
行吏未嘗不斂而民未嘗不畏也其寬如水之
納汙其愛如水之濟物而廉則如水之見底順
則如水之就下也在武定和於寮而宜於衆在
章城敏於事而慎於官時雖暫攝心則如父任
者適方有均地事民惟恐其去之速忽傳擢判
廬州府雖有邸報尚未得告身果能眷群望而
地得終其事此擢在他途或徑外選者固其常
然以進士久謫而止有此又况先任學職累遷
而至曹郎仕路淹滯鮮有如此者其初聞報貽
予簡劄有云浪傳未必真真亦何足貴及接其
辭色有欣然欲往之意畧無怫然不平之鳴廬
乃吏窟財淵也予在驗封日撥辦事撥當該惟
此與涇陽獨多唐荆川嘗遊其地同蔡可泉算
糧窮其術始獲清數是行雖云三府可比他處
中府之別駕而下府之太守也以其輔州守若
而輔府守治州民者而治府民何所不濟寬愛

以之贊治天下亦可也又何有於一府
治一府佐哉民安政成之後不但復舊為郎將
晉為京卿得時行道償其積勞斯又不可不謂
之天也

送虹洲秦憲副轉任浙江提學序

人士有識治體者其為言曰世道隆平在人材
人材任用在銓司成就在提學官有尊乎此者
有卑乎此者非不為人材設也內外惟此為重
耳今之提學雖在正統年添設實即古之司徒

序文卷之六十六

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以備選士造士之
需者也以禮讓道德之化而為君子長厚之風
所以人材成就之多而世道隆平之久云士先
孝弟忠信明體適用此我朝祖訓也為提學
者所宜恪遵謹守而稽查課業校取藝文亦非
所緩至於訪察隱行起止出題則固其末也方
知行文即望進取雖師長教言面承而身恃以
是而心非士之弊也久矣近時舉業非不精
輕利但失之纖巧澆漓論策則尤不及舊以其

以工經書之文而經書亦鮮講解之功人有作
戲語者勿論大場小試若除却天神機妙四字
諸生雖熟於文者將閣筆急切不能措一辭虹
洲秦公為憲副於東臬能清吏治而得民心及
蒞攝學政又能振文風而變士習不數嘗以書
稱之曰棄時多作雲雨謂非一應龍耶乃因衆
推首薦往督浙之學政非若在此暫攝者以其
教乎三齊者而移之乎兩浙何所不濟浙以文
獻甲天下而無錫亦以文獻甲南畿公乃錫產
也又何所不濟耶況其為文佳而且富素傳誦
於後輩而會試中前名未仕取重於鄉人既仕
能協乎僚友以其文行為訓非徒托空言者浙
之文獻將由此愈昌矣調官之例前此久不舉
行公已為憲副脫非隨時通變則無今日之轉
今轉謂非斯文之至幸耶令弟文橋先生文行
猶其兄見守金華不日將擢督學憲副亦猶其
兄矣足占一門之盛而世德之厚也雖然教固
有本而更有方夫劍乃天下之至剛者也必鑿

序文卷之六十七

山取鐵伐木供薪清水淬鋒越砥歛鐐經百鍊
而鎔以寶鞘飾以珠文然後雪花照人精光射
斗陸制犀象水斷蛟螭鏡天下之至明者也始
則則然如暗漆及塗以金膏燠以汞火粉以
玄錫以白旃由是行雨生風興雲吐霧秦樓
有姓姁知名白蜺倒掛青天而塘餘俯懸綺
戶羽乃天下之至文者也必先湛之以朱林之
以丹三染為纁五染為緋七染為緇方得五彩
炫耀諸色陸離如鳳翔千仞而龍躍九天學必
以其漸惟漸乃入優柔不逼日改月化講道以
致用為實際而一掃凌躐空虛之病校藝以獨
得為優等而盡黜苦棘浮薄之談今大比之期
近矣期近而取士精處事敏尤見不群之才再
遲之歲月而人材成世道賴焉區區林下散人
亦且懸望而竊聽之以為私慶漸經倭害之後
郡縣有不如舊者筆墨磨弄之餘兼及兵矢交
馳之法以韜略而佐文章以周孔而兼伊呂固
非分外事也故曰有教者必有政又曰有文事

者必有武備秦公行且兼之有所譽而有所試
吾非自誣更非誣人者矣

逸華泉詩集序

向予副郎驗封日僚長則五泉劉憲甫也公廩
發達政務舊規惟長主之而副不與焉五泉以
相愛且論予識事體也每升廡必偕然亦不過
數事事亦不過數語終朝寂坐如凝望人因携
華泉詩集就硃墨筆逐一選取期於精而不貴
多間有未安者退公又正於百泉皇甫子懷漢
成帙托之舜澤絲代巡刻焉劉函山嘗以書致
謝曰華泉之歿意以為世無復念之者今其墓
上表墓中誌墓石門與李蒲汀陸續寄至吾夫
又以其詩集刻之晉中豈人生歿後亦行運耶
近來朱考亭陸象山交運亦復如此蓋遵朱者
黜陸信陸者抑朱士夫互為勝負耳集有蘇序
在後而前序必須選者東筆豈可他干耶嗚呼華泉
文光上燭奎壁才名下滿寰區詩不必予選而
傳不必予序雖虛其端不敢遽任其責遲迴二

十餘年今始勉強追而序之曰 國初詩微存
古意亦有古法至成化年而萎腐極矣 敬皇
興文勤政事簡俗熙士夫爭以聲實相高詩三
變而復古不但微有古意古法而已時則有慶
陽李崆峒信陽何大復雖云角立而為二其與
華泉實則鼎峙而為三崆峒嘗相與面議曰
詩之雄渾吾能之而俊逸則讓二公若官爵吾
與何同而崇貴則無如邊者壽年吾與邊同而
何則不及耳後李何止於提學副使華泉則由
提學而至大司徒何年三十九邊五十七李五
十八皆如所逆料李何藏戶有人人能舉
其辭而邊集近亦沛然傳矣詳觀其作或撫景
物或悲人代或贈送倡酬製裁錯出意匠妙解
其音清而越其節暢而舒其調高而雅其體正
而平可以力振風騷挽回正始 國初不足言
夫原以詩禮傳家而更善藏書晚年又多詩之
酒興詩酒本一事也居諫垣嘗劾得時中書及
文武大臣任學職而作人陟太常而明禮刑允

賦平則其在刑戶兩曹事也其政若是宜其言
亦若是而詩可並李何久傳全集四十卷間將
有入梓者此則八卷鏤板一仍在晉一在予家
此序當分而刻之兩冠諸其首

送聯峯徐通府陞雲南順州知州序

人有恒言當局者迷權官如劫士在微時止知
讀書作文一旦臨政茫無所措惟寄耳目於左
右而已譬諸對奕有失而旁觀者或得之官有
正有佐在原衛恐敗名節頗能隨衆矜持以之
署印得獨行其志因而貪賄者多矣迷劫之言
雖非百世不易之定論亦一時有感之憤辭也
聯峯徐先生原以姚江才窟出宰光澤名邦敏
捷見事風生練達不煩日久以善政賢聲薦擢
濟南三府三府事治歷委又各效其能因吾章
缺尹暫署其事尹久不補遂久署其事值百務
叢集而催科尤其所急終日坐公堂食飲亦不
退私居勤如救火廉止酌水一事不苟一毫不
取豈迷於當局而變於權邑者哉偶得 朝報

趙浚谷詩文集序

浚谷趙子詩文集刻傳久矣尚未有序序集非難而為浚谷子序集則難耳浚谷子年十四魁關中十八大魁天下入讀中秘書出補武部與諸名士講學為文學日益宏肆而聞望驚耀人耳目不得見其人得見其集則幸矣雖集不可無序而序豈可易為哉邑人有薄宦平涼者浚谷子每寄聲云詩文詞論俱未有序在文遊知變莫有如中麓者四序幸勿退托嗚呼予以多疾久歆不作勞心事一序已難而况四序耶詞論姑待先為一詩文總序貽之曰古之序者多先序其人而後及其集浚谷子初立朝即不苟同於人方西樵乃下士名相也魯托霍渭厓促之一見竟不肯往抵掌笑談天下事靡不切當通達國體識者謂可比之賈生上書極論時政闕失及不當欲瑞參亟却佞臣雖下詔獄而辭益辯氣愈豪識者又比之賈生少狂能操節灌及放歸田里無復用世心尋以立皇

儲惟補編補同羅念菴唐荆川復上書請朝

聖怒而一二執政素忌才者又短

御前子為之周旋其間百計求解天

同放歸田里因北虜犯邊用薦者言

又自副使徑陞山西巡撫都御史嘗

曰不棄不肖授以兵民重任安內

耳外將盡捕草寇即生擒噍噍取其言雖

志則雄矣已又以巡撫閒居今將破格用

人會推兵部侍郎雖未蒙 欽點起廢亦只在

旦夕間耳其官政詳畧田家苦樂人事應酬旅

進旅退無不形之詩文者詩非徒作文非浪言

詩有秦聲文有漢骨朴厚而近古慨慷而尚義

此三秦風氣浚谷子鍾山川之靈而又充之以

問學之久幼則為脫羈天馬長則為濟時人龍

云集凡十五卷詩六卷文九卷續有作者常續

入之

送李縣丞致仕序

自吾林居二十餘年九經十餘丞馬多者數十

金少者亦科千金去上不加察而下不知慈民如何不貧且流也惟高曹丁陸四丞愛民而不愛錢聞亦有治事才可步其武者今有隨州李君雖剛斷不足而謹守有餘上不知其為賢佐貳而民則以為慈父母頃因微疾將致仕還其鄉衆皆惜而留之曰章縣之丞可比他縣之令百姓歆其清而安其政諒其實而服其心又來未及三年而去決於一旦何不為衆暫惜也君曰官雖相宜而病湏靜攝身處衙齋而心已家

序文之五

松牕寤言序

予與崔後渠相會於十年之前嘗云將著一書而未成再會於十年之後又云書已成而未工因命童子下簾淨几出諸袖中共觀之皆闕卷明經之旨闕禪翼聖之談人不能出諸口亦不敢筆之書者愿意歆撰一序為之刊而布焉因

循虛負後渠逝且十年餘矣近復得其冊共八十一章較之初稿頗有增損政定更有翁自製兩序予無所容其喙但以為有實用之文不可不作而作不可不傳不然將為藤床聯語尚可謂之松牕寤言乎

何氏辭賦集序

客有來自中州者嘗謂中麓子曰大復何氏集流傳天下遠且久矣君獨刻其辭賦何也中麓子曰辭賦本也譬諸夜授衣者舉其領而幅袖隨之矣朝授食者啜其實而品散固後焉人多稱李崆峒閑於辭賦而崆峒亦稱徐昌穀以辭賦起吳中然昌穀辭賦最古而崆峒辭賦似不及歌行其雄奇此人以為出昌穀上南人以為出昌穀下要之三公皆一時齊名者也刻何而李徐併可考見焉非有私厚於其間集分上中下三卷思致冲玄體裁闊雅有漢魏作者風其全稿在長安張太微處有可摘取以備辭賦之餘者張亡而稿不可得惜哉

海甸詩序

王遵嚴慎中年十八舉進士負時名頗能遠衆自立父為當國者所不悅歷官吏部司封郎為張方山衍慶以副都請封其父參政君繼繼父子同品前此劉編脩春封其父御史君規楊主事子器封其父通判君祿張羅峯不以為例也票擬獲譴謫用此例行丁蜀同志餞則海甸風聞其勝而未嘗一遊過此則終身或無復見期於是武選吳曉山徽呂江峯高熊南沙過翰林唐荆川順之等後岡東禮部張少室元孝李克齋遂及予共八人焉以嘉靖乙未三月望日出阜城門至則荒涼殊甚蓋張邑國以癸巳罹禍及遊日已三年矣亭臺傾圮惟水聲潺潺不異舊時燕牧紛紜牛羊蹂踐其水邊諸洞四面旋繞藏歌妓曳綺羅而奏絃管者俱不可跡矣主客兩忘酒酣賦詩有擲眉者有昂首者有口呻吟而身屈伸者予因大笑曰本為遊樂而乃愁苦如此或罰酒以罰予首甘之而詩

不能也遍閱諸友有得數句者有欠結句者獨皖山先成意高辭雅不亞唐之名家繼而諸作悉具而予亦終篇八句全美無如皖山者可謂壓倒元白矣昌國在孝廟寵絕當朝科道交章論劾無虛月欽命置酒陪禮且傳諭守科及該道接本者俱赴席今日暫不發本臨時又賜御物助盃盤翌日謝恩本上而劾本亦上矣孝廟乃嘆曰既享其家酒食効待數日後亦不為遲亟戒其家九事早收飲可見大君德量如天地之無不容獨恨其曾入禁闥有干國憲然亦為解辯李崆峒彈章詩中正點綴其事所以高不可及夏桂洲遂劾張李二司屬無事漫遊海甸并私詰李之兄逢及魯汴二兵科同下獄為大同事不協其意夫以一日不入部則處之過重而大同則又關係天下之公是非亦以其不苟同於平日而快其忿於一朝耳未久七人相次罷謫皖山幸而獨免大臣忌才往往擠其不黨已者豈惟古有之今殆有甚焉者矣詩

為解子手事如隔世而人多下世愴然作序不
惟感諸友之易消歇而且嘆大臣之善傾陷也
諸詩字跡宛然如新羊神則杳然不可復覩矣
含情瞻北闕洒淚向西風三復讀之更覺吳詩
出色特著序中而他固不及詳云五侯臺榭競
芳菲三月花深車馬稀絃管不隨流水奏綺羅
應化暮雲飛空傳玉饌分天府曾親金葩到禁
闈惜問舊時花李月由來此地幾人非

與善錄序

序文之十

與善錄者錄馬居士及其配金氏之善而樂與
之也儒教外史紀男善內史紀女善佛教超度
善男子善女人二教雖邪正不同而樂與人善
則不分男女一也居士及配生則夫唱婦隨歿
則夫前婦後生則有壽文壽詩歿則有誌文祭
文他九為馬氏作者但出于手皆類而入之其
與樂善錄勸善書善惡報應錄名雖有異究其
實孰非同一與善之心哉

與善錄後序

二代之盛北屋可封人無非善者雖欲錄而與
之有所不勝矣及周之衰孔子乃有善人吾不
得見之嘆今年甲子去孔子之時二千四十三
年矣世愈降而風愈澆一鄉得一善人不啻如
麟鳳若夫婦齊善則麟而麒麟而鳳矣上古
麒麟遊郊鳳凰巢於阿閭在今日則為希世之
瑞矣瑞出而史不可無書焉君夫婦之善固堪
傳傳而鳴之國揭榜而示之衢既已集成樂
錄矣能無刻而傳之乎

序文之十一

送雲山曹憲副提學陸任楚藩大參序

三司諸公但有陸任者即連名具一文為婦諸
之例文雖各省皆然乃通同常例也然其文或
美新任或述前任又多踴躍常套曾不及地方
事宜及規勉職業不過行體面了人情而已目
今諸公存誠心而行實政交真情而略虛文因
曹雲山陸任楚藩大參命某為文以賀之蓋不
徒舉行常例惜鄙文猶拘泥常套耳夫楚藩雖
小嘗遍歷然知其為東南上將而寰宇巨區也

又作荒服高號南鄉周稱荆蠻春秋則羊國與
齊晉爭相雄長據三江之險豬七澤之深當八
省之衝具五方之俗乃魚稻麻縷之所自出而
舟車貨財之所必經者也田有定科輸有定額
制賦之法也而總括以備覈者更有版籍九則
第差十年輪役任力之法也而均量以爲準者
兼有丁業法非不善行之久而弊端生矣賦之
不能究詰由於殷富者之隱其則而嫁爲鬻主
之辜機巧者詭於謀而析爲別籍之寄版籍雖
存幾乎無據矣役之不能稽查由於賤農者盡
捐其業以從事乎末作寄居者不登於籍以倖
免于公繇則丁業無憑難于定執矣此其弊南
方爲多而荆湖則尤甚也藩政固不止此二事
而二事則其重大者也藩司固有二方伯而曹
公皆得參與者也至於有司廉幹者固有之亦
有茂法而殃民肆貪而枯下者郡鄙爲藏息之
藪多有以書數文法爲養身之計鄉遂爲誇詡
之地故多史卒胥徒爲里巷之榮所以清吏治

序文六之六十二

及絕在官之人又爲藩政之不可緩者大參唐
爲參知政事求爲執政國初與亞卿副都相
爲出入仕宦至此亦云尊貴矣若徒拘束乎簿
牒勾稽之煩錢穀出納之細則亦未矣曹公之
在濟南也府政勤詳其督學東方也學政精敏
惟其宅心公平持身嚴潔政自無往而不優耳
况大參不限年不拘俸雖一歲之間遷至卿都
可也官不久於藩澤不止於楚矣其文學政蹟
雖累數百言有不能盡者恐覽者仍以爲涉於
常套遂止具其大略如此云

序文六之六十三

賀悔菴張翁八十壽序

嘉靖乙丑十一月十一日爲悔菴張翁降祿之
辰壽今八十古希而又十年矣親賓各持南
極之圖酌長春之酒捧不芳之丹造其廬而輝
賀焉悔菴辭避不敢當衆咸拱揖而謂之曰五
十已有稱壽者而况八十悔菴乃出就阼階而
受賀中麓生以通家首進而祝之曰壽者受也
受其所授而不失焉者也天地之一元其人之

性乎天地之二氣其人之命乎天地之兩儀其
人之形乎所貴乎人者在養性以正氣養氣以
裕形耳養則不失其性而壽無不高者是以養
樹者必培其根而後枝葉條達養火者必宿其
種而後光明煥發翁之曾次寬平威儀端爾其
長時所見如此自幼教慈忠誠明達朴實則其
所受又已如此矣不以紛華撓其外攻取奪其
中為能全所授而為壽之原是以年登八十猶
耳目聰明步履輕捷聞輕語辨細字往來東村
曾不乘騎不假黃庭丹經之秘訣而自壽不可
量矣况當 聖天子在位之四十四年際居端
拱玄默靜虛天下依化國之日樂有道之長逢
極盛之會而悠遊仁壽域中翁幸生於其時壽
亦有所資藉也翁初號廬山今改悔蒼蒼者暗
也藏而不顯之意也悔則敬杜朋從之思而免
悔亡之戒耳易文言貞吉者幾二十至於新義
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則惟威之九四
為然翁蓋以之自信而受其所授以抵於高壽

方丈先生集

且無量也翁嘗佐州矣政聲洋洋翁今歸農
歲事穰穰而又子子孫孫濟濟珍珍如之何不
樂如之何不壽且康耶於是賀客盡醉翁亦喜
而如狂中麓生遂援筆書軸高揭於其堂之中
矣云

送見川劉尹陞任武昌二守序

嘗讀漢史見其叙列王尊嚴延年及韓延壽趙
廣漢之傳皆發揚輝厲遇疑神斷見事風生當
時著赫赫之聲似非人所能及然澤竭於政熄
之餘民忘於身去之後其杜詩黃霸朱邑卓茂
何武召信臣禁網疎濶教令寬舒其政聞聞若
無足尚者然其父母之稱久而猶歌之以其真
實懇悃不責效旦暮所以初若不足而後則有
餘耳見川劉公之尹吾輩得無類於是乎章民
凋敝疾苦莫有甚於此年者胥吏奸刁頑玩
法賦出額外差壘目前以致富者貧而貧者逃
里甲無有一鄉不缺者矣公之適來也為牧
之良牧如更生之良醫慎名檢除煩苛聽斷惟

方丈先生集

公詳慎而非急事接人有禮謙退而非足恭古
謂庶民畏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聲者以其
政平訟理也公益以之矣先在羅縣亦如此而
任三年行將考滿忽報陞任武昌二守聞者歎
信相半疑者以如是德政必將徵取為臺諫或
清要部屬信者則言時方重外遠方僻邑多選
進士武昌府大而繁二守非名尹不可居官至
二守外則方面內則副印再一轉無非美秩善
地矣有送人自南都而北者其詩云今日龍江
關明日雖揚渡暫在雲濤中前途是平路請以
是解疑者之心而實信者之口其可乎武昌扼
東江湖襟帶吳楚吞雲夢接岷山塘山而城近
江而池人多勁悍大烈家自為俗計利尚冠務
本力農況在省城上之臨蒞者近而且多下之
瞻望者大而且重府非縣比守非令比似不當
以閒雅政治也惟本以杜詩筆之厚而蘇王導
筆之長其庶乎雖然遠不如近武昌前名宦如
何遠之唐董宣之武元鎮之慈崖即之廉節取

序文志之六

而海之可也其倅佐丞尉德其扶持而
聯別同諸子寓詔言贈公以往其行色而
賢聲義不得而辭况予素有感於公而又
所事不辭矣

送北令上中宇之任序

法有經久可行者有隨時損益者科目以歛人
才必選以分職任此行之經久不變者也然
生於玩愒事廢於因循不有損益之術欲得人
安民以善其治難矣必須變而通之無失其大
勢與舊意而已 國家承平二百年生齒繁侈
雖古之盛世無以加焉天下府州縣一千五百
有奇設官六千七百有奇進士三年止三百人
除京職外選不過百五十人耳試場繁瑣而
而進士在外方如晨星晦月缺處太多
正其時矣其取士四百自正德甲戌嘉靖
癸丑迄今年乙丑凡四見焉因在外缺官
未及於六月開選自弘治壬戌嘉靖癸未
庚申丁未丙辰壬戌迄今凡八見焉三甲初選百

序文志之七

人自嘉靖癸未迄今僅兩見焉其二選亦且七十人是又前此所未有者至於稽查冒濫關防透漏文拓文場之地增添監察之官其始進也過慎其登用也甚廣僻遠郡邑亦除進士足以易觀聽而回士風酌時宜而壽民命矣雲樓王君選得杞縣夫杞乃禹裔封地漢以後屬陳留隋以後屬汴梁我朝因之原百二十里今雖併里八十四猶是一巨邑也土厚而平俗豪而義鄉鮮閑人里多壯士尊年陸重經術易於爲善但積漸消乏遠邇皆然不但一杞而已訟詞而造有口者未易聾服強悍少年有身者未易驅使田糧數倍有力者未易徵收令者善也以善率民者也雲樓家世積善叔父有舉鄉試者有舉進士者父羅等在監胄知名祖灤川翁仕少參勤勞王事卓有政績雲樓年十九登解水方其爲進士而授縣令也正值防之嚴取之衆選之早名數增於前而縣治咸於後其爲政何以哉唐荆川嘗言作有司不必有他長但恪

序文卷之十八

守官箴遵信須知熟讀大明律略通詳明算其庶幾矣崔後渠則欲博覽求政錄居官格言收民心鑑吏學指南而三事忠告牧民尤其切要者也對面爲太守屬縣有參謁者則以四種書界之且教之曰官以聽斷爲先只精究乎此更無餘事矣書名洋州覽棠陰比事洗冤無冤二錄每日撥善書候缺吏二名批謄備用雲樓本之家教而又執此以往雖百杞無難治者不日政成不三年即當徵取超擢以其少年老成知其將來事業無窮云其姑丈張養齋乃上卿龍岡翁第三公子也向予索文以導其行而予邑士夫同欲予有言以重其事但古語有云施藥不若施方贈金不若贈言特規焉而不以頌此張之親情而予之厚望亦隣邑士夫之所同心懸注者也

董孟才詩集序

一代始興如小開闢然初猶尚質而後則漸文國朝撫有函夏二百年承平久而歌詠盛士及

序文卷之十九

縉紳談詩者十人而八九作詩者十人而六七
刻詩者十人而有四五焉以四五而在十人舉
天下論之其多不可數計矣予亦喜談好作且
有刻本獨惡其日趨於文而無用於世豈非同
浴而譏裸裎乎諸刻嘗於閒中細觀之有鄙俚
可笑者有清新可愛者有高雅可畏者又有尋
常可有可無者高雅者寥寥稀見而尋常者則
比比皆是也青州董君孟才飛聲文藝之園爭
能翰墨之場久矣頃因謝子曾撰其先大夫西

序文卷六

嶼墓文即乞序其所著詩集乃予即同二雁康
山人首首抵面評跋當在畏愛之間又見紅梅
集不惟知其才思且服其孝思蓋紅梅乃西嶼
公所樂因賦詩成冊以思其所樂而不忘也予
將覽乎海島蓬萊之勝願君作東道主相携而
往相携而歸倡和詩篇推敲字句辨正體裁由盛
唐而初由晉魏而漢以至乎三百篇質而不文以造
於有德之言而遊乎無言之天其亦庶乎其可也

事定公評序

予子華國不厭群心憎茲多口久矣然天下有
真是非不為所眩者在人有高識見耳深文慮
之立朝言官劾之雖者謗之未與面者亦談笑
之公惟投報不辭受誣不辯惟亟求去位而已
其不益藩封止章蘇浙力請廼鑒不辜厥武大
將軍勅書諸大功悉置不錄甚有激明平典刑
請沒賞以代天下租稅者然而負郭無田
之田未祠款八金之費霍文敏作傳竟免聞
者諱然後會西橋劉太常云字字皆實也持
此以誣華國事雖大小不同其屈枉得相類
乎予北高識見之士自謂頗得是非之真其為
誌銘將疑信相半機論必多然不足也男
子蓋始始定公論積久自明因名其刻曰事定
公評序不止此也予嘗詳考之不惟後世雖自古為然
不免謗難白予嘗詳考之不惟後世雖自古為然

序文卷九

事定公評後序

吳積羽折輪積鼓銷骨衆口鑠金聚蚊成雷群
吠因一犬之聲椎挽本十夫之力投杼由其屢
至市虎成於三人貝錦百端讒舌千丈始之者
一線而引之者滔天試觀夾谷孫君事是其明
徵也素非浮常越雅者祇是好強負氣耳不忍
小忿遂成大獄深被垢汚十經歲序轉相附和
一無哀憐予乃代為分辯適及相知屢作長書
陳諸當道幸而昭雪還爾淪亡乃命運所使而
人力無如之何者也但願世之取人者慎勿以
一瑕而輕千里之足因寸朽而棄合抱之材云

序文卷九上

十朝詔令序

國朝詔令頒行天下者以歷年久遠儒生言之
而不詳百姓由之而不知雖近者亦止被其化
而忘其所以化惟忘故大王之道也友人謝少
南官翰林日曾歡輯 十朝詔令用光盛美普
視臣民蓋其書本 聖朝玉音皇明詔令皇明詔
制三書而為一書托其友人李開先序之不久
罷官未及應之也後少南自浙藩陞山東左布

序文卷九上

政使先以簡遠原序至任即歎得之乃病卒竟
未東計初托之時抵今二十六年矣 國運
今方二百年日後詔令無窮自其見在者言之
固已一百七十八次矣三書俱曾收得將教刻
之以成亡友之志乃齋沐作序曰易之始象天
下有風始后以施命誥四方始者遇也人君以
號令鼓舞萬民無所不遇然後品物咸章故天
之於物日以暄之雨以潤之霜雪以肅殺培養
之非不功也至於風以噓之則物之勾者芽甲
者拆湮鬱而不自遂者莫不暢茂條達疾行善
入雨日霜雪莫之先焉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
風王者之命令即天之風也王不令不行天不
風不速粵自唐虞命九官咨十二牧訓戒之辭
渾朴噩灝雖不以命令名而實命令之所從出
也至於夏有甘誓胤征商有湯誓湯誥周有泰
誓多方義理精微惴惴忠厚宜其感人之久而
入人之深以成可繼唐虞之治及周衰而王迹
熄秦興而虐政熾無足言矣而漢雖不足擬三

代之盛其愛民憂國恤刑薄賦乞言圖治遣使
求賢一時詔體猶簡盡莊嚴雍容沉郁節緩而
思深言幾尚書事幾春秋尚存古人之風烈文
中子以七制之君列為四範以續經雖云少楷
要之不可盡非也若夫晉魏周齊陳梁唐浮卑
陋曠乎其後矣宋雖忠誠懇切但失之太煩而
麗凡拘對偶是豈王言至於我朝詔令則蒼
古渾今明白簡易華副其實言即其心直接唐
虞三代之隆漢唐而下不惟不足言而亦不必
言矣且自皇祖與今上觀之其大者則渡
江之機登極之詔有以嚴夷夏之大防而明天
地之大義至於蠲逋賦求遺書封建冊立巡幸
親征青災肆赦正祀設科都督有五事之規御
史有九節之諭然非古法與聖謨宋濂謂其內
真天子之文郭傳之謂其典與訓誥相表裏
劉基則曰天生聰明可望而不可及皇祖亦
自謂吾未嘗刻意為文然而操筆自順奚啻來
山東扶杖之感動南粵稽首之誠而若河西明

見之懼哉其成統之大業而開萬世之太平
有非偶然矣其文之古惟今上足以同之其
治之盛亦惟今上足以繼之義切辭嚴固已
見於中興之詔自是明倫大典昭繼嗣之文明
堂或問闡尊親之禮郊壇正分合之儀宗廟酌
異同之制足以破千古不決之疑而為萬世不
刊之典至於恤刑蠲租憫水瘡疫賑饑勸農皆
由此而推之也是以中和建而百度貞禮樂備
而五刑輕九河通而百穀登大符正而三光明
甘露降慶雲生紫芝出黃河清民生遂泰階平
玄鶴白鹿白兔相繼而至於廷其治功可符太
清與太寧矣所以致古帝王之治者以其有古
帝王之心也詔令雖鼓舞萬民之術而根本在
超越千古之心皇祖留神洪範之學垂清術
義之書今上敬一有箴五箴有註疏五事於
古訓表三要於尚書蓋祖孫同德制守一道
也列聖勵政勸民重熙累洽各即其一二事
槩之其在成祖建都平胡有以極形勝之大

觀而揚武威之大烈 仁宗則登極求言與遺
詔 宣宗則尊諡寬恤與建儲而曹欽及官殿
成是其在 睿宗者安民尊號則又在 景帝
者也 憲宗亦是上尊號及奉天門成 孝宗
大赦與 太后遺詔 武宗平真鍮誅劉瑾其
言皆上合天道下當人心中極事情有非數語
所能掄揚者總之共 十朝因恭題曰 十朝
詔令云劉安世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又曰令重
則君尊今之有司多視詔書如故紙而奉行者
殊有未至開先昔在驗封兩次詔條先具稿陳
之部堂內閣然後請旨 上裁其慎重如此豈
意在外者漫不加意古之頒詔資次御史大
夫下之相國相國下之諸侯王而御史中執法
方下之郡以及民訪詔者斬格詔者同詐詔者
棄市誤詔者罰金廉問不如詔者以重論奉詔
不謹者坐以大不敬嘗見 恩詔讀畢求之高
閣監倉見收人眾累足駢肩至不能容況望行
其重且大者乎因序 十朝詔令而終之以此

序文卷之七

詔內須嚴立一款詔後更別設一法其洪恩實
惠庶幾可及民耳

廣興圖序

默齋許尚書自為祠部口曾著九邊圖論今稍
益以各方要害以及四夷雖名其書為廣興圖實則
以九邊為重而九邊又以北夷為重也杜守刻
之青州請予序予序之予遂為一序付之曰近因武
備廢弛撫綏百姓之餘將援據圖經東自東
海西至西河原有營衛者俱當查復高堂曹濮
之間亦須略修城堡而海防尤急經營方始即
以改官旋京未及為之矣竊念天下大器置之
安則一方不足慮矣 天朝疆宇廣濶旦古所
無其東西則自遼陽以達酒泉山川延袤萬里
紆迴聯絡皆因地設險各有城堽鎮堡帶甲之
士四十餘萬以制禦諸夷可謂得上策與要道
矣夫外列九邊所以控諸夷也內列關隘所以
制九邊也以居庸三關視九邊則三關重而九
邊輕以居庸三關視關門偏寧則居庸三關重

序文卷之七

而門偏寧亦不為輕至於山海關以迄黃河鎮寧居庸之東輔而京畿之近藩也自居庸東西則紫荆倒馬也又西則雁門寧武偏頭黃河之界也渡河轉西則河套之故地東勝之遺址也分方而固守給地以屯種越度砍木私自開墾若集各有禁遼東開元廣寧地號襟喉而金復海蓋之富庶久失其舊倭雖未來侵犯在東南則自昔無聞之大變也更不可不預為之備若夫葦市姦嚴驗放增蓋益軍儲蓄糧餉其大端也大寧未可卒復薊州宜連二鎮可也而潮河川之間黃花鎮之外不可因循故態宣府則獨石已不及於往日經畧猶不備於今時內而鷄鳴之川直通內地之吭外而威寧海子斜當肆侮之鋒大同則八柳樹等處虜所出沒近雖設關缺處猶多黑石嶺一路宣大之兩界內外之持衡也北樓口老營堡晉趙之隣境北虜之熟路也延綏移鎮榆林河套未敢輕議青山隘口尤為要地寧夏花馬池一帶舊為虜衝要關

山鐵柱泉亦係緊關其肅孤懸二千餘里經制尤難外藩久撤版取不易今則嘉峪關諸虜所宜設備固原曾經大掠之後今為重鎮然山後之虜時發蘭靖安會之間可虞甚矣統而論之大寧之地不復山後之寇鮮寧日河套之穴尚在使客等之擾無了期假若破格有虜雖云雁門等關可以入晉武安涉邑可以入魏獨黑石古北居庸等處可以入燕皆不必憂山東永遠高枕而卧矣至其所益各要害及四夷者今又以倭夷為重猶九邊以北夷為重也中間審勢用人練兵據險柔遠能通之道因變制勝之方鎮戍城堡之設山澤虞衡之利道里廣輪之詳不出戶而知之不下堂而治之矣斯刻也不惟有裨東方雖天下亦大有裨也將執此以佐或以自用或以資人之用所謂易猶水也隨其所用存乎其人爾

又廣輿圖序

臨川朱本初氏有天下輿圖吉水羅念菴氏

以所見今事亦云廣輿圖猶之許黠齋也古稱
左圖右史史即其言圖即其象也夏之禹貢周
之職方唐之十道宋之九域皆是物也我朝
有蒙宇通志一統志一統志 孝皇以
其未備也集多官重加修輯如黃河正總書起
其地經其地或利或害大畧已具而各郡縣境
界更不之及最有條理刊成將頒布矣忽 龍
馭上賓以其悞於醫也遂并本草之高閣而
輿地略一統輿圖輿地指掌圖一書三名大同
小異皆挂見山總括一統志而縮之者也惟唐
荆川所得而直十三省總圖最為詳盡雖 御
覽圖不及惜缺而慮耳其他為圖者無所增益
無所發明不過採摭舊籍而已念菴所廣之
圖真寶親切簡要詳明山川險夷戶口多寡攻
守利弊沿革根源一披閱無不周知由之處天
下事不勞餘力矣舊序廣輿圖者以養生為喻
予今喻之以醫處其事異而理同者乎爰列願
內上下食飲是資榮衛攸賴其於新生名齋者

庸心防護而殘者無留固其宜也乃有近味健
茸牙頭齒用必先焉殘尚存而新將發厥根初
瘳後痛不果忍一痛以拔之遂使晝夜不安而
食飲漸少左右輔因而特搖雖天君亦為其所
苦乃毅然獨斷以牽絲拔去其根吾身方獲其
常入又有風熱蟲毒之害者芫花大戟川椒細
辛固不可無而歸連參朮門冬枸杞之屬更不
可緩何也蓋齒乃腎之標表而腎之精華也腎
實則骨強而齒固又手陽明及大腸支脈所貫
絡也殘則須拔幸而未及乎殘也一補腎之外
無奇術今天下雖稱極治不無衰弱齒頰之弊
衰弱者補之齒頰者除之以渾厚之治體而養
元氣以精明之治功而作元神審時為政因病
制方是在 聖明天子及大小臣工誠心竭力
一轉移之間無難矣所謂今朝試揭輿圖看萬
里山河掌握中也

悼內同情集序

往讀從內誌文雖其甚痛切者此心亦不

以未嘗歷其苦也及子妻張宜人亡後復讀其
文則垂涕不能已均一隣笛也惟懷鄉之心獨
感焉均一秋雨也惟愁人之耳偏入焉誌文有
合鄙意者凡五篇作者乃李崆峒李愚谷羅念
慈唐荆川王遵巖荆川嘗致書與余首言喪內
之情吾三人同之蓋兩年之間荆川遵巖及子
俱喪內也因名其集曰悼內同情而拙作亦附
焉士有自矜在順天府學曾考第六名者問
所考人數則應之曰止是六人六文之中惟予
最劣當其時初喪哀不能措辭留蘇雪簑書石
而雪簑堅欲求去留數字於壁上云道人事業
須放下生來鐵面皮遂追而還之急促為文如
何得工五子者情文兼至覽余作者惟望亮其
情不復責備其文則為幸耳

悼內同情集後序

內亡而悼之乃人之常情內賢而悼之有出於
常情之上者矣悼亡悼賢同一情也而賢則其
情尤切世有生而反目病不關心歿而肉未及

寒飯已忘舊愛議新婚者其薄情亦甚矣斯集
也自謂有敦薄之助未知覽者果動情乎不也

遺覽編序

幸覽編作於袁西野又病之後未故之前遺覽
編作於張悔菴既故之後未葬之前西野以存
日得覽其文為幸因名其編曰幸覽悔菴嘗謂友
人曰生既得中麓文祝其壽歿必得中麓文藏
諸幽子久傳聞其言悔菴亦嘗親有所囑今為
之誌銘諸作并前此作者稟歲一編題曰遺覽
意以不得如西野幸覽將以遺諸後世使覽者
無窮而知其人之有行云若其得疾延綿經歷
日月必面呈鄙作是編不當以遺覽名之矣

遺覽編後序

陶淵明將卒自為挽詩獨恨在世飲酒不得足
祭文亦憐其貧淵明乃寄興於酒而自忘其貧
者也張君生於富而饒於酒壽考名行兼而有
之是編也蓋有遺覽而無遺恨矣

張小山小令後序

予自遊鄉校讀書或有餘力則以學詞詞獨愛張小山之作以其超出塵俗不但癡勁而已當時苦於無書止有楊朝英所集太平樂府及檢舊篋又得陽春白雪集及百一選曲兩種既登仕籍書可廣求矣然惟詞書難遇以去元朝將二百年抄本刻本多散亡洪武初年親王之國必以詞曲一千七百本賜之對山高祖名汝楫者曾為燕邸長史全得其本傳至對山少有存者人言憲廟好聽雜劇及散詞搜羅海內詞本殆盡又武宗亦好之有進者即蒙厚賞如楊循吉徐霖陳符所進不止數千本今宜詞曲少而小山者更少也京師積書家如李蒲汀沈竹東詞書成編者不過十餘部其小山詞載在樂府群珠詩酒餘音者僅有數十曲他所更得仙音妙選樂府群玉樂府新聲則有助於小山多矣可惜類詞有小山一卷廖洞野取去堅不復出而普集元詞在鄒平崔臨溪者小山詞獨有一本以負累逋逃不知所之今所編

次雖成上下二本每樣曲終鏤板不剔空以待博學君子詞山曲海不惜寄示必有以增其所未高而濬其所未深云

喬夢符小令後序

粵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今惟一十二宮每宮又分章若干多者百章少者五六章首黃鍾次正宮大小石二調又次仙呂中呂南呂與雙調而越調商調角調般涉調以次列於其後今所選詞顧以雙調先之以宮內各章如水仙子折桂令清江引等俱係官樣曲子天下所同歌且多作者以其熟順易見易知為序非敢變移音律錯亂宮商也

府同知葉沈湖章丘署政有聲詩卷序

章原富庶踴今貧而逃章原善良民今狡而驕以承平久兩賦役繁醇朴散而風俗澆耳民之屬於官也猶金鐵之在爐隨其鼓鑄而無所辭猶牛羊之受牧隨其驅使而不敢後縣之掌印與署印者豈皆善治與良牧乎民貧而逃俗狡

而驕不獨承平久而醇朴散也章因均地不如
法有告復均者撫按兩院乃以府同知葉公查
處得宜嘉之遂以縣缺正官委署縣事首省里
中浪費繼釐大戶弊端而徭役平聽斷公允其
所自許者也慈祥耿介勤敏清廉雖不以敲朴
鉤槌為能然而六事修百廢舉吏胥悚畏黎庶
謳歌有如善治良牧而金鐵若其性牛羊遂其
生也半載之間政聲赫赫洋洋播於遠邇聞於
省臺比以邑有正官廼府士大夫推衆意各為
詩章彰其治而報其德名其卷曰署政有聲予
又總士夫及衆意為之叙其實惟其事皆從實
所以言而不文如出諸里巷謠口然邑人祇知
署政有聲孰知本之積學有素而它心無私耶
學以養其心心以達於政在他人雖欲有聲不
可強也在公雖欲無聲不可得也公號沈湖南
昌故郡人以名進士由部郎左遷吏部以其政
成有聲陞任雲南僉事無窮事業由今托始云

一朝千古集序

薛牧卒哭之者以為相慶日夕豈期一朝遂成
千古予自為諸生時即與魏東臯相識其為吏
也更有扶助處因知感而交愈厚予罷歸數年
東臯以省祭待選家居來往之頻契與之密有
如親兄弟然今一疾長往不復合併千古之訣
始於一朝將以前人之哭薛者而為今之哭魏
矣雖然君乃達人也殆將視千古猶一朝豈惜
一朝成千古耶諸相知者歿後俱有書或稱錄
或稱集或稱編共八冊今亦刻其為君作者總
成一冊名曰一朝千古集集成於一朝未知可
傳之千古否果若是則是名亦可謂之斷章取
義矣

一朝千古集後序

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然有命焉脩短存乎所
遇惟順受之而已是故蜉蝣遇之而一日紅藥
遇之而旬日紫微遇之而百日茵遇之而一月
苑遇之而一春菊遇之而一秋崔遇之而三年
馬遇之而三十年人遇之而百三十年與之者

無情受之者無恩怨古云死生亦大矣又云
朝聞道夕死可矣苟有得於道則死生何足為
大死生既不足為大又安論其夭折耶古稀耶
大還之數耶一朝之速千古之久耶是集也不
惟可慰東臯凡後死者皆將慰之矣

病愈謝屏巖李醫序

張家林鎮章邑之巨鎮也昔時繁華不減城市
屏巖李子則鎮之茂族大家嬌養多欲因而致疾
初則用醫診視既則自行調理檢方書究藥餌

序文卷一百八

又有書可查方財可市藥勵志勤學不徒能通
文理刻意虛心又且旁求脉理久之疾祛身還
脉明指下而醫妙胃中遠近延請求乞者履接
戶限而名馳方左矣雖云嗜酒然每月常有二
十餘日戒飲又性素善良而情復謹厚以是大
行其術資以養生予與之交好二十餘年一家
賴其治療者不止數十餘次惟是近疾則用藥
愈奇而知感愈深戰勝而肥素嘗以之自負金
藏而瘦今則因之自懼矣請速醫既無可仗求

近效又非所宜乃緩緩滋補元氣漸漸減去一
病人參白朮等八九味其常用者神麴麥蘗等
三四味間一用之藥力既至予疾去如兔脫飯
壯如鯨吞而身輕如鳥舉矣屏巖與小村如蕭
之規曹之隨房之謀杜之斷相濟而成其功况
皆以秀才學醫諄謂秀才學醫白朮作蘗言易
為力也從容當主一醫操如嬰寧生傳播傳於
世功同而勢不能同明渠實但屏巖行年稍長
予則同時各為之文而頃則有前後總不出三
日之間云

序文卷一百九

病愈謝小村王茂才序

李屏巖因身病知醫沛然大行於時王小村因
親病知醫赧然退藏於密自為庠生即有聲名
工舉業可取甲第以日視湯藥遂暫廢文學然
其心尚未已年尚未老事尚未定而日後尚有
可望也人有病者以惡醫之名非至親至厚不
一迴顧然醫精而藥效雖欲使人不求不可得
也譬之惡影而行日中則影隨身而不得免矣

予以前飲食無節調攝不時自八月初旬塞悶疾
痛兼惡逆諸疾交作蔬飯漸少而精神頓減至
八月廿八生辰先後十餘日粒米不入於口舌
乾體倦色暗面黃肉消骨立五內煩而方寸亂
矣人心煩改於一時內哭不絕於終日小村乃
畫出傾囊之藥夜查揀架之書以疾漸加而脉
漸微也首與屏巖計議藥久獨惡人參非參難
迴生意若中有主而吾輩方可效力於外予妻
以身任之藥入假言無參藥後從而有效雖難
以神麴予亦知之然病勢至此無如之何急流
挽迴扁舟生脉散之力居多坦途可容駟馬參
朮等之功不小也獨就利害不恤擠排小村之
公心可想而過愛獨添矣述事必煩於文具禮
方可見敬遂為此拙文并將彼薄禮聊以報再
生之恩而聞過人之德文其所當文敬其所當
敬更不必問其敬與不敬也選吉諒良以十一
月之望日同親友強賀於其門或無閉門不納
之理聞者勿宣傳於滿路足徵路人相慶之情云

李中麓閒居集文之七

墓誌

醫學訓科董君墓誌銘

嘉靖戊子大比予待試省下萊蕪吏人董廷金
者偶以公務來會久之相與飲洽見其年少而
老於事有辯口而無機心竊自念曰此非異質
得之天成是必遠肖本之家訓耶廷金曰吾父
教吾以立心伯父教吾以制行而吾父伯父之
心行咸足為鄉人法矧吾子姪輩敢不若其訓
哉癸巳冬予以戶部主事差徐取道萊蕪廷金
聞之來候因拜於其家二翁俱長厚君子而諸
子弟悉如廷金云及辛丑予以自陳罷歸廷金
越境來唁予首訊之曰二翁咸慶耶曰父強健
勝常伯父於今六月十八日亡矣予聞之喜而
悲仰而嘆曰嗟乎二翁世稱二難今固失其一
耶廷金還予郊送之若有亡者而竟不言意必
墓文耳以為不專誠也當必後來越數月果其

狀如帶爾國子庭下揖而進之乃載拜請曰伯
父將以十一月二十日葬於城南五里祖營次
而誌文未有所屬也不肖辱交遊門下十三四
年寒門事知十之八九海內號稱雄於文如先
生者百無一二竊願有述也予曰文誠不佳然
交之知深宜莫如予者乃可其請返其幣按來
狀并所嘗聞于入者誌銘而歸之誌曰董君諱
教字克恭世為萊蕪人任醫學訓科祖良父信
母黃氏生君君生而有智慧識者見之逆知其

墓志七之二

必克厥家而尤厥宗也年十九弟讓年十五讓
廷金父也即捐天日誓曰願白首不異居所不
同心者有如此日既壯力於農事深耕淺種早
作晚休自奉儉素而待賓客則極豐腴又能伸
縮時直百穀出入率有羨息薄積厚施親黨友
朋常蒙其庇與入有所訂約期必踐之有茂德
而家計日裕子弟多且尚禮董氏由此大振君
雖為訓科非其好也喜靜習為老子養生學嘉
靖乙未致醫學事不問但曰人稱我為老莊科

足矣疾之華也諸子弟環侍乞遺言君曰弟
愛我汝輩文善事我人生樂事已極我死無憾
何遺言之有繼今惟同居似吾老弟兄可也人
家猶之於火火分而勢必微諺謂聚人為一火
幸勿分大而索吾家也又曰弟高年宜閒居善
攝家事只可掩其大者餘悉汝輩綜理之田產
困瘠借簿門鑰朗朗分析乃長逝自少至老不
私一錢無墮行無謾語嗚呼古之所謂全人非
耶公生於成化丁酉二月十三日迨歿得年六

墓志七之三

十有五娶劉氏一子一女子廷相監生女名良
臻妾王氏亦生一子一女子廷孝女名妙佛銘
曰羸城之南汶水縈盤龍山雄峙峰壑巖鍾
靈翕粹內有古阡惟是古阡哲人藏焉哲人之
生世人稱賢哲人之歿世人哀憐此筆銘之百
世不遷嗚呼嗚呼有如此水與山

四川按察司副使前吏部文選司郎中

山劉先生墓志銘

函山劉先生者諱天民字希尹濟之歷城人城

南二十里有函山因以為號焉世係穆玄菴志其父墓詳矣此不更及祖璟以監生任鞏縣丞父緒以舉人任高邑知縣母張氏姪十二月而生先生生八日母疾無乳庶祖母鄭氏棄其子六郎及瘦郎獨乳之蓋預識其子之夭而先生之生顯也不然舍二子而育一孫割已愛而重他翁豈人情哉劉族稱章之賢迄今衆口一辭云先生三歲父夢一老人云爾惟此子良既而多男皆死始信夢之有徵六歲病瘥延綿至九歲過一姬以針刺十指愈出就外傳日記千百字和治乙卯父畢業太學携之讀書京邸即通經史兼諸子百家言文筆滾滾命之題頃刻成篇十五歲遊郡庠提學陳矩菴一見奇之每令侍食於側慈父之視其愛子不是過矣正德丁卯鄉試中式戊辰從父會試同下第父就選從之高邑未幾母卒已已扶輿視之先生痛之聲行道為之心戚甲戌第進士聞父病歸養未至高邑先一日已卒先生形容摧毀幾不能

嘉治丁丑二月起復除戶部福建司主事五月調吏部文選司主事本部用人慎重非久試不調調亦不即文選先生華實相附名出入士前久矣故其調速而美非他人可方云到司即著讀選便覽四卷雖有益吏治但時不能行已卯課止武皇巡幸罰踰五日廷咎三十庚辰三年考滿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為安人辛巳今上踐祚其在先朝以諫罪者俱陞俸一級先生首與焉嘉靖壬午陞本司署員外郎癸未六年考滿實授員外郎階奉訓大夫八月陞稽勳司署郎中薛君采方在考功文章得名時有省中二孖之稱甲申七月泣諫大禮復廷咎三十郎中余寬調文選未獲任請戍人以為余能吏也難乎其繼公雖可但新繁蒙釋恐不得調已而文選命下京中無識不識咸稱慶云先生感激知遇大推小補康公竭誠剔滯後淹登良黜劣遠近聞風興動余在文選後先生十餘年墓先達之行事尋舊緒之茫然往往于

故牘中見其批駁遺墨猶足以知其政也老吏
候選者咸言嘉靖初年先生之敏夏虞中之執
皆文選出色者大抵賴 聖天子新政臣下凡
有註措易為之力且有光耀焉給事中陳姓者
素短先生因著補衣見部先生斥之乃假以進
君子退小人為名上疏指摘先生乃對品調壽
州知州給事中趙漢等御史戴金等八上章論救
不報允京職外請者失志惶惴出門多以眼紗
自蔽先生之行也路出故部適值驗封大點吏

墓志之六

人數千咸集焉有識之者曰此吾恩主無罪左
遷者衆乃擁之馬不得行先生擲眼紗於地曰
吾無愧於衙門此物何用縉紳憐其去郊外餓
送三日始已抵州屬歲饑歉乃禳災賑乏通商
惠工撫字勤勞民無菜色撫按交章論薦一十
四突然鋤強植弱不聽請託州之大姓及士夫
不無一二怨讟人言先生之出也名目甚正惜
作有司不及前耳嗚呼是得無遺論哉文選乃
恩慈之府而是非之海也崇秩華階橫飛直上

人無得而議及之一經蹉跌鮮有能自振者况
先生謫後太臣相繼策免者太半知已去而譬
者來泥塗晚收門外天涯自古為然在今日則
吏部尤甚耳戊子十一月陞南京宗人府經歷
已丑九月陞南京刑部廣西司郎中庚寅四月
陞河南按察司副使分巡大梁時 上命刑部
錦衣衛審河南獄囚重刑者一千五百餘人得
平反者幾七百人先生之力為多進而語人曰
吾之遺子孫者只此足矣河南訟獄之繁大梁

墓志之七

為最先生一訊無不輸服孟有涯嘗云不意風
流逸史乃有此霹靂手憲度之清三五十年
來僅見此耳有涯不輕易許可者先生亦自况
曰吾能使公署無一事屬吏無一錢惜不得按
察使做耳先生時有盛名而遽發此言後果終
於此官堂其識也抑數歎未幾為胡御史所論
壬辰五月以才力不及陞四川去汴之日士民
號泣攀留車不能發日夕繞得出郭才力不及
者果若是耶甲午有聲其屈者將康以按察使

當事者以改調未久難之余曰應元忠其例齊
瑞卿其缺也人孰得而非之終不見從止陪推
陝西參政將復騰別缺正推而考語適至乃有
官蜀猶官壽州之說乙未考察遂以冠帶閑住
先生聞之聊不為動已而遇恩詔致仕日集
賓友徜徉山水間東山之興不減安石而識者
屬目再用亦比之安石云嗚呼先生在蜀席猶未
暖乃兩以進賀表上京果有貪跡當在何時
余嘗及誣者之言曰官蜀猶壽觀蜀則亦知壽
矣一日會于酒進越席執余手問曰君善聚書
書解有幾種數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
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為無亦蔡傳外有可
復取者乎先生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曾著禹
貢迴迴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
論說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制業舉者
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
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鬼載魂以影隨以
不可缺者只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類失之

墓志七十九

繁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
耳先生曰元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耶余
曰分章無踰於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
者三氏之失抑又多於吳儒先生曰吾意亦如
此事緩聲勿令人聞之因陋守殘者必咤異將
弁忌之矣以說經猶恐觸忤時忌然而卒不免
為維作釣魚人亦在風波內矣仕路真嶮難哉
先生家居七年至辛丑巡撫李谷平上章論薦
才堪起用命未下而先生無病卒先是五六
月間先生以書速余曰蓮事將罷幸同為採蓮
之舉余初放歸倦於出遊邑有詞社招之將亦
俯入然嘉會難同先生不果來余亦不果往庸
詎知後無更見期耶異時復至湖上鳥聲鳴喚
湖水平澄風景不殊而先生不可作矣特泫然
下淚求如壬辰年乘月泛舟浩歌豪飲寧可再
得手生才實難當其盛年不能及時柄用而又
宛然以死也勿論其他只前後在吏部余所交
與者如梁默菴高蘇門左右畢羅涪溪李方集

墓志七十九

及此五十六華固各極一時之選也今殆凋零
盡矣傷哉傷哉先生天性孝友庶祖母章致感
其養育恩特為之服喪三年詩文書翰為當世
所推尚晚年為詞曲雜俗燕雅歌者便之蓋雖
使金元之音以洩不平亦可見才之優贍無往
不宜也自少以至授老有風調善談吐庶幾乎
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黃方伯海亭嘗謂余曰
同一事也他人言之或無意味但自函山口出
人無不傾聽者矣飲酒多而不廢事次日亦不

墓志七之十

病酒每對客自矜曰人謂解醒不可去酒醒之
病狀吾平生未知非飲中一福人耶所著有愧
菴集刺書稿遊蜀吟南行稿草蟲吟田間集并
前所云禹貢洪範二解先生生於咸化丙午夏
四月二十七日亥時卒於嘉靖辛丑冬十月十
一日辰時葬於明年壬寅三月初十日城西五
里原娶陳氏封安人子三人長浦府庠生娶德
府長史梁默菴第三女次潼聘直隸保定府知
府陳近山第三女次沈聘廣西道御史趙蒙

次女三人長嫁戶部尚書遼寧人第二
次女許聘決許聘陝西參政李晉卿長子
第三女三人丁氏育沈及長女第三女魏氏
第四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五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六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七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八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九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第十女及第二女盧氏育潼銘曰生無遺行

墓志七之十一

封孺人李妻王氏墓志銘

孺人者李湖南公之配也世為章丘人父名
適母邢氏孺人生而婉孌沉慧年及笄乃嫁湖
南以望族而歸名門人以為李得婦而路得婦
也廟見後內政積漸有條湖南為學官第
文飾行方籍籍負時名人又以為終能婦
能婦也孺人事翁姑以孝敬聞姑宋氏治
翁男女奴僕無不悚然畏也孺人顧能得其

心雖曰婦也姑視之如其愛女云孺人待奴僕亦甚嚴然而有恩役使之各當其才婦之善肖其姑者東土莫孺人若也湖南學博而舉業純暢每提學歲試輒首諸生顧困于場屋不得一第薦錄吾章去省城僅百里落第歸來時多申求前後餘熱猶存流塵滿面心灰氣阻體倦神疲若內不得人往往有因羞致怒厲聲大鬧打損器具者孺人于湖海之抱屈迴也每預造美酒食候之抵家即盥漱慰其勞且寬解之曰君不見鳩翼之為乎不迴旋數次豈能戾天又不見松栢之伏於磐石者乎非積久側出不得干霄人特患無稍風之翻後凋之材耳橫飛直上各有其時豈有侶燕雀雜藤蘿窮瘁終其身者哉然湖南竟不售乃貢入太學孺人居鄉兼理農事蚕春麥秋悉獲其利至於西成則又倍焉雖湖南業儒而明農其在家亦不是過也自孺人之歸李氏家計漸豐蓋與日俱積云湖南州人從之趙州得專外政殊無內顧憂

湖南知縣安陽孺人從之安陽通判開封之開封其無憂府猶之縣縣猶之州也湖南在趙三年考最勅進徵仕郎父亦贈徵仕母妻俱贈孺人孺人受封後一日珠冠袍帶笑謂湖南曰尚以不第為戚其第者豈皆生封死贈耶是子為承次子為儒孺人數進而教之曰承以事人儒以需用業不同而成功則同二子受命唯謹諺有之蘆菔上不結瓜菰根下不產麻言種類各別也信哉信哉孺人恤孤濟困由戚及疎不惜財不遺餘力性喜儉素衣非經三四浣不去身麻縷絲象手自織染終歲無間歇期嗚呼女生而有不字者矣字而有不能相其夫者其子者矣育子而有不能教者矣生齒繁多歲歲饑饉貧者十女而九焉仕途巖峻官易摧折三年無過因夫而貴者千百女無一焉世可慨也孺人婦道母儀兼而有之既富且貴享年六十有二蓋又萬千中僅見者也死復何憾死復何憾人以此成化十六年庚子六月初二日生

於城中路氏宅至嘉靖二十年辛丑五月初一
自卒於城西箭家庄次年壬寅二月二十一日
葬於庄東祖塋次子二長曰葵布政司承襲娶
張氏妻崇氏次曰堇縣學生娶王氏妻于氏女
三長育縣學生劉尚義次通徐一貫次通大學
生朱振孫男二曰添喜曰添丁俱娶妻崇出
孫女二曰思媚堇妻于出曰思莊葵妻張出既
志以詳其生復銘以祭其死曰廣原田田兮平
而方嘉禾油油兮美而良淑媛去去兮穴而藏

子孫繼繼繩繩兮吉而康蕃而昌

中順大夫彰德府知府王公合墓墓志銘

王公諱旒字成玉別號悔齋其一世素漁人也
元末花軍稱亂六祖諱祿者避兵走濟陽遂占
籍三鄉四傳而至父京以公貴贈徵仕郎母莊
氏贈孺人生五子公第三四子皆為農獨公業
儒學易於黃進士廷獻告誦精研雖暑夜必露
坐張燈蚊蚋遶前不輟也章丘劉繡江運使偶
展山莊獻見其門故年皆熙妙且多半姿秀雅

論語令尹子文三仕已無喜愠色試也
文自開端以至煞結一氣充貫辭葩麗不
中題旨繡江乃大加欣賞許以女妻
治甲子公年二十三遂舉于鄉明年劉氏
歸為奉翁姑極孝處妯娌能和待奴僕嚴而有
恩三妹屬續出嫁咸取華衣首飾助之聊不見
怪之懷容十產皆男十男皆夭每自念曰子出
於母多數勸公廣置側室公拒而不聽乃自為
之娶善氏女而處之情猶姊妹然嘉靖癸未公
登進士第孺人卒已數年矣每對隨嫁婢子輒
太息曰吾以三朝秋婦六試春官從事典籍積
二十年以為老死靈魚終於拓落今叨甲第之
榮吾結髮妻顧不得以一見平時伴燈火而望
成立者何在痛哉痛哉嗟乎痛哉試政都察院
除授行人司行人以公差特過繡江門稱謝
固不肯本繡江能識士於未遇亦進士中之
法眼者歟行人三年人悉望其有科道之望
繡本司司副公敦朴不自文又執古不善

永准貴人其不與選有以也司副二年稍遷刑部備建司署負外郎乃取比部格議條例全文及王端毅駁稿三書時時抱而讀之及臨事猶問之吏人或告之云格欲情節照比而重在議頭且於外省文移繁簡迥別雖府推知縣入部者猶必習而後知矧公以行人司進者乎但聚舊案卷四五宗逐詳觀有齟齬處更請之老司長無不了了者公如言不旬日刑名雖未過人有及人者矣尋陞河南司郎中丁封孺人繼母憂服除復補本部貴州司郎中適吏部渭崖霍翁送問二監生文字雷同者乃一援例在堂上一歲貢在堂下自上廳下得便私抄公惟量情呈報渭翁必欲黜之公即往而面議曰援例者固可惡而歲貢何罪耶由是咸從末減援例者止選之遠方而已既而推陞永平府知府復任後遇一人道踞持狀稱說同商二一人不知何往公曰往則終歸何用陳告耶得非置之死所終恐暴露故先為之地耶遂收訊之果圖

財致命者一府聞之無不驚服遂按御史在真定調審重囚而永平惟一囚當刑同官皆勸之曰千里奔走為此一人不如本地刑之便公竟往而囚亦以涉疑得釋因以私請不遂巡按意被劾改調河南彰德府瀕行猶出俸金購民地以廣學誦百姓哭送數百里不絕公之為政補偏救弊因陋就簡常過於誠而失之厚一時雖無赫赫之聲然誠則明生焉厚則恩溥焉日計不足歲計有餘民能不父母之思而神明之懷耶人有恒言過後思君子不其信然矣乎至彰德百廢俱舉近而宗室遠而窮鄉無不得其權心臺賢屢有旌書值聖駕南巡以失朝奏罷免抵家抱膝養高見客不冠不帶出門亦不乘車馬或謂之曰服以辨等威禮大夫不徒行公何若是第笑而答之曰吾以布縻致位金紫幸蒙恩返初服舍車而徒吾自甘之何以冠帶車馬為公平生儉於自奉而豐於客短於治產而長於濟人薄於取名而厚於倫理舉

業文詞體裁平實不炫纖巧與人交遊久而不渝雖仕路未究厥施其所存已足不朽於世矣以嘉靖二十一年九月二十六日葬於城西三里原與孺人合焉繼娶李氏封孺人妾董氏子二長崇直庠生孺人劉出娶省祭官鄭某女次崇恩監生李出娶給事中戴夢桂女孫男一名潤孫女一俱崇直出銘曰王公歿於嘉靖庚子生於成化壬寅孺人沒於正德辛巳生於弘治戊申一享五十九年陰平之運一當三十四回

墓志七

全盛之春生而相敬如賓歿而佳兆同埋以返其真以棲其神以昌其嗣人

資善大夫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五經博士

西橋劉公墓志銘

嘉靖歲己丑余舉進士赴新進者率求鄉之先進一人以自託焉禮節隆殺諮訪而後行庶高不失人而卑不失己若交結多者則又謂之鑽刺聚論厭薄之時東方宦遊京師者三十餘人公論獨推西橋劉公因造其廬識焉公不以不

墓志七

肖景純筮仕即得教益弘多余好購書公曰四十年前亦有此病余好辭章公曰三十前亦有此病兩事今更有同者殆同病相憐矣余好談朝家故實公曰二十年前亦有此好然不為病也制度沿革兵火變動每會及之移日竟夜未嘗倦歇余既又窮經學講時務公大喜曰十年來方究心於是窮經致用以經術而歸吏治古之人皆然惜今人學多支漫不從頂額上做工耳九漢註宋解合者取之異者置之兼之以邊備河防茶鹽馬政自身心通之務求撫貫余蒸蒸焉日有長進而公病歸矣公學業久成特因余之漸變而後語之其功德余者何如也但余好茶而公好酒固兩不入然交相謔或不少假借此則人不及知者越數載余官亦累竊意余鄉云公家止二百餘里疾馳之騎兼日可至當拜其庭讀其書問學有格格未融處將以詳問也奈何天不憖遺公遽蓋棺矣余抵家多疾尚未走弔會其婿趙崑持翟青石狀來徵志銘

為青石以文擅場名家久矣狀甚佳頓即移為志文奚不可者况青萊文之藪也何必遠索旁郡耶趙曰公遺言也嗚呼嗚呼余不以失位為戚而以歸得會公為幸公既不留寧不滋余之悲而傷知已之難逢也仕路微逐今就閒適時取舊書觀之覺有新得譬之戲子罷場洗去脂粉再一照鏡始見本來面目矣抑更不得與公辯駁同異余來何暮而公去何來遽也自念無可致交情於一死一生之間者惟志銘可効力

墓志

烏矧有遺言蓋不敢以不能文辭志曰公劉氏諱銳字汝中別號西橋青州壽光縣洋河里人高祖良佐曾祖讓隱德弗休保贈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祖曷號松溪性耽書史雖旬首不釋卷而麗辭神翰鎮壓時輩人或勸之用世不為答屢徵亦不起受封如高曾祖官父翊號古直謚文和弟進士累官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子太保戶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歷任四十餘年

廟堂密勿竭盡忠誠豐功茂實天下陰受其福載在國史不能殫述前母張氏贈一品夫人母馬氏封一品夫人自高祖妣而下俱得贈如兩母云公生而聰穎七歲能默誦詩書兼喻大旨見舍僻所懸文詞一覽輒不忘善識奇古字與客相難無上之者客咸以神童呼之名聞遠邇咸化癸卯憲廟念文和在東朝講讀功特官一子為中書舍人文和子六長銑以廢授禮部司務次鉉疾不克任次鉉舉人公行四時甫八歲吏部乃以應命文和具辭懼怛幼子不堪供職國恩不敢濫叨憲廟召至文華後殿見公起拜禮如成人問及古今事能朗朗陳說大意又善屬對作詩聖心嘉愛喜見天顏命即出拜職恐牙牌傷損以銀易之嗣後不時召見門殿深遠非人相之未能自行時楊遂菴先授中書朝引之入暮將之出方欲交友授徒彈碁酌酒動為所妨遂老每手之太息曰此童累我此童累我甲午文和薨公恩帶公迴籍聞

墓志

居得辟力於篇簡年十四五諸經子史殆將遍
矣弘治庚戌三月文和一疾不起公每哭幾頓
絕食遂歿取厚終禮及文公家禮家禮儀節行
之乎者送者靡不健仰壬子服闋適當鄉薦公
舉業精於辭賦就試諸監司遂群各郡儒生
糊名試之開卷公為第一諸司悉以解首屬望
急欲奏請助成厥美冢宰尹老方謝政家居與
公為通家屢進而止之曰若子文藝何但擬取
試科 憲廟之恩不可孤負例無既登仕版復
應科目者竟如言旋返甲寅始赴部除原職時
兄鈞為刑部員外郎姪澄甫監察御史公與同
居事兄如父視姪猶子薦紳咸稱美之公性不
喜華且以門第發身惟恐人以貴驕公子加之
如戴新烏帽則著敝素袍不則穿陋歲鞞同列
有先至公署者每相謂曰劉省長來上新則中
有中新則下層中下俱新則上層已而果然
乃六噉問之即以他辭對公亦不疑其然也
其後之者日甚一日矣雖涉有意作之不已

成賢魯連不以此養德名世耶戊午費詔南
直隸山東去戌歷俸九年吏部上其考陸大理
寺右寺副仍掌中書事關中李獻吉汝陽何仲
默方與諸善詩者結社遊公亦與焉後識者曰
李詩雄放而失之亢何溫雅而失之方公雖才
不逮二子然以平實勝而其出不窮均之為一
時之善鳴者也母夫人春秋既高敬援例終養
兄弟數人於例不合疏上不得請晝夜憂思致
病特蒙 俞旨養病而東奉侍慈闈承顏悅色
稍有不愉必具衣冠肅立于旁候霽解乃敢退
正德改元逆瑾播弄威福凡京官養病不即赴
部者勒令致仕公本托疾養親遂照例致仕甚
喜董郡守聞公行誼以禮敦請為鄉飲正賓公
曰吾年二十有八以何行而寧於鄉董守曰年
甫壯而勇于退行何加焉催使旁午不得已一
往後則削迹矣丁卯春母疾忽作公迎醫市藥
食寢俱廢及長逝哀慟一如喪文和葬送亦即
如文和禮云庚午瑾誅李西涯首薦公才可大

用張述撫繼薦之奉欽依行所司以禮催促就
道幸未復任壬申陞尚寶司司丞是年楊石齋
舊公改官制勅早晚代草務上廣德意下盡人
情經同庇民事閱大體者刊落游辭泛語的的
每進奏稿 上必賞數倚注日深太夫人
求藩寇兵雲擾暫厝淺土中甲戌比例改
葬蒙 恩遣官諭祭開墳與文和合焉丁丑陞
本司卿加四品服色改誥勅房公素長於辭命
制作悉稱 上意錫之詰命其制辭極美辭云

卷七十五

武宗北狩迴勞內閣諸臣公受賜如數已卯
宸濠平賜斗牛衣一襲銀牌一面庚辰 上駐
蹕通州復詔閣臣賜公飛魚職事衣一襲嘉靖
壬午龍飛改元推選大臣端謹老成譽望素著
者數人代祭天下海嶽川瀆公得分祀東海是
歲纂修 武宗實錄越四載乙酉書成以公有
謬校之功陞太常寺少卿加三品服色掌誥如
故丁亥言官奏稱文和乃 先朝輔臣功業茂
著有子如太常職掌制誥垂四十餘年父子久

功勞比照昌邑太保黃公三原太保王公事
例本處建祠祀享俯荷 宸眷特賜文和祠曰
昭賢命翰林撰諭祭文略曰三朝元老一代名
儒忠粹於國孝表於鄉令有司春秋致祭著為
令 茲非一門忠誠默通神明上達 聖皇何
以致是耶戊子以纂修事忤台臣意公尤辭正
色不少隨與因而請假祭掃實則避而去之耳
台臣亦不之計愛其該洽將欲有所資藉每遇
東人即首問曰劉太常假限將滿何乃不即如

卷七十五

京庚寅纂修 恭睿獻皇帝實錄李左藩薦公
為催纂官書成陞俸二級兼翰林院侍書是歲
復修大明會典祀儀成典為校正官祀儀先成
賜表禮二襲花銀二錠辛卯纂修明倫大典亦
為校正官書成賜衣服寶鏤甲午重書 訓
錄并累朝御製文集為校錄官方西 南歸公往候之見命屬吏書繳銀圖書
之曰大臣不以仕否異心翁又受恩獨臨者諒
下有一得之見非此莫達前正統間三楊會帶

之曰矣口誦三疏遂斟酌用之圖得不綴及與籍呈原稿來與所誦隻字不差樵翁但遇客即稱公之善記且云桂見山去時若有如劉者告之故其圖亦隨之榮歸矣嗚呼公固善記樵翁之相度一言之善不遺於此亦可見云乙未九年考滿陞本寺卿兼官如故復錫之誥命制詞如前美詞云 聖天子朝陵有御製詩然句用一康字群臣和者明康惟康庶事康哉之外不能更道一辭公獨引遺塚存康事或嗣之則曰

墓志之五

成祖疏拓陵地惟留寶康諸三姓塚焉復歷道其詳并及創造豫備之法如當時親見之者扈蹕之臣聞者無不屈伏丙申訓錄等書成陞一品俸二品服級改兼翰林院五經博士命下懇辭弗允久以職務叢委精神減損遂感脾泄加以下淋於是四五年之內退疏屢上皆蒙溫旨諭留是歲冬 皇太子生欽點陝西開讀公已註門籍不出因具疏辭行言者不知謂公此疾也 命遂奉旨回籍戊戌九廟成蒙 恩

詔致仕同邑康敏趙公一時俱在林下且為姻婭且公與會鄉人榮之丁酉遇 詔存問知縣楊獎發其歸曰趙公天下之達尊劉公歸閣之俊彥備采帛羊酒以禮加焉庚子舊疾作經年轉劇至見賓客未嘗有墮容必具冠束帶如未病時一日晨興臨櫛策杖詣昭賢祠焚香悲哀頓首畢全次日乃就正寢卒公器宇端重德行優長學實本於家傳才無忝於甲第始於中書終於卿秩綸閣近從金紫華階班行日峻寵渥荐加立朝五十餘年歷官十有一任弘治以來辦事兩房以博知舊著者名者公為首而蘇州劉徐貳焉時謂之二劉若古稱孝威孝緯二劉云家故多書至公則又倍力聚之凡聖作賢述山經海志稗官小說石室靈文無不藏焉有時暴於晴日非三五識字健傑兼決句之久盤盪不能盡也與公同姓者古今文集別置一所共五十餘家他可知矣公能博收約取厚薄並其文章兼隆並美有以哉嗚呼有以哉

居鄉井善客讓人有聞爭者以利害曉之俗因
罷爭家訟處同氣友于之愛不減君陳親屬貧
病不振者無問同宗異姓周給各有等差世之
所謂全人者不過有文有行出則致君處則善
俗而已若公者其人歟公字書適勁詩文備具
衆體有西橋文集望洋遺稿承恩應制等編行
將刊布於世據狀生於成化十二年丙申八月
卒於嘉靖二十年辛丑四月初二日得年六十
有六配紀氏天津衛都指揮使之孫都指揮舍
人銳之女封淑人朝謁兩宮陪祀蚕室治家勤
儉懿德素聞側室田氏孫氏牛氏子三長涇甫
監生田出也娶萊陽都御史望石李公女次澤
甫牛出也聘昌邑都御史青石翟公女次尚幼
女亦三長適太子太保刑部尚書康敏趙公子
監生岳次適東平長史默庵梁公子監生紹先
俱田出也次適濟南長史尹公子監生調元孫
出也孫男二長士雨聘青州兵部尚書東濟陳
公孫舉人陳夢鶴女次士露尚幼孫女二俱幼

以嘉靖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葬公子祖塋洋河
之原銘曰劉氏之先豐本繁枝唐宋以上不得
而推元多名德以及松溪生當景運抱美懷奇
志惟遐世以蓄厥施至於文和遺會逢時決斷
大計死生以之嘉謨贊翊功業昭垂錫之圖書
存之鼎彝我公再繼綸綍攸司克遵徃軌不失
其馳雄才偉略博學宏詞名與功偕忠本孝移
鳳毛龍袞公乎是資吾聞陸宣曰由蔭遺亦有
呂申起自門楣揆之於公今古同歸代言視草
生而有為歿也何往報靈賻美洋河祖兆望海
臺西墓名仁孝佳壤穹碑魄之所藏神之所棲
聚靈發祥以昌其來諸論世考德視此銘辭
山西按察司僉事前監察御史龍溪喬公
合墓墓志銘
夫是墓也女郎之央涓河之旁墓吾龍溪喬公
而戴孺人同之者也祖墓原在明賢之鄉龍山
之疆已葬孺人而今遷之者也嗣子世芳以祖
墓遠而伏臘難乃謀之龜卜考之禽經并義禮

知陰陽者而定今地公生於成化戊戌九月四日卒於嘉靖壬寅七月一日孺人生於成化庚子正月十七日卒於嘉靖辛丑六月十七日遷而合葬於癸卯八月十二日此其終身大略古人書此足矣世後而文繁不論生平有無事蹟記諸能文者為之志銘以修觀美公與孺人名德懿行可志銘者余雖不能文然有世契焉忍不志而銘之耶按狀喬氏先世棲霞縣人也諱大聖者恐元之亂軍兵之乃避地於章

墓志之序

丘今為章丘人云大聖生明德明德生木邑人稱竹軒先生正統辛酉中禮魁歷官鄭府左長史木生奉先邑人稱松菊先生成化辛卯亦中禮魁歷官秦府右長史奉先娶楚氏生公公生而內穎外秀眉宇踈朗目里分明身材面部固止如中人而神采煥發有雄萬夫者矣弱冠娶濟陽戴氏戴乃望族父諱禮由舉人任西安知縣兄弟後亦有佐縣及為名諫議者孺人既歸每新涼入郊數勸公勤學以決進取公或

墓志之序

夜起孺人亦即攬衣與俱照書得火濡筆得水凡百所需當不當意自是學業大進翁姑喜曰人有恒言新納婦書且束吾婦殆一同窓益友矣性德溫和不烹調織組事幼所聞習處奴婢嚴而不加厲以內咸喜如翁姑云弘治辛酉公仍以禮經魁多士先是有夢兆三世魁名至此乎始驗矣然俱第五人且當辛年家因建樓名曰三幸是固事之至奇者也壬戌第進士除行人司行人以公差過歷下時尹冢宰方謝政閒居遙望即嘆曰十年前已知其有今日且眼見君家三世人矣差滿選授四川道御史出按兩浙鹽政頗有攬轡埋輪之志鹽場有債事者飛章劾退數人風清巡地望重臺端時值逆瑾盜弄威權侵牟鹽利以不副其望降謫太平府教授科條整肅校藝精詳太平之士咸稱之曰真嚴師而具法眼者也及遷鈞州州判流賊勢正猖獗數萬精騎一時俱至城下州乃宗藩所居民庶而富賊必欲破之以取其有公乃率眾登陴

抵死拒守閱八日始解嚴月餘陞永城知縣去
火之後城隍殘破庫藏空虛將欲修城浚隍苦
無以為償工費忽群卒囂呼走報曰城堤掘土
得報多不可言乃往取之共有萬數自是城隍
堅深樓櫓嚴壯繕甲整戈操習武事人人有更
生之望不復轉而之他矣年餘以才可投繁調
轉廬陵知縣縣號健訟難治遂多方詳審兩詞
不任情單聽有犯者稍從重典驚行鼠輩往時
善於把持擬聞者相將而逃之外境縣稱一治

墓志

撫按交有薦章縣治與永豐封土相連亂寇蜂
起攻掠鄉村破散僦積居民四走無敢櫻其鋒
都臺洪老撤下屬公勦捕乃用計設奇悉就撲
滅捷音奏 朝蒙有獎勅銀牌之賜方其未至
縣也旱而以風已五六月矣秋禾乾瘁民有憂
色視家後雲如結而雨如注四郊霑足禾盡
起閭里慶幸而歌曰前在永城天賜銀而城成
今在廬陵天賜雨而禾興蓋有德以教民無
往而不天也年餘陞廣德知州尋陞瑞州府同

理軍政屢為清軍者倚任以為今之古能
吏也九承委務竭心力逃軍之巧於影射者無
不勾稽解送嘗云例雖有換無除免此弊端所
由而起也司府後商賈久將為虛具矣其每
事不苟類如此三年將滿關白所司已得請
矣會於前日全奔而還家以喪禮自閑久之
漸與人交接服闋上京欲援尹繼祖事例奏乞
德府長史同年有等孔教者碎其疏且戲之
曰君已世阻又將世官耶公曰向者在道同邑

墓志

一時四人繼而一人懷忌相次遷謫只今同鄉
猶不扶持當路似有譖毀不如陪遊獵於王孫
步塵蹤於賈傳也天部有知而憐其淹者推陞
山西按察司僉事 命下適 國有慶賀事容
堂榜示外寮在京者各具吉服趨 朝公買一
身衣雇縫人連夜紉綴因手之太息云尚記正
德初年降帝將行其原排擠我者遣一悍僕持
拜柬索借身衣曰今已無用何不付言主人為
曳妻耶母蒙 洪造今復衣身衣索衣者磨

久矣天道好還豈非吾章士夫之永鑒哉公取
道四鄉將携家之任孺人獨不可之曰姑年八
袞一喜一懼時也夫往事君婦留事親忠孝各
盡兩不相妨前此歷七任無不從焉整飭內務
時或商畫官政多所補助此則外人不與知者
嫂張氏孀而貧同養於宦邸歷四五任情如姊
姒非婦德中之難能者乎公乃獨往山西提督
屯種帶管河東道平日長於刑名又歷任歲深
事無巨細莫不迎刃而解州縣吏民有事案下

墓志七十五

者或不解行囊即決斷歸矣癸未以母老休致
其從兄繼志亦官 崇府長史若補三世之數
者詎非奇之又奇哉公既解官乃構華第市良
田囊有俸錢衣餘錦綺而孺人儉素不殊初嫁
時夜分而寐明發而興僕輩衣著親自浣補給
付不假他人手公得以忘情家事優游林泉放
浪詩酒誰之力耶公雖歌童環侍不廢讀書日
有日程月有月記文細而事該詩兼蘇黃氣骨
共數十卷藏於家嗟嗟

學之二十年老而佚也

又二十年此成周馭士之法不盡其力也而公
以之今之世其周公其周之人歟辛丑之春余
將拔剡而東先以書貽之曰自登仕籍故園久
荒舊雨石處荒涼交幾隔海隅不下野鶴見猜不
可解夢詞林雅會能預燕喜一坐榻手公復書
略唯余至家之數日即召入會中每月朔日輪
次設酒各出新作品較進止無者有罰共七八
舉而公病矣六月之會公強赴焉雖行不健步
喘不續聲興發猶歌一長調往時悠揚宛轉之

音尚存一二三月月會日不赴者乃聚哭歌于斯
哭于斯死生異域於戚同豈不哀哉嗚呼堂不哀
哉復念余初登堂展舞其子孫迺於門前魯孫戲
於膝下因指顧而笑曰尹老喜見君家三世今
更見四世矣省問孺人無恙外遂留飲彌日未
幾曾孫上殤公與孺人相繼即世唐之郭令公
同居百口二十年無總麻服古今相傳以為勝
事甫一周歲公家傷者三焉傷後合塋又一周
歲矣生聚等於流萍光陰疾如逝水豈不哀

嗚呼豈不哀哉公諱岱字希申號龍溪男一名
世彥娶高氏監生能持行肖公孫男一名梓娶
李氏業儒孫女二一適都憲公曾孫洪紫一許
聘華縣知縣子謝允銘曰礪玄石紀賢跡啓玄
堂埋雙壁垂芳聲吐虹氣百千年永無斁

庠生李松石合墓墓志銘

李松石者中麓子同牕老友也名文燮字吉之
淑旌其所自字松石亦其所自號也其為章丘
人也則高祖李三由冀州徙云徙後生敬教生

墓志銘

政政生振振生剛剛娶靳氏生二子長文舉次
則松石松石娶楚氏繼張氏共三子長伯子娶
王氏繼白氏次仲子娶龔俱楚出又次奇子及
一女俱張出孫女一仲妻遂出松石生而身輕
力健幼時與人角技跌交所至取勝調笑多能
接其談吐始則開顏捧腹久之無不長嘯絕倒
者但性挺而急最不能容讓入時或有所爭執
旋即消解蓋胸中素不蓄鱗甲初雖憎茲多口
終而怨是用希云中麓子嘗謂之曰鼓游舌而

勝負憑氣而有直節以此作考語能心
不欺松石仰而思之已乃俯而領之曰君向為
司功為長選考人多矣所未盡者乃加之乎我
耶真吏部真吏部嗚呼堂誠然哉聊記一時戲
語以見其為人之大都耳松石為庠生有聲名
善字書試輒優等數入大場不利未與計偕亦
未得為廩生或以為命之使然又以為筆陣雖
豪宕但講讀之功疎然而受學於吾先人先人
愛之同學於中麓子中麓子資之嘗以劬圖索
題乃為五言一絕歸之憶昔名不偶臂彼雙龍
劍吾已遇張華識君須雷煥于時為望不淺豈
意其以儒冠悞身藍褐沒世耶松石不為委瑣
之行小廉曲謹非其所長而倫理大關要處有
人不可企及者親病即其已病親終如不欲生
嘗湯藥懷祈禱厚棺斂作灰槨侍疾百日居喪
三年不見其有難色情容忌日齋素哭泣雖痛
而瀕死不輟平時可知矣敬畏其兄由少而長
此心未始或渝族人有苦役不能自白者為之

然其屈於有司之前務得分豁乃已妻之歿也
哀痛過時猶如初喪中麓子勅之應曰吾年十
九妻亦同吾年而字吾家勤儉貞淑執婦道而
精女工使吾學業有成交友無失非其功而誰
功乎乃三十三歲相棄中年喪妻不幸莫大焉
情結於中是之久痛而不殺也繼而娶張之賢
夫婦相得入皆稱其追念於楚不以張奪也比
隣更人李姓者數歲而父遊外鄉二十年後言
旋故廬乃拒而不認且責之曰吾有命而幸生

墓志七十八

母因棄而改醮相距五百里不一通問老病無
依而後反本已無父道矣吾何以子為聞者咸
是之松石乃大駭而力闢之曰父子天性也素
以為出亡在外一旦歸來是無父而有父事不
經見喜出望外者也昔王褒哭父廢蓼莪而不
講壽昌尋母至白首以同歸吏乃感悟遂為父
子如初是松石之厚倫理且有以錫類矣市人
闕祥冰月酒禁僵卧氣將垂絕松石乃扶掖至
家如法治療先溫後熱移時始蘇關後德之不

忘於生人之室耶中卷劉公元之名相也嘗聚
石為十友其一移置學宮正德中谷太監權傾
中外聞其奇異欲取以為玩堅車力士已頓門
外縛草護石將扛之登車縣主學博莫敢誰何
松石遂率衆遮留植拳哄開此二百年之物豈
可輕動來者氣阻石得不行至今見石者即多
松石之功事雖小小足占膽略倘若出仕必能
負荷重任也松石素頽以才自揅嶽嶽獨主謂

墓志七十九

功名可知拾芥豈知昂昂百年而已匆匆過其
半也自去歲感寒得汗而愈汗後失調遂成腎
咳延綿至今漸以不支一日集妻子及一姪三
甥並諸女眷分付家政取酒徧酌畢然後自酌
之曰吾受醫戒絕口不酒今病勢如此復何藥
忌覆杯大笑老學究有言三盃酒入腹吾忽忽
矣忽忽者酒動而醉狀也言訖氣絕漏下山致
壽年五十有二實維嘉靖甲辰正月十二日也
明出妙語於屬纊之時古稱其非涉死生

之階者松石發戲言於永訣之傾亦豈以死生
動其心者哉先是中麓子為探春之遊松石疾
章招之不達乃撫膺太息云吾平生心友不得
執手一別面囑後事奈何奈何及歸而馳候之
殊沾沾有喜色既又嗚嗚而泣曰蒙君之愛生
則有田以糊口死則有木以藏身但君未舉子
吾重以為念也又言君之名位不賤知止投閒
結亭數椽積書萬卷足以娛樂終其身吾為君
家老門客當得登其亭讀其書相與談玄話墨
旁及丹青之藝黃白之術終歸理道如朱陸同
異之辯今不得如願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
惟誌銘吾墓周恤吾子此故人之情生則之約也
念之記之言猶在耳松石已瞑目矣嗚呼尚忍
遺哉三子將以是年二月二十七日啓楚母之
窆合葬焉楚墓於嘉靖三年迄今二十一年矣
塋在城西南二里許祖父以來葬地也數以志
銘來速中麓子自罷官以為文字扁其堂蓋取
身既隱矣焉用文之之意不歎以文名世久矣

但前約難背宿逋須償乃志之如右而後銘之
如左銘因志成淚隨筆落銘曰南原屹屹馬鬣
封山形北拱水潛通李家雙玉塋其中有時煥
彩如白龍有時吐氣如長虹鬼神呵護此玄宮
銘之磯河上公百千萬年岳無窮

太學生東樓高君墓志銘

先大夫聚徒設教高君久在講下與予幼同筆
硯長洽五觴又以親雖遠而居相近徵逐往來
月無虛日疾也候之而憐亡也弔之而痛其子
以藏幽之文見委予方有內人之喪不親鉛槧
者三月餘矣其舅氏貳守張梅菴知予哀不能
文置酒北山之陽出雲湖胡縣尹所為事狀曰
越此風日清明山川壯麗助之以揮洒毫端突
湧文思以酬宿諾以塞堅請如何予乃登高眺
遠感舊悲今不終食而文成以授侍書以遂其
事其文曰君高姓能名次賢其字東樓其志
上世其之素強人金季以河汾避地而家焉
始祖欽高祖仁興及曾祖伯岡祖謙生計

一月十三日也配張氏子一名明太學生女二
長適袁知府子可久次適劉知縣子閻孫男二
必升聘張朝元女必上聘庠生馬以開女孫女
一許聘李九萬子銘曰孤而能立嗣而好禮朝
也有聞暮也可死一子二孫蕃衍無已銘之金
石慰君以此

處士王治祥墓志銘

處士世居新街前後族屬蕃衍邑人咸稱新街
王家猶晉之稱烏衣王也祖有名英者由冀州

墓志銘

徙章及大父海父珏家愈裕父為大商年五十
卒長兄又復繼卒次兄業舉四弟方幼家雖未
衰而生計漸索莫矣處士年十八即承之為商
涉歷湖海間他商盈縮或難把捉處士則善識
貨物又善與時消息獲利奉母兼贍其兄嫂弟
姪歲以為常後以母老次兄宦遊不暇仍為遠
商嘗謂所同事者曰營利本為孝養翻以利而
久遠離歲一歸省之外惟有飛夢到親闈耳遂
決計還鄉居貨無明農獲利頗倍於遠商時復

藉以奉母美服食華居處承顏順志又有出
服食居處之常者長兄子女恩之無異已出不
但微賂之而已其尤關要者將中衰而支持門
戶收拓家聲況在青年不其更難能矣手至於
貧者濟之以財賂者濟之以力人有爭執不下
者數言剖劾無不欣伏和解膏肓不藏鱗甲而
面卻綽有丰神見者起敬布衣而有縉紳之貴
先是邑有木姓者作縣房山被誣職職上京
辯復久依之百費悉為之經理客死後且有差
金不惟木門德之邑人亦多頌之者間嘗語予
祖兆在城西南五里舖以族大塋埋無厯歲今
忽及處士陶靖節謂朝為人而慕鬼錄不亦深
可嘆惜耶次兄以恩州府知府將之任處士與
之痛哭自分不復合併相別不止今次人頗疑
其過痛由是親之殆亦幾先見而或自知之歟
予亦逆懼其不久人世以外腴而中瘁云耳懼
而後為之解為九事商確利賴失處士則失一
手足予惡得無懼但念孝義之人天必壽之又

兄而感而子弟才家饒事遂足以寬其病
由而生自去冬食飲失調因而抱病延至今歲
壬子三月二十日卒外腹如舊德不勝命有如
是秋卒之前予往問之安舒無調言惟痛其八
十餘歲喪子之母託其二十歲讀書之子而已
令人傷而泣泣而愈傷莖期在是歲十一月十
八日永訣之官倏爾為往事矣處士諱雲鳳字
洽祥因次兄號梧岡自稱梧峯從其類也年不
稱夫正與父同妻張氏與予之妻兄弟也子二
長松長華氏庠生次記媽馬氏女三長適徐閭
次適表明早卒又次許甥楊惟可王乃予母太
宜人女弟與予知而父姻姪交與二十餘年志
銘微予而誰銘銘其後銘曰閭里懷楚門連號
眺親維情切踈白梧即此可以占素履而為
賢豪路側新墳三尺者高維白楊不復
夜不復朝然勝而延譽之本一本而千倍
之於此聊以續拙而擬焚

豐寶知縣狀原張公墓志銘

江陰先大夫舉於鄉德郡同舉者四人
凡十數學而遊最早王仲威姚汝弼厚不及
以仲威之次而二人之上也此予登仕途水
陸之門也必造謁二人與秋潭皆清修謹
重之人也惜不及見楊乃後相會愈數
相見而予失位也唁之以文生子也賀之
以詩秋潭乃今已矣寧忍不報之以志與銘其
子養吉具狀備儀情辭懇切以為兩世相交必
得如其請予方除母服讀父書料理數年文債
遂復書遂莫克為志銘以附遽使志曰張公諱
廷桂字時芳別號秋潭世居德州曾祖諱賢祖
勉父清王府引禮生娶吳氏生公恐其聲譽
不早德器不宏為之延師市書不惜費年十八
康於庠二十餘舉於鄉每以高文伏其儕輩上蔡
李公沔陽童公嘗試而奇其才命其子講業門
下二子各由甲第發身官至通顯執弟子禮不
衰同鄉後進亦多如二子者然公獨不得與甲

第以奉母命早授官就福養初任葉縣有惠政
得衆心以母憂免歸繼任靈寶值天災流行民
民餓死相枕籍公效汲長孺發倉不由節制不
待報命賑救勤勞監司諒其意不較其專移文
稱獎且命之代賑他方公以事外南熱勤勞遞減
於前而收效獨多於後馮佐特乃靈寶近地也
黃河清七十餘里遂馳奏於上蒙有彩幣花
銀之賜監司惡其不先申報徑自奏聞也假
以他事落其職許松舉家宰縣人也數對子惜
其寃夫同一縣也前則與之後則害之祛災保
民聽其自處獻瑞結君不效其獨得耳兩任
河南似乎食祿有方一蹶不起實則額天無階也
人有知公之政者稱其著書論蒙如馮仇之在
醴泉民稱慈父如房謙之在長葛不事輟朴如
裴子野之在諸暨戴星出入如巫馬期之在單
父公亦自謂吾惟不生事不愛錢所以得善
寂靜夜枕清寧雖不能久綰銅章墨綬然早遂
退閒因以煉白雲養茅心無外慕身可避齡冲

學亦且不難區區一官又何足計其久促也予
曾有書戲之公之居家不倚官勢不害鄉人誠
有賢於人者玄學雖授予之所好妙竅則異乎
予之所聞無亦授其名而未察其實歟斯術也
上古神身履其事後著為經率皆藏機隱意
未嘗直吐徑陳道德陰符參同悟真諸經入道
必不能外者人非仙風道骨之分上智神解之
資不能了一二於千百宜其久為絕學於天下
世有迷徒不達真詮取鉛汞為二氣指臟腑為
五行分心腎為坎離以肝肺為龍虎用神氣為
子母執津液為鉛汞豈知金木同剋之幽微陰
陽互用之奧妙是皆日月失道鉛汞異爐間有
得其旁門者或煉五芽之氣服七輝之光存神
閉息運眉間之思補腦還精習房中之術甚而
妄認丹田火熾海底液澄其去道愈遠矣大抵
以陰煉陰未得金汞返還之道豈能回陽而換
骨哉故夫大道源流衆群金不返金非人不還
採先天未判之陽收混沌未萌之氣洞曉陰陽

深明造化追二氣於黃道會三性於元宮始得玄珠有象太乙歸爐是乃長生久視之術內外互相發明者也况內丹乃先天一氣名號真鉛然此真鉛之名正取意於爐火外丹金母之妙蓋知內外合一財法兩全方成大道而升真矣張伯端曰內通外亦須通意正如此序班康山公之道友也亦曾言及此乎書去未復即報公捐館矣或更有奇秘予所不及知者羽化而升仙亦未可料也歲在嘉靖壬子月建未日則初十壽止六十有九少一歲不古稀也惟其生成化甲辰寅月望日當熙洽之朝際太平之世仕為縣宰退為鄉賓人生至此亦可謂有始有卒者矣公娶劉氏賢德與公相稱子一名養吉庠生娶王典膳女女一通王知縣子淑魯庠生養吉奉遺命以舊壠地挾脉盡更卜天時請地師以庚寅年亥月二十七日葬於新阡在城東十二里莊銘曰巧於仕宦者一歲或三遷公惟守其拙未久乃造顛歸來何所營與客日談玄經

墓志之序

壽臨七袞靜修三十年邑民思其政鄉人稱其賢不遇而為遇不仙而即仙為公銘其槩于以閉玄泉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謚文敏渭厓霍公墓

志銘

渭厓霍公晚卒之次日贊善羅洪先編修唐順之趙時春約予同往吊哭盡哀哭既商確後事諸子與璞等即以志銘相托子推讓三子不敢當居數日與璞等稍變重服乘夜詣子旅寓申

墓志之序

請曰先君和綱大節可孚於人而不愧於天人方倚之重而天遽奪之速所慮身歿名湮行成實晦仰賴以為不朽之盛事者惟誌銘而已彼世俗之求之者惟於尊官達人以誇耀耳目顧吾念之此可榮而不可傳惟執事與先君相處有年相信實深又生前獨愛君作以某姓者固齊名然却破碎同鄉中倫黃雖成家惟羅虞臣若讀徹君家書文亦不亞矣今所刻華原子并提半辨本及貽十三道書予為能及哉予為公

下士文固不敢辭亦不當辭但公素與夏
有隙其間讖語之語彈劾之疏欲稍為刪之而
諸子不肯從數次催文竟未及應古有居陶朱
山著書者名為陶朱新錄即以一冊與之中一
段范文正公歿子純仁輩請當文忠公為志
文久不得如請純仁輩疑之呂惠卿正當道文
忠曰嘗人尚在位惜吾筆力不足敵汝父嘗人
耳且事有當減去者世所謂呂范解譬是已諸
子糾謬而催使不復至矣今夏相已戕無可忌
諱仍須存忠厚不必直而詳其事亦非曲筆也
但以葬久後時料必有為之文者矣今聊以盡
其心而成其信有時或得見他而為文當必高
出于上文曰霍公諱韜字渭先號元厓人士有
致書者誤稱渭厓公以為與名字亦有情遂改號
渭厓云傳聞周霍叔之後的傳則自太原徙南
雄由南雄徙南海王考厚一考華俱贈太子太
保禮部尚書祖妣徐氏妣梁氏配歐氏俱贈大
人繼配鄭氏封夫人公生年十九始就小學以

家京窘逼又鄉鮮才賢讀書最遲不知人間豪
華可欲事竭力養親養僅糊口而衣止周身書
齋內大書居處恭三字坐卧相對庶幾心無外
馳而學有自得他日告君亦惟在是如朱子所
謂正心誠意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皆實學也正
德庚午辛未年屢試府縣皆不利尤為府守鄭
瑤所抑挫壬申始得備教郡庠癸酉即領鄉薦
第二甲戌會試第一廷試仍置列一甲第一中
書舍人周令倒用官銜印信改而復倒諸老薦
嘆此天数也移居二甲第一時猶未娶必仕非
其時告歸讀書西樵山中丁丑丁父西席君憂
服闋堅卧不出辛巳今 聖天子御極起為職
方司主事進三劄曰為學曰為治曰六官掌故
一時利弊井然備具真太平宏略也仍以仕非
其時歸山中君子曰其難進易退有如此者廷
臣執濮議必欲上考 孝宗而母 昭聖也公
獨闢其非曰人倫不明其何能國南頓濮安天
子無父也風染後世莫之能改又自念身非言

官與禮官也不惟有嫌於希世取寵且類乎出
位妄言但奏記禮卿及著私論冀其或自反也
然主者衆口一辭堅而難破公乃詳辯為人後
之文極誠禮官議禮雖非大禮表所謂會大義
以挺爭於前賴 天子神聖又有三四同心之
臣申大經以繼鳴於後而大倫明正議者不復
譁而昧者改觀聽者聳聽矣君子曰其關係萬
古綱常有如此者內閣天子股肱備而面非度
也故疏止閣臣以擁立功封伯諫議天子耳目
墓志之書
黨而恣非禮也故疏正六科以敷衣而迎 旨
君子曰其惜名器而肅威儀有如此者 祖宗
土田八百萬今半焉力口日耗冗食日積而河
坊日潰可虞也疏上未之試也哈密孱弱土魯
驕強聚類匪測大同作梗可虞也疏上未之試
也君子曰其識時務而懷先憂有如此者定亂
人之大忠人才國之元氣疏薦王守仁平宸濠
平田州思恩八寨軍功及薦王瓊之政事優長
王九思康海李夢陽之文章古雅君子曰其推

賢諫能有如此者 命為日講官因坐講久廢
辭為生長南荒後居山藪拘滯鄉音形之札牘
徐徐可勝騰之煩舌吃吃難措此其辭辭也君
子曰其能以道自重有如此者已而連上盜法
老臣遺議及採積弊保 聖躬并翰林內閣舊
制等疏君子曰其一時一刻不忘君忘世有如
此者陞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屢辭不允已丑主
考會試往時群聚傳抄翻討疎漏代錄遺訛簾
外弊革之盡矣士有勸遊莊老野史逞博街奇
者置之勿取變詩喪禮至道微寓特以命題不
復拘忌春秋比事碎裂經旨豈可以之試士簾
內弊革之盡矣君子曰其每事不苟有如此者
擢禮部侍郎辭允尚書五疏辭允將以矯夫世
之貪位慕祿者又以明議禮者之心原非有為
為之也君子曰其嫌於驟進有如此者庚寅議
郊禮力主仍舊合祭援引周禮春秋故典而斥
匡衡張譚之非一以據 皇祖之訓以合為定
又言輔臣贊謀禮官職掌言官創議暗諷張

季及夏三公 聖天子以為發自朕心素禮之
罪特坐之誰謹諉賢問諫厯弘度後世帝王所
鮮見者公猶執前議夏又上其私書遂下御史
臺獄因天雨霏赦出之妻鄭歿 諭祭一壇工
部遣官造墳安葬因給俸而得恤典懇切辭焉
辭則真辭受則真受若偽為辭諫以沽虛名又
從而受之以得實利是不忠之首也是皆由衷
之語也是歲七月丁母太夫人憂癸巳服闋連
陞吏部左右侍郎甲午到部上大同事進神箭
及斷定禮義中正等疏以歲貢教授霍陽為知
縣以大學士梁儲子次梃為中書庶子內舉不
避親薦議禮堂庶楊慎夏良勝大獄徐文華劄
仕唐拒唐手外舉不避讐馮天畝年未三十而
選御史知縣張讓逃已數月而陞寺丞君子曰
其不拘小節而善用人有如此者署部印雖名
太宰不能及四司無敢壞一事九卿不能干以
私善鑽刺附勢利者退然遠矣間有一二倣公
公言之者亦峻拒不聽按淹滯慎舉劾調停內

外職官其尤長也積年條例取而更定之簡
明快可永久遵行該吏輕犯亦必重處君子
其以文事而熟吏事有如此者榜其門不許接
受私書私禮及通受官公朝謝恩私第者彼先
銓選先定高下臨時照卷擬官第一等為司務
同知知州通判二等推官知縣三等經歷兵馬州同
四則州判縣丞五則序班主簿吏目等卷面明
註官銜當堂拆封及發案唱名只循官級高下
不拘考卷等第蓋欲發崇獎選榜相同也故有考
居三等發案却在二等者外人不知謂有私弊
又疑扯班吏得高下其手公一切明示之先又
只看人材貌既聽請託又自亦有私卷猶未完
而官已先定本猶未上而機已早露矣既取材
孰又考器識如文理不通材器何用公惟卷取
可保無私正雜巡歷長差細開等項歷滿頂撥
上選永絕差爭知縣崔廷槐王室各因餽送及
告詞一發中城一典本堂辭駁務得其當仍行
在外有司不許擅差省祭醫士義官陰陽等官

官失有應駁并送問者先日說堂次日當堂朗
誦發遣否則罪坐當該吏惟閣撥本部及錦衣
衛自來註撥同頭銀甚多不下禮兵二部學校
僧道舊官等科公惟一切拈闡及痛革頂頭而
錦衣吏名十間房者因醉辱進士陸子明即拘
葉良玉等懲創往時難拘拘亦不赴者也三堂
全日嘗欲擴大公簡札往復有大公集至是得
獨行其志矣書報家鄉有云掌印六月積弊革
去十分之七即今內外肅清天下賦污官吏謫
風歛退君子曰一得位即大裨吏治有如此者
夏相詰府尹劉淑相邀遊銀山為大不敬意在
攻公士夫傳言不但為議郊禮遜官不得如囑
又為徽州大戶被淑相所沮犯賊張天衢求寬
於汪誠齋公言勿以夏託撓法又驛丞楊許等
俱未遂私請盧樞之論廢吉士李充濁之論擢
轎胡守忠之論謬舉陳時而王禎謝廷樞之擢
拾細故俱各有由皆徇事不必求其實惟無損
於公斯已矣 聖諭謂大臣群僚之首各同寅

贊治勿相誡挈惜當時不能仰體之耳君子曰
公之嚴必不已有如此者會推南京禮部尚書
諸老皆憑吏部公曰廷樞乃與衆共之者必得
資望相應夏桂洲云資望誰復如公以其軀已
擠之遠去耳先與尹相曹薦等講六科遺述四
避及公會聚坐之儀并乘馬銜夾儀仗及屈八
座之尊為之朝服出迎摺笏獻茶每季六部卑
以尚書職名赴科註銷公曰稱職名天子禮也
六科非天子也禮部無僭石之儲儲何物也會
疏改正吏禮四司及翰林院皆五品也曾由侍
郎自部掌院者文移往來惟在左衙門則不食
名堂以尚書而可職名六科耶居鄉不以治生
帖與上司有親統集可考而在官獨可異於鄉
耶京官三品乘轎制也南北一也北五品以下乘馬
南小京堂亦轎餘則加頂而設慢崇卑無別男
女不分有戲為對偶破題者欲其有異於群臣
也乃坐之以轎恐其有類於大臣也故加之以
頂公即申明禮制奏改指揮花時祖雲死忠祖

母死節祖妾保孫贈侯東丘賜田苦墳被主繪
等占據悉追還之馬船甲夫通同伴當做稱內
官名色加取折乾銀兩酷害驛遞行兵刑鳳陽
巡撫查革京考外謫縣丞李鶴鳴復任給事中
御史郭宗皋有才敏事濟費濫刑嚴考語而祁
富民過付有詞不可知也已選給事中劉文光
等退出猶以數中知縣劉塾為吏部主事不堪
諫垣而堪吏部且無缺而添注焉郎中楊育秀
復用馮本承差并疏論之以為江西同鄉有私
有無亦不可知但聞輿論稱快耳南都軍民發
喪鼓樂前導僧尼相隨大置席觴男女各為一
聚以筵宴豐大為美觀以賓戚眾集為富盛雖
中人之產亦因費破家至有停久不葬者公以
禮禁生得節省死不暴露矣尼僧有外假清修
內恣淫慾者女婦入寺禮佛因被姦污乃如例
拆毀改為社學尼許嫁人限三月以後則配作
軍妻其五十以上別有處分女婦再不容入寺寺
規應留者留應去者去僧道嚴驗度牒行童不

許擅收元旦冬至 萬壽聖節行十二拜禮山
呼舞雜南都止入拜獨非臣子耶何簡禮如此
議其禮與北都同天下同制帛乃郊廟重物行
欽天監擇日百官吉服騎導而送之罪監丞劉
紀乘馬徑衝龍亭香案曩皆置之不問者也開
讀後恤老得霑實惠曩皆視之如無者也堂官
夜輪守門更夫五名已有更舖乃又有此雇夫
一名之直貧家一日之食也東城地方民尤貧
寂乃再添更舖五名餘悉革罷進箋以小九卿
不用屬官重其事也毀六合觀音庵以祀岳武
穆及都督楊能查革老疾樂舞生惟用年力精
壯人物清秀者先收道士張必榮十六名後則
吳禎備壽寺缺勸過華嚴寺崇寧庵沒官田分
給都御史王太用等以表清節又以出禮入刑
事有當罪者咨呈刑部都察院禁治崔文敏嘗
言南都士習端正樵豪悚懾奸頑奔匿禮度肅
雍自来無如今日者真禮部尚書也不必更引
君子云云文敏即君子也同鄉守益上聖功圖

天子震怒以為回僞譏訕久之念納忠免罪
已亥加太子太保北堂詹事府辭疏有民生不
寧由有司貪濫有司貪濫由大臣受祿不讓晉
秩不辭溝渠其身殉難其行奉 旨吏部參看
予時為文選郎將出都因緩之以待代者忽公
至朝房言畏勢不覆何以復任予乃倉皇具
稿為照太子少保乃東朝華選而青樓階所
以豫養化原培植元德非奉 特旨不得加授
非有素望不敢濫叨往時大臣有蒙 擢者必
具辭不允然後拜命霍韜先以詹事而辭尚書
荷蒙 愈旨暫允所辭以遂雅志命以尚書而
辭少保只宜照常辭謝可也顧乃用意繁多有
失體官之體措辭嚴鄙亦非對上之言蓋雖泛
論濫冒而亦竟無所指所辭似宜難允所劾似
當免究日將哺而覆入偶同四司謁公及夏公
問及其事因口誦以應之兩公皆揖謝同列
予何以得此予戲荅曰病有表裏俱熱者用雙
解散衆大笑曰乃以醫道作文選矣途聞訛言

聖駕春月復南巡有司科派預備供應日不
暇給官民交相投害即疏請 明旨傳示訛言
立止因劾危 蹕及送 聖母梓宮官員沿途
受賄奏奉 旨卿不在行得之何人遂據實回
奏事竟寢而貪夫寒心汗額多矣欽奉 聖諭
東官監國有疏極剴切留中獨詔責楊太僕庚
子順天鄉試公子及館賓有應中舉者考官畏
執政大臣不之取公即上疏指摘錄及卷之疵
繆并劾中者納賄予面爭之不肯已既而以一
簡走問君多閱前試卷若今卷當置之何地予
曰順天鄉試卷有見有不見請斷自戊午若孫清之
施麗謝丕之穩當張璠之麤雄張行甫之平正
王江之順暢史道之初場周光宙有京刻有閩
刻而閩刻者佳物議沸騰每次會試閱其卷不
勝不閱楊維聰有理致有筆力三場皆優爾以
會試前列而廷試狀元周禪之安貼張惟一七
篇束結有新意而表更可觀二馬俱好但傳言
有代筆之者歐陽棖之談洽鄭光溥之豐沛得

而稍不精卷之劣今殆難言諸子俱望進取不在此一時安知廣東不有中者耶疏入考官必得重罪後有中者畏耶抑應中耶是自塞其路矣錄之美惡卷之高下主司之有意無意悉置之不問可也公得復簡遂碎其疏不果上既而與殿在故鄉中第九名公已不及見矣自正德末年大臣納污而不取庶寮媚勢而冒炫公起而廓清障礙之歷官三十年位上卿矣乃身無華服口鮮甘味微嗜飲節勞而已初則不認毛

墓志七之六

澄李時為座主後則不認三百人為門生故其言曰多士進矣天子不用為私臣我衆執事豈故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市私恩乎夷考其行有如身躋九霄之上目攬八極之表直以埤視嵩華濬指沈澣駕風霆於波蕩擎日月於穹窿千妖百怪咸伏匿而不敢現君子曰公雖不自負而人但見其不可及有如此者東風解凍而蟄震雨水始降而桐華此天地之仁氣也又陽常居盛是以長養為事陰常積窮冬空虛不

用之虞公之議論過激每每帶殺賊私滿貫則繳流水無聲或為風石所激則驚礪砢磳鼓而為淪漣感而為波濤公之議論帶殺而過激亦時事使之然歟然猶可也若見後日軟滑世界貪濫腥風其議論又將如之何君子曰渭厓若在必不至是其身繫天下之重有如此者自蒞仕以至蓋棺疏九九十上而謝扇謝御書典夫吏部題覆不與焉皆有關軍國大體世道大防者區區是非之辯利害之析沿革之宜又其餘事也其首明大禮次陳三劄以及首相言官皆時所深諱者也又一疏尤為人所難言當時若得俯從可省民財力數百萬覽其疏者當自得之其序記書傳公移家訓兩廣事宜等作吞吐六經馳驅兩漢用之一家則家道隆用之一國則國勢昌用之天下則天下平至其偽棄周禮禪視象山遠宗孔孟近守程朱道德性命究極精微雖詩律非其所長唐荆川所謂寒山擊壤別有一機而奏疏則帝桂張夏之外少見其

墓志七之六

比也集外他刻及未成者又有書解春秋解西漢書程朱訓象山學辨詩註止缺大雅魯心其已成三冊相示一覽即還之公驚訝以為頗費數年心力何以不當君意耶予曰此又為朱註重下一指証也且詩果時代相次耶得其意斯可矣何必定擬其時解者無論漢唐宋儒如王氏松聞歐陽本義李黃集解錢氏詩說嚴粲詩輯呂東萊讀詩記有高出朱上者有互相發明者古人於詩之山水制度蟲草木詳為之釋而意則欲得之言外故夫虛心活潑斷章取義者讀詩之大約也譬諸聞人之言而又轉述於人已不能無訛乃又強定一主意是豈逆志之道哉詩之柄者詩之病也不小序而詩柄焉此世儒之拘見也公是予言不以為忤公雖極蒙寵眷性本恬退常存去志不但告歸觀其家音亦可知已方圖歸計值汪公去位次年即有南部之權謂非牢籠鬼坐命耶廢讓姪典球不以私其子姪不許食精鑿衣羅綺三十上方欽

墓志之六

酒食肉餽送有應受者分給族人勿得私用天子親耕皇后親蠶圖貴貯書樓嚴立戒約我家不力耕蠶者以不孝論家長卿誅耕蠶以為一家勸家教誨嚴家長所嚴或未盡善亦當委曲聽從有抗拒師長者會眾在大宗祠前戒飭其自狀曰率性任真悻疾偏執固亦有之但謙亦過矣大抵殊質天縱壯猷夙成腹笥百氏而品藻無差氣凌萬夫而深沉莫測松皋薦詞更得其真剛正不阿忠直有識志守祖宗成法力排後學頹風惜乎志大而用未盡住隆而功未顯雖由公遜榮寵而不居亦以蒙識忌而難用實則天之所以全公也人有持屐敦者適市人莫之奇滿巧無益之物則爭覩而競鬻之何者物固售於有識人亦貴於通時即公見用未必能成其志良賈備諸貨賄以善藏也鑄鑄未擊而發鯨鯢雄之聲宛然拘庚以體設而用未量也韓昌黎送廖道人嘆嶺南瑰聲奇偉之氣不鍾於人而鍾於物一或有之又出於異端方外

墓志之七

之使公乃鍾山川間氣而生者也使昌黎見之
必不為一黃冠與嘆矣公蓋繼張曲江之後者
也曲江既相不能免於李林甫之猜忌功業弗
究識者大以為憾公之踪跡殆類之矣獨西樵
方獻夫得時行道克全始終而迂岡倫文叙父
子雖魁一省魁天下官止四五品而已善乎涇
野呂柝之贊及右溪倫以諒之叙曰抱康濟之
才探經史之秘淵乎其無窮確乎其有執當其
志猶欲求有容於大學無不倚於中庸而不能
自已者乎明敏之識弘博之學峭崛之氣昌大
之才出其緒餘而為雄辯痛切時弊指摘瑕垢
發揚震厲舉天下而鼓舞之如利刃出硯光芒
炫赫其鋒不可當又如大河廣漠一瀉千里沛
然莫之能禦用以孤忠直節受知 當宁推於
權奸而不動憎於衆口而不惑倫叙尤為切當
子出母多所生九男六女男與璞次與璣進士
知慈谿縣酌取鄉士大夫之言而為善政有父
風乃今披論何也又次珉琦璣貢士璣璣內珉

珉早卒女長適同邑舉人陳萬次增城湛淶之
餘婚嫁多不棄寒舊萬父原憲友璣妻父甘學
乃貧交人有謂仍須考命書者公言志定即命
從白山倫以訓之言也自七月染留連疾漸身
腫而溺難自疑夢兆不祥手不能作字遣人代
筆報鄉惟欲以家訓保家恨而兒遠去不得口
授欲言惟曰死斯已矣惜不千百歲耶予聞其
疾革約御醫王璵候問王曰尚可藥但曹辱吾
家革吾弟監生藥不效誰任其咎議用生脉散
未決房中火多令人氣微予遣其家僕移出公
輿而張目旁視口稱天地間道理五字至次日
不起矣公生成化丁未四月二十一日迨歿年僅
五十四志成讀之不惟不能詳其事且不能似
其人尚慮蒙人之疑司馬文正公在元豐二年
得見文忠公所為孫待制墓志猶恐如世俗虛
飾以取悅其子孫數日前有奇遇知非適慮矣
提學副使馮惟訥過予家時方為公作志文將
脫稿鄙性作文不論長短只一筆事成有人衡

斷則開筆須待再有興方為之焉來自念此文
又不知更待何時喜其惠公文集一部正可為
助但文之大勢已定增益不多平日為文不但
一筆且不甚改竄見集中典璫與珉兩兄弟典
洗主事辯書止予之事也特明著之洗之日程
錄中有謂公惡南部胡員外考察當首黜之以
其同知溫州時不跪羅峯且以法繩其家至北
京備述惡狀於予予稔其賢慮其中禍亟陞山
東僉事不三年再陞叅議胡亦見幾乞休而兄

墓志七之七

弟辯曰黜百官者南吏部都察院也于時屬官
正得人堂上雖中之亦不能胡而果賢先君雖
不改此亦可無事脫使有言烏從聞之堂中麓
有報書曰文敏入京他事未及首誣胡耶李一
文選郎中耳尚書不有許松臯耶不告之堂上
偏告之司屬李乃已丑進士先君不樂為舉主
而執弟子禮甚恭豈有不聽其言而反遷其秩
耶慮其中禍遷之遂無禍耶已亥秋先君自南
之北至庚子十月七日捐館胡且僉事一年矣

若三年陞藩叅則歲當壬寅而先君墓有宿草
矣解組棲遲畏誰逼耶胡不跪羅峰子殊未聞
恐彼此歸罪而已身後則凌辱不可當鄉人多
快之而公則甚惜之如周御史奏詞皆出夏相
予曾為其夫人用行在印發本而羅峯辯詞未
及上發矣彼得時者只知報復私讐今已身誅
家破而園中奇石且被讐者取之盡矣他勿論
也公不忍坐觀以一疏慰其靈以一書教其子
不得已則同西樵聞於上公亦有書寄予稿

墓志七之七

今尚在止言待張之薄弁未言胡之惡陞在書
前乃遼東非美遷也相見更無一言及之公之
下獄被讐於汪冢峯皆羅峯主之也不惟不計
死且護之真能以古道處人已之間者也雖千
百人毀之難以掩蔽其高明同鄉至戚一時誤
聞之語何足深較耶銘曰治生不屑於牟利
而能孝於其親議禮不恤於遠衆而能忠於其
君制行不拘於小節而能修於其身為學不專
於工辭而能昌於其文教政不憚於矯俗而能

宜於其民垂訓不主於從寬而能傳諸其子與孫磨則藥用攻擊味尚酸辛亦足以速濟飢渴而主起沉淪其得君也蓋千載而一時其在世也真歷代而一人其德業見之者有同朝之臣感之者有同鄉之親聞之者遐陬僻壤之所均存之者國史野記之所陳惜之者又以為當時過於退讓卒不得掌王言而秉國鈞非後光陰有如逝水生前聲跡不逐飛塵銘辭舉素履鐵筆深刻玄砥萬里今嗣宿諸千年傳頌無垠

墓志七十三

文林郎河南道監察御史北泉藍公墓志

銘

嘉靖乙卯正月己酉北泉藍公卒生在成化丁酉二月乙亥文人多不壽年至七十九者自古為難卒時神氣不亂口占詩一首聲律不減未病時自名之曰永翁絕筆葬於是年十二月壬寅祔于資善公 賜兆之左二子即世未及志銘其墓已托樂安李愚谷舜臣李又感疾未能執紼每對其子嘆息有負年家情雅若得李中

墓志七十三

魏代作吾死無憾死亦欲李文後果如其言藍孫知之托其表兄劉三禮至予舍拜懷且傳愚谷對子之語云云予欣然許諾但索原事狀不可得三禮走京師謂其文張考功與言為狀值將內考乃撥冗應之不負其遠意予與公雖同鄉東西相去七百里又素未之面惟有神交夢卜簡札往來而已雖慕其才未能詳其履直據狀而塞其請以慰公及太僕公於地下云公諱田字玉甫號北泉原昌邑舉山人遷於即墨祖珣從元世祖有功授武義將軍總領監軍後有千百戶漕運把總防禦陰陽勸課教諭等官入我朝而尤盛曾祖福盛祖銅俱累贈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曾祖妣于王丘三氏祖妣于氏俱累贈太淑人父章號大勞山翁成化甲辰進士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終南京刑部右侍郎進階資善大夫母徐氏累封太淑人以成化丁酉二月乙亥夢大星降于寢寤而生公見者備其秘聞者壯其聲譽韻不但童輩不及雖同學兄者五

六人亦皆出其下七歲善記誦能詩對從資善
公於京師福山孫內翰珪以長對難之不待思
索句奇絕而字的確已又從寓婺源吳江陳中
丞元吉時猶未第因受學於其門聞教即書紳
難題不窘筆計年不過十二三耳見者已許其
為國器學士程篁墩敏政試以梅花賦援筆立
就程乃嘆曰舉神童日亦不能過此子南直隸督學
司馬御史亮發命陪諸生糊名試之不一一華
歸而試於山東沈提學鍾奇其文以為不類少
年語或記誦舊作不可知三覆試之始信而大
喜批其卷云不期即墨之鄉而產藍田之玉由
是名重齊魯隨薦鄉書年終十六乃弘治壬子
科也入太學不悞學規以其餘日從師於李西
涯東陽楊邃庵一清楊石齋廷和取友於楊升
菴慎劉松石天和張伎陵鳳翔不惟文筆縱橫
而國體亦通達矣資善公以忤閹瑾繫獄謫判
撫州又值宸濠之叛公周旋其間年方三十有
二以憂勞而鬢髮半白及瑾誅而濠平資善陞

陝西參事鬚髮復如故後資善以三品考滿例
應休子或嫡孫公乃讓於弟因既不私其身又
不私其子每病場屋之文日趨於浮靡曰此晚
宋之文妖經賊也若止齋論繩尺論策學衍義
壁水群英之類誠如李崆峒所謂其氣藹以索
其辭刻以峭以是知公言雖激然而亦不為過
矣今則四書經義固不及往日渾厚雄偉而透
貼精細亦非往日所能及可惜二三場熟爛髮
解直書舊套不惟不似晚宋較之弘正嘉清初
年更覺不及猶幸公不及見見則不平之氣不
知又將何如矣當時所作之文果是上古箴鋒
鐐不露圭角奮然以變時習為已任因而不合
於主司每一下第輒改一經久而五經俱遍矣
士子不得第者必以之借口才學如藍田馬理
尚且空歸吾輩復何愧恨耶及馬公第而公猶
脫落文乃俯就時格至嘉靖癸未會試與鄒鼎
舍者戲曰此愁障吾坐其中搃二十三日矣倘
仍不見錄從此廢書不讀亦不由他途出也既

而明晚列名廷試二甲進士次年選授河南道
監察御史適值大禮議起疏凡七上不合

聖心又同群臣伏 闕痛哭詔獄翌日廷杖幾
殆呻吟枕蓆月餘始出而視事得時權要所上
十二事多拂輿情公乃條論之以為不可因其
議禮是而事事皆是也給事中陳洸已陞僉事
恣內不欲外補乃阿附驟進一二大臣仍以舊
銜叅劾白巖喬象昇字石潭汪宗伯俊各去位
洸留補左給事衆論不平公復上疏論救并以

卷之七十六

知縣刊列洸之不法事情曰辯冤錄者附入疏
中下刑部尚書趙清溪繼按其事悉實覆奏得
如擬巡視西城望重如山事決如流不止溝食
蹠足而豪貴亦潛踪矣資善閑居足可度日公
猶分俸養之以樂其心乙酉巡按陝西資善先
曾巡撫其地有平亂安民功德漢中固城金縣
皆立生祠公取道瞻拜復修其舊政款其邊務
所當興革者十餘疏 上皆可之至莊浪卒遇
亂虜入寇指授方略虜乃宵遁追斬首級甚多

墓志七十七

西人謚曰一按一撫一子一父虜不犯邊民得
安堵自負有為地方方望其大有為豈意資
善在家病逝訃聞即至境外候交代畢奔而抵
家治喪致哀而中禮親者大悅聞者稱善執政
欲為洸報復無由乃窮索所上累疏巧詆中之
將執下錦衣獄西橋劉太常銳及數相知多方
解說止擬本省會勘迴奏為民遂作可止軒於
後園游衍誦讀其中口談不及官事足跡不入
公門縉紳有造其廬者懷請始一出見否則托
疾辭之萊川劉英為寧川守寄其囊篋人無知
者赴任舉家沉於江公召其從弟還之封識如
故歷下同年周秀居官清苦歿後家貧乃携其
子養而教之見在即墨為庠生以儒學地狹權
星門壤遂捐金廣其地而易以石門兼建啓聖
祠三楹歲歉生者給粟死者給棺無葬所者出
負郭田二十畝募工聚葬者幾千人且為文以
祭之受性勤學老而彌篤能作小楷篆隸尤工
篆隸性命與世務耳聞者如傾化日面領者如

雖春風同石萊山則山泉諸君作海岱會於青
州雖數百里外有時親至有時走使領詩題詩
未有過期不就者兩京臺諫山東撫按閣部大
臣前後薦者二十餘疏竟不獲用止得遇

恩詔冠帶閒住而已薦辭雖多就中蔡都御史
經胡都御史續宗李御史復初許太宰讚為能
得其真而聚其素如曰學博而才優氣剛而志
銳智德望更重於時才識有裨於政又曰文行
無虧於上世聲光有益於東萊又曰義氣振揚

墓志之七

於臺憲清風表正乎鄉閭若寄以撫治之任侍
從之司必能教養保障啓沃論思此其大略餘
固不及詳書云早發先養乃理之常厚積薄施
則數勝而理之變也公發之早而積之厚顯乃
先養而不得厚有所施不惟東方惜之四方亦
罔不惜之深咎夫一二大臣不能休休有容也
東人會試中第八名者往往任久而官尊如單
縣縣志卷之七邑永通是已奈何公獨以御史終
其身然其皂囊奏而好諫落膽白簡飛而

生風有埋輪橫劍之雄持戟避驄之烈內外震
肅如傳宣而山嶽動搖則常思謙矣至於老成
持重務存大體非若新進之士賣直生事沽名
塞責者雖一御史終身而多歷年所荐登顯要
者烏能及哉配范氏同邑人提舉志女生於成
化丙申十二月戊戌卒於正德己巳十一月乙
酉年三十二繼劉氏陝西邠州人少保戶部尚
書昭之孫女生於弘治癸丑十一月己未卒於
嘉靖癸卯七月乙丑年五十一各有賢德載在
別傳志中長子桂孫衛學生次子史孫國子生
女長適青州太保劉文和孫恭議澄甫子士雲
次適萊州太保毛文簡孫太僕卿渠子迺太又
次尚幼思繼繼思續其三孫男各許名家子者
則三孫女也所著有北泉集東歸唱和集白齋
表話隨筆續筆奏疏五十餘條并纂修資善四
朝恩命錄南征題稿行稿西巡題稿八陣圖俱
藏於家銘曰方直而與世相左可不謂賢耶其
其才而大其用公何為獨不然耶得志一時名

流百世二者果孰後而孰前耶行人瞻拜其下
依依而不忍去者非真御史長眠不起之尸
耶

亡妹盧氏婦墓志銘

諱謂生男如狼猶恐其羊生女如鼠猶恐其虎
蓋言男貴剛而女德則在善柔耳予李族多此
德而妹則其尤長也生於正德丁卯正月二十
八日至庚午綠原先大夫舉於鄉時予九歲而
妹則四歲矣鹿鳴宴花幣在祖村已分散母太

墓志之十

宜人乃取府縣所得者歸其子女嬉於外戶隣
里過者靡不欣羨以為父母兄弟夫婦子女俱
全而又中鄉舉士九新舉者但有子女求婚姻
者日紛於其門此世俗常態予已問名得張宜
人有求妹者先大夫每笑而却之但聲言於相
知若是盧克敬之子當請於父母而許之以其
為窓友尚淹滯學宮貧而莫肯婚其子者人稱
先大夫不棄舊嫌貧事多類此盧聞之喜而通
媒遂結為婚姻云庚辰先大夫棄背家貧幾即

如盧母常為農事一年有七八月在鄉村妹乃
造厨為朝夕饗飧奉其兄養其二妹餘力則精
針指組紃細工而絲帛織作夜以繼日膏火炯
然不息刀尺鏗然有聲而機杼則啾唧徹聽也
終歲勤勞母又時脫簪珥以給日用妹猶蔬食布
衣僅足療饑而禦寒一日偶見枕頂綉鞋女賈携
之而出工巧炫麗以為他家物何以至此妹言
吾所手製時甯之以救燃眉之急予聞之慘懷
洒淚不絕已人家積女工以待嫁而為粧奩今
反以貧而輕棄之乎他年予或讀書有成幸勿
有忘今日妹年二十始嫁于盧門婿名應龍尚
弱冠不能作生意翁又自學官黜而為吏親姑
已逝繼則客番細人也舊宅已屬他人近田亦
非若主矣薄衾不煖敝電常寒予家雖有補助
不過備貸於人豈能救其不足與不給哉嘉靖
戊子予亦舉於鄉花幣則以為第三妹出嫁之
需妹惟恐其不重晝夜裁剪紉刺無情容無忌
心及予進舉進士傳入有餘而盧家亦漸裕矣

墓志之十一

妹乃病瘰癧累累結鎖下方書言多氣少血之
虞最難調治赤脉貫瞳人者一縷一歲死數縷
數歲死妹乃有一二縷予為戶部主事在倉舍
收受兌運糧斛見一斗級半項瘡痕已愈詢之
乃一老瞽傳以奇方遂以方藥專一力馳寄未
至而妹已先亡時則壬辰十一月十一日也得
年二十有六傳語與予勿以親人不在而薄其
家恨不得終事其翁與其夫至難訣別者則母
太宜人也此外更無言葬於是年月十七日演

墓志之七

武場之東祖塋之次媼主中饋事不外傳在生
前則然亡今年久不補作一志不惟命湓朝露
而又名沒秋草矣妹生男不育止一女嫁同邑
李萼今生三子是為妹之外孫云謹效梁鴻五
噫歌為之銘曰幼而喪其父噫嫁而喪其姑噫
貧而鬻其居噫死而先其夫噫生而不能育其
孤噫

亡妹袁氏婦墓志銘

中子有三妹適袁氏者則其第三也

而得男女後再不孕者謂之老生老生人所鍾
愛故曰尤憐季子者父母之情也三妹生時父
年四十六母年四十一故其憐愛之情倍於二
姊有如一男云妹素柔嘉孝敬婉順端貞言
動避重視聽專一固由姆訓亦本天成未甞而
習女工及笄而知婦道嫁時年十六即能和其
內而持其家袁原殷富舅姑又皆善人也妹一
入門事事委之綜理當其心常對所親喜而祝
之曰新婦賢吾老夫妻無以為報但願他日生
男娶婦亦即賢如新婦足矣居常視不凝眸笑
不嚙齒坐不當閤行不褻裳非造飯不至厨非
歸寧不出戶至於檢括米鹽薪水置頓筐篋簾
櫳莫不有法一錢尺布不私而周恤單寒則不
惜費然曹大家作女訓惟以飭躬淑行為先而
他事咸後焉妹蓋奉其大不遺其細矣在家中
見其中麓兄讀書從旁質問史傳默記入其室
繙閱冊籍濡染筆墨稍能通其大義每對其夫
即以冷字疑事難之夫名思父者以學博弟子

墓志之十三

員輸粟為國子生同妹携其子上京寓於中麓
兄旅邸踰兩年監事歷事俱畢於嘉靖十七年
正月復同妹携其子東歸抵家不半月而病作
母及舅姑選醫調藥禱神禳斗病勢愈增又聞
其子被火燒腫肌膚妹情感傷即於二月初二
日長逝十八日葬在城北女郎山之陽未逝之數
日前已不能卧坐而待斃後事甚詳大較亦
如長妹而善視其子語意尤為諄切長妹貧而
無嗣三妹則富而子且孫矣年各不永妹則住

墓志末四

世二十有三視長妹更短三年子名仁齒今已
壯為庠生先娶張氏繼呂氏張乃同邑世族呂
則自高陵徙武定乃涇野亞卿之近族云生子
尚幼乃呂氏出也夫後授官蒲州吏目此則妹
不及見其家事蕭索亦不及見矣妹以蕙性蘭
姿享年不得如松堅柏實正當青年弱質早伴
衰草寒烟予徃徃為他人作志銘而手足骨肉顧
可無述哉銘曰人惟無德而有咎神之報速不
可得而宥也妹乃有德而無壽命之理微不可

付而究也雖無壽而有後是亦因德而猶有佑
也人命不常人生難又華已二十餘年非得志
銘述其舊誰復知為女中之賢閨中之秀也
南頓巡檢古泉王君合葬墓誌銘

古泉巡檢王君者妻父也予妻姊妹五人居其
長次適同邑秀才徐慎獨三未許聘四許聘張
金子五許馮玠子不以子年長道遠嫁其長女
主之者其父母及女弟然擇可而從之君雖未
明言力主實則其本意耳予妻而下并其子婚

墓志之五

嫁悉由已云子聘信奉臣女雖鄒平人居相近
君曾兩官善地所餘俸貲周散親知罷歸不能
治其田廬依予北村頓其家有言地曠居浹夜
須嚴防者君自言吾貧但不至饑寒謗謂盜不
過五女之門庸何憂兄弟鮮而姊妹多姊適高
希儒妹一適李士忠俱同邑人一適李東山武
定州人居齊東君稟性善良處人和易不絕
巧近習綽有敦朴古風嘗觀前輩敦朴不止
食居處官至臺省猶未有號如嘉靖丙戌己丑

進士猶以字行後則號盛而迷其名字下至黎庶無不識皆有之如今年未四十者更復稱翁君素無號相知者強以古泉加之君亦從俗勉而受之聞有呼之者率羞應之也父諱臣字朝卿仕荻港驛丞善於職迄今稱於人母呂氏知縣珙之女狀元涇野公之姪女也祖佐字汝輔通州吏目再任平定州陞昌黎縣主簿祖母李氏曾祖盛字守增為鄉賓受高年爵曾祖母趙氏盛父延禮延禮父得住得住贅於徐氏冒其姓至盛始復而為王六世積德蓋一脈相傳云世以善人為佛生則居華藏世界死則歸西天極樂國鄉人以此欣羨王氏雖未必然足知其素孚人心矣事君以終者再繼娶馬氏生一子三女乃策之女而布政使應祥之孫女也生嫁徐者繼娶萬氏父名達濟南府人販鹽父客齊東愛其女不輕字也知王族之賢而王子之才也媒一請而聽焉不惟有驚人之色而且有過人之志時年十六能精五飯而針纂織作雖非所

長在女輩中亦鮮有及之者至於溫慧婉婉事上使下不惟女輩不及雖老婦自謂當年亦連讓之耳生於嘉靖壬午九月十五日卒於嘉靖丁未五月二十三日得年二十六生予妻者則首娶同邑朱祿之女而副使舜民之姪女也植性柔嘉衷心貞一裁製組紃精巧無倫炊爨烹調美香可飽有事不憚勞無事則端坐貌清麗而髮鮮濃行輕穩而語遲重孝而且敬翁姑相愛如女夫婦相處如賓嫁時十八為婦十年因骨痛作梗以嘉靖丁酉正月十七日卒於京邸舉家如失手足王君自悼無可與語腹心生在正德辛未十一月初四日及卒得年二十七王君之生年則正德庚午月則十一日則初十幼而讀書可成乃未成棄去為吏於膠州不生事不傷人日用皆自其家辦送終歲勤勞不少懈私橐無餘錢公廨無長物惟隨身布衣糊口勤勞而已實歷一考而二考則接例撥京倉

事官太倉每過而見之豈知十年後君即予夫而女即予妻也省祭又十年後始選而為定海縣廣安倉副使生子即以定海為小名及入小學乃名為王任云游去山東四千里南北風氣不同聲音亦異君獨能宜於其地而和於其人出納平明勾算精審以丁母憂廼籍莖如禮而祭如在固由予相之亦本君能之也服闋以前仕收糧及數陞河南南頓巡檢司巡檢既屬項城兼屬陳州責望者殷應酬為難君既不失其心又不失其職批單如常例收課歲往年守缺六月方得帑事不久又以父憂去任矣君嘗謗於相知者曰官雖卑末可免鰥曠之罪前往惟平收稅糧斛面不敢欺公後任雖譏察越渡關津不敢害衆莖祭禮愈熟而敬愈至不待予相而予之相之固自有不容已者服再闋而絕宦情耕耘收穫在村落凡歷三時惟冬居市城猶得邀客為樂或博而角采色於五六奕而布靜於方圓然賦稅急歛舡馬重差愁緒多

暢懷無幾產由之廢疾因以成予嘗勸其莫若繼祖業賤亦售之近章城置一莊所予為補助或可度日遂走關中探其親議甯莊事聞邊報半途還月餘感傷寒目閉口不能言乃自遠莊移而之近使於醫藥醫藥竟無所施其功忽張目數言後時時索水飲餘皆不省也三世惟一子病皆不能言亦不克見其子君則子得守之雖未囑後事猶勝於悄不聞聲者矣時則端陽之次日年則嘉靖之癸亥也在世年止五十四二妻原莖莖今將與君同穴而虛一棺地以待馬氏塋地在齊東城西塋期在甲子三月二十日得疾在油里莊殯殮在臨澣居二者皆其存日所管攝予之汰饒產業也自始結親抵今十六年矣奄見其家舉三喪為流光易度人命無常豈不重可傷哉君姓王名貢字來猷世為齊東縣人生平大節孝敬仁廉四字庶幾盡之而細行偏長則固不及備書然亦不必備書云銘曰天之道好還今人之道難全今生之道如絃

今古人之生也如蠅又死之道多愆兮吁嗟王君之賢兮乃不求其年兮塋於祖阡兮既美且堅兮百世其不遷兮

醒齋开慶士墓誌銘

嗚呼世後而籍繁豈不信然哉前輩有名位者銘旌之外更無餘物今雖卑微者往往身亡而墓誌出人事日趨於文人情日流於偽安得歆從先進者挽而上之哉某蕪开生蛟父從予遊間嘗以其父墓文懇請於予素止知田間一處

墓誌七卷上

士覽狀始悉其為有恒善人也恒善不常有於世况賢德之家可比古之博陵崔氏鹿門龐公崔龐雖非仕宦而其事尚光昭史冊此豈可不文耶开姓不能詳其始傳聞洪武初有自淮止處者今汝南陽庄殘碑猶存父老以為开千戶墓是也碑載至正七年字餘皆磨滅不可讀意自金元已家於此嗣後因亂轉徙而南及我明則又自南而北也名开四者實始遷之祖生子九茂先生子政有隱德為鄉飲上賓政

第四子宗宗生第十子瑯字朝郡號醒齋是為慶士慶士生六歲喪其母父以兄弟間已有在學者供應為難又家口衆多雖慶士聰慧過人竟不遣之讀書甫十六歲即分爨分後即能自立孝出天性養親雖無異物必致其潔但有餘必請所與父卒兄以異母搆怨牽連慶士訟於按察乃以其事力白願勿傷骨肉情從今改過不食舊良舊名上官乃如言批紅狀永為執照生平只此一次入官府後則絕跡矣嘗恨少時不曾從師乃自以其意日事問學父之有獨得者及生子蛟即口授書而身自率之外傳必得名士內交必擇良友七科不第不以為憂雖一擢上第亦必不喜志在遺之一經經明不啻足矣况將來尚不可限量耶繼娶王氏嘗語人曰娶少女原非本心但再婚之婦多妬且使予子乃母失節者每以賢繼母及前子孝後母故事反覆晚論之則能懷其心與親生子母不殊心雖剛方而禮則下未嘗與人有一言相犯受

墓誌七卷上

人之托必竭其力許人之物務頌其言善訓里中子弟遇諸途皆立而頌其過或趨而從之遊或預燕集座客必視其辭色以為去留或值聞爭怒者但聞其勸說即時解散交有郭姓者携家貲至虞貲盡家無所寄將為自縊之計慶士即備裝辱其婦且戒之謹守歸而家業復振抵今德之不忘士子歲饑加以厲疫人多流亡慶士乃出粟和藥以救濟之頌之生存者不計其數晚年酷好漢書通鑑吳越春秋岳武穆等傳

離也問葬期則曰貴遠勿效鄉人父傳也語畢乃長往生在弘治戊午季冬二十七日享年六十六葬在甲子二月十七日祖塋之側為期稍遲以事不得已非敢有違治命也塋在城南十五里汶水之陰群峯拱秀一水環流堪輿家以為藏風聚氣之地無踰於此墓皆首坤而趾艮慶士娶李氏婦德母儀兼而有之生丈夫子三人長即蛟邑庠廩生娶耿氏次蟾增廣生娶陳氏又次蠅繼娶王氏出女六長適田蘭次適方向義又次適鄒魯再次適陶春芳其二而尚幼者亦繼出也孫男二長如瑚聘吳氏次如璉聘王氏孫女四長適魏大慰次許聘蘇希舜其二則亦幼而尚未有所許其婦父女翁太半邑庠生按有德而隱曰慶若慶士則允稱其名矣而樂善樂道人之善制行始終不渝則尤慶士之德也銘曰孔子有言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今有有恒如开善人誌銘在所不容已矣覽者不以為門人私厚則大幸矣

豫作鄉賓西野表翁墓誌銘

中麓子友于西野翁四十餘年矣識面在正德末年定交在嘉靖初年因詞曲而識面因解合而定交西野翁長中麓子十五歲中麓子嘗以兄事之西野翁則以中麓子生乎吾後其間道也先乎吾不敢以兄自居蓋詞曲乃西野翁倡之而中麓子繼之其了悟獨早邑人悞謂在師友間其實乃兄弟行而西野翁則首功也其情愛有出厚友之上者西野翁脛股毒瘡積久勢

墓誌銘卷之九

似難支頰囑為之誌銘近世達人多不諱死往往出生殯先期為送終文中麓子嘆號光之易如逝水而傷老友之將即重泉也不忍違其意勉強作此應之且念人有病況者親友勸其造棺木衝厭多愈者西野翁積德壽不止此或遇良方平復當為之慶八十而祝全福今文亦不徒作以換他日納之墓中墓在女郎山下依其父兄父諱璠以賜進士歷官府同知兄公冕以鄉進士授官府通判弟軒冕亦賜進士曾

墓誌銘卷之九

知河間府獨遷葬山之東一門除員外郎郎中蓋府堂三員俱備矣西野翁姓袁行在第四初名泰改名崇冕居在城西自號西野鄉人或稱其前名或稱其後名而曰西野曰詞人袁四者則無長少皆同也祖原冀州人移寓章丘袁氏兩地俱有名而在吾則累世宦族世母王氏隨父之任陝西生西野翁於龍口店長而談吐猶是西音父宦久而庶寵歸僅足度目前日後或不能庇其諸子臨終又慮族有強者必受凌侮已而諸子能撐持門戶有出乎所慮之外者矣西野翁少時為小賈善度時宜可以養贍其母及娶王氏繼娶張氏皆勁儉能相其夫有室有家雖無餘貲然亦不至大窘雖治生勤勞猶有餘力為耽鞠基酒遊樂差賦獨累以身任之諸兄弟無一顧者以其行高且多相知官不之苦吏不敢欺而三次里正重役談笑處之詞友唐介死哭之過哀卧疾幾一年多方服藥起被人盜去五餅牛獲之憐其貧而釋之憐有恃財力

若忍其不減價賣地樹五十株苗二三畝一少
遣人伐而剗之俱盡西野翁畧不介懷惟云自
有神鑒徐埃天定耳未久而財力者神天報之
矣不詭姻不賂貪可言則言可行則行無所顧
避至其通達世務酌量人情雖長老自以為弗
如也邑人多有倚凡第官勢成家者西野翁端
授不少資籍獨以賈且兼農展約為豐廣村田
置城第衆推為鄉飲正賓而尊高與鄉大夫等
雅善金元詞自視高出一世外客有携詞相訪
者中麓子默書可否於紙上待西野翁品定不
但一字不差雖百試亦不差矣其作燈謎及知
燈謎亦自謂一世無出其右中麓子編集古今
謎多就而正之中間取其所作不下十數條子
可畏先亡女長適王承安藩司吏次適王采子
女俱張氏出孫守成大咸自成扣其生成化丁
未四月初五日年今七十八卒葬日以待他年
填註父塋稱其有福術士嘗稱其有壽今果然
矣所著有拾閒野意春遊詞及西野樂府見者

墓志之七

墓志之七

爭執之未見者力索之中麓子嘗贊其為古之
真隱與遺直今之識事而知音無嫌於重出再
及之庶幾乎盡其為人之貴云銘曰輸租膺庸
瞿瞿作急上之農調雅句工綽綽為詞人之宗
性剛有容侃侃乃義士之雄竭誠秉公凜凜有
父兄之風將來塋與妻同得非屹屹高三尺之
封而官官穿九泉之宮者耶

聽選官高君合塋墓誌銘

墓志之七

人或因是而有急心然天道洪廓不必拘拘於
一事一時有報在目前者有報在身後者予觀
高君始信其然矣高君年方盛而早卒子多而
才女多而善孫及孫女并外孫由一身而出者
三十餘人亦云盛矣謂非報善之一驗歟高君
諱龍字濟時系自冀州徙章曰欽者乃始徙之
祖也曰仁興曰伯岡曰謙曰清歷四世而富甲
一邑清生龍為國子生龍即君父君生質厚直
處事坦夷面粉白而兼養諸眉目朗秀頤頤圓

濶治家如有不及愛人猶恐有傷此自其成德
之後言之也若其童子時則溫然如出璞之玉
父歿君方十四歲人或以孤弱慮之即能查考
帳歷點檢貨財應緩應急人情事務悉得其當
雖門下老賈亦且相戒曰宜各出一片公心幸
勿以少年易視之弱冠輸金為吏部知印例應
即選念其家政無人整理給引作聽選名目者
二十餘年名日高而心愈下貲日盛而用不奢
惟任事則毅然不辭濟人則惠然不恤族人貧
者賴之給薪水鄉人貧者賴之舉烟爨縣尹委
脩學官詳慎公平用能稱尹意而服人心工甫
完而君告病藥弗效而君告終長子應璋年亦
十四歲時則天似已定今則人定勝之矣子範
範而勢岌岌幸有劉賢配能顧後瞻前居中制
外孝其庶姑無異於嫡長恩其二妻有同乎姊
如蓋姑性沉僻少喜容乃曲為承順得其心君
年三十即勸納妾以祈生育而妾竟無所出劉
原同邑處士名祥長女貧家也君喪其妻張氏

邑人有女年相當者多屬望焉媒妁持命帖者
日接踵於門君獨以劉賢而不厭其貧果然生
得內助歿無後憂家計歲增於舊子女日見其
長侍君之疾兩月不知其勞居君之喪三年不
輟其泣調視子女眠食體悉僕婢辛勤晝夜
不息心力俱瘁矣遣三子次第援例遊國學廣
見聞又遣長子選授上林苑監錄事待時陞遷
冀得封贈恩典不意其遽歿於官母因痛傷成
疾或愈或作乃於嘉靖癸亥五月二十二日卒
生則弘治己未十月十二日得年六十五君生
於弘治庚戌十月三十日卒於嘉靖癸巳十月
初五日得年四十四合葬在嘉靖甲子十一月
初三日子三長應璋官見前娶弭氏次應祀監
生娶謝氏繼顧氏又繼孟氏次應珂監生娶馮
氏繼張氏女四一適縣吏賈佃二適監生華來
經三適藩吏張學孔四適庠生夏尚禹孫三長
士庠生娶馮氏祀出次才娶謝氏璋出次人娶
謝氏珂出孫女六璋出著四庠生正九德張旋

生楊壽甫及審氏子其婿也死出者一許
楊氏子珂出者一尚幼曾孫男二雲標雲榜鳴
乎高君生於富而長於富劉賢配嫁於富而生
於貧一當幼年喪父之難一當中年喪夫之難
當前難若不墮其基當後難者至振其緒母子
相依而為命夫婦因財而積德且其事業豐隆
而子孫繁衍也不然則天道茫茫或因以急善
人之心矣十餘年來差無一定費出百端三子
折居後交撐門戶似無餘力然一微必一與人
墓志七之百

煤客劉祥墓誌銘

燕市煤客劉祥死子都不遠千里銜寒馳至中
麓山中述其父遺言拜請墓文曰祥生也愚自
知無足齒錄人言死者但得幸免墮地則心

亦不敢過望全篇素蒙憐愛只書其鄉貫姓名
及生死月日足矣予乃笑而謂之曰果欲如此
直書人皆能之何必中麓山人何勞遠詣山中
耶予忖度之是亦好名之心耳煤客姓劉名祥
無字生平不以文稱不以才稱不以辯稱不以
雄貨尚氣稱而不染浮華不知機巧則其長也
客有與之者曰劉君之真乃山林之
人日以賣煤為業每遇雨雪連
綿不能來則以一本而獲數倍之利其與
士夫武白送或受半直因煤出其門下如窰戶
然予因歲客避雨於其家後遂往來數次非利
其煤也歲月微茫不復記其事矣忽見其子突
臨令人驚訝以為亦有如此類相訪者乃烹饌
所不到也煤客雖好客然面頰黧黑積煤常滿
院落其席榻屢拂猶自點染人衣及出酒食則
甚豐潔以其妻劉氏之賢耳隣里每挾其同姓
為婚將聞之於官即以煤求免隨隣里之強弱
而為煤之多寡劉死繼徐氏聽其間言遂出其子

後以他事感觸遂為父子如初祖居韓嬰村遷
居宣武門外大街南父素無名止稱劉二漢子
無字而父無名愈見其朴樸客壯年多男老止
存其一名都者是已女一徐出嫁為隣舍李渠
妻生則弘治庚戌七月望日死則嘉靖甲子十
月朔日卜葬十一月十一日猶未之定以待文
完乃克事事瑩在西山之下煤窰之旁塋已三
世矣都展至而午告行文不可若是其幾也予
雖嘆其下知時務以其父分而又倉皇懇切遂
援筆立授此文且從而告之曰據汝舉止文去
或不能刻石置之墓中聊以酬舊交而盡此心
耳尚其勉力使文不徒作遠不徒行則萬幸云
銘曰煌煌帝都惟民所止熙熙治世惟民樂只
劉生其間安平老死千里求文好事乃爾無善
可稱無瑕可指所惜者信其後妻逐其子幸
而感悟克全終始固雖志而銘之如彼猶不能
隱而諱之若此

中憲大夫思州府知府梧岡王君墓誌銘

嘗觀姑蘇王行編集誌銘舉例凡十有三事曰
諱曰字曰姓曰鄉邑而行治歷履卒壽妻子
葬日葬地各以其次謂之曰正例然有錯綜而
書之者則隨時應變也王君原以平實之人謹
遵正例而為一平實之文曰君諱儀鳳字應和
號祐岡姓王氏遠祖徙自蘭州世為章丘縣人
祖海父珏賈為良賈商為巨商以其輕利而深
藏用是重於其鄉君從學於族兄王道見許於
提學江公嘉靖乙酉舉鄉試前列試錄刻其禮
經文四次會試不第母因謂之曰第進士汝之
志而亦吾之望也但吾年老後日恐汝官而吾
鬼矣遂遵命以戊戌授真定府通判管倒馬龍
泉兩關前此管關者率與武弁通賄往往敗其
官君至亦有以常例餽送者君即斥出之聖
駕南行有司多以候供應護譴者或竭民脂膏
以流費因而竊取者君方署印定州區畫衆務
咸得其宜兼能節恤財力迄無廢事衆亦不知
其為難事曲陽平山等縣感其有調度之才稱

其無周章之失真定馬知縣存日以妻姪孫姓
為嗣身後子不肖而家將破一糊塗縣官為之
三分其財產其母與妻又各以族中壯男子過
為之子上司批右屬斷子俱逐出而妻姪則量
與一小庄田家事仍以其母主之委查保定倉
糧歲久不支因而氾濫過多若坐罪老人斗級
則枉之甚矣乃以腐米雜土充數免成七八人
他查盤者不問有無侵盜一槩問罪以示其公
觀此亦當知規矣治民得所治軍得宜從而繼
器械練士卒脩造垣戶細畢舉陸巡撫王樊桂
鏡及二陳共六巡按各薦其賢以不缺進士出
仕本為養親遂迎至任所備極孝敬一舉公事
即奉侍左右不入私室壬寅秋滿贈父為承德
郎封母為美安人推陞定州知州即同母之任
州地廣民饑前守亦多以賄敗母因教之曰貪
後繼之以廉其節愈著君曰生平義當受若猶
自過為辭遜而敢枉法圖利乎於是旌善懲惡
舉廢錄疾者里甲分外之需酌送迎適中之節

州治雖當孔道而事簡有如僻地矣薦之者有
丁郎西巡撫殷裴兩巡按而薦辭此之往時尤
美乙二陞順慶府同知以道遠不能奉母同往
將辭任歸田母乃止之曰近則赴而遠則辭臣
子道當如是耶無論叨饗大夫祿爵雖 勅命
恩亦圖報難盡遂洒淚別母星馳上任值西番
不靖 朝廷數遣大將征討未服祇因松潘險
遠糧運難通以致師出無功耳撫按自相謂曰
此事惟王同知可辦以其在北有名豈有在南
而不勝任者乎遂以督糧事總委之君至江油
等處訪知舊弊乃官取羨餘賣放大户以貧民
充作總領糧竟難完今則原封銀兩使之自分
餘則悉任民得之又以大户作總領民無督責
之勞糧無不足之患矣吏有告以官銀十扣其
一自來如此民得對半已出望外况十分之一
乎君即杖其人而逐之曰大人猾吏陷官害民
惟先以利誘之中其誘則售其奸何所不至
以懲貪克故蒙 欽賞銀幣省元王續宗被盜

聞盜中有一童子聲音捕者誤以飾兒為盜幼童不勝刑逼妄招同盜三十人斃於獄者十餘人矣按臺疑其枉屬君一問果皆非盜死者已矣釋者尚有十六七人有中書索汝賢者持政事勅書稱說封王乘傳沿途騷擾君獨疑而執之遂按牒不肯行以其假作嚴內閣門下人也府有樊檢校新自中書改官原未嘗見有此人疏上果詐偽著竟抵於法陞任思州府知府恩領四長官司地連曲洞居接重山乃東南雄勝之地而蠻夷羅處之所也曩時苗民作梗曾破城殺人而舊守李允簡遇害順人多勸君弗就者獨忠齋任考功促之往曰君乃利器也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焉至則殘傷之後血尸尚未移出急命人一葬埋虜去男女以銀贖口經歷盧會男尚篋吏趙士朝妻此則記其名者也餘不能悉舉所費皆預支俸銀及多方湊置者也舊有支應銀一分每日五錢首即罷之官塘緝族繁殖禁民不許擅取乃弛其禁與民共之

二事迄今數以為常黃道司長官劉本為捕所殺子名一朝貧不能贖職助之俸貲二十金都素長官司苗民逐頭名久不服節制聞君至即携妻子投府應差黃道長官司阮德黃頭自弘治以來不遵王化今亦携妻子逐君於途施溪長官司長官劉士奇在杆子坪負固十七年矢君隨巡按梅峰陳效古至鎮遠府士奇聞之不遠四百里投見陳公喜曰久叛土官感化歸順若此足徵太守之賢矣以民治民亦以民治夷久之夷化而民安有稱其撫凋殘之小郡聯屬逃移繕傾圮之孤城全憑保障者非溢美也丙辰朝覲無考滿例經三薦以上者給誥命君已有七薦矣加贈父中憲大夫母封太恭人親畢取道過家堅不復出母又勉之曰幸得勅命又得誥命勅當報而誥不當報耶君乃含懷東裝徘徊顧戀久而後長行抵舊治則有兩事難廉欲取辰砂千斤急不能辦惟宜耐安萬所蓄甚多其勢不敢有見之者方伯高

公紳曰須勞王太守一行萬金聞之韞金鞍馬
二十對率戎服萬人出迎四十里拱立道左其
禮甚恭至公所言及貢硃事公則支吾不肯與
繼則執辯不當與君言此朝廷御用非比他
事所居何人之官恭致上怒則無官而家不
可保況所藏餘物耶萬全語塞出硃三百其多
半百計搜索竟如其數臨行萬全以珍異餽送
力却之夷人服其廉而當道嘉其能烏撒軍民
府知府女官余祿恃強違法一方受其為害罪

卷之七十九

在唆撥之人欲遣官曉諭當時有願棄官而不
敢願命者陳巡方遲疑不得其人一見君即屬
之知其素有才能兼負膽略但去府甚遠與雲
南接壤輕則取辱重則取禍君則相機而往土
官同知遠候祿郊迎而不肯庭參以禮制折衷
辦復數日而後以屬下禮見是則令凶夷無算
露刃門外試探君不為動特出大言以震之曰
爾若不悟有害於吾吾死有高名贈官廩子爾
雖衆勇且富何能勝三宣尉人兵耶三十二頭

口有殺爾者以其官官之祿乃色變心服卒取
罪人監候理見陳公行文薄治其罪地方底定
無敢有劫殺侵擾者矣又以功蒙欽賜銀兩
忽得母訃報痛不欲存初意不欲來此恐抱
無涯之恨今果然矣嗟賸何及參議劉一岩
有不能奪情惜冠為一方痛惜之辭川貴兩廉
不但袁邸宿董四巡按及張巡撫之薦而總督
馮張之薦極其稱許歸而葬依古禮祭有餘哀
周恤宗親教訓子弟皆其分內事而異姓更

卷之七十九

多利賴之者忠於他人之謀而自為則尤得其
當語不妄發交無苟合一言以蔽之曰真實平
易君子人也雖負剛氣以有養不輕宣露已未
以外考就聞君素與人無私禮當事者祇以舉
行而至金紫可止矣不知其未試之才進士途
亦鮮有及之者九月中風左手足初覺不仁或
愈或作至乙丑正月五日卒生於弘治庚申十
月二十日享年六十六娶劉氏贈安人加贈恭
人鐸之女繼呂氏封安人加封恭人應環之女

子曾朴。德府禮生娶知縣謝九叔女枝庠生娶監生周鶴鳴女繼監生郭子亨女劉出也梓庠生娶知縣木潔女標娶引禮舍人張師皋女女一適同知張應吉子庠生大則呂出也孫男六朴出者三時熙娶長史司東高應奎女時觀聘庠生康逢吉女時習尚幼梓出者三時雨聘監生謝庭芝女時敏聘舉人李可畏女時穆尚幼孫女五朴出者一適張三才梓出者三長許聘引禮楊遜子壯甫次許聘監生謝庭詔子孔

墓志之百十

與又次許聘庠生劉節亨子紹科梓出者一尚幼塋在隆慶元年十一月下言城西南祖塋相近新卜吉兆銘曰得位而樹乎功氣吐長虹棄官而歸於農高舉冥鴻起廢而錄厥忠將應非熊後夢而家更隆有若也蜂深穴而崇其封相彼來龍一表而命以終孰不惜此君子之人而士林之雄耶

對峯相貢士墓誌銘

人士有來自博興者往往稱其邑人相貢士之

才未暇扣其名及字號其三子托其三庠友蓋洙胡田持潘楫所述事狀問誌銘於中麓子清亦庠友也中麓子以未同難言却之絕強一觀其狀則向嘗聞其人而未扣其名及字號者也至是始知其名煜字文煥號對峯恐孤其遠來之意薰不忍拂近交之情破戒再為勒金石之文過此將為焚筆硯之舉近有同邑劉正郎卒於官未知以墓誌委及否及則又當償一文債矣蓋劉素相厚不敢豫為絕辭以待之而魏東

墓志之百十一

臯父子則交深而近同鄉井者也三子亦以書晚其轉懇誌內因述之又以見不終却之由云相氏莫詳其所自出但聞上世有以刺史任東方者遂家於博高祖均顯曾祖鑽祖克譚亦有可以仕者俱甘於隱父桐與其從兄樞齊名樞舉進士為少叅桐仍隱而如其先世生子即貢士也性敏而勤學有以充其敏文高而善記有以助其文為庠生即知名於庠赴省試即知名於省乃不售於有司竟循次而為歲貢不惟人

同情之自亦不意其止於斯也士有宜舉而貢者開口每矜其能其友誚之曰孟子有云人知之亦貢貢人不知亦貢貢或言乃貢字有四口非貢字也友乃大笑曰雖百口只是一貢況四口耶人貴有其實耳不在出身資格也平定舉人白金恨不得舉進士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而不得中舉者常州歲貢陳籌恨不得中鄉舉又有解之者曰更有有學而不得歲貢者後各考部元一為司務一為通判而相貢士未及膺

墓志之重

一命之榮祇以儒衣終其身鄉咸服其不駭俗而亦不受變於俗不做人而亦不苟同於人少年喪父母安氏孀居二弟二妹俱幼有在襁褓者貢士獨能克勤卓立夜同其友書書畫同其兄事事父之古書既徹而家事更齊不但饒於文而且饒於財提學無弗取之者尤為浚川王公所稱許進為康生嘉靖己酉始充貢出學年五十餘非貢之早者亦非貢之晚者母以慈食飲必其手自親調母大恙藥餌必其口自

母亡哀痛瘦亭亭止是存皮骨岩岩如不復肉執喪三年足跡不踰戶限忘辰情慘淚垂如其初遊北鉅作文者常言然皆其實事也周其族自親從以至再從無有貧乏不堪及婚喪不舉賦稅不輸者有讐不解冤不白者力為勸而伸之其始報訃也親疎長幼無不哭盡哀者足知其得人之多與為人之實矣庚子秋大水泛漲相程村田廬物畜半逢其災同里將就食他方貢士乃市牛出粟以招集安全而德之者迄今

墓志之重

不衰性雖好施而不失之濫行似太峻而能濟以和有倚恃勢豪欺凌黨曲者見貢士則茫然自失婚年三十無嗣即勸其女為之納妾且助之財禮有賈生以教書為業積百餘金寄不主券別不携歸貢士乃追還之歷事有正雜之分正則歷期遠而選期近雜則歷期近而選期遠有勸其認正歷而急進取者貢士以有母在堂久缺侍養竟以雜歷畢事過歸後謁選數次上京未得取選友以揭銀買官速而且美教之者

賈士嘆曰吾年雖長寧久候聽其自至若如此之為則先以貪吏自限矣可耻孰甚焉遂促裝還家不數月而疾作矣嘉靖丙寅二月二十九乃其不起之辰弘治丙辰十月十四乃其始降之日也享年古希而踰其一配張氏有女才婦德可繼賈士教子理其家垣藩翰其三子之名巡檢級級候選經歷與夫庠生則三子發身之途而王言張國俊呂印則其三女之婿也王庠生張監生孫女適蓋栗者亦庠生也病危無他

墓志之五

言惟云此一點心雖未遂却不使之有愧予因斷之曰惟其無愧斯為可貴矣功名之心又安論其遂不遂耶墓以是年九月十五日城西祖塋因近城屢欲遷墓以聽其祖不忍舍去銘曰遠祖始墓於斯近祖繼墓於斯厥考同墓於斯君墓亦因而相隨切而學於塾師長而學於校師貢而學於國師君學無往而不宜然其學有出乎師之外而墓不出乎城之西行近乎古而交者敬之墓近乎城而過者式之所恃以不朽

又不專在此文辭矣

奉議大夫南京戶部郎中貞菴劉君墓誌

銘

章人由豪強徙居者十常有九劉氏自其祖義與衆同徙家于城北張林鎮在鎮生子仁美仁美生子仲英仲英生二子長曰時生子澮澮生子學舉進士官至運使次曰誠誠涉縣知縣誠生子澍舉鄉試任登縣知縣今科目相望皆其子孫也澍年甲子一周矣始生第四子東宇

墓志之五

思周號貞菴少子人所憐愛况得之於老年兼且穎異由是坐卧抱置不離膝下與懷中口授之書甫九歲四書毛詩朗誦不忘或指一二字與之認若不識為何字以其未見書冊云耳又五年則聖經子史殆將遍矣邑人遂有劉書相之稱一入邑庠聲名即著父乃喜曰吾一生之苦讀書不能得列名進士在縣未久罷歸天其報我以是子耶我雖教之學業有次序而時資不患其多運使澍曾賴我成就即以此子付之

必盡心教之以相酬答矧其時文順暢可起發人耶然素所成就不止運使如京山侯崔岱屏元及經崇從孫坦與培崇進士歷官行太僕少卿以訓舉各官府同知知縣其他弟子不及悉也邑人號為企齋先生動教能說書善寫大字是以慕而稱之若此貞菴君既多良摠友又有賢父兄未冠即為廩生提學儀封王公歲考一次第二名一次第一名新鄭高公亦一次第二次第一名一教論武功李朝綱學規荏爾試士屢明每月考獨賞其文見其能誦經書又升堂迎送上司風雨不輟嘆曰其文若是其熟若是又其勤若是不魁東省吾不信也壬午鄉試企齋扣其文知其不中乙酉知其不遺其成人之多得非以其論文之精而知人之明乎九月十四至家企齋於十八日病卒雖未終享其祿養幸得親見其為文魁先是巡按三河張公因以君及長清李良玉許其武宗巡狩表得體二而同良中式君名在第十二而刻趙師民獻勸

講箴表以為不亞先誠之作又年八十四君年二十四父得子之晚子成名之早若中選二十日歸遲五日俱不得見矣其所以報善人者捷於影響懸於機微天其有意湊合之也茲遵古禮參以時宜其喪勝主喪等事則皆與予商確行之者也孝其母賈氏真能聚百順而竭一心出告反面稟命後行猶其細者耳校徒如其父而運使遣其二子希杜希稷從之其囑言如前已有兩故事矣希稷得其力獨多今為廩生時而發其已成如康知吉以進士而仕知府楊勳以歲貢而作分教於書無所不覽自六經之外惟愛漢書文選左傳史記國語唐文粹宋文鑑元文類皇明文衡以及周程張朱語錄蓋親手校之終身誦之也六書雖小學之事世儒忽略不講久矣君獨精反切以審其音攷遺旁以正其體而字學漸興承訛襲舛者一變而之士夫惜人書冊以時納還或有破損即為補綴且是類氏家制也每書檢元借文百篇長山

許致政携文三十篇一則數日抄送一則一夜抄完此其善書且勤士子鮮有及之者或問知小試及三場題即熟誦出處及上下文尚記嘉靖丁酉順天鄉試朝廷得題旨遣問內閣堯舜周孔之道見何書閣臣不能應弘治間傳旨問龍生九子僅得劉吏部續程學士敏政知之如君之博記以之備顧問可也其讀書法最精且專凡上只置一冊讀熟方易之書架不淆亂雖昏夜可探手取有敬其苦學以美錦餽之者即以奉母巫呼縫人裁製母曰此錦鮮麗當衣汝婦君曰婦少年日後何衣不得藉其委曲供事於此一端亦可槩見云設教至嚴門徒雖冠而鬚者不貸晏楚乙巳母病月餘竟不起侍湯藥備棺歛勞心苦體用力殫財自是人子常事而憂瘠幾不能生雖孝子亦或難之已酉一子一女不一月俱喪子名二江已娶張雲鴈女女已適鄰平長史孫文瀛子養初自以會試人不得第漸萌就選之心親友乘機勸之毅然赴

部考居第一遂除工部司務事過而不留威震而不怒此素嘗譏戲司屬者也時值盛脩樓殿工役雜沓錢物浩繁雖司務亦不比往日安閒君於文移出納無不經心竭力辛酉陞南京戶部江西司員外郎過家祭掃墳墓其第三女乃許卿大司馬少溪謝公長男名庭菊者粧奩備而將嫁矣一疾至此財賦出於東南而收支由於戶部江西司則又事最冗者也君則著筭出入各有規程侵漁之弊革之殆盡癸亥陞本部貴州司郎中此雖簡司因缺員外又堂上因其才事多委之用是不下他司之繁其劄委監督收放烏龍江陰府軍羽林復成橋等衛倉糧幾五十萬石管銀庫收放過銀數十萬兩其帶理後湖冊籍蕭攝雲南司印俱有成效司務曾三六年考滿郎中則九年總考體貌端莊操持恪慎文學足以飾治而政務有條才識足以防奸而出納惟允此本堂考語而性資純篤器識老成學充而應務有餘任久而持身益勵乃

都院與吏部考稱云云也通公且有餘力教授
十餘人講書改課每至夜分寓北日與鄒陽姜
內翰為隣常潛聽其讀書聲謂其門人湮溪董
文宋曰世鮮有居官好學如劉子者後董尹吾
章知其有書箱之號對衆嘆曰姜公之言宜其
然矣乙丑五月在南奉迎 景靈儀衛官僚供
用護送軍士糗糧屬君免支勿卒困頓之餘晚
宿野寺猶取所挾書讀之前此入場之後下第
之初皆其讀書之時他可知已倭逼留京糧餉
是急以有備因而無恐事不專君而君亦有功
焉屢欲辭官以捧於親留友止未遂高尚之心
計時將陞內則京卿外則府守又以司務考滿
止封本身未得恩及父母願少需之已而病作
不可救矣生平好書積書最多每向夫人索錢
還書客恐惜其多托言酬禮及他使用其疾也
坐緝書冒風是始也以書博官其終也以書致
疾先是冒風者屢矣旋復得愈今則年長又背
脊之餘氣血已耗如之何可起也得疾三日

婿高鳳竹至相守十三日為二月十九日卒矣
其年丙寅扣其生年六十又五蓋弘治壬戌十
一月初一日也鳳竹乃大同通判運之子身為
監生家本富饒出門不易况遠在二千里非天
啓其行為之料理後事乎所尤賴者龍岡張公
方為堂卿以其為屬官且同縣人也凡百加厚
不然喪且不能歸矣緊論其素口無妄語身無
惰行自為諸生以至宦成而此心未嘗少放人
有以事托者必畢力圖之不成不已日常勤勵
遇事果決處族人有恩接鄉人盡禮不但書有
書程雖細微應酬事務途路遠近風雨皆有筆
記歲不止數冊二子不承三女止存其一即嫁
鳳竹者其不舉進士負其才其不育子嗣負其
德然文足不朽行更可傳女賢身後亦可代子
生全泉下更可見親希稷亦予門人也感其叔
氏教詔覆庇之情將加小功而為暮年之服事
狀乃其所述狀未得而文半就梗未至而文先
成衆親議擬塋於今年十月初四日以待其夫

在縣城之北郎山之南
其地勢雄壯上其軀姪孫雖殊譬彼慈鳥
側詳離志氣方舒譬彼龍駒騰踏亨衢展歌瑞
波池兒浮泛清渠嗜好最酷譬彼靈魚老
且營彼鰲虞仁名其永不逾手

承德郎吏部稽勲司主事南湖李子墓誌

南湖李子原寧波府人父暹以寧夏衛軍生中

墓誌之墓主

鄉舉知觀城縣事致仕移家于壽張縣故浙江
陝西山東人皆與之親鄉里祖政曾祖誠二祖
以上遷徙無常不可考李子幼為奇童長為傑
士使其不登仕途將為俠客無疑也年二十行
肆口雄談不惟同輩少年憚之雖長老亦行
輩禮貌之矣後學於諫大夫石川殷雲
之人無不稱道學自書會得此子增重門牆子
謂得子路而後惡言不入於耳復讀書至此乃
大笑而深信之國學者皆推其不可企及

墓誌之墓主

愚泉陳守愚亦拱手讓之矣後出仕同朝而陳
亦為諫大夫如其師云江提學潮將試科舉風
聲凜凜士多畏懼李子獨大言試必居首極其
稱賞期以春秋魁元蓋曾索各方上等文讀之
自度不相上下預知如此非大言不慚者倫也
嘉靖壬午果以春秋魁多士已丑第進士出知
開封之杞縣縣稱富庶李子以強幹之材治之
有餘力而視之猶歉然若不足自臨縣較之似
不堪而四民喜其決斷以為嚴父母而其神明
積衰極敝之後非有風力者不能振也王巡按
遣人察訪各地方兇惡遺者透漏消息誑騙貨
財至杞則刑責解送遂觸其怒而拂其心朝覲
考語定以其才可用而不可去民心歆去而不
歆留錢穀易完訟辭日簡如決癰而體快攻邪
而神安民何嘗有歆去之心哉其得才力不及
名色不但以此市虎成於三人惡之者共五人
為主布政潮無事鎖其該吏來者妄作威福需
索太多遂稟請徐巡撫讚得其實將其人充戍

關封守顧鐸有所過望與之二贏外無餘物數
假以公事責之賴同年趙鯤極力勸解免然背
後諸言則不可免矣而司峻祁副使鶴過杞能
責李知縣方是豪傑及自杞廻省言之二司才
子不可責又其人氣魄最大責之必不伏寧食
吾言勿洩吾威也張少參使者直衝其輿不少
廻避重治而猶繫之獄且不出迎張遂盛怒驅
前路夫馬不入縣而他去改調河順人稱其屈
而自以為宜以其功名之念輕又知其獲罪於
人不罷官則為幸矣和順人聞其在杞能挫折
強梁又曾挫抑鄉大夫邊彥駱是以未政而先
服抵任而即治查盤推官行牌言辭張大費牌
者又甚倨傲因林而遷之推官通告上司巡按
雅重李子各預為之地傳言來則先見撫臺與
藩臬司長然後及本院進院則命與聞知縣俾
作詩先成而聞尚未措一辭前事一言不及只
云詩稿次日同聞呈來其先見者亦無別辭然
以作官及戒性氣而已推官聞之氣慙幾至脫

性未久又以才力有餘調安邑人有戲之者曰
君其猶龍乎忽小忽大不可定拘龍性無慾君
已似之矣龍能沛甘雨君獨無效之乎蓋譏其
過刻而進之以寬也至則練愈久事愈熟而氣
亦平矣安民德之雖深而畏之亦甚除初任連
次任三年考滿稱職推陞戶部主事管倉能革
夙弊餉邊更有羨銀向與程郎中旦忿爭今與
邊郎情投語合氣平又可見其一端云以薦者
言改吏部稽勲司主事其所不悅者謗與諫垣
余曠因上疏才力不及之人寅緣更調美稊豈
知人才有升降過失許改悔乃一槩取必非所
以廣賢路而拔淹滯也梁儉菴甘几山非才力
不及者耶後乃俱任尚書內閣夏桂洲素惡其
直遂票擬其職方在病中漸加沉重以至不復
起矣是在辛丑三月三十日念其生前曾以誌
文見托今二十餘年尚然未葬予將嚴戒不復
作文此則宿諾不可不應聞其子燦不能承家
家破棲於別所妻王氏依其女度日女嫁魯府

平原許梁舉人之子因其中表而對前
王居身人李科俱以失庇貧困追憶往日
有同一夢學子輕財如其父生財則不
如其兄濟人則兄不逮遠矣善詩能文博學強
記自負不媿於其師出臺入省貴爵高官終身
有媿於其友要之在有其具耳君子視之何媿
之有先娶張氏別有誌狀此不必及少年狂志
以將相事業可在舉足唾手之間然金紫竟未
加其身未選前一夕夢有人貽之三島字者杞

墓志卷之七

乃禹後河順安邑俱有禹跡謂非數耶數本一
定雖高才亦不能移予素不信夢與命因叙其
事而附及之又予素以善記稱今事中如推官
數人不能悉其姓名得非聰明不及往日耶然
孟子猶云其三人則予忘之事有無甚干涉者
似又不必一一詳備也李子名棟字植號南
湖母劉氏生於弘治乙卯四月十三日卒年四
十七無論他長其善歌南北詞自函山天民劉
副使之外士夫中無能繼其聲者父嘗愛其

男李梅李子亦隨而厚之不敢忽焉生平過剛
使氣不肯小讓於人雖非中道在萎靡軟滑之
時自是疾風勁草所謂論人於燕趙不當取其
慷慨而當取其深沉論人於鄒魯不當取其浮
華而當取其忠朴者也李子未卒之前家內高
樓忽自墜聲聞數里乃笑謂觀者曰此可作一
大塚吾當藏其下豈惟夢有奇驗而事亦有先兆
矣銘曰五行有金金乃器之鋒與銚五味有幸
辛乃藥之桂與薑行善者不恃以為衛養生者
不可以為常或卒遇此病極寒涼非斯二者
無以脫禍患而獲安虞李子行礪而方性急而
剛是固人不可及而亦人不可當者乎

東臯魏省祭合葬墓誌銘

袁西野王雲峯魏東臯三人者皆中麓子老友
也日常相會後以多病會雖簡而情益親偶聚
一所西野首言據事勢吾三人將分散不可復
矣東臯退而有深憂三人吾獨孱弱長散求
吾其先乎繼而雲峯卒於春西野卒於冬東臯

乃在次年春是為隆慶改元二月十九日享年七十六視雲峯多一歲視西野少四歲俱可謂之壽而高矣東臯初為邑庠生勤苦讀書稱於其師周詳處事取於其友試每優等功名可在唾手間矣校師李朝綱嘗稱東臯與予附學中惟此兩生出色乃小試隸以回首講題悞及東臯督學公一時不及細察卷面批以作弊字黜落縣官為之力救又悞留他姓及案出無能為矣悞悞如不致生先是嘗夢所藏折桂圖為

東臯之墓

予所得遂贈圖以成其夢以田薄差繁非得身役難以影免不得已告充藩吏更凡自秀才改者他吏目為迂濶書生竊笑擠排不少假借東臯群其中不以為異且相愛厚服其知律例識事體更誠篤可交耳方伯張心齋楊方城視之如其親子弟隨沈參議部糧居京邸沈論其其實托以腹心事事與之商確沈疾沉囑後鏞悉付之既故未嘗吝其囊篋棺殮之費其部并其屬出辦見者泣下作吏鮮有為主如此

沈公于至以其所有點檢簿籍交割無有一錢一物不明者繼沈者乃蔡參議只因前事重之後見其行事稍稍知其存心制行不苟云都院馬本極為半洲蔡巡撫所倚信臨清庫役每年侵盜官銀千兩接管者自相隱默傳授積十年有萬兩事發將坐以死東臯言據律止是充戍其黨以三百金求寬東臯云已議定不死矣堅却其金他人有綽烟及撞太歲騙財者足知其過人遠矣巡按考居第一藩司將改其房以

東臯之墓

為通吏之地東臯以無例甘心守舊鄉人稱其有幹才有清操使其乘時納賄所獲必侈而所損亦不少矣東臯之寧為此而勿為彼者蓋公心直道不忍少變焉知貪墨一點終身洗之不清也為貪吏庶吏勝似貪吏富吏多矣兩考上京閣撥大同總兵衙門該總兵乃周公尚文將而善伺察所屬不敢生事害人東臯愈加勤慎日了數十事而不敢取一錢軍不稱述禮貌之者獨不敢干以私及冠帶

還家閭里羨慕猶夫遊宦歸也急公租緩已事
厚人倫薄世味重交情輕物利此居鄉始終一
致而已無內媿人無異議者也性好看書慕觀書
慕後以疾罷着而觀書終其身還期久過不願
出仕有勸之者應以命無官祿但得衣食不缺
足矣一疾三年臥中每見予為他人所作誌文
嘆曰日後中麓念舊亦必有此作但吾無可稱
又身已為吏焉用文之子北每對之云難得名
筆為吾親闢揚其又何辭焉予傳聞而通告之
曰惟無可稱所以為可稱吏亦人世不可少者
吾鄉張文忠公劉文簡公獨非吏耶若是今日
不起則明日文出繼而予以疾嗽作便兩月後
始操筆去墓期雖遠而踐前言則遲矣生於弘
治壬子六月十二日卒於隆慶丁卯月日具前
東臯魏姓守忠其名蓋臣其字也居東臯村因
以為號原籍襄陽人曾祖整祖鑑父瑩母瑩氏
世世長者以是聲於邑中聞於旁郡妻張氏同
邑茂族女也年十八歸來即知婦道于時魏門

富盛處順境而無驕態後家計蕭索處逆境而
無戚容上而事祖舅姑及其姑中而處群叔及
其族下而御衆婢及其奴或以孝稱或以均稱
或以慈稱內親無間言外親有美譽賦性原儉
柔閑靜貞淑恭勤是以前聞政足法而女訓有
默契焉其篝燈火而勤紡績親厨竈而供賓祭
縫紉糴糴此固婦人常事而精潔有出乎常事
之外者矣與東臯相慶老而彌敬不但白首無
間言生於弘治甲寅二月初八日卒於嘉靖庚
申十一月十六日先東臯七年葬於次年二
月初七日城西南新阡東臯兄弟三人妹四人以
其長且才也分居後獨東臯夫婦養其祖父母
及母子二長南克家而先卒娶張氏繼史氏次
北庠生娶劉氏讀書將大發不但能承其家孫
三文化娶庠生李佐文女同娶李氏南出文先
方六歲聘庠生王宥女北出女一適李方伯子
黃中孫女四南出者一聘李遇時子一未聘北
出者一聘監生劉一臣子一聘庠生張汝楠子

紀之出於張氏繼李氏長而纔嫁三四年不遇
伴老而已疾勢已亟口誦善人為邦百年不休
厥志可知也將於卒年冬十一月初九日啓張
囊合塋焉梁其生平小心謹畏遠窮猶恐身陷
之畫線將以足蹈之謀人之事甚於已事救人
之難同於已難不因利動不隨吏染蓋忠厚長
者猶其先世云銘曰行全矣永於年志堅矣
終老於田疾綿矣勢難於瘞內賢矣同歸於阡
誌銘矣期永於傳